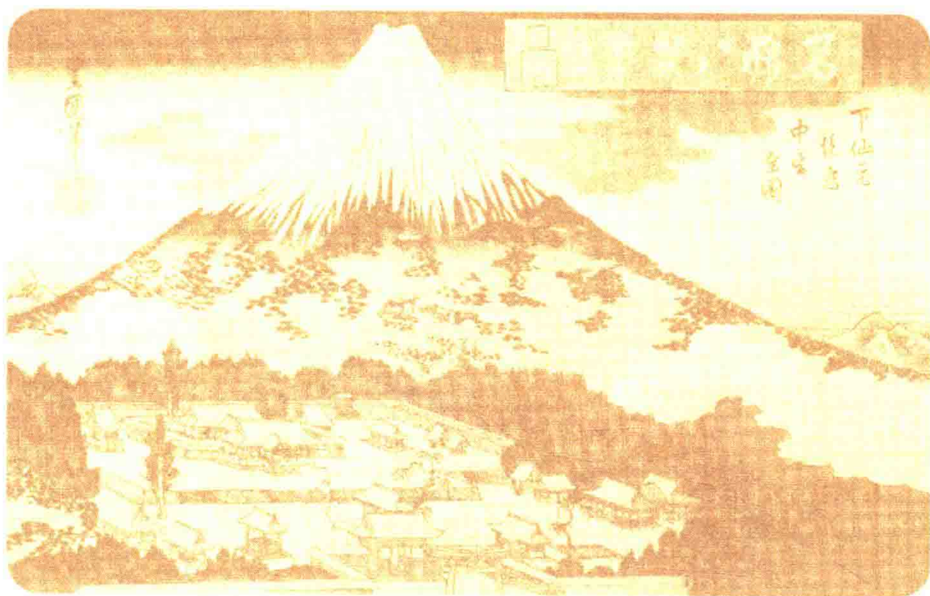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冊目録（總第108冊）

第二十冊目録（總第109冊）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110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111冊）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二册目錄（總第101册）

四月朔日
癡王南塘来乞書屛風贈潤筆金千疋乃導上綜勝
樓○子謙来乞書高岡屋次郎左衛門者相見○髙
岡聖安寺琴月東曰貧道與梅塢晩翠及劉石舟善
三子皆屬先生焉故日者因青木白陽請臨聞先生
臥蓐止爾後會衆徒開講不知先生去也近聞文旆
在放生津遣一价候左右返報先生猶在氷見故復
走一价候安否且乞書扇二柄小帖一片不腆菓子
一筐金三朱聊當潤筆祈叱存又曰先生若過敝境

願宿我房乃作回柬及書附俾俊藏来○未牌癡王
南塘柬曰方飯海岳樓請臨答曰諾將出方舟来曰
綿屋彥九郎聞先生將以二十八日臨預供具以遲
至本日舍人皆著禮服將出迎忽有小杉奉行今村
五郎兵衛檄文至云云（文同前日檉處所示故畧）彥九郎不堪懊
惱欲具携其妻来謁先生半村聞之固諍曰此激奉
行之怒也乃止召某謀之某曰我且見旭莊翁述公之
志公須使舍人我從也今日某自家至彼舍人亦將
来也先生赴富山途過彥九郎氏彼必喜余曰富山

件一委檉處君且與彼謀言未畢檉處至曰子謙欲
觴先生於海岳樓余曰二衲既俟我於彼我先往居
携方舟来乃與堅輔出至海岳樓癡王南塘已不在
乃浴湯肆返方舟子謙檉處俊藏在座乃飲○右一
絶（新緑漸々代老紅四邊春盡雨暝濛　憑欄無復望鄉意何處青山不越中）方舟曰明日
願為彥九郎作書乃使人召其舍人在檉處氏者至
令堅輔携之去預摩墨日没二妓至檉處柬主税招
之與安中至主税既酔高歌大言傍若無人余為不
聞而臥亥牌促歸子謙俊藏送至餘皆留○朝来下

利三四行盡痛微減

二日

方舟使舍人来摩墨○卯下牌主税帰曰昨夜大酔
不覺宿酒店矣余以其去期在近不復言○為子謙
書屛風一双比畢方舟来乃為彥九郎書大小二十
餘幅至未牌休贈潤筆金五兩一歩○寺林文七郎
来曰某有事于此地而来既經二三日今日將去又
曰我小杉奉行善人也固知先生為一代大儒唯輕
卒自金澤来者掌作檄世名曰右筆數人中有頗識

文字奸猾弄權威者前日撽文即其所作也○高岡
屋次郎右衛門来乞字○俊蔵来乞字○昨日待詔
来理髮拙甚今日託樫處召前日待詔改理○未下
牌方舟文七郎来曰将舟遊布勢湖乃從之出西行
三丁許入一家過其後庭二百歩許至渠上小舠倚
岸入焉堅輔主税及安中至乃發過橋下樫處氏東畔橋南
行左右皆低岡岡下平田數頃新緑勝花時見紫藤
鸎啼雉响不知其所初渠廣可五六十歩漸々濶瀕
田處皆卓板護田者恐不堪費此地土樫處曰不如
此則夏漲浸蝕余曰未聞卓板護田者恐不堪費此
地盖湖滙不宜開作田者而強闢之故然上者唯貪
一朝之利不慮永世之害今也騎虎之勢不得中息
者樫處曰然湖舊瀰漫數里今僅餘十之二也凡西
南行七八丁左右稍濶為湖尤濶處東西三十餘丁
南北十四五丁水深不過七八尺風方烈波渾湖外
山岡四周皆卑而多樹翠色如滴柳岸蘆洲斷續參
差余曰勝不減江州長命寺彼比洞庭此即西湖也
倚涯而止出行厨飲方舟似有所待余不解促進舟

子碩當勞唯坐揺柁樫處曰何不用篙曰短矣余曰
舟子篙猶農夫之耜文人之筆豈可姑忽之哉日昃
方舟曰鯨将来余益疑樫處笑曰先生疑亦宜矣方
舟買鯨肉遺之返舍人取之也良久舍人至凡西行
三十餘丁湖復狹為渠有二閘其状如鳥籠過其下
縱横分數派忽得犬牙白織縱横水雁齒青連坦迤
山一聯方舟文七郎将出舟然岸上蘆葦叢生不見
人跡初沿渠西下數丁復溯南折入漁閘數丁進呼
田夫問道曰須返至閘口也舟子快々迴柁舠本處
壞至此水漏文七郎等衣具大濡興味索然溯五六
丁出閘南折方舟文七郎及舍人上岸先是余有晩
来分袂長堤下我輩卧帰君歩帰句時既晡舠益遅
冷風侵膚余勧樫處歩帰曰舟子無頼不得不使我
向為盧言乃北折入小渠二丁許至北岡下有人家
處出東北行岡下平田皆係新闢樫處曰二十年来
賦租既倍八千石矣路傍巨石過犬者二露出安仲
曰前日岡崩而墜余曰凡埋海夷岡者見其害未見
其利也往年過伯州土人曰近斫田間巨岩販之夷

則增畝最後岩圻水出百方防之不克遂捲地走距海五六里良田皆浸潤〻數千萬畝田主訟上然無良策租税猶仍舊不減民帰咎初斫岩者其人竄亾而遺害延永世矣是我所謂害也樫處曰鄙見亦然過田際岡塢自田間嶄然起者不知數蓋皆湖心嶼也余益信我日田古湖也之説此地比我郷頗廣故湖未全涸云又十四五丁昏黒無所見至樫處氏東畔別帰〇今日廣方舟東竹潭及鷹陵

三日

昨夜與主税謀曰吾子數日後同我發此地我東吾子西答曰諾乃呼堅輔既眠不應主税強提臂而来余誡之曰眠不答主税曰今後兄以一身事先生而如此懶惰先生恐無所依頼須克己堅輔曰我懶出於性安能改性而事先生凡宜留我則去余曰就我學者前後數千未聞如此吐自暴自棄之語者其存心可知孺子終不可教乃將留主税而黜之今朝堅輔謝曰昨夜瞌發狂言今則悔願遂從左右余曰善吾子永莫忘今日之言乃謂主税曰堅輔將改舊習吾子去留唯意〇島小東曰青木白陽息大次郎年十五欲從先生先生許之其將携謁答曰未相見安能定許否兄且携来偶白陽有事于主税使人来乃託回東〇東亭東曰願為南部人書香爐峰三字彼地神祭作所謂山車者香爐峰即其故事以作扁額也又曰願次奉呈拙作韻以賜大作潤筆唯意乃賦七律贈之（詩載集）東曰次韻我所短故自擇矣潤筆亦所敢當（回東託樫處發脚夫）〇南塘東鷹僧鈴洲野口鶴汀来見乞字東曰前書云〻余不解鈴洲曰前日南塘醉

帰遺先生所賜十勝詩故今朝走一僧来請再書也僧蓋途中飲矣比晩僧至東曰云〻余曰使僧宜宿待明日揮灑也二子去〇僧某来乞書〇樫處三谷来前日託唐紙三葉於堅輔又託唐墨六筋今日撿之〻唐紙三葉墨一筋余誡其慢蔵三谷樫處勧余出歩途遇二女一媪一僕著鞋襪者樫處目送曰如此佳人亦難得北行數丁過橋人家臨水似京師木屋坊又一丁樫處導入一家曰主人今日移焉主人即賣肴者上樓坐酒出樫處誦向之婦人状主人曰

何難致之有既而招至行酒曰妾富山赴七尾者三谷戲賦一絕余次其韻殘酒蕭條尚未收佳人一笑上吾樓繁絃奏出新翻曲歐去旅愁無處求雇按摩師瞼不知婦人去亥下牌歸樫處送至

四日

謂主稅曰吾子宜檢日間瑣事錄及文房諸具授堅輔且舊令尹政告新令尹也○旭村來昨日樫處與余謀改號以下用之○數日前使工修兩栻兩栻見前借主人氏謂安中兩栻而移諸具余自工返兩栻墨在其中自三谷來○

鷹陵來致其潤筆金十兩二分餘亦致澁谷三郎右衛門東披之有潤筆金五兩及菓儀一封即附叵東託鷹陵○南塘伻來乃復書十勝詩附焉東曰聞師江路醉歸遺十勝詩毋乃龍神愛我詩橫奪之哉命復書之僕短視怯細字尤惜再書實如躋刀山劍樹勉強應教師當厚謝我也呵〻○先是二生倪相猜余亦聽熒今日旭村來調和之於是改議二生皆從余游越後終経二濃而歸矣因矣曰今日以前事莫復言者㸃之高閣以來議論紛紜今日一洗旭村之力也○先是以主稅將歸預裁與室氏東馬範治孝也及竹潭梅陰芝山輅三郎雪爪師輪違一郎左衛門松井耕雪渡邊順八郎宮澤公文加藤鳳山等東今日合封之表書竹潭名託之鷹陵使竹潭與如水謀致家信大野三子東入之耕雪封中○先是屬鷹陵買葛截二十箱葛截煮葛粉製之狀如髮及海參一貫發送之室氏今日鷹陵取與室氏劄子曰與東本月二十日前後必至浪華矣汲曰與竹潭氏東今夕發之○蕉陰來告自富山歸○旭村贈鮓余充㤼酸既食後手足奇寒疑瘧復作乃

臥雇按摩師比黃昏熱大發汗出

五日

頭痛步止而熱甚○與二生會計發高岡後金銀出納○午前手足忽冷午後復大熱益悟瘧再感也使主稅至藥肆調九味清脾湯夫貼服之○昨日鷹陵示我所買海參等會計今朝視之差銀十一匁餘乃東告之東託旭村○旭村二谷來旭村獨留夜半去○雇按摩師半日

六日

病勢朝來微冷参後大熱比廣乾寺時如頗輕而委
頓更甚○旭村蕉陰來○元城屋舜左衛門加納屋
七左衛門來以病不見○如水兄弟來至東曰先生
何日發氷海而赴七尾乎願見報又曰前日託舜潭
奉返江戸新聞既達否即作書東曰前日使主税之
七尾與越喜謀能登之游越喜以逐客令嚴謝我莫
來故止近日羅痁將待愈赴富山竹潭又絶消息何
故東託旭村發之○使主税至藥肆調藥加茅根舍利塩烏
梅○僕堅輔來東亭問我前日所發書既達否東託旭村

○夜旭村子謙來

七日

病勢如昨而臀生瘡尤疼○夜來勁風萬木皆鳴余
曰異哉正陽三月而有秋聲也既而旭村來曰朝來
聞商音某竊怪之何兆余歎其所見同與我曰兆難
言○旭村介井上保二相見○俊蔵來○惠順之京
師乃賦一絶送之我向君郷止君向我郷行羇思孰深淺到處杜鵑聲而託與
室氏東又託與竹潭東○旭村贈海參俊蔵贈葛截
安中贈糕皆候病也○雇按摩師○夜風雨益烈名

二生勸學曰前日主税有唯憂學不進之語有堅輔
亦曰唯恐學不進矣其徒憂徒恐無益於學不若親
炙於我日知所不知月莫忘所知而已我病閒幸無
應對及揮洒之役吾子輩宜來請益也與我老而羇
旅而罹病吾子輩不左右就養不唯不請益并失事
長者之禮也須留心

八日

病勢如舊而臀益疼殆不可坐臥加以齒痛近年未
有之厄○鷹陵白東至曰唐紙一華箋一數西溪而

謬書一數故會計差十一數餘實會計相當唯謬書
而已○東亭送金三朱乃令主税謝○風勢如昨至
晩衰而甚○旭村來○敬齋來促書○如水兄弟昨
日東至曰竹潭傳先生將富山赴能州風景海内無
雙何不一游云々○俊蔵來方話僧最勝醫人畑某
卒然入室通名俊蔵白氏謁長者宜用紹介二客曰
某與主僧善而不在故也既去余謂堅輔曰我臥病
吾子及主税皆在隣室而令客闌入如不實何答曰
主税在厨某出旋矣余曰吾子每事參疏與等何用

分疏我教平日用心而已不勉於聽教而勉於分疏是學之所以不進也且我病吾子二人在側弟子職也主説不在而不喚之迴出旋也與有何分疏○石心來留宿夜話其十四年前信州善光寺遇地震之狀曰本自戌牌就睡覺既被土石壓幸面為壁所護不傷傍卧者二人約先脱者相救既二人先脱呼之不顧自分必死震不巳土石稍弛亂半時許初得脱然衣及褌皆罣礙不得著焉莫以身脱者肌膚摩破出血如浴然不以為意在隣室者呼我名乞救乃手

抆破壁排柱出四人時四面皆火裸與四人走一人曰我卧處有衣返索之則火既及途見一小女為柱所壓而啼救之抱而走及伴於麦隴間皆曰裸身抱裸女可以作佛像重衣者脱一相授女僅五歳怙恃皆死訪宗族附焉翌日走十里至上田城下就舊識借衣此行資菅笠等物悉焚亡百五十金帰家窮甚先是有二女明年生男遂有三丈夫子我父母猶健自我生家無死者人皆為救人之報余曰信吾子宜善終如初也

九日

風死而勢益猛晝暗如月夜○病勢少減○竹潭昨日柬至回芳柬三通至聞先生將止能州之游遂游越後希云兄弟能人角屋庄右衛門皆柬某勸先生游能州矣今送上二人柬請垂覽又曰家姉游浪華見順慶坊鈴木某説先生近狀某親見尊夫人誦之尊夫人喜近日復有之浪華者某將獲之見尊夫人又曰先生與松徑大聖寺福井府中地方諸公柬既發矣若令郎君則既訖如水矣又曰江户新聞紙一

巻完璧○南塘使一僧來柬曰貧道侯先生於癡玉氏七八日矣不識何日見臨乎答曰近日羅痱未愈難預期日師宜帰其房俟我消息也復有勸能州之游者且甚而去留難決云々○後蔵來○旭村來○晩石心飲余及從者安中既而去○與旭村謀能州件旭村曰先生不必獨依越喜氏某亦有所識也彼地山水實如竹潭如水之言探此亦一快某將陪行親見越喜述我輩強勸先生來之由先生莫以既受越喜臚為嫌也余曰善乃裁答竹潭柬大意曰能州

件欲従高諭然我既以不游彼地受越喜贐而忽初
言不無嫌也凡願令如水通我意於越喜也（東記旭村）〇
昨日来復服硫黄丸〇夜旭村来復議能州之游曰
俟晴航海可也

十日

朝来病如昨午後稍寒冷不可耐乃臥〇石心来〇
遣堅輔於旭村氏借書返致島小昨日東〻曰将待
晴拉白陽之子拜趨〇子謙来〇楠涯（即松田喜兵衛）使舎
人来送金七両及菓子乞書伻以有事於伏木去曰

明日来〇蕉陰俊蔵来〇使主税調薬（加減葛根湯）〇使
堅輔招旭村至謀楠涯氏件旭村曰明旦果晤伻謀
之〇雇按摩師〇雨勢至夜衰頗寒比暁復雨

十一日

巳牌雲稍散寒氣凜然〇石心来與上綜勝樓〇旭
村俊蔵至〇午後作楠涯所属書未畢其舎人来乃
命之旭村氏旭村欲相見謀能州之游故也〇石心
帰高岡〇申牌旭村来〇或致竹潭閏三月二十八
日東蓋託能登人致之也〇俊蔵来送比目魚乃

謀使旭村送之其家而就食焉〇申下牌楠涯所属
詩及書十紙悉成即附舎人〇黄昏與旭村俊蔵出
途遇蕉陰要之至旭村氏而食将徹子謙至話至亥
牌初出命二生一人来迎我而不来主人属俊蔵送
余途聞堅輔吟詩既遇余曰吾子過橋而吟毋乃怕
獨行乎答曰實如尊言〇俊蔵教取生路半別曲折
数丁帰〇今日始見目余又始起然未全愈云

十二日

楠涯舎人豊七来告別〇旭村俊蔵来〇始理髪余

髪稀疎異常生待詔若一人曰前日所薦人頗熟今
日別薦者新要不適意昨夜携外婦奔矣生手拙甚
〇先是諸醫皆尤余薬湯治小瘡曰此瘡之因也乃
服硫黄丸至此手及脛瘡復發頗困〇為旭村等作
書至黄昏休加納屋七左衛門高辻屋清八高岡屋
治郎左衛門来観〇夜将食旭村勧出赴前日所過
餘一氏命肴主人羞比目魚曰新鮮也而味不美既
而聞此地鮮魚皆盤蓄井水勿涵焉是味所以不美
也旭村曰土風古来難人曉之余曰互郷難與味此

鄉則難與言也乃煮葛粉和砂糖喫之歸

十三日

昧爽起主税既起入余室復出而臥平明復呼起謂之曰六七月前夜方長吾子每課瑣事錄畢必喜謝曰得益矣今則夜短然吾子昨夜先我眠一時半今朝後我覺一時半亦足矣然堅輔於吾子猶吾子於我也故吾子不復如五六月前其意蓋謂儒者豈獨我也乎夫吾子不師事堅輔而師事我者獨至學事不仰就我而俯就彼以欲學之進不亦難乎古人有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二　一五

人一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之説今吾子則欲人百之己一之人千之己十之以求進學雖絶世聰明猶不能焉況未必絶世聰明者乎我每自外歸吾子必俄起摩目挲面而語言未嘗見獨坐對燈繙書也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難乎有恒也吾子不必學我所為唯止視不如己者而恒守五六月前心則可前日我有徒憂無益之語未盡故復嘵々○旭村清八來為作書未畢楠涯舍人某來致楠涯昨日東々曰今日未下牌豈七歸致先生回音述先生將與旭村子來状敘鄉神祭以雨故延至十四日顧登時發程追祭之未終也乃與旭村謀買舟東牌解纜○初與旭村謀將以午後設留別宴於千手寺既東諸子告之又召海嶽樓主命庖廚事答曰今日我公東歸宿高岡我鄉海鮮悉輻湊焉市店現無片鱗乃以將遊七尾告諸子而止會○午時大串（先足中誤書珍）以安中旨招余樓上供河漏麵旭村從藏二生與焉既徹田中屋權右衛門者來見送菓儀○舊與如水竹潭東（崎報游七尾）於旭村○使二生來裝○中牌從藏蕉陰來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二　一六

別○今日始快晴殊暖○晡時旭村來報舟既艤乃使舟子移諸具與旭村二生出從藏蕉陰大中清八送至前日發舟處舟比前日所乘頗小蓋漁船也舟子二名使我入解纜時月方上金波萬頃而西天未全暝蕉陰呼曰先生何無一句乎即吟一絶（天邊月上日沈時相送二人立水涯別意匆匆言不盡前程既有好風吹）聲未絶既下数百歩忽憂然膠舟子下推舟北海無潮汐然朔望前後則差一二尺云良久而浮海心見一帶如横洲物長数里幅可二三尺舟子曰東西潮鬬也過韓峡側風死波

悟空明如畫躍魚皆見露氣濕衣乃蒙衾而卧柔櫓容與反宜釀眠比覺月將沈左距村落僅数百歩鶏聲㷀聞

十四日

昧爽舟子曰昨夜無風僅過八里矣日未上霧大起初猶辨山巒既稍不見但聞雄聲鶯語於杳霧間海淺僅三四尺青藻茸〻纖鱗皆見行頗駛至巳下牌霧忽濃忽淡岸樹隱見行客出沒舟子呼曰此何地岸上人答曰太田也楠涯舎人曰七尾既一里而近

初北行四五里西折六七里至此逶南行北近七尾霧稍斂舟子曰為霧故迂二里矣七尾港口有積沙如洲蓋側有川注海處也稍深則傳南涯自氷見至此十三里矣使舎人先出報楠涯及逆旅上田屋彦右衛門氏沙頭有祠賽焉瀕海處疊石築起高七八尺石根有苫萬魚就喫逆旅婢来迎南行街上一丁許即逆旅也○楠涯来乃介旭村相見越前屋三郎右衛門（號米太）来見○初巳下牌出舟即命逆旅飯至午未供皆饑〻生告曰神祭造山車今將壞之一覽何如乃出楠涯使神代（土人唱曰加久美）村神職水野安藝守（號曉窓）導南行一丁西折過橋一車方来高可五六丈出於人家屋上頂構城壘亭閣而置人㨾子然觀止一面餘以幕圍繞車横行唯見左右不見正面過橋時尤為壯觀推挽者数百千一齊噎呐又觀一車壞者過北行二三丁出於海岸萬魚晒沙上臭使人嘔海形團圓延袤可四五里青山四圍不知今朝自何處入焉沙嘴参差皆帶疎松澄波泓渟晴霧掩冉亦一勝槩東行帰始飯○楠涯東四七尾人家三千

比氷見頗繁喧○楠涯東曰申牌請同諸君臨既而使安藝守来迎乃出旭村主税従西北行二丁過橋右邊第一家即楠涯氏也屋宅頗輪奐余贈菓子一筺川苫二葉及金城青浦畫扇主人見其子久治郎（号淇竃）供酒安田元蔵（号竹荘）森文四郎（号凉臺）岩城清五郎（号文卿）春木理右衛門（号梅明）等来有盛饌堅輔後至酉下牌帰逆旅○文四郎等来使旭村接○旭村典楠涯（謀）欲置余於其所善真言宗妙觀院今日自携主税往主僧不在

十五日

快晴如昨○使旭村主税往謝楠涯○楠涯來曰先
生宜移寓本宮神職氏也今坂屋喜右衛門號槐隱春
木屋久兵衛號春甫塩屋要藏號蓮而來見要藏曰某岩
木清五郎舍人也七八年前謁先生乞書矣余曰既
不記往年能登客有寓浪華石德氏者去後因我友
荒木吉次寄天狗爪毋乃君也乎曰然槐隱與楠涯
旭村圍棋○午後頭痛發熱廢諸務而卧○申上牌
逆旅主人為我雇四夫移装於神職氏旭村導余先

出南行三丁街壹左右皆秋田村落多在樹間南山
一帶横於樹梢西南隅山断而遠樹連天旭村曰彼
處隔四五里有湖焉麥未穫低田悉挿秧此北州之
所以異南國也逆旅主人追及又五六丁入林間即
本宮也喬木高十餘丈者四周社在中央小且荒村
人數十方飲神殿高歌放唱傍若無人祠境頗廣出
樓門左右隨神甚古雅有渠板石ミ橋架焉石者穹
窿難踰渡板橋入神職氏主人見年可二十四五通
姓名曰舟木播磨守居南軒庭廣老木上蔭幽暜平
數舍側別無人家唯對門有神職一戸幽閒適意鶯
雉杜鵑交鳴不斷隣籬有竹舍人方掘筍曰將供客
唯客所擇余曰不敢○與旭村田彦上田屋彦右衛門以下修曰田
彦绯細祠邊南有華表其傍老松簇立皆數百年外
物計短長楳門外有最高松旭村曰十七八間余曰
我嘗聞老工言天下松無能逾十四間者偶有一老
人過田彦曰此實老工呼返問松短長曰九間也衆
愕然○余問主人公所事何神曰素盞烏尊大貴己
命等也○夜要藏來乞書余曰能登人見我者君囁

矣也乃贈書扇旭村從要藏去

十六日

謁神祠○辰牌與主税步取田間徑西南行三四丁
直西見一帶高堤謂有池沼欲就之不得路田婦曰
宜右右則徑脉如蛇草露霑足大悔然難中止終上
堤緑池瀰湯三人方釣北下徑稍大三四丁渡獨木
橋入林萬竹掩日曲折數百歩終出於神祠側○棋
韋來以其父旨乞書○午前旭村返曰夜來腹痛猶
未痊卧乃招安田元藏乞診終日呻吟不食余及二

生交視之〇午後書屏風三雙来終楠涯田彦文郷梅明等携今坂屋喜右衛門（姓真木号槐陰）小間物屋次郎兵衛（姓大成号花慶）大野屋平右衛（姓岩本号峯堂）河崎屋藤五郎（号呉山）来見元藏復至客贈酒肴飲且話至戌牌散〇如水兄弟本月十五日東至披之有室氏東馬本月六日東披之有孝也二月二十四日範治三月十八日東及河茂閏三月十一日東如水日前日謂先生在氷見也荐呈数東浮沈何如越宗昨日自七尾返曰先生将臨楠涯氏偶参郎居東至即時発之楠涯

氏祈使先生早見之耳室氏曰金澤人松生来致態皮公前書有松生至須與徹雲謀饗之語然徹雲輊薄僧也故将與秀民謀之妾及正也皆病風疹聞此病天下流行宜急帰賊津脩三游尾張途相訪曰日田諸公萬福東馬曰前月初三十七念五之芳東皆至松生既来招秀民藍田玉江小虎等盛供具長州瀧原脩来見曰長光太郎今在萩孝也曰前書有将拉新婦東上謁北堂之語然嗣毋復病不得出家範治曰二月十四芳訊至金價飛騰甚貳朱者下品也

猶百両而贏金九百銭如一両判一歩金可推而知也官欲以銀銭一文當金三歩通用人心不服謂此不過當二歩也南翁方在府内新開之役将竣又創新渠先生以為何如千原鶴陽既栽櫻二百六十本於中洲六十本於山陰初講西洋流砲術者服部麟之助寓後藤今四郎氏数日前長崎捕手来執之及其門人杵築人某皆載因轎別府人日野屋某煙草屋某皆連坐云〻河茂曰芳東至曰我集未至金澤何是由彼地書林無状也金澤雖大藩文運未開頑

固無比書林多不償直故某輩不欲資之今以先生故殊贈尊集五部於近太中喜二肆矣尊集近日大行江戸某欣甚

十七日

裁答室氏東馬範治孝也及如水兄弟東合封之表書如水名託之楠涯〇旭村愈〇楠涯父子田彦（号朴匡）花慶峯堂凉臺文郷槐陰及塩屋文蔵（姓岩城号松石）銀屋六治（姓額号半江）若村屋勘右衛門（姓大森号秋香）岩城頼造漆屋久右衛門（姓後藤号語氷）西海屋與兵衛（姓西尾号三友）等来

集爲書數十紙至申上牌休○聿堂行東脩請受教
○楠涯族雲石（昨年相見者）東曰聞先生臨敝鄉某當首
拜趨者然有喪未除也願爲我書屛風一雙金二兩
一步及菓子一筐聊當潤筆祈叱存○凉臺贈菓一
筐○申下牌元藏使其兒請臨乃携旭村赴焉聿堂
朴屋追及同行取熟路入街直北行二三丁東折聿
堂朴屋導入元藏氏而去元藏以多藏書名机邊陳
坐書數種令余縱觀字出人西谷内屋梅溪及主人
河﨑屋藤八來見主人供食酉下牌辭借明季稗史

二套湖海樓叢書一套歸途提紙燈者走及曰播磨
守使某迎遇公而不識也旭村使其人去導入所識
酒店喫茶

十八日

使旭村之楠涯氏託金百八十兩將以兑浪華替券
（替券見前）返曰中有贋金五兩故取百七十五兩假券美
金高岡所得初悟越中多贋金○楠涯舍人豊七送
鬣魚四頭於余及從者乃遣主税於楠涯氏謀招諸
子且召庖人楠涯使庖人及婢僕數名來○未牌楠
涯文卿聿堂凉臺梅朗秋香田彦栖涯梶陰春甫花
慶吳山松石半江語水等（往々有未識姓名者省之）先後相會大
開宴席楠涯召妓四名行酒氷海所召富山妓阿念
在其中舞楠涯所作雷神影法師二曲旭村竊語曰
彼楠涯所素昵也元藏携其兒至酉下牌散衆擁堅
輔去○雲石又送金二兩三步乞書屛風一雙○今
日楠涯謂從者曰明日將舟送先生於湧浦温泉宜
夙束裝以待也

十九日

書雲石所屬屛風（託久治郎送之）○聞楠涯將給余之田彦
氏播磨氏諸費遣旭村請止之楠涯不可○聿堂久
治郎來告楠涯艤舟俟於妙観院側乃促束裝○要
藏來送菓子乞字○河﨑屋藤八子某來贈潤筆金
若干屬楠涯買草麻子油修朱肉○午時辭船木氏
聿堂久治郎導雇二力擔裝取田間小徑西北行七
八丁渡獨木橋又三四丁有岡雜樹蘢葰岡根有洞
名不動巖　高可二丈濶相若中央有石渠清泉盈
盈自嵓罅出不知其源聿堂曰七尾釀戶三十七唯

資此一泉旱雨無増減數年前涸或云神譴醸戸窮
甚處禱謁誠即復舊北折少上越岡背細路迂斜歩
太苦小岡断續皆戴灌木人家據焉旭村曰山而近
海高而有泉可以避世也又二三丁入小島村有渠
以東為七尾以西為村西折村盡出於田間左岡右
海相距可二百歩疎松一行界海而立見一舟於松
罅方西走知楠涯等所乗使一力報返曰海淺舟不
得近涯松盡處有一岡突然起北折半丁至岡麓小
庵佛龕列岡頂一寺即妙觀院山門前巨岩聳起皆
巌堂見波濤痕今則高一丈餘本宮以南至山下田
多蘆葦余云新闢也然高於海數丈疑之至此信地
形變遷矣上磴過門正南有僧舍右折又上磴門頂
即樓祭天女左折又上磴木陰生涼又微上有觀音
祠頗大直臨海面敞豁莫比表山裡海青圍碧蓄群
帆乱嶼遠低近昂時饑甚不終觀而下自僧舍前右
岩而北下萬墓駢列百餘歩出於沙上舟距岸三四
十間二舟子出悉負余輩渉入舟楠涯槐陰文郷田
彦豊七及昨夜四妓在焉衆未坐先呼飯南涯作畫

余題一絶錦帆映浪海如油才子佳人聚一舟續〻紅裝驚白鷺翩〻彩筆畫滄洲余與
文郷圍棊風稍起舟欹碁子乱墜妓皆怖変色田彦
獨奏三絃不已謂主税曰前日公謂我不解音今何
如余賞其雅量嶼多奇状皆青衣縞裳斬然如削成
其屬石崎村曰石崎屏風屬畜村者謂畜屏風畜在
北與嶼相接嶼凡三十餘村歳入萬餘石三洲配罪
人處嶼五六相並尤奇聞前年地震而壊因益奇云
濞浦在南今日北風相距里餘揚帆須臾傳焉有洲
觀音祠在焉其南隔一衣帯水有温泉海底處〻觱
沸硫黄氣衝鼻出舟岸有一舍温泉井在中火熱爛
青葉其傍作板泓數十人同濫或每人占一大桶而
浴渡橋入村投逆旅喜三右衛門氏借樓而居衆各
作投扇戯或飲日没楠涯以下皆去楠涯曰先生返
氷海後請以一介報我〻附潤筆金及浪華替劵○
今日在本宮時筆商来買墨四笏○聞文郷明日遣
舍人於浪華託與室氏東馬東

二十日

終日晴雨百変○作書五六十紙○楠涯使人来東

曰唐紙絹若干送上請速一揮書既成者請附此伻又曰先生行止何如答曰書屏風四雙及絹紙若干附貴伻欲明外日遊安部屋（地名）梅朗居家（即楠涯兄外家）請明日更使一介来取我書旭村致小茶甌曰聿堂所献主税又致墨一笏曰亦聿堂所献余曰聿堂既因旭村贈甌又因吾子贈墨何哉旭村曰献墨者文郷非聿堂也主税視柬曰我誤矣余曰吾子至誤送柬者何不示柬於我乎乃取柬讀之大略曰墨二笏雖不足供先生覧謹呈執事又曰此柬當直呈先生也然以我書札拙故呈吾子云云余曰此世之所謂披露状者吾子當開封未讀先示我也且墨二笏而唯示一笏何主税曰某不解柬意以示旭村曰是呈一笏於先生贈一笏於兄也故取一笏矣余曰我視柬意並無各分一笏之語蓋吾子軽視雖字及當呈先生云云之字故誤也乃作柬謝文郷而收墨二笏主税大耻謝過余曰吾子未慣人事不足深尤唯未知為弟子之法如今日件當與我謀而與旭村謀是失人也我有一語吾子須聴往年我縣令某公使其

臣學我者柬我塾長二人二人以我方酔眠不示未柬直以其意答某公大怒謂我柬即披露状者彼弟子未嘗示師彼平日教弟子之怠慢可知也余遂得譴被幽一年學我者須先知為弟子之法也

二十一日

命逆旅主人汲温泉而設浴○朝来作書及謝楠涯文郷等詩文若干首（皆載集）北畢久治郎携其父柬来訪柬曰昨日来柬有附書屏風四雙于伻之語然二雙至而已疑謬也寄梅朗及出村人渡邉元継柬二通送上先生宜投元継氏彼通梅朗也紅鬣魚二頭謹貢高厨使兒帶庖人去請命劊烹云云乃撿室中屏風二雙猶在焉昨日余方作書而不親接伻従者蒼黄忘致之也余平素周密毎事親撿近来頗憚煩悉委従者故往往謬事記以自警○元蔵携春木安右衛門者及其兒弟子数人来訪贈鱸及潤筆金若干乞字松石亦至申下牌與客飲酉下牌客去○初黄昏余及元蔵飲二生不在側獨役旭村余愧於元蔵乃召二生厲聲責之既主税與旭村相難詰余

欲避之將携堅輔下樓堅輔不響應余詬其不敬欲
絶之旭村爲謝余曰所謂我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
之也

二十二日

逆旅主人乞字贈潤筆金一両〇七尾裝潢師佐平
來乞字〇巳牌將赴大津使主人買舟〇償逆旅飯
費不過金三分余笑曰是謝我之半而已來此地者
皆爲主人所貪我獨反之亦一奇乃別賜茶料三朱
及其婢銀二匁又有步妓屢來候乃贈一朱〇午時

乗舟於温泉側主人妓婢送至涯別朝來快晴掩篷
而坐猶熱舟比前日所乗頗小舟子二名鼓槳而進
波平不覺動揺回望立山一帶晴雪于雲表西行左
傍山林相距僅數百步往々見人家斷續或櫛比其
有名者曰田鶴濵曰白濵右遥見一帶青山稍々相
近余以下皆瞌比覺既入渠中両涯濶可二十四五
間乱松參差進十五六丁傳大津左右山逼左山萬
松蒼翠百禽乱鳴使舟子及從者先出募轎夫既而
出行堤上荐見巨釜徑可八九尺滋花黄赤其側松
薪星散問何用舟師曰以煮塩也二三百步入村矮
屋數十見從者在路左家舟子囙主人召村人募能
舁轎擔両擡（両擡見前）者曰四人足矣主人瞰我不能步
曰我輩業農肩弱步鈍非七人不能舁擔也問償曰
銀二十五匁旭村主税厲聲詬之主人老愿亦左袒
於客遂附金百疋而雇七人余乗轎四夫交舁之西
南行人家數十既而入山際平處往々見秋田山樹
過半松也其下緌[illegible]蔚葱時放出映山紅杜鵑及鶯
鳴不斷聲前日舩來播磨曰近年松枯猶往年竹枯

亦一異事至此枯松陸續路滑疊石避之轎纖且矮
田夫素不慣舁轎蹣跚甚打頭礙腰殆發眩暈山徼
開必有村落僅數丁復入山際過徳田森山仙林品
戸諸村至立比良木田數百頃又入林間過程桐槙
山數村至火打谷路陡上陡下又上又下三四回至
小山始有溪流幅可二十四五間水色混濁名梨谷
川渡橋即梨谷村也地稍平沿水下有岐衆皆渡橋
傍水去轎夫以路狹不便運轎獨取大路右傍山路
屢高低終入山間數丁又出田間山與田界處積砂

壞墮陵遅而廣田洫洫日塞山日夷蓋山及丘岡積砂無巖骨者妄斬草木必崩也至堀松驛矮屋數十百以西地大闢復出水上始與衆會別殆一里矣十餘丁至大念寺村初使主稅先行報出村（村名）渡邊元敬氏出村與大念寺相接至元敬氏家人曰向者一客至然主人不在故赴逆旅矣乃使其舍人導西北行街上三丁至逆旅主稅在焉時黃昏也湧浦至太津二里太津至出村三里向西南呼燭裝未畢元敬使其弟小山屋太郎左衛門來曰向者不在今既歸

矣登時賁臨乃從至其家元敬歲可四十左右意氣甚懃書畫器玩頗極精美飲饌豐潔不似田舍樣曰久學京師矣既留余及旭村使二生別宿外舍導者歸報二君直赴逆旅矣主人頗不懌余大愧乃使旭村行詰二生返報曰蓋謬聞主人旨也

二十三日

辰牌二生來○巳牌遣旭村堅輔於梅朗氏贈菓子一筐及金城小虎畫扇○梅朗其弟三右衛門來請臨○珂溪太郎左衛門等來爲作書○醫人河﨑方齋來見○申上牌梅朗來○申下牌梅朗導三子從（旭村主稅堅輔以下書三子）西北行數丁街盡有渠名河尻川下流五六百步即入海初謂海必在西北而西在正南大津至此僅三里而能登南北窮矣蓋能登一州西北斗出海中殆五十里而南北狹處不過二里云橋長四十間海船維涯蘆葦叢生直連山尾橋西有村即河尻也南折至海上風死波恬遠帆似葉東南地背彎彎列松如薺西南海天相和不見際涯西折有連岡岡脚巨巖崔嵬餘勢入海而立者棊布星散或

聳或平或聯續或破碎大小高低高神設鬼施人或釣或網於其罅松皆瘦修立巖脊無寸土焉路屬於山岡間潮退餘濕透屢偶有微平處即塩田也田高於海八九尺其漲潮方大與西南諸州異塩戶五六據巖根就視製樣皆用巨釜熬者塩比西州產精粗相若有老翁余問釜壽幾歲答曰余用既二十四五年未換梅朗曰北州舊不產塩近年寡君命創之釜及諸費皆出官資故塩價不太貴問價幾何曰一升銀一分五六釐余曰釜比西州人用土而製每熬必

新者極便且錸釜比土釜用薪不當三分之一其利
溥矣梅朗曰一勞永逸蓋北人智勝南人也余曰然
抑北人知草其屋而未知瓦其屋比南人知土釜而
未知錸釜蓋伯仲允往十二三丁至安部屋人家百
餘東頭第一家即梅朗氏也其南倉臨海前有小平
嶼其背不斷如髮棲北涯亦絶勝也其宅在路北黄
昏入焉主人素封國君屢臨有燕寝室請觀之浄而
不奢○亥牌寝始用蚊幮

二十四日

遣二生於元敬氏取文具元敬從至○将游福浦以
南風不便行舟止○為主人作書殆三十紙又贈一
律詩集載○元敬導自庭歩至舎後上磴数十級有徼
平處高與倉脊齊数墓在焉側有小門出則田数頃
梅桃梨漆諸樹疎立其下種菜蔬西匝修竹北及東
萬攢疎南則豁然見海元敬曰某勸主人此地實曰
長山静處盍作書齋焉乎主人以方營倉不果下磴
過倉前匠坊者鵠立余問作倉之費元敬曰是不甚
廣然板悉用桐窮精良焉蓋千餘金○申上牌主人
勸游別業余及元敬先出西行街上二丁入路左家
三右衛門見引上樓直臨海上敞豁無双陽海見越
前以北諸山忽得一絶

　與元敬圍棊梅朗以下皆聚梅朗供上國酒
頗酔元敬導歩西二丁至人家盡處地背走抱海者
如人之筋胳長者数百丈短者数十丈戴菓木則成
洲或見人家海自窪處入如渠如溪不知其数憾日
没不得畢觀返既食簷角挂紙燈七八顆召二盲女
合弾琴與三絃戌下牌帰梅朗氏其子甚太郎号松窓

自金澤帰見

二十五日

将游福浦又以雨留○見盥盤生孑孑虫欲放錦魚
食之乃告家僮余方與旭村對棋視盤有錦魚而無
虫怪之僮曰先換水而放魚矣余歎曰此事雖小可
以譬大也○主人告有之浪華者又有之三國敦賀
船乃裁寄室氏東馬来成諸子高橋恭平今村公寵
東屬又託與楠涯東○高桒嚴吉十六日所發東至
曰聞先生将来既定館舎而俟然杳絶音耗不今旂

淹留何地偶有賣藥師游氷海地方故候起居○夜為主人父子講論語主人外家金澤人来見

二十六日

快晴○辰牌遣旭村堅輔於元敬氏告今日游福浦且取裝元敬及河崎方齋来○梅朗贈潤筆金四兩元敬贈三兩一歩○巳下牌梅朗為余艤舟曰豚兒等將送先生某不得同出矣乃與元敬方齋甚太郎及弟長次郎其族安太郎金澤山崎屋鉄三郎木綿屋平兵衛鉄三郎從者太助上舟於梅朗氏門前柁

工八人皆動艫梅朗同上一丁許巨舶在焉乃別上舶背拳手而別風逆波興舟両側卓蓬防浪餘勢濡衣如雨終嚢鑪行頗疾初迴前日所見地嘴而西右去公道僅一二丁連岡坦迤皆戴松村名上野行五丁許嵓上晒布数千段過百浦松渡至赤隅地嘴怪岩競秀岡上戴大岩萬松如束而地嘴千凹萬凸鑿舟而休更西行波濤益高柁工奮強然不前凡三里至福浦其地形海斗入而山間数丁自成川形中心有一帶洲山根巉嵓矗脩人家或枕岩頭或寄半腹者百四五十鑿岩作磴而上至街余先出柁工導曲折二丁許投都屋平藏氏上樓直臨碧瀾南望大荒巨舶揚帆而走快甚衆至開行廚召土妓十二人報絃侑酒謔甚此地海中有洞名岩門衆送余且欲觀之然以風波不果申下牌皆別去長次郎鉄三郎太助留同余獨避喧宿樓下幮内挑燈観書一婦揺幮曰我公余大聲問誰奔走去乃召主媼曰我是老人異少年輩切莫使彼輩近媼謝曰我尋常客視公過矣

二十七日

卯牌霧合風勁舟子曰恐難發也辰下牌霧歛風軟乃上舟舟比昨日所乗頗小搖槳者二人一則主人也舟軽行迅初離港尾北行終始右山相距数百間或四五十間左則波濤汗漫際天無倪巖奇怪幻妙不可摹寫強掲概畧焉其抽於海中上戴草木者即為嶼曰巖曰嶼曰嘴皆從土人所呼記之實一物也奇自棋盤嶼始雙巖對峙高可七八十間周廻三四十間巖質赤露不生寸草其頂分裂如猿猊並蹲如

虎鬪龍争者不可勝計雙巖之間自成峽幅七八丈
舟過焉二丁許有鷹巣峡直立四五十間圓如樞周
廻峡高相若絶巓冠松数百株中間有穴鷗鵜糞如
雪此等皆古来未著人跡者遥見一條瀑布挂崖間
崖蒙青草瀑色増白傍有木華表舟子曰彼名不動
瀑以有祠焉也鷹巣北二丁所謂巖門也巖高可五
十間左右屹立如闕扉而有洞ゝ上則巖脈連續不
見罅縫處洞高六七間廣相若舟入焉海色碧浄深
見底大團石散點海茅簇生巖在水中悉成紫色石

頭抽波上者数處舟穿其間前以棹支石後揺槳巧
相避而不觸進二十間許豁然見天光直出於瀑布
前海狭如川尖石乱立衆欲出観瀑布余以險悪尼
之乃回槳洞右側更見一穴廣高敞洞然無水深黒
不識底出洞揚帆舟歘地名瀑布浦洞以北無處無
巖無巖無穴然不足紀進二十丁両巖對立海中如
人坐相語地名塔越又五六丁四巖連聳海中如人
列坐茶室皆高十餘丈全身皆苔又十四五丁巖断
地開青松間見一帯白砂迨ゝ可三十丁勝不減舞

子名富木濵松後更見遠山黛色参天今日所遥見遠山唯此而已
風微舟緩稍生瞻比覺岸平為野青草蒙茸野盡
有村名赤崎人家二三百又有大小千之浦二村又
瞻舟子呼曰方過玄徳前嶺盡觀乎乃起一巖斗立
波中数十丈比鷹巣小且尖其側有数平巖石質如
聚億萬細石成者嶺則地骨露出嶄立数十丈上戴
萬松参差開闔如数曲屏風毎曲各有洞皆深廣石
質畫家之所謂披麻皴嶺盡處有人家数十名前濵
戸外阜柵如簀問其故舟子曰以防風也村北又一

嶺名玄徳後嶺奇峡前倖唯石質如沙礫其前群巖
破裂数十忽嵌空忽崔嵬到處漁人隠見其北巖高
数十丈如重積数千板而成者其根横走海中数十丈
漁人男婦数十方午炊焉至此海色皆黒嘗聞外洋
潮黒信矣其北巖高可四五十丈皴皆横歪成大赭
石色半腹有穴絶頂数巖相重如用人工者又二三
丁巖稍平伏洞穴相接地步開山間多草牧馬絡繹
又数丁巖直立如立掌而半腹以上生草如染其根
揷海者或尖或扁或蟠屈俗呼土俵巖又数丁巨巖

中分舟過其間六七丁外見一帶人家即劍地驛也舟子曰海巖之奇未畢然以風不便止焉云福浦至此五里以雙巖始以雙巖終蓋化工之文用雙關法者餘剩水殘山不屑睹也此地可以伯仲於紀之九里溪豊之耶馬溪雲之神龜峽唯彼皆溪流而此大海彼巖石大率一樣無異質異色而此忽如鉄粉磁石忽如琥珀赭石如綠礬如灰或完甓無縫罅或積甓為種々皺色之与質變化無極而形亦如人面不同即所以異也唯此風濤險悪除春夏晴日外不得

過焉且地僻遠乏文雅士故名未著旭村問此地何以如此奇也余曰造化元無意露奇唯経地震土脫骨出而已哉於巖之猶戴土者及土方崩墮處徵之地震之説決不差也此地震後更加波濤擊盪故多生洞穴也洞穴往々有在数百尺上者亦可以驗古今潮濤有高下也向者聞舟子言四五十年前潮能及處今既為数十丈嶄絶之岸矣四五十年猶然況数千年乎午前傅劍地西岸出舟人家二百餘投街尾茶店雇馬一匹夫一名未至乃留堅輔僕出店渡

溪搞路上成坂曲折二丁許出於岡背山田数十頃左望大海稍入松間映山紅乱放蟬聲四聞忽得一絶去年梅雨出金城今歲梅天猶客程松徑偶晴人意倦映山紅老早蟬鳴馬夫及下出於海邊砂路坦平上馬路右連岡一帶毫不見巖石青草峭蒨至項有松往々壊落纖砂熒然余謂旭村曰風景甚似鎌倉七里濵偶有砂岸如屏風處見濤痕於数十丈上馬夫曰昔時毎大風潮及焉今則絶無此地名館趾傳義経公自安宅至住焉又数丁路右有大石人立高数丈積砂所成濤痕如雕刻地名

本願堂過山腰数十丁海岸多塩田村名赤神至藤濵路右有清泉衆争掬闓村晒海芽問價曰一斤百文問何貴曰以晒時費人力也過池田上樋諸村皆在海岸屢見男夫(婦)旅装者絡繹馬夫曰寺口驛山中現一婦年四十左右容貌端麗而蓬髮不梳稱信濃人年十三為天狗攝嘗種々辛苦而帰永絶粒食唯喫蕎麦粉日浴数十度能知未来事治百病極有効驗近國人蟻集此皆乞治至黒島驛人家四五百多富戸至街尾所乗馬牝也方孕忽流汗如雨從者恐

有変勧余下驛盡左有砲臺一水自東北来入海路
与海背傍水東行右有砂岡處々泉出濕鞋有村名
道家街上多井泉争汲山開多水田右傍林脚行初
元敬謂余曰寺口逆旅表具屋儀十郎者我所善須
宿焉至此使旭村先行路忽下数十歩人家四五渡
橋左右列松二丁許路理且廣松間僧房四五即總
持寺外境也至寺門前左折入街即寺口驛也驛係
寺邑故名寺口而人呼口為内云申上牌至儀十郎
氏〇劍地至黒島二里黒島至寺口一里而近行程

計八里向北而少東〇将観總持寺以日傾止〇聞
主人此地讀書者誰曰絶無旭村主税出尋韻人主
税先返曰見醫人諸岡東齋矣旭村後帰曰遂訪東
源寺矣二子頗錚佼云

二十八日

諸岡東齋来見曰先生若去某請送至浦上驛余曰
幸甚〇辰牌留主税守而与衆従東齋出南行一丁
許一僧立街上旭村曰東源寺主也余揖之贈書扇
一柄東源（邦習僧多以寺呼故無識其字号者）年八十左右容貌瓌偉

猶五十許人従其後行至下馬牌側有總門（径八間四尺梁二間一尺）
扁三樹松関四字東源曰或曰當書三松樹而
書三樹松是顛倒矣先生謂何如余曰松関有成語
樹関無成語或言不當東源説左折（門内屈折数十回不復辨東西故以左右書）
数十歩有経蔵方六間三尺屋二重悉用銅
瓦棧木粋良雕刻精密東源曰此大槻氏當國時所
建蓄古本蔵経巨南鴻池氏所献与黄檗本頗有異
同余竊語旭村曰大槻氏姦臣也佞佛求幸且弋人
望也又数十歩渡橋右折数十歩有穹窿橋悉用銅

板名玉橋東源曰此勅使所過然勢急不可越則別
添板而坦迤之数十歩有勅使門（径三間一尺五寸梁二間三尺五寸）
橋及門禁庶人出入右有通衙（門）（径七間三尺五寸梁四間二尺）入焉
右折過廻廊下数百歩左折有放光堂（径十間五尺梁七間三尺五寸）
上堂佛室深邃数燈青熒高卓陳紙製櫻花両瓶
遍奠側有鎮火神観数室席皆莞華壁挂花鳥巨幅
無欵識蓋本邦傑手金屏風一双一則佐藤嗣信（忠）死
一則昌俊襲義経第　古樸甚蓋四五百年外物
観厨（径十六間一尺五寸梁十五間一尺）闃無人大釜数穿竈住挂大

杓子及大摺木（摺木漢名未知）皆長丈餘大稱之蓋禪家故實設而不用者下堂右折過廻廊数百步至伺川庵（徑十三間梁八間一尺）上堂佛室燈及紙花妙初下堂過廻廊数百步右折入普藏院（徑十五間五尺梁十二間一尺五寸）別室挂石刻聖教序長七八尺幅稱之蓋古舶來希覯物出左折過廻廊数百步右即祖師堂扁總持寺三字東源曰此勅額也而藤原行房書旭村曰行房何人余曰蓋義貞之　勾當内侍之凡上堂（徑二十六間三尺五寸梁十七間二尺）木漆牌二一揭書第二世瑩山和尚示寂下而行

書正中何年（余忘之）距今茲萬延庚申五百何年一書三世峩山和尚示寂云々蓋第一世即永平寺開山道元和尚也佛前列卓数十置大般若寫本五百卷東源曰蓋五百年前後醍醐帝所賜至今每朝衆僧轉讀莫怠以為寵光余曰是佛法之所以熾也別室摹綸旨挂之前揭書轉衣（下有数字忘之）東源曰我寺為一宗本山諸寺進位換衣色者我寺命於此室今和尚代開山傳綸旨也東齋私語余曰此本寺與永平寺訟之所由起也初永平道元以來用小袈裟本寺峩山以來用大袈裟曹洞屬永平管下者十之三其七皆屬本寺世僧皆黯大袈裟本寺日隆永平始之訟公曰總持寺開山我開山弟子也宜隨師之所傳也大閤老佐佑之遂命諸寺用小袈裟爾後無復贈轉衣貴於本寺者本寺不平加賀侯亦不説近大閤老被我本寺衆僧悉東下復訟故連房多無現僧余哂口占一絶（聞説總持與永平年來論法互相争佛前連房盡掩僧徒少壹是坐訟東武行）有青銅大香爐形方而高四尺許古色黝然東源曰周防大寧寺即本寺末派也大内義隆滅大寧寺納

其遺物於我此香爐其一也堂側又有一殿名現方丈（徑九間一尺五寸梁七間三尺五寸）東源先入告主僧而麾余別室挂乾隆帝書巨幅錄唐人七絶視書樣為真物莫疑唯末有隆壽二字可怪至此庭上始見山緣樹直自窓外起出堂数十步有小屋標茶湯水三字右折上磴数十級有開山塔西以瑞籬前設二石燈右折上磴数十級有觀音堂地高望敞下瞰寺全境巍殿傑閣參差聯比如無隙地彩畝下磴入佛殿（十間五尺四面）土室無席設曲盝数脚中央安釋伽像全身金箔前設

三神位蓋禱今皇帝今大君及本國主萬福也後廂
下二大廚子此漢名未知一棊天子之先一棊大君之先
奇香滿殿過迴廊数百步有妙高庵幅十四間五寸梁十二間三尺
傳法庵幅十三間三尺五寸梁八間一尺如意庵幅十二間三尺三梁八間四尺
庵相接皆不上堂唯観廊而上左折数百步入禪堂
簡一丈四面又土室而設席不見僧左数百步至通用門至此
一周観半矣凡迴廊十八丁餘云出門北行一丁許
渡橋至街與東源別東齋送至逆旅贈書扇一柄時
已下脾屬主人雇夫二名以農務方急之男子終雇

一夫一婦僧即大津四人所擔婦力敵二男亦一奇
旭村曰能州婦力能養夫者而後肯娶婦土風與長
治郎鉄三郎別上途東齋導数丁街盡右林左溪流
行数丁村名曰野尾十丁許又有村名廣瀬渡橋有
岐碑刻馬頭観世音側書右趣究水左赴輪嶋過田
際十餘丁渡橋地名高根尾左林行數丁左折路上
数百步磴地名曰韓幹坂余曰何名之奇東齋曰傳
往古村家有蔵韓幹五馬圖者有時亡二馬乃化真
出游此坂因名此説雖荒唐土人至今用韓幹字蓋

有傳来也下至平地有水田数十頃渡微流至浦上
驛〻無街衢人家散在岡嶋樹竹間村端第一家曰
平野覺左衛門即里正也東齋所善旭村先至謀擔
夫伴東齋引見主人乞茶午食使旭村先赴繩又驛
預雇轎夫主人曰轎夫將午食請暫遅〻至日傾始
集轎夫三名擔夫三名問價曰每人銀三匁洒資三
分詰何故人多且價貴主人曰前程險故也余以東
齋故不復言從其請上轎東齋別右田左林行四五
丁途忽上急所謂若狭嶺也轎夫欲余下步余及二

生以前言責之抗辯不止終厲聲叱之則衛足言曰恐
顛墜傷公故也豈有他意哉盤旋上十四五丁至絶頂
瞰下人家在樹間地名丸山鳥聲甚奇或如鉦或如
兒啼或人偶語而杜鵑黄鸝則不堪喧也以北上程
下長凡三十丁許至繩又旭村既具夫以待轎比前
轎太矮曲身而坐生来所乗悪轎未有如斯者也欲
出步然轎夫既定價憚中變約強行不下路稍下名
胴坂頗急七八町至平地原野開豁東北不見山知
近海也終下轎右林左田夕陽烘頭初出氷海遺晴

笠至此窮甚不得止復上轎渡橋二度有長井小伊
勢諸村使旭村先行就其所識米屋萬右衛門謀投
宿處入輪島初過陋巷數丁　一橋街衢整々時見
華屋一水北流渡橋長六十間許下流一丁入海橋
東一丁即米萬氏也（米屋萬右衛門以下修米萬）使堅輔報旭村
返曰旭村方解鞋未坐即卸轎街上良久一人來導
更東北行數丁投逆旅仲崎佐太郎家時既黃昏〇
浦上至繩又二里繩又至輪島亦然向東北〇能登
之地七尾最繁華人家四千輪島亞之人家二千餘

許來程七尾至此二十三里而是經穴水至七尾則
十六里阿部屋福浦在南故迂七里云

二十九日

與旭村謀將與土人交預買扇　柄書之〇旭村出
訪北角某及米萬主稅從之先返曰旭村途別某獨
之米萬氏贈扇矣〇逆旅主人業造漆器乃觀之終
買盆梡數種價金五両餘約舟送浪華〇午後旭村
携北角某帰見輪島一市而屬鳳至河井二郡逆旅
在河井某則鳳至人〇頭痛發熱上逆甚蓋以昨日
轎窓為夕陽所烘也雇按摩又使主稅謁藿香木香
陳皮湯三貼〇夜米萬來見旭村從之出訪醫人某

五月朔

先是臂生瘡至此疼甚〇病勢微減始知昨發熱半
為瘡也〇主人以吏人來宿移我居倉中〇昨日北
角某言對門家有會席膳椀將費之今日遣堅輔問
之曰既售

二日

夜來大雨始為梅候〇吏人去復室米萬來旭村隨

之去曰將觀漆器堅輔欲行余曰止觀明不能買也
而觀之無益不可去〇晚為三子講詩〇夜旭村主
稅出訪北角某更深返〇酉下牌久保某來訪乃呼
堅輔不應使主人起之三終起亥牌客散堅輔始覺
乃規之曰吾子必先人寢後人起欲以學文我不解
其何心也向者薄暮我以將講詩尼吾子莫出而不
可我未聞弟子愧受命於師者吾子自問其心是耶
非耶謝曰某知過今後必改〇五六日來臂瘡頗疼
今日殊甚

三日

夏至○主人供端午糕○北角某来介飯田村名醫人藻寄行蔵相見行蔵曰二十四年前某在昌平學校先生屢来訪舍長山田三郎某望見之將隨高松人枝考平謁不果矣因話江戸舊事贈菓儀即報書扇二柄

四日

昨日快晴朝来復雨○為主人書屛風一雙主人謝以漆器六種紛同前所買舟送主人曰近日有大廻

船將託焉余謂船過北海迴長州地嘴至浪華者曰大廻○主人以此地亦不得久居旅客將與寺僧謀號余及主税寓寺旭村堅輔有高務寓仲崎氏乃逆旅也贈書扇一柄於寺○主人供酒預悦端午也○夜米萬召旭村旭村欲先帰故將與米萬謀余留滯件也余與主税謀曰梅雨中縦還氷海不過鬱陶送日此地多生客且留待晴可也若土人不相親鬩而勢衰而去未遅也○主人子游備前者帰見話上國近事曰越前以南及東西諸州春来多雨麦及油菜半腐穀價飛踊江戸米一升錢三百文大坂粟一斛銀百四十匁餘又前月二十九日四月朔皆大風大阪港口大船壞損者百四五十隻死者無算又曰大阪港口及江州撿士及僧旅裝者甚嚴蓋以水戸藩士故也大阪捕手赴赤馬関報藩士七八人　轎載之其途中與此先後以抵大阪矣

五日

旭村將去以端午無雇夫止○使主税問堅輔志堅輔固請改過砥行而從事于學余悦○主人供粽○

昨夜旭村告明日米萬等將雇蜑採蚫以觀先生今日米萬来曰風波方興不得泛舟○對門人某招三子飲之○夜米萬来携主税去主税曰彼鄰家有欲乞字者然未知先生所以為先生故先介某相見也○夜来甚雨午後風起雲裂殊凉重襲綿衣北州氣候乃然○聞明日有金澤便便用郵呼裁與如水兒弟東屬主人東中包與室氏東馬及竹潭東

六日

天晴炎甚○旭村去出送二三丁○昨日旭村借新

詩本寫之今日不見乃大索之不獲先是余因主人
借湖月抄於某氏今日主人親撿返之意以表紙色
同攙入焉使主人往視果在初意旭村誤携去將走
一人追之乃止數日前既録近來不親事之害猶不
能悛也記以自懲○米萬來乞字○夜藻寄行蔵此
角喜右衛門來爲余議去留皆曰此地從來乏文雅
士先生來既十日然別無就謁者速去爲上策乃召主
人謀前程行蔵曰此至時國地名五里時國至宇出津
三里然時國無逆旅須宿鈴屋地名鈴屋有我故人先

生枉駕必喜然迂路三四里不若直赴宇出津也八
里間不唯乏逆旅天晴男子悉漁於海守舍者唯老
弱婦人雖貫數貫雇錢恐無健夫令輪嶋轎夫遂送
至宇出津何如主人乃招役夫長謀之曰一日八里
當用六夫然我輩則四夫足矣問賃曰金一兩一朱
若大轎則更加一朱余曰且再思而決余欲以明朝
去主人曰宇出津非昧爽發不易到也余曰善明外
日不雨必以昧爽發行蔵曰某初欲送先生然明朝
爲五里外病家所迎非明外日不能返先生若因雨

留我幸也宇出津有淡窓先生門人深見玄　兄弟
先生願首訪之某將柬彼薦先生焉○久不嘗三蔵
圓筐破撿猶餘半贈之主人ゝゝ報以漆塗文函漢名
未聞

七日

昨夜酉牌雨聲如炸砲少間止今朝快晴○對門人
平井幸吉來見○爲梅村号米萬幸吉等作書○使二
生理裝大昨日託旭村送裝過半○未牌主人飲余
及從者幸吉來贈信州乾河漏麵及火酒醃梅實此

角喜右衛門來致其父朴山及藻寄玄岳号行蔵潤筆
金二封既徹喜右衛門幸吉導余觀輪嶋地形二生
從間梅村勧游曰請後往渡橋西行一丁北折左有
住吉祠緑樹四圍又一二丁西折人家斷續一二丁
又北折街盡出於蕪田中西有岡上磴五六十級初
有北狗挺來蓋北角氏畜至此認貂於叢間狂走逐
之貂捷於狗數倍終不見磴三折至岡半腹有平
處觀音堂在焉東北望海東南望輪嶋甚似氷見磴
側有微徑取此西南下頗急長松矗ゝ萬墓下列三

四百歩至平地人家数十右岡西行地勢稍上而下
則出海濱風死雲絶日射沙石炎如火炙忽發頭痛
北行潮際数百歩岡海間有田数畝卓棒数本於沙
以晒麦焉依其陰而避日衆交扇余佐太郎来會曰
梅村来方従田夫摘新瓜矣梅村至更北行二三丁
岡嘴低抑海而為礁未没海處数十百丈差奇百怪
而岡端峭壁数十丈如屏風路於壁礁之間地骨赤
露無斥草凹凸巉礁衆扶余前二三丁東折潮自礁
凹入壁與礁隔絶潮如池沼或右或圜支礁乱點白

成矼形踰越頗労衆就遠礁攢立雪濤中着抹具余
與喜右衛門壁根纖沙上坐初在麦陰不堪渇喜右
衛門使従童就岡東漁家乞水童健歩至此携瓶来
衆争飲梅村又命童買舠漁人棹舠至余曰速返取
席走去主税等交報漿或撐棹岩石錯互穿其間而
進婁觸幸漁人至将迎狗入舠岸有二童恐狗狗走
竄主税大喝曰爾不怖　手壁往々有截採石處松
中生無土如将墜東行四五丁入港迴望全岡周圍
可十七八丁東南頂土西北露骨卑而斗立上平下

險亦一　境切瓜浸潮而飲且浚至河井北涯而出
南行二丁返逆旅衆送至曰梅村又来送潤筆金二
両○轎夫来示轎余曰亦可佐太郎説轎夫減價一
銖○贈佐太郎飯費及茶料金一両三歩三朱余曰
與堅輔撿衣不見糸縞單衣前日高岡撿装悉收單
衣於両抵而獨遺之何也乃命堅輔至氷見首撿簿
及装

八日

寅下牌起館人作食○幸吉来約同行曰某有事矛

白瀧村與宇出津邇○卯下牌轎夫聚乃上途佐太
郎送訪幸吉曰某後而追及東行二丁許有重巖祠
祠境廣而幽老松簇立数祠相接皆有古色尤大者
為本祠拝殿(用邦呼)置藁苞数百佐太郎白輪嶋以素
麺著其名白髪者年貢金澤貢前一夕置焉以祝無
事河合千二百石著姓九十八名成百姓皆貢素麺
窮則舉替人自退云東行祠境同街盡軀望境以巨
石代垣疊起如壘蓋有来由而不得聞也街白左海
右岡沿路悉壚田烟散波静風色絶佳佐太郎別去

行数丁海涯松林一帶石佛数軀草間見三　曰
去年米價飛騰氓結黨毀富户三人即誅首礫死爲
余聞同時金澤高岡氷海等亦皆礫死数人夫三都
之大猶礫死年不過一二人而加能越三州則年不
下十四人海内用刑慘酷未有三州者毋乃類化不
足逞遙刑以虐其民乎向閲三州舊記有油煮蛇責
二刑其初立法於苛故終至此乎噫又数可一水截
路注海有板橋婦人汲者絡繹岡稍迫臨海上多石
海涯皆團石隨波去来轟然成聲路步上輙有水田

級〻陵遲至砂際所到皆然林間有村大野左右皆
岡溪注海者不知数忽越一坂幸吉及左岡盡臨海
如初東北及西不見際涯現七嶼爲大者周匝数里然
相距可七八里無住者復上樹陰生凉溪聲喧遂有
獨板橋沿路多櫻又入山際人家数十村名總領曲
折出於山腰下觀壚田如卦文雜以麦田枕海而居
数十家名耶智村廛下轎歩溪注海者甚大荐渡橋
上路輙有潦稍入岡際左見一林萬木攅竦形團如
亀前有丹塗木華表幸吉曰彼名八幡森大蜘蛛就

之来往數里外捕魚樹間往〻見魚骨其多以暗夜
遥望一團火也余曰者極壽極虚多生珠或爲雷被
轉火光凝珠也問地名幸吉曰鷲　也炎威稍烈皆
喘偶有樹陰清泉排石而奔憩焉飢甚幸吉　其從
者所擔飯余乃口占一絶鬱〻叢陰蔽小池午炎一洗變風吹官游自咲如
草食寄居幸免飢行数十丁見釣者立波際幸吉就買魚砂
際夏花亂放香風掩冉渡溪入奈舟村路左方使馬
交閲一日接幾牝乎曰十餘牝問幾牝曰五六十日
或七八十日間一接即孕乎曰不必然也然一牡所

生年四五百　問毋馬氏謝何如曰毋馬孕不再合
馬主謝以大豆五升或附其半而待産訖而完之不
孕者無謝又渡溪人家五六十地名名深投路左店
炙所買魚而飯味極美輪嶋至此三里向東北終始
傍海迴望人家歷〻如近出村路忽東南折嶼海背
水田在両山間傍左山行村落相接十四丁路微上
皆渇甚右有溪流左見石泉自嵓角落設竹筧噉之
冽而硫黄氣貫鼻又大上出於山背下眺溪流界破
両岡間窿然陥者迢遙數十丁降溪人家横於翠微

又数丁人家在竹樹間地名金倉屢迷岐往復數會
左見高山如杜鵑與鶯啼不續斷聲乍得一絶北行半日
緑湾風稍入山間路向東時鳥聲多人跡絶薔薇花開杜鵑紅路繚繞曲折忽上忽
下衆石犖确行歩太苦凡七八十丁終大下至平地
山開田数百頃地名柳枝一溪東走頗廣見躍魚土
人教沿溪下團石礧〻加以行潦轎夫蹣跚凡十餘
丁回顧林根別有一路直且平皆嘆曰既疲而饑而
為悪漢所欺迂路七八丁毒哉余曰問路者倨傲必
受侮矣繞岡坂渡板橋溪益廣殆十七八間僅一丁

又渡橋疑下溪也而視水西流似是上流乃止橋上
察地脉二橋間有地忽陥處二水相會而南流也橋
皆高而無脚暴漲可想又越数坂路傍多冷泉然衆
以飢極不肯飲堅輔傍轎間詩不已殆賦十絶句至
此稱饑不復省人事轎夫曰幸吉主税二君先行就
飯田家堅輔大恨曰胡為後我乎狂走去余止之曰
二子無先我食之理饑而走或生病吾子無為人所
弄既而二子果踞石而俟乃議乞飯於路傍村家然
矮屋臭穢並無食物稍至平地稻田数百頃有山莊

曰天坂曰本郷曰久亀谷路有漆工就乞飯供脱粟
数盂衆不復問精粗既出上板行岡上数十丁稍下
三面林斷海見潮光與低雲交路石多且泥皆曰輪
嶋至此八里實十里而遠昏黒無所見唯聞溪聲下
到平地即宇出津也人家千餘投逆旅若松屋諸室
客滿居樓上臭且烟苦甚既食使堅輔訪角屋庄兵
衛氏返報既寝打戸不應先是竹潭東余曰若過宇
出津主庄兵衛氏故欲先報也〇使館人致藻寄行
藏東於深見元素返曰不在

九日

角屋庄兵衛使婢来問昨夜有何事乎乃使主税見
之告余至〇遣主税於庄兵衛氏終之深見元素氏
西谷内屋梅溪氏告余至既而庄兵衛使其子次左
衛門及梅溪来曰願移寓敝廬幸吉将去余與次左
衛門留之〇夜来所居黒暗不見日光屢請主人移
席偶隣室客去乃移焉〇為幸吉作書又書沖崎佐
太郎所託囑之幸吉〇次左衛門致竹潭本月三日
東〇午前携幸吉及二生至庄兵衛氏庄兵衛年六

十病足然矍鑠善談深見元素梅溪至元素曰二三年前謁先生於赤関伊藤杢之丞氏矣余曰既不記元素曰某使淡窓先生半　家弟則三年矣主人供酒元素去曰請移寓我家○幸吉送印籠形食器乃欲報以書数幅使堅輔從主税　文具於逆旅不返思其眠使人往促至責之○主税以有辞於元素氏将移装於其家去晩返曰元素不在主人使人取装焉○松波屋幸次増屋太助来見○幸吉梅溪典主人父子皆健飲夜復逆飲○三月在権代屋為庄兵衛書扁額至此既装挂之又見徹雲書主人曰徹師五六年前見訪時某羅災爾後室家未成○幸吉辞還逆旅初幸吉欲別於中途然以余贈詩故遂至宇出津信宿

十日

雨下○元素来拉主税去視其宅主税返曰彼室有病人加之厠不便而行不若辞焉既而元素来欲移余於其親故家也主人不可○梅溪松波幸次来為書十餘幅○典主人圍棊○醫人北右京来見

十一日

終日陰雨午後大風夜益烈窓戸鳴動至暁止○已牌作書至晩休○元素梅溪幸次右京等来○今日召待詔及按摩師皆善江戸操余賞十六七年来始有此技插

十二日

主人告有金澤七尾便（便用邦呼）乃託典竹潭柿涯東○平明晴○元素使其兒幸之助来送文玄公讀捜神記五古雙幅先是余言先兄真蹟極寡故也○午後次左衛門導遊田之浦二生及梅溪主人弟某子健吉幸之助従東行二丁至海涯地嵛東西雙彎如箕口海自離位入長七八丁幅一丁許陽海人家相對屋後即山萬緑如潑南行西嵛盡大洋渺漫正南望立山以西連峰晴高抽於濕雲上余曽有横張千里玉屏風句人或尤其俗然自記其景非南人所知如斯寫出始逼真不必嫌俗也（白山西峙立山東一帯高峰掬碧空五月中旬猶積雪横張千里玉屏風）最西為石動山亦能登中高峰然全碧不見點白東嵛更斗出海心十丁許幅狹不過三四十

歩峭壁如削成根多洞穴潮逆而鳴嵜将盡忽中断
潮通焉幅僅可容舟然以淺不過回嵜端其東又有
一嵜地形與宇出津同唯無人家已傍西嵜（向之所謂東嵜）
北行三四丁海淺用棹巨松臥波皆疑昨夜風吹墮
也回顧東嵜更斗出海心十四丁其東更有一嵜亦
長焉十餘丁蓋地形一嵜長一嵜遠十餘嵜東者漸
漸迤北轉遂至三岬則能登東北盡焉與佐渡越後
地嵜鼎峙所以有三岬之名也梅溪曰此彎入即田
野浦也冬間捕鹹鯉魚者洋中遇風雨必走避焉故

名舟隠傳西嵜畠山氏所據謙信襲之亦隠船艤於
此俄報謙上城陷城址猶存衆欲觀之余聞路險止
之松波幸次寄漁舟追至既飲而卧回棹至宇出津
傳東涯出地名棚木行塩田上數丁矮屋相接人家
断左水田右峭壁行數百歩街有溪渡橋一丁又有
溪潮數百歩渡即初来時所過次左衛門導投路左
肴店（名大黒屋）元素右京至招土妓數名衆讙譟各奏雜
技亥牌與梅溪先帰

十三日

昨朝贈元素七絶昨夜忽悟韻重押霜字矣嗚呼我
老而粗漏一至此乎今朝改書且記自警○元素来
欲使幸之助從余〻曰我到氷見後必發一信而報
可否○午前主人父子設別酒又将買舟〻子曰漁
務方急不欲航海強被命請賜銀五十戔皆曰頗貴
偶有伏木帰舟乃相屬先送半装将就焉大雨乃止
○主人及元素等贈潤筆金若干○幸次梅溪右京
来○終日與主人梅溪圍棊

十四日

雨不休元素来曰距此二里東南有小木村是昨日
過焉　晤法　寺曰廣先生来待晴弊廬何如彼雖
二里軽舟冒雨去来可先生無意於一游乎余曰君
且告主人翁主人使問伏木舟子曰今日發否何如
答曰必發即束装元素去○已牌辞庄兵衛氏舊味
次左衛門（号梅兄先是兄誤作溪）導至舟次雨大下余及梅兄避
於人家簷下久之不晴舟子辞曰今日恐不得發也
余初疑舟子詐果然乃與梅兄謀西行街上三四丁
至人家将盡處元素氏在焉入主人不在其母見慇

留曰微此雨先生安肯臨茅屋乎與梅兄圍棊既而
元素歸大喜乃宿○其棲庄兵衛号幸次來訪梅兄獨留
夜深去○主人舍前有小岡〻下稲田數畝舍後又
有小岡地形幽閑鶯聲四聞○先是堅輔常以晏起
被責至此頗自早起又善勉強余曰寧吾子所行無
定善又無定悪唯從念之所向忽善忽悪而不必自
知也允學以分別善悪為先務所謂毫釐之差千里
者不可不慎也今也頗向善固執之莫失能終一二
月則可與進道矣乃使之書莫忘

十五日

雨益甚欲買漁艇赴七尾其棲來曰雨　如斯漁艇
亦無梅兄來圍棊○余不堪無聊偶小木人
元素乃議且一游以待晴焉午後元素使余乘轎曰
舟之雨具不若坐轎中也幸之助請從梅兄送至舟
舟比十二日所乘頗大設篷如艙元素父子二生坐
其中然狹僅容膝斜而横侵皆苦轎乃有餘地然深
掩悤毫無所見柁工三人行頗疾既背田野浦浪高
舟敧左傍地嘴彎如宇出津者四五唯無人家真脇
浦尤奇波心平石抽出者數十皆高一二尺廣狹不
一又見枯木人立又有二巨嵓高三四丈大兼數屋
四邊斗絶頂有老松數本元素曰初枯木乱立波中
為風濤所撃盪漸減且折蓋地震岡陥未久也又過
一二彎見人家如帶倚岡脚而彎形即小木浦入彎
數百步傅東岸元素使柁工報法融寺而導入一大
廈時丑下牌元素先赴寺主人見供茶其頷有瘤如
牛元素使人來促寺在岡頂上磴數十級至山門岡
東又見初悟小木即地觜斗出海心者而寺占其尖

高頂平地東西僅百餘步而左右皆海寺頗大石累
嶄然真城也寺殿結構未訖土石狼籍○主僧号不
著年十八九夜因元素行東脩請教客僧皇見曰貪
道輪嶋鄰村產○元素赴病家携一醫至夜不著與
二生賦詩元素去○小木在宇出津東陸行三里舟
行二里蓋在　東北地寒夏時蚊少加以雨氣裏
重襲綿衣殆不殊南國仲冬之候

十六日

平明雨歇而雲霧四合朧如將暮寒甚○僧泰心來

見曰某前年事先生於江戸矣余初不認其人将語
稍〻記往事泰心曰某郷距此三里前日游金澤聞
先生既向越後憾甚昨夜宿牛津聞先生猶在此地
喜甚故　行至焉不著素與泰心善止之宿○元素
来告別曰豚兒欲送先生至氷海亦欲留於本地而
別先生　其意先生至氷海亦欲留有意挃豚兒去
請發專价報我价若不至我知先生無意正以六七
月間遣兒浪華也余曰諾初竹潭東余曰畑正安来
僑某曰廣先生能登之游畢請使兒帰省彼母思暑

行之苦欲待秋冷遣之浪華兄願姑適我意於先生
敢告東到時堅輔方為余所譴余嫌於其意我以怒
遣之故示之且謂元素曰從者一人則不足三人則
有餘與其有餘寧不足也堅輔去将令郎留将遣令
郎請與堅輔決之堅輔固請從余曰吾子果欲相從
宜先立志立志也者謂去惰就勤勉也我不屑以無
志者為從者吾子自圖之堅輔曰某今日以往若立
志願先生為我使竹潭曉家翁又使春齋申之余曰
我且觀吾子行○與幸之助歩寺境東行下磴百餘

級至平地人家百四五十従灣而曲如箕口北行乱
岡皆陡立数十丈群松衆栢蔚　攢繚其根秧田環
匝童子方釣忽獲尺餘魚路遇元素而別○元素自
病家召主税去○寺東南有一岡突然高相距僅数
百歩謂頂必有佳觀使泰心導以無道止遂過其麓
南行磴下出於村間見人蟻集岸就焉漁舟方返
鮪魚重盖百餘斤衆各　截目鼻及腸胃處生噉
主税亦在曰元素舟不遠相呼搴手而別○時未上
牌○與　客僧上寺西北岡山田数畝三面臨海

快甚北下有別　既蕪余曰此低田頂数丁欝　無
所見何下喬入幽乎曰高所不堪風也田西微下有
　其西萬木蓊蔚盖祠境帰新佛殿過前問
曰十五間四面以手　柱兩手圍餘處七寸楹凡六
十四五皆長二丈餘問費曰二千金至落　應更費
三千金余愕然○夜又雨

十七日

雨止而雲合欲買舟返氷見不著泰心曰波猶高且
觀九十九灣余舊聞其　且從之○東元素曰令郎若

先我抵須先主尾崎秀氏相見也秀氏我弟子中尤
親近者拙荊不欲受生客且寓秀氏氏待我還即與
秀氏東一通附上焉另啓聞不著將南上令郎從去
何如東秀氏曰能登宇出津深見氏之子韋之助年
十四將學於我彼若先我到則煩兄周旋此件將屬
東馬疑其既不在我家奉屬午前不著泰心願誓寺
義隆前所書客僧及醫伊藤某土人數輩導至北灣浮舢
以人多更買一舢連繫而進南行出灣右地背盡左
猶綿連峭壁如立掌皆頂戴松而根嵌空間有罅隙

處各成區域每區殊皴每皴殊生草每草殊色猶展
数曲屏風每曲圖繪異様者進十七八丁左背亦盡
東折繞背夬北行青山四匝海形如大圓池所謂九
十九灣也地背斗出池心者四五每背開闔数次海
脉聯續而為岩壁所蔽遮自成数十小圓池人呼池
為灣故謂九十九實一灣也海色蔚藍平如鏡面
松多其下草色如　杜鵑花乱放而岩角厚苔平
鋪時見瘦篁萬影著鏡五彩沈浮至北隅山際稲田
数頃畔與海界蓋舊更奇絶處今変為田也右有株

石處截削巨岩数十丈者　磴之棧重積如疊
岩經截削正立不倚更増奇險茅屋数椽皆石工也
余渴乞湯舍有仍岩鐘之為磴数十級處泰心忽如
醉出上磴堅輔韋之助從去返樊至山背盡處東折
迴背夬北行二生既踰山俟沙際逆之入不見泰心
大呼自他山頂答乃進東南二三丁回顧泰心在汀
乃呼曰姑待東隅又有茅屋稲田如初南折一峡屹
立高可二十丈周迴三丁許全身大石攢合萬木刺
天皆数十圍密葉如縫葱蒨欲滴峡根四面一片盤

陀石高於海二三尺平可坐数萬人余曰此峡靈淑
非常恐神栖不著曰然此名鶴降峡古有白鶴降頂
世傳峡雖小我邦所産草木莫一不備焉乃視列樹
皆異種出歩石上平如砥　峡形宛然凸地不
著曰頂有神蓄金錢人欲借之具狀以定還期及息
翌日石上陳金錢如数違期者有祟後借者日多往
往有還本而不加息者神輙不應石有罅長数十丈
幅尺餘潮通焉深不盈尺游魚七八寸者闌入鷩走
却走或誤出石上如此者数十所無一無魚石帶潮

則嶔崟嶨岩紫苔白藻蒙茸包絡或蛍及甘螺深莫
能叉舟迴石嵴與我會焉而將下返槳尋泰心不見
初余及不著所乗舠有一客一柁工餘人所乗則無
柁工唯使寺僮年十四者報槳然以駢属故同進至
此而起客解索推鄰舠逺之衆窮主税堅輔等交起
報槳然不能耐久終大後客哂曰是使饒舌兒徒喋
余不著返泰心在室曰果怯舠陸帰矣衆移曰尤帰
曰頼有醫伊藤子善報槳時未下脾也〇雨細如毛
乃促泰心買漁舟泰心導下磴至鄰寺樓上望海風

死波恬海白如縞主納即不著氏法棣見曰今夕我
保無風乃返泰心報以金三歩買舟〇黄昏辞法融
寺不著泰心皆贐[贈]乗舟於北湾泰心章之助及土人
數輩送至舟〻與前日所乗大小同柁工四名解纜
將昏黒囘望小木唯有數燈不著為余載轎以備雨
然稍晴與二生横臥於艙下有竹木頭足高低大苦
終始右山南行夜半聞下碇聲問消乎曰否驚濤再
至故重舟也既波不復至月色朦朧與潮光和屢旋
天明往〻見浮木觳波舟子曰下有流網也凡十一

二里天初明

十八日

視地形在七尾東一二里外風死潮平日出海色如
朱良久煙霧外合表碧裏紅碧者稍白紅者稍黄則
蓬〻上霏〻散終漫漶渾和成一團軽靄如水色凄
冷舎陰怯雨忽然風生無跡炎曦烘頭乃入轎順行
速午時至氷見舟子不識地理川溯群舟相排僅得
進而轎為鄰舟被軋傷終至橋下地逼不得出橋上
聚觀者數十呼曰下〻乃下數百歩得出使主税先

行報光源寺主而往安中父子見留余如初使堅輔
報旭村〇申牌旭村来〻又使主税促之荅曰有客
未去〇哉與宝氏東馬東及答竹潭如水梅隠東堅
輔請春齋東使其説家翁終許游學乃為裁東大意
述前日與堅輔問答初末曰彼言今後立志改行也
其言太好其行我未能保之兄為彼周旋而許其請
彼若篤信我將使彼有所成立之若不篤信我無奈
之何堅輔視之曰春齋見此東必不許我請頓止余
曰此即吾子不信我之一徴也然東本應吾子請而

即至之止典留皆唯吾子意〇夜旭村典子譙來諜
遣人於楠涯氏子謙致竹潭如水四月二十七日東
如水東中有伊藤文達東馬改名四月十五日東室氏曰
荐借金於秀氏諸家恐不利我家典秀氏謀償之而
雇婢二人文達曰以無狀得譴於尊夫人然其在鄭
舍如令郎君素讀玄關日記某一〻以成日課無有
缺怠　為念云〻初余以東馬愿勤屬以留守之務
留守用邦呼而北游曰我託吾子蕭何之任勉之我返有
所報東馬見先生縱令過明秋而歸以某在焉幸無係

念不計其無狀至此然年少嚴師不在久則志壞行
濫準皆然不獨其過又余久游不歸之過也　乃議速
歸

十九日

冷如冬初疝氣大作〇又裁答室氏文達如水竹潭
東皆報將止越後之游而速歸也典昨日所裁合封
而屬之旭村〇昨日裁典楠涯東大意言前日兄所
附金百七十五両券今發專价返上加以金二十五
両恐中有贋金殊加一両計二百金吳兄附浪華二

百金替券替券見前於我而返金一両前日聞將賜潤筆
之命替券二百金更截若干幸甚另啓典角屋庄兵
衛東煩轉致云〻庄兵衛東包典深見元素東大意
聞不著將以本月二十四日南賢郎宜從彼發其歸
期遍云〻〇二生有遺言曰吾二人不能洞奥昧請
一留一去擇在先生余曰我且典旭村謀姑俟之〇
朝來促旭村募使於楠涯者旭村曰今日氷見富會
故無脚夫也從者問富會何謂余曰富會有大小此
地則尤小者其方預賣木符數千〻符直銀三匁所

賣二千則計銀六千匁悉撿二千符於櫃〻蓋鑿一
孔示鑽刺之自一至百皆有所獲或銀十匁或百匁
預定其額而尤多則銀一千五百匁名之中自第一
百護之中者之謀五千匁則贏二千匁歸之會主以
給廢費其獲者皆納十之一於會主聞此地新創此
方夫富會者一人之幸而千人之損也而蠱惑衆心
舍本趨末實亡國政也有國者汲〻逐客而放之
使孟子聞之謂何哉〇未牌至旭村氏附典楠
涯東一通　中包　金二十　両向兄更加金

五両以為二十六両送之楠涯氏如脚夫　唯見意
答曰諾園碁畢旭村導東行左折取田間路二丁許
法華宗寺上堂係新構廣而潔　出東行数丁有愛
宕祠萬竹圍焉其側深濘不可行迂回入街右折数
丁訪西井俊蔵不在又訪大理者其人近京師帰観
所買書畫数十幅如文衡山陳眉公皆贋物文玄公
書一幅問直曰銀十両矣帰路過海岳樓日没海上
漁火横連数十百丁主人曰釣烏賊也子謙来曰某
輩自富會帰飲於此要余及旭村下入別室鶯啟

諸人方飲皆属杯於余一周即返樓食初主人欲乞
畫旭村使店婢就我従者取筆墨帰曰彼客大署旭
村公旭村聞之曰蓋主税待我而遅〻故也不若招
之乃東招之主税使堅輔代曰蓋先生欲帰也旭村
曰人事巧素齟齬我如是也夫旭村呼子謙鶯啟請
右衛門謀余留別件皆曰明日有事乃約明　日酉
下牌帰光源寺旭村送至終與主税堅輔謀調和件
謂余曰二子欲今夕一決某曰且待明朝我来決之

二十日

旭村使於楠涯者来見曰登時上途〇俊蔵来遣堅
輔於旭村氏請茶〇午後使大中召旭村且借書旭
村與放生津人四柳儀太郎来儀太郎子謙内弟也
為能登屋三右衛門者乞字〇旭村終和二生〇有
病（大昨日食粽両後心下痞而瀉）〇終日陰而寒甚旭村告今日東
諸子報明日宴

二十一日

朝来大風而與之俱屢止屢起庭中緑樹葉落如秋
過午稍晴〇下利数行令主税調五苓散服之〇旭

村東曰某来命割烹件於海岳主人願召彼謀之即
使主税往召之答曰向者清八来既傳旭村公旨矣
既而旭村来曰某昨日已命彼今朝忽意先生不必
悦我所命或将有別命故有前東余曰昨夜我言此
件一委兄豈復有餘言哉旭村曰子謙奔兄袁於小
杉使某謝先生〇為子謙作書十餘紙〇未牌俊造
（先是造作蔵）静娯来久之旭村義太郎（号秋湖）源常屋宇右
衛門鶯啟菓子屋瀬兵衛桂齋等前後来會又招安
中父子酉牌字右衛門等稍〻去桂齋主税等劇飲

譴呼至亥牌止余曰主稅必悔○黄昏使七尾者帰楠涯舍人某使豊七送至豊七致楠涯本月十六日東及舍人今朝東楠涯曰先生宇出津所發東至某有事于金澤明日上途也故預命家人待先生氷見消息發一伻完璧尊著十卷且致典大阪北堀江油屋吉藏金二百十一両替券一葉矣前日先生所附金百七十五両而加七尾人潤筆金三十六両計如此舍人東曰今朝貴伻来致金二十六両欲更載替券然家翁（北州舍人呼其主曰家翁年過成童即有翁号）既有成券不得更載故別作典油吉金二十四両替券一葉以附貴伻矣二十六両中有贋金二両省之云〻乃檢金其三步係旭村所出返之○旭村致禮南塘東了曰聞先生自能州返不識何日過伏木放生津乎某在光西寺待之云〻

二十二日

主稅病○裁答楠涯及舍人東又書豊七所乞十餘紙将附之豊七不在主稅曰之伏木也晚返乃附焉返楠涯（學臺稿）○昨夜典旭村謀将以二十四日發而此地

諸賈會計未閒也遣堅輔於旭村氏促之途遇之返旭村曰明日結局○前日鷹方舟東鷹陵報自能登還今日鷹陵来乞字○大理来曰某欲賣竹田山陽松南畫畫於能登人顧東彼地諸君薦我余曰諾既而裁典梅朗　素東附旭村○買大理氏扇三十柄曰前日為海岳樓主作畫今日煮胡桃子謝之余謂旭村曰胡桃宜加飴不然過脆無味旭村以告則謂甘味未足也大加砂糖終不可食以旭村嗜甘将贈之嘉語堅輔曰彼輩割烹者而昧味如此之謂忘本矣吾子輩作字多訛誤讀書違音訓學詩平仄失事師耻受教之類皆是也不可不自顧

二十三日

豊七来告別○鷹陵来贈潤筆金若干○使二生解裝檢衣前日所謂乞縞單衣者在焉悉藏綿衣但留二領於西扰○七尾表具屋佐兵衛来乞字曰某前日追先生於出村於宇出津而不及○旭村来謀明日上途件且致潤筆金十九両餘而取四両餘既而閱七尾潤筆會計余示楠涯所送目錄愕然曰是似

減三之一者哉不解其故七尾人破潤筆額而減之氷見高岡金澤人必羨之追尤我輩為先生周旋者衆之責言不可當也我將私東聿堂間之余曰唯君意切不可使楠涯猜我也○旭村示義太郎東了曰廣先生到敝境之日請館於我○東南塘告二十四日赴伏木（昨日遺之故記）○俊造來贈贐及菓子○夜安中招鷹陵等飲使妓彈絃歡呼至深更

二十四日

佐兵衛來為書畫賛三十餘幅贈潤筆若干去○鷺

畝殺齋來別○安中與鷹陵之高岡○旭村與清八來示諸費目錄乃附金四兩一步餘又謝安中氏以金二兩別賜婢僕○安中贐乾飩大中贐菓子○俊造來與旭村大中謀皆送余至伏木○使清八命驛長出人馬既而以多送者買舟而停之○午後清八告舟既艤乃辭先源寺二生及旭村大中俊造從遇南謙齋於門外私語俊造去上舟於川口謙齋追至贐金一朱○舟子四名風順乃即揚帆快駛如飛頃刻不見氷見氷見以東海無定岸白沙坦漫青松斷

續一山自其梢抽來而多樹旭村曰松林橫連六七十丁越中有數勝墅余曰實然來舟皆卸帆柁工悉步松間牽百丈或行波際浪花亂飛凡行二里山背瀕海處地名岩崎（邦人呼背曰崎）衆夫攢立斧鑿雷轟方斫也微平處有茶店二户前日南塘東有出此岩崎茶店之語故使竪輔出問之未至乃去波心沙際皆多巨岩頂戴數松根則磅積如甗齵大率高十餘丈斗絕不可攀疑地震山崩成此狀也謂旭村曰妄斫山骨地震時將有不測之禍旭村曰然數年前五山崩

此地漸新峽矣迴背進南轉見平地松林一帶其南人家數百即伏木也傳沙涯使生親先出報光西寺癡王而往出舟過街三四町宅舍率華整人家盡過田間二丁上磴即癡王氏也今日殊熱寺廣而涼癡王既賦詩以俟其子蘆鄉孫鈴洲見時未下牌也氷見至伏木三里向東南○主人近歲移居此地結構未畢門外有假亭ゝ下即田新秧一碧田外即街ゝ外即海ゝ外即立山等高峰摩天雪色猶皎者橫連如屏山盡天水相拍不見端倪霧而靄微帆西走者

源〻如烏蓋風既變而雨起我幸也主人謀亭名余
曰是實鐘山海之大觀山海亭大觀亭皆可○俊造
辞去曰某有事於高岡旭村出訪能登屋（姓藤井）某不
返○不遠寺荷雨来曰明日願臨○光西寺典伏木
通而廌○大中有病招伏木某乞診○癡王曰今朝
事价招南塘未至

二十五日

大中愈○旭村典能登屋三右衛子嘉太郎来○癡
王自荷雨氏東曰主人既遅速臨乃携大中主税而
往僅三丁即不遠寺也主税吟曰始悟高西名不遠
吟節百歩到門前主人典癡王引上樓初劉三郎名
樓曰雲濤閣然以不見海請余改之余應以長空一
鳥樓主人悦乃為賦一絶（海陽隣墻已渺漫山蔵庭樹失崔嵬誰知別有會心處決眥長空一鳥来）主人供酒其母及妻子見今日雲陰全散
暑威熇然皆横臥作詩旭村典僧湘南来申上牌返
荷雨湘南送至湘南曰敝房距此一里富山路也願
過○嘉太郎送胡桃實○夜旭村大中随嘉太郎去

二十六日

朝陰慘澹辰牌風大起雲散日現炎勝昨日○南塘
来癡王曰愚老既不耐事故招南塘為替人先生廃
務請委焉○旭村大中来大中行東脩請受教○僧
東弘寺天外来送菓儀○荷雨湘南等来○村田義
三郎者来見○終日為諸人作書以風掀紙閉紙窓
不堪鬱熱○國分（光西寺所在）隣有古國府村本願寺連
枝（用舒呼）勝興寺在焉南塘欲介余見寺主期明日而
南塘湘南之勝興寺宿○夜旭村大中告別曰今夕
或宿能登三氏○嘉太郎来贈上國酒一樽

二十七日

夜来大風陰涼如秋氣候頓換使人生病○湘南来
為書屏風一双○南塘天外来南塘曰勝興主甚欲
見先生然側多臧倉某謂主驕貴相見儀不必慊人
意不如縱觀其諸勝隨意寄傲也余曰善○先是旭
村有欲陪游勝興之語余意其猶未去也遣主税問
之旭村典大中来致嘉太郎氏潤筆金五両及菓儀
○午前癡王父子孫導游勝興寺二生従南塘旭村
等自別路去初入伏木南折二丁餘街將盡左見一

水濁流渺漫下連海口即射水川也（射水郡名）僅数十歩人家復起即古國府也行街上二三丁典旭村等會寺門正當街路入焉有邏所其後有壕喬木成列不異城墉左折渡石梁左右数舍癡王曰此高岡氷見等講侶所會上佛殿廣大駭目極柱雖既古皆良枝希覯過廻廊数百千歩出於大玄関（用邦呼）架上横槍数十林陳烏槍十七八皆國主所賜一士人坐焉其人導下式臺出小門渡壕華屋四五寺宰所居過林間重陰殊涼地稍下流水淙然右見秧田田林之際

有清泉焉匝板成井状者二所底聚小團石淺而碧冽不可潄曲折上数百歩有一門門内青苔平鋪四邊杉檜鬱茂中央有舍名観濤閣庭趣幽古閣新構狭而明潔導者去一士人著禮服相見即去上樓東南樹缺見海光西寺在東岡上中間隔一條低田而正相對寺主使全定八勝即典南塘謀撰之屢請寺主更正往復数次遂決曰櫻堤曰楓径曰杉陰苔色曰松梢帆影曰忘暑處曰洗心池曰岡漲麦浪曰横檻藤雲既而癡王南塘蘆卿天外湘南旭村主税堅

輔大中鈴洲皆賦観濤閣小集詩成合書一幅余題山静日長四字其上而献寺主南塘命其館人（南塘逆旅）（在寺門外）送飯皆来上放食或人報鷹陵至乃教待於南塘逆旅中牌皆出癡王導余輩取樹下小径百餘歩有敗門出而左茂林右山田西行二丁許径益微豐草亡隨林皆折老木盤空癡王曰寺境至此盡寺乃古城路林脚空壕未埋行一丁餘林間有門見廈家（屋）癡王曰醉頃南田也二生丈婦人高塚氏什為對門一舍即暬御巨某所居要余入焉主人将趨主所相

見即去謂癡王曰叟代我留客既出南行過田際一丁許東折入街数百歩出於寺門外一周六七丁矣又入門観向之未観處邏處右畔壕稍廣菡萏方發濃焉堤上櫻樹駢列返入南塘逆旅鷹陵島小見南塘供酒皆以既飽遂携鷹陵島出取生路自街間北折有樹林路濕而隘下数十歩渉水出於稲田之間又上数百歩至岡頂山田平坦所謂典閣相對處四五百歩至光西寺西南癡王導右折数百歩岡端有神祠其庭老松二一樹蓊蔚松下平坦望敞亦一佳境

返至大觀亭與鷹陵島小坐荷而鷹陵　越綈一段
旭村大中告別二客隨去時已黄昏

二十八日

島小鷹陵來爲作書大小數十幅未牌二子去〇白
華來先是旭村私告伏木富豪初鳥楠塘等乞先生
書預定潤筆額屏風一双金千匹或二兩既而某々
輩以白華方以金一兩一二歩賣屏風一双持異議
終或惡先生我不解白華何以能資許多屏風手意
鷹陵所爲昨日旭村告之鷹陵々々曰某斷無斯事

今日鷹陵告之白華々々見余曰某所乞書多少先
生所知不須辯也某輩胃董若果有此等事今後恐
無與交者某將見旭村究訛言所由出焉〇湘南荷
而嘉太郎及未通名僧俗數輩來終日揮灑至黄昏
止〇出雲岩見舟子來乞字一人曰某楫野淳吉郎
同里也乃託與淳吉郎柬〇上燈後避蚊於大觀亭
二生出浴南塘等在余室將飲余返要之至亭二生
歸余返室堅輔遽告曰似有賊即檢諸具今日凝王
以將出游贈菓子一筐乾魚數枚及銀幣四十二錢

島小鷹陵又贈金一兩三步至此以燭照見幣散在
席上不見菓子及魚而金猶在焉披紙數之亡百匹
余曰果賊也既而獲菓子及幣數輩魚一枚於二生
鼓櫥之栝而幣亡十七錢主税在門外呼之入又告
南塘蓋賊方攫金幣而堅輔自外入驚竄謀嫁咎狗
猫故散幣取魚也南塘曰盗在蕭墻内我將窮之〇
與南塘謀明日上途

二十九日

安中使人來贈鮮肉乞字又贈二生手巾披之其柬

有竹潭二十六日柬蓋竹潭未見我十八日柬也乃
復書安中而託與旭村柬柬曰使七尾者既還乎否
願聞報前日託公發與竹潭柬於高岡事在十八九
日而竹潭二十六日柬至無二語及此蓋未達也中
間隔七八日決而無未達之理願詰問送柬者云々
既而視安中與主税柬有大中未歸之語初悟其與
旭村游觀近村未歸故使人來也南塘湘南天外鬐
人某荷而等來會各贈潤筆金爲作書至晩〇南塘
以以勝興寺主旨贈金千匹昨日呈八勝詩故也南

塘属余起馬帖件於荷而而令伏木驛長明日出驛
夫五人驛長不肯乃使主税與蘆卿徒弟某往辯論
然無結局疑荷而周旋未盡心而漫然送帖故至紛
紜也

六月朔日

託蘆卿送鯨肉於浪華蘆卿屬之嘉太郎氏曰昨日船發矣蘆卿謂余曰某待後船發之〇嘉太郎来別〇蘆卿贈潤筆金若干曰天外所呈亦在此中然當逞呈者金三歩餘將送之放生津若富山也〇牢晴熱甚蘆卿勸舟行乃使具弟子告驛長曰人馬不須發也〇南塘来別〇使主稅先陸行至放生津報四柳儀太郎〇午時蘆卿導上途堅輔從過伏木街上東南行五丁許街盡至射水入海所兩岸可百五十

間舩舶群繫所買舟既載我轎及諸具以俟蘆卿及其弟子桃原從入焉舟小無篷板如燬乃坐轎中柁工三人搖槳東行東涯人家數百地名六度寺聚后作岸外設如窓櫺者高丈餘横連數百丈以妨衝潮也廻望射水岩嶠諸地方樹色海光鮮碧如繪六度寺與放生津人家相接放生津中間有一水入海處右折緣波盈〻過橋下左折小舟群泊頗秋伏見魚臭衝鼻至四柳氏後門主稅迎曰主人父子皆不在聞此地東南相距四里有驛曰東岩瀨炎威如斯停人馬

而舟行何如余曰善蘆卿曰改舟則遲不若直用此舟也乃與舟子謀曰伏木至此一里賃銀三錢請更賜賃十一錢余曰諾四柳氏宰見曰主毋使某白前日主人有欲留先生之語今在遠邑蓋將以今夕歸願留俟之余以既約舟子辭舟子欲乞飯宰導入主人室其妻出見余贈菓子妻供酒飯主人即釀广酒極美也蘆卿曰腹猶果然顧乞酒及肴而去妻悅既而返舟下逞橋下舟子望海口濤頭如奔馬曰風起我舟小不可以耐風波也回棹溯復過橋蘆卿檀越

住焉乃召屬買舟終以銀十錢買比前舟大殆三倍悉移諸具而遷焉出於海上揚帆初頗快駛放生津人家三千高岡以東一都會也長街十餘丁緣樹如帶景致絕佳允行一里許風衰舟孫搖奇炎如坐瓶中堅輔桃原忽生病余亦發頭痛屢出入轎以遣悶終以二笠掩腰脚轎簾首枕轎底板緣而橫卧爲此行第一之苦然困極就眠既醒衝川尾注海處左岸上人家在綠樹間著東岩瀨也使主稅先出命驛長發人馬久之不報余與蘆卿出岸上數百步一店瀨

水清敞莫比乃入上樓凉風浩然一洗前苦堅輔桃
原至報已移諸具樓下主税来曰初至驛長氏辞曰
此地〻震後道路未復舊公命廢驛客若欲返過小
杉人馬唯命某不知所對驛長視起馬帖曰毋乃旭
莊先生也乎某曰是驛長曰某通稱大村屋真次郎
有弟曰嵯峨元壽曾學醫於浪華春日氏而謁先生
然則先生非可路人視者某將周旋乃召舟子命載
先生定債錢七百文且曰本驛既廢帖面缺不記富
山人或將以前驛缺難之故唯押印矣是所以為君

慮也乃遣堅輔贈書扇一柄蘆鄉曰家妹嫁此地將
訪之去某將走返曰某本意欲送先生於富山而妹
壻某寺今朝同南塘得讙杜門某將為解紛請自此
辞初余獨坐主媪年可六十見曰公非浪華廣瀬先
生乎余曰是媪何以識我姓名乎曰先生某日在高
岡某日在氷見某日之能州本地婦女走卒亦知之
余曰嗚乎是小杉丹之所以物色我也東坡先生曰
此病天所赭實然申上牌衆舟蘆鄉桃原主媪送至
水次舟狭而長三人用棹川所謂神通川兩涯濶可
百三四十間水勢澎湃色渾濁如雨後舟人曰數年
前立山崩爾後常濁不一日清回望岩瀬高厦鱗比
凡八九百舟人曰本地雖褊狭然多富戸而店媪家
居首岸上青林如帶往〻見如紫雲物合歓花也又
白鳥數千萬聚於一樹如花回望海口寥豁堤松如
薺而東南西峻峰挟天雪色玲瓏地形雄壮實甲三
州溯二十丁許拕工二人去曰自此水淺一柁工足
矣水心往〻見洲白鷗數百下集忽有二鵄至鷗悉
飛去舟子曰鵄衆鳥所憎鵄尤甚二十丁許有長洲

川分焉溯右者狭而淺而急甚舟殆卻佗主税亦撐
篙川形屈屈（曲）舟子或下推舟十丁許洲盡水亦廣二
生皆脱衣上岸牽百丈始能進小舟相接舟子曰洲
上蘆葦高四五尺前日乃水底矣往〻見大木帶根
仆水中皆為漲所抜忽有鰡出没歐魚目没冷甚既
而昏黒無覩往極遅戍牌始見遠燈數十點即富山
也傅　岸使主税先出報高桑元吉於平吹坊久之
不返舟子屢欲出余余厲聲讙之曰爾既與我約載
至平吹坊而違故也舟子曰夜黒流急恐覆溺也余

曰柁工省其荷也主税携一人至曰彼地去此二十四五丁而嚴吉父子数日前移家無識其所者幸鄰家有醫池崎氏憐我窮餘雇此人從我矣乃使舁子雇数人舁轎擔西拙余與一人先行將就驛長氏命逆旅往街上四五丁一人曰某意高桑君必在此三丁外公姑焉走去返曰果在將出迎遇後者與向高桑氏僕一丁與嚴吉偵導西行十七八丁至逆旅坊初投一家以觀祭客満辭嚴吉蒼黄頻尋数家皆答如初最後遂得一家盖薮嬀院名八川屋乃以銀三

戔謝衆夫以二戔謝一人時子上牌也嚴吉去〇伏木至富山六里向東南〇今日東安仲報大中前月二十七夜與旭村辞我 東託蘆卿

二日

卯上牌與主税出浴對門湯肆以祭日故猥雜殊甚湯　同浴者五六十人而婦人十之九不堪臭穢〇嚴吉来謀所寓嚴吉送荼〇朝来欝熱既而微雨午前晴〇會計氷見後金銀出入畢賜二生各銀十戔曰以此買屐又預附余理髪二十度浴湯六十度費銀十二戔〇遣主税於嚴吉氏贈書扇三柄及菓子一筐乾飩一包蕉陰来曰某寓此家對門高岡屋氏向者與主税偵與到嚴吉氏是戌牌嚴吉從主税来謝曰初謀定貴寓於某寺人或以其遠市難之故議近市未決

三日

蕉陰来曰先生既報太塚新左衛門乎曰未曰遣從者何如乃使主税從蕉陰往贈書扇二柄〇蘆卿携桃原来問先生居定曰未蘆卿去少間與長源寺玉

潭者来玉潭贈菓儀曰某即南塘弟而住此地矣二衲謀余居嚴吉至與議焉嚴吉曰某既與某人成約事若不成唯二公命三人皆去〇逆旅主人衣工也乃命裁絺且洗汗衣〇午後主税返曰新左衛門曰前夕奉訪然以更深不謁〇夜嚴吉来曰貴寓既定明日請移

四日

昨日来手寫大聖寺以後詩〇昨夜嚴吉報明日借妙樂寺為貴寓今日寺主甘泉来見曰敝房災後未

宪故與嚴吉謀借寺坊永福寺矣嚴吉以屢違初言無辭於先生使某白少間嚴吉携北川市郎左衛門者来見大塚新左衛門亦来乃定晩涼移永福寺而別今朝蘆鄉使桃原来問所寓答以妙樂寺至此遣主税贈書扇二柄於玉潭且報定寓永福寺（蘆鄉在玉潭氏）○蕉陰来○申下牌嚴吉来将従之出荷雨来曰某與天外弟最證至此地朝来問貴寓土人無識者至平吹坊問高桑氏聞其移居殿坊至殿坊始聞先生在此家追至疲矣乃使館人留焉○使堅輔先護送

諸具於永福寺余與嚴吉主税出東行街上六七丁牽折二丁許至寺坊緑樹夾街右畔第一家即永福寺也寺境頗廣大谷派也佛殿在南房室在北中央間室五區即我寓也蔚林在西涼氣異常然陰暗多蚊甘泉及其兒某飛驒僧某先在焉最證見曰某與荷雨各跡先生先至此矣天外将以二三日後拜趨言畢去蘆鄉桃原来余使嚴吉命酒酉下牌始至皆饑既而客散嚴吉借蚊幮於高将寝始至余與従者各一皆隘而破夜半燈滅不知所措大呼寺僧来點燈而幮内蚊滿徹曉不眠○今夕酒間寺主文鄉見（以下文鄉非岩本文鄉也）

五日

蘆鄉荷雨最證玉潭等来乞字○高桑壽平来曰某見官長告先生留寓件得允土人若問先生所寓當曰高桑壽平氏也須使従者知之又曰某初謁先生於春琴氏既二十四五年也○嚴吉甘泉新左衛門来○先是荷雨為本江屋伊兵衛求臥龍閣詩南塘蘆鄉以其人屢食言難之乃辭不作故荷雨追至苦

請不止預贈潤筆金一両乃賦七律詩　晩欲飲荷雨蘆鄉然以嚴吉有晩涼散歩之約俟之未至荷雨去○蘆鄉曰某寓對門寺将為我設浴先生及従者同往何如乃将従出寺主曰我亦為先生具湯矣乃留○夜嚴吉来曰明日土人数輩欲邀先生舟游使某先容○晝間冷團子（用邾呼）僅四五枚至夕心下痞塞欲吐乃與嚴吉蘆鄉西北行三丁許訪甘泉贈書扇二柄及團子主人屋舎皆新構坐於茶室頗涼乞水飲畢帰

六日

山屋甚左衛門舍人某來見曰某年〻賣藥於日田
寓丸八氏乃約託家信○荷雨蘆鄉玉潭等來○嚴
吉甘泉父子智導僧飛騨等來與主税圍棋○嚴吉曰
今日初約舟游然有故止將會於松風樓凡有事於
先生者宜皆携往乃留荷雨蘆鄉又曰芳尾謙吉者
本地豪族也欲相見願松風亭途中小憩其家○遣
堅輔于舊館人氏促洗衣○未牌北川市郎左衛門
來問嚴吉已至乎曰未時余頭痛發熱甘泉父子交

按摩乃卧申牌嚴吉來與市郎左衛門導余出謁二
生及甘泉等曰俟于松風亭東南行五六丁入芳尾
氏主人見年五十左右余贈書扇主人供酒其次子
及族某見日昃松風亭主來促來去坊正大坪屋宗
右衛門者又來促曰篠川諸子既不堪遲乃出東行
一水截街北流名鼬川西涯泥洳湧漫嚴吉曰亦立
山崩時所埋渡橋半丁右折一丁又渡橋橋畔高樓
即松風樓也新左衛門蕉陰荷雨蘆鄉甘泉主税堅
輔在焉嚴吉介見醫興津玄室捕手宮田八十郎太

田甚五郎坊正篠川良助高木屋文次郎骨董師永
井屋吉右衛門等余爲作書數紙又口占一絶風吹蚩析
晩蕭〻三伏炎薰亦易消更有絃歌樓上起使人却憶四條橋畢名數妓行酒復歌
舞主税以鷹陵來逆旅去既來曰鷹陵不在氷見人
來致旭村東至披東有余五月十九日與竹潭東即
託旭村者旭村東曰俾赴金澤途中死矣云〻乃收
東附諸堅輔余以旭村東多紛紜欲晤氷見人返堅
輔尋其人所在未返酉下牌與嚴吉主税先辭歸途
與堅輔遇曰某途遇金澤人村田屋託先生東矣余

曰我不命吾子發之而吾子發之何也曰彼東途中
久浮沈矣意先生必欲速送之故不待命也余曰吾
子知金澤人所宿乎曰平井屋也余曰須追其人取
東返也堅輔去余謂嚴吉曰堅輔返必曰其人既去
也嚴吉曰何故余曰彼必竊披我東視之也已嚴吉
曰天下豈有此事乎歸永福寺良久堅輔返曰某至
平井屋主人曰向者村田屋來投宿然以多客辭矣
余曰吾子面平井屋主人乎曰非主人婢也余曰婢
年幾許堅輔曰二十許然不知其常在焉者乎偶來

者乎也余叱曰皆詐也何不白實嚴吉曰臬請之平
井屋問堅輔來否時主稅醉吐揺不醒乃謂嚴吉曰
夜已深明朝報我

七日

卯上牌起主稅遣之嚴吉氏問昨夜報堅輔屢請往
不許　蘆鄉荷而來　天外來乞字贈潤筆金二兩
午前嚴吉從主稅來曰朝來赴平井屋詰問昨夜
無二十許婬又無偶來者堅輔亦未嘗往也乃令蘆
鄉嚴吉主稅嚴糾堅輔堅輔欺詐百出三子嚇以將

訟官屬捕手則始白實而出東悉披與竹潭梅隱數
東之封點竄其關係於已字句或截數行糊合之增
減一二字而彌縫之且舉其一二其志蓋向善矣改
蓋作誠戈氣有餘然心術善惡未可判也改然作且
刪惡未二字善上加之字之類也（余譯其意而已文字不必吻合）乃
使三子携之去富八川屋　芳尾健吉（昨日健誤作謙）贈香
魚　新左衛門蕉隱來　使蘆鄉荷而天外自炙香
魚食　鷹陵來曰前月送先生所買海參及葛截於
浪華俾取證劄子返矣示之劄子曰東一通筐一葛

截二十筐落手廣瀨氏門生西島青浦奈曰信　夜
旭村俾來見余曰明日早來　三子為堅輔苦謝欲
秫病歸養請莫鳴其罪于金澤人余許之曰彼深姧
異日反噬不可測也宜取自首謗證劵　山屋甚左
衛門氏人來乞字且告近日游日田

八日

嚴吉來余曰寺房頗廣非三人不能守請速雇婢僕
偶有一媼參佛嚴吉曰我姑姊也見余媼去使一女
子來名阿初年十八　嚴吉主稅出就蘆鄉謀堅輔

件既而三子携自首劵返且曰今朝擒昨日彼所出
諸東不見與梅隱東主稅曰昨日出之復盜之也乃
糺詰百端始出之則復改數句矣彼狡黠無比然狡
揷既窮書自首劵矣初堅輔欲從余游上國然其父
正安未許堅輔意余東梅隱竹潭而阻之故也故竊
披視之則有心術未可信等之語以為二子見此必
不安於我或將勸家翁忌我也故改之使已為完善
無瑕君子其意謂二子見此必謂先生譽彼如此是
天下豪傑也將勸家翁成我志也其深謀淺智如此

余欲告其實于竹潭梅隱深懲之曰不如此彼必不
悛不悛必不得其死今使我莫鳴其罪此小慈悲耶
大仁也三子不可　白華来　八川屋主使一媪来
甘泉天外齋證荷雨等来　壽平来甘泉謂壽平
曰媪嘗家狹斜者不宜給事乃遣媪　氷見人来余
曰日將夕而来何也詰朝来　疾甚（心下痞梗欲吐不吐）脈生
半夏加茯苓既而乞半夏瀉心於嚴吉　夜主税與
嚴吉就堅輔逆旅謀事甘泉以余獨居来宿天外来
閒蘆鄉荷雨所在余曰何故主税堅輔欲招我三人

一酌使我迎也余曰云師黄昏去矣主税更深帰
終日大雨雷吼殊冷
九日
氷見人早来余曰吾子不晩則早且期午前後　疾
如昨稍下利疲甚嚴吉使婢来送丸藥　山甚（山屋甚左衛門即之我日田者初書舍人誤也）来乞字且曰某明晨上途先生有
鄉信致之余曰幸甚　玉潭蘆鄉荷雨天外来　湘
南来乞字　甘泉去　嚴吉蘆鄉携堅輔来見謝過
堅輔欲乞字不許竊贈書二紙于蘆鄉以蘆鄉旨賜

之　裁與室氏東副以五月十八九兩日東二通（即旭）
（村送返者）又裁與範治孝也東分為兩封又裁與竹潭如
水梅隱東別為封表書竹潭書（名）既而山甚人来乃附
焉且曰公到浪華之日願見拙荊面述我近状　天
外荷雨告別贐金乃贈書扇二柄　阿初来　為堅
輔裁與竹潭柬々曰日者兄傳正安老旨欲堅輔帰
省而彼又有疾故遣帰彼事我百餘日亦勞矣善為
我謝正安老
十日

嚴吉使一媪来任庖事　蘆鄉来告別且贈金乃報
以袱及範治書　堅輔来告別開諭再三拜曰敢不
奉論改過乎先是畑正安屬金二兩于我為堅輔路
費今日返諸堅輔而東竹潭報之又返寺券及親族
券于堅輔　午前風雨大起撓樹翻屋暗如朧月夜
時聞遠雷至晩風衰而未休服綿衣猶不堪冷三伏
如此生来未見也　氷見人来乞字　湘南贈潤筆
且告別乃贈書扇　主税與嚴吉出送堅輔甘泉父
子知導等来侍　蕉陰来借金二兩

十一日

雨如梅候冷甚　氷見人伊八来乃附與旭村金三歩三朱銀四十六匁五分及束数通方舟所贈圓研一枚旭村東大意謂我僕有勞于先生請賜書幾紙使七尾者雇傭若干請賜書幾紙又曰某晤方舟察其意我有功於逐客件又贐研而先生唯恵書三紙矣憾焉余答曰兒以替金以書為上策我則為下策我當書不當金故人貴我書也使我當金不當書誰貴我書乎故如貴僕一切報以金彼有乞字之意

宜以此為潤筆也方舟云〻我不會其意高岡稱有功于逐客件者琴岳杉山高峯上子吉小鷹陵等十餘人爾時無方舟名方舟不自言故人不報我手擲高岡人以逐客為號稱贈某吏也某坊正也某胥徒也而取我書扇及半截紙計以百数而無寸効卒至與疾入尼菴我實怨之獨方舟不與焉今伐其功則亦任我怨乎如圓研我以装重辞彼不可我以報之恐不慊貴意拒之彼東有敢望報之語先是彼乞書新年五古三首終與之議以所乞填焉既而為彼賦七律送之又為録海嶽樓詩彼一言不謝反憾報未足其慾蓋無饜我恐不能當其責言欲嫁責於兒故呈彼所贈研以祈叱存我初謂彼君子愛名故所到説項斯此兒所知僕所以報彼在此矣兒願通鄙意往復皆國牘数萬言摘録大意焉　另啓總持寺圖一紙及詩韻珠璣一本返璧　嚴吉来介中田屋武兵衛者相見　知導中将子甘泉等来　夜稻波文次郎者来見黙不言又不去余苦之呼主税知導寺等共坐至亥牌余稱疾入蚊幮始去

十二日

雨益甚下利不已廢諸務而卧　嚴吉来　姑使嫗炊飯買米一升直銭百二十八文　知道中将等来内山某来見乞字　新左衛門贈煮海參　夜甘泉来

十三日

雨勢稍衰至申牌全晴　疾少愈　嚴吉姑丈稻波宗祐来見　壽平来介内山健太渡邉順三郎石川熊太郎相見　甘泉来介其内弟　性寺某醫人宮

川文英相見　終日應接疲甚　夜知道來宿知道
將從余歸飛驒　蕉陰玉潭來乞字
十四日
快晴晨涼如初冬候　嚴吉及其弟子數人來磨墨
終日作書　玉潭携一僧來乞字　蘆鄉東至送
菓儀乃報以書一紙　申牌疾大作（下利發熱）乃臥　夜
主僧及梵嫂來話
十五日
卯上牌寺僕手書二紙來曰奴啓閂楣上貼此披視

捧腹生者次余噛雪翹川酒樓二詩韻以嘲余也辞
極醜詆盖藩中輕薄年少所作不足論也福井勝山
大聖寺士人乞謁者絡繹金澤差少而此地無一人
知余之淺深可見矣聞近年此地君廢鄉戮禍結不
解盖教化未浹士風狡狠好争故爾　主税告亡銀
幣若干　使主税招嚴吉至曰某始教授子弟貼狂
詩門楣者相継土風然也嚴吉欲報主税亡幣件於
吏余曰所亡多則宜速報少則不報亦可今僅十數
銖異日盗被捕自首我以未自知對何不可之有乎

嚴吉曰然主税方與媼語余呼之怒見于面曰何事
余述與嚴吉問荅之狀主税大怒曰吾不解吾不解
余厲聲曰此事易解而不解以有怒心也我未言吾
子先怒何故曰無故亡幣不能無怒余曰吾子宜怒
盗我非盗吾子遷怒焉乎吾子常憾我不弟子視吾
子也弟子遷怒于師可乎主税曰某過矣初堅輔常
以其心億人未聞人言先作喜怒色接之余深憎之
主税本率直及與堅輔久居稍染其習故誡之　壽
平携嚴吉門人數輩來訪告富山公子頼母君欲相

見初大聖寺侯公子某君入継富山統為富山侯其
為公子時有二子伯出為府内侯義子即今府内侯
義父也季即頼母君也君以余雖不追府内先侯然
親今侯欲相見云　寺主以神祭贈食　今日始熱
未下牌雨既而聞雷　主税出訪蕉陰夜不歸甘泉
來乃招寺主夫妻共語甘泉欲去以余側無人使媼
召嚴吉返曰同主税出矣乃召知道至主税亦歸皆
去留知道宿
十六日

奕甚　宗祐来　嚴吉市郎左衛門携大坪屋宗右
衛門（以下修書大宗）高木屋文次郎来乞字　結城吉之丞
者来見乞字贈潤筆金四兩二步曰某住新庄與上
井又一善彼方病故不拜趨乃屬寄語・渡邉順三
郎来介醫人辻井意川相見乞字既去嚴吉曰初意
川悪先生曰彼至此地僅數日即遊妓院耽酒無度
且與骨董師交亦作市人之行決非端士也順三郎
聞之不平曰旭翁惜酒甚又不聞其與骨董師交抑
公所謂旭莊者其人有顖髮乎年幾何乎曰有顖髮

年近四十順八郎曰公誤矣旭翁無顖髮年既過知
命公所謂即藤田蕉陰也意川赧然故来謁云余與
蕉陰皆住浪華富山人皆呼上國先生混二人為一
人前日狂詩或由此也　已牌揮灑至申上牌休知
道中将来磨墨　嚴吉等四人約晩涼游神通川去
蕉陰来介骨董師菁莪堂者相見乞字　嚴吉別使
一媼来前媼去前媼頗敏然以家有夫請帰不已余
告諸嚴吉故也後媼勤慎大愈前媼　昨日屬嚴吉
發寄田代琴岳柬（内包寄懐詩及與竹潭柬）嚴吉報今朝發矣　申

下牌嚴吉来即出主税從留知道中将守舎至馳川
酒樓大宗獨在焉曰北川高木二子以有事去矣大
宗導度橋北行数町嚴吉曰此我鄉北里也大宗勸
入一家曰此名吉川屋本地妓院中巨擘然地震火
災而厄後結構未完觀数室出北行一町人家秩田
夾路右折（以下不復辨東西唯記左右而已）取微徑槿籬茅舎村趣
可怡左折又出于田間藍蓼相接右折稍入林間村
舎斷續最後一家庭廣而淨有池緋鯉無数側鑿小
池十餘而種錦魚池上置連架陳盆卉数百籬外更

種樹竹又鑿池種慈姑池西隅有亭衆客坐焉皆大
宗所善乃相就店主人羞茶客皆估人一僧在上頭
揖余共語時日没風絶熱不可堪出西行樹間左見
一水即馳川下流界水多樹田家隠現曲折数丁過
林間出于神通川渡口假店無主有榻一妓一僕坐
焉妓即前日酒樓舞者名阿駒大宗問僕何故在此
曰為客所招期會于此也酒樓厨奴追至致酒肴大
宗呼店主命舟未至妓讓榻坐余更借一榻衆踞以
行杯妓及僕立望川上曰何旪大宗呼僕曰追客来

至借妓卿不必貪花費也僕唖曰諾令行酒約曰客舟至即去不許濡滞余戲吟曰佳人邂逅長堤上廚僕走追喬木間既而我舟先至皆上焉僕曰期而不至客違約乎衆逼妓及僕入舟時月初上金波蕩漾滌殆粟肌皆劇飲溯数百歩至前日出舟處霖後漲勢方壯青林白沙夜觀勝畫忽有自堤上呼者曰壺返乎僕曰客也衆恐妓去欲更約留之僕既棄興詈呼者曰期而違曲有所帰来去衆喜使妓鼓絃曰勝蘇游澗簫矣既而悟使妓僕即大宗之策也余曰堤

上呼者一段甚似院本嚴吉曰陥敵術中如是用諸戰必為擒矣又溯数丁川右見一行樹木大宗曰皆櫻也我境春游之勝在此出舟上右岸行樹根小径左臨水上見小舟無数依涯二丁許出于街右人家左列松又一丁出于舟橋所謂神通橋橋西人家千餘云東折渡橋其状不異越前舟橋詳去年瑣事録唯水之廣深比彼殆倍舟六十四隻上横数板幅可七尺男婦坐舟首納涼者数百人水聲鞺鞳可怕而撥舷洗脚者自若橋東岸一店以香魚鮓名大宗欲供余時

飢甚大宗先走進返曰無自街中間左折度小橋有郭門入焉左城濠右士人所居濠廣二十間許隔此見堞過城南門前二町入街数町過八川屋戸外呼主媪語投其對門肴店大宗出妓阿念及八川屋妓数人歌舞既入街熱甚蓋以初過冷故也阿念氷見以来所識視具扇即余今朝所書乃知大宗使之預俟焉子牌去月色如畫嚴吉送至知道中将将寝以余帰辞去　今日大塚新左衛門来告明日赴高岡不値

十七日

脚夫来致如水兄弟本月十四日東披之有室氏五月八日柬二通二十三日柬一通披室氏柬有玉江青浦柬如水云竹潭致十日尊柬始詳先生方在富山令郎君柬兩度至以尊蹤無定故久留之今日送上又云金澤某氏庭有古松幹罅脂滴視之朱也獲朱頗多其淡者悉為沙金敢問何異室氏云公輪島所發柬至然漆器未至高岡所發海鼠葛截至矣本地陰雨前後百三十日米一升直百六十錢餘物称

之加金價日賤錢價日貴都會居不易僕早晚偕隱
田舍耳玉江云金城出尊柬謀馬子吉件尊喻精確
無遺故將從尊旨使金城秀民柬古谷道安也馬子
吉四十猶有童心之謂何馬子吉曰某去留未決唯
僕先生歸丈云前月四月水戸喪士就捕者四人載之
囚轎而東下觀者数十萬　順三郎来乞字既去送
煮有数盆乃招寺主夫妻及窜相共食寺主亦贈肴
先是蕉陰借金二兩又乞書屏風二雙或曰彼方
窮必不致潤筆不若辭也余曰寧人負于我我不負

于人乃書今日蕉陰使人来取之東主税曰屏風他
人所屬我將促潤筆呈之　齋證来曰僧公車將来
謁使草先容　夜嚴吉大宗来謝嚴吉曰明日請枉
駕
十八日
裁與室氏玉江馬子吉柬大意云我將路于飛州而
歸此柬到後有欲報我事件須發柬于宗師劉石舟
氏也馬子吉須以中元後二三日迎我京師又裁答
如水與竹潭柬録近製詩贈如水兄弟合封之表書如水名

壽平来請臨余以疾辭曰強臨　隣寺葺瓦数夫立
屋脊忽聞如仆墻聲少焉絶叫皆遽下余使嫗視報
曰一夫墜足折頭傷蓋死矣　結城吉之丞来介上
井又一及新莊人小助相見又一數年来書信往復
而初接面小助曰某前年既謁三子贈酒肴余以疾
將使主税與之飲三子固辭去　朝来下利十餘行
委頓極至申牌使主税致三子所贈酒肴於嚴吉氏
辭以疾甘泉来曰嚴吉父子新居未完以欲請先生
之故十日来嚴促工人僅竣事而相告其意良厚而

先生辭之大傷人情也某既具轎夫矣乃不得已上
轎與甘泉往西北行七八丁既至嚴吉見曰家翁與
主税出迎矣嚴吉宅百物皆新敞而凉無蚊大愜余
意謂足以養生焉其父歸供酒其母妻見少焉永福
寺僕来致芳尾健吉所贈酒肴余不把杯又不下箸
横臥觀衆飲食時發一言而已戌下牌返主税分贈
酒肴于永福寺主甘泉亦去余獨留宿更下利七八
行　今日朝晴午前過雨無幾霽申上牌大風聲如
炸砲屋瓦飛落而從至陰晴如月夜黄昏前止

十九日

主税来致竹潭本月十六日柬〻曰十二日深見幸之助来翌日赴浪華矣十三日富山人甚左衛門来致尊柬亦翌日去松生以本月十四日自上國帰

主税與嚴吉出訪蕉陰午後返使主税帰守舎先是甘泉来曰夜来豚児與知道為先生守舎今日有事願返之　市郎左衛門来　興津玄室来乃屬雇按摩師且乞半夏瀉心三貼　文次郎来　壽平眎其所蔵文文肅公書幅（結屋正臨流水開門巧對長松　為侍神芝三秀移居華蓋西峰）尾書文震孟書法瘦健絶不見家様真物不容疑也

黄昏帰永福寺壽平送至　嚴吉来　寺主夫妻歎其子寧相不喜學使余勧之為話故事

二十日

嚴吉来　屬前日所作與如水柬于嚴吉發之（今朝追加）蒼竹潭柬又屬與琴岳柬（柬問前柬浮沈且訖與旭村柬）　終日為嚴吉書屛風四雙餘綃紙二十餘幅　大宗来盖西瓜味比南産頗劣　嚴吉姑子稲垣果来見嚴吉曰此敝藩樂工也乃請吹簫二曲　市郎左衛門携芳尾氏

舎人中島屋某来見以健吉言乞字　蕉陰来贈潤筆金四両乃折其所借二両券　稲垣碧峰者嚴吉親姻也余舊聞其雅尚今日来見曰某昨自遊越後帰彼地人皆跂望先生来　寺奚名陳馬常闞無人入我室数日前主税亡銀幣余意其所為今日梵嫂鞫之初吐實凡数款乃逐之

二十一日

卯牌下利七八行乃柬市郎左衛門辞今日遊（昨日約游）芳尾氏柬託嚴吉送之既而嚴吉来曰市郎左衛門常

不在彼若晩帰初披尊柬而芳尾氏既供具以俟則憾焉更柬中島屋報之何如余曰善乃使嚴吉裁柬曰聞昨足下與北川子訪旭叟有明日訪芳尾君之約既而叟下利十餘行辞於北川子矣意彼人不在家故申之足下也使媪致柬返曰彼人不在芳尾氏讀之答曰向者聞先生病不能臨今者承既痊將臨幸甚然敝廬今日多冗願卜他日嚴吉曰誤讀我柬也余曰兄今朝柬我〻使主税讀茫然不解兄柬自難讀宜自省莫尤讀者　壽平来　齋證来買肴供

余乃飲之　書芳尾氏所乞屛風等三十餘紙　夜
齋證主税等飲于主人室乃招嚴吉飲之（以其獨不飲）
甘泉父子知道來甘泉勧服五香湯乃買三貼知道
為余按摩　夜半後下利三行
二十二日
齋證携公章來見　市郎左衛門大宗來約晩凉散
歩　甘泉父子知道來　文次郎來　甘泉見歌人
某・嚴吉來　謂主税曰吾子初每日授瑣事録必
喜曰得益矣今反之何也因數其心行不如舊數事

曰前日吾子慽我不弟子視吾子吾不明言其故實
為此也　申下牌市郎左衛門來介石田金助者相
見遂導至芳尾氏主人供酒田近健助者見余以病
不飲食唯講為主人所書詩古律七八首疲甚酉下
牌飯出既而主人欲導游酒樓余不可止乃辞帰金
助健助送至
二十三日
卯牌下利数行　市郎左衛門大宗來　後堀去前
堀來　或來致大塚新左衛門柬披封無柬唯書前

日狂詩更加新作二首傍有愚弄軒主絶倒山人跋
庵先生評賛揚其詩而醜詈余市郎左衛門視之曰
柬表書派新左衛門手蹟奸人瞰彼不在欲嫁怨於
彼故假其名先生元無怨仇於土人奸人本意欲攻
嚴吉先生去将以不能留先生為嚴吉之耻也所謂
一計害三賢者可憎　昨夜主税述嚴吉不悦余從
市郎左衛門之芳尾氏之状余曰北川芳尾皆嚴吉
所薦朝薦夕阻不亦甚乎今日市郎左衛門極誚嚴
吉父子無禮疎人情余始知其有隙欲使甘泉喩嚴

吉遣主税招甘泉不在　昨日甘泉曰明日晩凉請
枉駕申牌欲與嚴吉往使主税召之不在既而知道
來曰甘泉今夕赴人招請卜他日余曰我欲賂甘公
故今朝招之而公不在公願帰路過知道去甘泉來
余述北川髙葉有隙之状甘泉曰嚴吉未知北川慽
己也而慽先生甚我且為先生喩彼莫慽而後共謀
北川氏件余曰嚴吉猶然乎此地頑固可想我此行
一依嚴吉氏無二心焉彼若不憚我将去無復依他
人之念師善通我意甘泉曰俟我明日報　齋證來

曰明日請為我書屏風　夜寺主夫妻屬宰相於余
請携至浪華
二十四日
甘泉来曰昨夜與巖吉父子往復辯論終皆釋然彼
将来見言未畢壽平来為余謀曰宜先定發程之期
乃以二十七日為號且唱曰二十六日停筆　齊證
来為東嵓瀨大村屋莫四郎乞書屏風又見公章為
書巨幅　市郎左衛門大宗来大宗贈麦飯　為甘
泉作書又贈詩（詩載詩集）　未牌将至佛殿見堅輔與主

税坐乃退主税尾来出竹潭二十二日柬々曰先生
以堅輔父頻思兒且堅輔亦有病故遣之歸然堅輔
既痊切欲隨先生更勵志業行故復拜趨願為我容
之余曰此愚弄我也我欲鳴彼罪於正安及竹潭黜
之而三子（蘆鄉嚴吉主税）交為彼謝因託言彼父思兒彼亦
有病遣之歸矣然恐彼深姦他日或欺竹潭復令竹
潭謝我故使彼書證券曰某竊披先生柬黜竄字句
又欺先生以既託金澤人發柬而匿柬又屢欺諸君
先生欲鳴其罪亦宜矣某敢恨之然三君為我營救

請先生柬竹潭以老父思某某亦有病為名放其歸
誠莫大之恩也而今以所為名為實豈非愚弄我乎
勢如是唯當出彼券送示竹潭也主税曰彼毫不解
事其且喻彼就館舍而謀之堅輔去遣主税于巖吉
氏報之不幾堅輔来余意其未知主税在巖吉氏使
宰相告之堅輔直進至余前大聲曰某無所宿窮甚
願留焉余曰吾子未可得見我退矣退矣堅輔益前
曰主税無狀余掉頭曰我不欲聞主税事退矣退矣
堅輔猶欲言余作色于寺主室堅輔去乃使宰相召

主税返堅輔復至少焉壽平来曰昨日来屢與堅輔
語實妄人也恐生意外變使一人護送之金澤何如
余曰善策也乃使壽平諭堅輔曰我将使一人送卿
我又為卿柬竹潭為卿地卿宜速去乃作柬曰我遣
堅輔歸有故也翁豈不知之而復使堅輔来亦何甚
也翁老於人事而為如是擧措我實憾焉今發一力
送堅輔于翁許翁宜附堅輔于正安而取證券附我
伻也云云堅輔請改有故二字壽平曰前柬無有故
二字故吾子欺竹潭又自欺而来矣竹潭詰此二字

吾子宜竊白實使竹潭謝尊翁也二字錢葉難更堅輔默然先是堅輔低回于氷見富山間十日而始歸晤竹潭富山捕手意其為姦令逆旅莫留之昨夜嚴吉竊屬之八川屋唯限一夕故今夕無所宿也乃使嚴吉東八川屋而使主税送堅輔焉且謀雇僕夫一名明日護送之　嚴吉來余述市郎左衛門件曰吾子須為吾強與彼和

二十五日

昧爽送堅輔者至余曰猶早我東未成且俟于八川

屋乃裁與室氏如水白華權代屋六郎右衛門東與室氏東屬之如水先是白華東薦余于泊驛人某及越後相澤秀碩至此以止越後之游返之白華也辰牌復與堅輔至乃附東曰吾子宜附堅輔于竹潭使竹潭就堅輔父取證券一通歸也宰相為堅輔請面別許之復曰宰相請更有故二字余責其頑拗并不許面別宰相懇謝乃引見堅輔曰某追至浪華請仍舊莫棄余曰吾子畢勵志革行事親能孝吾子不謝我將赦之若猶今日則追我於浪華我要赦之且歸事親一年攜尊翁我兒能孝四字來我將欣然受之我恐吾子一年未畢必為親所棄耳堅輔再拜去

嚴吉市郎左衛門大宗來乞字大宗贈肴市郎左衛門贈酒嚴吉竊告曰今朝大宗和某與北川矣　岩瀨人大西良左衛門者來贈東脩及菓子請受教以疾不見約明外日來而去先是嚴吉為良左衛門先容云　高月村專称寺蘭溪使人來贈金百疋且問我游期余以越後之游止故不能便路相過報之而贈書扇　富山文學大野欽一郎我故人也近得讒

被幽不得相見乃因嚴吉東之贈秋月川茗二葉且錄似近製詩数首中載一絶引曰余才思日退加多病久矣無驚人句也近作馳川酒樓一絶詩前見捧腹生者次韻嘲余曰字似蚓蛇詩乳臭厚顏敢過神通橋嗚呼生莫知我者乃依原韻賦此齒牙踈豁髮飄蕭詩句難教人意消捧腹生莫知我者厚顏敢過神通橋初嚴吉等憾余不解嘲余素無與人爭短長之意既而聞儒官杏某輩所為固與欽一郎相惡者故錄似焉他詩皆余述衰老無抗人之心者然某輩方欲以勝為名恐更揚謗議而已非所

論也　夜嚴吉拉主税宰相去甘泉蕉陰來忽聞鐘聲四起呼曰隣寺火寺主夫妻蒼黄不知所措撼宰相不歸余走出問火所既滅不知其所皆呼曰滅矣乃返坐移時門外救火者塡塞街中大呼火何處防火卒數隊具儀衛叱喝而過蓋來先寺者檄火僧既滅之杜門匿之而不賄防火卒故陣其門前以將撿火所為名不肯去與僧相難夜深散

二十六日

嚴吉來　市郎左衛門大宗來　蕉陰介宮腰人清

水又五郎相見荷汀族也請從高山之游　□大宗贈麥飯乃供諸客　與嚴吉謀將贈書有勞於我者市郎左衛門以下七八輩作書數十幅　市郎左衛門介一人相見乞字　芳尾健吉使姪某來贈潤筆金六兩　壽平來　黄昏前從壽平至其家浴且飯戌上牌欲歸偶壽平姻佐向和平者至壽平使之送余近寺門遇主税來迎　甘泉來曰宰相既理行裝偶有至俗物阻之其人係本寺檀越不得不聽寺主將使某諭之言未畢一人來求見乃使甘泉接之其

人即將為我僕從送我高山者甘泉定其賃曰彼則擔兩擔者（兩擔見前）明日將名轎夫二名定賃余曰此件壽平嘗言之願師與彼謀莫生嫌疑曰諾　和平將扇既而去

二十七日

大西良左衛來見乞詩正　文次郎來　嚴吉市郎左衛門大宗高木文次郎（不書姓者係稲波文次郎）高木三郎平（文次郎宗家）來先是余為大宗作十六日紀游七古一篇（十六日游見前）今日將書之巨綃大宗欲享余酒樓壽平竊

告曰學館生悪先生者衆多日夜覦先生釁切莫近酒樓妓席故今朝柬大宗曰夜來下利不能遠步近地則唯命大宗乃改議游清水崇聖院（清水街尾地名）巳牌余與市郎左衛門等出嚴吉主税以疾守舍北行二丁東折二三丁街盡渡板橋即馳川上流野開林平風致頗佳橋東人家數十將盡處有渠沿渠北折右見人家在樹林間一丁許至崇聖院巨松當門青苔敲庭蓋曹洞宗借北廂而坐頗清淨戶窓洞開風自木陰生然房內時聞婦女嬰兒聲良久大宗吉右衛

門大宗従者先是屢相見至二僧見一名菓石即太宗妻父也
一名文成文成賦詩贈余余書絹畢大宗喜供西瓜
北地西瓜大劣南國而價貴先是屢食氷富山三伏毎日賣氷
余謂置西瓜氷上必好今日太宗始従之衆劇賞既
飯二僧去大宗使僮招嚴吉主税終不至余欲贈嚴
吉書屏風一雙乃書焉三郎平亦乞書余以吉右衛
門奔走有勞為書一紙中牌大宗供酒余以不能飲
與吉右衛門出北行田門一町出于街東折二町街
盡一水北流蓋融川支流秩田夾流沿而南下一町

許路心清泉沸揚巨桶匝焉高平地數尺缺一口而
注下水上設假店衆客駢坐婦人數輩投糕及諸菓
于桶中掬之蓋客攪撳不已而不濁借磁椀飲太甘
冽返溯流南行隔岸見墅莊相接皆新構也吉右衛
門曰此地舊幽静近年好事者継營恐後反成喧襍
矣西折二町許至未時沿渠南下處帰院一周七八
町云大宗初欲晩涼浮舟至此以市郎左衛門三郎
平文次郎先去止獨留余將供香魚炙日没肴店以
魚香魚辞更羞如麺魚者亦神通川產西上牌與大

宗吉右衛門出至晝間出于街處西折至融川上有
坦平處疎松成行左見橋右折沿川下二町許出于
松風亭前岸北折入大宗家其妻及女見大宗曰某
年五十荊婦二十二継娶也女十九義女也其壻亦
見復供西瓜余以不堪飽促帰大宗吉右衛門送至
將贈酒肴于嚴吉主税不在而甘泉壽平在焉步間
嚴吉主税帰曰出迎不值也甘泉以宰相件留蓋寺
主使宰相毋及寺宰諭檀越不聽且言旭莊者非端
人甘泉公何以留之貴房乎甘泉聞之愠將與之論

避不相見議論不決甘泉遂宿寺主室　今日清水
又五郎来贈茶及菓子不值　蘭溪使人来出聖像
二幅乞賛東曰金百疋薄充潤筆

二十八日

蘭溪伻来乃返聖像及金曰先兄以来不敢賛聖像
敢辭　大宗使人来返昨日所携文房諸具而送西
瓜　白華回音至　嚴吉来終日會計厨費及逆旅
肴店酒肆諸費召後媼糺簿所載且命奔走　大宗
来贈麦飯　越飛之界有閑無券者不得過焉壽平

既告留余其家於奉行局然士人無為旅人請過關
券之例故使舊館人（即八川屋）請之今日館媼來問過關
人數及發程期答曰猶未決且俟明日　市郎左衛
門來　與嚴吉議定明外日上途　壽平來曰欲設
別酒請臨　申牌至壽平氏主税從先去主人設浴
既而供酒送堅輔者歸致竹潭如水六郎右衛門屺
音及堅輔柬曰彼公（謂堅輔）似有心疾比至小杉忽曰
我欲返與主税決曲直　于先生前而先生偏黨主税
則我必斬二人矣踟躊不前某百方慰諭始行至高

岡復如初至今石動以無宿債借某金一朱終不返
之聞其前日往來皆棄轎其費蓋不下金一兩而不
顧窮至無宿債其心疾明矣竹潭云貴伻送畑生至
先生數某再遣生於生先生許實不勝惶悚某年六
十為小兒輩所賣之謂何某留生我家而召其父不
至其母至乃附堅輔焉婦人故不書證券然某及貴
伻在側即證人也今後堅輔有變先生莫與知可也
如貴伻債正菴蓋將發柬浪華奉謝也今日且屬某
代謝如水云前日尊柬今朝既送之浪華矣今日尊

柬將俟後信又云賜尊作二絕句幸甚前日富山人
來傳尊句曰午熱盛時來賣氷今視所賜作六月中
句未賣氷疑係再考乎將誤書乎敢問六郎右衛門
云春時先生約賜詩願飛州客舍一揮見惠不腆菓
子一筐謹呈左右堅輔云某千恨萬悔矣將改心請
莫遐棄家翁將他日柬于浪華奉謝也今日且恕云
云主人使婢召嚴吉及主税余屬取西瓜返食之良
久嚴吉歸曰主税以無守舍者不來戌上牌歸壽平
送至　寺主告曰今日茶木屋某等為兒周旋將説

檀越使兒從先生也然檀越或將憾其言不用則使
兒後先生四五日追至高山矣明日將屬嚴吉紹介
行束脩　主税請金乃附一兩

二十九日

大宗送浪華酒一卣及蛋炙柬曰吾甚欲先生手柬
故送此以弋之耳乃答謝　嚴吉來　與主　會計
本月朔後金銀出入　嚴吉致潤筆金十五兩曰原
二十二兩其七兩則償諸費矣　大宗來余曰昔浪
華一先生厭人荐贈微物以弋其手柬乃書謝辭于

燧木上獨贈金者書紙以謝吾將傚之大宗絶倒
四柳義太郎来乞字乃留之宿　昨日一郎左衛門
乞書三扇時既洗筆曰待明日今日大宗述一郎左
衛門不平狀曰彼翁善怒請強一揮予曰朝來吾欲
踐約然不見扇故未果也敢侮老成人乎大宗親買
三扇既書一郎左衛門来歡笑如初　前日旭宗東
乞返其稿予荅以不見昨日嚴吉返我隨筆稿在其
中今日批之托義太郎送之　大宗曰臯既艤舟於
神通川願一献主税曰高桑翁欲飯我願後往乃棄

又五郎告明日上途又五郎来與義太郎守舍予與
大宗一郎左衛門出過鼬川取生路右折数丁入街
街盡復沿川下又右折路于田間北行上石堤即十
六日集舟處下流二丁也堤下一舟載一客二妓一
婢一舟子乃即焉客姓竹村忘其名妓其一即於念
也大宗供酒時日將没水風冷凉初坐服袷衣猶怯
冷大宗返其僕取冬用羽織衣予滑泥数次黄昏後
至渡口主税自岸上呼乃迎入溯至前游出舟處上
流一丁外水駛甚舟子上岸曳緪猶退数度瀨響如

驟雨而涌波夜光終上南岸竹村某獨留舟望紙燈
来往船槁相距可百步左折老樹蔽空闇黒如漆唯
樹根白沙一道沿此東行入城内有岐一郎左衛門
別去路稍廣坦左傍濠曲折数丁出城門度橋直北
行路益廣如砥一丁許又出門左右卓柵蓋表城逵
也柵外即街二妓別去予及主税欲飯大宗曰既遠
肴店如之何主税曰鬻者高桑氏婢誤傳主旨曰請
来飯既而聞其無供飯之備唯問我閒忙耳故来往
大宗曰我未識高桑新居從先生訪之而乞飯誠上

策也乃至壽平氏主人喜供紫蘇飯既而曰先生明
日午前上途至経力地名何如彼地相距僅三四十丁
且有温泉送者皆將至焉過関券當至明日午後而
成也予曰善嚴吉自予寓帰予曰公槁梓詰朝来為
我理行務曰諾戌下牌帰永福寺大宗途別　恕山
去恕山又五郎別号以下用之

晦

聞飛驒途險而村落稀疎雖有驛程非四五日前相
報則不能具人馬故與甘泉嚴吉謀傭轎夫三名別

托脚夫氏送駄物卯上牌脚夫車屋某令人来取駄
物。辰上牌壽平父子来　寺主曰昨夜檀越會議
許豚兒從先生去今月午時願開祖宴　典義太郎
會計發氷見後金錢出入　寺主曰某妹嫁遠地者
凶信至故止祖宴然兒則當陪發　巳牌知道以將
從予行裝而至　大宗一郎左衛門芳尾泰蔵健吉子
田近健助甘泉父子極性寺按察石川熊太郎宮口
三村蕉陰等以將送於經力集甘泉曰寺主初以妹
喪欲止祖宴然親故皆以既命酒肴不欲中止將開

祖宴先生請遲々壽平父子從予曰轎夫既遲送者
既群何故復濡滯也予以衆議不一不堪悶大聲曰
我欲與主税理装而諸君呼彼使彼不許須臾在我
側也我以何得發乎且過関券未至諸君欲留主税
待之矣彼我從者也我至經力左右無使令之人如
之何一郎左衛門曰泰蔵父子欲開祖宴既送傳厨
於街曰安樂院先生且赴彼地甘泉曰寺主以其兒
故甚欲先生更一宿焉予曰若從公言高巣翁必恨
其言不用甘泉曰我當喻彼父子勿過慮大宗曰此

地肴店多遲緩寺主有命未必登時割烹也走一力
停之而赴安樂院何如甘泉曰善衆曰先生棄轎赴
安樂院吾輩送以成上途儀而後去留唯意是併用
高巣甘泉二君說也乃從之健助獨辭去予棄轎出
衆送之過寺坊曲折不辨東西初南行半丁若折杉
林夾路諸刹相接或疊石作墻如城壘苔蘚厚密太
幽淨左折數丁又左折而右折又左折凡七八丁人
家盡秧田夾路一丁許右見一菴即安樂院也下轎
入門庭廣群木遮日平苔如蘚有池草石樸雅上堂

泰蔵先至拂拭以待院日蓮宗唯一僧栖為室曠而
凉土人常借納凉佛像六七百軀限以一屏風陳酒
肉而不顧泰蔵先觴予既饗而後揖餘人進之傳厨
本有五六人之具而下箸者十五六人須臾喫盡別
魚飯衆歎々一郎左衛門以官事先去予及蕉陰作
書畫將闌之甘泉大宗竊抽之去衆益慍八州屋主
婦携雛妓來別餞巨桃十七八顆此地之果前日買
桃大不當此三之一而一顆值二十八錢此應不下
八九十錢矣既而衆呼饑走去唯恕山知道義太郎

從予留嚴吉約送飯去然終不送皆午睡忍饑忽有
一人走入皆謂飯至喜而起其人曰乞救我命問何
事曰某甘泉僕也我主命持先生畫三幅某不知是
寶物也置座上為人所偷我主怒甚將斬我請救問
有紙乎曰無皆哂其癡慰帰未下牌步返永福寺壽
平在室曰既行上途儀宿亦可乃解裝首飯三子
囑恕山今後途中會計先付金若干　寺主曰豚兒
將送喪後先生数日而追及　大宗來謝　嚴吉恕
山知道義太郎皆宿予室　寺主問曰兒至浪華後

書信往復托何人而可予曰無若金澤角屋莊次郎
乃為裁典竹潭東付之又問大坂諸生諸費何如予
曰一年飯費金六両師家謝金一両油炭筆紙墨理
髮洗身更衣買屨等凡三四両乃錄概略示之　今
日蘆卿東返前日所贈書一幅曰押印未也乃責主
稅托義太郎返之　一郎左衛門贐海參三村贐紙

七月朔

昧爽轎夫二名擔夫一名至昨日嚴吉曰每夫賃金
二步計一両二步加酒錢二朱則可　昨日甘泉有
送到二日程之約既裝而俟之天明始來曰法務儀
起不能踐約唯應送耳　卯上牌上途主稅恕山知
道從嚴吉甘泉予廣（窄相字以下用此）義太郎送寺主夫妻
厨媼別于門內過安樂院門前南行左右皆田稻初
著花而田水悉落轎夫曰北地六月之尾已乾田甫
後唯祈晴耳予曰南州火田種稻名允田數淡泊無
味吾食加越能三州米恠其頗類此今解矣六七丁
有村名小泉中間有岐標書左布帝右飛驒予謂主
稅曰我東西足跡至此止矣自此西南則每步近上

國也西行回望立山覺抽霧表初疑其高遜白山今
日始覺更高焉路平多細石磷磷觸足甘泉使知道
先至土川村借茶店曰此至高山三日程路寡行旅
民家過半不設藺席唯有板床耳非使人先報則不
得入行十四五丁路右樹林間見孤店知道迎入焉
甘泉以余不飲供末茶為別乃乞茶及菓子曰前程
窮苦可想不得不預蓄也既而皆去乃上轎斗餘丁
出于水上沿下類（穀）丁有舟橋水廣可十五間舟唯八
隻人家四五地名徒美水清風冷皆佇立稱快行田

間数丁稍入林間人家断續地名出雲宮灌木夾路甚似日光道中蠅蚉乱集揺扇不去傍観者互嘲謷痕如灸點村名大久保一店庭上新引水頗陰凉煨蜀黍賣之乃徴憩口占一絶到處不堪蠅蚋咀今朝秋令更煩暑忽逢孤店引微流下榻喫陰煨蜀黍出二三丁渡橋水淺而急群童方弄舠稍入松林極目平遠燕草莽蒼富山至此既三里餘南山稍近風絶炎甚地勢微下復多灌木地名界谷即富山金澤分界處又四五丁至笹津驛投路左店而食且瞰出店左右山益逼五六丁出于神通川上

轎夫曰自此至高山終始傍此川也川實溪也然用邦呼両岸相距七八十間水心大石數點水激之大聲匉訇雪花乱翻右川而遡左邉往〻見奇巖山脚侵路巨石兀立視之小石数萬所聚結前後十四五丁無石非此也雖一拳石其内必含許多小石甚矣化工之好奇也過落川瀬岩井根足尾等村皆瀕水之地種巨竹或老木以護岸而左路所種無花果居十之八至芋津村路右有小祠萬木環圍轎夫憩焉左有溪流皆洗足余欲旋涉而上隴偶一田翁過前顧曰公欲

觀山乎予疑其問漫應曰然翁曰来從之数百歩翁曰此處恰好乃止顧川之東北奇峯挺立如筍者五六翁曰他邦客来観山者不絶我常導之隙田数頃下瞰水之前岸巖如屏風者正立其根有竉緑波盤回入而不返予凝視久之下就轎夫問焉答曰聞伏流至八戸而出八戸距此半日程萬山合沓無能窮其實者左右山微開水田数十頃有村名野〻尾尻地形似耶馬溪山姿不及而水流勝焉路左之山微流走下入川者不知其数或成飛流緣数十丈巨石而

下大聲轟轞雲崩雪翻小矼短橋比〻相継有村名松尾行十七八丁忽下坂五六丁出于水邉水平而廣疎松一行瀕水而立其下青草白沙亦一佳境有村名寺津下轎步越坂両山皆高可二里矗簇如削成水穿其間廣可七八十丈路属山腰離水可千四五百尺正臨其上萬木如簀水甚逼則唯聞其聲耳時自葉罅下見或雪走或藍瀦不覺生悸路幅可四尺而左與絶壁鄰近年鑿壁根引水作渠路如馬鞍目不得暫游幸平如砥細沙愜鞋渠上每二三丁架

板橋而前無路恠之偶牽牛者来不得已却走就橋始悟以避牛也望隔水山腰亦有路所謂中路者初聞飛驒有東中西三路而西尤平易壽平勧取此曰今夕宜宿蠏寺村也屬郡吏某東蠏寺豪民間兵衛者善待我今朝甘泉與轎夫謀以西路山崩石出勧取東路云忽聞雷聲于数峯南黒雲揺曳然不雨唯生凉氣凡行三十丁許渠源在他山與路別壁鑄往往有飛流落渠路為此決輙疊沙苞数十補之重足過其上或路為渠所蝕作棧代焉朝来所過竒以渠

上為第一不減紀之九里溪雲之神龜峡彼仰此俯観望之勢異順逆而此尤危嶮即所以尤竒也渠終即上轎路微下有一家轎夫曰即監渠者其側数人倚鍤而立前卓板掲書橋未成禁過客轎夫曰不渡橋則迂路七八十丁如之何主税曰不顧而行誰敢拒我余曰日暮途遠更倒行逆施自作孽也乃卑詞懇請初難之終曰破格許之亦不妨也出轎路盤旋陡下数百歩一溪東来會川焉溪廣可十丈両邉巨巖對峙高可二十丈橋架巖頭先是以藤作橋踏則

揺為途中第一危難近日代以板其製竪駢巨柱自両邉架起甚堅牢至中間用小柱彌縫之而横板其上下不用一柱世所謂目鏡橋大抵用石而此用木即所以異也立橋心下瞰不堪戰栗既渡回顧板猶新如一片素虹拱空中溪心大石碁布水自其稜角瀉聲如雷霆濺沫涌沲雪浮絮漂者数百歩以屬川矣山崩處蓋多踏碎石或七八寸或尺餘圭角如鏃者不絶而石皆灰白萬重億疊礧々下至水色靛碧處可百四五十丈彌望直立如卓梯石々相壓形

格勢梦以得不壞然每移趾似聞崩脱之響皆怖失色相戒軽踏山微開上坂山田数十頃種黍及烟草有村名吉野人家三十両山相距可二丁川屬右山根村屬左山根所謂瀼也初令知道先行求所宿而投焉知道絞衣曰路遇大雨矣田舎矮湫不待論也幸無鼓　今日行程八里向西南夜雨

二日

寅牌蓐食待微白而發朝氣冷凉始覺秋爽過原上数丁微下一溪劃路聲如驟雨渡橋左傍山脚右有

人家者三所曰伏水曰小井戸曰舟戸秩田如帶皆
引山泉川則低于田水涯峭壁對峙二十丈許上戴
喬木其梢猶未及田也溝澮下注皆成瀑布地勢微
開今家數十名猪谷有關設唯一小門左有監門宅使
主税就焉出富山吏所授過關券々曰大坂伏見坊
書家廣瀨謙吉及其徒高田主税清水又五郎剃髮
知道將之飛州須詳過關也監門手券問醫家乎主
税曰券書曰書家復奚疑監門曰善既出主税曰彼
不識字唯爲讀而已余曰善疑剃髮也隣川亦有人

家名西猪谷兩谷之關巨巖峭水心突起不知數衝
波擊盪怒白怒綠而路益高水益卑左右山崩處比
昨日更甚山皆蔚葱高四五十丁許而自頂至踵曳
一條白者既崩處也一里之間崩處多則十四五步
則七八或億萬碎石疊々相偎或地骨高厚數十丈
者露出小溪截路下至其頂而成氷簾隨處皆爾而
越中飛驒分界處名千巖橋崩處尤多隣川見二瀑
皆長數十丈而脚下亦有一瀑蓋地震後新成者予
曰此地山水本不危然非經地震安能如此奇哉轎
夫曰地震非唯添奇亦爲我輩善途矣何則初途直
臨水上趾外無餘地雖我輩慣過者每俯瞰惴然生
悸今趾外見石稍峡水隣足雖未安然自既不駭也
隣川望過西路者朝陽照背如不堪熱東路則山陰
冷涼苦樂迥絕轎夫曰晚行則相反危行廿四五丁
有關名横山飛驒吏人所守連柵繚繞頗嚴於猪
谷然不呵誰知道先入門與吏語良久喚皃入乃入
皆偃僂過吏前知道眎吏所授過關券々曰大坂伏
見坊儒人廣瀨謙吉及其徒三人有事于高山今日

過關矣知道曰飛驒國法逆旅不受無過關券者也
行數丁地名杉山舊有藤橋今則既絕越飛閒以藤
橋及籠渡爲尤危險處藤橋者横巨藤數條作橋蹊
此輙搖動如將絕焉籠渡者横巨緪三條於空中縛
其兩端崖角而以籠盛人繫于緪而引之距水數百
尋氷心石角如劍鋩逆波衝擲電擊雷吼行客無不
目眩神褫者他邦人聞此多停飛驒之遊予在越中
人或以此諫止然此行幸板橋初成而二者廢矣余
既以爲幸復憾焉又數丁地名茂住人家數十憩一

店既出見華屋轎夫曰此家富甲飛越去年官以一歩銀三両二歩兌小判金一両此家出小判四千両矣恕山曰然則家貲不下十萬矣路益危険崩處益多行里許渡溪萬木蔽天蓋寺跡也有孤店與川稍遠一溪自東来勢甚壮過店前穿乱石間唯見雪花翻舞而不見水色者百間許而達川一峯嶄絶直自溪上起路自峯左他山盤旋上四五丁右折既高於峯頂四五十尋而川自峯右趾来與溪廻峯三面峯青溪白赤川蔚藍崩處萬石崔嵬皆殺埜色一望如

繪亦一奇觀過崩處數丁路傍有石佛地稍下稍平有村名牧休店頭悪蠅螫人甚於蚊虻歐公謂蠅無蚊虻利嘴實未必然也憑川正見崩痕自頂至麓如瀑布主翁曰前山我飛北山中尤高者曲折上則二三里矣四年前地震時我家忽飛退一丈許然幸不壊時夜半也若晝間則人皆出在山溪間死者當十倍焉俗曰天道不殺人信也余問爾時何如其家人皆出答曰唯疑天柱折地維絶人物界無復噍類耳目所視聽唯念佛耳震凡百餘日初日尤甚後稍減

余問翁年答曰猶少余曰與我何如曰奴七十九也春来風邪未痊故未至前山頂恕山笑曰翁健且容貌疑與先生伯仲而長二十六歳此地百歳以上人必多翁曰然轎夫皆午瞧移晷而出七八町渡橋地名漆路傍立木標書距高山十里（木文即百年前縣令長谷川氏所立）行人加ノ為千又十餘丁村名二谷地勢稍下與川近主税等浴焉又稍上三十丁許村名無水以地高不見川故也山皆峭峻青㨂雲間蠅蚋益多拂且行泺得佇立又数十丁地名吉原山脚有平地数頃見

非痕而蕉轎夫曰初有人家地震時為巨巖壓而壊人殲焉入林中巨木蔽空路陡下二三丁出于溪涯有茶店昨日来沼路過見槻板者（槻邦名結耶木）板長六尺七八寸幅半焉厚可四寸凡五六十未畢余曰必土氏献東本願寺者至此店側見方裁槻枝土人曰初水涯長林一帯皆大木也槻尤大以十人手圍之猶未周三四十年来祭為神近本願寺災人或謀斬而献之然以神故憚焉偶有未曾有之洪水槻自僵我輩皆悦曰神亦仰佛德矣主税不悦曰此倭佛者妄

説也轎夫請曰前路太危且步店以南又上臨川崩
處尤多踏石而不踏土一轎夫曰地震中某過焉為
石被壓而死而甦至今胸悸瀑布無數蓋震後新成
者其尤廣尤長者則古來所有白塵間巖角高聳水
数派分飛中間有類牀處水墮焉而復揚皆十餘丈
其前老樹交柯密葉如縫深陰凄然加以水氣滿身
起粟有橋〻下浪花如雪掬之冷于雪行数丁左見
人家上轎路屬山腰復臨川〻上川廣数丈中有八九
嶼頂凸如鐫色参差五六丈上戴青草下拖白沙修

短廣狹不一而高相若轎夫曰舊一帶平岡為洪水
所墮成此狀矣下至平地人家夾川左萬餘户右三
倍焉所謂舟津驛也西市間舊有藤橋近日代以駿
雙橋結構未畢橋距水可二十間巨石破水而出深
而清連樓枕岸而起者数十亦消夏佳境黄昏投逆
旅今日行程七里午未之交地益高寒土人不識蚊

三日

昨夜轎夫宿他家寅牌遣館人起之至而下踟躇俟
天明步上途西行五六丁至山下南折人家盡右山
左國一溪南來傍之上数丁溪狹而深而急路稍上
山稍昇回顧昨日所過諸山皆自雲背抽翠色如滴
而雲殊白埋谷漲溪皚如積雪良久蓬勃漫天萬象
皆失則雨大下投路傍農家避之問地名曰寺林久
之不霽上轎而出右見数山姿狀温藉不似從前當
崖溪脉稍小有村名松山視道標書距高山六里霽
乃步地稍闢稻田相接村落断續始覺風土大變地
名山田休于村店出則入山際微上又有村名陶山
更上七八丁一步高一步名赤坂萬木蔽天冷凉甚

傍見微流掬之奇冽盥手少卞有孤店地名原午食
焉朝來轎夫以擔重自雇一力係越中產甚口余不
堪苦熱常使其人話遺聞話曰我鄉有孀母與女居
者贅於女婿美貌而踈生計為人所傭之江户妻頗
有姿首金夫啗其母以賄母強女從焉婿歸女告之
且曰妾無顔見郎願死婿曰我亦無顔於世與汝死
夜殺其妻及兒謂孽由妻母均死也不若殺之母別
居懐及聞其室不在天明乃走投礙確下水涸不得
死遂被執姦夫聞之自殺婿及母皆下獄當死婿以

欲栽毋礫於其郷近日事出店過山間十餘丁路平
秋花陸續忽陡下十丁許名十三本木坂至平地村
名東門前地大闢右見一帶人家所謂八日驛也取
捷路行田際十餘丁有一水沿而下渡獨木橋行潦
縱横小徑艱步奕感殆不可耐地名今村主税後不
見投路左店俟之移晷而至北地諸菓皆硬酸至此
食李頗美出店即上坂凡三十餘盤峻甚十六七町
至絶頂全山黄赤但有矮松下瞰邨落田疇纖悉如
畫始見遠山青入雲漢下坂半里至平地原野益闢

自出舟津不見神通川者五六里至此復出于川側
廣不過二十間然洄洑于巖罅深且急人家數十名
上廣瀬入路左店山泉注庭金魚游泳余好枕製低
枕遇偶枕貼紙者則肩強不能眠故常置枕轎中每
出手之至此不見向步下阪轎先走遺枕不省也此
枕桐從既十餘年不得不記出店東行溯川南折巖
平川廣而淺沙際有一怪石四五尺其頭三秀如峯
知道曰世謂此富士白山立山縮形也金森氏時欲
取之發数千夫然不動傳為靈石行数丁一溪東来

入川東折溯溪與川離三十餘丁至保木村店以冷
飩名知道曰此距敝廬僅三十丁家人恐不謂先生
俄至也必蒼黄今夕且直赴高山他日枉駕何如余
曰好出店左閭右田行数丁路傍張羅雀方罹焉甚
口者放之余援楊寶事獎之加越人信佛而喜殺故
爾又十四五丁日没路出於川則左川而上数丁渡
橋名弥生橋長二十間入高山過川端街至第一坊
投逆旅島原屋即甘泉所教然以客滿辭知道蒼黄
頻叩数家皆不應坐于轎中移時呼曰得館矣西行

数丁至安川街入逆旅中野屋平助氏今日行程八
里向西南　知道帰其家轎夫皆宿別舍居樓上狭
且暗烟氣衝目與主税謂厄不減宇出津逆旅之時

日間瑣事備忘錄

庚申七月四日

至對門待詔肆理髮主人曰某與牧野青霞相識聞其在京師下獄近日赴東都矣　轎夫來告別乃附雇錢金壹兩貳步及酒料金貳朱轎夫曰甘泉公曰先生將賜雇價壹兩貳步及酒料也今賜一兩貳步別貳朱為酒料則似猶欠貳朱何如乃出嚴吉證券示之且曰卿須携此帰示甘泉公而使公報嚴吉也轎夫曰諾因託返甘泉茶器及與嚴吉父子柬曰終

不出于西路故返璧某子與閑兵衛柬也以主税欲先帰而知道子廣欲從余故今日定議主税以三四日後上途報余近况于室氏且途過濃勢故人家報將來遊焉　知道來曰昨夜帰家毋及兄以某前日報先生將以初三四臨既洒掃而俟皆咨某不勸先生矣　知道出到甘泉薦余柬于諸家　去年高山人生井脩齊來訪曰先生若至敝境宜主桐山勘兵衛家也今日僧湘雨携勘兵衛來見曰別來無恙予余曰我謂公生容而有別來予曰去夏隨僧大夢謁于石舟氏矣余曰怂矣談及青霞件勘兵衛曰某今春在京師時中嶋棕隱義子竹雨（註舊姓名加茂与市郎）被捕遂載囚轎東下或訛為青霞也　知道返余告湘雨欲見乃去

七月五日

知道來曰某與湘雨勘兵衛議先生寓或云逆旅可或云寺院可不識尊意何如余曰逆旅可凡寓寺院取食于肴店借臥具于衣商償油炭及茶諸費于諸估計一人一日費不下金二朱加席費一日銀四五

錢誠為失策而髙岡氷見冨山皆不免焉此地若有善逆旅願决　湘雨來請評士人詩卷余以從來無為未行束脩者評正詩文之例難之湘雨曰此我社十餘人匿名稿也十餘人皆欲為先生周旋者願強聽之余曰諾湘雨聞余逆旅之説曰亦可與知道去

知道叔父僧某來見曰賤姪請從執事幸見許敢謝顧奴隷視之雖執屨提桶之役亦所不辭也余曰儒者之道主實行而不主空言行自執禮始禮自上下内外親疎緩急之殺始故年少者貧者不得辭賤

役其分爾師之言甚符我道請諭貴姪　知道来曰復與勘兵衛等謀貴寓件皆曰本地富豪恐不肯僦逆旅且本地有上下二部東街爲上西街爲下蹈角相爭如水火然先生若寓東部則西部無一人覷者寓西部亦然寓中間不上不下處上策也臨濟宗雲龍寺即中間之地宜定寓焉如厨務不得不委看店也先生以爲何如余曰素羇旅而行羇旅且從諸君之說知道乃導恕山至雲龍寺返恕山曰禪境淨寂大勝市閭　湘雨送鮓一皿知道使主婦雇二夫將

移我諸具于雲龍寺　申上牌余轎出逆旅恕山從北行街上三丁許路左多大伽藍則本願寺坊所及護坊諸刹也街盡地勢忽下涉小溪過秧田間數百步至雲龍寺門外下轎上磴地高一望殆盡高山依山從水邐迆十餘丁戶數七千云入山門庭空無塵自厨上知道先在焉引見和尚年可五十頗懃懇過數室至佛殿拂拭瞿々其側虛室三區余借其二室面東庭有池筧水淙然巨鯉游泳北有連岡接庭起勢坦迤草樹成趣絕不聞市聲頗愜意　知道奔走

借諸具于勘兵衛湘雨二子　轎夫乞雇賃曰願賜五百錢知道詰其貪遂與起逆旅使主婦難之遂減二百錢

七月六日

逆旅中野屋平助族中山屋平次郎来曰先生雖寓本寺然所以聞官以留逆旅請也平助病故令某告官且將爲主稅君請過關券也余謝曰吾子良苦吾留滯欲限八月朔何如平次郎曰不可宜限六旬而縮爲二旬三旬唯意余曰善既而復来曰某至吏局

吏無不知先生以初三夜至者因詰責何故不登記告久之始聞知府增田公得允復叱曰令後客至勿復如此般遲緩數日始告也又示過關券表載中野屋平助劄子此日某客廣瀨謙吉欲先返其弟子高田主稅于大阪敢請過關券裏載縣吏牒曰男子一人事詳本文高山役所印（邦俗謂吏局爲役所）下原口番所（番所即邏所）　朝来批湘雨等詩卷畢湘雨中所（相山勘兵衛號以下用之）来贈菓子　一人来見曰某富田小藤太舍人也小藤太使某白客年遊本保晤高橋菊田二子聞先

生将過瀫鄉久矣相邂令夕顧枉駕余私問中所富田者何人曰金森氏有秝飛彈而亾時其臣留事官者三十六家後選其有才幹者六人而掌全國庶務名六職冨田其首座也乃答曰拜命辱然有病不能拜趨顧侯霍然　江戸下谷人新井一郎號復堂來見曰某遊松前識大熊師郎矣　平次郎又來介信濃福島人中村屋增兵衛相見增兵衛曰寺澤順喜屬高山商之京師者問先生今在浪花乎否其人未發某偶來此地其人曰旭莊先生方在此地子歸報寺

澤君某欲歸述先生狀故乞謁送羊糕乃報以書扇
　湘雨中所導徘徊寺西側有盥盤筧注清泉其傍有小門門內地勢上有踈磴茂杉成行百四五十步有金毘羅祠上殿坐重陰殊涼然多豹脚逐過寺前步于東側杉陰如𥘉二百步許有白山權現祠大于金毘羅祠然戸鎖不得開其後喬木森立亦殊涼祠北地勢高低四五丁以外則層岡如波濤起岡外高山競秀中所折樹枝置之樹根而重數手巾以坐余懷出瓜梨數枚余曰晩涼將爲高田生設離盃二

君願臨乃議集臨水酒店恕山追至曰富田氏舍人復來欲見乃逐舍人曰小藤太及同僚奥田大藏庄村翁助將來謁小藤太謹呈桼酒一卣言未畢三子至乃使中所接之湘雨去余改服見容皆年四五十小藤太好學愛人游此地者多依賴焉曰今朝知府聞先生至喜曰吾夙耳淡窓旭莊皆國士也謂中所曰此地毎一文人至上下黨必相争先生異餘人二黨宜和爲是周旋也卿須諭我意焉乃飲容黄昏去
　昨日來取飯肴店今夕與知道謀屬寺主而飯余

及從者三人定一日飯費及席料金二朱銀二匁云
　發富山之前發馱物于車屋者送此今日半至重二十三貫ゾ四百匁而賃一步三朱加錢二百七十二十文
　使主税與恕山知道点撿裝具　夜遊旅主婦攜兒來訪
　七月七日
主税請曰某欲訪美濃名家遂經尾張謁伊勢大廟觀石山京師氏諸勝探南都而歸浪花願得尊柬以識其地聞人乃裁與青木松軒父子早川祐太郎村

瀬秋水観音寺大夢方山玄圃劉石舟父子伊東確
藏等東附焉　贐主税金五両初與東馬確藏約曰
主税去日計其在我之日一日附銀一匁也至此三
百八十二日則當金四両也先是已附金二両其餘
二両耳而加三両者非賞其勞也亦唐皇賜長孫順
徳帛之意　伊久井脩齊来贈酒東即去年見勸余
飛彈之遊者坊正屋貝文次右衛門及大阪屋文助
将来謁使某先用　肴店使人来曰多冗不能餞納
敢辭　巳牌與恕山從知道出過路左肴店使知道

與主人言曰請毎日飯時贈我羹若酉於電蔬一盂
直則限銀四分答曰諾余不堪寺飯粗鹹故有此屬
也淞下衆兒立水中堰水而摹銀河之狀始悟今夕
即星夕也使知道之中所氏贈茶一筐書扇二柄余
及恕山浴水上湯肆歸　湘雨来介中所族桐山源
兵衛相見源兵衛留潤筆金三歩酒東一葉去　申
牌與湘雨納涼於金毘羅祠山下佐七郎者（号葛乔堂）因
湘雨相見贈金二両乞字湘雨曰先生殆為禪飯休
叟矣兄何呈一肴答曰諾去　土吏土谷勘左衛門

来訪賜菓子　杉下清三郎者来謝（令朝使知道賜書扇二柄）贈
果儀乞字　復至祠葛乔堂携鰻鱺炙香魚鶏蛋貝
及酒至聞余有欲餞主税之意召之至又以余不呑
温飩方酣知道報脩齊導屋貝大阪屋二子至乃延
寺見之二子贈菓儀酒肴及與飲窮羞魚夜更去
今日尾張僧某以将遊美濃主税約同行

七月八日

哉與室氏範治孝也谷口宗助東合封之表仁也名
附主税客年府内侯謂過浪花謂範治曰明年七月

我将西上顧勸旭莊先生早歸而待我焉至此以非
中秋後不能歸也屬宗助為我謝公且室氏献保命
酒于公又曰若中秋至石山将使人迎卿也　蕖堂
送黒豆　土吏上村本曾一郎岩水氏藏奥田金太
郎長瀬喜六郎直井順平来訪金太郎即大藏以父
肯贈茗一筐　中村屋金作（姓円山号星湖）来見贈菓儀
苔石来乞字　湘雨来贈黒豆　午前主税上途與
恕山送之過湯肆前渡橋左折有工人宅尾張僧所
寓僧偶出踞店頭遅之恕山去久之僧来歸余別歸

礽主税之来也頗勤恪毎課瑣事録喜曰今日又聞所未聞矣居一月至山代温泉稍好飲近婦人余屢規之語見瑣事録至本誓寺益懶惰至金澤日擁炕睡又稍與人狎侮生嗔則使梅隠規之余亦屢言之當時猶受誨不忤常曰某蒙高諭雖不能即改然數日後必知過也發金澤之前自勸堅輔随余察畨勞勞然時謗謂堅輔淳朴庶幾其善補主税所不足也至宮腰主税始偃蹇以微露欲辭去之態而要我先是梅隠私告曰主税必非端人且其會計似不分明

須用替人而放去也余以替人不可輙成得且堅輔亦至依違不從至此感其不我欺也然主税聞我言幡然愧服至高岡屢以有事于琴岳諸子為名出必爛醉帰又屢與堅輔闘堅輔屢告其姦状余疑其讒搆不用石心鷹陵亦言其姦余益疑堅輔使二子言不聽竊察主税所為至氷見主税終因堅輔請去乃許之賦送別詩又贈書数紙既理行装去有日堅輔姦計始露見四月瑣事録余大憎堅輔為人欲逐之而留主税又以主税終不可用欲皆去之別雇一人旭村諍

曰二子皆無大姦慝唯不相和故交激而成悪也須先調和而導諭之也先生金銀出入多端若謬用匪人恐生不測之虞云云故悪鬼猶勝新悪鬼且一日退二従者如外評何乃従之使旭村屋間並留之余自此毎推主税而疎堅輔至涌浦堅輔主税與旭村爭論余故呼堅輔去堅輔不從余将鳴其罪而黜之主税與之比旭村曰某今則大悔前日調和主税謂某曰某前日受堅輔父正安託矣與堅輔同去留先生若去彼我将同去某曰先生無從者如之何主税

曰先生無從者将必留我二人是我謀計也某驚曰吾子事先生亦有謀計乎且堅輔父以吾子為先生從者故託堅輔也先生夫人使吾子千里追先生来其属託必勝于正安属託也吾子獨重堅輔父而負先生夫人歸見夫人為何顔面乎彼言塞彼二人同悪相濟急之則合緩之則離今日且包容余曰然既返氷見二人果大闘終至誓不共同去留余笑詰主税曰吾子曾受正安託者今則負之乎旭村謂余曰堅輔固姦主税亦多過失然二凶才力相敵足以相

制若留一去一則害立至且色容至富山謀之從之
至富山竹潭東余曰主税在宇出津大發醉態其攜
玄素等周旋得魚事矣恐先生未知之彼人不宜長
置先生側也旭村亦竊東余曰聞主税在宇出津使
酒殆惹孽出令視方舟所報其在高岡甚于宇出津
也即送上其東且視之東曰妬謗旭先生者多矣然
聽者未必信也唯先生從者中有毫魚好學之念唯
日夜遊冶以謗其師為業者是所謂仰唾不知汚顏
者固不可人理責之然聽者或以謗之出于從者信

之是不得不為先生一言也云々蘆鄉亦告主税有
欲去之言乃與嚴吉謀之未決堅輔件起（見前月瑣事錄）堅
輔已去余親諭主税主税謝過退大露傲態如謂堅
輔已去先生其奈我何公然謂嚴吉曰先生勸我節
酒我不能一日不飲者是即不許我一日留也既而
竊謗子廣等屢飲城樓及子廣欲隨余學檀越以主
税非益友難之余告壽平父子欲黜之壽平曰富山
人素謗先生然先生謹飭無隙之可乘若一日逐之
從者必以此為名矣且色容至高山謀之從之數日

前温言問其所欲答曰欲帰余知其要我即曰可而
厚饗慰其意惡堅輔於我猶嬌子傲母主税則猶悍
奴制主也嗚呼此行不遂至越後以之從者材也追
懷秋香元恪祚五郎等不能已也　待詔倉吉者攜
其兒来理髮使兒席上作書乃與書一紙　庄村翁
助送菓子一筐　知道帰家

九日

知道来　前日之轎夫来告今朝上途乃東甘泉曰
車八氏送我装盖分為二也一至一未至公其為我

詰之　脩齋来介醫人上田泰藏相見泰藏贈菓儀
玄興寺鳳岡者来見曰貧道預與知道之兄謀俟
先生将館於澂廬數日而導到此地矣不料先生直到
此地也　藁堂来贈酒肴介願生寺宮内相見宮内
贈蛋二十枚　為藁堂等作書二三十紙近村人長
田某来乞字　晩与湘雨藁堂飲（湘雨一日數来今後不必記）
妃山告曰家兄先病家人使僕来迎某某既約為主
税替人而違約心甚憾焉先返迎者某将待子黄至
而去

十日
乃使恕山知道東子廣父曰主稅既去恕山亦將以
其兄病去師側無人請速令令息来東附迎恕山者
而去恕山送之始出寺門則與子廣遇乃皆返子廣
父東送其路費金三兩子廣先返從者恕山留迎者
將明日同去　與湘雨浴湯肆　湘雨介舟阪屋半
右衛門（號畫餅）福田屋吉兵衛相見皆贈菓儀畫餅別
贈金百匹及松蕈　泰藏脩齋星湖苔石来　僧白
雲畫人垣内右嶙来謝先是甘泉東薦余于白雲苔

石右嶙梅窠四子故使知道贈茶四壺扇四柄焉令
日来謝云　畫餅弟蘭室来贈糕　晚湘雨来導自
南門出徼下道右有僧庵中所及画人原櫟岸在焉
予飲曰今夕金毘羅祭祭者来往不絕此處宜觀乃
呼又召知道子廣至予以不善飲乞溫飩酒下牌辭
出又少下左有大應寺山門外磴數十級左有六角
堂右有十王堂磴堂之門遊人填塞門内寂無人松
陰滿地自北門出即我南門也
十一日

恕山歸家送至門外　子廣改名神川智道改名鷹
山　遣神川鷹山於中所氏借和漢書數種　画餅
竹屋（福田屋吉兵衛號）脩齋泰藏湘雨苔石及其兒藍畝等
来為作書三十餘幅中所来　鷹山兄隨緣寺善瑛
来見贈酒券　夜月色甚佳蘭室竹厓来話次清風
（屋貝文次右衛門之号）橘堂（大阪屋文助号）脩齋来清風橘堂欲行東
脩使脩齋先容戍牌容去　今日食薇餅鬱塞胸膈
戍牌服黑丸子既而大吐
十二日

委頓甚　寅下牌起神川鷹山親授孟子句讀令後
為例不復記　天明赤雲如火予曰颶兆也与鷹山
出南門西下一町赴待詔氏理髮比畢風大起雲變
作水墨色遂西行半町南折一町渡橋右有湯肆令
鷹山反取浴衣及錢既而西行數十步人家斷左見
見称壁鷹山曰鎔銀局也北折百餘步入街東折渡
橋右折又右折出於西門外　湘雨画餅来行束脩
請受教曰中所令日有事不得拜趨諾其呈束脩也
巳牌風益烈時送白雨然不濕地室中諸物皆飛

撤鎖戸障又被吹倒至申牌漸歛　終日廢務而臥
鷲山帰家　藍畝来　留湘雨宿　黄昏前與湘
雨自鐘楼前歩北行二百歩許群杉茂蔚下有稲生
祠前見小石塔數基蓋古塚也杉東有連柵缺(鈌)西一
口入焉萬蓁纍々木陰黝黯北行數百歩出於官道
隔道見空地數畝蓋茶毘處上小岡突起巓戴松松
根土皮剥落現淡黄色不見寸草岡脉綿延彌望悉
然疑地震之為湘雨曰否地生也迤西行一歩一歩
下出於山門外　夜竹厓来因湘雨行東修乃呼韻
而賦即事(詩拙不録)　月色太亮少焉聞雨聲復風

十三日

丑下牌起風勢頗勁天明快晴　湘雨去　藍畝来
行東修　修齋来　苔石来　中眠烹鼈贈之　夜
星湖来　先是壽平来曰豚児欲得六月既望舟游
尊作以作横巻使某請今日轎夫復来請酒貲乃賜
金一朱而屬回東(詩内包)

十四日

鷲山返　藍畝来　湘雨来　吏人指田織之助来

見贈百合麪　寺主贈餻　晩與神川歩過白山祠
取徑二百歩許有小邱自田間起高一丈餘土色
黄赤蓋宜塗壁者人稍剷採之四邊薪絶不見草木
謂其頂眺望必佳也使神川推腰而上十餘歩神川
蹶余墜皆傷乃返　今日織之助詣曰木曽客二名
甲斐客一名皆修武技者自冨山来途遇大風甲斐
客為所吹墮于溪未得屍也(木曽客即某)　某舊識走伻来
諜故知也

十五日

卯上牌與鷲山出至空坊(街名)起待詔氏應曰昨夜為
促債故不眠則浚橋起湯肆應如初過鎔銀局前東
行一町南折半町許有池列櫻匝焉荷花市開鷲山
曰此即金森氏時城濠址也傍池東折百餘歩有祠
前構拜殿殿側有數杉穿其間進上磴數級到祠庭
祠係新構而清淨庭敷石不見塵鷲山曰金森氏時
有茂□稼亭者私開金礦致冨巨萬有讒者誣以不
軌侯誅之悉納其産祟見乃祭為金神未幾神移于
浪華爾後彼地多出冨豪云是其神也祠後有山萬

木森蔚隘而峭即金森氏城址金森氏移封官収飛
驒為直隷使加賀侯戍高山城三四年堕城停戍祠
西有官舎過其前原田数頃小徑迂曲右折出于街
路一周返初出寺白霧如匹練過城山腰復為風所
吹退少焉諸山悉沒浩渺如海至巳牌散　中所弟
鐵竹来賀　湘雨来　蘽堂送香魚　竹厓来贈西
瓜　星湖来行束修　携鷹山巡視待詔肆皆人盈
乃浴湯肆帰　蘽堂来　藍畝来　申牌中所湘雨
来介吏人山崎寛一郎相見遂與導西行二町北折

過街上二三町西折一町許出于田間又一町許入
街北折入一家茗石見曰敝廬也其舎後有楼臨田
與衆閑對名萬碧盡餅竹厓亦至蓋中所等預與主
人謀迎余也酒出而月上清亮如晝冷涼似南州秋
晩候初着袷衣又借主人綿衣皆賦詩余先作二絶
（詩集）載戍下牌辞亂生路帰衆送至　今日使鷹山名
倉吉曰卿乞字不謝當與餘人異乃約未申之交来
而不来
十六日

卯上牌将赴空坊待詔肆使鷹山先行赴之途遇倉
吉来謝曰違約□□　先是遣鷹山於梅宰氏贈茶
及扇実未往令日促遣之梅宰来謝余不在　右嶙
来見其兒　畫餅竹崖来余歎此地無善醬油畫餅
贈其家所蓄　先是聞本地有教諭所赤田新助者
掌之昨日遣鷹山贈書扇令日其門人小辰俊輔二
木長兵衛平田誠之助来見曰新助有姻喪未能拜
趨　修齋来　湘雨来曰蘽堂将送傳厨且不食俟
之乃留修齋過午無消息湘雨遣鷹山促蘽堂氏之

厨人返曰厨人朝来多冗忘作傳厨方會数人齊作
将来也藍畝来以父旨贈饅頭至未下牌與湘雨皆
飢食饅頭復遣鷹山返曰厨人曰酒肴既具蘽堂公
使人来取去矣湘雨（温）曰兄何不述先生未食之状而
使厨人追蘽堂取之来而徒然返乎曰與鷹山論難
余自傍解湘雨遂赴蘽堂氏鷹山親買蛋炙食余
郷人政屋嘉兵衛（豆田八幡坊佐兵衛子）俵屋吉兵衛（安兵衛子）来
見贈羊羹曰我二人皆習視山脈開壙鎔金銀事此
地壙務方殷故移家焉矣吉兵衛即往年従三松順

之助来見告窮借財者　數日来蓐聞蛙哀號今日使藍畝視曰方為蛇所呑寺僮聞之走来折竹端捶蛇撓之去余與寺主戒莫殺　苔石来　神川以有事于龍泉寺出鷹山亦将以有事于檀越出余曰須吩神川返曰諾既而昏不返湘雨携蘗堂来謝蘗堂曰顧臨瞰廬余曰奈留守無人何蘗堂乃招川上屋宗兵衛者来使之與苔石藍畝守室而出過東本願寺坊所門前及賍久寺門内而折行街上四五町至蘗堂氏其父某及駿河醫人近藤道古潢裝師某見

主人設浴浴後自後門出過菜畝中百餘歩過籬門則溪堤溪涯潤而水少上流數百歩見板橋陽溪路即来時所過溪西人家千餘高山四邊平地僅々近山遠嶺重翠疊碧而溪清浅頗似京師返座而飲右嶙来曰神川来訪某留之話聞先生既在此冢驚去矣黄昏移席于舎後樓樓臨菜畝遠望極好既飯湘雨告曰苔石使人来曰山崎寛一郎及其同僚上村水曽一郎方在雲龍寺俟先生焉請帰乃蒼黄與湘雨出帰蘗堂送至苔石二容皆不在余亢湘雨曰容蓋俟于苔石氏公謬聽使人言耳少焉苔石導二容至果如余言畫餅竹涯中書亦至二容行東修請受教談話竟起戌下牌散

十七日

遣鷹山神川于中所氏返書復借數帙　竹屋畫餅来洒掃余室　苔石送蛋炙　瀧原禮藏者来見贈菓儀曰某修翁也（修余舊門人）　苔石父子来　醫人加納泰元来見苔石為是先容　星湖来　鳳兮来贈溼飩且告曰（有）京師便（使前）見乃裁与石舟東屬焉（内包寄室）

（氏東）　撿筐十三日苔壽平東猶在始悟向謬封他東也乃封之託鳳兮鳳兮曰修齋常有事于富山某帰路屬彼　旱二旬餘今日始雨　夜貫一郎亦曽一郎来　子牌大風比曉雲斷月現

十八日

晨携鷹山起待詔氏理髪遂浴湯肆　逆旅媼使婢来贈煮豆　修齋来介永田辰藏角屋宗左衛門戸谷屋甚兵衛相見三子贈菓儀　橘堂来　畫餅湘雨等欲聽余講詩今日与藍畝竹屋等来寫余近體

鳳兮來曰本月十日十一日京師大風　為竹厓苔石等作書數紙　苔石星湖來　竹屋介原田屋忠兵衛相見　借苔石氏几及蒲團　申牌復雨夜雷電交至

十九日

湘雨來乞字　畫餅苔石父子竹厓橘堂來　為湘雨篁堂作書三十餘紙　富田小藤太使待詔來曰請來牌臨　遣鷹山於中所氏返書且招之不在未下牌中書來乃使其導至坊所前遇政屋嘉兵衛曰富田公使某迎也過逆旅戶前入而謝出西行一町許渡橋（名巖治屋）乃神通川上流幅可二十間水淺石出南折一町逸西折入狹巷士人所居訪莊村翁助與田大藏二家謝出其隣即富田氏也入節齋（小藤太號）及其兒淺次郎（號鯉沼）見壁所掛雙幅即文玄公詠史七絕及余嘉永壬子所書詩天保篇也山崎貫一郎上村木曾一郎翁助（號青霞）吉住禮助（號松窓）土屋勘左衛門（號董所）田中清（浦）三郎（號翠竹）奧田金太郎（大藏子號鶴齋）吉住慶之進（號旭松）野瀨平次郎渡邊忠右エ門福田吉

藏（竹厓父號閒洞）加納通元（泰元父號竹坪）泰元（號竹暁）等前後來會酒出有醎鰈主人又為余召俵屋吉兵衛談話紛起戌牌辭歸中所貫一郎木曾一郎嘉兵衛送至　苔石贈冬菌　藍畝來宿更深其舍人來起之去

二十日

嘉兵衛來乃屬謝節齋　赤田新助來見贈菓子　畫餅苔石竹厓修齋來　泰藏來　鳳兮來乞字　薄暮中所導節齋董所來中所去二子出其所著官材圖譜前後編乞序（前編董所著後編節齋著）湘雨來曰中所使某言二子吏人也宜飲之余以將講難之湘雨曰先生若厭費某與中所任之余不悅曰媚吏人而失信于衆吾所不屑也敢論費乃走鷹山命肴既飲聽講者稍集董所屢促歸節齋曰先生留滯唯一二旬耳吾欲聞所未聞何匆々也蠲跋見而去乃講秋詩未刊五七絕聽者十一人（寺主木曾一郎貫一郎星湖藍畝鷹山中所湘雨竹厓畫餅神川）戌下牌訖

二十一日

至待詔氏　橘堂使人來取書　泰藏來乞字　未

髀鷲山導至本願寺坊所其叔父及湘雨見引就南
軒甚宏敞下瞰高山全境重山疊嶂環匝如屛初不
知遠近雨起一望了然別室方有說法男婦集者二
三千席不足滿廊塞廡穿其間至佛殿所謂二十間
四面者金楹鏤玉柱莊嚴極奢返軒僧就見者七八人
申髀辞初自南門入自東門出過挾巷益坊所吏胥
所居出于溪上渡略彴遇雨帰　福島寺澤順喜来
見順喜通書信十年而初見曰聞先生在此地故来
欲受教也贈菓儀又致中村屋益兵衛所贈奇應丸

及杉箸上田武助所送詩卷及金一疋順喜曰欲同余
居與寺主謀許之　晚遣鷲山于看店谷嘉氏命膳
既而携順喜就焉鷲山從羞饅飩喔而冷餘肴亦無
味強下箸而去　講如例　順喜去

二十二日

湘雨畫餅竹屋来（數子每日来今後不記）　順喜来曰某同鄉
人来彼不欲我他宿願每日携飯来終日侍坐乃使
鷲山告寺主　寺主曰鷲山請飯費乃附金二兩二
朱既而曰檀越不悅我置客也願以二十七八日去

乃來湘雨中所告之中所以疾辭湘雨来曰先生且
與苔石畫餅謀　苔石送包虫　為春藏星湖書屛風
谷一双又書甘泉所屬附之鷲山　夜講如例修齋
從橘堂清風来聽二子行束脩　亥髀醒石（山崎貫一郎別）
号携松屋伊左衛門者来曰伴人欲館先生明日須
移焉余謝其厚　神川祖父達秀東送醬油

二十三日

辰髀携神川至待話肆戶内屡滿乃去浴湯肆返而
理髮　遣神川于苔石中所湘雨畫餅四家告醒石

言既而醒石与諸子来乃決移居松伊氏（松屋伊右衛門以下）　戶谷屋甚
（修書松伊）　畫餅介奧村俊齋者相見乞字
兵衛来乞字　召松伊謀移居件　午前余先辭寺
主赴松伊氏苔石父子醒石畫餅竹屋甚兵衛從途
過平助氏居曰速雇二夫遣之雲龍寺松伊家在溪
西樓臨波上敞且凉甚愜我意　午時諸子去　未
牌二夫悉移諸具畢唯留轎及駄物于雲龍寺矣
訪節齋氏主人供酒北鄙人某見主人曰此中所親
姻也某有公事欲因主人見土吏澤田某招之至共

飲澤田去主人招醒石嶼順喜至日波或曰聽講者既集乃帰　夜講如例聽者殆二十人畫餅介田中彦一郎(号称)橘相見　倉吉子来贈菓子乞書正　若石贈饅頭

二十四日

順喜甚兵衛等来　作書三十餘紙　嘉兵衛来先是嘉兵衛請曰某以開礦事于土人中曇某其人頗喜書畫願贈先生書今日為書一紙　順喜贈梨　修藏介上田泰藏行束脩　鷹山以有事于其家告

夜講如例先是途入飛彈即咽喉痰結韻吐甚艱自謂惑外邪既二十餘日未愈橘堂清風等曰上國文人棕隱海屋等来此地皆病痰失声不獨先生也余曰疑稲田用石灰之為也二子曰必然　先是使鷹山記所作書發鷹山不授神川而去講後使神川追之坊所不及

二十五日

順喜来同寓　昨日神川出粕醃鱧肉一筐曰此稲波宗友所呈彼昨日自富山来矣今日宗友来訪已去送茶二包　蕙堂樸齋(戸谷屋甚兵衛号)　静石(通称加賀屋長兵衛)橘堂修㒰泰藏等来乞字　座右有零紙戯作山水蜀画餅神川争之画餅強取去既而贈餅三十枚於余紙一状於神川　樸㒰贈鰻鱺炙　五六日来忽陰忽晴至今日午前始晴　加納泰元来　未牌樸㒰静石竹畹勸野遊乃与之出神川松伴従令順喜藍䖍守舎南行三丁許有橋名中橋々西街衢廣整樸㒰曰治所距此不遠橋東多酒樓皆前有少渠清波盈々樸㒰投一楼命酒肴観抱西瓜出東行一丁

許至城山西麓壘石嶄然上有士人居左折路稍上山田高低黄粱紫茄冉々接林凡上三四百歩有平地可二頃下瞰高山街衢田野粗尽東隅有一神祠以地係知府直隷不浔開扉廊側有藁席數之地上而坐左多老木右新種山櫻々外地勢峭峻萬松層層蓋古楼櫓所在祠前則無餘地斗落数十丈直臨街上可若一躍墮于屋脊矣街後連岡重皆高山自岡頂抽其有名者曰乗鞍曰鎗岳曰笠岳曰肩岳皆絶巔戴雪高不遜立山白山前日節齋謂余曰元亀

天正間三木氏代飛騨[驒]國守姉小路氏為政國中伐
土豪不從者皆奔越前時金森氏在大野謀東略乃
詢飛騨[驒]地形當時兵乱久結無識隣境者唯言其南
北五十里東西三十里而已金森大喜謂提封不減
百万石矣告之織田氏得允出師有期本能寺之変
作金森之子在二條城同信忠死至豊臣氏復申前
請遂与其義子分軍一自近江入一自越前入毎戰
皆勝三木氏亡全有飛騨計歳入則円三万七八千
石彌望只高山峻嶺不見村落爽然自失令國人為

談柄云諸山距高山遠者可二三十里乱翠際天不
見尽処險遠哉地也割西瓜乃口占一絶山城毎雨
覺涼加敺遂殘炎不駐些却有夏情猶未忘也来松
下割西瓜酒肴至余大醉申下牌取生路西行草際
一丁餘忽盤旋下陂如立掌百餘歩皆大苦稍至平
処北行街上一丁許樸竺導入紫藤楼復飮余以不
堪酒作画二幅日沒促出又取生路北行一丁西折
渡橋名筏橋二丁帰逆旅　夜講如例讀[後]復与順喜
画餅醒石話詩亥牌散

廿六日

召倉吉治髪　湘雨等来曰本月尽来月朔有神祭
韻休講　醒石来乃借其所藏群書類聚　遣神川
於中所氏借日本氏　艤登七尾僧西照寺某携藤
田蕉陰管来見蕉陰送画扇及菓子　頭痛甚疑瘧
復發也廢務而臥　夜講如例

廿七日

湘雨贈饅頭　僧白雲来訪乞字　朝来下利數行
頭痛發熱大疲召按摩師　正屋嘉兵衛来托寄其

弟新吉箴一通及金二両　樸齋乞書瑣事録中廿
五日上城山一節余以字多辭乃請醒石書　終日
大雨夜半風起　夜講如例又為衆批匿名稿

二十八日

終日甚雨暖甚　作書三十餘紙　清風樸齋醒石
諸子来　夜講如例　溪大漲加終夜滂沱波響雨
声匉訇撼沐徹曉不眠

二十九日

雨歇諸山之頂出雲霧上翠浮白沈奇甚　卯上牌

與順喜出至倉吉氏主人曰將赴富田氏帰路拜趨溪漲倍昨市人数輩立橋上棹梢着鐵爪者亂鏃流薪須臾獲数十斤　辰牌倉吉来既而与順喜山浴陽岸湯肆　湘雨樸亝清風醒石岨石等来乞字湘雨曰今日神祭某将奉導訪諸子　平田清助来贈鯛味噌　巳牌作書至未下牌休　桐山源兵衛送赤小豆飯　湘雨来導至源兵衛氏二坊左第神川從源兵衛父見壁掛余前日所書巨幅其家以明日舘監祭吏人故頗蒼黄乃辞出其對門即中所氏也

輪奐甲一鄉中所及其弟二人源兵衛等相接中所以余愛玉觀其所藏乃周圜一尺二寸一乃九寸玲瓏莫比蓋甲州氷精一人報曰屋臺至屋臺即我鄉祭時所出山車也乃出北軒観之小而華美衆坐其内奏鼓笛推挽者不過七八人也復坐節亝至主人饗酒有盛饌余推曰割烹之妙為北游第一非容阿也一人見曰某内田才助兄也先是聞才助中所從父也余於飛驒人首知才助次之者修齋也才助今游江戶事秋縣令池田氏云節亝酒量極大余逃至書樓挟而淨頗似長崎人室節亝從至又飲焉中所呼余下饗飯酉上牌同節亝辞湘雨請送節亝将導謁八幡祠雨下乃止毎戶揭燈頗繁喧節亝亦送至談話久之去　順喜告曰僧昌久寺者来曰某青村先生門人也明日將復來橘堂来嶋書

八月朔

辰牌與神川赴湯肆以人既滿帰過西湯肆而浴巳牌湘雨来導余及神川出至第三坊屋臺方陸續過加納泰元立其戶外招入其父見供酒及飯乃為

書二扇復觀屋臺五六既而数十人均服成隊鳴金拍鼓隨節奏而俯仰者至主人室設神位前陳酒及糕既而神輿過神官步而前導泰元取酒糕置諸輿前神官向輿拜畢曰徹乃徹神輿去少焉祠僧嚴具卤簿乘轎而過人皆在其家而観街上来往者如常不復加多也余謂主人曰祭日嚴肅不似世喧鬨古風猶存也主人曰毎坊有設神位之儀望族更番任焉某十二年間二任神酒二三升翌日闔坊来飲必費数斗糕則不改加矣出北行至獼生橋更北行岸

上自藁堂氏後門入藁堂曰本年神祭以婣喪不招
祭客故閒靜也乃借枕眠既而至苔石氏主人既饗
具以俟一婦人行酒余曰卿似旧識婦人笑曰嚮者
同浴湯肆公忘乎醫人携子女数輩来共飲苔石妻
指十三四女二人曰此双生妾養一女欲以配賤息
余熟視形狀相肖不能辨也中所竹屋画餅等来交
言即去余書二扇贈主人出過竹涯氏其父見復饗
酒余以醉辞酒只喫西瓜出過吉島久兵衛氏嚮因
湘雨乞字者又飲白鳥七兵衛在座七兵衛即中所席上所見内田

才助兄曰歸路請過敝廬出過奥村俊益氏主人饗西
瓜湘雨以画餅既遲促出至画餅氏又飲送神川于
逆旅曰代順喜守舎画餅妻見即藍畝從母也吏人
澤田某等至与余交杯余以不勝飲出至星湖氏主
人新搆樓壁未乾獨係余書将供酒余辞唯鮮礼服
横臥作山水圖順喜至湘雨使人視白鳥氏送報主
人方在中所氏也乃出至中所氏時既上燈一醫人
見曰中所及七兵衛皆与吏人接不得見令某導先
生之七兵衛氏某正代為主人也乃從其人至白鳥

氏在星湖氏北畔二丁外醫曰某姓小辰名友賢即主人及内
田才助叔父也見其二子長即俊助也俊助前日未相見者又
見一婦人曰此才助妹也饗酒友賢曰某三十年前
在京師与小石元瑞浦上春琴親善余因話二十五
年前始入京而依二氏事湘雨順喜出観屋臺掛燈
雨大下走返将辞去中所導節益子鯉沼及妓女数
名至不得已止与鯉沼交杯中所杯窃魔妓去鯉沼年
少寡言咲唯黙相對将辞去七兵衛偶帰不得止復
留遂喫飯而出雨始歇順喜以有事於其逆旅別去

湘雨送至時亥上牌也　神川告曰今夕逆旅主人
女新生者死故家人不在蓋女養於他家也　節益
来贈酒券不值　鷹山来贈饅頭不值　右嶙顧生
寺雲溪刑部卿号来皆不值

二日

湘雨与雲溪来乞字　主人見二客為書屏風二双
与神川洗筆糊之　小辰友賢来　夜講如例清
風贈潤筆若干　今日湘雨致甘泉柬　裁与永福
寺呑蕉陰柬表書寺主名託諸神川

三日

星湖送鮓　遣神川于湘雨寓（桐源氏）招之不在　午前作書至未牌休　修齋樸齋等来　小辰俊助来　申牌樸齋道至隄岸鶴夢樓供鰻鱺已飯松濤追至　日没樸齋東静石招之至乃飲主人女即紫藤樓所見妓也別招一妓二妓鼓三絃三容吹洞簫久之余以聽講者集辭静石曰某来路過先生寓諸子以先生不帰散去矣乃借婢東神川牛巖（号）順喜問之返曰二公曰衆已待請同衆帰余曰此言不了々乃余

復往取答東至東曰衆已去請緩々帰戌上牌帰星湖橋堂猶在　終日陰雨夜更甚殆如梅候　今日将遣神川于鷹山氏招之偶雲溪至曰其家与鷹山近有東見嘱不煩別遣一介也乃托東々曰我将發此地吾子果有從我意速来

四日

鷹山来余責之曰前日吾子受甘泉託使飛驛工製聯材而乞我書後工屢来促債我答曰卿其問之鷹山也非我所與也工嗔誇于衆曰誰謂旭莊為先生乎買物而不償直夫甘泉者吾子恩人也故我不受潤筆吾子當謝我而使我逢謗亦何心也鷹山大耻曰匠無状某将責之余曰吾子須拉彼来吾将面諭之鷹山去又来曰匠将從星湖来謝又曰先生願以七日臨喋房乃約六日来迎而去　湘雨来余曰吾欲得高山吏人添觸（添即副也觸即牒也謂副其身之牒也凡官吏發其属於他郡者必有添觸以證其為我属則以便于發人馬也）師請告中所謀使彼就富田山崎諸子謀曰諾既而中所来曰将往見吏人也　土谷勘左衛門来贈茶促官材圖譜序　泰藏

来贈潤筆金三両餘　順喜辭去曰明日午後上途　終日揮洒　夜講如例講後飲諸子（星湖湘雨中所橋堂清風醒石藍畝竹厓蘭室泰藏樸齋砠石等）曰上途期逼不得復講　朝来大雨至夜益甚溪声雷吼徹暁不眠

五日

天明視水殆添一丈与神川對語大呼猶不聞漂材蔽溪下市人麻立橋上拯之每橋皆然　土谷勘左衛門来属其父所著官材圖會序　淨蓮寺某来贈菓儀曰宗弟照徹方在青村先生塾矣照久寺某亦

来　順喜来曰以雨故未発也乃為講詩清風橋堂
等来聴　右嶙宗友来　湘雨画餅藍畝石砠醒石
修亝泰蔵等来　田近屋茂兵衛者来乞字　橋堂
曰明日請臨弊廬　夜右嶙復来曰或咎某名無来
由然我亡師所名不欲更之何如余曰右嶙似雅不
必改也　作官材閣譜序終夜不寝

六日

卯上牌与神川至倉吉氏其児曰家翁方在吏人家
欲使之帰路過先生家何如余曰善帰路過湯肆浴

余先出曰恐倉吉来邂果遇于途携返理髪　朝来
為茂兵衛等作書至未牌休　湘雨藍畝砦石等来
橋堂来贈潤筆金九両餘及贐二百匹　未下牌
橋堂使人来迎即出神川従令藍畝竹屋守舎渡中
橋右渓而溯之一丁街尽左近山麓山田高下小渠
数派尽設碓車四五町渡畧彴有一宅跨渠入焉橋
堂見曰弊廬在街中不堪喧聒故借此矣宅新築障
壁未完而枕渓涯東又有渠注庭池錦魚浮沈渓渠
之外即山地勢隘而幽潔水声乱入語返神川耴筆

墨作画一姫出行酒少焉清風修亝来橋堂曰此宅
未名乃應以山氣水声亭又作一絶（左右渓分夾一亭両辺山色壓窓青深杯不怕佳人侑自有水風吹酒醒）戌下牌出至中橋別橋堂使
迎者送　白雲右嶙来贈潤筆金及漆椀陶椀皆不
値　舟津人石田徳兵衛號春皐来曰某聞先生将
去故来乞字矣　澤田孫之丞者贈刀架　今日送
贐及潤筆者甚多有別録不記　朝来鼻滞不已至
夜頭痛熱

七日

疾益甚然強作書至午後休　茂兵衛来贈潤筆金
五両餘　徳兵衛来乞字　修亝来乃乞薬　橋堂
来謝乃書昨日詩贈之先是書山氣水声亭扁額亭
主来見竊取之去　泰蔵竹屋湘雨勘左衛門等来
醒石来余属寫官材閣會序　鷹山来曰暴漲橋
墮故不能来也　神川以宗友将帰富山往別因贐
菓子

八日

昨日属醒石写官材閣會序二通今日来授乃柬節

無致之曰請送一通土屋君　為鴈川原某書七律
屏風一雙　頭痛鼻滃如昨　湘雨来乞字　始晴
橘堂来　与神川鷹山會計高山潤筆殆七十金
此地人情淳厚大異越中浮華湘雨中所泰藏笛仙
竹屋清風橘堂石硯醒石星湖樸無藍畝等皆執弟
子禮而脩齋白雲右嶙及松濤蘗堂等周旋故乞字
者之多與大聖寺金澤伯仲矣　償逆旅主人飯貲
一兩三歩而別賜千匹謝其勞也先是主人妻病令
日吐血數升皆曰殆留也余謂既死則我去留皆不

可也乃与湘雨謀移寓　醒石石硯贐金二百匹
神川欲訪右嶙乃書其扁額右嶙畫室附焉且令途過修
無氏致金百匹謝也藥　湘雨使鷹山就具檀越某氏
謀館余以妻新産辭　中所使湘雨来迎時醒石樸
齋靜石平田清助在座醒石獨從途過中野屋戶外
入賜金百匹至中所氏主人已陳酒肴以待小辰俊
助白鳥七兵衛桐山源兵衛及主人二弟交出侑酒
有盛饌余贈書十紙主人郭以豹裘曰先子所嘗服
也皆吹笙及洞簫横笛皷蛇皮絃又合作書画俊助

曰先生寓僦施藥院為上策此件宜与上田泰藏謀
也主人使人招泰藏至曰施藥院藥商數人所醵金
而作且帰与朴齋等謀朴齋藥商即先去亥上牌辭

九日

卯上牌使神川召倉吉理髮　松濤贐著數百曰荊
妻未沒先生願莫移他家湘雨亦来告守施藥院者
方病之狀移館議止　昨日神川至修無氏不在令
日遣鷹山贈金　遣鷹山於中所氏返書籍遂之肴
店償債　星湖来　為湘雨等作書　節無与勘左

衛門来贈金五百匹以謝序文　鷹山所識僧某来
乞字余曰明外日将赴鷹山氏願書於彼　疾如昨
節無使鯉沼来贈潤筆金一兩二歩及贐　與二
生神川鷹山下書二生以束装　鷹山以明外日迎余去　夜
橘堂清風来　樸齋来曰明夕願飲先生及醒石

萬延庚申八月十日
昨夜蘭室来予曰明日我將遍訪諸子告別欲湘雨
若竹厓導我也吾子請告二子今朝竹厓来曰湘雨
歸其寺○橘堂令諸人来乞字○辰牌與竹厓出松
瀕子善七從訪石磴節齋皆不在其妻見贈葛粉一
匣於節齋出取生路南行街上二丁餘出於治所門
前門比他縣頗高大疑國治異軍治歟抑金森氏時
有門在焉而仍舊歟門外空地數畝又有街二丁許
至醒石氏亦不在其妻見贈菓子一匣出南鄰即澤田

孫之丞氏也入而謝前日贈贐其妻見出東折出於溪上
隔岸即山氣水聲亭也北折過中橋訪樸齋不在其
母見贈酒券一葉訪清風相見又贈酒券一葉訪脩
齋泰藏皆相見至橘堂氏亦贈酒券一葉出令善七
返東行路忽上百餘歩左右石壘屹然至平地即熟
路也南行一丁右折即白雲居也在山脚地高而静
幽主人見曰此地金森氏時第三廓也城名白雲故
貧道以為號矣供菓子有砂糖醃青皮佛手柑數片
予語竹厓曰前日甘泉贈此菓既食覺腹痛或云高
山米石灰所糞水有石灰餘氣故始遊者或腹痛或
失聲也今日且決我疑則喫二片出過城池側南行
一丁許右折數丁渡橋街盡山脚有爽塏所新築見
焉即右鄰氏也主人喜曰向神川傳先生悦我所呈
木槐之狀某更有一槐願呈予謝其厚其亭新鑿池
岸隕山骨露泉自罅縫處滴予熟視主人曰不足觀
也予曰某欲歸老田園新結廬開庭故每見他家新
築必留意而視將以傚之主人曰竊為先生謀今後
移京師為上策何則此行北州豪富執贄稱弟子者

數十百人北州人所交止於京師不肯西到浪華況
西州乎請熟思予曰謹承教自其庭後出行田間數
百歩入街人家斷續左折出於熟路至雲龍寺和尚
見予曰前日所託貴倉弊裝今日將令鷹山取之願授
和尚曰諾聞先生有寓弊房高作願一揮予曰諾出
訪笛仙秋湖皆見至星湖氏時既過午主人供食為
作画其兄加賀屋某見初竹厓告曰某午後有事不
得奉從故勧星湖氏代之訪白鳥七兵衛相見問藁
堂不在其父見訪芸石不在其妻見送竹厓到其家

帰路問中所泰元皆不在来下牌松瀞氏返○醒石
来贈所刻氷石印一顆又擬副觸一通副觸見前状曰夫
三人馬一匹右西國郡代池田岩之丞殿臣廣瀬謙
吉先是有有事於我高山淹留数十日将以明日發
此地所到驛須發本文所載人馬也如貸宜沿例此
状覧後付本人可富田小藤太郎山﨑貫一郎印驛
曰高山曰久ゝ野曰小坂曰荻原曰湯之嶋曰保井
戸曰下原元係俗文予譯其意◎夜樸齋来導余及醒石出神
川松瀞従到中橋西畔南折慶酒樓飲先是湘雨贈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三

松蕈曰今朝故而僕采之欲以供新鮮也将食之而
樸齋来故携至命主婦烹之婦曰妾女阿友識先生
於白鳥氏席上矣樸齋召其所昵妓至妓先是請予名其樓曰松
風鶴梦日角屋宗左衛門等方飲他室出見尾張畫工高
倉在靖及侍診師某亦見交杯去阿友出行酒神川
曰此女善詩乃為作畫先返神川松瀞守舎鷹山欲帰其寺
故戌下牌帰醒石樸齋送至○星湖石砠来贈潤筆
不逢○今日出右隣氏時腹微痛屢吐粘液比至星
湖氏大痛始知柑毒之為也自酒樓帰益痛乃服大

黄劑

十一日

曉来下利三四行委頓甚乃卧◎湘雨来曰将従鷹
山氏遊○橘堂来贈茶二封○右鄰使其兒来送滌梳
曰笛仙来別先是予欲買繭糸及真綿松瀞曰笛仙
公所知有賣糸綿者故託之笛仙去送糸及綿直金
四両昨日松瀞曰雁川原棗将呈潤筆金四両而錢
無有将兊之願待二三日故令松瀞以錢買糸綿云
◎昨日遣鷹山於雲龍寺取装至予将託之松瀞也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四

勘左衛門與醒石来聞之曰此家無倉廩難備不虞
宜託石砠也乃招之属焉○午時鷹山携轎夫四五
人来迎乃借其人送装石砠氏○雲龍寺和尚来贐
金二朱勘左衛門贈潤筆若干○脩齋泰蔵来脩齋
贈藥○未下牌策轎上途湘雨鷹山神川従樸齋松
瀞送一丁許去直北行三四丁街盡取来時所經四
五丁至桐生村左折過田際小径田往ゝ已刈稲四
五丁至冬頭村十丁許出溪上水廣可四十間名川
上川是神通川本源而高山溪枝流也有橋中央竪

置一板径一尺左右附益以小木空疎如横梯予欲
下轎〻夫曰公不慣過如是危橋恐失足我輩乃慣
已渡予曰心始安矣言未終後轎夫躓而墜崖前轎
夫牢持捧轎歎余将落大叫一人来扶遂得免又三
四丁入三枝村見一寺倚山脚即随縁寺也鷹山凡
善瑛及其母妻見引入書房○腹痛如昨服脩齋藥
無効○典湘而善瑛歩西行上岡頂正南見御嶽高
挿雲霄岡側清泉乱注秋花陸續余曰卜隣佳境也
徙倚久之下

十二日

腹痛未息加以痰咳○午前上寺樓北見鞍岳南
見御岳因名雙峰樓書扁額典主人○午下牌典湘
而善瑛出北行二三百歩稍入山際泉流地濕幽花
怪蘭沿路乱放行三四丁左折行無人跡處陡上四
五百歩雜木如簀畀枝抑頭苦甚僅得容身之澗乃
憩神川鷹山呼山下答則至善瑛忽認有松蕈處呼
予采之獲八九枚又西上數百歩稍得空疎境南見
高山乃坐開行廚又有呼至者即東等寺智周也前日
欲乞書予以病促帰西南下樹蹲徃〻見人跡擇而就
焉凡三丁許有小祠松遮白山権現松瀞迎曰欲有
所屬故来矣又急下二百歩許出於来路中上牌帰
○松瀞曰某從兄弟有業釀酒者欲乞酒銘乃典衆
議撰三様一曰萬喜一曰　大書付之又為智周
作書○善瑛出送葬鷹山從松瀞赴高山将屬過閲
券於野中屋平助也其母供酒○鷹山夜深帰

十三日

善瑛曰葉昨日所送葬者五十餘歳男也大昨日上

人集作橋于川上川日没皆渡橋帰其人獨怕橋渉
水水淺不及膝而蹶遂死死生實有命也○知周復
来乞字○鷹山因湘而行東脩○痰益甚手足厥冷
且下利疑暴瀉之兆乃服胡黄連良久小水快利○
湘而使知周先赴星湖氏謀今夕所宿途迎曰某遺
先生書扇帰覓之故遣伻矣○未下牌善瑛以轎送
余鷹山以猶有事焉止至橋上余懲前度下轎歩過
彌生橋入高山知周及星湖出迎導入逆旅谷屋市
兵衛氏○竹厓蘭室藍畝石砠等来○湘而知周去

○戍牌鷹山來○衆以余疾未痊請延明日上途從之○服附子劑

十四日

節齋來別○星湖知周來乞書終日揮洒○苔石橘堂來○先是醒石謂余曰副鐲先生宜自攜而先送示副本於各驛也今日遣鷹山於湘雨氏謀寫副鐲湘雨與中所來取副鐲去（副鐲見前）○醒石來曰距高山十里有荻原村村人户谷權十郎即樸齋宗家欲館先生請宿乃裁與權十郎柬授余○心下小腹疼甚

欲用水蛭吮肛門謀之星湖星湖薦秋湖至曰蓋疝氣宜用緩和劑也水蛭恐不効余不可使星湖雇乞兒捕蛭○松漪子來致青木順道高田主税七月十八日柬曰此柬在雲龍寺門前地上某拾之矣順道曰主税至傳先生近狀安慰甚村瀨秋水所居距岐阜五里舟行可岐阜距敝境一里矣主税一宿即去訪早川生矣主税曰上有知（美濃地名）訪秋水一宿去訪青木父子皆遲先生臨某將赴尾張故不得訪大夢敢告○晚乞兒捕蛭二十六至四四人搜索移時僅獲此矣每人乞百錢去○夜星湖來與鷹山貼蛭肛門黑血迸流徹曉不已殆一合二三勺

十五日

服半夏瀉心湯覺快○館人告曰有尾張客欲替金於京師先生若有意焉莫若託此客也（替金見前）原欲湘雨謀之湘雨薦角屋宗左衛門（先是角誤作炭）遂介其舍人川上屋藤藏相見乃託金百三十兩藤藏曰公宜就京烏丸五條北折處鍵屋忠兵衛氏取替金與余欲更加十五兩今日數未盈故唯取假券約明日成券

去○星湖知周湘雨等來乞字○藍畝請余改號秋碧○湘雨曰今夕願語飲酒樓○脩齋恭藏來○初余起馬帖載馬一匹夫三人至是鷹山神川以其裝重五貫目欲添二夫曰一夫價我二人償之乃遣鷹山於醒石氏請改副鐲醒石許之親來改書又贈淵筆余感其厚贈金城畫扇○申下牌清風橘堂來謀賞月余告湘雨之言偶湘雨至遂約各開宴互相往來○黃昏使逆旅主人子清兵衛赴驛長氏授所寫副鐲曰明日發馬一匹夫四名宜期午時莫晏來○

○湘雨導至方竹亭亭在城山北畔相距僅一丁藁
堂先在焉曰某自中牌俟矣時月初光開東窓坐而
飲遣僕於逆旅取我筆硯既聞橘堂在谷嘉亭招之
不在伻終至清風氏清風曰将與橘堂拜趨也二子
至藁堂吹横笛二妓鼓絃月屢為雲所翳至二更始
明藁堂出絹乞字即口占一絶秋賞莫如湖水湾溶溶波浸素娥顔唯因此夕多吟友不憾高山博石山予初謂主税曰我将中秋前至江州
發一伻迎拙荆来共観石山月也然為高山諸子所
留荏苒至今日云既飯清兵衛自東鄰東遊樓來予

曰獨酌無伴願臨乃與湘雨先作而至樓清兵衛方
與富山醫人坐傍有一客皆善鼓絃唱浄瑠璃清兵
衛欲招神川曰客所善也予曰我不欲神川至此等
地供席無婦人不妨也乃招之至湘雨去謂神川曰
君須護先生帰也既右嶙至曰某飲他席已酔聞先
生至故唐突也言畢去神川與醫作座予謂送右嶙
也久之不返予初酔飽不欲在座但為神川始至強
留而已至此大不耐令清兵衛尋之返曰不識何處
去先是樸齋招予於岩下亭時神川従終始不在側

就他席飲予恐其與妓女昵也乃命先帰爾後漸見
其發舊習無復學問之意屢請出不許前日在松滿
氏時神川以静石等旨乞字不謝昨日復乞書二紙
又不謝余意其以我書代花貰使湘雨言曰我門人
数百人一人乞字不謝衆以為例争欲傚之故我於
従者賜金而不賜書主税等所知吾子亦宜知也於
是益疑其在他席令主婦覓終不見乃出清兵衛不
出予頻呼之不應余返復遍捜無人室與清兵衛遇
曰他席皆男女混乱某不得親往令主婦捜矣餘無

所不至而不在疑與醫赴他樓也乃下樓神川俯庭
予及清兵衛詰之曰某腹痛故先帰途覺誤著他人
屨方帰換之也予知主婦竊脱之而欺我且瞋且哂
曰吾子不暇告我去蓋急病也而為屨返復来亦何
緩也吾子父母託吾子眞摯盡矣故我代吾子父母
憂吾子之身今有病不告我隨意去使我迷惑我不
解其所以也我不能復誨吾子吾子宜自為謀也清
兵衛百方懇謝予曰我詰神川也非詰公也公雖謝
也我未知神川之意也安肯之神川曰某固知過矣

予曰然則大好過則無憚改之吾子父母甚憂吾子之親酒色而荒初志吾以吾子父母之心為我心故有此言吾子宜以吾為其心也神川曰謹承教子下牌帰神川稱疾益厚然就枕即鼾聲如雷

十六日

湘雨苔石竹屋諸子皆来○笛仙来曰某有病不能出門強来拜別○泰蔵来曰某將赴遠處病家不能奉送敢謝○右嶙使其兒右花来別○同上屋藤蔵来乃授金十五両返昨日假券而取角屋宗左衛門典鍵屋忠兵衛金百四十五両替券○星湖贐箸及木製根付短册紙（二物用印呼）清兵衛贐木製飯籠○為藤蔵清兵衛作書○平明轎夫馬夫来僕至午前促上途不已余曰我期午時先期而来遅其令爾○午時神川曰某願之了泉寺告別了泉寺者甘泉所出其母及妹在焉乃許之曰役夫已俟莫遅〻曰諾久之不返苔石星湖等曰神川不欲從先生請某輩告諸先生某輩皆曰公有疾宜昨夜親告先生也今副觸既發（副觸見前）轎馬既俟將上途而始告之是困先生

也我輩不能為如此無情之事公實病須使了泉公請也故往矣余曰今上途既逼公等盍止神川而私告我而使彼往乎此即困我也鷹山告曰神川使人招某請往余曰速往問其不返之故鷹山返曰星湖告曰甘泉母妹要某曰神川不欲事先生公亦宜辭先生而止焉神川亦勸某欲同叛先生某謂先生將發而我二人叛之是大不義事決不可為也然一人難敵三人故陽答曰諾而走帰矣敢告余曰我察神川懦[illegible]吾子待止唯意湘雨苔石星湖皆慍曰富山人輕薄乃爾我高山人不當復爾兒若傚富山人我輩皆絶交鷹山曰吾豈敢皆曰先生宜鳴神川罪絶之余曰不可彼父母託我至厚彼縱叛我我不叛彼也乃使星湖往諭之返曰彼實病矣唯心術可憎也復使清兵衛往以其私諭之且曰神川父母屬我曰莫使兒屢過親姻家我不欲托神川于二婦人而去欲見了泉寺主御其傳我意返曰神公病益甚謂某曰我痊將追從先生今日未可從也了泉寺主不在其母妻（即甘泉妹）方使人迎之寺主若帰即来為神公請

也乃遅之過午役夫促甚乃發請兵衛氏携湘雨以
下赴了泉寺（在坊所南門外）其母見曰兒在近村頻使人促
之矣余粗述神川始末母曰向者神公来欲見兒坐
次疾忽發妄言不知所為言未畢主僧自外帰引余入
室余曰神川立志未堅為冶情所牽請公諭之待痊
追我於萩原驛戸谷氏彼父母所屬金三両既附金
百匹餘二両三歩我留萩原数日俟今後一消息而
返之主僧曰諾余就神川臥處曰吾子痊則追我於
戸谷氏曰諾主僧妻曰神川亦不可不速加餐從先

生也先生請録前程留滞處示妾々将令一僕送神
川公乃書萩原戸谷權十郎上有知村瀬秋水加納
青木順道接之時主僧與母語待余出復引入室曰
神川遊冶子也公携至上國即自貽憂也不如速返
金與彼絶矣余知主僧無諭神川之意且其母先入
神川懇而不信我也答曰諾時已過未牌送者逼不已
走出則遇善瑛曰聞神公冶名久矣其不從先生即
家弟之幸也某謂弟曰汝若從神公之説叛先生豈
唯高山人棄之聖善與我皆絶汝不為子弟也湘雨

等導至岩下亭（前日樸齋飲我處）中所醒石石砠竹崖等在
焉設離宴余恐役夫怨言僅傾一二巵乃辞出南行
数丁至街口清風橘堂俟焉乃皆別去（苔石谷清石砠竹崖清風）
（善瑛中所醒石星湖橘堂）獨湘雨請送至前驛余曰鷹山未慣旅
務願送我数日而別湘雨曰諾高山人皆厚摯樸忠
比諸越中人不唯天淵臨別不堪悽惋右田左川而
上石出水淺三十餘丁至石浦村路右有寺秋碧（其趺）
姓文次右衛門之子某文助之子某別焉又数十丁
路右山脚有稲荷祠丹塗華表續々横亘隔溪亦有

祠名若宮檜松圍匝緑影倒溪々右積薪億萬布置
齊整如観八陣圖因問價湘雨曰薪有善悪善者高
六尺廣相同而値銀十五匁悪者減五匁余曰都會
薪貴如此聚影不知其値幾萬金前日漲見浮薪蔽
溪下怪之今知其以矣又数丁村名松橋列松夾溪
風致乱落渡橋回顧風致極佳又二十餘丁見男婦
絡繹往来村名一宮方有事於神祠庭有神代杉既
枯猶崒然不知其幾千年外物傳神者開闢未據飛
驛及王室興帰服焉出祠上坂回望祠後密林圍緑

古氣欝轎坂多石余謂轎夫曰知汝苦然我步則遲緩恐日沒皆頓首曰我固不難夜行公若一步助我一步也若二步助二步也何必數十萬步而曰助乎余以其言甘疑之然終下轎謂湘雨鷹山曰彼有後言勿聽上七八丁鷹山曰此名宮峠飛驒國中除山外起高此北水北流此南水南流是其分處不過數十步耳初自富山入飛驒常緣神通川上二十二里至高山又二里至此地而川源窮焉飛人呼神通川曰宮川蓋取其所始出也稍下有人家名山梨初在

高山見位山横南青挿雲漢至此既近覺其不太高地勢步闌下瞰村落即久久野鄉也黄昏入鄉至無数河村宿驛長家舍側有溪橋故地名橋場云高山至此三里向南　賜轎夫金一朱不受曰日沒怕夜行當宿此地吾輩八人願賜一千錢為宿料二納不能詰余曰汝初言不難夜行今言怕夜行我士人非為汝輩所欺者莫復言皆曰公是士人故有此請也我高山縣吏至此地者皆賜金二朱例也余曰汝縣吏予視汝輩故有格外恵我是旅人到處摟役夫安得人人而予視乎轎夫不能答余曰我以富田山崎二君故賜汝六百錢受不受唯意乃拜謝去

十七日

昧爽起然役夫未集就主人室語主人曰飛驒地險穀寡而戶口多官慈憐特深本年米一石價銀二百爻則官賣米值百爻民不能納穀則納銀亦一石值銀百爻矣天明役夫集初富山以南無馬以五六人舁一馬所馱至此始有馬渡橋水東南流左右山逼溢溪下路左有巨巖載松俗呼旭山一水自巖北來

溪入焉所謂莫下川也水勢五倍於溪溢川下川亦溪也然從世呼以別諸溪行半里路左有橋狹而長五六十丈且高離水十餘丈兩涯老木盤空繁陰籠橋初覩凝寒謂是幽險安能越乎幸是唯土人通前村者非官道也路右山形崚嶒萬樹濃翠有木傑書樹係官栽禁剪伐傍書富田小藤太在職視山腳悉用石之截裂者重起以防崩潰土封皆包疑百年前所作昔人多遠慮預備後患今人唯圖眼前之利不復顧後獨飛驒猶存古意可賞山多水脉乱穿石罅而出數百千處

石下有小泚水聚焉成小溪以入川者數處村名舟
戸毎家戸外置巨木刳其心如槽洌泉注焉過引下
木賊橋洞渚檉字村名諸村渡橋而右川川稍廣岸稍高
酷肖神逆川尤行三里村名萱原朝来霧滃渤至此
初見日山色欝蒼始有竹林地稍闢多桑田半里至
小坂驛一水自東来驛數十家過半傍水驛長氏尤
高敞竪観水相距七八十間有橋名朝六世傳橋下
太石蓋胎玉橋左右前後數十歩雖黒夜常朧〻如
朝六時之光故名將飯主人既供具以俟余請為書

扁額而去渡橋水廣可二十五六間極深清見底両
岸對峙如列屏風碧波溶〻直入西山直下川盖在
山西與溪相會而不見也回顧驛長氏以東人家在
峭壁上斗落百尺窓影落水余謂富山以南峡中以
此橋為第一勝槩上坂數百歩又下村名坂下地平
左右見観音祠古木蘢蓯疑千年外古跡闕土人莫
能識者一溪西流渡小橋僅數百歩而溪入川川心
有大巖數十丈雙立溪水衝其東川流激其北皆左
右分而相鬪波勢逆騰三四十尺雪花横飛聲如雷

霆而巖色殷赤如朱頂蒙青艸其以南所到巖皆赤
水益碧奇形怪狀生来始覩五六丁村名洲尻西涯
平夷瀕水有田見群烏立而〻三〻相對彼進此退
此進彼退毫不異戰陳人過其傍乃散余及二衲嘴
為奇事田盡有蕪野余曰墾闢可以得數千石地而
未見耜痕盖飛驛不唯山多平地少也人又少於平
地也人家夾川斷續有尾崎川側二組土人謂村落
為組路左有藤森祠蓋古跡也又十餘丁上坂而下則
地頗闢刑左見一帶人家二三百戸即荻原驛也入

入戸谷權十郎氏主人既糞除以俟其年四十左右
供酒有盛饌請三宿〇今日行程七里向南

十八日

予思贈主人詩得溪聲茶榻外山色画樓中一聯曰
請主人上樓正與東山對相距僅六七丁連峰峙崿
翠色如滴斗出雲表主人曰絶頂高三里直接御嶽
世間名山無不見者坐隅繭絲山積余問養蠶之方
主人呼其妻相見妻観蠶種貼紙者及金繭巨繭等
數品曰種有奥越二座曰述寒天醮水春時烘火次

第甚詳主人曰我飛驛以繭系名而此地尤著從来賣之京師近官開洋夷互市故悉送之江戶獲利三倍矣供酒斥山春楠牧善庵來善庵去曰某家在此地南二里外即先生所過願枉駕○為主人作書十餘紙○昨日善庵等語曰前日村人見一物死石間形似龍其鱗頗巨予曰疑　山甲今日春楠示鱗十餘片及圖鱗徑可八步薄無彩視圖四足三爪蓋蛟螭之屬圖側書長三尺八寸餘鱗尺餘○申牌主人導自後門出其兒二人湘南鷹山從過人家後小徑

右沿徵流二百步許、左在救荒倉右有竹林取中間百餘步路忽上二百步許有平地即佐藤氏城墟北隅有諏訪神祠其南有拜殿土人目作劇場者廣而半無林板其東側有千年外巨杉本年五月為風吹折唯留本一丈餘橫枝未收支撐滿庭劇場屋過半壓摧幹數重圍而心既盡朽主人曰視木之經理可以識其年壽其未朽者可八九寸予數之得二百四五十其古可知嗚呼物命固有涯哉杉東數十步有小石祠祠傍修杉四五立其下雜卉蒙茸又數十步地勢斗落伏視涸濠也石壘嶄然二三丈劇場西數十步又有小石祠地勢孤立三面無地直臨人家屋脊蓋樓櫓趾劇場南列杉夾路二百步右折下百餘步入街南行一丁餘至人家盡處途至溪上絕主人曰今夏暴漲官道流為水底一町餘水而滿高於水二十尺勢難復埋之作道也故方將撤人家三四戶新開道矣黃昏前返○主人供酒春楠來將徹隣村人日下部源右衛門來見屬書去○夜半聞鹿鳴東麓

十九日

裁典神川父及了泉寺某柬副以金二兩三步而託之湘雨二柬大意曰我俟于萩原三日而神川不到知其疾未愈必還家矣其所屬金三兩而一步既付神川餘二兩三步送上云云又裁典高桑父子肖泉柬亦託之湘雨曰此柬請典星湖發之莫使神川知二柬大意曰神川稱病而歸我無辭於留之也我將上途而彼不唯已稱病并欲使鷹山叛我我不解其以也我非有深怨於彼而彼如此蓋彼將以我嚴刻難陪隨為辭而去亦恐人不信之則欲以鷹山為徵

也其心術如是公等以為何如人哉彼父母託我良
厚而彼存心乃爾我甚羞其父母公等為我謝〇午
後作書〇與主人謀前程主人曰飛濃之堺有下原
金山二驛相距唯一里下原屬我飛公有富田山崎
二君副觴其待遇必勝金山宜宿焉上有知距金山
九里中間有數驛是將使本驛長東金山以南數驛
預報先生至也予曰幸甚〇書寄富田山崎二子詩
轄鞍預具待寒儒到處居人禮遇殊為是先容多潤色誤將燕石作明珠託之湘雨〇主
人羞菓其殼大如鵞卵質及色類甘薯殼自開而如
世之所謂芋蟲者見白如絮舐之甘似蜜絮包核如
丸藥者百餘粒曰此蔓生物蔓即木通實曰秋笑俵讀
阿美殿〇夜主人夫妻設離宴有盛饌春楠未陪〇以
湘雨遠送贈一律詩載集

二十九日

昧爽束裝〇主人贐金蠶絹一段又贈潤筆金六兩
二步余謝其厚勸學詩主人悦〇卯下牌上途主人
送二丁以今日赴高山知府召辭去令其舍人戸谷
忠太郎携行廚送余湘雨將隨主人還高山然以其

束裝未終送余過大昨日所經路左揭青官道壞旅
人宜取田間小徑乃左折一望皆桒時見竹林微流
縦横清而駛觸石成聲人家斷續地名岩下湘雨送
七八町至畧彴別去又五六町出于官道臨水上道
廣而多石水濶而見淵〻悉種桒地名花生右水左
山而西南行二里至下呂湯島驛二里間地狹而平
水濵往〻見田畝有人家水每里加大水底巨石盤
陀水清淺而徐行至石露頭角處輙電走雷吼湯島
大家百許驛長出迎供酒其宅新構且爽塏俯水與
西山對甚有風致問其姓名曰武川徳左衛門為書
扇二柄主人曰此地有温泉故名湯島島即洲也然
地震湯遷官方將貸金修之也又曰此至下原世呼
中山七里山水奇絶盡人往〻來夢焉忠太郎曰妝
善庵家既邇請先報之去出湯島路下度小橋地微
闊左山而起連巒複巘今以濃淡七八丁至少箇野
村有渡水廣六七十間深且急然淨碧見底大石平
數空中横大繩渡人數輩攀繩以踵運舟前岸有一
大廈其後桒田數畝善菴氏在焉主人喜曰兩方下

今夕願宿敝廬乃議發追觸用卵呼於保井戸下原二
驛曰吾今日發荻原至少菅野忽病腹痛就醫救善
菴者乞治今夕宿焉明日將至下原宿卿等請善處
置人馬追觸係卵丈摘譯其意又使主人東下原人加藤三郎
右衛門報我病金問下呂何名主人曰飛驒有上中
下三呂皆鄉名某按盖闓也後人訛省門也○主人
子周介見○主人供酒忠太郎出所携酒肴○竹原
鄉宮地村人熊崎久治郎號鍵齋見乞字曰某識福島
中村屋益兵衛彼前日示先生書某欲乞字然病無縮

介善菴我知己也偶相訪得見先生焉幸矣○贈主
人一律秋天久無而今日忽滿々漲勢侵山市憔心悵潤摘早寒殺酒醒暮色欲魂消雜黍情何厚款留話靜宵○加藤三郎右衛門來至東曰某今夕當館
公也然有故不得留客故託古田屋文五郎者將館
公焉敢告○夜鷹山私告曰先生莫憂神川病彼典
橘臺氏所見妓梅吉者昵頗費賤初欲借我金然不
許故以病為名實欲取所屬先生金而償花費而已
彼初欲携梅吉返富山然恐父母不容故踟躕未決
也先是湘雨在側故不敢告也余曰吾子告我晚矣

我在高山聞之有好處置不必使彼歸富山惜哉今
後有此等事宜首報我○今日行程二里半

二十一日

久次郎東送潤筆金一兩○主人贐繭絮及金二兩
一步○周介名雄請字余應以鳴甫○辰下牌雨未
已風聲瑟淅冷甚鳴甫忠太郎送五大丁別左溪而
下路狹而蕪稍上過山腰山溪之間萬木攢蔚時見
紅葉樹下巨巖崔嵬地徼闢必見茅茨前後皆菜雜
以栗柿行里餘見路右店賣栗脫皮湯烹而下鹽者

味美價廉問地名曰梅箇平又七八丁地名角平隈
岸諸山皆矗立峭蒨所謂如碧玉簪者余謂鷹山曰
是德左衛門所以詑也角平以南溪益廣而兩山益
逼山溪之間別無餘地路屬山趾而山與溪百步一
曲彌望無路隨行隨開不識何處來而何處去也初
唯見隔岸之山不識我所過頭上之山為何狀至此
每曲悉見高低峭綫皆相同毫無所異疑開闢時左
右一山後溪出劃斷之也凡數十曲地徼闢即保井
戸驛也湯島今朝別發轎夫七名昨日既發駄物保井戸從來

一轎之任不過四肩至此加三肩而以途艱為名行
太遅僅三里而過未牌余預知其以遅為辭乞酒錢
如高山例既而果然哂且責之不許保井戸驛長出
迎供酒飯謝以銀三匁出驛回望驛後数峯峭壁如
削巌雑樹自罅皺處生層々至巓奇不遜耶馬溪轎
夫曰古来無能躋者驛以南路往々為暴漲所蝕新
鑿山腹作路有巌石不可得鑿輒作棧溪心大石高
十餘丈長数十丈者陸續水分成数派漲痕在石者
或高及三四丈而石間水不外泄滀瀦者数區皆廣

数畝深二三丈至清見底其有名者曰孝子池曰長
池傳古飛驛有孝子其母蓋近江人疾病曰吾願飲
琵琶湖水而死孝子家距湖四五日程走帰至此聞
母既死慟棄水自成池云余謂此暴漲之為也然人
以誣之義不敢辯而已行一里地名三淵以南水石
益奇雙巌對峙中間僅十七八尺而全溪之水悉注
焉者石頭数百現出中水為是匯洄成釜亭甕甕状
者如柳子所謂鈷鉧潭者清淺可渉者不知其数又
一里近下原山形頓変温藉明媚多草少樹水亦緩

鬆知稍近美濃境使鷹山先行見関吏投過関券返
曰可余傴僂過吏二名坐低首関西石復露水復急
行十丁許有渡未渡而右折地闢人家数十即下原
也鷹山先行一老人出迎曰某即加藤三郎右衛門
也導入逆旅古田屋文五郎氏時日将没○今日行
程六里半向西南○高山至下原十九里而飛驛境
盡飛驛係直隷其人比他邦頗獷悍怙威而余所到
得敬待冨田山崎二子之力也至此託三郎衛門返
副觸于二子副以呉醒石柬中包呉高粱父子湘雨

柬呉高粱父子曰昨發一柬後聞神川呉妓有昀欲
携帰富山之説此恐讒言耳然此柬到左右後彼猶
未帰則請凡呉甘泉謀告彼父母發一价迎帰也不
然不唯彼自作孽使我怨于其父母也至囑○良左
衛門曰美濃上有知距此九里也中間有数驛宜發
先觸（用邦呼）豫報人馬之数也乃令良左衛門以其私
柬報前驛長余又柬村瀨秋水属預定館舎○夜良
左衛門来話示其子棄毛在北阿墨利加所發手柬
柬係邦牘余摘其大意譯之曰兒以正月十八日（全忘）

（日月恐有訛）隨節使上船發江戸二月十四日抵南阿墨利加珊兊字伊須島此島距江戸以本邦里三十六町計之二千五百里大如我九國珠暖西瓜既熟并諸菜菓皆味美又千里至北阿墨利加珊拂蘭志須壺同舟七十餘人無一病者可慶聞和辛頓府距今地海陸五千里三千里既遠況更五千里乎我生死未可測若死此東即遺物也若生返江戸之翌日呈奔歸省具話途中事節使令曰明日有日本信故匆匆裁東言不悉意三郎右衛門曰此東三月九日所

發端午前一日至我家矣○昨日忠太郎所携行厨中有松蕈今夕食之覺臭既而惡心大吐記以自懲

二十二日

昨夜亥牌起徹曉不寝以作瑣事錄途中倥偬晝間無暇操筆故今後為例○卯上牌三郎右衛門來余贈書翰昨夜附文五郎飯費錢五百四十文今朝返之曰加藤公之志也乃謝三郎右衛門○卯下牌上途三郎右衛門請送乃步共話三郎右衛門曰某年既六十六數年前登立嶽明年將登富岳也余曰某少有登臨之癖今既之濟勝之具徒羨史之矍鑠耳右山左溪而下我所踏大巖則水嚙其根深碧不知底而溪心沙石凸然所踏纖沙則凸然者屬我所深碧者在前涯三郎右衛門曰此溪每漲水道百變淺深無常凢下十町許有一水自西來會焉其廣深相釣三郎右衛門曰此飛濃之界也名郡上川東望二水合處有山嵩其衝水避左旋奇甚棄舟渡郡上川三郎右衛門別去上前岸即金山驛也人家比列二百餘地屬尾張管下至驛長氏人馬既具待我即發

至此始與溪離入山際山阜如囲比飛山十分之一矣有田處狹長如帶人家斷續始見木綿蕎麥下轎步路稍上三四丁雜樹間見數喬木即絕頂也地名前洞鷹山曰戸谷氏妻尾張產也十年前歸寧途遇此遇賊劫剝衣裳其從皆婦人不知所措飛驛近出入戸谷氏者數人在近村聞山間有劫賊而其妻唯携數女行危之走尾來捕賊蒼黃無索裂賊衣縛之屬尾張吏賊在獄十年昨年遇赦出矣上轎下坂地名裁洞行平地十餘丁又步上坂五六丁至絕巔地

名前山頗高敞時方快晴秋色澂爽望御嶽秀出于
萬山中甚迺而衆巒搶嶽隱樹唯露尖数尺又上轎
下坂滿路皆石轎夫蹣跚八九丁至平地地名杉洞
有関尾張吏所守横木作門而不誰呵始見微流沿
涯石嶄巖開允行三里至朝張驛々長出迎供飯贈
茶料曰退與里長謀而後報受否少間携一人出曰
此宅主人也茶料請賜此人金山所發馬夫後来至
驛長荐遣人迎之始至乃發驛長頗慮送渉溪余曰
望山姿似有金而地多以洞名疑古金壙也驛長曰

金山即往古採金處餘則未識也別去過八日市賓
生洞寺田詩（詳）村村在山際上下小坂不知其数寺田
南數丁地闢山卑地名多々良蕪田数頃有巨榎（榎邨
人所用未識漢名）千年外物疑古跡間轎夫無能識者終始
沿溪至此稍大則有一水西来合焉其水三倍於溪
淺而廣可四十間無橋渉上前岸地名若栗行数丁
又有一水西来入溪々始大地名小宮有坂其側新
鑿小渠々涯有微徑轎夫取徑避坂直臨溪上危甚
溪心大巖屹立数處水淺三四尺至巖根忽深不知

底而不波如盆中水置石視四山皆綫此濃之所以
異飛也五六丁出于官道地名追分有岐左者赴名
護屋也取右者入山間路平水田相接凡行三里餘
至殿村驛々長送迎如例出驛有小溪西来溯之入
山際回望殿村数十戸在黄雲中朝来所過此地尤
濶間田幾百石轎夫曰蓋五六百石路小随溪屢回
折溪涯大抵修竹或見園過尺山逼田狭地名大落
洞二十餘丁至溪小無聲處上坂六七丁名梨嶺始
見西南遠山下頗急且長村名樋筒洞数丁又有人

家名口之野一人出迎曰公飛驛吏乎余曰非也見
鷹山曰吾過矣公本願寺使乎余曰亦非也公為誰
余曰余日田人自高山来者其人曰然則我所迎也
上有知驛吏使某迎矣時日没昏黒無所見又有携
燈出迎者二人十七八丁入上有知人家七八百入
一家戸外設高張燭（用邨呼）主人迎曰某姓河村名半
助即加藤三郎右衛門親姻也彼東曰此客難得兄
宜款待而不述公之為何人蓋飛州貴吏也余曰否
因述我生平且告與村瀨秋水交厚乃使人報秋水

某門人某來見曰秋水使某迎或謂先生爲飛驛人故不謁歸矣日田飛驛邦呼相似故訛少爲秋水子東作來見主人供酒飯

二十三日

去夏入越前之後遍半陰曇至此天宇澂碧日光晶亮南北之異如是○秋水使人來迎○書扇二柄贈主人○主人令舍人導予西北行街上數丁至東作氏其園後書齋即秋水所居余謂初見秋水曰二十年前謁先生于浪華矣余贈書束紙及袱書扇午時東

作導至其書齋供飯申牌又供酒有盛饌大饗○東作曰先生今夕且宿敝廬某將與半助謀使彼命舟送先生於矢柄又東其驛長預具人馬將定日東作曰明日發先艑則明外日可先生欲郭青木順道請投東乃附東遂宿東作氏返鷹山於半助氏取文房具

二十四日

東作名鎮號雪峡行東脩請受教又贈新製硯二枚曰我西鄙寺尾之山時見五彩雲其疑必有硯材裏糧往採之果獲焉爾後命高島硯工製之京攝文人購求不断其緻密亞端溪云○爲村瀨氏門人作書主人贈潤筆金若干○申牌主人供酒○夜半助使利兵衛來迎曰明日辰牌舟發今夕請宿敝廬乃返半助氏主人使其門人某送乃贈書扇

二十五日

卯上牌欲到秋水氏謝東作來固辭○欲贈半助飯貲固辭乃與東作謀東作召利兵衛曰引高山吏投宿者例可利兵衛曰然則六百錢又示漕吏遠藤與

七郎者所錄起馬帖曰仕立舟一隻仕立邦呼謂特艤也償錢一貫百五十一文加川出錢百三十二文川出錢謂役夫送駄物於川側償也役錢二百三十二文役錢謂關征也乃照數附焉○已上牌上途東作半助利兵衛請送西行數丁街盡處左右峭壁斗立一渠北來穿其脚入洞又一丁出於川上所謂郎上川西涯可百三四十間比莫下川更大舟既倚岸以遅大如澱川三十石船入焉三子別舟子二名分居頭尾各用棹橫截而行初淺近西岸則深不知底而巨石嵬峩水穿其間下如電光浪

華高濺衣髮皆濡一瞬過数百間有数客預立岸頭
待舟至而入初與七郎以特艤舟為名納債倍常而
載餘人知舟子之為也将詰之一人進曰某姓篠田
名六八鈴木風越門人而業篆刻昨日聞先生在東
作氏将就謁而不果不圖今日侍坐余以其人真率
不復詰舟子與六人語回望洞背壁上群松扶疎風
趣太佳稍下左岸多砂石右岸多樹樹外土為水所
嚙真如立掌益下水淺緩而成洲忽見巨石輒急而
深左岸阜竹数十竿而繁々蓋将作堤先摸測也下

三十餘丁又有急流東南山盡尾張伊勢地方平原連
天自出高山三十餘里地隘山如墻面而立不堪櫅
闊至此神目頓豁又有大石乱峙處名蛇尾白浪壓
舟皆膽破色變則既在淺處又十丁有急流處名石
屋浦又数町地名重竹初川路迤東通至此忽折直
南流而涯尤廣緩如不流深碧泓湛而石　如人立
者数百挺出余曰如是境不易得下数丁流益緩西
岸名池尻東岸名小瀬有渡渡西有小山形似兜秋
草映日黄緑如染六八鷹山為余上東岸買菓鷹山

先返曰陋鄉魚一物六八不返同載客皆怨曰何遅
余笑曰今日政在我衆乃默六八携香魚炙数尾及
酒返曰遇青木松軒翁門人某生留我献酒肴於先
生矣乃飲又数丁地名下淵上有知至此二里云右
有大巖高十四五丈根有洞左則平沙渺漫晒罾又
十餘丁地名楚次又名千疋見長網数十百丈扼中
流六八曰一撃動獲香魚千頭故名也（邦人算動物多曰疋）余
曰吾鄉亦多香魚然未識此漁法吾鄉魚味勝岐阜
魚味遠甚而名遜焉以漁法未講也又数丁西南野

闊遙見横翠於数十里外蓋膽吹諸山也又数丁地
名弥勒堂川分為二又十餘丁有菱川自西来會焉
地名芥見六八辞出又四五丁地名土佛右邉数巖
競秀左有鏡巖水益尤奇緩而曠右淺左深左邉一
山瀕水而起巉巖斗絶古木老藤攢翠聳緑名金華
山即岐阜中納言所城往々見漲痕在樹杪高七八
丈舟子曰今夏洪水古来未曽有也又十餘丁左右
岸皆見人家簇々右曰長柄左則岐阜也上有知至
此五里時既午矣左岸上忽有大呼者公非自飛騨

来者爭答曰然其人走退余曰必青木順道也忽有如里胥者二人出迎砂上曰某岐阜川吏松井三十郎舍人也昨夜河村半助遠藤与七郎檄報明日有自高山来之貴客故朝来俟焉言未畢逢有呼先生者視之順道也乃移棹就順道所立而出順道導上岸頭樓供飯開窓竪見長流両涯殆可二百間松渚柳堤景致絶佳既而出過涯上順道讓其轎於余三十郎舍人及里胥導岐阜人家萬餘高山以南一都會也行十餘丁左折有善光寺其左有因幡祠頗幽

邃上石磴右有溪流左則鐘殿後則祠也屋四隅代蚩吻以刀神傳左甚五郎所刻極古雅祠後接金花山脉萬松稠密緑葉赤幹猶乇佳氣祠距頗遠余人大醉誤導至也然余喜覽名勝返街舍人去吏胥送至驛亭蓋舟次無驛役夫自此地出迎二十餘丁而赴加納也岐阜加納相距一里連街相接而人馬賃三倍他驛未下牌至順道氏其父松軒夫妻（松軒實順道姊）夫及兒鶴太郎見○今日行程六里向南○主人供酒有盛饌僧大梦来見曰貧道寒鄉不足枉駕願留

侍左右余曰幸甚主人引棋客某書林江崎卯助（號三星堂）大西清次郎者相見○自去秋發大野後北州氣候過冷高山尤甚出富山南行殆六十里始覺氣候適體然比浪華以西猶冷

二十六日

順道妻見○鈴木風越来見一僧曰四年前謁于京師笑僧曰貧道去年在雪爪師許屢見先生然不敢交言也○三宅左兵衛門者送肴既而来見○大西清次郎来贈詩介淺野幾四郎者相見○大夢卯助

来○松軒曰某將赴尾張病途過笠松乃託棚橋平右衛門典笠松吏竹林貞右衛門薦余柬松軒曰彼病勞瘵恐不治也○託河茂典永樂屋東四郎及尾張書林某大垣書林某薦余柬三通于卯助○醫人三宅玄兆粟原善八左合昇哉来見昇哉即順道弟也○午時順道供酒有盛饌大夢風越以下同席○松波文右衛門者来見順道曰某以室隘屬此人館先生焉故来迎也○申上牌順道大夢風越卯助善八昇哉静次郎等導西南行数丁過城門前西折入

街即中山道一二丁入松波氏主人年四十許無妻奉母而居母見○戍牌客散卯助獨留借其蔵書數種

二十七日

昧爽雨下頭痛乃臥○順道兄弟大夢卯助風越善八清次郎来（諸子毎日来今後不必記）○順道介僧專福寺小雲相見○卯助曰永樂屋毎日有浪華信乃託與河茂柬々曰僕今在美濃加納将以来月望前帰寄拙荊柬一通請致之與室氏白吾欲以重陽前後至京師

使人迎卿子母共観石山宇治卿宜預庭守舎人而来也卿若不欲来宜預發一柬子石舟氏而報我也○夜大夢供酒遂與順道風越善八導西行二丁投酒樓召妓七八人劇飲皆宿焉

二十八日

寅下牌與大夢還逆旅○三宅左兵衛来介其叔父與三郎相見○為卯助等作書○小雲携酒肴来乃與順道大夢善八風越卯助飲淺野幾四郎偶来與焉○善八風越同余宿二夕今夜去（善八岐阜人風越寓岐阜）

二十九日

午前作書○順道告曰市北上加納有西覺寺園庭頗饒風趣寺主靈完欲先生臨焉○午時順道大夢鶴太郎導予而出鷹山從北行街上一丁許有菅祠境闊樹古一丁許左折出於市間又北行數百步有橋々以北稲田夾路黄雲萬頃東北見信飛高山四五丁入上加納人家在樹竹間所到見柿籬繞曲折二三丁入西覺寺々主迎於南軒先見園庭佛殿北有長廊過廊下数歩木牌下掲書延命庭有小門掲書

廣開門大梦云延命廣開皆佛語也莫哂其俗庭南北可三十間東西可二十間外匝修竹内有楓林杉杉松林又有藥艸花其餘雜蔽空繁陰釀菌平苔如氈峭蒼連砌中間鑿池敗舫浮沈掲書文化甲戌掘此時永樂錢五千餘文出緣因名永樂池聚石崇土穹然者数所皆構小亭群鳥相呼如在山谷間西漸逶邐斗出園間坐焉主人示永樂錢二百餘文及我邦古錢唐宋元清二百餘文曰當時所出五千餘文永樂居半々則雜古錢（善）永樂尤較近也云我與役

夫分之後又為人所乞纔存四百錢矣笠松人山田訥齋來見贈菓子逆旅主人文右衛門及大西清二郎淺野與四郎追至主人供酒既而令其二女合奏琴三絃順道云主人估痂氣藥殆遍海内年贏數千金而家蓄女伎八九輩日引客共飲會計無所餘也初坐時主人導観佛殿柱楹朴且小而佛具飾窮極侈靡非他刹所及其前廣座置巨櫃數十藥臭馥勃蘆根山堆于大桶主人云蘆根一味一歳所用百三十六斛他藥七八味皆準之云黄昏辭主人送過鐘

樓前亦鑿池作假山樹石奎壽曰是貧道得意之作大夢曰甚肖旭莊先生畫景一笑別取生路穿杉篁間二三丁出於田際有荼毘所西南行數丁大夢腹痛出於來路訥齋已下送至逆旅初途逢卯助自岐阜還要之往終始奔走周旋云○今日飽甚既寢忽思上厠已下痢數行自調胡黄連石膏半夏乾姜剤服之稍發汗小水快利

九月朔

然暴瀉未已乃招順道乞診云胃充癥悪瀉蓋既止矣但宜用緩和剤與三貼去○午前不復瀉而不堪委頓廢務而臥○新加納人古田新米贈鱸魚及松蕈○松軒來診予以順道所付藥過甘乞半夏瀉心○松軒云越前人松前喜作問先生寓而至弊廬鼓導來矣乃見喜作曰某親姻在此地三里外某前月來游聞先生將過此地待至今日幸得接謦咳予問貴境距此幾里曰山路二十七八里平路則五十餘里矣期明外日復來去○加納大夫片岡左富子旗之助來訪乞字○昨日在西覺寺自庭入軒疾誤

打額當時疼甚至今日瘡現更疼十年來無如此踈率託以自警○黄昏松軒導至其家供雞肉大夢鷹山從終宿焉○托順道裝與石舟父子翰内包與堂氏翰

二日

與松軒圍棋午後還逆旅○早川祐太郎來訪勧游其郷及養老瀑布○長良人小林新左衛門來見乞字○午後揮洒至暮休○訥齋來贈潤筆金若干○片岡旗之助來訪

三日

客年大垣大夫小原二兵衛（号鐵心）因雪爪師乞帰路
相過今日順道令其門生致大梦東焉東云旭叟来
其帰思甚急公若欲相致僕将勧之不識尊意何如
○松原喜作與一僧来乞字既而曰某旅嚢空罄他
日送潤筆于浪華乃裁與渡邉順八郎宮澤由左衛
門兄弟廣瀬與三右衛門兄弟東属焉○古田新米
来曰順道相見既去太夢曰新米順道同母異父之
見也○與卯助幾四郎鶴太郎散歩菅祠西北田間

久之帰入街過卯助氏其母見○数日悪寒満身發
如疥癬物痒甚疑久在北方陰溼之地自然感黴氣
至此而發也○夜松軒来圍棊（碁）更深去

四日

先是上有知舟中雋瑣事録稿于書東紙至逆旅翌
朝問主人曰先觸至乎（先觸見前）曰至函併至乎曰至乃
取函出先觸而容稿緘之謂鷹山曰函蔵祕書莫開
今朝欲訂稿視函緘解不見稿問鷹山答曰不知予
曰数日来有觸函者乎曰無唯鶴太郎洒掃其側而

已予曰吾戒吾子曰祕書非金銭所能換也吾子果
不忘我戒乎曰敢忘之某且往問之鶴太郎兄弟去
文右衛門私謂予曰前日卯助随公自酒樓令人来
取文房諸具翌日笑曰鷹山君未解事文房具併先
觸函送之彼函有何用乎乃使婢召卯助至曰函某
實見之矣鷹山亦與順道兄弟至予問鷹山曰吾子
嚮曰数日来无觸函者而函至酒樓誰送之乎曰某
送之也予曰然則前言詐也抑何故送函乎曰某恐
途中墨遺故入於函矣予曰爾時函中有紙乎曰蓋

有也曰紙今安在曰蓋在漆塗筥中也乃覓之不見
鷹山曰蓋我送函之明日戒我也余慍曰吾子欺妄
一至此乎吾二十六日至此家（文右衛門氏）卯助言永樂
屋明日有浪華信翌朝欲裁與河茂東别無東紙故
剪稿而弃於函酒樓之游則其夜也我徴于日手事
于言而吾子徴于蓋一字頗聞明日戒我四字之徴
順道自傍叱鷹山曰何不謝過鷹山蒼黄叩謝既而
鷹山獲稿其衣袱中曰我聽先生戒開函時蔵焉後
全忘矣○以疾故欲速帰以鷹山不慣人事欲雇卯

助為從者與順道謀告卯助卯助許諾○三宅玄晃
導旗下士坪内金三郎居來訪乞字既去順道曰坪
内氏家七千石今任側用人天下權門也其支族三
人皆六百石金三郎其一也世居采邑○夜鶴太郎
來宿○早川祐太郎來請明日臨敝廬

五日

風越來乞字○與大夢謀附逆旅主人松波文右衛
門餞賞金一兩一歩茶料一歩一朱以其母恭敬故
特厚之也○祐太郎使人來迎○松軒來○順道大

夢約同遊笠松（即祐太郎氏）午前辭松波氏至順道氏時
不見大夢初祐太郎欲使轎夫來余辭至此雨將下
松軒以其轎送余順道鷹山從東行街上四丁許南
折人家盡老松夾路松外稻田萬頃路坦無石十餘
丁入村一老夫迎呼曰公見余忽默轎夫曰彼以公
爲青木國手轎謬認而已大夢及又十餘丁轎夫曰
此地夏時洪水六七尺加納以南稻空踈皆水耗也
凡一里入笠松祐太郎迎入其家母妻皆見○笠松
吏竹林貞右衛門即棚橋平右衛門所束薦余者聞

其疾病使祐太郎往贈雲丹及川苔貞右衛門使横
井鶴助者來贈紅鬚鰛魚及忍冬酒（鶴助號巨笠）○山田訥
齋來○村瀨秋水來送金及紙乞字即作書并河村
半助所乞書託之順道初余乞平井幸吉食籠甚珍
之發下原時以前程多豫具飯不復用食籠使鷹山
藏之兩撒中（兩撒見前）屢問既藏乎曰既矣既矣今日開
兩撒不見之鷹山惘然曰吾記在河村半助氏使婢
洗之謂洗後藏之也不圖其遺也乃束秋水屬問之
半助事○主人供酒其伯父小見山吉十郎及笠松

人高島久右衛門（號甫立）玉井伊兵衛（號紅影）來陪訥齋
巨笠與焉○夜順道大夢去

六日

訥齋巨笠甫立來乞字○祐太郎示明雨朝（春昌天啓）從
信録三十五卷即輯名臣奏議及御批者其係奴酋
事者十之八板蓋崇禎中刻而清人所禁識珍書也
余驚賞祐太郎乃贈之○午前訥齋勧游木曾川上
乃從之出東南行街上率多富家過縣治前曲折三
丁許遂出于川上岸有孤亭祐太郎甫笠巨笠出迎

入焉亭茅葺板床狹而野而淨側種樹竹缺東一面而望川川廣可二百間緑波淼漫兩涯白沙数百歩而有青林林外遠山皆在数十里外風帆陸續雜以漁舟上流既并真下川下流又與郡上川合中山東海二道之川莫與此抗者舟自此溯十里而入木曽沿十里而至桒名云余謂訥齋曰某甚懷浪華此地毫不異淀川即似既還矣亭前地陷如渠渠前空地三弓許高敞勝亭乃上焉遥眺下流溶〻入雲際訥齋曰一抹青山即桒名也返亭祐太郎供酒二筐贈

肴余曰去年北游後常苦調味不適口今日始遇上國風味矣皆悦大醉庭上有楓下置数榻就而眠焉覺祐太郎曰鶴太郎来迎于我家乃與衆出取如渠處東行竹樹傍路数百歩右折出于川上重堤複渚迂餘曲折蔬圃稻田隨行而見左有茂林小祠二區在焉過其側入街即祐太郎門外也近於初路三丁許○鶴太郎見曰三宅玄晃来俟於敞廬欲献温飩願早帰○未下牌辭祐太郎氏祐太郎使轎夫送自與訥齋二筐送至街口別轎夫力弱走甚轎動搖殆不得耐僅数十歩輙佇立聳肩被婦人徐歩者先不知数詰之曰吾輩農夫生来始舁轎矣視其状頗覺悪蓋欲困我而下轎也乃故不下黄昏至順道氏○鷹山獲食籠于駄物側曰某全忘矣○玄晃供飩○順道供酒○夜卯助来○與松軒圍棋至夜半

七日

卯助来○風越祐太郎訥齋玄晃大夢来○順道及諸子贈潤筆自去夏北游後潤筆寡薄未有如加納者而順道父子厚情欵待亦非他人之所能及也○

秋水父子使人来送其畫幅及金乞字美濃関新町第二坊讃岐屋喜兵衛號栖霞者因秋水乞字尤多且送鍍箱乃書其所乞別送書五幅扇三柄于秋水曰請領一幅栖霞○與順道謀卯助雇貸乃書劄子曰貸毎日銀二銭抵浪華後三日以上則無貸其帰當附路費銀二十四銭也順道示之卯助答曰唯尊意○初買鷹陵越絺直金一两二歩在高山屢服之途中不復服抵小菌野檄（牧）氏余撿両掛不見之鷹山曰先生在谷市氏盡容絺衣於革函而入駄物中余曰

否爾時以彼衣係新製授之吾子而入両摑矣鷹山
曰先生誤矣臯親見在革函也余曰吾子多遁辭吾
不能信也今日解馱馬[物]而悉換衣首開革函不見越
綿鷹山曰函緘似鬆疑人盗之余曰函以席包之盗
雖有術安得不解包而取之乎且無舍衆衣而盗一
衣之理小箇野在彼莫詐言鷹山曰先生所授神川
也彼臨發詐病安得無奸計乎余曰彼固詐矣然吾
保其不敢盗我一衣吾子遁辭則常出意表可畏○
使卯助束装○順道餞余諸客共焉戌下牌徹○託

風越發東于秋水氏内包共山崎醒石東其中又包
共湘而東（使湘両間綿衣於谷市戸谷松伊三家）○今日醫人北川俊
廸來見贈菓子

八日

昨夜約卯助早來撿點裝具過辰不至令順道荐發
人促之至謝曰隣有鬪者不得不救也乃撿丈具不
見往年吉川松谷所贈紫檀印矩余所尤珍鷹山曰
昨日用彼印矩風越玄晁等賞歎摹其製蓋爾時遺
也余曰吾子毎事託傍人而不親故日〻遺物日〻

勞心百勞心不如一勞身今後須思○朝来徹両松
軒欲留余大夢謂余曰前程有合渡呂久二川若漲
數日不得濟不如迨未漲而濟矣乃上途時巳下牌
也鷹山卯助從順道鵜太郎大夢送過丈右衛門氏
戸外西行即二十四年前江戸歸路所過卯助見一
人曰家父也亦請送街盡四望地形毫不記臆四子
送一里至陀羅野（地名土人呼野曰利）休路左店而別両不巳
亦不甚毎使卯助先赴前驛預具人馬故余至即渡
二川過河渡義江寺赤坂三驛抵垂井驛日没投逆

旅龜屋鷹山監馬後至出加納後道傍列松過半仆
輜夫曰本年五月十一日風也往年不用心于地理
今日初知美濃平衍廣漠亜損播而多水矣

九日

丑上牌起館人薦食寅上牌掲紙燈而發近関原天
始明又一里至今須天晴日見過柏原至番場午食
過醒井番場至磨針嶺休于望湖亭時天陰湖色黯
淡比前年之觀頗不好過鳥本至高宮方有神祭游
人塡街前後數驛皆喧襍申下牌至愛知川驛投逆

旅丸屋助七氏未出轎一雉髮醫呼曰先生記我乎
余曰不記曰某小川玄之助也（玄之助宜園生越後人）某拜別
後客兵庫二年本年八月至浪華矣余曰家信久絶
浪華近事何如曰他不必言某訪藍田主人曰昨夜
盜入旭莊先生倉偸物若干某將往唁唯此一事先
生恐未聞也余曰然玄之助以同行人既赴前驛辭
去乃謂鷹山卯助曰我初意欲迎家眷于京師然盜
後恐不能來也我須速帰明日以今日例曉發至大
津宿明外衆伏見夜船也

十日

寅下牌發愛知川冷甚過武佐驛至守山驛所致祭
神鼓笛喧闐轎夫三人一人係彥根人二人所謂雲
助者（雲助見前）一人曰水府老公薨故擧國賀也二人詈
曰賊何言汝國君貪利倭于犬羊蔑憲法貿易邦貨
民食悉貴故我輩終歲飢寒實國蠹也其伏天誅天
下人買（酒）相賀水戸老公為蒼生憂謀攘夷狄誠仁人
君子我輩無賴之徒猶聞其薨私相泣汝國獨賀豈
非狂乎一人憤然曰我生長彥根而為其詆何知公
論須懷私惠二人曰汝國君貴為中將任天下重職
而天下人呼之不以公而曰賊曰奴汝亦知恥乎余
恐其鬬呼曰休饒舌天下泰平汝輩何知公侯事公
不必薨矣不必為人所　汝輩所信皆訛言也已年
之不登天矣今年豐熟行當得衣食莫復言近草津
而下轎夫走余獨先入草津街只（新）設邏所誰呵甚嚴
轎夫曰須下來下一人出曰公何人余曰西國御郡
代隷也有起馬帖乎曰有曰善轎夫入茶店藤屋氏
曰公須午食（時未下牌）鷹山監馬故後初使卯助先行昨

曰未稍後至此大後既至余責之曰鷹山不能一身
辦事故雇公為從者而公常後是不從者也邏吏詰
我曰公何無從者余曰有二人後矣彼疑色見面大
昨日未我謂公曰草津有邏所又有撿人馬帖所我
嫌鷹山禿首且不慣人事故屬公耳公既誤其一請
莫誤其二答曰諾余曰公宜至撿所出起馬帖也卯
助曰撿吏貪賄不如贈店主人二百錢屬焉乃與主
人謀主人曰易〻爾鷹山至忽走出主人携起馬帖
去久之不返余謂卯助曰鷹山天下痴物既走出主

人亦不返恐誤事公須親往卯助曰既任主人而掣肱不可也余曰主人心腸未可知也公何嘗勞之甚主人返曰吏問廣瀨氏北游奉縣令命乎抑私游乎宜如何答焉余曰此事何須問私用（二字用卯呼用猶事也）豈有起馬帖勿論主用也（主即君也）鷹山自外入曰某置而具馱上往取之主人途遇某要某至撿吏前吏問君旭莊先生門人乎曰然何地人曰高山也吏曰聞先生北游今歸乎抑私用乎主用乎某不能答余顧卯助曰果如我所料公被命而不往鷹山不被命而往

何也卯助憫然余始悟甚口內實怯懦毫不鮮人事丁寧反復教之曰吾子至吏前曰某謙吉舍人也彼以主用北游而某從之鷹山則謙吉門人近日相從者故未識事情也吏必曰主用何事吾子曰主用至重非我所得聞公強欲聞之謙吉將來親答也抑公何故欲聞其事乎公若疑謙吉非池田氏隸盍拘之發人西國而問之也若不疑唯取其所言可也如是問答吏決不問其事矣卯助曰諾與主人去良久返主人拋返起馬帖曰卯助君至吏前曰勿論私用也

君若疑之須問池田氏也吏聞之笑且怒曰既是私用何得作起馬帖既自首何用問之縣令氏須罰追撿全帖所記人馬賃錢會計金五兩則出十兩十兩則出二十兩也某與卯助君叩首謝過吏曰旭莊先生天下名士然我不得枉公法我唯瞋目為未見起馬帖而返之先生宜自雇人馬至大津此帖開端有大津驛印彼必不相詰也先生唯損三百錢耳卯助曰所損唯三百錢先生枉怒之余大罵曰吾子白痴勝鷹山果誤其二矣既称私用又称公疑之請問之

縣令氏是何言卯助曰主私音相近故過聽而已余益慍曰他字過聽不必咎主私二字是此件大眼目而過聽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也卯助曰主人言之某在側默矣余曰勿覺言主私音近過聽者亦主人乎又叱主人曰卯助不慣事故屬卿〻何憒〻至此始悟主人者實其僕亦一甚口不了事人也乃教僕與卯助復往言於吏曰卯助為隸新也故過聽主私二字大為謙吉所叱不知所措願諒恕吏哂曰然則好乃撿馱物及兩櫃大書帖中曰甚駕籠一挺此

人足二人駕籠轎也無謂其無扳扉而無席也兩挺一荷重九貫変此人足一人有八分允兩挺六貫為一肩之任余初償二肩之賃至此減二分矣駄荷本馬一匹重三十三貫五百変右挺改草津御改所押印挺権之也改謂撿也既而吏送其名刺曰旭莊先生我所欽慕願通賤名僕與卯助返具述其狀視刺書田中東造余欲識之使僕導至撿所隣俟之東造来見其人年六十左右意氣甚懇乃贈書扇二柄東造喜曰今後先生有事于本驛請賜一東某將周旋

時雨益下卯助携馬夫先行余聞之曰恐復誤事叱轎夫走至媪店轎夫將向矢走余曰勢田也轎夫曰駄及兩挺已向矢走公獨取別路乎余曰從舟則危然從者既先行我豈得已乎至矢走卯助曰渡舟不堪喧雜方謀買別舟問舟賃幾何曰三百八十錢問駄物及轎傅前岸後何人運之曰馬夫曰岸距大津驛亭僅五丁亭長將使人来取之問吾子信之乎曰津吏言與馬夫符豈有詐乎余厲聲曰迂物終三誤事矣夫大津驛亭距津口十町而遠而曰五町吾誰

欺且運駄物舁轎之費悉歸我則將五倍起馬帖所書乃召馬夫轎夫出帖誦之曰人足三人八分此賃四百八十文本馬一匹此賃二百五十一文右草津至大津賃受取畢明書至大津不書至矢走汝當送我三里也而僅二十五町止不亦甚乎且我不欲舟行汝何故至此乎皆曰奴輩亦皆不欲舟行唯公從者令曰宜向矢走故快々来矣余笑曰汝狡黠乃爾我從者田舍白癡也汝欺我不在愚弄之至此我將返草津令驛吏治汝欺妄之罪津吏出謝曰別舟既

艤為公故將減七十錢且使馬夫轎夫悉從公何如余曰然則好既入舟卯助謝過余曰道路自有道路學公未知也往年我過草津知轎馬夫之欲舟行故令向勢田彼哀請曰公允舟行我將別艤一舟送之我為不得已許之故在舟中亦甚順今公首言我向矢走故為彼所乗主客之勢異也草津之三百錢收之暘谷而失之桑楡矣卯助曰非所及也風死烟合蓬滴深沈鼓槳而頻疾黄昏傅大津石濱衝雨行轎夫不堪苦呼曰十七八町而遠余曰五町而已何遠

之有轎夫笑至逆旅高島屋宿○遣卯助於壚屋七兵衛氏名藤林敏太郎至曰七兵衛長子昨日卒園田讓吾則今春歸鄉余曰明日我將乎七兵衛訪柴山中村二子兄請導曰諾明日我將先遣從者於京師兄請送曰諾乃謂鷹山曰吾子明日須昧爽上途赴京師至劉石舟氏取我家信遂至高倉街六角北折處萬甚氏及烏丸街五條北折處鍵忠氏預告我將携金澤（萬甚氏）高山（鍵忠氏）替券來而迎我於踢上（京三條橋東數丁外地）曰諾謂卯助曰吾子明日須護駄及兩擔

直赴伏見也曰諾敏太郎期卯牌去○胥徒二人來問余平生出處及此行何年何月上途留何地何十日在何地而送迎歲歸路自何地而入草津等事甚詳而記之其人陽為不識字不解言者我曰豐後日田彼必曰豐前北乎我曰西國御郡代彼必曰東國御代官乎我曰廣瀨謙吉彼必曰白瀨鐮吉乎我不堪將錄示之彼曰吾不能讀公書唯以伊呂波記我帖而已問答數千言夜深去○始聞水戶老公薨逼塞令下公忠貫金石為天下忼慷士所依賴實宗子干城然持論過正不容于世幽囚終世其不幸亦世之不幸也

十一日

謂卯助曰吾子至伏見宜先訪吉田有秋告我歸而謀買舟件也彼若已死宜見其妻妻老婦也善慣人事亦可與謀○卯上牌鷹山發○辰牌携卯助至待詔肆使卯助促繁（敏）太郎○巳牌敏太郎始至曰某昨夕漫然承命退思十二日即先人忌辰不得不預祭務今旦當來謝違約之罪又思莫若薦替人方覔之

故遲〻余曰替人有乎曰無余曰鷹山既發卯助亦將赴伏見我不能獨行兄所知何不早報我而待我促乎今已近午百計齟齬奈之何敏太郎曰死罪乃屬館人雇從僕又使言于驛長曰我將使馬夫擔夫赴伏見轎夫赴京師何如答曰唯命轎夫來至使敏太郎導訪中村研里贈紙及菓子返託敏太郎送菓子於七兵衛弔焉謂卯助曰吾子待我於伏見我若留京師將遣鷹山報吾子也午上牌余先發敏太郎送數丁去有邏所一人出曰公何人余曰昨夜宿高

島屋胥徒来問我出處甚詳而録去君宜就彼而視
也其人曰彼與我異局不相往来上官参互各局所
報而視之公莫怪余曰西國縣令池田氏隷廣瀬謙
吉其人曰善近踢上鷹山迎授室氏本月六日柬及
文達前月十六日柬曰石舟氏唯有此二柬室氏曰
前月念八芳訊至拳公至京師之日使人迎妾子毋
京師一覽妻素願也僂指待期乃謂鷹山曰拙荊言
不及盗可賀也文達曰昨年来凶歎桂玉之債日増
不得已欲借賊於尊夫人終被踈隔唯先生當諒恕

我心矣另啓初尾崎秀氏薦一媼於尊夫人隣坊百
濟氏嫗即與先生家同借倉者媼嫗皆三田産相善
媼居数日昧爽不辭去蓋嫗誘之也又数日一男子
携嫗柬来柬曰妾有病將歸養三田欲取倉中物不
親往故托此人願借鍵焉時尊夫人臥病青浦偶在
座取鍵附其人又数日嫗来撿倉中物所亡過半驚
問尊夫人答曰或携夫人柬借鍵取物去矣嫗曰妾
未曾病亦無此柬蓋盗之為也遂訟官官召嫗媼及
秀氏青浦鞫之即偷之也於是媼下獄書柬者下駄
屋某入倉者水屋某皆被禁拘又數日官召嫗青浦
及犯人青浦在藤村健蔵氏某代往後又召青浦二
次復不在吉田屋舍人及水屋治郎兵衛代往来至
結局然於先生家無大利害也至踢上一人出迎曰
某劉石舟門人長尾九萬蔵也石舟亦出見乃投路
右店石舟出行厨飲余忽聞叱喝聲店人走来閉障
子曰勿言勿覘外又聞数百人入戸聲石舟曰王人
藤波氏赴伊勢途憩焉也余欲遣従僕於伏見告卯
助以待室氏之狀鷹山曰某願往乃使僕去賜價三

百五十錢石舟曰某預為先生謀旅館於俵和氏俵
和辭九萬蔵有所識俳師某因托焉定御幸街四條
北折處北村氏矣乃使九萬蔵先監轎夫赴北村氏
轎夫乞入京賀儀石舟曰入京者賜錢例也乃賜百
錢王人去始得出戸與石舟話步一二丁又逢王人
避於路左而蹲踞過三條橋申上牌至北村氏始坐
即裁柬三通附鷹山與卯助曰吾子請今夕下明晨
托我装具於谷口氏而見拙荊共棄夜舟上明日午
前来矣與室氏曰卯助吾従者也卿宜從之北上也

其宗助曰某令從者卯助監吾馱物及两擡下顧公
點撿諸具藏之倉中以俟我歸申上牌鷹山赴伏見
○家里松嶹來舘乃導松嶹石舟至四條橋側有店
而飲夜歸○石舟留九萬藏陪余宿焉九萬藏能登
時國人也○逆旅主人告余至於官〻屢召主人詰
問余出處事一如至大津時彼時余親答故雖移時
然無所窮主人不識余平素一召問一事而不及餘
事一事畢而一事始使主人奔走不暇其妻大懟曰
良人何故受如此悪客哉至夜半初得允主人謂余

曰官命某曰明日以往有來見舘者汝細錄其姓名
及言語而每夕乞覽夫在夷狄招而入之　門墻摩
而出此吾儕小人不解其故也余曰官不必如此轉
倒只有司貪賄要功之為耳天下本靜謐而如烹小
鮮攪之而人心匆〻不樂乱恐由此起憾上下間隔
無以聞其辭者雖有志士非有言責不得發一言縱
言之肉食者褎如充耳是我國體也

十二日

昨夜約松嶹遣一醫來行蜞針期辰牌不至乃使九
萬藏促之且贈土產料金百匹於松嶹○午後松嶹
使佐〻木衛門者來貼蜞二十於余尻○三國脚夫
魚屋喜兵衛來見曰將之浪花○未牌鷹山返曰卯
助昨夜戌牌上舟矣又曰卯助過吉田有秋氏有秋
果已死故直赴大黒屋源兵衛氏矣某不識卯助所
在亦過有秋氏其妻見曰拙夫以本年五月二十四
日没没前二三日頻欲見先生時霖雨漲甚曰舟恐
不能上須以轎迎之妻告先生北遊未歸則每日呼
旭荘先生未歸哉而至死矣妻將依浪華親族今方

令兒運家具於舟也又曰昨日先生有有秋若死之
語不識何以知其死乎余曰昨年臨彼面有病色故
也有秋長崎人其繼父曰田三畝舊學文玄公二十
八年前三畝使有秋來學余有秋不勉強學專然仕
余甚忠善飲酒五升未醉余至浪華有秋來學醫緒
方洪菴余發癥瘡有秋治之有効後往伏見余每年
送迎大村戾於伏見又屢往看梅必主其家有秋竭
心供給非他弟子所能及也又屢直言責余疏養生
余常悦之大昨年余罹痢後晤之愠曰先生大病某

在斯而不相報萬一遠然慕有何顔以見世人乎生平不治產雖術頗售無餘蓄又　色余屢規之又禁酒然不能終以此死蓋少於余十許歲今冬余復將迎大村侯不復見有秋夫其臨没欲見余疑托遺孤也

十三日

石舟來致湘南前月廿八日東披封内有了泉寺某及神川受余所送金二両三歩證券一通又有神川所送余道中雜録四巻○石舟見其門人雲州人宍道某○午前室氏及仁也正也從青浦卯助至余出家五百十餘日妻子皆無恙亦可賀也室氏曰往年住西隣雲州人高山畢人夫妻近日依吾樓而居妾將與其妻來然有故止仍托守舍矣○九萬藏介三河僧公巖相見乞字○松嶹來九萬藏竊告曰主人妻甚不遜且以先生終夜不眠對燈操筆恐致吏之詰問也乃使卯助之俵和氏謀投宿返報彼曰遅速只命自是先石舟使九萬藏囑余寓於俵和氏而不可余疑其故石舟曰彼蓋不堪先生嚴急也余曰是

必無之事恐公問答未盡也至此依和曰旭莊先生我所知何敢拒之使人唯曰劉石舟云言不及先生劉者似唐人我恐留若人致吏尋索故辞矣○申上牌移寓於俵和氏途遇一人笑迎如相知者余問君何人其人笑曰某乃逆旅北村也謝曰吾近視也君莫怪○余携九萬藏青浦鷹山卯助出東行一二丁遇素兄與至三條木屋坊素兄別乃投肴店池亀氏飲夜帰九萬藏去○初遊輪島買冲崎佐太郎膳具價金七両餘約舟送之今日聞其來到乃截與佐太郎及米屋萬右衛門平井幸吉東托之九萬藏九萬藏曰數日後有帰我鄉者某將送尊東且東家兄使之促佐太郎也

十四日

素兄來贈饅頭○遣鷹山卯助於鍵忠萬甚二家曰須取鍵忠金百四十五両授是萬甚并萬甚二百両券而取三百四十五両券一通還也已二子返致萬甚與大阪米屋伊太郎券一通券曰金三百四十五両右當以此券為證附廣瀬君也卯助曰兩替店書

券者照金數而收債例也萬甚取我債銀六錢五分
曰百兩債銀二錢也○石舟使九萬藏來曰今日願
導尊夫人野遊乃先遣室氏二兒曰我將繼往○謂
鷹山曰吾子須之家里氏曰今日野遊請莫臨又之
大解院氏致吾柬及菓子一筐及書扇二柄曰謙吉
自北遊歸將首就謁也然妻孥至方蒼黄未得拜趨
使某謝○午前令青浦守裝携卯助之石舟氏九萬
藏見曰石舟已隨尊閫出令某導先生也乃與出至
北野菅祠九萬藏曰石舟約會於北門内第二店矣

乃自北門入謁祠遍尋酒店不見至南門外見仁也
在第二店前就石舟責九萬藏過闇余曰過聽無他
唯謂南為北謂外為内耳矣石舟供飯已而見平野
祠至金閣寺門外見帶刀者數人鵠立中庭石舟曰
恐有貴人遊焉乃使石舟入久之不出使九萬藏入
出庵曰入入門及廚石舟出曰近衛公方在池上且
暫遅引入一室閑陣子坐一士人著禮服出見供茶
石舟私與此謀由公侍御奏曰有欲観園池者數十
人許観乎止乎士人去石舟曰此寺観者每日以百

數每人收數十錢以當俸祿故雖王侯到焉不禁廣
人也唯寄騎道心至焉不敢入也少間士人出曰公
許矣豎出數余輩曰七人也須出錢二百八十文蓋每
人四十文又數立庭者曰何人何錢石舟曰我識某君向所
見人士不須錢也余曰善下入庭門豎庵男婦十八九
人同進遙望公在閣初層侍女數十紅裝影逆池上
豎先導自閣後入上梯至第二層又上第三層下日
過閣後公方去余不敢用眼鏡故無所見室氏曰縱
観石舟曰公年二十餘美冠搢紳室氏曰侍女紫衣

數人皆有姿首内一人年十四五衣裳尤華麗衆蔽
傘蔽其面非公之夫人必妹也見數勝終豎開小門
號曰観畢須出余輩以置刀室内返豎不許有寺僕
見石舟曰劉先生也乃許返取捷路數百步至初坐
處見士人謝二十四年前見此地焉　記之今日
豎説何像何人作何人畫何人筆及何水何石何木
頗詳然妥瑣不足記出至今宮投去年所過店而飲
出自大德寺後門入遍観寺内時已黄昏過西陣送
石舟至其門前去卯助導過姉小路至三條始悟返

入依和氏依和氏在姊小路〇青浦告曰松嶹来曰或人欲
謁先生又使来問先生未帰乎始恪鷹山来嘗往又
不致贈大鮮院物

十五日

終日雨下石舟使人贈室氏酒肴曰三郎妻呈上昨日
室氏贈金百匹三郎妻〇遣卯助於耕石氏贈書扇二柄終之
大鮮院氏〇九萬蔵来使仁也從之往謝石舟〇石
舟薦扇工至乃命扇五十柄自是先公嚴薦扇工亦
買五十柄〇暮與室氏飲松嶹携日野秀太郎至秀

太郎曰不謁左右已十二三年先生狀貌毫不衰二
子終導余室氏正也至同坊肴店飲供鰻鱺

十六日

遣卯助於石舟氏謀今日之遊石舟曰今日桌有事
不能陪從明日願從遊安藤氏三樹坡別業〇遣青
浦於松嶹氏曰今日及明日午後不在逆旅莫見訪
〇已下牌與室氏二兒卯助出令青浦守裝初著草
履出至三條街路猶不燥乃買屐室氏以下皆買屐
鞋東行過橋至南禪寺亦二十年前所觀出北折取

田間往三丁許有東天王祠樹深地幽東折二丁許
右折沿路木筧引水以潟舂屋又東折二丁有若王
寺入門僧房在右民家在左三四百步左折上磴有
観音祠揭書第一番祠後連東山麓諸店散在樹間
巖根各有逕通焉逕經紅葉青苔逾步逾幽漸上有
池廣可一頃東隅一店面池其南有孤亭前引池作
渠種孟宗竹大而踈店北有假山水石峯淨穿庭步
於池北涯平多楓西行數百步右有店及稲荷祠路
上至山　沙土無石躑躅矮松隨處　叢西南下瞰

洛中外過半下過池西涯返出門南行一丁許東折
入門則永観堂也僧房相接方修屋或新結構上磴
有佛祠二區皆大而古下左折有池老楓交柯紅影
在水敗荷參差水禽出沒取来路過若王寺前乞兒
數群遮路曰公只投十餘錢我輩須之已其不獲者
數輩尾来號不已卯助責食言不聽終或至二三丁
過東天王祠其西一寺名岡崎御坊入門濶而無観
右折自小門出取狹路北行百餘步有門閉側有小
扉開入焉則黒谷南門也北行數百步出於磴中間

萬墓夾磴上数百步有文珠塔揭書日本三體之一下至平地有小池越小岡北折左右皆僧房数百步出門初望若王寺如平平而内極幽雅望黒谷塔尖抜雲樹間如有佳處而不堪俗外観之不可保如此也夫黒谷北則真如堂也入門前店買飯粗糲殆不能下箸入山門楓樹両行僧房比列左右東行数百步有佛殿甚大其側地廣而平楓樹益多青苔密布恨楓未全染西北折左有松林濃翠間時見紅葉僧房一行毎房植楓数樹皆已染其下白沙瑩然箒痕

分明出門北行多僧房二丁許西折人家盡遍林間路上数百步有茶店右顧細路数條皆通幽處萬樹叢踈黄葉甚美店人呼曰何不一覧勝地然以日昃直東下数百步有神司即吉田也入門清而狭大逕佛境幽閑門外有渇渠過橋南行百餘步出大門下数百步至平地右稲田左林薄数丁北折過田間四五丁入百萬遍寺亦僧房環列中間一堂萬燈煌爚群僧撲鐘唱佛名西行数百步南折出門農戸数十左列前有一渠西折数百步出於鴨川上始成熟路渡橋出賽下加茂祠初在真如堂遇一老人携婦兒曰廣瀬先生乎余曰然公為誰曰渡邉也余不解已悟加島屋治郎三郎爾後屢合屢離至此佇立語而別日暮過寺街西上牌返俵和氏

十七日

早使卯助起隣坊待詔肆而就理髪〇已牌携室氏以下至稱名寺見和尚贈香料金一朱曰今日丁亡姉月忌願唱経和尚曰某将赴花頂王許歸讀経余曰善和尚曰識先生二十餘年而未獲片紙願賜書

一幅余曰諾先兄有亡姉詩数百言某将書呈焉謁先姉墓以挿花瓶竹朽欲更之覔之寺不獲乃贈五十錢於僧属焉而帰〇午前石舟来曰安藤桂洲去秋罹疹没其義子精軒欲招先生及尊夫人於其三本木別業語次能登人法融寺不著来見昨日能登僧泰心来見余聞不著在逆旅寄言故也不著曰某今日将之伏見去〇耕石東乞字〇喜樂来乃裁典松井耕雪三國六子（東裁属焉）〇午後石舟導余出青浦従室氏粧未畢石舟謂卯助曰公識三本木哉曰識

曰須從尊夫人至彼地問安藤氏其家無標札（標札見前）
北隣有谷口二字標札卯助曰諾余曰卯助常謬事
宜託之石舟令卯助筆記三間三答去渡𠑊川訪
帰峯師幻々菴則梁星嵓故居也師引上樓共東山
對秋望甚佳出渡小橋上𠑊川西涯過人家後無路
擁掲脚攔角歩沙石間頻石舟呼安藤君鵠山居往
復数度忽有答者乃安藤精軒也自後門入主人将
迎石舟曰且訪鵠山蓋石舟有事於他家其比隣標
書谷口者則鵠山也鵠山不在其門人見引上樓而

望川返精軒氏時日昃室氏来至精軒供酒不肯脱
袴曰侯尊夫人也乃遣青浦迎之返曰館人曰先生
出不久卯助導尊夫人去矣余曰彼大迂物必誤書
三本木為二本杉或将向叡山路皆大笑石舟曰夫
人蓋不欲来故托言於卯助謬聞也不然豈三言之
豈有謬乎主人令妓四人行酒且歌舞曰我本為慰
尊夫人寂寞故開此會非為先生而先生一人来所
謂魚網是設公乃罹之也時日已没復遣青浦迎室
氏移時共室娭氏至曰卯助果謬書三本木為木屋坊

南行至木屋坊遍問安藤氏谷口氏而無知者於此
日没始帰矣雨下主人留余夫婦宿別室初木村介
蔵者来侑酒曰精軒我居停主人也余察其使酒故
早立席而就臥處已主人共介蔵相詈青浦乃帰逆
旅途遇卯助来迎復至余勧速去妓中有老物頗慣
事余召之教化主人共介蔵妓終化之丑牌酒止皆
去但精軒弟子東蔵留矣

十八日

卯牌雨未休主人未供飯余共之謀移居京師卯助

来乃辞出時雨歇訪帰峰氏上樓令室氏観鴨東地
理焉師供酒飯去年余作師詩集序至此刻成師示
之午後帰俵和氏青浦告敏太郎昨夜来乞字曰今
日赴浪華矣大解院梅塢及三宅松雄来訪

十九日

素兄来余曰君願為吾訪智恩院新門前田中清平
者告我自北帰曰諾○石舟来○室氏携卯助出探
西南諸勝○先是買扇工五鳳堂扇五十柄今日悉
書之○午前携青浦出訪松疇終訪耕石耕石供飯

其妻見安部櫟堂来主人將飲余使青浦迎松濤来至櫟堂去松碓見曰某寓此家矣主人導出途遇松濤乃投肴店松濤去迎遠山雲如返曰不在出耕石曰家里君有欲獻一杯之意故與某謀偕為主人也余謝夜帰松濤送至依和氏○室氏曰妻見島原本願本〔寺〕等地鷹山導矣○帰峯師来贈保命酒一壽泉莒及其葉一本不値○和助来曰明日願導尊夫人遊清水○九萬蔵来

二十日

卯牌至待詔肆○遣卯助於石舟氏告明日將帰浪華且致書數幅帰路過松濤氏告今日將遊六條地方○泰兄来告昨日見田中清平○先是和助携瓢入酒一斗五合来請銘今日將書招和助不在○昨日和助約室氏明日午後導遊鴨涯酒樓故留卯助從室氏余先携青浦出訪松濤卯助方在戸内乃謂青浦曰吾子宜至耕石氏導松碓與我會于東洞院三條街松濤令妻見曰先生至六條即路過曰野大民戸外也訪是何如余曰善已出青浦松碓遇青浦曰今與大民逢彼曰頗枉駕余曰何不告我將相訪曰某未聞命也故漫然言之彼恐尚在前途走追之不見大民氏在東洞院佛光寺西折處訪之不在視標札（標札見前）書藤崎左門藎賛焉也至本願寺從後新結構輪奐猶初只似火一分也訪梅塢於輪番坊亦係新築上樓日色満窓珠喧使青浦召鷹山至謂之曰吾子須至清水導拙荊遊東大谷我將往會焉梅塢供酒飯與青浦作画数幅未下牌辭渡七條新地橋至大谷鷹山迎曰尊夫人不堪遅赴和助招矣余

曰（和助）在何處曰四條畷大和橋北畔裏街三橋樓也四年前過此地時立新羅廟未成今也經営已畢假山水人工之極逼真満地布磚冉々高跆下瞰京師全境楓松依微疑天然也佛力之晰炎々乎過清水祇園至三橋樓室氏在焉留青浦松碓使鷹山去曰明日飯後来和助令妓四人歌舞飲膳亦般皆悦乃以室氏名賜纏頭金一步一朱扁五岳書三橋春雨樓和助欲更撰對語扁別室乃以一析秋山閣應之亥上牌從和助帰○今日安藤精軒送金匹○帰峯師

東曰先生帰家請贈尊集一部○扇工来不値

二十一日

大村泰助使人来贈潤筆金許多○為和助書昨日所賦七絶（艶雨奢雲入望開金釵隊裏把瓊杯 江塵不點詩人眼一折秋山侵閣來）○石舟来送潤筆金許多又贐室氏木綿縞一段將送余而懐獨帰偶松碓来乃勸之悦○西人莊村柳渚来訪贈菓子報以書扇○鷹山来○松嶹使人来問上途期答曰方發○和助近讓家務於其寡姉為尼者而住隣坊使人告別不在乃附餞費金二両一歩二

朱茶料金一歩一朱於姉○雇轎夫二名容両抵於轎舁之使卯助監之先赴伏見卯助聞青浦曰今夕乗何處舟可哉曰土屋舟可也○午前上途青浦鷹山從至三條返鷹山告別松嶹曰吾子追蹟我於大佛門前曰諾過智恩院門内至圓山麓投路右店將食思鷹山飢使松碓迎之店人羞粟飯三椀而一粟價貴味粗且詈且喫店下有調馬場賈人偕及女子方打毬松碓久不返乃行十七八丁尚未至大佛余初謂大佛去店二三丁故遣松碓至此悔曰松碓鷹山必不在焉入大佛門遍覓二子不在觀三十三間堂至東福寺側松碓追及曰終不見鷹山謂先生必自大佛北門入也待焉不計自其西門入矣過通天橋楓葉甚美假店夾溪高下比列借一席坐忽見耕石就隔溪店使松碓報之時日晷意逼乃去耕石来見曰某伴江州客客欲識先生然恐移晷故不敢余曰實然石舟松碓別去耕石送至山門入伏見路左有撿人處使青浦致劄子曰西國縣令池田氏士人住大阪伏見坊者廣瀬謙吉及其妻子門生西島奠

平高山鷹山吏曰何步一人青浦曰鷹山者蓋誤先行吏曰然向有一禿稱廣瀬謙吉門人曰某與師途相失再返三條及大佛然不見不得已先赴大黒屋源兵衛氏也豈此人乎曰然已觀稲荷祠出忽見一條黒氣自東北起指西南長彌天余謂青浦曰吾子視之曰兆何如余曰難言行四十丁許鷹山出迎曰暮過有秋氏户外望有燈乃入其妻見曰今夕將下浪花室氏以下先行余至大黒屋主人曰尊夫人未臨向卯助君自池六氏東取托我家諸具疑并尊夫

人在彼也某識先生久矣前日尊夫人見臨約帰路相過而過我門不入或恐家人不敏得罪従者也余曰否卯助天下迂物也蓋以欲買土屋舟故就池六氏也主人曰縦臨我家於買土屋舟何有乎余曰則獨限池六氏則所以為迂物也抑来月中下旬我必来謁大村侯従前主吉田有秋彼已亡今後願依吾子主人曰唯命至池六氏室氏在卯助見問何故不投源兵衛氏曰青浦君命買土屋舟轄夫曰土屋舟限池六氏故也余曰有足乎子迂也卯助曰来謂土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七五

屋者在伏見也余曰何故曰青浦君唯言土屋而不曰在浪華也故疑池六氏舟名土屋也出其所録示余曰青浦君口授某筆録乃是也余曰明書西國橋土屋舟吾子謂西國橋在伏見乎卯助不能答余曰前日石舟口授三本木而吾子筆録木屋坊今日青浦口授大阪西國橋土屋舟吾子筆録脱大阪二字終併忘所録西國橋三字以土屋為在伏見亦何粗忽也卯助曰不獨某誤也鷹山君傍聴土屋舟三字故不過大黒屋直到此家亦謂土屋舟限池六氏也

鷹山聞之曰虚言也某過大黒屋聞吾子在此家追至徹大黒屋我何識池六氏乎況土屋舟乎卯助曰我如聞公言不過大黒屋而来也余責其舌如轆轤卯助愧曰謹奉教つ乞飯終而浴命卯助買舟十三人前（何人見前）前戌上牌舟子促上舟水上又有撿人處列燈如畫二吏坐衆廝手燭就舟毎人親述姓名廝呼庶人曰爾呼士曰君青浦出劄子吏讀之呼曰謙吉君有哉曰有池田氏何者青浦曰西國郡代也（劄子不書縣令故也）自何地到乎余曰自北遊帰何挐頗多青浦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五　七六

曰遊者謙吉一人餘人迎之京師也数日前某携彼妻子過此曰迎謙吉公必記也廝曰然吏曰然則善廝呼曰舟先下我舟去継就撿者陸續余朦醒比雨下至土屋戸外時丑下牌也舟子逼出使青浦仁也先帰家余與室氏正也継之高階隼太（自是先書高山某）夫妻及婢已起以俟又深見幸之助見曰某六月下旬来乃使仁也青浦幸之助迎鷹山卯助二子親舁轄至已食天明

二十二日

浴淡路街湯肆過隣家戸外伊東文達（雁蔵改名）出見又
遇加賀松已浴謁五霊祠帰路訪秀氏来起○室氏
出南陵兄範次孝也源兵衛来数過授金東所述繁
多不暇録唯源兵衛曰公北帰所携金子宜属大坂
屋貞次郎送我也○遣仁也卯助鷹山於宗助氏取
前日所託駄物宗助致亀谷行蔵金子在中東ゝ曰
近作一巻乞正肴資金百疋祈叱存又曰欲乞尊著
随筆十巻金一両聊充紙筆費○秀氏来○午時与
高山夫妻及従者飲○遣卯助鷹山於大坂屋貞次

郎氏曰源兵衛欲令我属金吾子明日辰牌請使人
来取曰諾○宗助来以府内庚命賜金千疋曰恵保
命酒両次不腆金子聊當　宗助贈肉糕券五葉
○玉江東送魚券三葉肉糕券二葉賀帰○鷹山以
字畫過繁改陽山幸之助以音訓同我兒孝之助改
名幸太郎

二十三日

秀氏来贈肴○高山阜太贈酢券○貞二郎舎人彦
二郎来授金七百両證券乃附京師萬屋甚兵衛与

米屋伊太郎金三百五十両替券能登越中屋喜兵
衛（即柿泥）与油屋吉蔵（北堀江第五坊之人）金二百三十五両替
券越前屋總右衛門（即谷）秋与近江屋奈良之助金百
二十両替券○裁与源兵衛範次孝也連名東遣仁
也託之宗助（昨日宗助告今日有府内舟便）○元恭来○春波来○
玉江来○授卯助雇賃金三歩一朱贐金百疋卯助
辞貸不可○權代屋六郎右衛門舎人孫六来致竹
潭与仁也東郎問余帰否也○日田平次郎送（来）送柚
糕○携仁也浴湯肆終謁五霊○山中梅屋来曰某

近住右居隣○与室氏青浦卯助陽山解装點撿諸
具獲印矩於衣巾○与室氏青浦定贈諸家土物（載別
録）

二十四日

浴湯肆如例○遣仁也於秀氏林泰仙春日寛平
八木八之助西山藤吉田小虎加賀松小西喜兵衛
也東隣松村春岱諸家贈土物（詳載別録）室氏示洲崎伯順
七月廿四日東及所贈落雁糕另落近日我加賀能
美郎（五村田間生蝸牛食菜葉及豆苗皆盡毎村夜打鼓擧炬逐之晝即捕之甚一人或獲五斗終）

職焉然本年不能養蠶又無豆實古今未曾有奇此非虛說某親聞於能美村人數名矣余在氷見光源寺與主說堅保見鄭躅上蝠中數百食業殆盡為奇事蓋同時也世人貿易絹及豆於洋夷二物價貴三倍常例而有此異所謂氣候以致之也○午前出青浦陽山卯助幸太
郎抱贈諸家物而從訪伊丹屋孫助梅屋宗助至福
田賴藏氏欲見新參目附目附監也田崎太兵衛賴藏曰
彼數日前死又曰寡君本年東覲歸例歲縮五日將
以十月十二三日過伏見乃約同上上卅上也余曰近日
欲邀君遊無庑堤賴藏曰幸甚至玉江氏使陽山幸
太郎報金城玉江供飯乃留青浦而返三子訪棚橋

八郎時寒甚乃使青浦辭金城歸路訪春艸主人供
酒曰妻以兒病我老境大苦不若公萬福余曰某十
七八年前如公今日也天道循環公且忍苦不久必
樂申下牌歸○加賀松送酢泰仙贈肴乃飲卯助及
隼太青浦○自是先官令曰保字金小判直三兩一
步二朱保字金一步直三兩一步余藏小判二十餘
兩一步十二兩余欲貿之今日託宗助問直兩替屋
貿易金銀者答曰官未下令我輩代兌之故每一兩減銀
七錢也○宗助示新文章曰前月二十七日水戶壯

士三十七人稱奧平公使者敲薩摩邸而入欲見國
老薩人使行人接曰藩法國老不見他國人乃借紙
筆蓋欲有訴官也薩人未見其所陳先告官置其人邸
舍使卒守之云紙壹列三十七人名近日此等件甚多
而謠撰過半喜亂者所唱或曰坊主衆之為也

二十五日

吉田屋孫七送肴既來見昨日託宗助贈土物余告之曰出雲
人島階隼太事伏見王初來仕時居我西隣其妻與
拙荊善近者以王家將立邸於浪華下謂下江也偶拙荊

欲迎我京師託其夫妻守舍今猶居我樓官撿武人
寓市中者甚嚴也隼太假稱我門生然萬一聞於外
聞必致紛々然我未歸留之已歸辭之亦近薄情拙
荊病之何如則可孫七曰此事關係頗重請使為高
階君東道者見我乃使室氏告隼太○紫六郎來乃
贈歸峯師集○遣青浦陽山於河茂真光寺道九九
山晩翠徹雲藍田諸家贈土物○河茂來謝○西山
藤吉送紅鬣魚既使舍人來謝○平次郎來乃贈羊
羹屬致鄉信○金城來贈重陽儀及菓子○藤本由

藏来贈菓儀乃託送一位木箸於其兄善右衛門及
島田成菴 紅野平左衛門且約近日相訪○棚橋平
左衛門贈砂糖○飯金城由藏及平左衛門○卯助
将以今夕去乃屬與青木松軒父子東送蘚苔二葉又為
左合懸齋跋丈山先生画曰三幅左合兄所藏誠奇
品也先生武人而善詩詩人而善画豪傑之士不可
測如此其詩多而画少兄珍之宜哉○栽與南陵兄
源兵衛範次孝也東数通贈海参葛截及木箸於兄
範次贈雲丹葛截於源兵衛送松本嘉兵衛與政屋

新吉東青木松軒與僧亮眠東於範次曰嘉兵衛東
本封以金二両金在我許請吾子代我　之取證券
送我又曰我送高山所獲松實及秋笑實請蒔之又
曰所附大貞金七百吾子與雨窓源兵衛号也謀託之富
家莫貪厚贏我北遊獲多少金皆長春文玄二公餘
慶也今月以往毎月奉金二朱於尊萱以表寸忱又
曰請與雨窗謀以所託金利子買俵幸氏宅地而送
其餘於我我不欲使地餘人預使舊居我地者移去
如其費我給之又曰本年臘月十日丁孝也母十七

年忌辰我欲使孝也展墓尊萱若不肯孝也離側請
人腹解事者代東行我将與孝也送金三両於寺以
薦冥福金二両以招識孝也母者供齋代行者須會
我意也尊萱若縱孝也東下孝也留江戸四五日帰
迎歳我家我将以正月下旬携之西下赴先妣五十
回忌祭也我老人能為我母西下而孝也少年不能
為其母東下如何之○作藤林敏太郎所乞書数紙
屬卯助致之○權代屋孫六来余曰我欲東吾子主
人然今日無暇作東吾子善為我謝○秀民来○残

牌卯助去○遣青浦陽山於平次郎舟中授與南陵
兄以下物○今日橘屋又兵衛来乃撿故衣附三十
餘領曰速灌之

二十六日

浴湯謁祠如例途遇隼太共往○八木八之助来○
六郎来贈賀儀○小虎来携室氏二兒章太郎謁祠
使巫奏樂賀安歸也歸路訪秀民不在○吉次妻来
遣青浦於吉次氏贈土物○玉江来謀其家事○夜
室氏携二兒及陽山章太郎観瓦衛夜市○今日俵

和氏共卯助東至傍書金百匹在中則使青浦披之
東曰前日所賜金二両一歩一朱中有贋金百匹願
換按摩賃錢二百文未賜願送〇日原孝哉来

二十七日

浴湯謁祠如例〇卯牌遣青浦於頼蔵玉江二家曰
今日願陪遊無尻川又私玉江曰請携荃具来皆答
曰諾〇遣青浦於八千亭命舟及肴〇東小虎勧同
遊又使玉江勧金城皆以有事辭〇使青浦東俵和
姉曰按摩賃今日無當百錢数日後相送如金百匹

初我師命某及卯助就金四五両中選取二両一歩
一朱豈雜如此一見易辨贋金手吾子共卯助授受
宜問彼也東發大七氏〇午前舟至井池街口乃使青浦
幸太郎運諸具畢就焉使青浦走報頼蔵玉江廻山
背地名下至大江橋岸上一人携樽走追呼我舟舟子
曰水淺不得進舟須臾下余問彼何人曰蓋大村邸
人已見其背後一妓艶粧余曰必誤認我舟也將近
岸忽見一舟促棹下其人共妓一笑入其舟我舟子
憮然至大村邸前玉江已来待余出迎頼蔵入舟下

青浦曰忘　遣幸太郎玉江家借之過鹽舟所舟子
停棹就吏出劄子曰大村邸福田頼蔵以下六人頼蔵
僕一人從舟子則不在数已下無尻川役夫数百方浚沙崇堤如
岡至甚兵衛店側繫纜遊舟八九此地常年多風紅
葉未深先落本年未風紅葉極妍上堤男婦徘徊者
数十天陰風寒乃返舟而飲頼蔵亦出所携酒肴余
口占一絶風捲寒雲現遠山来舟忽到荻花間群楓不斜陽没獨自深紅照碧湾申下
牌廻棹日没至犬齋橋使玉江就荊石氏借紙燈至
頼蔵出舟屬玉江送之舟傳道修街口帰〇今日將

出戸過寛平来訪立語去〇九山贈菓子〇長澤左
仲松本郁太郎来皆不値

二十八日

喜樂来致三國六子棗及其所贈雲丹二筐〇堀田
誠二郎来介杵築郎人荒木義一相見〇高階隼太之
京師〇荊石来訪乃贈雲丹〇緑塢来贈羊糕〇玉
江来〇寛平贈肴〇同坊人北國屋安五郎来曰某
能登產共深見元素善幸太郎萬一有疾病事故某
任之〇橘又送涤衣一〇竹軒使人来問帰否〇宗

助東曰尊夫人所借我金計六十九兩其二十金青
村君既　之餘四十九兩也敢告答曰某現金之將
賣所蔵古金而還璧〇夜室氏訪吉次妾卒之宗助
氏

二十九日

六郎来飯之〇秀氏来初金城欲贅青浦於其義妹
而侍其母屬余東青浦招之時青浦在其鄉来至余北遊青
浦至金城以秀氏為媒結婚余聞之曰金城母極難
事人我在將預立要約而后遣青浦我不在秀氏等

倉卒成事必敗矣已果訣絶青浦無所居客於藤村
健蔵氏秀氏金城待我帰欲結局焉故来謀也余曰
兄嘗且以我旨就金城問今後處置如何乃可〇出所
蔵小判金二十二兩一步金十一兩授秀氏屬賣之
〇遺仁也幸太郎於竹軒氏贈土物竹軒使人来送
雞蛋十五枚及比目魚〇藍田来贈肴資飲之〇作
書数十紙將送北州諸子〇雲州人杲来致渡邊方
策柬余忘方策為何人青浦曰大昨年同某輩随先
生遊姫島者〇金城柬告遊西鄉

十月晦
秀氏来授金百六両三歩曰此小判二十二両一歩
金十一両直也據官定價則計百十両也而両替肆
自取兌償三両一歩也已某託約償二両既彼食言
如一歩某將責取之乃贈書扇二柄秀氏　竹軒来
贈襖乃報以扇二柄　大津屋根倉郎人福田久左
衛門小林敏太郎逢名来至送金百世曰敏太郎前
日晤覗助千伏見途中閲我所獻呈瀾筆過蒋故先
生来肯揮洒故先送金百匹請速書以呂波帖送之

餘金一両一歩則書至之日送上東源念五日蓋未
見卯助也　使青浦送銭二百文於張和氏　松井
耕雲舎人彌助來致其所送雲丹及柬　青浦之藤
村建藏氏乃託送土物　幸太郎告有七尾人將帰
乃託與幸太郎文元素及角屋正兵衛松田楠涯柬
三子皆贈書扇皆另啓曰今夏遊輪島買冲崎佐太郎漆器
價金七両餘約七月相送而未至請詰之　裁與雲
衲禪師山口清香井上松濤蒔田雲所柬及答教量
寺踞峯柬四子皆贈書一紙踞峯將書扇一柄　又裁答三國六字東六子

皆贈扇一柄　又裁与来方元吉田逸路三郎柬送書二十紙扇十柄
屋分贈同社二十餘人別贈也足詩集于二子各一本　將待喜樂来託之　隼
人自京師帰　孫七来曰前日加島屋者来見某曰
出雲人高科隼人者今事伏見王王將置倉郎于浪
華以隼人為監某舊与之善義當留我家然室狹不
能同居其夫妻嘗居廣先生隣相識熟矣某曰請先
生夫人寓其樓先生曰此件須告孫七也故来矣隼
人將北上帰即居倉郎今唯其妻在先生家彼所言
果信乎余曰信孫七曰宜使彼先告官也乃引孫七

見隼人　令范八郎来曰前日所恵帰峯僧正詩尊序
中有寒拾得所吟詠云云句疑寒下脫山字也敢告
余曰我自讀不覺見使人讀而覺真象罔獲珠也

庚申十月
朔
浴湯謁祠如例途遇一人曰某加島彦也高科君寄
寓尊館萬一有公事某往之不便公勞余曰昨日孫
七来謂某曰加島子須速告高科君寓其家于官而
後以其就先生學解于外間則可吾子請速告官加
島曰諾　松本主計送肴賀帰乃贈葛截　辰牌携
仁也幸太郎出訪林泰仙出至春草氏贈雲丹至宗
助氏返所借金六十九両加息一両又書券曰客年

戦姪範治所送金二十両今日入手（二字用卯字）又託昨
日所裁與府内韜御木戸悊助東（謝賜金十匹也）焉至頼蔵
氏豪高溫座主人以君命觴之余與焉主人曰寡君
將以十三日拭伏見乃約十二日同舟北上余欲買
郎倉来主人許以所賜月俸桐當聞田簗稿新成帰
路過觀遺仁也于八郎氏借也足集視余序果誤矣
徹雲都太郎玉江来不値　喜樂来取昨日所封
諸東不値　六郎来告幸太郎曰昨日所賜尊作有
脱字請改書余帰聞之曰近来書往々有脱字可以

徵吾衰也乃改書遣仁也幸太郎致之　竹軒送金
乞字　西尾善四郎来贈賀儀乃歓之　先是出雲
人森山捷作（即致渡邊方崇東吉）因青浦請逸敬今日遣陽山
于其逆旅出雲屋儀右衛門氏問之不在既使人来
謝曰今夕北上帰即拜晤　先是謀活板九桂草堂
隨筆十卷今日使人来曰活字板每紙直錢八文
今日昧爽微雨午後快晴殊暖
二日
先是二眼鏡皆損半邊今日使陽山就眼鏡師合而

作一　六郎来歓之主計来與焉　竹軒使人来乞
詩正昨日竹軒爲余求六郎鐵兜書余允潤筆寡薄
今日加送金二朱　玉江来曰家翁讓家政於某而
老某將繼其業奔走醫務不能専力文事敢告　金
雪使人来問余帰　耕雪舎人彌助来乃託四東（送嶋）
一柄　德永能三郎（家）卯助来見曰家兄前月四日卒願
誌其墓余曰諾爲我弔尊翁曰家翁則昨年没矣然
三祐見也三瓶信菴以書薦之曰尾崎德永半兵衛
之子能三学我数年實好男子也云云爾後殆十年

態三送物候寒暑終始如一信義非虚觀也四五年
来教授生徒就学者月増年僅二十七惜哉其父亦
沈静喜學　外山彦六郎使人来問余帰否
三日
東石舟送雲丹内包與帰峯師孫林啟太郎来　使仁也之平佐氏
属雇車夫　東宗助告将遣車夫取所託諸具　與
室氏擲故紙　定居樓上　金重来贈肴資　啟太
郎昨日東至曰前月念八卯刻至授公東及書書則墟
七所乞彼方不在家恐潤筆恐遅緩諒恕　島田成菴

東送寄乃發答東又属與芳識東東曰吾将以初六
訪吾子恐西宮人要我留宿吾子請出迎於西宮東
午後使仁也陽山幸太郎卒車夫至宗助氏取書
筐三十玉箋一　買眼鏡　大村松林駒次郎田中
慎吾来訪駒次郎新擢士貟聲譽甚隆　竹軒使人
来曰明日有事未得陪遊願期明外日余曰吾初吉
初五日先翁忌祭也餘唯命吾子曰諾而今忽期初
五日吾不解其故　夜與集人訪秀氏
四日

京屋善次四東至〇六郎来〇竹軒来曰某初欲今
日陪遊野外既則思三年前今日賊入我家傷我父
子亦自創而死是日不宜出遊則忘先生命敢有昨
夜之言及伻返始悟而蒼黄拜謝踐初言乃勧六郎
使竹軒先赴心斎街曰具舟而就島瀬至浪華橋錦
水自橋上呼蓋預與竹軒約也乃泡之余亂促至築
地肴店樓下呼一婦出下樓乃上樓川望絶佳飲食
酣皆作書画串酔还舟錦水曰猶闌遊恐早途而暮
不若赴新街舟子曰西横堀自当過木津監舞所

前不識以誰名告吏可乎竹軒曰我甚畏吏不若向
北里下入蜆川上北岸過北野至雷園紅葉甚美上
樓而飲所識玉藤店故妓阿鶴携三妓至曰奴今為
鶏母矣噪不已興盡西下辞促帰竹軒錦水逆別六
郎送至網外〇青浦自新田帰〇若林慎太郎来不
値〇荆石東乞字〇蔡仙来不値〇今日東頼藏曰
米貴春戸非夙約不肯送米願早送貴宅米答曰僕
有病故違約深増惶悚急々命倉吏送数苞〇室氏
洒掃奥室用邦呼而移祖先神位焉

五日

石舟回東至、浴湯謁祠○丁淨西公淨喜公忌祭招六郎使陽山誦經○芳藏回東至○竹軒使人来送紙燈○使六郎青浦寫近作詩文將送之菊池海荘○錦水来乞書屏風○前日命裝潢師小林者裝淡窓公書二幅秋水画一幅今日使仁也陽山致余書画三幅命裝之終之金雪氏贈土物又致其所屬画賛之荊石氏致所乞書○夜為室氏瀧陽太（山）幸太郎於塚小氏買藥○明日將携仁也青浦赴芳藏氏

六日

丑下牌起仁也青浦幸太郎導食寅下牌上途隼太夫妻皆起而別至玉藻店前天明初使陽山理鞋當植而不植至此嘘趾甚痛店人未起使青浦幸太郎覓石撃之至野里渡瀼疼投茶店借植至佃渡一狗立沙頭舟至首入焉近前岸則移於舟首先上皆謂黠不減都人也過渓渡見崎衛口新設邏所誰呵訪德永卯助贈湯藥（用邸子）曰供令兄靈位卯助及其母具酒食余與青浦作画主人贈藥儀午時辭將出閭門邏所吏呼問我姓名及所往答曰將遊西宮訪島田小太郎吏曰可顧則一人呼先生視之河野鉄兜也余恐吏呵摩之出門渡橋而語鉄兜曰暗金城於大石聞先生在芳藏氏昨日訪之宿焉今日善（古）兵衛門使其兒候先生於途某伴至六谷矣余曰秋村（六郎別号）邏見且怒兒須速往抑兒無意観多田箕面紅葉舟曰故所願乃約明夕會多田湯本而別至武庫川見崎士人方習大技沙上列幕数十張而涯見背墻立或設席飲食至六谷善右衛門兒及僮出迎乃使

僮携仁也青浦所負諸具近西宮芳藏出迎入衛使仁也使（從）善右衛門兒先赴甑巖余与青浦芳藏訪岡巻贈書扇二柄主之供酒食申下牌辭訪紅野平左衛門不在止扇去謁怪子祠黄昏至善右衛門氏○今日途過酒井邑伯

七日

昨日殊暖如四五月候田有水者往〻聞蛙聲比晩紅霞燒半空寅牌風大起天明益甚欲赴鉄兜之約主人兄弟曰沙飛迷眼（其）先生恐不能歩乃止○仁也

青浦從主人兒出觀韻嵓○爲主人作書○紅野平
左衛門使人來送菓子乃并成菴所贈屬芳藏送之
室氏○主人觴於新宅畢贈菜儀金若干○午後風
勢漸衰乃歸至中山宿曰明日午前㡬幾至多田也
芳藏携僮相送使僮負裝過上原仁也青浦觀古塚
（詳見往年瑣事錄）至冰川余辭芳藏芳藏曰前巖無雨途變
非其導不可也果如其言至鹿塩（西宮赴中山途中村名）余辭
芳藏請送小林既又請至小濱渡武庫川從前常赴
米谷今日始直向小濱川以北爲生路二三百步入

林間萬墓立樹根路上左在（有）僧菴右折有一家左扵
入閭門則小濱也衝路曲折微上出於制札場（制札見前）
以東爲熟路投路右店買善哉糕食芳藏及僮將別
芳藏曰且送出村外見路標書山中從此八丁已別
復追來曰僮欲謁中山觀音也黃昏至山中投若戎
店店後有數舍引溪鑿池數橋架焉樹石位置甚巧
楓葉尤美皆曰不必觀箕面此亦足矣自園後門出
取林間路西上數百步渡溪橋頭幽寂左見小池越
一坡出於觀音堂前下自東門出返店芳藏去

八日

昨夜命館人昧爽蓐食而天明未起遣青浦起之
卯下牌始上途觀西明寺瀑布路所嘗過今覺甚險
即我衰也近瀧頓寺路比前年頗脩僧舍亦一新舊
有山門既不見也三四年前主僧來見乾良平曰彼
僧有世才（用邦呼）有再興彼寺之志矣欲訪之然以有
欽兜之約不果至多田祠側紅葉甚妍店頭懸鳩三
頭問直主媼曰總錢百二十文乃令青浦授錢余取
鳩媼驚曰三頭即三百六十錢也青浦曰一頭則何

故下總守是玩人也去出松林將赴湯本使青浦
先行忽遇欽兜秋村肥塚慎八（号南江以下錄号）八木郁次
（二子欽兜門之也）鐵兜曰昨日申牌至湯本俟焉先生不至
知爲風（故）也今朝留一柬於逆旅而來矣四子以未謁
祠去乃俟於路左店飢欲求食物主人曰場務方急
不暇賣食乃行十四五丁投一店命食四子及入池
田投青店丹波屋遣青浦就茶壺屋李曉求美酒不
在店人曰我酒亦非璚也乃飲醉甚卒雇轎夫去二
十丁許遇嚮大橋者價廉下轎買之使仁也代乘中

下牌至箕面下投村店男婦艶裝者十四五人方在
座主婦曰前客將去且請客去主婦問公等欲宿乎
曰然曰我家不得宿人使一人導西北行一丁投一
店宿焉主嫗甚口猶不堪也○夜携青浦來南行二
丁至待詔肆以客多返

九日

寅肆与秋村鉄蜺起而話天明入山峯陰猶昧紅葉
未酣鉄蜺謗此地楓不足觀余曰且待日出謁祠觀
瀑布就觀瀑亭視題名犬昨年携瑩氏二兒遊此地

即今日也將題名康及題楠既無餘白高處尚餘尺
許乃使秋村履南江肩立秋村以足戰掉郁次代之
帰路楓色漸明大勝來時然本年夏秋多雨葉半先
機而脱加天將雨不若常年之觀過刀根山與善四
郎遇曰昨日來候先生矣（先是余言某可帰路方相訪故也）至服部
萱祠南北茶店争要客衆疑所投余曰卓杖而倒從
杖頭所向可南江曰北店昨日所過也入焉飲具肴
粗皆矣曰不復入此店也○出余足疾偶有大阪轎夫
要余曰帰轎價賤盍乘乎則賜金一朱乘之渡三國

及十三夫善步衆後只青浦從卑工牌帰家使陽山
幸太郎迎仁也於淀屋橋而仁也從肥後橋帰乃使
青浦告二子卒招鐵蜺至令飲之面下牌已徹藍田
來與鐵蜺去○室氏送六日後事如左藤井吉郎東
至送某集一本及小兒二藤村健蔵来玉江来（三件六日）
事富山彦三郎来乞字（七日事）荊石贈饅頭吹田屋六
兵衛来（二件八日事）横林豊兵衛贈紅鰯魚（今日事）

十日

夜來暖雨視寒暑針當秋分候病大作廢諸務而卧

十一日

京屋善次送松魚五筋乃發謝柬○朝飯後與室氏
坐室氏忽眩暈親稱將絶余及青浦陽山交持腰腹
走幸太郎召秀氏至服其藥（先）是月經不通七八月
而羸瘦羸尚用参連苦味劑余謂不若用緩和劑仍
用當帰芍藥川芎大棗甘草即血始大通三日夜昨
来奇暖人皆發頭痛室氏殊甚而喫茶粥溜飲與血
相和發此症春來既二三度云則用洞大黄既而余
亦眩暈殆不省人事初悟氣候所然與大昨年病大

同小異乃供用大黄石膏剤○鉄兜来贈菓儀金百
疋○秋村来告將開業永代濱余曰吾子才學京振
無比然人未知之夫伸於知己者而屈不知己者是
處世之方也吾子常以知己望衆人故或不相容伯
樂教其所悪以相千里馬教所愛以相凡馬無他多
少異也吾子我所愛故有是諭秋村悦○金城来曰
明日午後願臨

十二日

室氏痰稍平○富山彦三郎送其著一篋○晩挈来

○午時玉江来飲之既而与之出陽山從入大村邸
玉江去訪頼誠不在訪松林漸之進（貽二郎改名）田中慎
吾（二子方居公宮）余曰數日前福田君來曰寡君初將以十
三日抵伏見以十五日去然途中有故將以十五日
抵伏見翌日去也敢叙某謂君公例留伏見一日以
引見我輩若無一日之閒而強引見恐勞執事見（謂漸
之進）頗以某語聞福田君曰行可乎留可乎漸之進曰
諾余曰今日金城會容兒往何如漸之進曰幸甚余
先出要玉江至金城氏陽山去秋村鉄兜在座少閒
漸之進慎吾至余送二書廚於主人曰請送一於緑
堝主人供酒藍田至鉄兜欲以辮服生容伏酒繼談
放吟傍若無人皆謀十八日醵會兒角亭陽山来迎
余先帰時戌上牌也

十三日

發吾藤井吉郎來於大七氏（送金百疋）○達陽山衆漸之
進白昨日某所屬問福田伴何如答曰某告以尊夫
人病彼曰君公無一日之閒不見來賓例也廣瀬子
行亦唯意某謂先生止亦可○秋村來飲之午後與

秋村出陽山章太郎從將訪鉄兜途遇八木郁次曰
我師既出余欲識其所寓使秋村導至江戸濠南涯
第一坊北折處棗巷板扉貼紙書今日游明石松雨
氏去過玉江秋村導玉江赴松雨氏余終至頼誠氏
屢呼無應者令陽山入廚一媼見乃托保命酒一罎
曰献君公也又出羊羹一包曰贈福田君也至漸之
進寓與語久之聞頼誠返往相見聞新監察至欲之
頼誠曰彼方迎寡君於西宮者乃帰寓途使陽山促裝
濱師小林某○畑平六送亀堰碑搨本既來見○津

田亀松来贈菓儀○令朝方浴湯肆至隣坊使仁也
返取鏡眼移時久之不至乃帰仁也以眼鏡不見泣於
室氏枕頭室氏尚不起余責不情年太夫妻為謝○
昨年来屋主以余不在不復理破損處今日使青浦
告津庄返曰津庄随屋主遊東都未帰欲見其妻亦
不在

十四日

芳蔵東至内有興鉄兜東○秋村来乃托致芳蔵東
於鉄兜○喜楽来致山口清香東及所送雲丹被報

有興玉江金子入中東乃使仁也致之既而将送為
鉄兜書舊製題捕鳥圖詩於柴濱師小林郎使幸太
郎返仁也田偶玉江至乃手致清香東且屬致書小
林氏の遺青浦於津庄氏終之錦水矣○平六来即
返亀堀碑榻本曰須賦我所黙竄於下田氏而報可
否於我也平六曰諾碑若立方請先生願强枉駕余
曰諾附答下田邦七郎東東曰平六言碑不必改書
也将以他石填所黙竄焉故就原本朱書所改尚有
觸禁忌處若二三字煩公改定不必報我也云○余

以平安帰家故将献物庭上所祭稲荷祠室氏曰銈
可也乃買真鍮製径四寸直金三朱○室氏始出浴
湯肆既帰亦又眼暈請年太妻鍼腹蓋腹先疼而及小
腹轆遥心下云○二十四年前天保丁酉凶歉米一升直
錢四百文僅二三月而塩賊亂起然新穀熟米則米價
復舊昨秋来升米百五六十錢近日新穀已熟益貴
升米二百錢加諸穀及菜蔬綃布綿一切飛踊勢將
不測或人洋夷互市之弊青浦曰前日有大書府尹
門者曰物價日貴庶民皆窮官覗如不識我輩將為

盜賊然心所未安故相報若下令平物價我輩皆良
民也昨夜盜奴河茂氏奪金十兩錢數貫終掠近隣
奪金三十兩去

十五日

室氏未愈乃用葛根湯○遣青浦於大村邨投刺於
之鉄兜氏贈雲丹○巳牌携幸太郎出訪西山藤吉
其祖母見訪小虎氏小虎新構小齋於庭中名布袋菴
自作布袋塑像祭焉浄几明窓狭而趣多令兒煎茶
僧生香同席出訪寛平僧古岳在座主人問北遊之

興乃畧述顛末復唱近作主人出紙曰清暇請一揮
古岳曰前日拜趨聞先生遊北山矣出訪洪菴主人
曰數月前尊夫人欲觀大田晴一古居（晴一洪菴門人）時有
先約故辭今約者食言先生有意焉集周旋余曰歸
與拙荊謀復述室氏病状洪菴（曰）蓋産後血症不必過
慮○都太郎來○吉以妻來屬製鈴緒（二字用知呼）○移
室氏臥於與室年太妻看（来）○東家里松濤送金一朱
曰願以是謝前日施娸鍼者○夜室氏大發汗親稱
眩暈不可堪余曰卿常以不可堪三字嚇秀氏秀氏

惶惑屢轉方故病不久治今夕且忍益加蒲團招青
浦陽山幸太郎話煨甘薯○今日婢阿政祖父源次
郎來見

十六日

室氏愈將起余止之臥以大便秘結用大黃覇王塩
○秀氏來致兄金之余殘百匹且曰某爲青浦件故
晤金城曰將與老母高識姑侯之携二兒浴湯肆謁
祠○玉江來○裝潢師正助（前所謂小林某也）致所裝書函
六幅○六郎來乃屬送書一幅（觀捕鳥同詩）於鐵兜○發

與紅野平左衛門東於大七氏（内包與芳藏）○終日與青
浦樵去年五月以後諸友所送柬數百通及五節嘉
儀金悉錄於簿又達所錄云閑一（日）衆有播摩人新屋
平七柬至之語而不見召文達詰之文達曰蓋聞先
生歸否也余曰然則畑平六兄弟也柬馬所錄有大
村俊一柬而有谷口俊一而無大村俊一余曰蓋柬
馬暗記誤之也余所交谷口宗助在府内邸而我所
出入府内外有大村柬馬誤謂宗助所居有大村邸
於（此）與胸中谷口二字生府内二字生大村終書大村

俊一也郢書燕說卽是也土佐猪坂元楨柬有前柬
託淀橋衙梶木坊龜屋重兵衛之語乃遣陽山報余
歸馬重兵衛來致元楨金在中柬々曰昨年家兄持
語賜四葉（書）又賜某書一葉兄託所賜於赤間船歸船
覆而不全破只損賜兄物一葉賜某物半葉願改書
聞先生北遊將終臨隠鄉我宅雖矮織佳年詩佛諸
人所寓既糞掃以遲云○夜大阪屋貞次郎使人來
致孝也本月四日東源兵衛五日東孝也曰金七百
兩屬宗家件既與兩窓謀大人欲以其利子金每月

贈金二朱我嗣母嗣母聞之喜甚命兒懇謝又曰本
年先慈十七回忌辰命兒東下展墓兒秋來有此念
然嗣母病痢不得發言既半愈青村又赴府内廣招
兒不得專決待兄歸復命兄將以中旬歸云叔曰松
本嘉兵衛件謹領尊意所賜松子秋笑實既穣又曰
本地萩價極貴民苦租税欲言官而官使吏人數負
來加税議人心恟恟按言狀於史館者桐継史悸去
睬史竊語官欲加税民欲減税方納圖鑿如何可乎
又曰或傳薩侯東覲逮歸設池高堅而内守築壘侯

亦不朝長崎人曰近日英國王叔父攻清清訴敗
弊請和乘其不意一鼓擒之英人請重賂贖之清不
聴源兵衛曰大負敵既受金七百両公甚將撰良商
爲之如何也又曰明年二月王母五十回忌辰公將
來展墓某已敬明年忌祭於王母親族又曰尊諭我
買儀奉氏地則須悉移急住彼地者於他所云某謂
余人移之不難也而有傳助者寡婦已住數十百年
一朝移之彼必困宜置伴一人慶外也又曰尊諭治
乱難計宜聚悉所貯金銀而藏之以俟時運也深服

高識本年出荒異常明春貧家或至可救而官有加
税之議不堪杞憂云〇孝也教財津周三先月病疫
殁三十年前余始代継文宗公業教授子弟賜令塩
谷君首令周三行來脩田鄉令後有三千弟子當以
周三置首座也爾後其行事往々見瑣事録故不復
贅其爲人渾朴純孝滑稽好爲世人所愚弄亦能愚
弄世人且來余余答有鄉不領事如是須來拭我痔
三年也之語周三答曰某方事老母未能奉教今後
毎年呈塵紙三百六十葉以當毎日拭痔之用也爾

來廿四歳不亡切絶以至昨年本年三月來見室氏
告遊尾張五月返曰夫子若有在我將終識焉嘆息去
余平生所押親友則僧惠岳和田廉叔弟子則周三
二子長余十余歳周三少余十三四歳不料其相繼
凋謝余方有歸老之念鄉之老友如有臺君邊無復在而
後進年少皆敬而遠吾幸由周三在焉今丈亡矣不
無天奪之嘆也

十七日

携二兒浴湯肆謁祠〇以仁也誕辰故作赤小豆飯

献稲荷祠又使仁也携正也幸太郎至御霊祠請巫
叅神楽○不着自京師使来曰貧道将以二三日後帰
郷敢告乃發田東記與角屋往次郎深見玄素来○
鉄兜来乞字○午時使青浦謂鉄兜曰請来飲一杯
返告鉄兜病乃命復看侍○平六来贈潤筆金二百
疋○遣陽山於寛平氏致書五幅○玉江来送鉄兜
所属書画合作数幅○伯耆人渡邉恭平来請受教
而無紹介辞○橘又来○亀松来○夜原田真卿来
乞書且曰某新構宅近日方落成請臨又曰筱崎祝

風在某家半截悉倫他家所贈謝儀出奔後聞其在
江戸下獄

十八日

室氏招曰原孝然灸腰及股余亦灸背○昨夜青浦
不返疑鉄兜病重遣幸太郎問之且曰速帰答曰食
後即帰又遣幸太郎促之帰余曰吾子看鉄兜出於
吾子意乎抑出於我意乎曰先生意也我意則須昨
夜報我也昨夜不報則須昧爽報也而我遣之召之
答曰食後乃帰豈人情乎吾子年既過而立不當如
此迂濶也青浦曰某可過○中谷謙益角田井秀亭
来介伯耆人渡邉恭平相見行束脩○秀民来述昨
夜與金城玉江謀青浦件之状曰初金城有合鏡之
念故曰姑待之已而老母不肯也金城曰青浦若遊
學吾給一年費資某謂青浦受金城所給遊學京師
上策也余曰吾子且告青浦秀民曰諾尊意何如余
曰青浦不必遊京師此地開業亦可只彼童心未除
而一朝公然自立家比無復教責者不只業進其心
終無檢束一生轗軻亦未可測也且別開一家必有

多少之費不若受金城所給而依我朝課夕督首除
童心講人情三四月明年二月余担之西下見我子
姪彼必有良策我郷距其郷不遠青浦一帰告我子
姪所言於其父兄取決焉萬全也○遣青浦於頼藏
問其帰否途過金城氏鉄兜氏告明日欲相招返曰
昨夕帰○夜招隼太詰○昨日来室氏服韓参頗有
効○今日致甫大醉来出橘十余顆及薬数種與室
氏二児去

十九日

孝載来。余及室氏如昨○浴湯肆謁祠歸路訪秀
民曰午後欲飲児及金城鉄兜願臨○恭平来乞詩
正○午前携青浦陽山出途遇玉江返青浦取鉄兜
所属書曰吾子致是且告我俟於金城氏訪宗助問白
無府内信乎曰明日一舟将自兵庫来然前日發者
其前月報先生帰於南陵公回東既至矣訪頼蔵余
欲問其遊玉藤店之期主人先曰有江戸交番帰者
殺七人方至某不堪旁罵乃不敢問唯問君公安否
何如答曰安又曰先生所献保命酒寡君飲納訪金

城余謀飲鉄兜至人曰今日晴暖莫比野遊亦可秋
村至乃返陽山東鉄兜秀民曰方與秋村在金城氏
将遊玉藤店頼遠来青浦来主人供飯過未牌二子
来至青浦去乃與金城秋村謀将赴鉄兜氏至常安
坊過鉄兜則返其從者都次促秀民余輩至福島営
祠使金城返謂其内曰秀民至須告我避徘徊祠後
俟金城不至秀民至曰金城蓋前行也乃過五百羅
漢側渡橋至大仁村及金城入玉藤店飲於東軒阿
珠出請書画不已余曰卿以鼓絃當潤筆例也乃使

小女舞其婢亦有姿首曰奴亦願一舞情先生書許
之大喜衆皆歓笑黄昏出入福島余欲食於牡蠣船
衆固辞別鉄兜独送至飯之○冨山彦三郎使人来
問余在否○横林角兵衛来不値○天王寺村中寺
坊圓恩寺主来訪越前福井霊泉寺主寄恒園塾生元
教金八両在中東不値○神保洞雲者使人来訖與
孝也東○今日鉄兜竊謂余曰聞安藤秋里女売為
玉藤店婢儒家女如此零落豈忍視乎其與秋里厚
欲養為我女願先生周旋余曰某亦耶与此慮只恨

花之曰絃紘恐不克始終故遅疑矣兄有命敢不竭
力我所識松本錦水秋里弟子也吾将與之謀余卒
曰明石柳田氏女為匪人所誘売於敦賀娼家我親
見之土人高橋恭平具述其故人皆知其蛻巌先生
六世孫女也其将接之人贖奠西山孫女例贖之恐
匪人要我終止児且竊告梁田絅助従或恥女為匪
人被導不以為子也然罪在其母子則宜従未減唯
蛻巌孫女両字我所不忍聞也鉄兜曰諾

二十日

富山彥三郎來爲磯部寬五郎乞書三幅既贈金一兩〇鉄兜來謀秋里女件彥三郎尚在座余與鉄兜出訪金雲不在終訪錦水余述鉄兜意錦水曰初秋里残遺孤（子女）六七人共門人各分任而育孤某取其長女以爲我女遣於春日寬平氏而橋本香坡及門人寡婦孤某取其仲女寡婦本與玉蘇店主善依遣爲其養女矣後某長子圭一郎不欲妹有店使某告寡婦請返之依易於渠君有意育彼女請先告香坡鉄兜曰諾錦水供飯歸路鉄兜欲見吳北渚乃訪之北

渚曰土佐人隱岐人各送紬紙欲乞先生書某謂先生方多事故未致也鉄兜以將遊京師促歸〇秋村來告明日歸鄉不値〇寬平送金百疋及尾張萊菔薯蕷寶橘〇昨日來諸街以蛭子祭皆陳貨物店頭余勸室氏强出觀之歸曰病頗愈〇大七返答不着東曰京師七条東洞院無越後屋綱右衛門者〇越前岩本小林清右衛門本月十日東至東曰家翁立齋九月十六日疾發百方不治卒歿敢訃乃裁弔書又賦二絶（紅城木葉ノ南翔怨近山音欲斷腸　猶記去年三伏日爲輿迎我飮山莊）青浦

告越前伻大家利兵衛在唐物街茅一訪伏見屋九兵衛氏乃命往致之附以与竹内清華東〇夜招隼太話隼太曰聞江戸消災卒長數百以物價飛踊由深夷貿易謀斜二萬余人賊夷館官爲此下令儆減物價云〇京師人篆刻師竹京亀年來訪不値

二十一日

秀氏來請今日臨又曰爲我招小虎玉江乃遣仁也告小虎邀陽山告玉江皆辭諾〇東寬平謝昨日贈〇亀年來請見以忙辭使青浦接之〇東鉄兜贐金

百疋〇使陽山送書二幅於正助氏命裝潢〇昨日室氏徘徊街上歸稱病益愈夜上樓隼太妻話夜深不寢余頻促之臥今朝早起代婢炊余諍之不可既余喫茶粥室氏食其餘已辭余立庭指揮仁也卒太郎移盆栽蘭室氏來觀隼太妻側立曰夫人顔色甚悪何不臥乃入時陽山出使未歸余欲問其遲所以於室氏入室陽山既與青浦扶持室氏腰腹方呼大変余按其心下子宮排指而衛道呼隼太夫妻衆各分任持頭及手足少焉小綬謂既治也偶竹軒來余

出見食晌婢呼曰主公乃入室氏色如菜衆交持脇
腹招秀氏丞頻羼(姜)丸薬及煎薬良久色復常呻吟亦
已秀氏去曰某既具酒饌強臨小虎使人来曰今日
有事不得如諾○室氏不得臥正坐倚几余及青浦
陽山一人擁室氏背而仰側身不堪勞乃一人代之
而二人坐其左右按(上)尚呼輊不已隼太妻交鍼其胸
腹仁也幸太郎及婢仕奔走然室氏以不如室叱喝
甚余憂焦屢飲水至申牌漸平玉江自秀氏来曰秀
氏遅甚願一来乃往秀氏曰今日藍田秋村鉄兜小

虎皆不来奈之何乃勧招隼太至初食猪肉酣青浦
東為室氏乞鍼皆曰病人既欲食須安心余尚不安
酉下牌促帰玉江送至初入房室氏復苦痛劇於前
度衆驚不知所措招秀氏至玉江羞於薬秀氏羞煎
薬隼太夫妻益用鍼至亥下牌小平秀氏玉江去至
丑牌室氏請余捧其脇共臥衆亦就寝○今日菊池
梅荘田東至○初室氏劇遣幸太郎招藤岡雄哉不
在再劇復招之以病辞

二十二日

遣青浦謝秀氏且謀招洪菴秀氏曰可乃東洪菴招
之○遣青浦於玉江氏謝且致其所遺丸薬○亀松
東問室氏病既送紅鰻魚○朝来室氏小愈洪菴秀
民雄哉玉江来會各陳所見終乞洪菴薬○阿波人
黒田東園携秋村東来見乞字○竹軒贈肴問室氏
病○槙林角兵衛来則贈土物託贈今井少允物○
沖崎佐太郎所送膳具自浪屋橋南畔西杭處銭佐
氏乃附騰償銭二百五十文先是以無佐太郎信
東深見究(元)粛等話其故未報而至益佐太郎初将託

越前舟抵敦賀陸送之而変初議託直赴浪華之船
海路四百余里故遅也○鉄兜来告別○先是余所
携帰汗衣数十盡為穢又灌繕室氏病不能縫之阿
金薦大西氏寡婦将縫之今夕共来室氏不能見○
今日市川吉之助来不見

二十三日

卯牌藍田季平父子来訪曰自送鉄兜帰○江崎卯
助東至送紙及風鎮○雄哉(秀氏)来診室氏○室氏怨寒
顫而欲吐又大渇頻飲水曰肩背及足心有一條系

絡如疼如痒殆不可耐余與青浦等堅持手足良久
熱發反覺快疑瘧也來洪菴毅之洪菴來診曰子宮
攣急或發瘧狀然非真瘧也恐蛔蟲之為擾施細志
伊奈丸八貼曰須二日用之○釆田齋東至枝之有
宇都宮龍山金子在中東齋曰龍山翁欲刻其詩集
曰此件宜依賴旭莊先生將東上謁見使某先容又曰
翁奇孫兒環東一通頗煩侍史致之兒既去請返之
一六壓深太郎氏龍山白某久欲謁高明屬拙集上梓
侍閣文旆北下不堪跂望逆者釆田環報先生既還

本年既殘恐先生多冗不識先生明春無出遊乎否
意欲明春拜謁何如不與金二百匹動當有料祈叱
存○仙臺西工東慕携金雲東來見乞函贊○岡井
嘉十郎東曰前日呈金子在中東先生既還請賜回
音○林泰仙東曰日者松本清兵衛由貴門生乞書
聞先生既揮灑然貴門生以其潤筆寡薄破額不皆
接彼固受遠人託頗格外視之有資金三朱祈叱存
答曰此件某始聞之金三朱豈謂寡薄乎慚怖々々令
門生速接之○漸之進來○屬龍山寄環東於文達

文達曰環既歸鄉然今夕有三條之信某亦將東來
曰之子乃裁答龍山齋東大意曰聞公將東上本年
既晚加以函舊友情匆忙不暇明年陽和之時也明
年某擬西下三月東上途奉訪而同上亦未亦可乎然
拙荊方病淺深未測若不得釋然起某亦不得西下
也且俟明年報見惠有料感銘不盡既而附文達○
文達來○昨日與青浦小酌既而假寐夜下痢二三
行輒來服米麪瀉亦更下七八行至夜腹中雷鳴下
十余行唯曉起婢煎葛根湯一貼頗發汗妻頗甚看

新助携唐金火鉢一對及重箱來欲之問價曰金
二兩二朱余曰減百匹○夜室氏不堪無聊招集太
夫妻話

二十四日

秀民去江東診室氏○已辭室氏下細一條乃毅洪
菴洪菴來診○作岡井嘉十郎所屬書既浮至乃附
馬○北浦東隱岐人樋口某土佐人同收之進耕号霞
乞書送潤筆金一歩二朱又海參○新助來乃附金
二兩賣火鉢一對重箱○昨日使仁也召工人越屋

今日至嵐也五○吉次妻来訪室氏○芳蔵来余閲
前日属紅野平左衛門送一束達手否曰未達飯之
即去○夜室氏下蛔三條○余腹中益鳴下痢未已
渇甚臥後瀉三度

二十五日

青浦從正也賽天満宮祠乃命遠過金雪氏致東蕙
所乞書過北渚氏致隠岐人土佐又所乞書青浦返
日小虎欲明日招先生則来以病辭曰頼藏使人来
以大村侯命贈金二百疋○小林不韋泰来下剃漸

踈不能腹満招秀民請診脉其薬○原田真卿使人
来徴書○室氏頭愈下蛔五條謂施緬志伊奈之効
也而盡東洪菴乞之答曰乞既盡敬将新製且遺之也
室氏以蛔下未盡復眩暈少間平然不似晝間快○
今日河茂送梅墩集全部○夜阿金来

二十六日

遣仁也於洪菴氏東報室氏状取薬○室氏以洪菴
氏施緬志伊奈乳屢欲観製之乃東秀民謀之遂
使章太郎就瓦街薬肆大久氏買之重十四両六分

直金二朱○橘又送交○秀民来○藍田妻来候室
氏贈橘○洪菴来診室氏○数日前青浦為道修街
人小野某乞壽詩及画賛余閲潤筆幾何曰二百疋
余曰此當三百疋然其人回吾子請不得不許今日
某送三百疋余謂青浦報我意故爾告青浦曰彼恐
別求書一幅矣既而隼人妻来曰青浦本欲約小野
某以三百疋約先生以二百疋而私百疋也乃属陽
山曰小野氏潤筆至公先示我既而陽山不在章太
太郎直呈潤筆于先生青浦悵恨不能已属妾以妾

意告先生也余笑曰初聞夫人言半謂夫人竊怨青
浦姦也終聞其言則青浦属夫人告之也不図其不
知羞至此夫青浦我家食客而我舊弟子也外欺人
内欺我而私金百疋是豈人之心乎然及事覚翻然
自悔則猶有人心也而醜不知羞公然告人我不知
其猶有人心也嗚呼青浦得百疋而亡一生名節矣
乃出百疋授隼人妻告余言於青浦青浦使人来
謝返金余曰事不須謝也金不須返也但彼心何如
心不自羞則百度謝也千度返金也猶不免乎為小

人心誠知羞則今日之事猶日月之食誰敢追究之
公且与秀氏攻彼心乃招秀氏与隼人箴青浦丶丶
同二子謝

二十七日

宗助來曰欲買奉書紬一匹不識大野屋七兵衛氏
猶貸紬乎答曰七兵衛必有所貸然紬價三倍恐不
満公意○先是屋主以余不在不肯補破損處余歸
頻使人促之遂曰我償屋賃每月一兩一歩二朱而
公不肯出一錢補屋我將命我工及掃者以我屋賃
當其費也公莫咎屋主驚今日使工掃者數人來償
破損處自今日始○昨日及今日与陽山章太郎飯
施紬志伊奈丸○高木伺山來余贈日田枝折及柚
糕既去送雙鳧○雄戴來○京屋善次來○洪菴有病
使其門人號前安平人小野元氏來診室氏曰某先
元董談實先生門人也○暴瀉不已委頓甚○青浦
去

二十八日

東秀氏乞藥即來診○金雪東送金百匹為東慈謝

○玉江來○龜松贈金百匹○河越使人來告明日
有鞆歸船

二十九日

青浦復來宿○天王寺村靈泉寺主來曰前日屬送
金八兩在中東於令郎君不識既有便乎否（便用邦呼）余
曰舟便未至且俟數日○秀氏來診○使陽山買三
臓圓途過河越氏託與中村八十八吉兵衛金二歩
一朱及扇二柄在中東曰請致之辭船而取證券○
遣章太郎於雄戴玉江二家各贈謝金二朱雄戴辭
不受遣仁也於秀氏氏贈謝金百匹○秀氏贈金一朱
○健藏來送金百匹○今日會計凡十二月諸費十
餘金有別錄故不記

十一月朔

遣青浦於大村邸投刺途過宗助氏問有府内歸舟
答曰有○以文玄公忌辰作齋招隼人梅屋○送梅
墩詩抄四編於歸峯師中包与石秋東（屬与藤林缺太郎東於石舟）
○小野元氏來診室氏○竹軒來曰金城門人某
生欲以初六日招先生及金城使某先容○松本都

太郎来賀為徽雲請書幟一幅○小虎来曰書齋〔即亦〕
〔俵菴〕苗誠請以初四臨欲招數客唯尊意乃謀定金城
秀氏晩翠徽雲招之○余愈室氏病状依舊

二日

芳蔵来請改作前日所送画○藤澤東畡来○先是
阿金蔦天西屋寡婦縫衣今日来見室氏○浅岡梅
窓来贈饅頭曰豚児學鉄兜翁未三年而費金五十
両故命返矣○京師書林辰巳善右衛門来致倉敷
岡熊之助柬柬曰客年訪先生不在徒帰矣家母殁

額書墓表其近破産蕩然一貧金二朱當潤筆奠答
蔬薄○竹軒昨日借余故筆異様者九枚去今日漸
以新製画筆十一枝換之充之○託寄秋雄兄柬及
木履於宗助○數日来作呉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
衛柬今日封之副以靈泉寺某与孝也金子八両在
中柬託之宗助而取證券○宗助附湯山致南陵兄
範治孝也〔十月〕九日府内所發柬兄柬傍註送莚包一粕
漬鯛一而宗助曰二物未至○雄哉来以其辞金贈
書及扇

三日

沿湯肆賽祠○秀民来○元恭柬請規玉江○昨日
宗助證状但書受金子在中柬今日遣陽山返之曰
額傍註金子八両四字又問家兄所送二物未至乎
答曰未至蓋後船齎到也○高安丹山来贈銀一両
賀帰○金城使婢来柬曰聞先生尊夫人皆病某亦
有微恙未能拜趨不腆金二朱以充藥餌桂園柬欲
謁先生偶其家来告有急務走去因某呈菓儀一封
前日我席上所賜高画請押印別啓日者秀民来請

青浦件曰昨年公恵青浦金某以旭翁未歸姑返之
今翁既帰欲了彼件公顧送彼金某将補其不足使
彼遊學一年則公与我皆有辞于翁也青浦不欲遊
學而住此地或帰其郷亦唯其意我二人所謀如是
某懌先生病中陳此等件故有此啓餘附秀民舌頭
乃答曰明日我将相見悉附面晤○發与石秋柬内
包範治柬○書西大寺紙屋安次郎所属附韋太郎
○發与島田成菴内包画及与芳蔵柬先是為芳蔵
画樟〔障〕極拙今日改画去○託答園熊之助柬〔内包其母墓表〕

曰請致之備中杦屋船〇小野元氏来診室氏〇晡
後訪梅屋佐也従先去江之子島人廣島屋治助至主
人供酒飯治助陸奥岩城人自称興室松次郎善又
言先生蹟協故屋居今我主廣島屋并住島因話江戸
近事幸太郎来迎返之取小蝦醢贈主人面下牌歸

四日

卯下牌梅屋来筆記余所曰梭瑣事鎖紛今後每日
来以後不必記〇本年百物價日貴大豆尤甚醬油直倍
酒粗惡不可食昨日就數店沽之皆醎酸苦噣梅屋

沽二升亦同〇玉江来〇越前脚夫金井善左衛門
来告渡邉順八郎傳言乃作一柬附焉送書肩二柄於順八郎
〇宗助使人来致兄致所送二物及兄十月十九日柬
曰御命孝也赴東部營其母十七年忌祭我與範治孝
也謀以我旨告伯嫂嫂使範治妻答曰我命遍粛掬
不欲孝也遠征戕殺後唯其意嫂氏言如此卿莫復
望孝也東下云云〇岡山人欽平来取答安次郎柬
〇午後携幸太郎出訪賴藏不在授前日所作無尻
提詩及玉江画於其舍人去今朝玉江至其所作訪無尻提并遊

漸之進話移居歸路赴小虎氏招其兒見曰向者金
城秀氏来以公未至去意在公家也乃返幸太郎報
二子〃〃至謀青浦件作答二子恭曰昨日金城兄
所示青浦件状状用鄭呼某别無所用喙焉青浦所肯僕
尓皆之青浦所不肯僕不肯之某初欲為青浦詰二
兄作青浦安身立命之地而彼全没心肝彼如新田
我命一夕期曰方与二兄謀吾子身事機會不可失
也而四五夕未歸我安能為如是無状者詰二兄乎
云云二子悦介眉至主人出見引入布袋菴今朝余

賦一絶送之門下彬彬多秀才総將匡理參禪理不踰水石共翎毛一切收来布袋囊主
人説示客既而供酒飯日沒而下暖甚余忽眩暈秀
氏勧下樓出庭良久返席開窓納風金城曰今日雲
船四五隻見兵庫淡路海上戌上牌返〇伊丹屋孫
助来不値〇今日會所送示官所下牒數通其一曰
夷船入　海然守備既嚴汝輩莫驚擾又曰帆影不
見汝輩宜安堵其一曰從来禁竊販銅及真鍮器其
於洋夷近闌闠有犯禁者今後置賍於横濵換之犯
者必罪云云如夷船如件聊十日前事而今日始送

牒坊正等彖綫一至此乎

五日

梅屋有風字硯發墨極好余賞之乃贈之〇文達致今井昌平菓子在中東〇劉石舟又子東至〇脚夫致青木松軒父子嗜音中松軒与洪菴門人所織其東（妹）所綫〇室氏以頭痛使陽山買蝋二十枚與余各貽太陽余血流不已室氏即已〇徒藏来〇小野元民来診室氏〇室氏眩暈益甚夜阜人来按股下利大行頗覺快〇今日浴湯肆帰使仁也召筆工福井

其至買書東筆二十枚〇竹軒東曰某生六日之會有故不得践約願期十一日

六日

藤井吉郎（卯）東至送某集四本〇招秀民謀青浦件〇近江屋正助致所装漢書三幅〇雄武来診室氏〇小野某送金二朱請以邦言譯前日所録詩〇遣仁也陽山於吹田屋六兵衛氏贈土物〇玉江来〇遣孝太郎於洪菴氏告室氏状洪菴曰明日一診而調薬〇午後携陽山訪丹山不在訪東畡以余遠帰

設酒訪晩翠亦供酒及飯客僧某見白某佐洲相川産前年因翠公謁矣西下辞帰〇將使二兒學阜人與室氏謀買其文具余及室氏皆病小腹拘攣招阜人夫妻針〇倉田猶太郎（益亀之助改名）東至送金乞字

七日

始講毛詩小学聴者七人（高科阜人　行徳玉江　尾崎秀民　山中梅屋　深見章太郷備　陽山）及仁也〇携二兒至阜人氏贈金百疋錦一把余白兒頗辰趨退有事召之不召莫返仁也請讀毛詩正也讀孝経而皆習書及儀余又為兒求師

至此以阜人續密寡言属焉〇室氏始浴湯肆既帰頗眩暈〇小野元民来以室氏不在去〇橘又送褡衣数領〇鴨下安吾来〇土佐人奥宮伊惣治廣田貢次（郎）来訪曰其二人松岡七助（之）徒也〇本街第五坊裝潢師山口屋弥助来乞伊賀赤目四十八瀑詩〇祀阜人招余夫妻二兒供飯

八日

發倉田朔太郎東於大七（送其所乞書）〇遣陽山於晩翠氏返紙燈〇遣仁也於宗助氏託與南陔兒範治

孝也松浦庸藏來庸藏易佐藤氏近復本姓而送方山玄圃與高
倉其東於範治又返範治與平孫蔣右衛門東庸藏
父生氏與庸藏東先是庸藏不識余比遊東属家信
往來併頓送金六朱以倫瞬須爾後送償於我家數
度家人以余不在不敢披封既而庸藏帰筑後頗恨
余不情余帰始見其前後來乃返二朱且贈白雪糕
一筐以謝與範平東數通其一白南陵公東中有本
月自府内帰来月復遊彼地之語我竊感焉七十日
懸東公既過之宜速帰候芳今府内屢既長且賢明

意又有更張之志而大夫及公皆有褒主之熱餘子側
目久矣猶戀々不退未可與幾也文蔚公棣翁而在
必諍而之務老夫不得默然卿等請斟酌我意而告公
云云○屋主野村氏參庭前稲荷祠○梅本議明義
子恭安携古谷道安來東見贈紅鱗魚東曰欲観上
國議明在荻府未帰故属其東執事也恭安嘗學其
先生請弟子視之○泰仙東曰初十日南至家有執
山氏祭詣臨○玉江來乞書屏風三雙○洪菴來診
室氏○漸之進愼吾來曰願得先生東見此地諸儒

乃為東春草東眩香坡○夜招隼人夫妻供飯○先
是命橘又浣故衣或染新衣謂費三四両矣今日視
其東當七両嗚呼物價騰躍至此哉

九日

芳藏回音至送肉糕乞画○金城東曰昨夜玉江傳
尊命欲同赴泰仙招僕不善飲甚怕醉客故辭矣○
竹軒東借大日本史三巻○春波東曰前年乞覽左
箭六本願返乃附其評取證券○昨日與玉江梅屋
約南至賽住吉祠玉江使人來曰明日有緊務不能

踐約既而雨下乃與梅屋謀止○書玉江所屬屏風
三雙

十日

南至與梅屋考訂瑣事録○竹軒東返大日本史○
橘又來余曰卿裸縫價太貴請減十之二答曰諾乃
附金六両餽之○使陽山送書扇二柄於泰仙○秀
民送善哉餅○元民來診室氏先是洪菴用阿祇丸
室氏又自買宇留瑜須圓服之至此稍愈自稱圓効
而丸不効○梅本恭安來請明日以後寓貴塾許之

〇申下牌至泰仙氏客未集日没加島屋次郎三郎西山芳園紀伊國屋某等十餘人集主人供酒有盃饌主人及西山晃瑛子芳園勸聞詩社余日諾戌上牌余獨辭歸〇先是米價日騰至此官捕姦商五六人下獄将籍没之米價俄減十之二世人皆稱快或云縮安氏發婦亦以蓄米四萬石被執〇夜東風雨天明雨止而風益烈寒威始發

十一日

瓶米皆凍視寒暑針當小寒候〇秀氏来語謂今日為講日也遂語青浦許初發青浦来余責其慢既退見梅屋亦規之青浦悟終決留此地云初金城秀氏欲資青浦以金六両遊學京師也余聞之曰本年山荒米物價貴青浦素無檢束不出三月必空囊而歸後必無所依不若本年乞金三両而僦居此地裁及梅屋玉江等左右之補其不足明年及明外年乞金城僑一口如雜費沽画販書給之則傍道世故解人情永保室家之道也教青浦因秀氏請金城秀氏難之終決之京師梅屋墨園健蔵皆是余言至此青浦與梅屋見玉江謀僦居件云〇使青浦致書屏風三雙於玉濟氏殷興林良平来於泰仙氏来曰聞足下釀酒味美請速送一罇又願選岩數茎遊作詩扇一本以供清玩足下宜以猪肉相報不許如前度指鹿為猪一笑〇發興桂園東於大七氏一送書一紙〇東方芝山十月十日東至東曰聞先生遂遊越後既歸也[illegible]敵藩士風俗情無一事可誇稱從思遣莫之助報命遊學東都被素願随先生而不果亦無缺望然士各遊學命為絕偶有此命而亦悦先生去後萩之小倉生来僕與豁三郎為是風旋一日辭後撿刃見血酒肆諠之終被逐故藩憲不喜容及先生過崎鯨之變而為集故巴客甚於初者可憾也枯魚七十枚呈為厨祈也存余九月臨東芝山猶未見也〇今日為泰仙致次郎三郎所乞書

十二日

秀氏来曰今日有急務不得聽講辰牌講如例亀松又來青浦来聴〇玉江来曰作夜為青浦訪金城不在竊思先生説太牵〇大野屋七兵衛使人来問

余在否○山口屋弥助来乞書○濃人来賣鮭長尺
餘出錢六百文買之命仁也陽山致之天王寺池邊
過徹雲氏致東東曰明日欲相訪不識師在房五六
年前天熊文救以其父二十五回忌展贈天王寺三
分亭醃蘇蔘二葉余以途遠未取之今日使仁也取
之○鶴翁来祈寫翁過八十不見老態今日驚其殘
衰耄問其故曰去年七月老妻殁矣嗚呼老衰伉儷
之悽至此哉○為徐也賞㵎邨氏詩鈔素本動學詩
韻詩語粹金値金二朱○夜徹雲東曰明日不在願

午七日臨○招隼人諾隼人曰先生一世泰斗不宜
屢遠遊願三年休息以誘掖後進余曰君言太好

十三日

室氏患小水不利而胸膈鬱痞而阿祇殊良乃調紫
胡猪苓葉理水調与劑授之曰前月七八日経行而
本月未通服此必効既而経水果通室氏喜○先是
錦水乞書不謝今日遣陽山問其故且屬買猪肉巻
自前日荊婦分娩多吃契濶近日将拝趨奉謝昨夜
喫猪良甚将待鮮新者至呈焉○青浦携梅来恭安

来為請寫塾行束脩○吉次妻来為室氏弾琴飲之
○洪菴来診室氏○遣陽山於加賀人深田屋喜兵
衛逆旅南久太郎街帚屋坊大和屋源七氏属荅東
方芝山東（送書橘一穎於芝山）○北川屋文右衛門弟助四郎
来見曰某方寓島之内周防街第一坊塗屋清兵衛
氏矣問何故出家曰家嫂本娼也失兄弟歡棊及兄
三人同日出○恭仙東曰次郎三郎旨送金二百疋

十四日

洪梅屋校訂文達所寫九桂草堂随筆○青浦来○

遣辛太郎於洪菴取藥始用泡劑○遣陽山於有宜
氏属与奥山中書松田右兵衛東（送二子書名一幅　返右兵衛詩界）
返曰有宜氏兒見曰家翁自先生家帰即病将殆蓋
往訣先生也余聞之惋悵○玉江送柑十餘顆○夜
秀民来謀青浦件頗有怒氣余慰諭之梅屋亦来曰
為青浦訪國手不在故追至蓋青浦始納秀民説将
遊京師又聽余説将留此地秀民厭其翻覆故怏怏
○石舟父子東属典範治東

十五日

雪始下稍稍成雨○梅屋贈百合及芋○遣仁也幸
太郎投刺於大村府内二郎途過有罡氏問病返曰
宗助曰進日有府内帰船敢告有宜移居不識其所
過亀松氏留而供酒矣初使幸太郎問有宜新居於
陽山聴答不詳殺不得也責幸太郎復往返曰有宜
頗愈○道空訪唐津屋五兵衛来因梅屋見請聴講
○或致範治孝也十月二十三日囘東来曰嗣母不
欲孝也離膝下故不得東下展生母墓将送金三両
於見樹院在墓所云云又曰南陵公将請府内帰党云

云初余命孝也曰嗣母若不許来須遣一門生代来
下也而唯曰送金言不及焉余不能無恨○留梅屋供
午夕二飯去○五年前手植木香於廁前盥側長将
着花忽不見知前日圬者修籬時偸之遣陽山於津
正氏語問之○元民来診室氏○徳永卯三来乞書

十六日

昨日與梅屋小酌食蠣飯味爽下痢一行飯後又一
行委頓甚○帰峯師四畜至送梅墩詩抄直金百疋
又乞字東曰尊集直金二百疋拙集五部直金百疋故

吠半也云云○奥宮猪惣次広田貢次郎来贈鯨肉
又行束脩請受教余曰公等無紹介聞奥宮兄與松
林漸之進相識且以彼為紹介○室氏復眩暈招集
人妻針又食鼈余違和室氏必病蓋風気之変病若
先感也○招仁也恭安幸太郎陽山講風起夜寐矣
秦爾所生之儀命新乞詩小學論語孟子輪讀○屋
主使圬者来謝誤抜木香

十七日

講如例亀松介武岡勘助者相見聴講○越屋某致

数函乃使梅屋収輪島所買膳具而書其数○留梅
屋青浦飯之既而携梅屋出赴徹雲氏拓雲不在都太
郎引上新築楼曰向者龍潭至待先生焉偶有死者
雲将赴其家使人辭先生矣余欲去都留待雲帰乃
作画山水二幅一僧来見曰某名鄂桃歸時時齋
顧書扁額余曰諾問其住所曰天王寺東畔阿勝山
良久雲帰供飯余奬其房室完美雲曰某初嗣吾適
款歸證後自時有其所借他家銀二十貫我某拮据数
年悉償之而新門廊書室自賛勞勝吾適耦秀氏宜

言曰彼由吾適遺金矣願先生辯之余哂曰設主人
赴他家法庵曰先生願一宿余曰諾都太郎侍座屢
爾先生果宿否余聞徵雲妻將娩乃歸○室氏復頭
痛而胸脇痞皆由汚血之爲也乃遣幸太郎托天久
氏買酒夫藍○河野逸平來不値○山口屋弥助来
促書○元民來診室氏

十八日

青浦來曰玉江爲我説金城不可奈之何余及梅屋
曰吾子閑業不必関金城也然与金城之交際不可

二字結局則非所冀乃招秀民謀之秀民曰某初以
金城旨勧青浦遊京師青浦許之既而中変欲留此
地某無辞以復金城也故青浦使玉江説金城及其
不成某復往即越沮也青浦去留不必関金城但金
城贈青浦金某既有成約使金城不回青浦去留諭
初約我力所能使金城因青浦請諭初約非我力所
能也余曰善此件一切委元秀民曰今日且見金玉
二子○歸峯師柬曰前日乞書春山秋雨樓扁額憶
先生未下筆願改峨君風月雙清處○大村許吏池田

小平太來見曰替人至某將西歸因會計俸券出入
某所出券既悉返矣唯先生客年俸券銀七百九十
三戔八分猶未返不識猶在手余曰在某客年五月
出家本年九月始歸爾後積痾久病故未暇出券冤
金也明日將送券炭安氏（寿書銀若干須附廣瀬氏也炭安敗池田小平太）
小平太善○先是梅本謙明乞其父七十壽詞及其
妻四十雙壽詞今日令恭安賣綾二幅書附焉○使
仁也招河茂至會計去年來所買書籍直當償四百
三戔八分乃捜家安氏俸券因此券銀七百九十三

戔八分吾子須返三百九十六戔我也自諾○匝
兵次郎來○舟越新七使人來曰客年松井右衛門
尉東於公若有徊音明外且賜之○夜訪梅屋

十九日

河茂使人來返送答請氏銀三百九十二戔券且曰大
昨年七月先生取我世説十卷未返願返之答曰我
與吾子假借簿録帳矣世説帳之所不録且事在三
年前我無索之之術且俟我悉検書筺而告有無○
弥助來○室氏欲剌太陽邊仁也就元氏借針使恭

安剌之○青浦與梅屋來謀僦居件○宇津宮龍山
自備後三原來謀刻其集贈金千疋室氏金百疋見
其門人岡田松次郎問其寓曰某門人着從梅田槁
者作夕投其家余曰今明二日極多冗願二十二日
午後臨龍山去○使諸子掠書筐至備本部書河茂
氏世說九月返之而聞蓋猶在焉則遣青浦返之且
為龍山屬刻覇板一片○使陽山叢與橋又東於大
七氏返致長崎久松善兵衛東坡之卽傍內靜溪本
月二日東也東白日者寺川一治抵本地（謂長崎）某欲

相見聞先生近狀然彼來我往終不值某方與大坊
正久松善兵衛善本地自官許洋夷交易日趁衰氣
善兵衛深憂之欲就浪華豪富典船來諸貨以借金
而更張商法然平素無因緣於浪華人唯有先生大
名及某蒙眷顧矣彼歲暮東覲途過浪華將謁左右
請教使某先容云々另啓新聞紙一通乃譯官翻譯
者某借得之竊呈（写）又曰本年六月清人程様堂妻及
三兒人避洪秀泉亂歸化其所上洪氏始末一卷或
約借之然未得也先呈此云云新聞紙訛誤百出讀

之殆不上口但譯類畧以弘奇聞爾數千八百六十
年第十月九日（我萬延元年庚申八月二十五日）我嘆佛合兵逼近
京咸豊帝携妃嬪十三人出奔察哈爾十月十三日
（我八月二十九日）順天府陷我兵入其城外圓明園采殿（圓中）
（消夏處）佛軍獲閣官三百人守園吏四十人我兵士闖
入廳堂廊房及後宮奪畧雕刻精細之檽櫨及屏風
缸甕時辰鐘時鳴鐘（此字未詳）其餘書四帷幔衮龍御服
繡鞍靴鞋籐笄紈扇等不可勝計又入庫倉每倉儲
廣東緞綃帛一飯直詳錄二三十元者凡七八百萬

段悉投數地上而踏蹂之或相爭奪又以楊杖折碎
鏡屏諸器先是彼僧格林心虜佛國兵士令之跪拜
又貼其面於塵土或及接而縛馬上送之通州極其
殘酷故佛兵以此解怨云又入藏貨幣處使人守之
嚴禁攘掠以此行我二國行軍費用莫大欲以此償
之故角水殿多架石橋水涸渴中開數道苑囿依山
其外有大蓮塘二所佛兵屯據側兵士則隨意出入
城中將帥則除携符者外不許入焉清帝所居及廳
堂其砌皆用大理石磨甃者又以金泥丹青壁障御

座之華美観者皆心目羨慕後宮廣大亦窮極綺麗
其内堆積絹帛倭緞綸緬百般光彩迥絶畫繪寶玉
磁器珍貴連城者昔日嘆國所献寳劔等皆儼然陳
列我兵観漢土皇帝受用豈瞻洪大莊嚴奢侈大驚
而妃嬪倩影不見唯有日本產畜狗蒼黄走不已第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我九月五日六日）嘆（兵）门焼圓明園避暑
臺第十月二十四日（我九月十一日）我嘆諸侯及清権貴講
和會盟北京定約設誓翌二十五日（我九月十五日）佛國亦
行講和儀貌數條一曰兵端自韃靼里之事起本由

支那人蹂躪也二曰北京變初約不置我在留官然
我嘆女王殿下不追咎往事唯今後須復舊也三曰
此行之費支那當償銀八萬貫戔而其四萬貫戔則
於天津受了五千貫戔則約第十一月三十日（我十月十八日）
受之天津三千三百三十三貫三百卄三十戔則約於
支那租税中加十之一有半限三月致之四田新開
天津交易五曰支那須許我國民移往且改蘚其故
法新定規則也六曰新所借地方須準香巷例七曰
天津条約須速定而通北京也八曰講和既成須令

各國人民知也九曰嘆兵屯天津廣東諸地方者須
退於嘆政府從來所定處也第十月二十七日（我九月十四日）
置魯兒圖児錦（人名）於北京為在留官我嘆佛二軍
須以第十一月一日（我九月十九日）退北京而嘆兵三千佛
兵小隊守護天津也君保葡萄呀坤須児官在上海
者所寄云

二十日

雇兵次郎作架數所以安器具○室氏始浴湯肆昨
日為室氏東元氏請暫斷藥翻來反覺快先是室氏

服阿魏丸及泡劑甚苦其滞胸膈余謂病勢日減唯
為藥所苦不得全愈因勧止藥云○遣仁也於洪菴
氏致竹内静渓東又返針○遣蔡安問洪菴曰洋書
歴數一千八百六十年即今年乎答曰今年也又問
壷井兄弟及小田川興齋所住答曰信良住石町川
岸信道住濱町矢之倉興齋住鍜冶橋御門津山上
邸○宗助来○使陽山送鯨肉及牡蠣於梅屋○未
下牌携仁也訪梅屋賦弥助所乞赤目瀑十二勝詩
吉川檣里廣島屋次助青浦至主人供飲成上牌陽

山来迎乃帰○漸之進来不値○桂園来乞詩正○
柴六郎東至○橘又送諫衣
二十七日
船越新七使人来取松井右衛門巠詩巻乃副以絶
句一首昔年相逢洛水涯落花啼鳥暮春時老来無驚人○席工
佐七来約二十六七日来修席○梅屋妻来訪室氏
乃餞其夫妻○遣幸太郎於大久氏買薬数日来復
發欬嗝噎症乃用松岡良哉附方苦参呉茱萸黄蓮半夏乾姜甘草大
棗黄芩○坊正送示府尹所下牒曰皇妹和宮将降

征夷府期即在明春和宮今後宜稱次様写又曰種
痘本是良方衆庶或疑之此教喩未至故也聞其信
之者亦畏寡謝故不敢至除痘館諸方洪庵山田金
江創除痘館本意在救窮人豈望厚謝乎須使貧者
知種痘非怪方且不必貴謝儀也近日痘死者甚夥
不堪慇惻故諭○弥助来贈潤筆金四両一歩二朱
以病不見○健蔵来餞之梅屋与焉○竹軒送肴○
鴨下安吉送牡蠣乞詩正
二十二日

青浦来示李滄溟文選一帙曰此篠崎氏蔵書中一
部書林塩屋弥助買而販之也乃以銀六錢買之書
其帙曰萬延庚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書林塩弥来売
此曰此篠氏蔵書也嗚呼篠氏在儒林中以富蔵書
聞其子孫不能守散逸如是殷鑑不遠書示子孫○
議如例健蔵来聴○界脚夫来乃附桂園詩巻○龍
山来乃対讀其詩稿選之○礒邉寛五郎来贈金百
匹○先是梅屋毎朝来筆記録事余曰方日短夜長今
後宜毎朝謄写吾著而日夕筆記瑣事録也梅屋曰

諾既而使人来曰今夕有事不能拜趨
二十三日
秀民来謀青浦僦居件○玉江来○脚夫致多武峯
河野式部東来曰前年知光院者著多武峯二十六
勝志僕為乞公題跋公以無暇書一聯見恵今歳刻
成即呈一本及菓子一筐副以知光院東云云○龍
山与岡田松次郎来見一生曰此即藤井箕吉也往
歳謁三原矣今日自江戸至因語江戸近事既而訂
龍山詩巻○栽与容貝宗兵衛健三郎改名壷井信良信

道守田川興齋東贈金百匹於宗兵衛以爲祭儀又送金百西二歩以充先室十七年忌祭料又贈三子各書一幅諸東大意曰本年十二月十日丁亡妻十七年忌祭某本意令豚児展墓且見諸君以謝年來厚誼而豚児方侍嗣母病不能出家也不得已送金若干於容見兄以供齋料願拾當爲亡妻之喪奔走服労如西川元正爭者六七輩於見樹院以修祭事猶有餘金乞納寺以薦冥福云云既封之遣陽山於大七氏託焉曰限來月四日致之曰諾乃附脚賞

錢三百文今春福島弥兵衛東送海苔因託田音於宗兵衛○遣幸太郎於大久氏買藥室氏四五月來服余所調理水劑大有効自稱始有生意○東河蔵招之至爲龍山謀其集上梓件○遣青浦於藍田氏報念五日將相訪途過高臺橋備前屋萬助氏託答龜谷行藏東送隨筆十卷於行藏返其稿

二十四日

龍山使松次郎來取其稿○發答帰峯師及石舟東於大七氏送書一緘於帰峯帰峯元越前産欲送其集於松井耕雪使余東之東曰此集我友僧正恩公所著公元越前人産欲送其其集於桑梓聞人然幼出家無祠識者屬僕致之左右請見憐揚公之德業於大國賢士也○東德永卯藏送所其乞碧梧翠竹窓扁額功屬興芳藏東東中包所其乞画○東發於大七氏○鴨下安吉使人來取稿○青浦來自藍田方感冒目願來月朔狂駕○使陽山買鎮心十五六枚貼之肚門數日來左胸攣逼眩暈甚頗大昨年秋冬症而加劇恐成膈噎故服膈圓及蛋湯又用鎮針

二十五日

携二児幸太郎賽天満菅祠帰路訪小虎○遣陽山東雄武曰賤荆既痊僕發胸痛頗似噦願來診○訪李平不在其妻使娘尋之帰乃乞按摩畢聞棋數客到乃去途訪梅屋其隣即青浦新居也青浦不在與梅屋開戸視之幸太郎來報雄武至乃走帰乞診雄武曰蓋胃中不和所爲不必噦也乃使幸太郎送之乞藥六貼○喜樂從三國來乞字不値○吉田屋喜太郎送猴寒儀○室氏欲賣兄具兵次郎聞之薦加

島吉今日吉来不値〇龍山使松次郎来取其稿〇
夜梅屋来
二十六日
醇略居士忌辰将往展墓室氏以不可風囲諫止乃
遣仁也章太郎贈讀経料銀三叉於龍潭且東曰来
月十日丁七妻十七年忌祭祠識者唯公一人願臨
使仁也運訪龍山曰聞書肆某賣篠崎氏器付玄器有
意観冬午後挺駕又過吉喜氏贈書扇二柄候寒〇
喜樂来曰前日蒙屬其大聖寺諸子集書三包其託去

圖石圖令其舍人之金澤者致之東方元告矣〇先
是東吉喜屬買府内藺席一束今日致之〇芳藏使
人来問室氏病答曰不愈莫以為念數日前送兄所
屬而画及東於徳永氏請取焉〇徽雲與青浦来乃并
供齋梅屋與焉〇午後龍山松次郎来乃與徽雲梅屋
青浦出到北久寶寺街過介眉梅谷石林等給繹来
往或曰既或田未即謂筱氏物也至有店木津仁氏
門外衆堵立乃入焉就席河卯出見曰纔覧毎桂書
画數十百幅皆名家手蹟楼上明清閑人書画亦數

百幅加之文房諸具及家居必用器什蓋三島翁以
来所藏賞翫者嗚呼三世為將其家所忌儒亦然乎
余辱不竹翁知今日事不勝慨慨獨怪春草獨在而
及此乎観畢不見青浦梅屋等尋之始出余叱曰吾
子把我刀而随舍吾安往出與龍山別訪九山不在
徽雲青浦去梅屋送至我家室氏衣余新羽織木津
仁席上起社而拜余答揖傍有程鉄釘横出數寸羽
織觸之裂有聲既帰謝室氏〻〻嘔曰是有故公之
遊視㒵加賀告来見故器具為至李華氏乞按摩一

婦人来問其兒病李平曰此藍田君婢也婢曰廣瀬
先生令余曰是婢回我主使奴問先生果以来朔臨
乎奴至先生家帰路過之也余曰我有病若瘥二十
九日必相報不報即未瘥也夜帰
二十七日
講如例畿邊寛五郎岡田松次郎来聴〇遣陽山於
宗助氏拖與南陵兄範治孝也東内封所譯新聞紙
〇原田真卿来贈金及菓子〇播磨屋祐助送羊羮
候寒〇雄武来診〇玉江来曰其病貧繇塢等勤聞

屏風講講即社內一社四十八人每人月出金二朱
二月一會拈鬮每會定中鬮三人皆得屏風一雙外
拈鬮十中者皆得書画一幅凡三十二月而終每會聚
十二兩而某出画屏風三雙書画十幅及本日出飲
食費殆十金其贏則其所得也余曰我臨此等件諸
子欲赦吾子窮我敢獨違哉唯有始無終所以速人
之尤須與老成人謀也玉江曰然又曰某今日又觀
篠氏所賣書画先生贈篠蔚七律半切紙一幅或拋
銀三十錢獲之余曰吁至哉○遠仁也於雄哉氏豚

有藥宜歸路子過李平氏問在否返曰不在既而李平使人
來報已歸乃携仁也强按摩如例黃昏歸○有宜子
有竹屋德兵衛來謝前日問父病○先是命筆工崇
清製小楷筆二百枝梅屋取六枝試之曰麤惡於中
用召崇清詰之因減價附金二步
二十八日
島田成菴送金二朱及蕎麥粉謝前日贈画且候寒
○青浦來曰前日先生欲買篠氏藏幅中清韓長堯
贊達摩圖聞哉以銀十錢購之更加銀八錢必賣之

乃令徃棠以金百匹得之○恭仙送澱川鮹候寒○
栽與神澤諸子松生竹潭雨村蕉堂鼓凡水兄弟越洲松位屋李助如及角屋
正兵衛深見元素東谷封之表書松生兄爺台贈諸子書
路一紙又屬松生贈書於松洲杜洲北雲竹訂雪濤松篇兩淀洪第又屬鼓風贈書秋木谷一幅別送三
幅於松生曰我唯記諸兄名栽我游樂編者耳諸兄諸見餘子懷我者以我青贈之梅屋青
浦盼糊之○龍山使松次郎來乃悉返其稿○串迺
牌携仁也至李平氏座上客盈乃訪雄哉乞諸歸路
又過李平氏黃昏歸○陽山兄善瑛東至○春草使
今東發雪岙禪師秩晚東師謂余猶在羨濃也○梅

屋携唐津屋五兵衛來不值○梅屋夫妻來為五兵
衛行東脩又致潤筆
二十九日
藤林敬太郎來曰澂七既送潤筆予未予敢問○聞
道修街除痘館方無主者欲徙居焉與梅屋謀梅屋
使其舍人伊平先往見屋主既而與室氏正也梅屋
出觀之畢使梅屋返守我舍余與室氏訪其室以室
氏始試步欲飯之船平店入船室氏怨眩暈與正也
去時既命肴余獨留食畢仁也來迎携餘肴歸食室

氏○秀氏贈肉糕○大野屋七兵衛致暖遣噸八郎
來東曰月者賜書扇深荷辱誼不腆金百疋聊賀歸
館云云○遣陽山於高津買茶○鴨下安石（吉）贈金宥
匹候寒○道勝投候寒名刺○加島吉来買故器具
○黄昏至李平氏如例子之牌鐘聲四起使婢問火
所於柝者曰雜喉場也乃不起

三十日

晨携仁也梅屋浴湯肆賽祠○巳之時將携仁也陽
山出使仁也先往贈菓子於春草余訪泰仙加島屋

次郎三郎至府内邸仁也候馬訪宗助贈菓子先是
府内監吏馬見塚某来告移住邸中不值今日訪之
不在訪頼藏贈熟肴懐出今東大村諸吏候暑人名
録問候寒仍例（可）乎頼藏把筆増減數名訪監察久松
源五郎初見贈菓子源五郎曰先生臨五教館時某
猶幼聴講矣訪衛之進不在晋五見曰某欲為食客
於儒門先生有相識請薦我初使仁也訪龍山寓報
將相訪至此松次郎来迎雨下走陽山借傘於元真
至龍山氏余白午後欣小酌顧臨既出氣甚使陽山

先歸報室氏午後歸○雄武来不值○越　蒲原郡
釋迦塚新田識野正八郎者来至送金一両乞詩封
中又有大竹英治者東京送金一両乞詩○藍田妻
来曰明日願同玉江金城臨乃遣陽山報二子皆不
在○發蒼成菴敏太郎来於大七氏○使梅屋命江
山樓主具酒肴龍山松次郎来乃導至樓梅屋從既
餞夜出綵細市上賽御霊祠至梅屋居余先去○昨
日使青浦見保丹屋孫助屬除痘館件今日過孫助
於我戸外得某見屋主彼曰附物（凡屋宅諸具從往者所造曰附物）

前任者之有張我所管明日聞之曰相報○今日聞
官以浪士結黨圖襲夷人所居命福山等諸侯探獲
夷館或曰本月二十日夜既襲之殺傷甚多来去以
舟不可形跡○咽喉疼頗喊瞎暈更甚○春草東送
若州鰈

十二月朔

八郎贈香魚鮓候寒○東春草謝○聞西隣松村春
筱昨夜携其妻子及文達逃不知所往蓋避債也○
遣仁也於寛平氏贈羊羹○都太郎来贈羊羹○覺

兵衛来贈羊羹〇與青湳會計前月金銀出入〇喜
樂来乃託前日所封与金澤諸子柬〇室氏以婢麻
沙臭穢甚且頑欲別雇一婢募人屋昨日北鄙人阿
春来今日復来将携青湳赴藍田招室氏勧田公先
往妾携正也後往乃出過新街近阿弥陀池正也自
後呼曰阿爺室氏曰公何遅妾既謁弥陀矣過高埜
橋東折二百歩許藍田新居也既洒掃而遅余贈金
百疋書扇二柄室氏贈金一朱玉江至曰昨日有午
前須来之命入某以有事不能如命向託家翁拜趨呈

柬而不及矣主人供酒飯将撤其隣家佐佐木文中
子健太郎来見曰某兄老義太郎嘗學先生矣余問
令兄近状何如答曰既死室氏微眩暈蓋飯酒故也
少間復常黄昏辞帰玉江送至八郎来在室室氏祭
庚申因留青湳梅屋玉江八郎供茶飯〇元恭来恭
仙来香川一郎来皆不値釆高島屋権助贈赤小
豆

二日

曉来積雪三寸〇遣陽山於雄哉氏取薬途過大久
氏買室氏薬〇遣仁也寺太郎於藍田氏返紙燈且
屬買猪肉藍田贈猪肉返値〇寛平氏柬送梟〇室
氏将留阿春而逐麻沙麻沙因年人妻苦請乃諭阿
春去阿春不可與麻沙怨曰汝言此家夫人苛酷郎
君善怒我不能事也故我請夫人将留事也今而怨
変初言何也麻沙曰我無此言余使二婢退就陽山
判曲直陽山不能決終以両不許留事為名先使阿
春去竊留麻沙〇龍山使門生来致其詩巻〇今日
講如例

三日

携仁也浴湯肆〇紅野平左衛門送鴛鴦一雙候寒
乃報以書一幅〇訪洪菴贈金一両以謝薬菓子一
筵以候寒又贈金二朱於小野元民謝除瘧館件〇
雄哉来不値〇井阪禮太郎来候寒〇青浦来告新
居落成與青浦梅屋出陽山從訪伊丹屋孫助謀移
居件観青浦新居謂梅屋曰今日好晴宜歩兄請追
我八郎氏既至二本松郎門内第一家隔窓聞讀書
聲疑八郎新与夾別居聞之果然遣陽山於有定氏

贈羊羹返又遣於龍山寓問其在否遂之金城氏九
観氏（即分部摸相摸）報将相訪返曰龍山金城皆不在九観
独在梅屋至乃使陽山返話移晷至九観氏主人供
酒飯戌上牌帰○龍山来不值粛之進来不值○数
日来批日高琮臺稿本竹下米田後藏詩巻今日皆
封之託龍山（送書扇一柄於琮臺近作一巻於竹下皆有竹副柬）実氏薬始用
廣東人参

四日

使梅屋書與大村諸吏候寒東十五通○竹軒贈金

候寒○遣陽山東河救曰前日属吾子刻睚板以六
日期而十六日未成何欺之甚也我信吾子故約龍
山以六日龍山必恨我欺之亦猶吾子也估人慣欺
人儒人不慣欺人我窮甚於吾子願體察答曰京師
工善詐使我無辭於先生今日未牌板将至莫深尤
既而以午前致板○先是圭計生児室氏携二児往
贈新製綿衣○龍山與松次郎来贈菓儀松次郎乞
字龍山返余随筆及文稿余知其墨守宋儒説乃摘
誦余随筆中破宋儒説者数則龍山曰某初喜徂来

学中年憮然伏従程朱不敢貳於他説聞高諭不能
莫疑余曰使世之唱宋学者忘如公篤実沈厚不趨
名利則吾無間然唯以世人以官貴朱氏学口性理
而心名利者滔滔皆是故訟爾龍山将六日去余曰
更定二日我悉批貴稿完璧龍山悦○遣幸太郎於
雄我氏取薬○夜梅屋夫妻来

五日

寅牌鐘声四起乃起恭安出問火所返報伊國橋畔
時西風甚急将教宗助借役丁又謂李平近火所且

候之而為備未暁也乃遣恭安陽山返曰彼猶不避
况我乎天明青浦来候安李平来謝○宗助来候寒
○桐橋平左衛門来候寒贈海苔○有宜来○九日
東曰今夕招藤澤池内二君願臨答曰僕有故不能
應命也兄應測知鄙意也丈昨年池内大学自京師
出奔官跡之或譏余与之善官使人問余余答曰未
曾相識也官疑之余曰異日大学必出彼著曰曽識
廣瀬某則某甘受欺罔之　至此大学遣赦任浪華
余恐容易相見官或疑初言之詐也故辞九山招○

高山人木村屋喜助來致桐田屋甚右衛門柬及所
送味噌漬青魚北遊歸後越中人通書信者以此爲
始人或言琴岳無情然我不信也○陽山曰南久太
郎衛第一坊人錢屋久兵衛使人來曰前日越後客
某屬我致淺野正八郎金中在中柬客將去願賜余
曰前日伻未曾言越後客在久兵衛氏故未作回柬
且彼柬中有明年正月使人來取柬之語而忽促我
何也須詰問其人陽山曰其人既去余叱曰我常戒
吾子允使至必聞吾答而後許其去今未聞而去返

曰久兵衛曰越後客在京師某與之相見彼託前日
所致矣明日某將遣人京師故促回音也已余曰前
日荼安傳脚夫致正八郎柬而未嘗言久兵衛氏人
所致也今日吾子將命復如是我應門者皆憒憒我
恐我門自此衰歟吾子輩請莫忘今日事○先是屬
龜松買米久之未致曰官糴甚嚴諸侯自非得允
不得開倉故非先期十日則不可今日送肥後米二
苞○雄哉來診○道丸來候寒○長澤左中送練藥
候寒○欲牘龍山山綿縞託阜人妻買之

栽答琴岳柬及與越中諸子柬長崎諸齋父子津島東亭茂住壁白華高原屋紋九郎旭次郎兵衛喜桑壽平父子長光寺石堤光西寺藍鄉佐倉養順五十嵐綠作皆副
以書一幅琴岳獨以書三幅合封之表書琴岳名○
土倉郁太自江戸歸見贈菓子數以書一幅郁太曰
某東遊既經十二年矣家弟在雲州業醫而死故父
兄命某歸家又曰某前月十九日發江戸過横濱美
館方繕脩是夜宿金川聞喪士襲屍館多獲云○九
山來贈菓子及美濃紙候寒○松次郎來乃返龍山
草稿又贈小紋染木綿一段於龍山書一幅於松次

郎○桐橋平右衛門柬曰欲見加島屋又兵衛願得
尊柬爲紹介乃附柬○具足屋丈兵衛柬候寒○原
修亭來乞字余問東平吉近狀何如答曰兩三年來
發心疾○橘又來○韋太郎致其父十月二十七日
柬柬曰先生既歸平否豚兒大勞尊夫人蓮念云云
又曰豚兒報我鄉人某某游金昆羅途中囊竭因說
借先生家金三兩而貸之事乃問某某皆曰與而無
此事又未曾見令郎也恐豚兒爲人所欺先生請糾
問先是余未歸北國屋安五郎以自爲韋太郎紹介

人使幸太郎就室氏去借金三両貸與登人余帰聞
之尤室氏室氏曰在右安五郎在余曰彼尤正信至此
安五郎姦状顕露使幸太郎詰之〇未下肆遣陽山
於木村屋喜助逆旅頃慶衛第一坊高岡屋弥右衛
門氏致與琴岳紙包両肆未返仁也恭安曰陽山朝
来精神恍惚始記高岡屋所住於紙既而遺之又帯
大小刀外小内大観者哂之猶不悟疑為狐狸所魅
矣乃将使恭安幸太郎迎之議所向未決陽山返歎
曰愚哉彼婆問何故答曰至弥右衛門氏越中客及

主人皆不在某欲訖先生東於主人妻而取證券妻
不肯曰凡有事於客者我不代客出證券家法也乃
留俟客帰日没客未帰妻辞曰諸客方飲公宜去某
不耐嘿将責之偶主人帰曰客属我矣乃受尊東而
授證券故還〇煮見招梅屋辞不至既使人来曰藍
田芽至頓臨即往藍田及青浦阿野逸平篆刻師来
石松而在座将飯余曰我有雲丹乃走伊平取之返
曰尊夫人二郎君賽御霊祠未返唯恭安在焉不識
雲丹所在唯獲瓜大残物矣皆笑戌下肆幸太郎来

迎同衆出観平野街市別帰〇招乗人妻針

七日

講如例寛五郎来聴〇龍山松次郎来告別〇仙臺
郎留守子齋藤彦太郎携金雪東来見乞字〇木村
屋喜助来告今日上途不見〇孫助来曰除痘館附
物見前値金六十両而太貴請止乃餞之及梅屋〇先
是青木松軒謀使鶴太郎学眼科曰無良師如之何
余曰大坂寺馬島全蓉頗有名松軒欲請余東以代
紹介至此東松軒告恭安学眼科於児玉廉蔵之状

曰賢郎欲見廉蔵我将使恭安紹介云云又裁答玉江
崎卯助東合封之託之青浦〇託乾良平東於青浦
〇龍山欲属其集批評於範治孝也乞余東乃遣陽
山授東〇雄㦤送牡蠣〇遣陽山於雄㦤取薬〇頼
藏来候寒〇附谷清銀三百九十八匁券吾子以此
償肥後米価値而返其餘〇寛五郎贈橘一籠

八日

携梅屋及仁也浴湯肆卯上肆加賀松自戸外呼曰
請見門生乃令陽山出加賀松益呼與陽山入嘆甚

曰面先生引就座曰陽山子集馬糞於其戸外不識
何故余叱陽山陽山曰其常為文達掃松村氏戸外
今朝馬失在焉乃寛五郎馬所遺某以西隣未起暫
置之耳(金四)眞兒戲也謝加賀松去陽山属隼人供張謝
○與梅屋謀観其又故居及太田精逸氏舊宅皆在
筋違橋東畔使伊平先往報屋主借鍵既而與室氏
正也梅屋陽山往云宅桐疏伊平未至立戸外久之
至梅屋氏伊平在焉取鍵又往屋主舎人来先関東
者(梅屋又故居)室浄而狭次入西舍頗廣以未来根藉不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七二

得細観午時帰○守屋圓蔵来不值○使陽山問李
平在否返曰在即往近呉服橋其女来曰家翁應急
病者招救告余遂往将観前日火跡近到子(救)橋逢李
平曰為吾子至此矣李平曰我帰候莫遅遅火跡東
西可百歩南北半焉既阜板匝之壁至烟瞑(時火滅之烟蓋)
(殺夫所吹)返過李平氏一人方乞治曰先生往呉服橋時
某為隣家矣李平按余腹曰病勢大減中下時帰○
覺兵衛来致所装潢書二幅不值○遣陽山東頼蔵
就典大村諸吏候寒東十五通

九日
脚夫来致大阪屋文助(稲堂)金子在中東○使梅屋豫
書與大林諸吏賀春禧東十五通○呂文達於新助
氏(文達随松村氏山斎猶留於新助家)命寫梅墩詩抄第五編○以明
日丁先室十七年忌祭移神牌於奥供香花○竹軒
来○守屋圓蔵来乞書扇○孫助来乞字乃嘱借太
田氏抜宅寿御界脈屋剃兵衛也孫助命日斎事於
剃兵衛将趣界因致我徴居事玉○宗助送鮨發候
寒獣發田前哥覧属金等在中東御次皆略寿書五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七二

日抵府内人登時發日田事此府内信所報敢告○
遣陽山於徹雲氏曰明日先室十七年忌祭請臨又(敢)
南北史演義帰之(将買)○遣幸太郎告雄飛如徹雲○
亀松来致肥後米一石三斗七升直銀百九十九錢
餘○夜室氏携二兒恭安陽山幸太郎麻沙赴頓處
衛買菜蔬又作牡丹餅招隼人梅屋夫妻青浦及甕
生皆為明日祭也(故)梅屋曰廣島屋治助欲得先生銅
印以書籍償之何如余曰善印即在江戸時嘱尾崎
所製方連環紐二寸白文十四字半諸碧雲蝸路環

一簏紅雨燕泥香盖攅飛鴻堂印譜者今日附梅屋
送示梅屋曰治助凡梅同國產人故欲也

十日

浴湯肆青浦來助祭務○芳藏使人來候寒送薯蕷
○小木八之助來候寒不值○覺兵衛來余曰吾子
裝潢拙甚我欲斑吾書贈之吾子而別屬數幅裝潢
何如覺兵衛曰唯命○今井少允因覺兵衛贈鳧○
越中屋喜兵衛松田南涯來至東白芳東書扇至云云○
午前龍潭父子徹雲雄猷至三僧唱經畢為供齋
以下皆贈香資乃報以書扇每人一柄及青浦膳青浦
梅屋於別室○敬甫來見我遽忙留一束去來曰播
摩屋清次郎者甚欲先生書願為揮洒○鐵屋孫助
來乞字○齋藤房太郎來取書○平次郎自日田至
贈柚糕致範治孝也源兵衛十一月二十二日來範
治曰昨年蒙託金百兩今呈證券如是金七兩既償
中洲山隈樹藝之費出入會計詳載簿異日乞覽又
曰本地疲瘵大行財津修三既死其妻亦死遺孤無
所依不勝惻怛又日前日既託府内船呈一束又曰

蜃紙五束塩漬香魚三十尾其及林外所呈云云孝
也曰嗣母終不允東下展墓於咆葛耐不識既有代
究強者乎余命孝也發代展墓者而其言如是蓋誤認我柬也又曰新婦分娩
在近云云源兵衛曰前日公所附大貞氏金七百兩
證券今送之如大貞假券請送我容年蒙託金一筐
託之千原藤右衛門二百兩託之中島屋善助今歲
稱仍舊不改託焉其息金八十四兩而一兩二歩則
公賜範治夫妻矣二兩則為公償改屋新吉氏矣新
吉證券今附上七兩則為公償儀卓氏田值矣一朱
則公惠和田一平氏孤矣右係十兩二歩一朱餘七
十三兩一步三朱則附上云云新吉券曰家兄松本
俵兵衛在高山見旭莊先生託柬及金二兩先生使
公致之謹受別荊仁藏善治二柬仁藏曰明年正月
十二日丁家祖綠園翁七年忌祭然以春初宗族多
故將以二月十二日設祭儀聞公將以二月十八日
來會曾祖母五十年忌祭願縮期以十二日前至是
不唯某願外王父南陵公及家祖母意也善治曰聞
先生南歸謹賀平安又聞尊夫人沈痾未愈敢問起

居何似荊　羅疫殆死故久欽書信云云○小腹拘
攣殊甚請慎齋（卑人稱以下用此）夫妻針及按腹○青浦告
明日有鄉信為東吉答道安母恭安並領芳來云云
又曰青浦近我未歸贅於金城氏既訣絕僕歸然履
承不還盆不得止借一小屋令青浦自作活計金城
贈數金然悉充新居費矣令後即贅承陣也其隣有
我門人梅屋生亦為周旋彌縫僅得渉日青浦不欲
令中産　錢然我頗兄說彼孫兵衛年贈來一石八
斗以糊彼口也云云（東使梅屋書之）○漸之進携丈村人枚
伋後道來見乞字○席工佐七來謝病痊約余曰
二十日後來

十一日

錢屋彌助來曰某新開藥舗為書招牌二○與梅屋
封與高山讃子東（橘堂齋湘西中所亘解甚兵衛　權十郎苦石生井修齋上日泰藏）
（上村石瑧醒古　竹塢清風呈湖）各副以書一幅合作一大封表書橘
堂名又封而書京師柳馬場納藥師街北上處鍵屋
太助名發之夫七氏○遣恭安於播摩屋松助氏取
範治孝也所送香魚昨年平次郎告以任重詑香魚
於舟便既到松助氏故也○昨日平次郎致善治東
副以善治與河茂及濤裿屋某二東既而視與河茂
東傍書副以金二百疋平次郎不授金且善次東言
不及二東蓋託平次郎倍致之也乃遣恭安返之平
次郎恭安歸曰平次郎不在因授大定氏取證券矣
○遣仁也於雄武氏取藥○室氏與塾生塩漬菜菔
四桶○藍田東送豬肉曰預呈歲暮儀乃報以香魚
二尾○赤石松亭東贈羊羹飯之及梅屋又招慎齋
○今日遣仁也於寬平氏致南陵兄東○劉三郎東
贈扇六柄又送示筆工書二通東曰日者廖芳訊某
女六歲者死而又舉男而慶多冗故久不奉復筆工
二手請擇善者乃發答東

十二日

講如例唐津屋五兵衛來聽○講後寬五郎曰今日
中牌頗臨乃約携青浦梅屋往○赤牌使仁也促梅
屋青浦返曰梅屋大醉不省人事青浦來曰某搖梅
屋不起百喚不應一如死者余曰我始知梅屋子（有）及
之失矣夫寬五郎貴人也吾長者也其平日所嚴憚

纔一醉輙忽忘之甚哉其無確操故我憎彼無酒德
而貪飲者○敬甫來訪室氏乃為作播清所乞書使
陽山致之取潤筆金百疋○申上牌與青浦出過搖
月至鶴滿寺西畔見其北畔粉墻四圍瓦屋渾渾不
問知田安公邸廨也循墻根數百步至東有門入焉
有數家老西為磯邉氏立玄関前（玄関見品）呼謁者出乃
入山丹產鷺羽三書府二柄為贄主人見供酒時既
秉燭舍人出告大阪火乃開窓正南紅焔漲天青浦
欲走歸余留之既而磯邉氏舍人出視火者[illegible]五人

祕報鍋島邸後又報南久寶寺街又報座摩祠劉塲
余曰此蓋慎又報安土町（断）青浦以其居（距）我居不遠頻
勸歸余起望田火勢似西南延我家莫憂語至子下
牌舍人返報火滅乃寐

十三日

平明梅屋來迎謝過乃告別主人贈羊羮其家北畔
有神祠謁焉側唯孤松静而清門外長堤如帶謂澱
川岸也上而望平田數百畝川則在于町外霜被艸
葉如雪而風絶日温殆如春候取田間小徑出於丘

睦山已上牌歸○室氏告昨日守屋圓藏來取書使
藏梅屋來候火○大野脚夫來致渡邉顺八郎所送
柬及大口魚一尾宮澤由左衛門所致柬及石芥香
魚鮓○至李平氏乞詒如例○敬甫來致（出）為室氏買
藥藥鋪人來致藥數十種值金一両餘室氏意敬甫
有姦計返之曰敬甫公所買吾家不與也○遣陽山
於今井槙林二家候近火○加賀脚夫來致竹譚柬
柬曰深見元素屬某呈魚醢二筐云云又曰彼言豚
兒百未解大勞尊夫人慈慮因某懇謝云云元素柬

曰先生九月晦柬至云云又曰聞北國屋安五郎以
我能登人金毘羅進中囊罄借金三両於尊夫人又
稱豚兒　衣（用卯呼）一領直金一両也某問鄉人竝無
此事且未聞書生　衣直金一両者實有其事亦不
兒所敢愛用請先生命責之直減半亦可僕為豚兒
附金一両於安五郎為買蒲團之備後聞彼貸蒲團
於兒日收損料錢十五文某察彼前後所以似非端
人先生請禁兒莫與彼往來今後兒件一依賴尊夫
人若有疾病事故覩專价報我若囊罄請借之數月

後某必并足還之又請安五郎詰彼姦狀使彼返金
至屬乃附答竹澤東〇洪菴送昆布候寒〇赤石松
字來贈豚肉〇伺山東送猪肉〇裁答順八郎由左
衛門東及答長谷川外段廣瀨啓藏東又裁與布川
源兵衛尾崎周右衛門矢田與三右衛門近藤与平
東合之爲二封一書順八郎名一書由左衛門名送羊
美一筐書一幅於順八郎書二幅抽糕三筍於由左衛門見茅畫一幅於外段啓藏源兵衛周右衛門与
三右衛門与平先是外段啓藏中村倉吉送詩卷今日批返之倉吉無東故唯送書一幅既而遣
陽山於大野屋七兵衛氏託之返日脚夫在七兵衛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七九

氏隣家七兵衛使某往見脚夫不受曰某單氏別無
僕從安能攜如是大包物乎數日後有一人將返公
須託其人乃与七兵衛謀亦不受曰後歸省期在三
日後請公來面其人託之〇善四郎与其妻來贈慈
姑候寒乃贈書一幅〇有馬鴻雪來不值敬甫後來
閑室氏不受藥不悅去夜梅屋攜幸太郎至安五郎
氏致元素東并示元素與幸太郎東詰其欺妄之狀
安五郎不能答唯曰近日返金

十四日

先是徵雲席上見石點頭南北史演義清容外集欲
購之徵雲送三書今日青浦來告將訪徵雲乃附金
二百匹曰三書二竹須須取金一朱返〇已下餅攜
幸太郎訪孫助不在尋梅屋与訪李平氏不在遂蔚
行八九町觀火昨夜火跡左折渡新達江橋東從夫
數千烟塵猶瞑太至南御堂西畔止東西可一町南
北可七八町水東皆材木商所住巨木皆燃燬二橋
延共永西蓋七八百家云至南久寶寺街東折過心齋
橋衛至本町東折入南畔裏巷訪有馬鴻雪不在其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六　八〇

北隣乃橋本香坡所居訪之環堵蕭然如與世遠余
欲攜主人歸主人以將赴人招辭馬場泰三至曰吉
澤雄之進卒先生聞之乎余曰未泰三曰某播産實
雄之進從兄弟鄉信訃其主人曰雄之進何人余曰
初我縣吏玉田新左衛門有姪在播頗召嗣其後縣
令許之姪名淵藏遂來事縣令即雄之進也後辞縣
令東下納貲得家人籍列因改革姓吉澤氏後補長
崎浦賀與力官名少好學善屬邦文又慷慨喜巧名其
在長崎佛夷船始入港諸吏惶愕無敢前者雄之進

獨挺身進入艙人服其膽勇沈毅欲上其功然爲妬
者所沮而寢終欝々不得意蓋平素不信於朋友故
爾其與我交情詳載我瑣事録藏與我同庚俗吏中
不易得者恭三曰雄之進追拜顧長先生四五歳其
稱同庚蓋官年也午後歸○侗山來不値○河内屋
新次郎來不値○乾良平東曰昨日青浦東報先生
欲得僕所釀酒家釀既罄因買他釀名白鶴者二罇
送之大川坊尼勘氏願執取之乃使幸太郎報尼勘
遂之平五氏告侗山我既歸矣中村八十八東送保

命酒二卣及粕漬小魚二器來曰昨日者賜芳東及保
命酒直金二朱酒直一歩三朱足矣奉返一朱此般
又送二卣此不必賜直但賜先生書二幅則可小魚
粕漬二器係某手製祈叱存○敬甫來按室氏藥十
一貼曰此就大久氏所調乃令大久氏書藥直以防
姦計○侗山來曰某稍欲使昨年先生所臨酒席媼
饗先生然歳多冗願期明春話次漸之進携板坂傑
道來取書覺兵衛亦來漸之進曰某今過草場佩川
義子自江戸歸曰安積良齋翁殁矣黄昏客散獨留

覺兵衛曰吾子欲以裝潢情我書今日宜定直乃約
書全紙金百疋半切金二朱五字額百疋三字額二
朱二字額一朱扇子一朱裝潢全紙二朱半切一朱
若以金償彼此皆減定直十之一有半矣○孫助來
曰太田氏故居破損處極多其隣裏巷篠崎氏故居
附物完全（附物見器）就之何如余曰我厭裏巷願求他採
助曰陳癯館屋主使人來問先生果就否某來答明
日且曰附物直六十金不亦甚貴乎公若出二十金
買附物我借先生二十金託之公先生他移之日公

須返二十金然乃我保先生必就也余曰善

十五日

携仁也梅屋幸太郎浴湯肆畢令仁也幸太郎去謁
御靈祠遂訪孫助不在見青浦歸○遣仁也置刺於
宗助賴識久松源五郎戸内○玉江送鶏蛋候寒○
雄哉來診曰先生病因多事須省事離絶減節飮
食不能省事則不至全愈矣○大正寺脚夫來致東
數道一則田邊輅三郎父子連名送金二朱及詩稿
二巻一則平井五郎左衛門吉田甚右衛門平井勝馬

吉田耕之助四人連名送金百疋一則林靜衛伊藤
松次郎大韋長太夫原玄愼竹内順之尉芝山敵之
助六人連名送金二百疋及草稿二巻皆謝我十月
晦送書也○河内屋荘助來乞字○善四郎來贈肉
糕候病為福田某乞字○將與梅屋觀訥堂故居太田
氏舊宅東隣偶平田貢太（次）郎來梅屋先出乃携仁也貢次
郎出至魚（棚）菴梅屋青浦既俟于戸外至訥堂氏故居
舊茶人所住室狹而暗頗不適意返至梅屋氏貢次
郎留乃歸○敬甫來診室氏○愼齋移於松村氏故
居夜携二兒訪之愼齋与客將食見余至推膳退之
余家猫來咬膳上小鯛去余報返仁也取粕漬（青）魚報
之既歸背胸頗痰愼齋妻來診余眠診畢醒○今日
属陽山所携歸與渡邉宮澤二子棗二封於荘助○
輅三郎報吉井彥兵衛卒大聖寺所交皆唯彥兵衛
豈作商也凡集會士人命二子奔走周旋彥兵衛富
而喜學余在山背温泉林某竊識余彥兵衛闌大愠
其學可知諸子東有社盟喪一友文氣不震之語蓋
信也

十六日
戴蒼輅三郎以下東輅三郎玄某及豚兒詩巻先生
君多冗請之於令郎君乞正又云所賜書二十幅須
与平井吉田林平田大韋原草鹿山田伊藤牧野意大
郎竹内芝山横井元禮馬場園澤良之助佐佐木順祥渡邉
卯三郎柴原吉井彥兵衛小池豐作諸子扇十柄須與平井
勝馬吉田耕之助荻野玄端東方父子輅三郎父子七人
餘三柄附東方小池二子某及東方生欲獲書幅而
以人或恨賜之不均我二人皆揶揄而取扇一笑今
日特送二子書各一幅批平田山田二子稿返之而
將送輅三郎父子稿於孝也又戴与安川遂安太濃
三右衛門託之輅三郎送宮川大濃二子各書一幅
○遣章太郎於河茂氏東曰中村氏欲以其家釀易
我書而酒有定價書無定價我難自定吾子願居間
通彼我旨又曰願借二十四孝本（呂）曰諾本則附貴价
○遣章太郎於覺兵衛氏致今井呂平柬○戴蒼中
村八十八柬及書二幅○河茂送示與八十八柬曰
先生田音願屬我○鞆舟子來促中村氏田音余曰

我将託之河茂〇宗助来送福島弥兵衛来及所浅
草海苔〇遣陽山於河茂氏託中村氏田東及粕漬
香魚二尾十八送之八遂之大聖寺脚夫所寓平野橋東
畔萬屋喜兵衛氏託荅輅三郎以下東数通返田萬
喜曰四通宜合封為一不然則不便致之故携返矣
〇高岡脚夫来致高原紋九郎東及所送粕漬魚一
筐〇大正寺脚夫来致東方芝山金子在中東覧並
助詩巻及其所送百合麺〇中畔鉄兜与藍田来無
某今日自東遊帰明日将回郷又曰以先生東覧劉

文子家里松濤奥山中書松田右兵衛僧大梦等頭
鰲勧唯松濤議論不合云乃飲之又招梅屋至使梅
屋招松宇至孫助偶来与焉黄昏三子去孫助梅屋
留孫助曰某復見除痘舘屋主及酢屋利兵衛救皆
欲為先生居停主人又聞船坊有一空宅明日与先生
往観之余曰諾〇會所某来乞字〇梅屋請以墨換
余故筆

十七日

講如例寛五郎徒蔵来〇金城送柑〇健蔵送雀十
頭〇光徳寺舎人来送海鰮二十頭曰是竹潭所献
属我寺主致之寺主赴京師未帰故某代送先是竹
潭来有属晩翠贈海鰮之語故受〇遣陽山於會所
某二家致其所乞書〇孫助来贈潤筆金若干乃贈
書扇初約今日供観船坊宅而以雨不果

十八日

携仁也浴湯肆帰路賽祠〇載荅芝山及竹潭元素
東合之前日回東為一大包表書芝山名遣奔太郎
於萬屋駒蔵氏大聖寺脚夫所寓託焉送芝山子覚之助詩巻又贈柚瓢爲与竹潭

東中包與云素東返曰脚夫求賃銭百九十文既附矣〇室
氏携正也訪孫助返曰孫助不在其妻曰拙夫以先
生欲観船坊宅往迎矣余曰孫助未来〇午後携室
氏正也陽山至孫助氏一容在座孫助曰是前日所
謂境屋太兵衛君也與船坊屋主善将導先生也余
謝既而皆出至船坊宅頗浄而敞余曰此惬吾意不
識屋賃何如也太兵衛曰某帰路與屋主謀而告孫
助兄帰路過梅屋氏松宇在座室氏先去未下牌帰
〇使仁也告秀民曰今夕顔来飯使陽山告金城来

曰欲歠一飲與桃陰來○以明和尚來訪曰某容峯送先生於京師逆旅主人曰先生既尚大津発時矣又曰願賜一扇書白山西詩絶句既而葛岡仲蕤來訪先是田中晋吉為余覓為食客於他家余見謝之仲蕤仲蕤恍日數日後報可否黄昏皆去○使幸太郎招梅屋至陽山黄昏後始返曰金城繞栽樂故遲唯尺餘曰某臥病初起未能拜趨云云先是陽山出必遲歸余屢戒之不悛至此知其詭言擒金城救我幸大詬梅屋唐謝○越中脚夫致東岩瀬大西良左

衛門柬及其所送鮭魚一尾有副柬曰此行必敢廣瀬氏田音云云而脚夫不欲受我柬及使幸太郎出副柬詰之脚夫不能答曰今夕若明朝來受回柬去○酉牌秀氏來乃招集人膳之梅屋與馬戌牌散

十九日

泰仙來報良平所送酒至則遣陽山返曰酒尼勘氏亦二肩不能任也尼勘將雇馬夫送之曰債唯百錢○青浦來告明日會容○秀氏慎齋來謝○遣陽山召津正答曰近日拜趨○室氏贈生魚數十頭親起

天滿放生池放焉二児幸太郎従○有宜來○東岩瀬脚夫來乃附答良左衛門柬雄哉曰僕來至今愈然歳晚多咒服用或缺雖亦莫害也願報傳藥○東隣小西某贈餅○黄昏馬夫來致酒二罇

二十日

遣陽山於九山氏柬曰香魚鮓遠人所遺謹贈廚又曰僕老衰吟社寥〻諸子多失意兄獨得意一振之舉亦兄誰擔當遂之平次郎逆旅柬曰吾子何自歸鄉弟前日吾子約以十六七日致金七千而後無

消息敢問何故返曰平次郎之京師未返致九山回柬柬曰珍鮓拜領某賀篠氏遺物頗多明日午後願臨一覧吟社事面陳○午後至梅屋氏青浦來見去江及唐津屋五兵衛安田屋谷五郎來余與梅屋指揮廚事申牌皆至青浦氏飲秀氏至金城柬秀氏招秀氏曰金城有節負責出奔故不能來也五兵衛谷五郎先去梅屋曰五兵衛別有姓名曰岡治兵衛某先據北鄙岡村近傍數千石地廢元削納地於官特賜五百石地及銃五十挺輕卒五十人以為土豪昇

平既久今其族治邑竊出浪華為估人云西下辟陽山来迎帰秀氏梅屋送至○津正至不値先是與余同借野村氏倉者殊出入吾門戸緩洞開未曽相告偸児随入盗者而吹昨日加賀仙氏人来又傲然出入傍若無人余詰之不謝去故召津正也今日津正謂室氏曰加賀仙深悔因某　謝○送伊勢柘植喜大夫舎人来乃授銀二戔

二十一日

浴湯肆謁祠○午前招慎齋試飲良平所贈酒頗醇

津正氏至與焉余曰前日百濟氏嫗以倉鑰在我家證然實不止我家或在加賀松氏或在小西氏近日加賀仙者日（使）来相識者出入異日有事我不能坐證吾子将何如津正曰然我新作符授借倉者彼亦符則許入焉其他一切禁出入且使入倉者告公何如余曰善又曰大昨年吾子與坊正會所奉官旨問識池内大学者乎我曰不識官疑之我曰異日大学出曰識廣瀬某我受誅今大学欲因河内屋荘助者初相見吾子願為我告坊正會所明白我従前未相識之状也津正曰諾○室氏與慎齋妻出浴湯肆○吉浦来謝○九山来曰午後請臨○朝来屢雨屢晴又屢霰申上牌待晴携韋太郎出僅数百歩即雨至九山氏韋太郎去九山将作数倉工匠六十餘人方運材搬石導余観之坐庭中監孝（考）處（假設屋布席）从之返茶室九山曰先生識紀人植木三南乎余曰故人九山曰彼方住我東隣故招矣三南至主人新獲篠氏所藏徂来先生中秋次韻屈子旭所贈七古一幅及南郭先生酬屈谷七律二首請人余雪蕉柳陰韋牛図

便面挂観之篠崎三島翁題藏南郭七律函蓋曰我幼時甘吞先見必欲之後終獲之如徂来先生書又将碁之云云蓋其後獲翁真遺也小竹嘗諺余観曰世間所有来翁書贋物十之九此我先子所傳真物莫疑其言猶在耳而物既属他人真實烟過眼哉主人供酒将徽梅屋来又留話西下辟陽山来迎帰○香坡来不値錦水使其妻来送潤筆金一両及豬肉且謝稽緩深不値○阿石贈鏡糕糕

二十二日

講如例唐津屋五兵衛安田屋谷五郎來聽寬五郎使人來送歲儀百疋及鶴肉及九桂草堂隨筆六卷○使梅屋青浦捻藏書及書画幅○故婢阿梅來○河野逸平來欲飲之約後來去○平次郎來致源兵衛所送金七十兩斂之及梅屋青浦將徹逸平來平次郎去余曰欲託金百兩及酒一罇於君子何如曰唯命不識何日上船乎曰明後日也○屬慎齋買百又氏呉服覆綸將以製余羽織及室氏帶○砂原才七東贈肉糕○今日福田賴藏來以大村侯命賜本

年月俸銀七百九十三戔八分乃贈使錢二百文○前年友月師贈故櫬板二謂五百年外物余欲製書案屢示工皆曰歪枉不當用前日與平次郎謀兵次郎曰作酒甕可携去今日送二甕板色黄赤觀者驚賞兵次郎別送箸二袋賀歲暮○夜孫助來

二十三日

浴湯肆謁祠○梅屋來捻書画如昨青浦不來遣陽山促之至○日本橋北畔人國分屋平左衛門來曰未奉謦咳敢呈一束某有親姻於高山先生聞過彼地

想必拜謁也某欲乞扁額書於諸先生近日有致紙者請一揮不腆金二朱聊充藁儀團扇紙及奉書紙稱本二葉以供清覽金國堂白龍拜○裁與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善次來與兄云初聞公自府內還明年終將謝事又聞復赴彼地翁恩焉願遂初第欲明年西下與先妣五十回忌祭久矣豈圖荊婦病翁亦抱恙恐不能果西下不腆金十兩以祭費酒一斗以充候寒儀翁有移居之念伊丹屋孫助頗為吾周旋昨夜曰某有請於府內未得允南陵公皆為我言事

必成願先生告令兄云云與範治孝也云吾將送金十兩於宗家其七兩乃則手附平次郎三兩則吾為孝也送見樹院者償未至請直送宗家以填十兩之數云云大昨年淨喜公二十五年忌祭既送金十兩今又然我欲宗家貸此金於他人俻足歲一兩二三步而每年十月初五日先考忌辰二月二十二日先妣忌辰召中表親戚貧甚者數輩以公妣遺旨賜金二朱或百疋使彼輩永莫諠我公妣之德也汝請通我意於宗家云云託金百疋於平次郎以送汝許請以

其足充中洲山陰樹藝之費如昨年所送百両例若有餘贏須償仁藏氏田直也今春大飢時雨太郎託與長光太郎來曰此中包官符信願手致之長生未未至送之汝許須附彼又南梁取券也云云我妻五月來臥病入冬尤劇然近日稍愈吾亦罹病枚明年不能西下善次來有聞師母病於林外君敢問近狀何如語北州人皆問吾夫妻病而汝準無一字及此吾不得不怪焉云云白鳳紙五束香魚三十深悅所惠池田酒一斗及小楷筆四十枝聊充報云云範治

孝也別送尺牘七八千言長故不錄與尊翁及範治孝也來故不贅今送金十両公以大昨年例處置吾子所送金七百両證券及金七十三両一步三朱皆收了及返大定氏金七百両券請收之今復託平次郎送金百両於範孝吾子請指揮又送酒一斗以充歲暮儀云云與仁藏曰吾明年恐不能與先妣及棣園公祭卿請爲我謝南陵公及姨夫人云云〇中川玄佳來候寒贈肉糕乃飲之及梅屋青浦偶田中晋吾來問仲英氏件與焉黃昏散〇託梅屋買種樹者

吉助氏棋一盆直二朱先是命仁也每日昧爽就恭安習讀殆三十日余傍聽日日仍舊不進今朝責之遂扶之正也泣辭曰寧扶吾余感其第乃止

二十四日

遣陽山於九山氏返前夜所借盛肴器遂之平次郎氏問今日果來乎否返曰平次郎來乃附金百七両及鄉信二通合封與南陵兄以下東及栩梧八郎與孝也東大熊時雨大郎與長光太郎東田邉輶三郎父子俗牘及詩卷東方玄吉俗牘一通而取證券問其所上船答曰中津萬屋喜右衛門船也約明日送酒一罇於其

船酒送南陵兄隊兵衛範治如例〇未牌携陽山出訪孫助梅屋者浦皆不在遂至大村郎途遇晋吾田中晋吾以上署姓曰將辭趨而赴葛岡氏也余曰君且歸候我訪賴藏病不見余問前日所買米直當附何人曰久松源五郎可乃至源五郎氏問米直答曰前日所贈四苞蓋一石三斗直銀二百十四錢四分乃附金三両而取錢百五十文至晋吾氏爲東仲英晋吾即去余與謝之進語久之出歸路過青浦氏曰言先是金城買梅件謀於棠陰言曰聞先生將送稚梅數百本於貴鄉某池田

種樹者及中津舟子善右蒙屬將周旋焉今日聞平
次郎乗中津舟報之云〇亀松来贈歳暮儀不値〇
吹田屋六兵衛贈歳暮儀〇竹軒贈菓子〇慎齋贈
歳暮儀及肴〇黄昏使仁也行撒豆儀〇夜青浦梅
屋夫妻来乃(世)梅屋青浦出賽御靈祠以明日立春故
也萬衆塞街僅過既帰室氏與梅屋妻往乃小酌招
慎齋妻

二十五日

立春先是属梅屋求墨今日買漱金家藏四篋萬年

枝八篋蘭(煙)四篋紫英四篋直金二両三歩一朱乃附
炭安氏銀七百九十八錢三分券償之而取金八両
三　券昂大村庄所贈　〇昨日漱之進示西洋綿實乃乞之
今日東範治孝也送之曰洋棉實數十粒大村人將
送其郷藝之我乞之以相送聞其種法同邦産唯經
冬不枯繁茂成樹无忌霜雪非作葢護之不可請試
藝之我田又曰明年正二月交我將送雜梅數百本
須預擇其地是我素志汝葉留意東劢成平次郎来
告將乗舩乃雇一力與陽山舁酒至舩〇梅屋妻来

縫衣〇先是梅屋告薩人郎人代人安田谷五郎言
曰中山王叔父某君聞先生名欲護(獲)其詩願賜一幅
今日為書雲州海上作　東風翻海大魚舞西日無光隱鵬羽眼看晴洲一片
末書天日本萬延元年十二月旭莊廣瀬謙
〇玉江来贈歳暮儀先是室氏属玉江画扇今日致
之乃飲之梅屋来與焉〇遣陽山於河茂氏屬稻人
日招客辭〇小虎贈羊羹

二十六日

曉来雪下地僅白乃消〇與梅屋浴湯肆〇宗助贈

肴祝歳暮又致範治孝也本月二日東東曰前日將
託送見樹院金三両於平次郎而遣之今託府内便
送上云云又曰孝也今冬不得東下深以作憾紙嗣
所祈諒恕明春將拜趨遂赴東都帰路扈大人回郷
何如乃裁回答(東)曰昨日平次郎去我託送宗家金七
両曰請取豚児金三両以成十両今日金至乃逐附
平次郎汝須取平次郎金十両以授宗家也既而遣
陽山於平次郎舟　託焉取證券〇贈謝金二百匹
於雄默二朱於李平三朱於慎齋二百五十匹及更

紗袱於慎齋妻○會所来取贈坊正金一朱○贈録
三箋於津正○室氏携二児至梅屋氏縫余羽織○
梅屋来與之飲敬甫来贈歳暮儀乃報以書二幅室
氏与梅屋妻返敬甫供溫飩面下午與敬甫陽山送
梅屋至其家敬甫先去○今日遣梅屋責安五郎出
金一両以謝曰餘二両請俟改春十五日

二十七日

室氏欲掃煤乃雇梅屋舍人伊平○携仁也幸太郎
浴湯肆遂訪長澤左仲贈醢左仲曰渡邉街瓦街南

抵處東畔有一宅将賣之或勧某買某無貲先生買
之何如余曰直幾何曰銀九貫目乃往観之謁祠帰
○携仁也至梅屋出金一朱買雞蛋供午飯焉既而
書剌二百称将遊福島以雨止未牌風生雨絶返仁
也携梅屋至棠陰氏謀買梅件棠陰曰昨日池田種
樹家来曰梅一朱直五分若異様者直八分余曰我
欲以金三両買五百株児顧周旋曰諾時日将没僅
交言而去訪金城主人供飯雨牌帰至荆石戸外雨
下乃訪之主人方掲燭作画戌牌雨止乃出至魚欄

坊意迎者俟於梅屋氏使梅屋走帰則興章太郎来
而去○池永新兵衛来訪乞其周甲詩不値留菓儀
及潤筆金一両去河野逸平来贈比目魚不値○初
室氏不在戌下牌帰曰浴湯肆途過河氏金氏候其女
病矣

二十八日

遣仁也陽山於池永新兵衛氏贈年魚鮓及醢○遣
陽山於天満買油○玉江使人来致家里松島東来
曰辻岡東菴問先生安否其奉呈詩至送上云云高

橋恭平東至亦送上云云書肆将輯九家絶句今烏
糸欄紙十餘頁顧録近製見恵又送零紙数編請他日
一揮九家謂先生拙堂枕山毅堂春濤鉄兜竹外及
僕也云云東菴奉寄懐旭荘先生七絶一首東西南北遍探
奇烟爛漫君千里詩記否谷幽林邃處春蘭花發別離時尾書先生臨別
画蘭題詩以贈恵恵装潢而珍蔵之但恨不令先生
醉倒其前先生答幽林邃處之詩後聯曰憑几観何
者嘗窓有此君僕似為鬱句但恨才大之楮不能装
潢先生似為如何恭平東曰意先過我越而還浪華

也恨不狂罵云云○秀民来呈歳暮儀乃贈粉漬香
魚○又兵衛来（伊丹屋孫助下書又兵衛）以贈肉糕○遠陽山於
宗助氏贈五色半切紙二百葉遜之金城氏返紙燈
宗助致秋雄兄本月朔来東曰前月十一日香訊至
閘兄（郷）自北州帰大慰老懐所恵木履甚愜我意我在
府内既抱孫家已過十貰席家俸亦多欲帰労桑然（梓）
南陵兄長我十餘歳猶未謝事弟不可先兄而老也
深病之郷明年必當帰會先慈五十回（忌）祭也我欲桐
見話衰郷請莫以疾不来炭苞充候寒儀云云宗助

曰船在兵庫未致當俟其至送炭也○梅屋青浦贈
歳暮儀雇伊平○敬甫来贈　余夫妻○丹山贈歳
暮儀報以書扇○中牌招槙齋梅屋小酌○昨日来
雨不止今朝微雨大風暖甚襯寒暑鍼當四月小
満候近年未嘗有奇候恐有天地之變

二十九日

竹軒贈鏡糕○錦水送屠蘇及柑○携仁也浴湯肆
謁（訓）而下令仁也先帰○先是阿金薦大西屋駿婦縫
衣約毎一衣賃銭（銀）三匁至此二十二三衣當附銀六
十九匁而其所送目録（用邦）呼書銭六貫九百文十四
年前銀一匁當銭百十文當時物價皆曰銀何銭何
分何鎰而不曰銭何百何十文近日銀價日賤銭價
日貴銀一金僅當銭八十文於此物價皆曰銭何百
何十文而不曰銀何銭何分然如屋賃脘粟来綿（帰）布
則猶仍舊曰銀而不曰銭如屋賃或以銀或以銭無
定格余初聞室氏與阿金夫言定賃因異日必生須
書券相示也室氏曰阿金居間何須券子（哉）昨日室氏
示發所送目録於阿金詰其違約阿金曰前日發以

縁賣變銀一匁銭百文使婢請夫以婢以病未能
拜趨發言亦無理然製二十餘衣而後言之亦似要
我夫人請斟酌今日發與一男子来強請變銀為銭
乃使梅屋接曰此件卿既告阿金而未告我我不能
任責也然歳晩多冗彼此来往亦増紛所製二十四
半以銀半以銭何如發緩不可乃令伊平（時伊平来在座）與
發之阿金氏返終附金二兩其直銀七十二匁以銀
定則發當返我銀　以銭定則金一兩六貫四百
文我當更出銭五百文也近年官頻改鑄金銭姦商

貪縁上下其價以征利物價月騰日踴且記此一事
使觀者想像今日事状云○漸之進来贈猪肉来曰
陰陽失和濕暖殊甚伏惟起居萬福昨猪肉自播至
雖非河豚之美未見荊公之敗敢以一斤進肉非不
義切退之但恐□厨不足此物僕肉為遼東豕耳頭
首丈田系○健蔵贈歳暮儀

晦

雨歇然終日不見日視寒暑鍼當清明候○携仁也
浴湯畢洒掃室内外挂聖像以於壁右挂昭陽先生書
録藥茶子三在諸左挂先考元日文移皇太神位於巳午方

○八郎贈歳暮儀諾其価来漸之進曰午後小酌願
臨○使梅屋招河野逸平○從前親為除元諸儀及
膳具本年以老衰委室氏○申上牌漸之進逸平来
乃招梅屋来以有事去青浦来乃飯罷甫来與焉既
而分欲知盡垂歳字賦未成而下牌散梅屋獨留記
今瑣事録十一月後我夫妻皆病百務傍午而録無缺
梅屋之力也○竹軒贈歳暮儀

萬延二年辛酉正月元日　甲寅

余年五十五與室清水氏兒仁四郎正吉門生梅本恭安深見幸太郎備陽山婢麻沙迎歲於大阪伏見坊寓居〇丑下牌盥漱着新衣社祈拜皇太神聖像祖先神位故國而受塾生賀蔦屠蘇食糕〇山中梅屋來賀供糕贈故綿一〇日出携仁也幸太郎出投刺栗山靜安森川元道野村二郎津國屋正兵衛林恭仙後藤春藏諸家至谷口宗助氏主人見其子兒某曰兒客年宮遊府内昨日歸矣馬見塚仁兵衛來

見主人將依例供酒余以病後未可飲辭投刺津田龜松氏至福田賴藏氏主人羞屠蘇二佑人同席至久松源五郎氏亦飲屠蘇訪田中晋吾寓衢之助出猪肉曰此京師人客臘念八所發今朝至本地人新年殊忌四脚物欲以貢高厨何如余曰善哉使幸太郎提之出至捌橋平左衛門氏其妻及八郎夫妻出接藤澤東畡在座笑曰歷詆諸儒攻將及先生而先生至不得不默惜哉主人供酒玉江至乃出使仁也投刺玉江氏使幸太郎先返恐人怪豬腿故也至田簑槁仁也逐及歸路投刺伊丹屋又兵衛西島青浦二家至梅屋氏午前歸〇遣梅屋賀十八家多田自玄栗山靜安海部屋源兵衛日原孝哉南總寺吉田屋喜太郎井汲礼太郎尾崎秀民吹田屋六兵衛緒方陸庵春日寬平村上精右衛門蓮光寺長光寺安田谷五郎松山五兵衛宮内棲泉小石石林遣青浦賀十七家彩金城石田緑堤讀名白旭中柄杷陰錢井釋園加島屋又兵衛篁木吉次泮賀屋猪兵衛市川吉之助魚住荊石朝岡梅窓石豆屋新助小西喜兵衛生一壽之助百豆屋又右衛門加賀屋仙助高山阜人遣仁也幸太郎恭安陽山賀家桑原寶齋小木八之助中川玄佐長澤左仲和泉屋幸七河内屋茂兵衛河内屋卯助鷲德寺光德寺故上九山藤澤昌藏橋本香坡中富英次雲林院玄貞喜安丹山三瓶菴篠崎大藏藤岡雄哉近藤陳平葛岡伊莫香川一

郎小山田玄熊李長洲牛島渕城田能村小虎油屋新兵衛來賀者伊丹屋又兵衛香川一郎津國屋正兵衛河内屋茂兵衛百足屋新助加齋屋嘉助吹田屋六兵衛森川元道宮内棲泉河内屋宇助會所政治秦葉屋新助百足屋又右衛門加賀屋正藏平野屋安兵衛佐渡屋伊兵衛油屋新兵衛小西喜兵衛田能村小虎小石石林吉田屋喜太郎坂上九山朝岡梅窓山小田玄熊雲林院玄貞二十五人又兵衛來賀飲之亀松來与焉〇醺尾隱雨殊暖夜來寒威凜然今朝快晴槁霜如雪午前暖和未牌稍陰且風夜復晴〇小虎贈画扇乃以梅花畜破與未破分本年月大小建者

二日

丑牌梅屋来乃與出浴浃路衛湯肆仁也幸太郎陽山從帰路謁御靈祠〇為梅屋青浦恭安幸太郎陽山舎人伊平作書〇室氏贈故帶於梅屋妻〇始賦一絶周戸不用詫綿〻何若皇下系出天一自盤余閒賀祚二千五百二十年〇神武天皇以辛酉即位至今茲萬延辛酉歳周四十有二度〇中川元佳来賀且為池永新兵衛乞壽詩又贈年始儀飲之藤村健蔵冕金城相嗣至送肴資宗助尾崎秀民手塚春坡緒方洪菴等来前後賀来賀〇敬甫来賀飲之于八九年前某寓日田屋九十郎家與尾崎秀民添直次同寮某之江戸

二子遊蕩財罄竊賣某衣物某帰尤之二子因九十郎謝將償之直次卒九十郎亦死事遂寝今秀民得意年收數百金某於窮不免凍餒某使人促舊債彼返詬詈某既不能耐將訟坊正余與梅屋交諍之不可余曰人情貴富賤貧秀民美服乗轎以八御去兄襤褸百結着半毀屐而歩人恐不信兄言而信秀民言訟亦無益不如欣然和睦使彼心恥也敬甫曰彼非知恥者我客之從変悔耳去〇仁也病目〇来賀者日原孝哉油屋平蔵小野元民我屋惣七椣林覺兵衛桑原實齋小木八之助海部

屋源兵衛備前屋卯兵衛井坂礼太郎桐塢平右衛門桐塢大作伊賀屋儀兵衛長澤左中伊藤文達和泉屋幸七小林右峯罡屋又四郎三瓶信菴中富英治林泰仙筱崎大蔵近藤陳平菖岡仲英後藤春藏藤岡雄哉潮罡梅三橋本杏坡〇佚陽山名八千亭主人不在

三日

微雪浴湯肆謁祠〇八千亭舎人至乃命人日具六十人膳〇漸之進白某將游津之西播之東頗得先生来以見其地文人乃載一東東曰大村儒官松林漸之進幼有神童之稱長益秀達僕親交若到貴境請善待遇東尾達書島田成菴辟圖寺東景藤田善

次中島文三郎出淵黄山名附焉〇渡邉泰平来飲之招梅屋不至〇来賀者六人加島屋又兵衛植木三南藤澤昌藏加島屋吉兵衛淀屋萬助豊原元春〇聞中村悦左衛門去年卒漸之進所話悦左衛門舊名礼太郎初坐事而廢余大村礼太郎日来圍棋余之日田請公以礼太郎為從者後稍遷任用人四五年前過浪華余以舊交觴之江山樓遂之江戸客年西帰至浪華沒余在大村朝長周平禮太郎死相善今皆没不堪悵惜

四日

與梅屋青浦定人日所招客數遂使二子及仁也陽山章太郎送招諸家詳載別錄○費與不舟父子東大意藤林鍛太郎欺妄之狀○光德寺曉翠來賀贈肴資○室氏訪秀民妻○章太郎告省歸能登者乃截與其父元素東附焉大意令郎去年六月齎金九兩至其三兩為安五郎被欺奪三兩飲費也餘三兩矣一兩則安五郎以令郎製祖衣取之二兩一步二朱則令以買雜瑣物取於是我貸一步二朱既而責安五郎取金一兩則贏二步二朱矣是預充令郎飲費及諸費

者安五郎信無賴漢兄託令郎失策莫甚焉我屢召彼不至使門人山中梅屋責之百端彼僅返金一兩餘二兩雖以上元為期恐違約也云云又截與三須竹潭東託焉○來賀者蓮光寺長光寺久松源五郎國分屋半左衛門贈肴一筐

五日

能登脚夫致僧恭心東及所贈味噌漬青魚烏賊醢⊙已之牌携仁也陽山訪玉江逢遠陽山於宗助亀松八郎諸家致人日招札訪金城使陽山招札竹軒九觀金雪歸水諸家金城供飲羞猪肉白賊荊甚忌此故待先生至陪食也余為主人作書一幅使仁也視中柄蒙陰在家否返曰在將出城內與力和田亀三郎者至曰前年一度謁乃諾蒙陰來曰池田種樹家來在巖廬乃往相見其人姓山田名伊兵衛曰梅種類繁多今時流行者五曰林州辨八重實周可五寸曰甲州實甚少小世呼信濃梅曰城州重瓣大實如月瀬所種是也曰豊後實尤大周可七寸曰野本實大肖豊後花微紅一種則一株直銀五分四五種則

一種直銀八分也余曰我鄉距此殆二百里運移經日恐枯者不　如之何伊兵衛曰枯者蓋十之一某償之例也乃約以金二兩買國本城州二種二十餘株問何年著花乎答曰本年必花至三年而盛問培養法曰宜初宜用油滓後則小水可歸路訪梅屋○竹軒來贈書柬紙不值○脚夫致範治客臘十六日柬柬曰林外妻阿德前月歸寧昨夜誕女敢告又有二十日追啓曰蒙屬推薦既屬南陵公買之直甚貴云云明府池田君本月十二日午時既發中風猶秘

云云室氏以余初孫非男子不懌余曰我家王父首
生女子次則即淨公先考先生女子次則文玄公我
首生女子次則孝也今孝也首生女子是我家吉例
次當有男子室氏大悦〇河野平左衛門來賀春禧
且曰某嘗書室成本月中旬留本梅閑顧援往年例
同金城君臨〇夜秀民來送金一朱曰人日丁亡父
忌祭不得拜趨敢謝又告敬甫無恙梅屋夫妻來留
話至戌牌散〇高料慎齋贈蒸餅及赤貝〇來賀者
六人（橋本半助松尾元兵衛多田自玄市川吉之助称念寺馬見塚仁兵衛）

六日

不舟父子四音至〇陽山病痊幸太郎爲替人〇能
登脚夫竹次郎來見傳深見元素言乃粗録幸太郎
幼騃爲安五郎老姦所愚弄失財始末示之且曰大
昨日既發東矣〇高木澗山東贈新年儀且曰大昨
年高波皆月樓主婦欲觴先生先生以北遊期逼辭
客臘與九山小虎且共作新柳詩〇乾良平來至〇
葛岡伸英送金一朱河茂送銀一兩以辭招〇午前
八千亭主（舍）人來曰客冬來肴價太貴舊例先生家初
會（人日）一人膳直銀二戔本年非更加五分不能應命
余曰容年肴貴非始於今日我命吾子以二日而吾
子無一言及此今日忽云爾我既送招札諸家吾子
所知今也期逼吾子明知我不能改命餘人而言此
是要我也舍人曰我當以被命之日言而忘矣余恚
其慢使幸太郎召梅屋未至余親往途遇之携返梅
屋曰魚桐肴店平丘某所善且與彼謀去既而來曰
平正肯矣〇秀民妻來贈紙鳶於丘也〇玉江送画
三幅以乞我書〇八郎來贈金一朱辭招〇夜招慎

齋乞治〇梅屋携平野屋丘五郎（所謂平正）來預定明日
膳務飲之〇昨日來四山皆積雪寒甚〇來賀者三
人（有竹屋呂兵衛福田贇蔵谷口傳治）

七日

昧爽梅屋來〇食七草粥〇青浦來與梅屋料理諸
務〇伊兵衛梅屋妻來〇今井少允使人來致昌平
東〇浴湯肆〇令梅屋青浦着我祉衽巳牌客稍稍
集乃開筵來會者前後二十七人（篠崎大蔵谷口宗助其子傳治玉江
藍田荊石雄哉春草門人某村上精右衛門恵眼梅岡田餘村順之助金城九山徴雲丹山沙鳧才七縁）

（塢白塢棠陰蘆川渡邊吉平　毫松河野逸平葭陽慎齋妻）拈鬮分書函如例未肆
終夜[5]梅屋青浦等飯伊丹屋又兵衛来與焉戌牌散
預具六十人膳而會者不満三十自初作此宴二十
三四年未有如此蕭條七八年前猶有醉客今則絶
無酡顔者酒米僅五升而止不唯凶歳荒人情各佻不
復重交儀世風之変可以徴焉○訪慎齋議家事○
使伻送金銀者九人（河卯淳照坊小虎西山藤吉長　光寺玄佳三瓶鋥藏梧皐寛平）
来賀者二人（春田平次郎御霊　神主赤松隼人）

八日

総登脚夫来報明朝去○使梅屋贈香魚鮓及大口
魚於三瓶信菴○遣幸太郎東錦水曰大昨年今日
携家人與兄遊北郊歡甚曰今後永以作例客年僕
不在家昨日會兄不来今日陰雨不宜野遊臨我廬
以尋大昨年盟（何曰）如答曰諾○陽山愈室氏以下皆
尤陽山之慢乃與梅屋規之○遣陽山招秀氏遂之
河茂氏送扇額之覺兵衛氏招之請與若山真名来
之能登脚夫所属（富）順慶街中島屋六藏氏託泰心東
（返泰心稿）○寛平東謝昨日不能来之故且乞詩正乃答

贈書扇○覺兵衛来曰真名有病不能應招錦水秀
民来乃飲之招梅屋不在既撤与錦水圍棋二客去
敬甫梅屋来○紅野平左衛門東送粗二貫二百目
曰先生果同金城臨否敢問答曰僕既與金城約同
拜趨春寒方嚴罷麓梅花恐未開也僕既後有聞梅
果開必不食言願更報花信粗深倚佳跣青浦生函
一幅聊充爪報祈叱存○泰仙贈食乃報以書扇○
大昨日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状二通白天明八年
禁私娼令出後文化十三年天保六年及八年嘉永

四年相嗣申前令近来如閙市人稍怠之街端往往
揭燈名暗夜標道之具實為男女合歡場又私藏粲
者無數以為産業一同三所（蓋謂九郎右衛門　坊及北里堀江）或逃
三所課銀移居焉或出其女及所藏粲者於四邊街
門以誘往来客至其廬若合歡場以羞酒食又結女
伴至西州海船入湊處送酒肴而賀安穏遂拕巧篙
師返留之及奮熱日鬻之以弋厚貲或裝飾其女出
入富豪之家若諸逆旅若船宿（舟人待風　暫寄寓處）以月定債
名曰月圍債有差等金大者一月一夫金募者定相

會之日餘日更按別容不羞配四五夫以富其家或以媒介此為産或以飲食此為産業者年年滋蔓蕩子遊客從前過新街及三所者悦私娼貝闠遊興洒落如水之就卑於是新街及三所自赴衰颯公娼私妓日減娼家喪産者十月增年加官所以許新街及三所公娼者深憎私娼壊風俗亂男女化也而今捨公趨私不如人間有羞悪之事是既　國家令者當捕行罰也顧前令日月稍遠歳々之等或未遑聞之而陷刑辟亦可哀矜也故先曉諭今後須一新若有實艱

窮乏鬻其女不能自活者須速移居新街也今後有猶不悛者將立捕之然則嗟嚌何及云云牒状紆餘重復難翻譯姑摘大意如是一曰新鑄精銑當四文錢來年正月十七日後通用之別有大阪近郊三百十四村民訟状一通及大阪火消年番與諸坊正檄今日不復送且録縣署左從來四鄙農家乞大阪人糞以肥其田歳晩償糞値本年洪水田大耗農戸大窮請減直不許農數萬結黨訟官官下其状於火消年番年番檄曰農戸之糞直如例者與糞可也欲減直者切莫聽云云我輩斎居者原屬我乞者償以菜菔糞屬屋主償以銀臘初以來乞糞者不來余怪之至此始聞其故云○歸水既歸使人來贈鳧肉○平正來附肴費銀百二十錢及金一歩二朱

九日

浴湯肆謁祠○梅屋所薦筆工躍仙堂來見乃命脩故筆五枝○健藏來贈初會儀飲之令梅屋接之○豊陽山於頼藏氏託與大村諸吏賀春禧柬十五通遂之八郎氏致書二幅之玉江氏致書一幅之金城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七　一二

氏約午後赴徵雲招○秀氏來○九山來曰昨日請徵雲氏途中枉賀今朝忽有急務出家將以未牌直赴徵雲招敢告○徵雲來曰今日晴而百磽路泥阻行然既設薄供請強臨○午後金城來乃出梅屋從訪秀氏々々曰某亦將赴徵雲招然未得出也屢雨屢晴過蘆仙戸外雲大合乃入焉主人供酒至徵雲氏少焉九山梅洲至設席樓上合作書画既而飲酉牌徵徵雲九山梅洲謀將又飲酒樓既出途金城秀氏別去余亦不欲再歓告帰乃皆止遂呼秀氏返九

山本津至久寶寺街別時雲散月明賽今宮祠者充
塞街路送秀民至其戸外
十月
遣陽山於徽雲氏返紙燈及青篷○松田宇兵衛客
臘十三日東至東曰今春我舍人井坂某謁左右於
金澤傳尊旨曰某晩歸路將過貴境僕与興山中書
候之矣前月芳訊報自美濃直歸浪華不堪悵恨又
聞明年實枉駕則復慢懸來也春時四方集雅還甚
願期孟夏不腆金百疋以充饋歲儀聊稿寸恭祈叱

正○西尾善四郎來贈新年儀敍之○澂甫來○規
室氏曰卿與人交務厚後薄譽疎己者毀親己者故
人稍疎而不親交道日夾卿與一人言餘人短其人
不必告餘人也然其人有不悅於餘人嗚其短於外
人必以卿言為左券外人或淺之餘人則餘人恨卿
必矣我常傍聽卿与某某言某某短其人非淺言者
然卿爾語半言欲悉知之今後矣莫言人之短室氏
不悅曰都會人難与交是妾所以欲居田舍也余曰
卿性尤不適久都會所定月變歲渝猶易適也田舍

所定終歲不變且多親族故舊卿不改其行而改其
居何益之有我素有歸田志唯恐卿厭田舍人必甚
於都會人親族故舊之恨卿亦必多於都會人也故
預警誡耳○偁山來約十二日邀余觴於曙月樓○
朝來忽雲忽雨忽晴未牌辭澂暄乃携仁也詣今宮
祠恭安幸太郎從正也亦欲往余與室氏尼之不可
乃令陽山作紙鳶仁也傍觀終止余曰昨日來遊人
怯寒今方争出推擠必甚青浦癡物恭安田舍兒幸
太郎童子我不得不爲仁也憂日没青浦恭安歸曰

郎君幸太郎未歸乎余曰果然署之二子走出迎乃遣
陽山於梅屋氏諜使伊平覓仁也幸太郎梅屋不在
余憂思不得食室氏曰仁也瞻識異人公莫過慮良
久皆歸余讓仁也曰何故後曰究自青浦後挨之衣
青浦顧叱終不得從於此拉幸太郎過善哉店食糕
以候人疎矣○遣陽山東錦水曰明日与金城拜謁
如何答曰拙荆病頗十五日臨○先是屬橋又深高
山所買蘭糸久之報曰中有惡糸不宜深不如賣之
乃諜問直不報乃促返之又不報乃今日東責之

十一日
浴湯肆謁祠○帰峰師来贈茶及金一朱乞字○松
本郁太郎来贈金一朱及菓子乃贈書扇○李平贈
金一朱告人日不能来乃贈書扇○聞梅屋遣伊平
於南邊托與晩翠来曰今日午後将餅饂何如荅曰
今午事頓十七日後臨○使仁也赴春草氏初會贈
賀儀二朱○未牌宜園生岩永養齋大村人来曰某從
林外君来矣君今在播松氏使某先報時仁正與幸
太郎在呉服橋弄紙鳶乃使陽山告二児往迎且報

梅屋青浦帰掃室内又使恭安迎李也父之二児幸
太郎返曰陽山曰須之常安橋北畔羽根松屋偏問
土人無識羽根松屋者也乃将遣青浦恭安既尋李也
至李也見其従者松尾仙太郎島原人○敬甫来余為
東秀民乞衣秀民授羽織先是敬甫與秀民有隙至
此始和○晩飲李也及従者青浦梅屋與焉梅屋贈
飾李也話曰児本月五日上途七日至赤関暗茶慎
曰元日夷船一隻長百二十間入我港頭新設閑夷
人不得上岸中有邦言者呼曰我日邦詩日本人學日
本人侍我蕭乃令胥徒接乞薪水乃與之胥徒一人
猶在船忽拳帆去終不償薪水値穀人皆怒云又曰
完蕟赤関風順僅三日至兵庫矣○黄昏磯邉寛五
郎来賀新正贈金百匹引李也見之寛五郎語曰客
冬横濱異人銃禁獵岸吏捕之異人結黨奪之合銃
人官遂執犯夷砲之近来快事○還李也及従生於
楼上

十二日
紅野平左衛門来曰罟欖花候當二十日請莫誤期

仙臺人郎来致日高凉臺新正五日東夷曰朧尾字沸
宮龍山致尊東當時蔑田音中有不敬語祈海容竊
惟都會多名家然以先生為最始傳帰田之念以誘
掖天下後進何如然蕟莊安能識鴻鵠之志哉不肥
海苔一束祈叱存云云○李平致河野鉄兜東柬曰
金一朱聊賀新禧某帰後病痔不能裁東命門生操
筆云云○室氏出買米返曰所到米估皆告米鏊不
肯賣唯淡路街一店從来所識僅頒二斗每升百六
十文余余慮奸商結黨閉糴飢民釋騷乃東父松源

五郎請買大節倉米源五郎曰諾○石峰来乞字○
小虎令人曰願赴侗山招○未肆侗山使人来促乃
携孝也至小虎氏見主人翁辭乃返孝也敢辭既而
至胥月楼當時余書扁額乾治書挂幅主婦欲數日
後飲我余以北遊期逼辭故今日湘招云飲饌豊盛
唐人所謂卓袱様者供茶點心而糕珊瑚糕茶巾餅
次羞酒小菜二種朝鮮肉饅頭雪中筍（巻以醋蘸蒿）又
二種蝦糊子（背尖）鰕澤菴巻（以醋蘸蒿巻鰕腐）次大菜江島鯉
甘赤參葱白併煮為羹次小菜瑰瑙鯨（鰭熬鯨脂肪作瑰瑙色）

菜種海參（以桃子黄末點生海作菜花状）又二種粟大明煮（砂糖煮栗）
點（以胡麻）泡魚雲丹煮及鶯菜（雲丹衣白魚煮之煮菜和以芥色似鶯毛）諸
中菜鴨和蘭煮加滑茸獨活芽次小菜二種大口魚
膽蔽以花様堅魚屑字（治汁和及鶏子白蘿豆）又二種鰊奥部
及婦菜紫蘭次大菜混公郎智（小鯉推以鶏卯汁及鰻鯉頭取辭鷺）
次唐柑露大尾蕎麦飯澆堅魚汁加海苔茶碗盛紅
魚塩煮（湘）小皿盛廣東蘇醃茄子醃入参器什都唐窯
皆大饗更起還座作書画九山先去亥齋同小虎辞
侗山令僕送餘肴○松宇来不值○令陽山及拙之

宗助氏取藥秋雄兄所送炭三苞宗助曰明日我發
斯迄致之○孝也致龕治源兵衛松兵衛桐良善治
粟送示中洲山陰樹執諸貴致祖入帳又示其家丙
辰以来金銭出入會計源兵衛贈秋月海苔二十葉
松兵衛因南陵云猶在府内集雖添肖知其非其策
頴哉謙云云孝也致山陰所産麦中洲産黄梁長生
園産故麻

十三日

金城東白今日有故不能陪從蘆仙氏遊報告○蘆

仙東白請午後同小虎臨○木上肆小虎来乃与之
孝也從途過秀氏氏又訪河茂不在荘兵衛見令小
虎先赴蘆仙氏問客有定数予否已而蘆仙令舎人
来迎曰願同郎君臨乃往主人供普茶亦做唐様唯
菜蔬而無肴肉此所以異昨日之饌也為主人作書
画比晩蘆汀来酉下肆帰○福井人吉田弥兵衛携
雪爪氏柬来見不值師贈朱墨一笏致井上秋介柬
○法　寺不着送青魚乞詩正○今日長澤左仲贈
孝也牡蠣帯殻一篭悉腐不可食棄之

十四日
昨日嵒永養齋去寓大村郎○吉田弥兵衛来見贈
雲丹余鈞覩閣本梅苑弥兵衛怳○錦水来曰明日
午後請同郎君臨○玉江秀氏来訪孝也○寛五郎
来乞詩正○敬甫来○午前蘆仙来而小虎伺山不
来（昨日約三子供午飯）遺陽山促之至則供羹飯孝也与焉余
早此處吾田園產客院既而圍棊既而使人来促乃
皆（于而）往蘆仙去徹雲在座主人供飲食大餞其妾
兆成下館陽山来迎乃帰○阿茂使吞来貸新續大

平年表四巻新續続大平年表五巻皆寫本直一両
三步而唯輯嘉永已丑以鋪令別無新聞乃返之○
室氏発頭痛秀氏曰須先服葛根湯次以蕺菜萆薢
諸藥乃録一方授余○今日橘又返縮糸則既練乃
来責其違約

十五日
携孝也仁也浴湯肆謁祠○仁也初剃額髮○遺陽
山来錦水曰今日午後有事将以申牌拜趨敢告○
遺仁也投刺府内大村二郎幸太郎休太郎從○伺

山来告別○青浦介甲府篆刻師揃井文園相先
是文園屡来訪不遇云見孝也○室氏欲從任吉乃
東錦水曰前日約今日午後拜趨然有事亦過申牌
不得趨也敢告○午前与室氏及三兒出休太郎從
至今宮恭安追從遊從吉路左見假墻高丈餘繚繞
数百間有墻隙窺從夫数百人掘溝或運沙或撤石
問其故曰土佐人方作陣營也数年前土佐侯前因
幡數侯處備夷命戍卒皆寓倉郎至此皆新作營去
過五大力祠於住吉祠賽者數百禰宮去来之見二

祠前地敵蒲席女巫四人立焉至街已過午頗饑將
投肴店謂恭安休太郎曰吾子等欲避須肴高燈籠
二生去入店已飯良久二生不至余懇錦水遲我乃
与孝也先帰今日快晴殊暖游人肩摩至備後街稍
稀跡申牌帰○與宮猪惣次廣田貞次郎来贈堅魚不
不値○近藤陳平来致宇津宮龍山新年柬柬曰日
者殊辱寵待懇謝不腆金一封聊賀春禧前日約明
春薦筆工二名今送呈其所謄數頁拙如此先生猶
容之乎否方否
有生喪士人亦春暮不得出門也

請煖遲綫又曰某致尊柬於竹華涼臺二老涼臺有
田意送上竹華則無涼臺送文二篇乞正○訪正小
山田氏門生某贈金百匹乞字○中田晋吾來不値
◎元恭來不値○申下牌與孝也至錦水氏金城玉
江及二客在座一客先去主人供飯既而爲客作書
画雨下金城玉江去孝也與主人圍棋予假枕卧成
牌雨益甚陽山來迎借簑歸

十六日

令陽山返簑○吉田弥兵衛來告別乃托荅雪帆師
柬又餞書二紙○能登脚夫來致　田南陵柬乃所
送海鼠腸○近江屋忠兵衛送金乞字○室氏招故
婢阿梅謀　繭絲○河茂來曰明日請同郎君小虎
臨○未牌携孝也至金城蘆仙在座肥後倉邸人某
來主人介之相見主人導至玉藤店蘆仙從禍至予
謂孝也曰須観園中趣既而予及二子徘徊園中不
見孝也金城出尋之返曰告無蹤跡申牌將飯孝也未
出蘆仙與店人交出覓之良久共返曰見観梅田矣
予曰盍告阿珠及婢行酒命鼓絃日没送金城至其

家歸路訪梅屋不在青浦曰梅屋方見其妻於林外
公乃携至先生家乃擁蘆仙歸室氏曰梅屋夫妻方
賽御靈祠宗助送孝也歸侍歸供之及蘆仙約共游
無宮○興宮偶惣次贈鯨肉二片◎玉江送孝也肴
○石峯來不値◎九山來不値○梅屋所薦硯工孫
八來不値○初返過麻沙藏園　處貞衛㝵時麻沙
與阿梅出観夜市先是余屢謂麻沙入室溺臭不可
堪常驅出之室氏曰疾也至是疑其每夕遺溺令室
氏捻蒲團沾濕至蘭席腐室氏驚且惱予曰果然也

不須驚乃令陽山召其義兄近江屋佐助其妻來曰
拙夫之宗師未返令梅屋接之告麻沙七状梅屋謂
余曰麻沙自外入見其嫂在座走出矣嫂曰明日令
麻沙來取蒲團洗之換締而返璧何如室氏曰善去
余曰麻沙恐不堪羞而死其禍不測須遣陽山視其
果在嫂許乎否也陽山返曰併嫂未返良久嫂令人
來曰麻沙不來猶在君家乎予曰果然乃遣陽山梅
屋及伊丹屋又兵衛許謀之梅屋令伊兵衛從又兵
衛赴佐助氏返曰麻沙至矣時子上牌也

十七日
携孝也仁也浴湯肆謁祠○護典紅野平左衛門東
来曰明日将与豚児孝及金城等三人拜謁○能登
脚夫来乃託答楠涯東内包典深見克素東二来皆封余文
子詩○池永新兵衛来贈浅草海苔見孝也○令仁也
護典伺山東於平五氏東曰僕将以二十二三日携
児孝訪兄遂従兄観伏見梅何如○小虎東曰昨日
約陪赴河茂招今朝忽有大急事務不得出家既辞
於河茂矣故告○麻沙来泣謝過閔昨夜何故不辞
而寝乎曰不耐羞欲投水死途過阿金氏諫之阿金
驚止之喩帰嫂氏矣○午前梅屋導予及孝也至南
本街東裏處播磨屋董助氏先是董助因梅屋乞字
今日聞吾将訪河茂途相招也其家在扶桑梅屋先
入予従之顧孝也不見知其迷路呼梅屋出使之追
孝也至董助見年可三十前後引入書室直臨水面
訪東濠至此一曲岸高水深世名曲一字地名瀲而浄大
昨日吾所書俠客舎三字已装潢作扁額矣主人葉
骨董頗富暦玩観之半飯出已而作画予買栗山精

里書各一幅孝也買茶山杏坪書画合幅将出主人
導入別室有楼四邊無遮蔽之屋孤高絶塵大阪地
形唯此處突出故尓曲之所以著也出訪九山不在
未下辞至河茂氏梅屋去河茂曰土佐士人松下共
膳福富健次欲相見已来待矣乃入室見二客皆年
少河茂曰京師文人巽太郎方来買書閣先生臨欲
謁予素聞太郎名乃相見主人供酒有盛饌太郎曰
其與梅田頼諸子善及其被捕頗為官所疑然得明
白因詰其罪案頗詳建次曰清國已蹯洪秀泉興隆
並清盡全力禦英佛而洪氏得来嚮也英佛頗怖我
肥薩人而侮漢土其与清戦見一艦卓揺章旗謂薩
摩援兵懼之以問官々問薩人曰并無此事始知西
人佯設以嚇敵也而下辞帰河茂令僮送○棠陰
来告梅已至不値○長澤左仲来訪孝也不値○石
峯来乞従西宮之游予曰從者已多見請陪一日来
○金城東曰拙荊咽喉痛不能飲食看侍無人某不
能陪遊西宮敢辞乃遣仁也陽山章太郎於石峯氏
曰金城已辞見請明朝来會金城氏返報不在○散

甫來○青浦未致薩摩人山田宗一郎所送岡分烟
草琉球煙布巾○梅屋來約明日爽味來從西宮之
遊○夜麻沙來取蒲團○招愼齋妻針腹
十八日
卯上牌梅屋來乃命與孝也來裝○卯下牌蘆仙來
余曰石峯必將藏於金城氏兄請先往接之又爲截
梅業隊馬曰諾○朝來陰閣恐有雨至巳上牌風起
皆謂不雨乃與孝也梅屋上途仁也孝太郎休太郎
送遲呼青浦出謂之曰前日約西宮歸後與遊伏見

矣或曰青浦實不欲陪遊强諾也非之從者故不
勸也凌吾子心必欲看梅故云爾吾子莫强過田窠
橋邊休太郎於蓼齋許曰米已鑿速送之導孝也至
八郎氏之戶外呼無應者乃出孝也訪玉江亭先至
金城氏蘆仙石峯見曰何遲棠溪已來還曰池田梅
已至而中津船未至某將俟其至托馬種樹家曰梅
至貴境之日未解其縛（乃送梅西里外者以水草綁固其根而縛之）先訣
清水置之無風地二日而解縛截其稍二尺許而栽
之每樹已經引接者須深掘而全埋接處也已栽後
二十餘日葉出則宜灑小水也先生須報知青村君
余曰諾乃出蘆仙携僕命負裝過浦江北風劈面皆
曰客觀來無此寒午時至尼崎本街第一坊投路左
店買飯糲且臭殆不下咽蘆仙出所帶行廚薦之既
而使蘆仙先行報德永卯三郎（卯）遂迎至其家供茶
余以日晏不肯解鞋生香來欲導赴其家飲我固辭
出雪下借卯三氏傘使石峯蘆仙先行報平左衛門
至武庫川餘漲猶深乘舟而渡申下牌至紅野氏舍
代導於對門新築書齋潔甚石峯蘆仙在焉主人見

供酒島田成菴至主人子爲助見
十九日
遣孝也於成菴之贈秋月川哲及葉子○遣梅屋於
藤本芳藏氏贈書扇二柄及川哲○遣蘆仙於酒井
墨伯氏贈書扇二柄○與孝也賽蛭子祠出於祠北
田間眺望而返○東成菴借硯○已牌主人供酒曰
宜乘醉赴岡本也巳而昌伯來謝贈葉儀主人勸同
游曰後往○巳下牌主人尊至岡本風威不避昨日
梅屋與芳藏先至遲焉曰芳藏兄弟皆不在梅開者

十之七八比常年差之光色蓋開後遠風霜者主人
并二藤左衛門及西宮逆旅角屋某来主人出行厨
大瓢供具昌伯至孝也梅屋蘆仙起步去予睡成菴
主乃起遂与石峯步髙處有茶店予謂孝也峯必在
店頭而睡就焉果然搖之欠伸復睡獨蘆仙起與下
坂逍遙花間至村而返藤左衛門供蕎麥令蘆仙起
孝也梅屋已而成菴曰某攜轎而来實欲先生乗去
耳是往年例也予喜謝先起座孝也梅屋石峯從復
巡觀花間謂轎在藤右衛門氏令成菴舍人報之遂

曰已後於前路離花林南行二丁蘆仙迎曰某恐轎
夫相失代先生乗矣巧入轎初在岡欖風城日暁至
是料峭如冬轎夫走黄昏獨先帰紅野氏舍人迎入
本宅良久主人以下皆帰入浴而飲宵菴昌伯去成
肆返書齋○今日蘆仙舍人帰浪華因東室氏曰須
令仁也赴小虎招也○主人次子卯之吉見

二十日

予及孝也欲浴湯肆主人令僮導東南行三丁許即
酒井昌伯對門也浴畢訪之○石峯与梅屋蘆仙為
主人画歲寒三友於紙障予題松孝也題梅竹○芳
識来謝○主人供酒成菴及真多長左衛門主夫婦
来屋万助来又見裝潢師呪助○黄昏而將下階回
眸日恐難上途乃属主人叢與室氏東嚢曰明日恐
雨不能帰也前日与磯部孝約二十八日謝講酒遊
陽也告我未帰矣方助因成菴請明日臨澂廬為主
人作書數幅○夜大雨

下旬二十一日

携藏来贈葉儀予及孝也各○元助来贈筆墨乞字○

為主人作書○已隷為助若藏乞助誘其父子至泉
万助氏（其宅在紅野氏東南四丁外）少間成菴至主人令人招梅
屋至皆作書画主人洪酒有雛茶矣笔龠饌饗之忽
覺心下痞塞頻吐酸液主人贈煉藥丸藥服之輒出
予獨不食真多長左衛門来請臨澂廬也撤主人贈
菓儀予及孝也梅屋閙西宮釀戶六十餘家獨推主
人氏為冠家最富歲釀七八千石欲觀其醞所為助
導入倉列巨桶數十百為助曰最巨者容四十五駄（為一駄二樽每樽三斗七升）又有中桶數十太當其三之二矣

分晉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呂為助由是水和麹及米
者綜數十日已熟輙録之視桶中淨瀝全堆色如醬
蘋汁傍有匝杓柄長數尺蓋攪之也又有槽八九傍
亭大柱長丈餘穿其根挿一横木長三四丈周圍可
尺其下桶中堆酒粛數斗樵米然桁懸石重五六千
斤者數十百則楷攪而壓槽下有甘瓮容數石酒甫
槽口滴馬錚然而鳴去大柱丈餘有彼柱繋巨縄沭
或鹿角状者源畢則約横縦焉不復下也倉有樓頭
澗經桶數百甕蕩動而夏日不攢於倉者多醉酒

氣予曰然吾最怯醋嘗入鞠上杉米醋倉忽昏悶不
省人事矣已出皆從長左衛門東北行三四丁為助
導入道左一宅曰吾家外倉也復觀釀所命舍人就
大桶拔納酒送出數尺勢如瀑布舍人以桶承之不
漏一滴皆感其慣予在其後相距三四尺為助呼曰
酒將濺衣調未畢舍人忽挿納餘勢如霧直及予裳
為助出杯斟酒文嗽之芳烈殊常已出之衛入路右
倉堆積樽數百曰是去年酒也出東北行一丁許路
右一宅即真多氏也主人導入其舍後風月庵静而

淨庭多雜木苔厚石幽石峯蘆仙呂伯至末人分長
平見酒出閑梅屋蘆仙石峯画席上丈物予題其上
曰高逸亭兩庄月念一日風月庵集蘆仙梅屋合作
此圖或肖或不肖唯取其趣耳又繋一絶（評語渋异　歎一別予）
（满遇亦難好把此杯懸　空有無辞相憶每朝香）酒下辟撤辞出戍庵呂伯達
別の三沙小右衛門者来見曰十年前与公圍棋乃
圍棋僅一局然疲辞而寝

二十二日

立谷臙余及從者肴饌の先是芳藏等勸予就六甲

山南麓栽梅數万本而隱居林間昨日来予諾之戍
菴呂伯等皆曰可今朝告主人則更隱德之昨夜芳
藏約導相宜梅地理今朝使之来曰今日有公事不
得出家敬辞の戍菴贈贐の主人又予設餞筵既而
為余具轎曰轎當外套賴命浪華轎工已下牌上遂
風威猶烈至尼崎使孝也辞德永印藏曰今日火急
帰不能見也至大仁村入路右店飲平左衛所贈瓢
酒既而石峯別梅屋蘆仙送至我家時申下牌也の
青浦来の梅屋妻来蘆田来訪孝也飲之萬二十七

日遊伏見梅林曰詩明日奉答○陽山告十八日後
事如左平左衛門來問遊期寔氏使恭安買大久氏
藥調孝氏所附方服之金圓寔使人來問陶所玩諸
既送扁額乞先生書否青浦來（以上四件十八日事）長崎久松
善兵衛使人來問我在否中田晉吾來菊池海莊來
至送金百匹賀春禧又寄七絶二首（詩云社宋人半仙亦思遠在提）
城邊秋中陳跡否如問唯有青山非昔年江草江柳
帶春咩村舍蕭然人事非望盡空江君不見片帆獨
逆暮雲飛渡酒春寄梅墩先生定拜日奉仁池赴小瑰氏會於村鄰人
致米四籠青浦來（以上六件十九日事）寔津舟兼延神原某七

來致長尾氏貺金一兩一步在中東武國勘助來折
井文圓來府內鄉人來致南陵兄容膜謝春二東秋
雄兄栃春東南陵兄曰鄉命範孝買椎茸彼屬我命
送十五六斤本年椎茸直極貴且待明春竟否來青
浦來（以上六件二十日事）硯工孫八來陽山之職邊氏告本日
休講青浦來（以上三件二十一日事）健藏來贈孝也菓識播松
使人致範治與孝也東久松善兵衛送東大意云容
年因竹內慎吾述長崎事狀想先生既領知某此行（以）
面謁秉燭先生不在某將從東下以初夏西上而奉

謦咳矣銅座人局太田梁助者我所學當拜趨親述
我意云云中田晉吾使人來寬平送孝也菓子青木
松軒父子來至送干柳及小刀文園來（以上七件二十二日事）

二十三日

遣陽山於金城氏致金二兩二步東曰前日業陰代
我償梅直金二兩願敎二兩焉或欲乞壽老人画送
上素絹一幅願速揮二步即潤筆也云云佃山來
曰聞明日先生將與齋君過荊婦昨夜飲娩願伏水
歸路枉駕○文園來曰將遊南紀願東彼地文人薦

我○求米八之助來○雄叔東見孝也○陽山返致
金城回東中有參照會五藤店請臨之語○今日復
讀寬平東追啓曰昨夜晤中島廣足翁曰昨日有崎
陽信報清國近事曰佛英既隔順天府清主奔滿州
滿州人發兵三十萬圍二國軍鏖殺之免者僅數人
云○裁與容貝宗兵衛東大意曰去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發金四兩三步在中東於脚夫氏期以十二月
三四日達君許矣副以典壺井兄弟宇田川興齋東
而既六十日君及三子間音耗到疑我東猶未達左

右也此東至韻述賜田音與福弥東一通煩轉致孝送
也書一紙於福島弥兵衛既而遣孝也於宗助氏託焉孝也遂訪
春草八郎玉江等先赴金城會報余將至仁也從孝
也先返曰阿兄至先春岬翁許聞其子逵之助昨夜卒
不見而出矣○藍田東田二十七八日多凡不能隱
伏水之遊恨何可言鮮一箋謹兵部君云云○中田
晉吾來訪○中上辟携幸太郎至玉藤店金城及玉
浜棠陰青浦緑鳩等二十餘人既到崖各作書画既
而飲食拾闌而頒書畫衆皆欲得余書金城亟而不

知何人中閣也青浦得余山水図或出二朱購之余
作画不過三幅而書余名者七八幅皆贋作也然争
取之余竊哂之日没玉江報陽山來迎曰尊夫人發
病余驚問其状玉江曰某誤説聽矣陽山曰尊夫人怒
先生過食發病故遣某促歸也乃復座爆出與孝也
先歸途訪梅屋其妻曰方在尊館○孝也將北上以
夜深舩既發盡止○託吾歸峯師家寓松島東於孝
也送余書梅屋函於帰峯師送迎作絶句一巻及書數葉於松島○今日使孝也
問宗助曰家兄所送椎茸既至乎曰未又問家兄所

送秘東一通既至乎曰未○真多長左衛門東圭

二十四日

辰時孝也衛西上送蔡安久太郎從焉曰將赴八軒
家上舟○終日溽暑不耐無聊青浦來飲之○越中
伏木鮮孚來致光西寺藍卿本月廿日東來白客臘
得芳訊見賜尊作感賞之餘与家翁皆次瑤韻乞叱
正又曰去年九月蒙託鮮肉將餞碌券月下旬南往
船贈之　綫之深寶無窮遊散置藥儀金五來祈叱
將〻費酒東送孝也書一幅難玉詩曰多謝詩翁事情云〻封書情曲細諸

渺茫北海風波晚喚起春陽是此聲藍卿詩曰慶淸荒〻壓詩詩空辞梅花夜影淸忽得浪華千里信留
戊山圓石泉聲○小股寧急甚殷諸務而歸○今日遣仁也
於棠陰氏託與範治東東唯述樓梅法不及他事

二十五日

浴湯辟暑詞○先是官糾米商姦黠者下獄米價頗
賤皆謂姦商必斃獄中而以賄免於是互相結不肯
賣衆賓者大困乃請官頒貴其價至百八十錢以上
則糶粮民官不能復制唯出籍從米數萬石一升值
金限錢百四十文貴之然非襄人當乞糴者不許買之

僅有資賤者不得与焉而百物價隨米飛踊昨日曉
諭埜安幸太郎陽山而改定尉法且曰本月十五日
以後增飯料為二歩二朱（謂一月餞料）又一日食限米四
合云也来一人飯日當五合七八勺故云爾今日余
始從食帝室氏以下悉待食○越後蒲原脚夫来致
淺野正八郎大竹榮治本月五日東去東府日客年
所乞尊作願附此伻不肤金（育）料祈叱存又曰今後將
使京師六角室町藤屋長兵衛通往来書信也敢告
乃别伻相見鈞明日午前来取回東去先是榮治求

記其先系余示其狀於孝也命屬鶴赤摹遂携之奈
師令日東送曰速返狀（東書劉石舟名發之大七氏）○竹澤所送
島賊醯至（下見東）○發典紅野平右衛門泉萬助東平
左衛門請命工收鶴（即前日余所東）故東問其様也○南本
街鶴工来取鶴（工梅屋所薦）○石峯来贈蜜柑○欲訪正
林蔵陽新居（今梅街井池西折處）便梅屋召青浦至乃令導而
往贈鳥賊主人供酒香坡至話至申上牌出弔春草
氏致賻銀一兩主人以病辞不見歸路訪梅屋其宗
宗舍人支次郎在座相見青浦送至我家皴之○徹

雲使人来先是徹雲席上作書画而不押印故今日
乞印也○西府尹舍人川端左右造大野薩而布川
源兵衛加藤工左衛門婦翁也今日東送渡邊順八
郎宮澤由左衛門見爺東（順八郎送雲丹由左衛門送拳書紙）○夜敬
甫来供烹飪我家人

二十六日

書壽池長新兵衛六十詩（七絶拙不録）畢（使）仁也幸太郎往
致之且贈鳥賊醯○室津舟子来見余曰金城画未
成願請暮復来則遣陽山於金城氏取畫途過野虎

八郎夫江亀松将家告明日開講文為孝也命装潢
師裱亭書二幅○折井文圃来乃東倉田翔太郎薦
之○川端左右藏使人来曰昨日致渡邊順八郎所
送東及雲丹而貴門生證券載東（而）及不及雲丹願改
書余曰書生往々為如是疎忽請勿（矣）深咎乃改書證
券裁一束謝左右造并託答渡邊宮澤二子東焉（送拳）
（此書二於順八郎由左衛門）神原脚夫来乃附答淺野正八郎大
竹榮治東（書二子所属詩又贈予書及拳也書於二子各一幅）余謂梅屋曰兄
欲馳姓名四方須先散其書画也梅屋慨乃送其畫

於順八郎栄治〇徹雲来來送予二十年來在播德
寺所作書畫包押印〇將攜梅屋訪寛五郎梅屋曰
唐津屋五兵衛近陵沉煙草不復与集來往間今日
攜彼飲一瓢亭途相遇喻彼呼覺迷覓何如余曰善
乃取路築地至瓢亭五兵衛既亦在過天神橋中上
牌至磯邊氏主人供酒飡余書元日詩贈之梅屋大
醉而眠搖之不應酉下牌強起梅屋而辭歸路誤迩
吉原茶肆所見火光初悟退返過天滿五睦山歸〇
室津舟子復來敢西東畫送良武所屬粟鐘城及第書二幅〇絡甫

陰寒至申牌初晴寒氣料峭山色澄清甚似秋晩景
色

二十七日

攜仁也浴湯肆賽祠北門側人立如堵觀之一人
被詩繋瑞籬二人曰此賊昨夜竊吾壁矣物價自騰
盜賊之多未有甚今日者〇始講毛詩小學寛五郎
來聽約二十九日復來而去今日聽講者八人寛五郎梅屋青浦蒼松玉江
陽山幸太郎仁四郎〇芳藏來曰昨日晤泉萬助曰前日屬書
八幅於廣先生曰願聯書長篇二首今熟思長篇不
宜聯幅欲改每幅書絶句一首請吾子告之先生云
云故此飛報〇發答河野鉄兜東於大木氏送書一幅月孝也東於鉄兜〇與梅屋謀今夕上舟明日与孝也會於伏
見梅林既使室氏具酒肴孝也二十五日伏見所發
來至曰晩二十四日舟至牧方逆風不進舟浮悉數
客上岸不得止宿焉今日午時至伏見従者白途中
採擷一日願二十九日與先夫子會於此地大久岳願
延一日乃遣陽山於寛五郎氏曰二十九日將之伏
見願明日臨〇養叔來〇黃昏召梅屋告之今夕北

上因小酌〇夜至李平氏乞若梅屋幸太郎從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德永卯三郎来贈賀春儀餉之〇勝山人叔水屋市郎
右衛門來致松原喜作容職十二日東及其所贈雲
丹五篋東曰明春僕兄貿將觀京阪云云乃附西東
市郎右衛門曰某大昨年因近藤与平謁左右矣又
曰客年九月與平妻設乃截帛書記焉贈以秋月川
皆二葉抗遊中所寓主人妻女未見如近藤氏有才
識者也〇寛五郎來為講周南召南畢寛五郎贈錢

草海苔曰此大君膳用一葉値金百匹者乃孝也昨日來至曰先將以六十九日至伏見劉叉子松濤等欲相送見大人焉請莫違期乃為孝也書曰詩三首雪中認文玄公先生墓秋夜宿南德寺乃題捕鳥図畢遣陽山招迎正氏命裝漢焉◎黄昏後與梅屋謀令伊兵衛買來屋舩一艘又前幾人見前論梅屋贈肉糕面去歸出至梅屋氏令徐証陽山孝太郎往守舟中器具陽山赴返報舟將發乃携梅屋至舟與兒陽山章太郎伊兵衛別去至梅屋橋上移時更載數客而進舟果許舟子隱添一分也

錢每人卅六錢客皆睦不應舟子搖手顧之而忿其無禮舟子謝乃令梅屋出卅六錢揚言舟子呼曰來出錢者唯公一人餘則已矣予曰然則卅六錢是也梅屋應聲拂三十六錢曰吾則二人也予曰予誠鴻池君也（梅屋宗家鴻池富甲天下）吾已出舟價尚有餘錢彼以添一分証我梧錢故十客後為睦不應也彼呼喏公一人而我答二人矣不豈有如此迂闊哉梅屋曰某年二十七始乘舟故未暗舟子貪橫也忽有一客以舟子蹴頭大罵曰奴可斬舟中暗黑舟子謂罵者予也亦怒曰我手觸而謂是蹴畢竟乘卅六錢也時梅屋已附錢而舟子惡罵予曰吾已出三十六錢尚謂乘十六錢于舟子識予声曰然則別人也梅屋私語曰彼大罵者實為睦未出錢者舟子終莫辨其為誰也予曰吾出三十二錢而是衆舟子罵客不出一錢且太罵而舟子不答是所謂三十石乘合語（三字謂[illegible]）（合稱會乘）也至淀天明卯下牌傳依見就監舟所更點擒旅人亦如去年例已出梅屋先進予曰須投大黒屋也梅屋直入其隣醍醐屋就座予辞然是何踈忽也

梅屋曰視招牌書大黒屋予曰是謂踈忽也招牌書用伊呂波様大黒邦音與醍醐唯添二畫字耳殺亦尔梅屋凝視曰爾矣入大黒屋源兵衛延上樓出盥侍語肆理髮遂浴湯肆過板橋厚霜如雪夜來寒也臘尾歲首尤甚豈永養哉見曰某亦昨夜舟送朝長肇至此矣乃就肇室見贈羊羹肇亦來就予室贈海藁腸及鰯鯆ノ杏菴來白郎君將與劉三郎等來會於梅林乃命主人作衍廚養哉以將遊京師辞余前携梅屋杏菴出杏菴着褡帶刀蒙黒帽而擔侍廚路

人指笑至五香宮側𢦏拆處到梅邑金開上宇治觀
臺來迎將作店就借數榻彌坐香庵去迎孝也乃與
梅屋飲岷畢松尾休太郎來曰郎君將至良久孝也
與三郎兄弟松壽櫻井玄蕃松壽門人其藤森祠官
國懦委爲令孝也供傳廚步闌京醫生津田半三郎
至天晴風烈小倉𣳾宗治橋歷〻在眼申上榫送京
師客綠細花下火之別香菴梅屋先返大黑屋○養
哉自京師歸請今夕復歸香菴請止明日訪所知某
命某人買舟舟人各前番下牌上舟更換舟如昨日舟

瀨數丁傍左畔止客責何故止爭移時載物然而下
賓下畔傳吾家新家數客出復下至井池衛口出歸時
天明○昨日宗助致南陵兄客臘二十四日所發椎
茸六櫃副以辛島勝藏柬〻曰伯父命某送上本年
椎茸至貴云〻○紅野平左衛門東送金一步二朱
白蔽轄願用雲彩雲彩織名

二月朔日

潞陽肆謁祠○予與孝也議曰世間日赴騷擾不可
不備不貲此地去留執宜不決乃令孝也作鬮而通
無通三條一曰帶妻子還鄉與依然居此地與返妻
子而獨留執可一曰世間有變爭無變爭有無之間
爭令孝也賽御靈祠就祥職問決酬以金一朱返接
神所命曰帶妻子還鄉可也又曰在變無有無之間乃
告室氏宣上巳後携室氏以下與孝也同上途然秘
未告人○宜園生僧玄成來見孝也曰十九日發日
田諸藏金澤人將以明日還鄉乃與孝也謀令章太
郎從之歸有○令仁也提剌大村府内二鄉○笹山
人園田常助來爲園田某乞字令孝也接之已而相

見○有竹屋儀子有宜來致奧山中書金子在中柬中書
送金及青苔乞詩云乃贈烏賊醢○與孝也謀將令休太郎
先歸日田告予將携妻孥還鄉○昨日藤森困懦曰
傳聞薩戰藤堂侯予曰訛言也今日築治與孝也來
中有前月福岡侯將東覲月形伯重等數人諍之遂
以駕執政被幽途中果有錄候者幸而免近時綱紀
稍弛盜賊日張故多訛言云○孝也出訪梅屋八郎
聞與宮平田二子在梅屋氏令孝也謝其前日贈肴
○伊豫今治人別宮善兵衛來因陽山請跋山陽詩

贈菓子〇室氏召故婢阿絃紹為而帰從者〇夜梅
屋来乃謀我家事〇孝也致範治十二月十八日東
曰是府内舟所致〇硯工孫八来見先是梅屋贈唐
硯予病池浅不便蓄墨命孫八深之又謀裁佐渡人
所送赤玉作硯〇侗山東曰想先生已自伏見帰也
僕将訪家叔於呉田遂観岡本梅花先生若有意乎
僕欲執鞭海陸唯命荅曰僕今朝帰如見所料岡本
已観頗見帰路過我共游浪華賞郭佳境也〇昨日
金卵毉紫六郎容驥及新年二来〻曰不腆金一朱

聊賀春禧

二日

講如例廣田貢次郎来聴〇終日作書〇為善兵衛
跋山陽詩巻之善兵衛贈金百疋〇杏菴帰自伏見
〇中牌謂梅屋曰欲与孝也食於平正氏杭木坊書店兄
請先往戒之既而與孝仁出訪青浦令仁也視平正
氏状返報既僕乃往梅屋近上楼坐食出而飯膳用
會席用太甘潔予深嘆割烹之妙焼吾所携駄酒飲
之過不適〻予曰焼時誤混湯也令梅屋下驗之報

曰冷飲亦覚滴黏之所然予曰决無此理命改焼果
如予言而下牌出至梅屋氏青浦来乃各作畫令仁
也題其元旦之詩馳日間黄鳥韶華満眼同帚成何處是鶯〻五雲中仁妙所始作故
記既而以室氏祭庚申携梅屋夫妻青浦帰供茶飯
及塾生稲槇齋妻免治〇松尾休太郎与元威北上
時予与孝也皆不在益元威不欲伴孝太郎故趣去
也〇岩永養鉞来告遊播州

三日

携孝衍浴湯遂遣孝也於播松氏問有小倉便手使用

郷〇昨日秀氏令青浦請曰明日与郎君臨主藤店
予曰春来游彼地已而次游南邊用浪華人通語何如青浦
告秀氏既而曰秀氏不欲向他處予曰唯夫人之意
令日秀氏来曰唯賓客之意乃定游大津店期午後
秀氏曰願報金城玉江乃令養山告二子曰午後来
〇園田常助来以其旗多佑旨贈潤筆金三両三歩
乃贐書一幅扇二柄〇孝也帰告今日貢帰小倉船
乃裁与南陵兄範治源兵衛東三東大意曰始以病
不能赴先妣忌祭送金千両矣既而孝也至勸帰苑

未決會物價日騰訛言四起因禱神拈鬮數曰世運
有變無變之間全家歸鄉為上策北遊歸後百務蝟
集一身困於搶當時留孝也分注吾既不能與祭又
不及孝也深增惶悚然挈家而移十年來未有之事
莫發吾慢萬新諒察既而令孝也封之表書大坂屋
喜七郎名含章太郎致之播松氏曰大村郎參來致
井石兵衛所送菓子一筐表書東在外而無○宗助
東送容貝宗兵衛容職廿十六日東曰先生去年仲
冬所送宗兵衛金子在中東以臘初達宗兵衛面音

誤至府內今前府內船來致之此矣宗兵衛東皇勞訊
以本月六日至郎與坪井子謀以九日會於見樹院
使僧誦經客并某四名先生所送金四兩二步以百
疋謝大佛堂主及見樹院主又以二朱施從僧四人
以百疋為塔婆及供物薪炭料以二百疋為膳具料
以二朱買菓子計二兩二步餘三兩而伊東氏贈香
資金百疋宇田川氏金二朱西川氏金一朱坪井氏
兄弟特贈金二步一朱計一兩加以餘金三兩而納
之見樹院為尊夫人祠堂料見樹院主呈東及證券

請垂覽云〻見樹院主東曰未奉聲欬遽奉尺素實
道承之為本院住持職云〻又曰公以本年丁尊夫
人十七周忌祭所送金四兩既數受納即呈證券云
云又曰尊慈妣論香火每日當為誦經施此儀貲道
若轉職則當告後職者永以作例云〻券面弘化二
年乙巳十月廿三日公送金三兩安政三年丙辰廿
五月廿九日又送金三兩因以尊夫人神主為牌
（謂每月頭經者）為而每年七月廿日供養矣於萬延元
年庚申十二月八日公又送金四兩總計金拾兩因

以神位為日牌（謂每日讀經者）為今後勿論其法為讀經
年忌當設供養永世莫廢即以此券為證傳通院山
內見樹院擇即是林院為證又廣瀨謙吉殿（[illegible]）
（字月臯）萬延元年庚申十二月二十二日惣兵衛東中
有坪井信良由東白前月念六勞訊自容貝氏至薰
讀三四云〻命僕及容貝（子）行尊夫人十七周忌祭
於見樹院本月九日某兄弟容貝子及伊東氏之子
伊東豹吉淺野純之助會焉伊東氏長子飛告今改
名鎮之助以當直不能來故遣其弟也宇田川興

齋又當直不能來西川元正以病務不能來伊東元
敬當同僕兄弟奔走執事者而前日致云〻十七年
來都下變革夷人随意往來已結盟好五國殊普魯
社葡萄牙亦來而我人心不悦往〻闇殺之逆賊甚
墨坤須爾官比烏斯倫亦被殺巷説紛〻不辨真偽
要開港交易以來我貨物日貴君子亦將牙儈之見
是可憂也云〻僕初住石町河岸菴君明春移居今
巖洲中郎况居即者不許出療市人當瀉闊讀書也
大昨年奉児七歳死本年九月奉女數告云〻○年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七　四七

後金城玉江來乃令孝也從秀民久之不反梅屋來
予問孝也所在曰不知秀民攜赤関人伊勢屋萬助
來已而孝也與青浦返回理髮矣乃與衆出過河莊
氏戶外入而謝前日之饗至大津店而飲浴藥湯燗
出而去萬助先去秀民誘至坂街善哉店食糕令梅
屋先行郭蘆仙具茶以待而赴焉主人供麦飯皆作
書函交辭歸衆途別○有冝令人來告明日有伊勢
便便見前○閑真寺義純來不値

四日

招青浦觀之○梅本真逸送來及潤筆金一兩○栽
答松田卯兵衛奧山中書來令陽山托之有冝予返二詩
寒○河内屋庄助來爲金國堂乞書扁額○午後攜
孝也梅屋賽島内八幡祠遂至藍田氏主人供酒肴
盛饌金節偶來與焉視其容極憔悴曰客年喪児後
稍赴衰弱故契濶十年前予賦訪主人新居詩今日
桂在壁上予以其書拙請改書畢與金節圍棋二局
互有勝負金節健飲甲派華人今日僅一盞而止獨
先食而去予謂藍田曰今日吾甚欲盡彼倆以金節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七　四八

病也少年恐不識此意主人在萩時吉田虎次郎贈
答今日觀其次韻二首忠烈氣溢紙表固置生死於
度外亦近代奇士慨爾識而招殃矣酉下辭歸

五日

真多長左衛門來問訪贈大口魚乃飲之河莊來取書
時焉先是莊助欲介池内退藏大学改名相見予辭之今
日復請乃令孝也從河莊往訪之○寛五郎東送金
百疋告十三日東歸且乞贈言○室氏左指大痛令
仁也乞藥秀民○岡井嘉十郎正月十二日東至大

意曰聞先生西下路次將過我小豆島因粗述地理
請擇舟路所便自播州南渡傳我大部村〻人遠藤
秀庵頗解風雅宜倚賴焉傳南浦坂手村則其隣村
苗羽村（苗羽讀如農麻）有黒島傳十郎者自備前牛窓來渡
則小江長濱伊喜末三村伊喜末有岡重次郎者皆
僕親姻宜一宿傳島南有入部村即僕所住須間油
屋七右衛門者即僕通稱也土產海苔一封謹貢高
厨祈吃存〇孝也出訪春草寛平東畡〇朱脾河野
杏村（逸平別號）來飲之既而與之步孝也送出於北野過

權現松至熊店已廢滿園生草孝也曰四年前陪飲
此店大人曰肴腐酒濃蓋家勢不振不出三年必滅
果然入隣店喫茶賽兔子母神歸路過鮓饅店命飯
杏村別供酒肴西辟出令孝也先歸取紙燈候心齋
街會焉訪秀氏不在送杏村至其寓（在南本街心齋街西折處）歸
路訪香坡不在〇青浦來〇今日遣仁也牽太郎於
藍田氏返紙燈贈烏賊醢

六日

携孝仁浴湯肆謁祠〇裁荅容貝宗兵衛坪井信良

東又令孝也贈坪井兄第墨二笏書二幅宗兵衛金
二朱書一幅〇裁荅國井嘉十郎柬大意曰僕將以
三月下澣自播州航海游貴境若過四月上旬猶未
至則僕陸行赴三備也恐途中倥傯不能相報故預
告也　昨日令陽山記致嘉十郎柬者姓名及所住今
日問之荅曰北堀第三坊人丸屋喜兵衛也予曰大
阪無北堀蓋北堀江若北江戶堀也陽山曰彼曰北
江戶堀某誤脫江戶二字矣乃遣牽太郎於北江戶
堀第三坊返曰遍尋不得終問會所荅曰我坊無斯

姓名人陽山曰然則北堀江也某請往〇平野村寄
之子清水総介來見行東脩請受教〇室氏請買贈
日田諸婦縮縞苧絲許之〇秀氏來視室氏〇右仲
來約携我夫妻及孝野游〇先是孝也謀為南陵兄
置婢於室氏室氏謀之敬甫今日敬甫携本街人某
氏來見一男一婦從之已退予謂敬甫曰兄須問彼
父母欲得債幾金而報我昨〇昨日長左衛門問曰先
生庭際有似楊物何名曰吾昧本草聞俗呼美人楊
矣有花耶曰有白額乞一枝揷之今日令舍人來取

之〇和泉萬助舍人来取前日所属書八幅〇託与
藤本芳藏東於梅屋來曰前日所陳栽梅花千萬本
之説非一時戲語也僕平生志在此一峯欲就吾子
相宜栽梅地不知何日有清閒乎請報我〇未牌春
波大醉来曰某欲締交諸文人售文為活何如余曰
善時將携孝也出春波請從至宗助氏託与宗兵衛
東内包与信良及見樹院主東曰某將携家西下児孝行橐匱某
力不能辨願借二十金宗助曰諾初春波問公有何
事於谷口氏予曰欲借金也春波曰詐也予曰吾言

豈有詐乎春波不信故從矣至是月之日吾子猶疑
吾乎遂訪八郎春波以有事於平右衛門各向其居
八郎父子同邸異居八郎供飯春波使令人促予同出予欲訪棠
陰遣孝也先報棠陰来迎平右衛門氏婢来曰春波
公大醉不復有人事呼曰旭翁與吾無關係何用問
出乎乃至棠陰氏緑蝸在焉約共遊芳藏宅氏主人供
酒酉下牌辭至常安橋雨就播松氏借傘返

七日

休太郎自京師返〇講如例寛五郎来聽而贈詩一
首歌二首〇遣孝也於左仲氏視其行色返曰左仲
曰先生尊夫人外更招二三客亦可〇巳下牌携室
氏三児梅屋至左仲氏左仲曰拙荊元欲從今日之
遊然昨日腹痛猶有餘疲故止矣左仲令僕負行厨
而出至南本街令孝也招杏村令梅屋乞茶其所識
家至安堂寺街自裏巷進入清水谷西隅生路也到
處梅樹襯帑殘花猶雪地形高低花下多矮竹茅屋
疎點其閒幽深遐世東南行三四丁出於新山西南
熟路東折至頭吐嚕大師堂西畔假道右茶店休焉

左仲出所携鷄割之用刀如意皆贊不啻庖丁於牛
既食之味極美皆醉飽而睡南行至會指坊西折又
南折過巒亭前梅屋以正也艱步負之前行孝也從
之至淨土宗某寺中庭列茶榻處以遠眺太佳令僕
進孝也梅屋返至天王寺今日丁彼岸初日游人雜
遝出西門左仲忽為一醉客所擁止至街口追及曰
客使某請先生以下予聞其醉辭約會清水而別至
茶臼山西畔濠水全涸從夫數十方後之游人皆步
濠底過一心寺上天神山至清水麓與孝也等分路

尋左仲予至瀑前休左仲至過安井截長街出於大倉側至坂坊日没投飯店食皆曰今日快晴殊暖近来好游莫過焉至南本街与杏村別曰明日請供茶至淡路街左仲別去令孝也告秀民曰明日来喫茶以病務辞酉下牌帰○休太郎告今夕上船乃裁典範治来託焉○香波来不値○加賀屋市六郎贈楊枝小西喜兵衛贈海苔所謂彼岸志也○数日前晨見門鎖不下欲戒陽山會其汲水而止謂偶忘也今夕陽山告休太郎将令人来取装故不鎖門而俟之

予曰吾子善睡且鎖之予起吾子曰諾夜半忽聞打門声陽山呼曰我将往叉之不往客既排門而至其枕頭即休太郎伻也既去予問陽山吾子下鎖乎曰下予曰客何以排之乎陽山曰彼人可怪予乃引数日前事詰之且曰客去後既下鎖乎曰既予曰詐也陽山不服乃令室氏視之室氏怖愕往乃令阿梅従室氏大呼寒返不復謂鎖之下不下予数問之唯呼寒徹骨不已予曰卿慢事如此故陽山等公然行詐異日賊入而悔何益乃令杏菴孝太郎視之果未鎖陽山始謝過予曰待明日

八日

携孝仁浴湯肆○左眼腫而疼手調温剤○令仁也幸太郎之宗助氏託寄秋雄兄束及皮履遂之金城錦水二家告欲供午飯○遣孝也於蘆仙杏村告二家告曰午前請来○杏村贈鶏蛋二十枚○海荘田音至批吾稿返之○竹澤正月二十五日来至大意曰芳訊数度至興深見元素華翰兎發墨松生致賜僕及倶静東及書幅金澤人皆歎先生厚情云云○銅

座局人太田梁助来見問久松氏件（事見前）予曰某業読書文字之事寄講之貨財之事未講之蓋竹内生誤久松君也梁助曰某亦疑先生大儒何故預聞此等件也今聞玉音疑團釋然喜兵衛猶少未諳世故故被誤矣○令梅屋陳文具及茶器於書室而挿花○池内退蔵携京師篆刻師中村翠竹及荘村柳渚来訪話次山口屋弥助携伊賀名張人園村甚二郎（名寛斎字介　号竹介）蘇森左七（名吉字子治　号鶴年）来見二子曰前日因弥助乞諸儒尊作先生未肯他形或以二三丈

為高勲逼雲或以數十丈者爲二三丈二三首頓改作且前日所賜毎紙詩一紙頓改爲毎詩半紙予曰諾又乞書數幅予以答方來辭衆乃去○金城錦水來乃令章太郎促杏村蘆仙至供飯及茶菓也與錦水圍棋未下鮮散○地震○秀民來告小倉人有載炭來賣者價廉乃買十五苞○買蛭貼左眼上○青浦來告游深野新田○府内岡本津久井二子來至送鯔魚三頭○北渚來爲大熊文叔乞字○竹軒東告自京師歸贈予襖孝也書東紙

九日

室氏以頭瘡故惡寒發熱乃命卧爲調葛根湯○復貼蛭十枚於左眼上○晩翠來謝契濶而贈孝也肉糕及茶儀○岡村甚二郎來不見○午前香坡大醉携醉客四人來其一通姓名曰池上清三郎香坡曰此人住殿村鬪其地方曰在富田茨木側清三郎曰十二三年前謁先生於長左大夫氏矣英岩曰蘆左太太姻親今贅於殿村氏香坡贈鮓於孝也乃飲之招蔵隣予與香坡皆醉而睡未下牌客散○與孝也訪梅屋路過敬甫請從梅屋不在敬甫爲予理髮不成梅屋返成之抱歸○梅屋來○今日洪菴令人來致宇田川興齋新正柬（興齋贈金二朱）

十日

爲寛五郎書贈言（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志於愛物其於人必有所濟）○爲岡村甚二郎改書十二瀑詩○清水然介來聘蠻橋○松筌甚右衞門來曰自者高軒過西宮僕不在家故闕趨候聞先生有卜居我郷栽梅花萬樹之念令僕兄第香地進來求價飛騰地價隨貴平地則無

者竊願先生所求則山林亦可乃脊數處六甲之麓概多磽确若一町則除石鬪莽之費必不下百五十金此事不容易宜熟考下手也先生有意來脊地罕晩唯命○香坡來曰昨日某所携客一曰殿村七左衞門一其舍人也葉助也一伊丹人曰金音五郎一郎池上亮之助亦伊丹人昨日醉中通名恐有過誤故此相報○蘆仙來○玄仲來○午後携孝仁及章太郎出過北渚氏户外令章太郎致所屬書扇出曰北渚不在渡難波橋過堀川至寛五郎氏贈書及川若

孝也亦贈送別詩主人喜曰某於此地所謂雁臣也
此行恐不復來二君東游之日願留吾家仁也亦見
予知主人多記即辞帰路東行南折過鶴満寺東畔
隔溝有竹林處沿渠行四五丁至澱川上渡天橋至
閘口土人方作假店今日西風迅烈然游客絡繹松
堀川下入天満訪荒木吉次家〔家在老松坊〕吉次病不能起
欣然猶能談令仁也章太郎行視春波錦水各在家
乎在返報皆不在乃出雨下退返借傘至大江橋雨
罷令章太郎返傘申上辞帰○宗助致秋雄兄正月

柬及範治正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二柬兄柬曰範治
為吾送粟一斗於郷孝也想當既至膝下也云云範
治前柬曰林外以初五日上途蓋既趨庭矣仁蔵女
阿鶴數日前殁歌詠後來大意曰平次郎帰致客臘
尊柬所賜擂醞一升小楷筆四十管已拝受見送王
母五十回忌祭香資金十両已致之兩宅矣平次郎
又致先生所送金百両命某与林外貸之他人而納
其息臘底多借者春初則無故抵之兩宅矣證券一
通送上又曰家母念林外甚矣先生終不許江下頼

速返之〔以上評其柬意以下則所答牘〕又曰別柬副柬再三捧讀尊
諭了一一敬領拝答如左梅苗未至日待芳信申洲山
陰皆有閑地可栽數萬株對州内乱小子所聞大同
小異世子傅勝井吾八郎〔實世子生母勝井氏之兄〕來在田代與
與從平田大江謀大有更張椋山緒仙當用事者皆
罷椋山退藏満頭生瘡令遠此讒一敗塗地可憫平
田子悦松兵衛自召飲之賜以康光短刀松兵衛今
在家將復起其召蓋為宗家謀也横濱剥爽巻既紛
紛令得確信疑團始解白兒日肆志士日憤臺閣日

愀嗟池鰤生醜態春彼何人氣燄可想袁崙對州小
子亦聞之崎人白英女主乘單艦長三百間者爭視
在上海將來崎港問借對之報若不得報恐有不測
之患矣周防之夢奇哉中山王牧及金致鎰購書迹
及詩集王代適有此事覇府執政未聞有此美豈非
我邦之美耶東田二子柬再三讀了想見其人詩草
亦卒業奉還在後信矣鎌兒松島方今才子各將執
牛耳而畏先生在播不敢發則雖謂劣如吾輩者不
敢疎外也必矣時下脩書謹奉報筱氏遺書散逸可

惜實吾輩殿鑒也達磨畫及贊珍品也他日拜観家
後一則先生中年後概略足以想見成名基業實非
一朝夕所致也小生輩安坐一室醉飽終日妄望先
生萬分之一乎而人往〻傳虛名實先生高庇也自
今以後日夜奮發雖菲才晩學或有所求庶幾不至
背尊諭矣○數日来與室氏謀買渡来綃帛於百新
岡市諸家慎齋妻往周旋○發甫来炙孝也○北渚
来不備○夜今孝也之宗助播松二家問有西州便
乎返曰宗助氏曰明日有府内歸舩播松氏曰二三

日後有小倉便○青浦梅屋来謀十二日訪蘇村健
藏○鎮舩来至来曰聞先生將送林外君過姫路碩
臨僕亦將送到室彼地出湖黃山方為邑宰航海事
當得便宜也云云

萬延二年辛酉二月

十一日

栽蒼岡本津久井二子秋雄兄範治来令仁也之宗助氏托馬○宗助令人来致黄粱○梅屋曰午後請臨○遣卒太郎於近正氏促装潢○栽與泉萬助及芳蔵兄弟東發之大七氏（東報十七日將相訪也）○敬甫来參我滕下○竹軒致田中清平所送潤筆金二百匹○伊東文達来告將遊江戸○午後携孝也至梅屋氏主人及又兵衛青浦各供茶果酒肴安田屋谷五郎

来約以朱與豚肉當潤筆（先是乞字）去孝也東蘆仙招之且請恵蒸餅蘆仙送乾餅包紙書徳永有蔵呈梅屋曰蘆仙蓋為誤讀吾東故送此矣乃就封紙上加山中梅屋君五字而書其背曰乞蒸而贈乾豈不能讀吾東乎故為不能讀也已蘆仙至梅屋曰嚮見致徳永生所送蘆仙曰徳永生贈吾々不暇解包公謂彼贈公也乎誤矣既而視所加五字曰公戯也及視背絶倒皆作書画歓甚陽山来曰伊賀客来付先生書乎已乎予曰付彼労我亦多其謝三歩以上則須受以下則勿受物與孝也作衆萬助所属玉篇春詩至酣而成（詩長故不録）戌上肆皆出観御靈市別既帰陽山山宗客留金一歩二朱而去其付證券矣予曰吾子忘吾言乎陽山曰某記先生言不肯受然彼強授吾也予曰迂哉彼破額我當却其金然都金件出於吾子可出賴吾不可之謂禮也亦謂人情也吾子既受而復卻之彼謂我何吾子備畫一轉走之勞苟不復我而自作受券予陽山憮然曰某請見弥助卻金出參意不遂室氏曰已過午夜矣予曰我在梅屋氏樂

不覺夜深乎既聞鼓声二更也陽山退曰本街第一坊無山口弥助者而有山田安之助者亦業裝潢蓋其人也某入其家主人不在妻曰妾未聞伊賀客件且暮夜無受金之故公詰朝見杜夫手授之故徒帰予曰疑別人也○會所令人来曰百濟氏件將結局吉田屋音七須以十七日趨奉行局也○錦水為竹軒来請借金三十兩○梧慎齋妻針胸腹

十二日

令梅屋尋山口弥助氏○紅野平左衛門東曰輻既

成卒吾郷若既去卒吾教問○講毛詩○有馬鴻雪來飲之○局主以上午祭庭上稲生祠○前日見嫁者二人來令孝也接問其所欲女有寡母積獲五十金以作養資十金以作装資乃答曰既來告郷里親族而音未至我不能獨斷從子之請也○午時梅屋送曰遍尋本街及南本街然無緑山口弥助者蓋徙居矣蘆仙將來從新田之遊○石峯來請詩正勧新田之遊曰明日赴○中田懐吾來乞○午下牌蘆仙來乃出孝江梅屋從正也典幸太郎助三郎梅屋門人

欲觀香馬亦從過高麗橋快晴殊暖遊人塞街至嫁令門外獨書禁帯刀者出入焉孝也以口中曰而入予及仁也梅屋俟於東奉行局側既而幸太郎助三郎從至也去過片街殘梅猶可觀投松屋買舟假寐而待未下牌報職畢乃就舟次乘者唯我一行外有二舟連續而進至徳菴令孝也梅屋陸行報健蔵比日沒至新田孝也梅屋猶在玄関玄関見前健蔵新娶之妻見曰拙夫野出未返言半健蔵見曰吾望先生去歸矣○大昨年此地經營方闌至是粗竣健蔵導見

新所鑿池及茶坪予有歸郷新築之念故問其費且視園池形勢○主人供酒已寝按摩氏至○送書肩二柄於長兵衛初贈香魚鮓及海鼠腸於主人曰此行賀婿見新婚而遺見新人之儀之謂何謝々

十三日

昨夜令主人東赤井喜平報我至焉今月喜平來見贈金二朱及縑乃報以書府又乞字去○為主人賦五古一篇詩載於集書之又改書往年所書扁額○石峯至○將遊野崎寒風劈面乃止飲於室既而閲主人

蔵書○日暮風稍微共衆泛舟舍南渠中蘆仙用操衆危之乃命健蔵舍人東行頻過橋下渠縦横如織皆蔵水路之便健蔵曰我新田歸千八百石而開百六七十橋二百有八每歳不堪修理之費予曰橋左右多空地而雜樹梯陳換以梅若竹栽十萬亦可比肩費一策也健蔵曰村人芟草者不便栽樹僅過一二尺輙剪之随栽随剪屢禁不止我力竭矣予謂孝也曰我始悟吾中洲竹木常遭制於之故矣此地戸口悉属墨園管下而猶如此民之難化可知也前十

五六町水涸健藏曰自是以來方脩堤故教閘乃送
渠狹不能回船倒行稍至濶處回船○主人復供酒
醉後談話夜起夜擽方寢地太震大昨年來是為尤
皆起久之復震乃臥
十四日
長兵衛妻來見贈雞蛋二十枚○健藏贐予金百匹
木綿一匹孝也金二朱○招待詔理髮○辰下辭辭
健藏同舟相送載碁局交圍之牢晴不見雲然水風
殊寒遂借健藏衾而臥又起飲酒賣糕舟來梅屋曰

吾能食團粉予塗飴糖五顆為一串者十串乃与健
藏賭筆予曰梅屋必勝果然至午街出舟入松屋休
未上解帰皆送至吾家乃飲之○杏村來告今日帰
鄉養山告十二日從事如左竹軒送果餅曰供稲生
祠之餘錦水令人來 以上二件十二日事 石峯來告赴新田硯
工孫八來先是以梅屋所送端溪硯池淺不能中用
命孫八深之今日致之曰價百八十文又命裁佐渡
人所送赤玉作硯孫八曰硬不受刀敢辞水戸治郎
兵衛從會所某趨奉行局返報百濟氏件結局 以上三件

十三日事 元恭來曰今日見開屏風講於玉藤店見得能
成此件皆先生之力也敢謝寬平東謝病務殷繁未
能見郎君送虎屋羊羹春草東曰今月二十二日七
晁卒哭祭請臨 以上三件今日事 ○令陽山問會所某百濟
氏結局何如答曰官以賊堀虔死獄中悉召関係彼
件者帰罪死者而赦連坐數人百濟氏以被偷物半
還焉發謝恩即結局也予謂百濟氏揖賊入室而不
聽人諫訟官所得不償所失且殺二人可謂愚而不
仁矣堀園利其財而殺其身可謂貪而不智也堀罪

不至死吏以獄難折贅緩不斷候其死結局可謂智
而不仁矣○申上牌携孝也出途遇健藏蘆仙自梅
屋氏返曰今地震矣我二人方步不覺也至玉藤店秀
民宗助九觀等在一室呼予入皆將飲予以未飢去
就金城玉江等於別室玉江所画屏風三隻在西舍
傍掛予書金城画已裝潢者各一幅及小虎荊石等
未裝潢者數十幅黄昏既飲緑堝呼曰諸君集乃皆
會西舍凡五十餘人先闡予書以下名曰花闡皆探
之予及孝也不中秀民得魁即予書也既而擇醸金

者四十二三人採鬮予輩不與焉三人中鬮各取屛
風一雙西上畔與宗助徹雲玉駿芽岀稍〻別獨玉
琴訪梅屋成下牌帰王琴送至戸外○今日柬錦水
曰某将拉家西下諸費不下七八十金将借之府内
邸吏要諾應竹軒三千金之需予云〻○以近日荐
飲小腹攣急甚招高科氏針

十五日

拉孝征浴湯肆囊祠○前日従敬甫所薦婦人来者
二人請見孝也曰如聞公通婦人件於西州婦人欲

待其消息予聞之謂孝也曰彼必以久待為名謀他
日乞金之地矣須揭莫待二字示之既而果曰婦人
自遠地来以君故留滞數日請賜費若干孝也曰敬
甫初称婦人本街人今忽曰遠地人可怪初敬甫曰
有一婦人視之如何吾曰可婦人来吾曰此件當報
西州非曠日弥久難決可否莫使婦人待吾命饒使
西州信報可而婦人已不在亦不咎也而曰以君故
留滞更可怪二人曰敬甫老以事已成早晩須随君
西下報吾故相待孝也曰然則敬甫詐矣吾初問彼

曰婦人欲幾何金乎問吾子而復吾曰彼答曰問婦
人而後報之不報吾子来曰彼件何如吾曰吾問
敬甫婦人所欲而未報也吾子曰須賜六十金吾曰
且報西州而後決可否吾子去今日早晩従君西下
是我不決而敬甫決之也吾子不與吾決而與敬甫
決何不責敬甫而責吾乎二人去○紅野平左衛門
舎人来贈羊羮曰輻已脩繕願取去予曰脩繕已畢
頃者柬紅野君報之柬僅出門而吾子下也乃遣牽
太郎追取柬於大七氏返曰已發舎然曰脩繕料金

一歩二朱聞平左衛門已送公賜證券然則吾直赴
輻工氏取去可乎予曰紅野君金未至予亦未呈證
券也召梅屋證之舎人曰平左衛門謂某如前言某
蓋誤聴也予忽憶本月朔伯伏見帰室氏告紅野氏
柬至時倉卒未啓封也乃問陽山答曰前月盡紅野
氏金子在中柬至某書證券矣乃出平左衛門柬取
金一歩二朱付舎人謝過曰老夫健忘如是萬悃梅
屋書輻工所往付舎人舎人復来取輻箇○孝也告
前日見所乗小倉船舟子至乃引見問船所載幾何

曰五十駄問吾占買一船禁餘人爾時貸幾何曰貸
無定額往還人多則二三十金寡則十金本月及來
月猶当十金而前問道過金毘羅而南備中津貸無
加手曰無問飯費曰一人一日錢二百文予曰我一
行六人而婦人小児四人不可壮夫視飯費減二分
何如曰公果買我船時議之応不晩予曰吾子復何
時来乎曰来月望前後予曰船来日肯訪我答曰諾
○有二艇戯庭幸太郎撃之予禁曰彼知我我殺敵
見人不避也○包辟狂幸太郎至宗助氏借金二十

両曰明日令児孝携證券来取之曰諾訪頼識問暑
公何時過伏水乎答曰早則来月五六日晩則十五
六日訪久松源五郎予曰前日買貴倉米四苞某將
西下百務旁午故未能償直若得就本年所賜月俸
中相乗除幸甚源五郎曰唯命午前帰○寛平来見
孝也○橘又来○石峯来致潤筆金二百疋○申牌
又兵衛令人請臨乃携孝也往宗助受予其甥小柳
直記及綿屋五兵衛在座梅屋青浦来五兵衛曰某
欲登七尾産今為綿屋氏義子予因述去年七尾之

遊主人供酒予以下多作書画既飯盒中有饅頭十
七顆予曰有能喫盡者賞書一幅孝也書扇三柄梅
屋應声食之乃付如約青浦等憾無復口實闔書画
予得我書乃贈五兵衛戊上牌帰○丹山来不值○
八郎来不值○今日方書泉萬助所属玉篇詩梅屋
出紙予疑其短長違主人所欲令梅屋更問之○托
與芳藏兄弟柬於紅野氏舎人○文達曰某嘱所命
寫本於八之輔而贈尊翁及紙料千餘貫矣務柬云
之輔問之答曰信

十六日
又兵衛来謝○覚兵衛来乞字因嘱壽山口弥助所
住○丹山東為伊豫人乞字○孝也之宗助氏借金
二十両而付證券々載予父子名約帰日田後托源
兵衛返金且加息○秀氏来送潤筆金○贈蛭十枚
於額二十枚於肛門○先是松濤返予萬延九家中
絶句稿本曰既経収於安政名家萬延二十五家中
者題上加圏以別之請更塡他作今日令梅屋謄进
作十一首命孝也送之○孝也自宗助氏帰談源兵

衛本月　日府内所發四音○夜令幸太郎招梅
屋至將告陽山無状令之相喩然以陽山在側不果
蘆仙來先是余告將以十七日赴芳藏氏於蘆仙石
峯二子皆以(右)事於西宮因約同行晩來雨下蘆仙曰
明日果何如余曰午前晴午時發午後晴明朝發

十七日

衛雨浴湯肆孝仁從○講如例貢次郎來聽○孝也
出訪寛平小虎及池内退藏余曰晴雨未判恐二子
來須臾返○昨日來項背殊張至孝平氏乞診○午

前晴孝也未返石峯來乃使陽山視寛平等諸家不
在或曰郎君有將訪徵雲晩翠之言乃遣陽山迎之
仁也曰恐有(在)八郎氏乃遣仁也又遣幸太郎於梅屋
青浦諸家○笠岡小寺格兵衛來見贈藥子見其門
人小寺主殿余記格兵衛十餘年前贈詩卷乞正事
初見如舊余告將上途乃去曰將北上歸路拜趨○
梅屋來余曰拙荊以下皆不懌陽山我獨憐其窮且
愚百方救之彼不能從我既無奈之何今物價方貴
京師逆旅一宿費錢六百六文彼辞我而北來有金

三四兩之儲恐不免飢亦我所不忍見試告我意使
彼自熟慮梅屋曰諾○未下肆仁也從孝也返石峯
梅屋亦至玉江來謝前日臨玉藤店乃議出訪蘆仙
不在遂訪徵雲亦不在其妻欲留待夫歸辞令孝也
梅屋見九山在焉至安堂寺街迎曰不在復至蘆仙
氏蘆仙供茶以其妹將嫁出鋭乞余父子書与子画
既而供飯月出歸訪秀氏不在○千原藤右衛門來
不値遣孝也訪其逆旅常安橋南畔俵屋弥兵(平)次氏
○今日宗助東危字○芳藏東曰閑廿七八兩日况臨

既糞掃敝廬以俟○令孝也東緑鴗報明日辰牌上
途

十八日

携孝仁浴湯肆賽祠○招梅屋令之點檢筆墨授之
孝也○辰牌石峯蘆仙未至乃謂梅屋曰二子至須
告我緑鴗氏與孝也上途仁正幸太郎呑餐送訪
鶴陽逆旅(宜陽千原藤右衛門別号)遂至金城氏令幸太郎報緑
鴗先是金城欲薦予於其所識名田人某々今日令
金城發東報予游蹈巖緑鴗石峯相継至乃發仁也

以下皆去過大仁村西皆白前月十八日過此地寒
風栗烈今則快暖氣候之変亦速哉至巽濱予及埜
也買食入尼崎復投飲店三子食焉鄰有善炙店李
也佳食返白粲貽不下咽矣已出石峯蘆仙入徳永
卯識父自戸内謂余曰主人不在然我二人有共赴
西宮之約且俟之過武庫川及支川美顧二子不見
至鹿石始與卯識及入西宮東口三子別申上牌至
藤本氏其兄弟見供酒宿焉

十九日

昨夜月色如晝曉來忽雨天明上密雲掩天且風〇
為主人作書画十餘幅〇芳藏之西宮返傳泉傳助
言曰明日歸路願過先是薦助乞書障令梅屋問紙
廣狹記之已而梅屋糊紙出之曰竪三尺五寸横三
尺六寸予疑其狹不肯書令梅屋再問今日芳藏曰
梅屋誤矣實竪四尺二寸横四尺四寸也又曰薦助
欲先生此行書之方發一介取紙於梅屋乃東梅屋曰
紙果誤矣前日兄言浪華畫箋紙既盡然紙已糊則
斷者不可復續兄所知也願留仟一夕買一紙付焉

又曰請送我華稿載玉帘詩者又東室氏曰西宮人
留我恐冰二十一日不能歸也請預買二十二日先
妣忌祭膳具又曰二児須讀書勿惰也而善右衛携
我東赴泉氏返白仟已發不及矣予曰玉篠詩太長
微草稿我不能書之如之何且畫箋紙恐不容易有
善右衛門曰然則別發一介予曰善〇末牌雲裂日
見而風烈予欲觀宜栽梅地主人兄弟導過小阿弥
安右衛門舎閒今芳藏入贈書十幅涉溪西行過觀
巖南畔取生路地勢高低左右多池沿路狹軟沙可

履細水縱横清而冽而急声如鳴琴山脚土沙每雨
崩隨其遺者或真立如立植屏風或尖成劍鋩狀皆
高十餘丈漸入松際路上松斷從夫方闢榛莽作田
善右衛門曰皆某有也以地便灌漑僅闢即栽稲故
地價極貴遡流北行益上復入松際善右衛門曰是
我所謂宜栽梅處地下產草木者雖闢不可用既產
松即宜梅之徵然満地皆石掘之不容易故有前東
也緑鳩曰梅田異稲田地不必平易石不必動徒唯
拔松代以梅即可善右衛門曰然予問地廣狹及價

善右衛門曰此地名三町二反實七八町有餘價銀
三十五六貫文買得税額曰米三石道蓋（意）水益多凡
上六七丁有微平處水聚成池側有突然高處布鐘
而坐東望浪華城如西西南大海一碧紀泉地嘴㴑
㴑如帶者劃海南走際天不見終處萬帆東上如鳥
然咫尺六甲諸巖奇石層々競出皆自立一亭而海
背山一瞰千萬本梅花實天下第一絕勝尤難及者
水之便利合爲池散爲筧莫不自由也藤本氏舍人
數輩擔行尉至乃飲酣山下見一行人影予曰蓋藍

仙輩也稍近蘆仙右拳卯藏及紅野卯逆存也既而
予不耐醉借綠鳩羽織而臥時風歇而寒甚日隱山
背乃下孝也以不觀甑巖予欲直歸善右衛門曰郎
君等從迷路乃追行自岩下東下比往年地益崩隨
峻急難安足互提携以進至平地不見石峯等俟之
果迷也大呼始至黄昏返主人歡容皆欲去留之不
可既起坐予与主人引手復座飲之而去卯之吉曰
明日請過

二十日

孝也綠鳩欲探甑山卯上辭令芳藏導初出於舍東
芳藏曰繁霜如雪不可由徑西轉取大路稍至山腹
回望海面宿霧茫昧初日上照翠波綠樹倏忽隱見
山氣森寒然步磴許出謁本祠及辨才天祠經歲之
游會有祭事假店鋪陳茶酒從呼而辨今日聞不見
人唯聞鶯声幽閒適懷辰上牌歸也食忽覺寒不可
耐蓋空心中山氣故爾數盃既而頁暄日予問主人
号曰無予曰令弟号松泉又號山而令兄無一号何
不均也乃爲撰号松石又書松石閒居扁額日朱時

使源華者送致梅屋田東及我詩稿日主人供酒醉
甚未下辭辞主人贈予潤筆金千疋孝也二百疋又
贈贐既而將送至西宮其家東南相距三丁許有連
園即採土處松石曰彼地亦宜栽梅即使其導始出
門小阿弥安右衛門追至曰欲屈先生臨敝廬不固
其去願送至園麓松石曰此地土中含砂而無大石
蓋樹藝勝昨日所觀唯無水脉予曰吾儲是鑿井水
必出焉問廣狹及地價租額曰地未經驗畝然不減
三丁夫人四家所占闇吾求之必欲四五十金租則

三斗耳今賣之當租外無所入吾拋銀一貫幾彼合
肯之而必不肯世情乃然徘徊周視久之去取田際
逕入松林左有小祠松石曰此萬葉中所載松畫過
岡際道隘稍下卯藏追及曰右峯蘆仙使某迎矣先
行十餘丁於大路前年牛車載米數十苞遺菜一把
松泉取之而呼車夫去返而謝車反米半墜松石松
右衛門皆助改載予乃曰二君良苦不如勿不呼返
竊置菜車上所謂仁無術不行也令卯藏謝紅野平
左衛門曰聞泉氏邏我過門不入明日謁而謝也過

祠南行出於田間曲折入泉氏主人亦在舍人曰已
走人迎之君且休別業令一人導西行二丁自小門
入過菜圃有一舍経營未畢或糊障壁或收土石庭
多栽花草位置頗工入室主人子見供酒主人至更
飲石峯等及真多長左衛門裝潢師元助皆至主人
曰某今在島田氏見大阪同心伴牵之助衣笠才右
衛門皆欲謁先生不知尊意何如予曰唯命乃令安
右衛門迎之時燈已上少間成菴導二客至牵之助
年弱冠左右才右衛門則三倍焉主人益饗具令妓

行酒予未醉以後不復醒物欲返客未至假寐僅臥
客已入至戌醉不耐醉能然而客及主人松石兄弟
安右衛門等皆去緑嶋卯藏出宿他家石峯蘆仙同
予宿焉

二十一日

寅牌起草也課瑣事録天明畢石峯曰昨日平左衛
門懇先生過轄子祠前而不入曰我謂先生必過也
須具酒肴以俟今既見棄且與賢輩飲乃飲且罵曰
先生本因我而見万助今趨万助而舍我是忘本也

万助愛之亦無忌憚之甚也某二人百方慰之不可
敢告予曰賢輩何不昨夜告延至今朝也我昨日欲
先過平左衛門氏而松石兄弟以万助囑送我至其
家日將沒兄弟心急不欲我過平左衛門氏曰途中
日暮我似忽彼囑如之何我乃問卯藏曰平左衛門
令卿迎乎石峯蘆仙令卿送乎卯藏曰二子使也松
石曰卯藏兄三人既為客於彼家而先生槁梓及緑
嶋兄安右衛門某兄弟一齋赴焉亦似不解人情不
如今日先令卯藏兄謝而明日相訪也我察松石欲

送我速帰也故従其言令卯蔵謝卯蔵既述我言視
主人有不平顔色須要我経祠前而報也不然何用
先我廷往乎卯蔵入而不出君二人昨夜相見而不
言我不復以河野氏為意今朝忽聞此報已無術之
可施恐西隣責言不可當也石峯曰昨夜某二人約
必返而来既而返彼曰戸既鎖公等宿釆万氏可其
怒如此予曰既如此何不早報石峯曰昨夜先生方
飲我恐聞我言不楽故待今朝矣予曰松石既誤解
人情兄亦然乎乃令石峯走返謝予携孝也藎従往

途半石峯来曰彼曰某将出先生至不得見也然早
往猶在也遂至平左衛氏舎人見曰主不在實匿也
乃留新作書函去遂訪成瑩嘱之曰我久荷平左衛
門拿顧不宜令彼怨也居且緩頬説彼曰諾乃帰平
左衛門返我所贈不受予曰我過此地非一度或宿
島田氏或宿坂井氏不必主紅野氏而彼不必預饗
具待我也昨日饗具出一時趣向則須令石峯等報
我而不報亦何怒之為彼恐不悦泉氏遅我回字不
然與松石有舊十也乃將招松石兄弟令之與萬助

謀既付来於伴芳蔵偶至乃令芳蔵告万助復命曰
万助曰彼方怒恐不聴人言聲稟置侯怒霽而説之
必入也且先生交道廣彼一人絶亦不妨也奚為念
予曰我与彼交十四五年一朝恝然非我意所安也
吾子兄弟周旋曰諾○為主人書玉帚春詩紙濶字
多預令緑嶋元助算量字数作罫畫故位置句適当
人悦又為伴秋篁二字書扁額○午前主人供酒石
峯等為平左衛門見招去返曰彼大供具蓋以亦欲
饗先生而饗我以婿擇先生再主人贐予以亦金有

差又約贈酒数樽皆意平左衛門子為主人婿而二
家〻道方盛勢力相軋松泉兄弟偏与主人厚是昨
日松泉所以不欲我先過紅野氏而平左衛門怒焉
平左衛門已怒主人厚我也並平左衛門不悦松泉
兄弟見於往日不肯致我與松泉来與不欲我遣梅
屋松泉二事而予毫不解之唯謂泉氏與紅野氏婚
媾且平左衛門薦我於万助親睦無釁隙矣豈図如
是紛紜乎人情之険一至此哉○午後主人為予具
轎與衆上途要右衛門来別至支川孝也等見泰仙

送乾豆腐告元亨大祥忌青浦来（以上五件二十日事）千原藤
右衛門令人来送土産料金五百疋及明石縮一反
唐墨二笏府内島惣助来致南陵兄客臘六日東（以上）
二件（今日事）○兄東大意曰卿命孝也展墓其母墓曰不
能親来須發替人然歳將暮替人亦難得章島惣助
東遊曰明年二月到江戸我因囑代（僕）也展墓矣惣
助將見卿請而囑焉又曰卿令我呪及範孝勸我自
府内帰莫復関機務吾已竊請候已得允史夫周本
平輔以君臣之際猶（開）闕隙不欲我去平也翕然無

復所顧慮故肯我帰休矣然後以我與聞庶務二十
年一旦謝絶衆心或不安命我徐々引去今歳且避
於凡帳原明年大帰是實協事情卿莫疑云云○問
室氏吉次令来何故曰荒木氏人来傳其妻言曰我
夫死矣我將買葬具君君賜賻儀須速也妾曰聞公
病而未聞（其）死而忽聞促賻拙夫不在妾無辭以答已
而悟陽辛等誤聴使者言也彼不在促賻欲賣權於
我耳然吉次死因此言知矣吉次家世與我家親厚
常自稱異姓兄弟初家道頗隆吉次為人迂古長雅

尚而短廢居然不自知謂一世俊傑敗壊国新終亡
其産遁往浪華近年其児次郎兵衛欺南陵兄竊児
所管田税銀幣為金數千両吉次聞之憂悶發病荏
蔫至死可哀也其為人戴我随筆又散贖事録教余
復述長子六歳自始植見已四十四五年矣[illegible]○老
友矣哉○問陽山橋本莊右衛門（下即竹）金子在中東
在我室是何日何人所致而吾子不報何也曰十八
日脚夫（所）致忘此予曰莫詐曰何故予曰尾路脚夫吾
子豈知之陽山起復坐曰某誤矣淀昼橋南畔[illegible]尾

路屋清兵衛致此予曰吾子一曰忘二曰誤我不在
家吾子別無事務唯以記一日三四件事於帖為業
耳而誤忘如是謂之何哉

二十二日

浴湯肆○夜来大風撼屋雨忽下忽止暖甚頭痛發
熱心下痞塞四支軟緩諸症交興○移先妣神牌於
西軒令室氏供膳○饗與松泉兄弟成菴泉萬助真
多長左衛門東於大七氏（送陸羣十巻及拙堂書經而於松泉畫一幅於萬助）
（○成菴則為一對餘合封表書萬助名）○蘆仙来○午時令陽山誦經

施百錢供齋蘆仙○先是囑龜松買米一石今日使
人來問有肥後米可乎曰可○孝也告曰蘆仙曰察
平右(士)衛門意似不悦前日轄讀二步二朱件(事十五日部)
又曰彼曰前月令轄送先生而不飲食之呼餓而歸
亦無情也云云予曰此件皆梅屋所閑係乃告梅屋
梅屋曰轄件瑣事録詳矣不待合疏如轄夫在大仁
村買酒飲之既歸某問之曰汝欲飯料予欲飯予曰
欲飯乃食之頗饜更賜酒錢三(二)百文而曰無情是誣
我也某將說蘆仙○秀民來診予及室氏○仁正皆

感冒服秀民藥○又兵衛來贈潤筆且謀釀金舟游
○遣孝也謝鶴陽久之不返戌牌令孝太郎迎之孝
也返曰歸路訪小木八之輔酒出故遲歸○夜室氏
招梅屋夫妻慎齋妻青浦供齋○請慎齋妻針脛○
令日令仁也赴春草氏卒哭祭贈銀二戔

二十三日

雨止終日陰霾益暖○招秀民診乞藥○梅屋令人
來報疾○遣卒太郎招近江屋正助至授裝潢債又
命裝書七幅○鶴陽來飯之約二十五日野遊○遣

陽山東藍田曰二十五日野遊願辰牌臨答曰諾○
昨日梅屋曰某略蘆仙彼曰平左衛門云云某不在
親聽也卯藏傳之耳孝也曰兒東卯藏東梅屋兄典
蘆仙東何如予曰善此件固不須辨但蘆仙卯藏肇
皆係新交非深知我者今不辨異日彼有不平事必
以紅野(言)君為徵所謂千丈堤自蟻穴壞者不可不審
乃東卯藏贈雲丹及川苔以謝且令孝也送梅屋東
(突東大七氏)○令孝也返萬助氏麻履二○蘆仙亦令井
昌平來約明日招游別業昌平贈羊羹○而峯与薰

仙來謀紅野氏件欲遣一人謝予曰止重巽答我親
往彼不見且返我贈愈猜之極无聽已甚饒使遣人
彼必不見一遣不可必至再遣三遣外人謂我有大
過矣故介是自招譏也○七尾卿夫來致安田元藏
所送乾大口魚及東來曰萬曆三大征考東夷考二
書願命筆工寫之見送○松江郎人林順藏令人來
致妹尾謙三郎金中在中東○令孝也弔吉次氏賻
金百疋○龜松送米三苞○小寺格兵衛來話次録
鴇來贈肉糕乃飲二子既而謂格兵衛曰二十五日

請臨○憲眼来曰近日請典郎君臨閑何日曰二十
七日若二十九日予白頓決曰明日奉報予曰節玩
讓寺務應有別歸曰稱乗華院○夜蘆仙来曰明日
今井氏有事故頓下二十六日○敬甫来宿

二十四日

敬甫約挐舟来迎游傳法村去既而来謝違約○島
恕助来見○真多長左衛門贈松露及蕨浅草海苔
嘱風月菴詩○衆万助四束至返前日所遺羽織○
秀民来訪○遣陽山於山白弥助氏先是尋弥助氏

十餘日至是始得之乃報岡林甚次郎件○土佐人
北臺伊之助来求見以病辞○幸太郎告有能登信
乃為裁典其父元素来

二十五日

快晴病稍愈○遣陽山於緑鳴氏招之遂之宗助氏
致書五幅之正助氏致書一幅命装之匠下畔藍田
鶴陽緑塢恕助来乃典孝也導之而出仁也從過大
逵人予造劉處桃既開間以早櫻菜花微黄野色甚
妍上稻生閣過真田山産湯祠至嚮店命肴出所携
勸酒而飲皆酔既歓去至上野宮典松伊藍汀遇立
語別至天王寺藍田別去皆欲睡乃入路左店就樹
陰掬微凉予喚起去過清水観禽獣肆至高津街南折
入瓢泉寺早櫻盛開游客満庭忽見平右衛門及其
妻娘要予就榻属杯衆就別榻皆傾残瓢先是鶴陽
等疲甚至此曰精神復奮酒之力也上高津黄昏帰
皆不坐而去緑塢獨留飲之初招梅屋以病辞而送
茶又處小寺覺兵衛来留来曰請追我嚮店然不来
○七尾脚夫来欲取吞源蔵東不値○高岡青木白

養来告游播磨不値○芳蔵二十三日東至大意曰
紅野泉舊婚媾也某恐其因先生件生隙故親之紅
野氏謝不在又令安右衛門係平左衛門恕釋曰慚
愧〻〻某將以上巳後拜謁餘付面陳○令陽山發
吞真多長左衛門来於池内氏（長左衛門弟寓池内氏）○藤林
敏太郎来至大意曰客秋某為塩七舎人乞字約呈
金五百匹後舎人出塩七氏遠遊未返故違約矣初
謂舎人上巳前必返乃取金而奉謝也故久不呈回
音近聞不過上巳不返也故敢謝卑緩之罪以祈諒

恕○赤井喜兵衛来不値○初阿石欲随室氏西下
予曰婦人無遠遊之理其父若弟囑我唯意阿石告
弟〻不可来見室氏曰其唯一姉別無兄弟夫人請
喩姉勿遠遊今夕石来贈紅鱶魚謀竊随去予曰弟
不許宜與父謀父不許須止○正也有熱乞葛根湯
於秀民氏

二十六日

寅牌起陽山命就孝也受句讀既畢天未明陽山復
寝卯牌衆呼之始起予以孺子之不可教責之且曰

吾子事我洒掃應對有関係於我讀書無関係於我
我未嘗以有関係者責吾子而常以無関係者責吾
子我存心可知矣吾子於洒掃應對猶可以不勉為
勉以自欺也讀書則不得以不勉為勉而欺人故洒
掃應對未必厭之讀書則必左支右吾求免焉其存
心可知矣所謂下愚不移者今日以後我不復督責
而從吾子所好異日吾子歸鄉勿謂先生家使役殷
繁不暇讀書也○携孝也率太郎浴湯肆謁祠○裁
荅妹尾讓三郎書内包與森脇忠兵衛東送讓三郎所乞書一幅又送一幅於忠兵衛令陽山托之林順藏○山口弥助来致
岡村甚次郎潤筆金三步菓儀二朱乃贈書扇○元
恭来曰兒逸勤勉家務不復養嬾先生及金城秀民
諸子之恵也敢不謝○恕助来告別○夜来正也熱
甚乞秀民葛根湯服之○谷口俊一子精一来求見
令孝也接○仁也乳母阿章来○午時蘆仙報曰昌
平既来候蔵廬乃携孝也出至秀民氏曰公速往診
脉兒至蘆仙氏蘆仙昌平導至寺街別業覺兵衛出
接曰昌允方在病家將至四年前中秋予為主人撰

園名取於山静日長意曰静長當時為書扁額今既
揭焉而樹石差古幽趣勝初園北空地新構茶室亦
揭予扁額四傍新栽果木及蔬入室明淨適意一客
来見以四年前既見不復通姓名而予忘之孝也導
出観他室及楼予假寐良久孝也報昌允至乃就焉
見之主人供酒酣各作書画又上楼巳扁予所書登
僊二字下望男婦游帰者紛紜如織酉下牌從昌平
帰路過夷橋肴店而食鰻鱺過心齋橋游人塞路陷
不得過○秀民来授正也藥紫令湯○七尾脚夫来取答

安田源藏来〇敦賀舟師正直九九兵衛不値〇大隈屋喜七郎東至披之有範治本月十四日東大意曰見報全家將西下闔族皆悦俵藤氏故地伴將与雨窓謀一從尊旨也近方栽桝山陰園務頗忙云〻〇鶴陽来不値〇正也熱益甚予夫妻終夜看之〇今日池永新兵衛送彩糕三片曰七十自賀也其盒掩以二袱其一郎予所書壽詩室氏以下観者皆曰云袱之價蓋在下二十金

二十七日

曉来微雨忽下忽止與孝也謀舟遊天保山先是約左仲同遊乃遣孝也招其夫妻且属買雞又遣幸太郎約鶴陽召青浦属買舟玉江来乃約同游且囑携都銚竈午時青浦報舟已艤乃與孝仁青浦玉江陽山至呉服橋下入舟左仲夫妻至曰尊夫二人何如予曰時出偶有故止矣其妻笑曰不圖先生有復讎之意也前日左仲招予夫妻而其妻有病止故云下至鶴陽逆旅門前令孝也迎鶴陽携肴數種入左仲割鶏与青浦陽山任烹煎事其妻彈一絃琴予輩及為

客至天保山時雨未已而風作乃不出烟柳露花野望絶佳恨不得快歩中下牌廻棹入中津川舟子一名上岸牽百丈日淺過逆川至監舟所初下舟子通客名曰長澤左仲携人幾名舟吏喜事恐其或張威故以左仲藉係京師搢紳管下以為主名至此舟子呼曰嚮所過某氏舟也吏曰可將入江戶濠復過監舟所以夜故唯呼某氏舟吏曰可至河岸橋鶴陽出令青浦陽山送之戌上牌至呉服橋青浦已携燈候岸上予與仁也先出途遇陽山曰杏菴幸太郎婢將来取舟中諸器具木屐約斷偶杏菴過自洗而讓屐歸左仲夫妻自舟直去玉江青浦来而謝〇秀民来診正也不値正也熱比昨夜頗減〇阿章来宿〇今日成菴東至中有紅野平左衛門金子在中東成菴曰某晤平左衛門彼既悟傳命者誤言釋然無復餘蘊伏祈降心彼呈餞儀一封請叱存平左衛門曰前日辱顧僕偶不在因致紛紜之説然僕亦有快〻之意唯傳言者誤聞先生將西下不腆金二百疋聊充贐儀伏祈叱存

二十八日

昨夜丑下鮮鐘声甚急令陽山至會所氏問火所曰
内平野街城也天明令孝也杏菴往看返報曰所焼延
裒二丁也○令陽山發吝成菴平左衛門東○丹山
來取所乞書○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送典高山諸子
東於京師柳馬場六角坊北折所鏈屋太助氏既八
十日未得回信疑太助猶未致也今日属与大阪屋
文助東於陽山又東太助問既致乎否○又兵衛來
謀舟游件曰欲午後莊東郊且退典谷戸諸子謀○

阿章去○古仲來謝○清水総助令人來取所乞書
○春星堂送紙曰明日拜趨乞書○未牌典孝也出
仁也陽山從訪池内退藏贈雲丹出訪葭陽遂訪吉
田屋孫七孫七引入室供酒喜太郎寡婦見曰明年
丁亡父七回忌祭然以別有祖先祭故來月預修祭
會先生請臨曰諾申下牌出訪龍潭不在展醇格恭
哀袍影雲影四墓大昨年建二女墓時以北游期逼
不能親莅令実氏代今日始觀三墓亟以礎比初頗
愸帰路見梵嫂孝也賜金及扇過野田出於舟津橋至
江戸堀天全閣令陽山先行假紙燈於又兵衛氏而
來迎○患眼來曰明日君明外日請同郎君臨○鶴
陽來告北上不値○酢屋勘次來贈書東紙勘次即
扇屋和助子也其父生勘次而出家亦初出門遇焉
時有一客自東來揖余而言亦与勘次言予忘其人
勘次曰大阪屋貞次郎弟清次郎也先是佃渡舟中
遇勘次予不識孝也与之識故今日來也○玉江來
謝不遇○秀民來診正也不遇正也熱微退

二十九日

遣杏菴於患眼氏問拜趨今日明日孰好答曰明日
宇○加賀脚夫致山田生之助所送百合麪及東○
發吝芳藏來○令孝也東藤林敏太郎詰其欺妄○
孝也訪河茂不識予令杏菴問患眼後東問之答如
初○秀民來○夜來大雨暖甚視寒暑針當仲夏小
滿候頭痛發熱癈務而臥○邑平來出前日孝也所
贈扇乞字留飯之○百足屋新助舍人來乃償所買
衣物直金九兩餘皆將贈鄉人也○梅屋來告病愈
先是不來七八日○仁正贈上巳儀於愼齋金三朱○

夜招愼齋妻針脘及胸腹既而曰某將西下二兒上
已後不暇讀書請謝先生○梅屋青浦來○儒者夫
鴆米一石三斗餘○丑牌雨猶下忽聞鐘声起陽山
出門大呼返報米屋街乃令孝也従陽山杏菴訪杏
坡杏村返曰火距杏村氏近矣然已滅蓋燬二三十
家

晦日

先是與梅屋謀將借其之故居今日梅屋曰別有一
宅即八月館百騎衆處一年中唯避凶五日而屋價

賤或勸借之何如予曰我素識其宅亦可見須速従
事於此曰諾○亀松來乃授肥後米一石値銀百九
十九錢○恵眼來曰今日願携金城臨乃遣幸太郎
招之返曰金城游谷田未歸乃令孝也勸葭陽〻東
秀氏送謝金三朱且告兒已痊請停藥○陰雨如昨
已牌未已令陽山迎孝也於葭陽氏返曰郎君不在
已而孝也返曰兒買雨繖矣（兩繖見尚）乃促葭陽至予至
恵眼氏主人延入茶室薦茶及飯葭陽即席因状予
題一絕續〻晴好（卯字）酒家杏花行盡又桃花何如竹雨

僧窓下坐試蒐山一掬茶面牌幸太郎來迎乃歸○
女按摩阿熊來謂室氏曰一替者將游豐後謂先生
聽彼地風土明夕某將導來敢告又曰其妹頗有姿
德以為令兒侍婢何如

三月朔日

雨始晴○脚夫來致高木太郎八東（太郎八贈奉書紙一帖）○浴
湯肆○已上牌携孝也（仁）出幸太郎従訪八之輔於水
戸倉邸謂之曰前日所囑拙集第六編謄寫願限本
月十日卒業向諾其妻兒（妻新娶者）初遇賣筍者於今

橋街賣之令仁也携返至府内邸仁也也俟焉訪宗
助不在傳二見乃托與容貝宗兵衛東（内包落字田川興齋東送）
孝也書一（臨摹興齋）至福田及松二家呼其舍人授剌去訪八
郎父子八郎供飯出孝也訪玉江予待水上見沙石
際有稀梅令仁也掘之既而訪綠塢至梅田南畔東
折過北野路於田際屢遇流渠往還數次終出於天
満北口望國分寺緋桃綠楊枝於墻頭甚妍入門有
小閣不得到庭游鶴満寺群櫻方開假店人満過閣
口所到櫻開者七分假店卑賤游客絡繹孝也欲明

日導室氏以下復游乃過浪華橋返時申上牌也〇
丹山送銀一両〇清水総助来送乾糕乞詩正〇春
星来不値〇杏村来不値〇増田武兵衛来不値〇
徹雲令鐵太郎来曰近日顔刻日相招〇令孝也訪
慎齋梅屋秀民謀明日野游件〇慎齋令妻来贈海
苔及巨蛤〇夜與孝仁幸太郎観御霊市正也病起
騎陽山背従萬衆相推終与孝也陽山相失復相遇
乃返孝也陽山貫明日購具帰〇梅屋来孝也属梅
屋命平正具行厨〇予欲還郷後新開一宅生来来

慣土木之事今日口授梅屋作新居図〇既寝頭痛
發熱甚近日寒暖猝變世人過半感冒其状大抵相
肖〇江戸堀近嘉者致源兵衛来救之即範治二十
一日東也曰休太郎今日帰致芳訊云〻又有與孝
也東

二日

梅屋来〇遺梅屋於春星氏問昨日所属書様遂赴
杏村氏招之〇與室氏孝也作行厨午前畢〇遺仁
也於平正氏取肴〇孝也行之梅屋氏不返促陽山等

促之又遣幸太郎促杏村至梅屋妻来欲假室氏衣
未許去令人促之曰将カ有事将追往〇午時與室氏
三児慎齋妻杏村幸太郎陽山出過天満橋至川崎
擇梅花最多處而入假店時将雨皆曰花容不妨徹
雨也出行厨而飲未牌将游櫻祠既徹梅屋妻及助
三郎至孝也与杏村向閘口予至源八渡頭而俟移
晷室氏以下至助三郎去傳語孝也杏村曰速返既
上東岸室氏與二児来土筆予與陽山等東行花未
盡返呼室氏南行孝也杏村始及至櫻祠室氏以疲

止乃與孝也杏村南行花比三年前多数倍西岸閙
者三倍東岸然假店悉倚樹根頗妨観望東岸少假
店而祠南皆豪商別業其前不許作假店且新栽数
十株蓋三年後必壓倒西岸矣初謂今日上巳節前
游人希疎而絡繹不断将近網洲花未絶乃返會室
氏等復乗渡舟偶有儈醫数人出舟醫酔失履責之
舟子恚甚将抜刀其友二人百方慰諭自左右曳去
舟久不得發至閘口雨将下乃議先遣幸太郎陽山
返家過堀川黄昏帰招梅屋青浦葭陽傾残酒雨下

肆散

三日

夜来雨天明未已浴湯肆賽祠孝仁從○辰下肆晴
携陽山出賀又兵衛梅屋青浦宗助至賴藏氏問君
公何時至伏見予曰本月十二日也乃約同舟赴伏
見予曰近日邀君野游何日可乎何地可乎四日以
後至八日可舟游櫻祠亦可至久松源五郎氏主人
白澌之進數日前自播州歸予曰豚兒欲見松林兒
願傳語至八郎氏主人供白酒令陽山視玉江在家

丞予又之金城氏曰明日林氏大長寺集元見赴請
便路過我返報玉江不在金城曰諾午時歸○昌平
来孝也送餘包字○孝也出賀小虎等未歸衛之進
八郎来欲見之乃遣陽山迎之返報不逢○徵雲令
郁太郎来宋曰欲迎先生携梓一獻然京師有祖宗
五百五十年忌祭貧道將北上故不能供具不腆金
二朱聊充齋資祈叱存乃裁答柬謝○秀民梅窓左
仲又兵衛孫七来賀見室氏去○遺仁也技刺森川
玄道津國屋正兵衛栗山靜菴蔭陽退藏秀民左仲諸

家○雨下肆孝也與蘆仙梅屋歸曰遂訪藍田吳乃
復作宅図蘆仙把筆終不成○今日来投刺者二十
五人 津国屋正兵衛加賀屋喜助加賀屋市太郎賀屋松兵衛加賀屋平藏加賀屋伊助海部屋藤吉吉田屋喜太郎魚住莉石河内屋茂兵衛丹波屋伊兵衛造見屋宗助道見屋勝兵衛佐々木快雪鴻池治兵衛万宣屋新助平野屋甚右衛門吹田屋六兵衛六三郎小山四宗熊行德元恭元慎雲林院玄禎藤岡雄池内退藏哉○竹軒送上巳儀及書柬絲

四日

典孝也謀游吉野○携孝仁浴湯肆賽祠○春星来
致潤筆二百匹○裁答範治柬付孝也○河茂来曰

某前月十四日忽發中風症方乞春日君治近日稍
復予曰中風甚畏再發請善攝養先是予謂敬甫
曰河茂恐不能久也問何故曰彼單身羇旅辛苦四
五十年終致富數千金近大興屋宅為形勝一世然
事畢矣猶劉裕蕭道成陳霸先等纔登帝位則殂大
小雖異其揆一也敬甫曰某始悟屈伸之理矣至是
予謂孝也曰河茂書林中一豪傑可惜且其子不肖
恐不能負荷我集板藏彼家不能無憂也○健藏来
贈上巳儀乃勸芳野之游健藏悅既而曰某將與杏

披芧舟游櫻祠予曰我將赴林氏大長寺祭會兄請
挐舟相迎曰諾○謂孝也梅屋曰須取澂雲所送肴
資買酒肴追我大長寺也曰諾乃遣孝也於賴藏氏
謀明日舟遊遂之緑鳩氏勧共赴大長寺之漸之進
寓齋藤坊内村友輔氏勧吉野之遊未返緑鳩来曰途遇郎君
矣○阿波加脩藏弟貞吉自越中来見曰某將方寓春
日寬平氏脩藏柬曰客年先生在京華約某糞掃而
待土人集綸紙數百幅欲求乞字既而聞文旆直自
富山南矣皆悵然失望敢竊述憾不腆者資金一朱

祈叱存○金城来贈上巳儀○午時與金城緑鳩出
陽山從至大長寺恭仙夫妻見乃贈香料銀一兩時
客已満室加島屋次郎三郎西山芳園等與予語僧
方誦經於佛殿出聽之恭仙辭曰休乃退於室次郎
三郎令一客羞来茶室而眺堤上游人如在庭中水
面帆自菜花梢抽經畢飯出令陽山屢出見孝也来
乎健藏来予未牌孝也携仁也梅屋至主人亦飯之
遣陽山於健藏逆旅并街松屋問何故遅返曰健藏
已不在松屋人曰上舟迎先生矣未下牌出金城緑

鳩玉江請從將出門小虎入曰某方避人於此地田
舍郷者與仁郎君遇聞先生在焉故相俟乃從至其
居與寺僅隔一條官道在迤東二百步外其室背堤
面野幽浄而宜遠眺小虎近購之新加脩繕云北軒
在茶室喬木蔽庭狹而邃東有池南有圃濶而明主
人供茶石原源之助在座主人曰本月望後頤會吟
社焉仁也等出覓健藏返報遇九山等乃出向櫻祠
半與健藏彦藏遇曰某至寺先生既不在因彷徨數
次予曰我令人覓兄不唯數次凡相期者巧不相值

如此哉又與九山丹山春耕遇九山曰某訪先生不
在遂至此也又曰先生舟游恐舟小不能悉載也別
去健藏舟在祠南外入焉長兵衛兒某及小婢先在
健藏令婢出予曰他日有同此會者少一婦人不得
也健藏乃欲移棹呼入而不及迎數丁游舟殆蔽川
花比大昨日益多踏歌者不知幾千隊日將暮水風
凜烈乃出上西岸緑鳩金城去健藏彦藏留舟北行
與杏村遇要之去至閘口休茶店沿堀川下見隔岸
人踏舞怨与来人觸怒曰愚物舞者笑曰一升来過

二百錢猶舞不已亦愚物孰爲此哉怒者笑入天淵
玉江別去黄昏後歸○今日金雪氏人來報金雪昨
日歿金雪年與予相若自始交二十三四年未嘗見
喜愠之色人推其雅量浪華賈人好文雅者不下數
十人而首屈指金雪藍田二人皆我十一吟社之選
忽失一箇惜於藍田席上圍碁如昨日而成永訣矣
昨日令孝也約藍田初五日同往訪其疾不圖今日
聞訃藍田來見室氏曰某昨夜寢聞金雪訃走至其
家經紀喪務今將歸也始知訃者即藍田也○江戸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四一

堀尺某致南條董一郎茶屋慎次郎正月念五柬皆
曰聞令郎君以先生病柬上甚係念敢問爾後何如
云云○夜平正來謀明日庖務○初孝也傳頼藏言
曰明日將有官務然未決今夕報有間與無間既而
柬曰明日幸無事願陪游乃遣孝也曰明日午前挐
舟奉迎遂之金城玉江二家曰明日願同舟游金城
以妻未自林氏歸辭玉江曰諾○孝也歸路見漸之
進勧明日之游漸之進悦○玉江來贈上巳儀不値
五日

左仲携勝間尚逹者來曰是勝間尚輔孫而尚越從
子也勝越既卒其祖母方以伊人繼祖父後故欲從
先生受教也尚逹行束脩年方十四能讀文選乃延
幸太郎接之曰明日以往同讀○遣孝也於頼藏氏
曰今日願与久松君臨又見玉江玉江以妻病僕去
辭○越後村松人關北城來見贈筍毛筆二枝曰某
游西州及山陰數年與令郎君長南梁父子河鉄曉
等交予以將吊金雪氏辭北城留待孝也歸而見○
携梅屋吊金雪氏賻香資金二朱來亡未人見○福井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八　四二

脚夫來乃付答髙木太郎八柬（贈孝也書扇於太郎八）○與室
氏作行厨○漸之進來○午時平正令舟子來告既
俟於丼池街口乃令陽山報頼藏而携孝也梅屋漸
之進赴舟次平正令庖人從舟予曰虚舟猶難到大
村邸前况如此多人乎予曰何故曰水淺故也予曰
我田山嘗下到大村邸每年數度今年獨否蓋汝輩
欺吾也乃叱下直至大村邸前陽山俟焉頼藏源五
郎出予迎入舟陽山從淵至櫻祠花猶昨日而晴暖
頗勝似覺游人減昨日之半閒住吉道上土佐侯邸

菜宮成妓浮數十人成隊運材又有妙谷寺和尚將
携了鬟數十人參住吉祠游人數十萬赴馬故此地
減游人出屢移舟或近東岸或近西岸酒竭孝也梅
屋出買酒久之不歸遣陽山迎之游舟多載妓絲竹
之聲喧耳忽有大紅梅舟載仕女數十人皆著綾羅
内有國色或云鎮城宮津候夫人也候未至着猶在
城外即故得縱游也黄昏前與賴藏源五郎登東岸
步櫻祠北三丁外有廢園數畝賴藏曰園主欲賣之
價廉甚審欲買為別業然不果乃入籬内而觀亦一

佳境謁祠返舟下至浪華橋東畔杙而止已飯二客
及其從者二人辭之進去令梅屋先歸報室氏酉下
牌歸○今日令仁也從青浦幸太郎送釜雪葬於下
寺坊大蓮寺戌上牌歸残肴猶有乃飲青浦等○健
藏來送薇以生父病辭芳山之遊○如水郁云來送
落雁糕○名古屋人某乞題村瀨秋水山水圖不値
○河陵令人來借壯悔堂集不値○孫七送菓子於
孝也又送紙乞予書○阿梅去○室氏患寒乃遣陽
山買塚小氏藥○今日備後五弓豊太郎來送金百

匹乞書八紙○緑鳩來報病狀辭芳野之遊漸之進
獨請從○孝也訪小鹿屬予書像

文久元年辛酉三月

六日

携仁也浴湯肆謁祠○河茂令人来借壯悔堂集○數日来室氏患腹疼腰强今日為調綫温劑二十貼○昨日尾張人村瀨立齋携村瀨秋水山水横幅来乞題辭不値今日為録舊製五律既而囑梅屋待其来致之○昌平東乞押前日作書畫印○青浦来○勝閒尚達来（以後不必記）○高橋退藏来曰某今寓吉益氏今後請屢来往○遷孝也於綠塢氏問芳野路○

遷孝也於賴藏氏托猷大村候保命酒及祉祈篇曰十一日將見予伏見○已下牌飯山来（飯山漸之進別号以下用此）乃飯之○卯藏来贈菓儀金二朱乃贈書扇○午前孝也返乃飯與孝也飯山上逢梅屋章太郎送梅屋將飯投箸而出欲自舍東去曰不耐飢予約食糕要之進朝来陰闇欲雨至此日見過松屋街至寺坊休孔雀店買糕与梅屋過天神山及一心寺北畔至天王寺過古堀口至村盡處有一店休焉前見二松在培塿上疑古塚問主人曰星塿也主人自称好書畫落合雙石岡直助相識梅屋章太郎別去店以東為生路麥田夾路坦且直正北正南際天不見山黄花如海行十七八丁村名桒津數店華淨皆以糕名村頭路忽南折烏栖左右比列其下有池長如川八九丁有雙店又忽東折渡石橋五六丁又南折五六丁近平野右有大念佛寺左覩黝壁繚繞知土井公郡治也令陽山先行郭清水宗助（其居郡治中）返曰宗助甚欲枉駕即前青松成列郎内去人二十餘家南上頭為清水氏宅即郡奉行也宗助見延坐南軒頗朋

淨日今夕願留乃解裝改衣主人供酒闌各作書畫予以倦假寐夜食畢宗助曰聞先生詰朝早發郎内不便早出故貸郎外逆旅矣乃令其人導出門西墻有水路右又有池長而廣出閭門入街百步許入逆旅後郎有數舍庭路曲折就最西之舍主人已設卧具以待

八日

丑牌起館人作食已而雨下館人復眠寅下牌又起之導食比明上途行街上一南一東曲折數次十丁

許有閭門未開推開門傍小扉而出人家盡沙路無
石左右皆田有兩池夾路左者濶而小右者涸而大
有村人家七八名為清水又三四丁村名長原人家
可二百又數丁村名川邊出於大和川上柳色沙光
清淺可愛渡板橋長可五十間前岸又有人家忘村
名直東行堤上坦且廣凡十四五丁下堤右折茶店
四五地名大田其東南相去三丁有小邱自田間起
疑古陵問之店婦曰三好氏城址也其西南有小山
村人家千餘行街上繚繞十餘丁始畢又二三丁見

粉壁四周喬松一行自其內抽即藤井寺也自西門
入有觀音祠頗高大而古其前櫻二十餘株方開祠
南茶店一户少憩賣筍者來價貴問其故曰此非土
產自大阪擔來也自南門出人家數十行數丁路左
有長池右見一岡突起上載踈松坦迤三層知古陵
也問之土人莫能識者傍池東折數丁又見小岡自
田間起比前者僅五之一蓋亦古墓其南平岡萬木
巃嵸西端見神祠及祠官家予謂飯山曰彼亦古帝
王陵今為神所據也村名野中其東路傍古陵相接

不識其數飯山曰知數十年前蒲生君平高山彥九
郎之徒過此地而流盡多少懷古之淚矣路左松林
一帶佳氣鬱蔥不問知應神帝陵也入譽田村人家
啻〻可七八百户中間路左有門石燈書譽田八幡
入門佛祠南面西折數百步入樓門神祠在焉扉鎖
揭書脩復二字巖識皆用葵章然既隳剝北行遇僧
問帝陵曰更北行有遙拜處從之有石橋極穹窿傍
別有橋既渡有大祠其北長墻一匝循墻右折有小
祠揭書拜靈廟處其後有小池揭書弘法大師祈雨

時龍王出現池後墻有門鎖不得開門傍墻空踈望
見陵自墻根起亦坦迤三層萬松鬱茂濃碧蔽地高
可三十間四傍紆餘水盡處蓋廣大與大仙陵相若
而未經人之發掘古色深秘令人不覺生誠敬恐懼
之念再拜而退大祠之東獨根有古石二片揭書弘
法大師護摩處予謂飯山曰如此神靈之境猶為浮
屠氏所侵獨蒲生等之泣不亦宜乎祕孝也陽山後
絲細不至出門東行街路通南北頗整密一店婦曰
嚮者二客尋人疑公也乃南行遙見其皆大呼既及

謂孝也曰過譽田而不謁帝陵謂蒲生竒何乎行街
上八九丁人家盡處有渠橋前石刻大乘橋三字下
渠岸又有一水名石川兩崖空濶沙際闢田菜麦相
交垂柳夾水風致絶佳渡板橋上東岸有岐取左者
數丁又有一水隔岸人家數十名駒谷將渡橋土人
曰迂路也乃左水東行路右小岡相接皆似陵墓蓋
地形自然乎出於村東有橋處又數丁村名飛鳥嘗
閲國史書葬河内飛鳥陵者數帝然不記其何帝也
又二十丁許至春日驛人家三四百掖道右一店買食

平野至此四里而遠既食小眠出店南行一丁人家
盡忽左折一步上一步三四丁村名山田謂孝也曰地
形毫不異北州栗柯嶺去年三月八九日過彼地猶
有雪唯是殊也田形冉冉漸高悉見菜花西南岡上
粉壁瓦屋簇簇連接初店婢言山田豪農數戸富不
減浪華賈人信也人家盡處益上初出浪華望而見
山至是過其半腹凡上十七八丁有池小峯當前綠
影倒涵一店面池幽潔可悦又上七八丁至絶頂即
河内大和分界地處所謂武内坂也有二店小休下坂
寒風大起凡十七八丁至武内驛人家數百漸至平
地悉望攝州天王山以南南都郡山地方尤南至金
峯麓東劃以多武峯一帶諸山中間空濶處東西可
四五里南北可二十里黄花平布不知幾億而村落
圍邨交錯其間地廣稍讓於攝河泉而地氣濃深澤
潤過焉初望金剛葛城横翠於東南天際至是皆在
我西相去僅咫尺綿亘如屏風東行十七八丁村名
長尾以家數百南折數丁村名今市回望而見山在
乾位不似浪華望時高峻巍巍大和平地猶高攝河

矣又東折有數店地名大畑呼店婦問前村名曰辯
莊疑辯字婦即書其字予奬其善識字陽山曰聞大
和我國之始開闢殆三千年婦女解字亦宜哉至辯
莊方在佛祭男婦群集南折右有池行十七八丁入
新莊驛舊永井侯城下今徙封屬五条縣令管下云
人家七八百雨下投路右店謀徹轎不果初入街陽
山後侍之不至乃出雨細如酥風絶伏傘而行每逢
人屬曰遇禿首帶刀負袱者請傳我在前路東折有
池傍池南折忽有一翁肩隨話且行謂予曰公何地

人予曰大阪船場住曰非豐後人乎予曰叟以何知
豐後乎曰我出入大阪日出倉邸識帆足先生疑公
等亦讀書子孜云南折村名新街又數丁村名薑人
家數十又十丁許村名松本人家僅可四十亦某侯
治所也又數丁本御所驛人家三千平野一東一都
會也翁別曰是某鄉也東折渡橋陽山自前路來曰
某後而走盖新莊街有數路故耳予曰吾子未慣旅
事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誤相失須疾走右
前路而追來相過也橋東本家如初至街畫處饑甚

援蕎麥店曰麵既盡乃喫餅店人問今夕何宿曰卡
村曰彼距此五十丁盖宿焉飯山曰彼欲留我故許
也初聞卡一里而近乃出南折令陽山先行至卡定
逆旅行十四五丁地形漸上人家數十村名出走又
上數丁至絶頂有佛祠頗淨潔下人家數十初謂是
卡然不見逆旅至平地右有池陽山携逆旅人出迎
七八丁入卡人家三四百行街上四丁許入逆旅時
方黄昏〇今日行程九里向東南〇雨盈下乃召主
婦謀明朝買轎而發問價曰芳野距此四里價一乄
之

八日

平明雨未已傭轎夫二名而發初出驛右有小徑
行四五丁度橋左右山逼皆低而峭五六丁村名巨
勢右溪四丁度橋而右溪村名分勢溪多竹其下
奇巖露出水激其觜有時空嵌成穴路傍左山麓人
家斷續往〻見櫻村名岑木烟雨霏微鶯声四聞凡
行五十丁忽上山脊地名車坂頗峻急轎夫曰此坂
路急故屢更路然未異初唯增泥濘耳七八丁至絶

巔有一店〻西曠原平濶半入新耕店南一步下一
步俯望平野數里高山四周別成一境即吉野郡諸
村落也麥葉菜花之間松林竹塢隨處點綴劃以一
帶長流即吉野川也雨益急油套蔽轎一無所見至
平地違本土田越部三村相接人家斷續可四五百
戶忽聞水声如風雨一水截路高崖對峙水嚙其根
故鳴度橋左傍低岡地形高下凡半里至川上濶可
七八十間清而淺而急固腳瀨水處岸觜劃削頗有
奇狀上渡舟望上流諸山開闊白烟雲間出如潮湧

乱點而下流楊柳松竹瀰茫無際上前岸人家百四
五十地名六田孝也飯山後乃待於路左店主人沽
葛粉塗香魚曝乾之薄如紙者名曰煎餅香魚買一
筐日將午令陽山迎孝也飯山始至先是飯山着高
屐至卞約斷今日着鞋予曰兄今遇婦人年十七八
者一隊二十餘人予曰遇予曰聞彼自越後來探吉
野大峯者健婦或着高屐兄不得獨詫也飯山絶倒
既命飯對門者別壓東宮臨川風致頗佳乃移座焉
既而出路漸上十四五丁有村名佐曾而山既逼忽

陡上七八丁而方急陽山呼曰花仰望櫻花成行至
絶頂路廣而坦左有茶店投焉群櫻自山腳層々上
所謂一目千本之地夜來風雨落花十之二三種類
多端早晩不一其交葉者過半淡紫含渥猶水心霞
影又似初旭陽烟而輝雪與嵐峽櫻祠各異撰而不
祠遜唯嵐峽多雜樹主不勝客櫻祠係新栽根聚冀
土地櫻不容雜木而皆老幹古株秀茂可悦其根春
草迷離不見纖悪且地勢峭峻重疊相承遠迤遥逹
愈觀愈夥非彼所及憾彼皆有水而此獨無耳令孝

也陽山携鶴夫先定逆旅而來迎出店上下皆櫻路
穿其間南行二三丁路漸高人家夾路斷續度板橋
土人曰是南朝時湟也今已無水唯存舊軌云忽上
磴數十級有銅華表極高大其南人家稍稠密成街
又三四丁入路右逆旅福智屋時午下牌也乃令日
行程四里向正南乃街悪桃崖頭稱今市即樓上也
床下別有室庖厨及房在焉崖下即花林坐東軒俯
眺群花々外即別山高於我所坐萬松濃緑山外遥
峯參差高於山白雲起滅風景百变日未牌而猶下

令舍人導南行數百步上磴數十級有仁王門儼高
殆二丈極古朴材偉太稱焉門内左即櫻林右地形
突起上有藏王權現祠四面皆十八間楹數十予與
陽山聯手抱之猶餘五尺皆長三丈餘西隅一盈揭
書御寫木又圍一丈四五尺然既經年月不辨其為
何木疑欺妄也扁額書金峯山寺蓋彼小角開基處
祠右地形忽陥下瞰櫻樹簇々中間一宅即縣令所
住南行稍下復出於街南行二三丁左折微下又上
磴入門即吉水院傳南朝皇宮遺址門内假山栽躑

蹋數百大石點綴左有子安地藏祠内有鉄籠傍書
義經陣大鼓之輪祠前有義經繫馬松枯株既朽其
傍有竹書義經箭竹又有辨慶力石石面見釘頭二
傳辨慶以指壓透飯山曰僧欲圖利皇宮之遺蹟足
以来雅士而不足致俗物故揑〔捏〕造義經故事以投俗
好亦可咍院頗荘嚴傍有小石岡孤高如削戍老樹
蒼翁蓋皇宮時因作假山者今有聖天祠院北軒挂
紙燈掲書有後醍醐天皇尊像尊者曰行宮址在院
後非屬寺僧不得縦觀皆曰此地狭小若有行宮全

衢皆址何別設宮址蓋亦爲利也已乃不觀入街以
導者饒舌聒耳遣之更南行数丁街盡遥望別山宰
腹群櫻自雲際湧出淡紫濛々不辨際涯亦称一目
千本分以上下此其上也欲謁延元帝陵取小經南
下二丁許度略約北折而上三四丁四山嶺南下三
四丁又度略約北上而東折又南折頗峻急到處皆
櫻落花満路上危磴數十級有門佛殿面北所謂如
意輪寺淨土宗殿後即帝陵也殿東一舍即僧所住
殿舍中間有閣道其下木柵缺中央知陵道也傍立

紙燈書御用二字一僧坐舍之西軒予謂必詰訶矣
令飯山先就僧而請僧曰何國人曰豊後曰識肥後
横井平四郎乎曰識乃供茶又出小楠公書門扇歌
榻本二紙臨本五六紙及平四郎等所送残櫻記二
巻楠氏雑録数巻曰舊公親以鏃雕者既　不明榻
不得如意故別有臨本也余曰臨本非所欲也令寿
也出金一朱乞眞本二葉僧初難之既曰若有問者
請以臨本答継有継求者故尓隔室挂後醍醐帝像
即平四郎所贈菊池武光親筆帝崩後祭於其家者

菊池氏滅菊池氏家所藏云即入隔閾而拜帝像傍
有武光及楠公父子兄弟三人之像隔室有児島高
徳像僧曰帝像之外皆係新製予近視且室闇不得
詳視故不記儀容也出柵有水桶盥漱出柵数歩即
山上坂頗峻横木如磴老樹夾路凢上三十間有平
處即帝陵其高五六丈萬木攢簇四面設石垣前立
制札見前〔制札〕掲書陵傍三十四間禁人入焉鳥語風声
令人不堪懐古情初予及飯山疑吉水院以南山蹊
狭歘殆難進百官送葬者恐不得並歩既而聞僧言

帝甚信如意輪観音詑崩於観音堂因葬焉云下西
折數步有小楠公埋髪墳近人立碑傳公赴四條畷
時截髪示不復生帰也遂備許矣始晴萬櫻含明心
目俱醒遂入街路左招牌書楠西右近飯山曰必南
朝忠臣之後入問之予與孝也先行餞披餘店待飯
山久而追及曰彼出其系譜然不詳自称大塔王還
絶刎時主其家後自絶從焉云過逆旅前不入復観
六目千本雲烟会歛山益青花益白彷徨及暮帰逆
旅〇夜來夢也起而旋曰浪華地方天色朧々疑大

火也隣室客聞之起曰亦可怪予出視之樓上残燈
照窓紙也笑曰睡眼朦朧乎至此哉〇同宿客百餘
人不堪喧〇初謂吉野荒寂不圖如是也

九日

蓐食待天明而上途欲游多武峯北行至来時處過
披榛右折下花下路空色澄碧與花相映片葉亦見
如影之在鏡皆呼快而下瞰平地白霧晶體伏而不
起處不異我日田朝望嫩勢陡急數千步輙一盤八
九盤至平地有一店櫻花盡焉平地僅數十步東山

對面而起亦多櫻樹然花已落綠葉蔥蘢路沿東山麓
北行回望日照花梢其氣晻藹數株高杉露綠於其
間奇絶難状飯山笑曰昨夜林外公所認蓋花氣非
燈也左細流而下十餘丁人家斷續雜花自墻頭出
每家皆然村名丹治一人出勧鶴問價曰一朱加四
百文皆笑曰一朱即四百文然則宜曰八百文或金
二朱而作如此不了語欲誑人也勿許村尾有寺頗幽
寂老樹比列水齧其根沿水東北下三四丁至吉野
川上有孤店繫艇東行遡川有村名飯貝人家數百

至街尾左折出於沙際有渡隔川望北岸高樓粉壁
蜒蜿六七百戶所謂上市也其後青山一帶中間忽
凹如獅齦齒脫一枚水比昨日所渡反廣而深上岸
微流劃街注川巨石齬齖雪浪喧　遡流北行一丁
人家盡路屬山處兩山之間不過百步而路在西山
麓朝陽快曖到處花開鳥鳴行十餘丁村名千又休
路右店主嫗甚口勧鶴問價曰六百不應去一壯夫
尾來剥々不已予曰多武峯距此祠里曰三里而遠
我大和多山然前路弓立松葉二峯為第一峻險予

曰然付四百五十錢夫不應去行數丁又追及曰至
多武峯後公計我所定五百五十錢或四百五十錢
亦未晚也予曰汝亦作不了語後必揶揄我而貪錢
矣陽山曰一言可决勿多言夫曰諾亦數丁休路左
店轎夫追及乃上馬路漸上入山溪径ゝ成瀑布状
最長者四五丈名大師瀑布更上數丁有樹蔭蓊欝
處小祠在焉名太師河原蓋空海遺迹也又上沙路
縈石盤旋數回至絶頂即弓立也吉野以北諸山悉
入脚下望花處如一團雲點萬緑間僅數百步復下

樹陰岑寒凡十四五丁至平地村家斷續名瀧畑山
田直向屋背起層ゝ至巔櫻及桃競開轎夫曰桃熟
味甲都下一顆直二十錢路左溪流抓破巨巖下者
為瀑布者相接邦人呼瀑布曰瀧故名也路自村端
盤旋上二十四五丁回望弓立已入月間即松葉也
翠微有孤店買糕更上五六丁至平處木陰晝闇弓
立以北亂峯簇立自麓至頂皆栽杉檜億萬稠密不
見寸罅尖青平緑極目無涯轎夫曰此際十餘里諸
山土厚闢此可獲良田然以高峻故二十年來栽杉
檜年增月加不識幾萬ゝ株已經二十年者皆可為
材價不減金一步予曰初栽一株直幾何曰不過十
丈予曰十文錢僅二十年為一千六百文天下之利
莫大焉猶有數百峯何不悉種曰地過膏腴蔓草動
壓倒樹苗初種三四年之間排叢加芟除苗不得長
其勞不容易故力未足也然近年材直二倍其悉種
可期也徽下一轉出於潤然處三四丁有數家地名
西開店松屋佐兵衛者宅最宜遠眺入馬初至松巣
巔大峯逶迤保勢錦山悉見青挿雲間而無平地至

是南山悉隱於　陽而金剛葛城以北諸山雀覧外
西而南都以南竹内以東平地數十里麥田菜圃黄
緑如繪而高取以東諸山如波濤西低東昂冉ゝ至
我膝下其敍次班然觀造物之文位置整齊不敢用
一筆斧鑿痕入矣轎夫曰多武峯距此八丁公無意
更買轎乎予曰初約至多武峯而止此何耳曰謂四
開店曰多武峯是轎夫言例也予曰旅人豈知言例
唯以二坂險不負初言付償如約請益乃付二十錢
既飯而出下數丁遥見櫻林而人家落ゝ不識多武

峯在何方皆預期處北高處既而屈曲七八丁忽出山門前門面西其北側地高如築起高檣横立門外石刻下乘二字又一石刻禁婦人入門右有邏所路下一二丁左右皆僧房每房櫻花數十百株殺不逢人沙路無塵唯有落花令春也就一坊問河野式部所住曰在東門外東南下花益多微上有神祠朱塗赤鮮又有一祠南有十三層塔層々相逼小而低形如屋塗以金朱光輝眩常前立牌掲書塔簷禁擲錢仰視錢嶽簷板萬計其南即大織冠公廟也有門書

禁賽荷而入門内全地鋪磚清淨[illegible]務有起敬肅之心祠西六殿相聯接而扉鎖不得入殿下無[illegible]長柱數百柱之皆周圍丈餘皆丹雘壯麗而群櫻掩映廟側地高立而一望僧房皆深閣不異繡綈居朱閣綺樓自花間出者不知其數皆歎曰芳野花雖衆多摧殘過半且步處々隣側丈不如此地花方全盛而道路脩整第宅華麗而幽寂也下磴南行東折可二丁櫻盡左右僧房在高崖上崖疊石築起如城壘水激石東南走瀧々不已回望神廟後萬木鬱葱別成一峯

疑安神極所公功安天下廟食百世子孫世聯姻帝室王馬共天下之勢天所顧眷雖伊呂周召無此福也溪〔河〕下杉檜刺天莓苔蔽地又有一門所謂東門也内書下馬門外書禁婦人數百步有橋上設屋長二十間橋東即工商所住右畔第二家即河野氏也其妻見曰妾聞廣瀨先久矣拙夫出觀花日夕當歸願解裝留焉予曰某有事於伏見將以十一日晨至伏見不得淹滯乃留東去東北行數丁人家盡有橋又見群櫻傍溪北行西山對峙路屬西山之麓下一步下

一七八丁村名桃市稍西折數丁村名下居溪益大又數丁村名倉鉢北折與溪別數丁村名下村又與溪會又數丁多武峯至是一里餘山開地平大道北復與溪別路益廣有大石華表扁額書談峯大權現西顧多武峯既峨峨撓天之勢數十丁入櫻井驛人家千餘初稀市以北與樵薪者前後我先彼疾走及曰願讓先我後彼立休肩轍爲我所先又追及而若請既而復如初其隊數人不堪煩促比入倉鉢避於一店而假店既出又別隊來如初飯山最屬之

屢相難詰未至櫻井米丁有搗椎者別去皆悦曰如
卸重任又數丁村名粟殿又數丁有市名三輪東有
一山蒼松包籠頗似東山即祀三輪神處市以祀故
頗繁喧凡七八百戶茶店兩畔衆婦争出呼客為掩
耳〔過〕皆笑而入又十餘丁有芝村人家五六百織田棋
津來邑有館又數丁休路左一店令陽山先赴丹波
市定逆旅又十餘丁入柳沢〔本〕即織田常州治所亦有
館街長十四五丁又數丁路左有大和祠日蔽瘦甚
又三十丁陽山出迎七八丁入丹波市人家七八百

投吉野屋弥一郎氏陽山曰浪華講宿者必多昨夜
所宿不堪喧雜今夕亦然今後須別擇也初浪華人
私屋源助為天下逆旅創浪華講々即社也終遍海
内予游東北諸州雖荒陬僻亦揭浪華講牌其法
以敎旅客不敢勸娼妓厚供薄納為主一入社互為
声援客將去必曰今夕宿何地予彼地有我所識我
將東舊公彼必厚遇到處皆然旅客悦其便投動數
百人投宿此行亦逆旅舊我於福智屋文之丞今朝
文之丞出一牒授我牒書記大和浪華講且注曰此

地至彼地何里彼地有如此風景及土物備極細微
曰公到處示我牒於浪華講安若歸也今夕始示弥
一郎云○芳野至多武峯四里而遠多武峯至丹波
市五里皆向正北

十日

鷄鳴上途二十餘丁至田部村人家二三百路左折
又十七八丁村名市本人家五六百街中有柿本人
丸祠又十餘丁村名奈良又十餘丁至帶解村路
左店亦浪華講也曰南都逆旅印判屋我同社也願

過之十餘丁村名長井又十餘丁近南都路右〔左〕有數
店前陳古〔石〕佛數百蓋古迹也丹波市至此三里麥田
央路別無異觀左右多陵墓皆鋤為田或立石佛蓋
寧樂時物減文獻不足也南都街口有門直北行十
丁許路左有五靈祠謁焉群鹿伏庭買煎餅食之又
北行十餘丁至猿澤池々西即印判屋也投之買食
且傭導者午前從導者出印判屋東隣有采女祠即
投池死者池北即興福寺以下詳庚寅瑣事録但叙
所過如左觀興福寺東至春日祠東北折過三笠山

下北折入手向八幡祠叓北過三月堂二月堂西折
至四月堂尊者曰古有十二月堂今唯遺三堂皆曰
一堂之費不下萬金古昔佛法之盛可想至大佛殿
尊者去往年二月游馬櫻花未放今日到處如雪而
春日祠方修繕神遷於假殿但此異也西行出門至
街北折自是為生路行街上屢上屢下凡三十丁許
而人家盡時殊熱殆如五月中下旬候投路右店假
寐令陽山先赴木津謀買舟出渡畧約於西岡間步
步下地形酷有大津赴伏見途中既微上路左有店

予曰必域和分界處問店人果然又十丁許入木津
投海老屋亦因幡屋所薦同社也時日猶高館人曰
舟已發盡請一宿待明辰予曰此至伏見七里路有
棕湖亦宜上舟今日且陸行三四里而宿明日已前
儔伏見孝也欲宿即書去留闌之得留字乃宿○今
日行程向直北丹波市向至南都三里南都至木津五
十丁中間所探殆一里餘凡六里而以熱故疲甚已
休而如燉頭痛發熱大發与孝也作新居図稿

十一日

曉來雲合平明問館人舟果發乎否曰將問舟師既
而不報屢促之曰舟若不發我將買轎顧命轎夫答
曰饒使雨亦傚舟既艤將發請速往乃上途主嫗白
公至渡口呼我海老屋客也舟子必出迎予曰嫗頗
輕薄貪勞恐詐也訖出戶而下然不沾土北行十丁
許街盡沙步荒濶一丁餘至渡口有一舟倚岸就問
有坐㵎舟乎其人頗傲然曰我監渡者非舟子安知
舟之發否曰我海老屋客也曰舟子在街口川口屋
吾子須返問之然此地舟天曇不發況既雨而予皆曰

嫗果賣人時雨止皆謂雨必晴且前行乃入渡舟上
北岸行街上二丁許雨復急回望堤下村家百餘處
返入村口第一家令孝也陽山巡村中傭轎夫曰一
村皆農無轎夫主人曰須返木津命轎也乃遣陽山
繼遣孝也皆曰彼嫗詭詐百端當責而命轎移時不
返而益甚余問此地多竹林筍價何如主人曰本年
太貴童一貫戔直百錢予曰賤哉比浪華河内地方
三之一也已下僻孝也陽山携轎夫至曰待舟故遲
晛後陽山殆半時而及舟同往矣至街口即遇轎夫

定債一貫二百文約至椋湖〻距此五里也矣乃上
轎天保壬寅月瀬帰路笠置乗舟至木津出陸行至
椋湖故堤以北為熟路過平尾村雲斷日見轎夫曰
公為避雨買轎既晴放我去不亦可乎予曰晴雨未
判且中途而止債難定也夫曰五里當一貫二百文
則一里當二百四十文也既一里賜二百四十文予
曰変約不祥也且往行四五丁遇来轎〻夫苦請易
之曰後夫将送至椋湖洏賜債之半也観取其半去
其黠如是後夫憙(善)走比至玉水孝也等後轎夫直入

茶店曰公且待後者我将食去令別人来行里許又
共来者代毎代易夫而不易轎至長池孝也等後乃
投路左店命飯而待會食而發轎夫曰如聞公主東
下期延數年自東都来迎者悉去予曰此地毎田荒
蕪至未獲而亡者何故曰我邑隷澱侯〻家貧甚租
外毎田一反加銀四(五)十錢民不堪徃〻捨田遁今也
田一段直不過金一二百匹加物價騰躍錢最甚我
輩舁旅客得金二朱常時用之價八百四五十錢今
則七百二三十錢而米直常時百錢今則二百錢不

唯米也紙油絹緜醬油味噌之類皆三倍常時我輩
安得不困窮乎蓋官(自)許外夷交易金日賤物日貴困
窮之源在茲今年麥若不稔將結黨數百萬訟官請
禁互市予曰噫休饒舌又與來夫代皆沿初夫例取
利去雨復下初轎有油蓑至是不見悟為玉水轎夫
所取恨之不及疾走投路左店且待孝也等良久雨
乃出復雨未下辭至椋湖衣裳皆濕買舡借店人傘
而上舡雨大下柳岸蘆洲忽見忽隱皆冐雨望郁勝
晴望傳豊後橋南畔三丁許投路左店以舟償僅百

錢而舟子壓債紆付二千錢買鞋付金二朱請兌之
店夫不受曰二朱多偽乃付當百錢又不受白錢價
不定當百錢今不當九十錢陽山偶有錢乃授之飯
山責店婦曰旅人所携非金乃(則)當百錢而皆不受是
令旅人窮也凡金錢皆奉官命而用之今格不用是
蔑官也刑將至婦曰然而金錢價不定官之所為非
我所関也申上辭至伏見京橋東畔宿逆旅津国屋
喜三郎氏首問飯料曰一人二日三食直五百四錢
問金價曰二朱七百二十八文浪華及吉野二朱猶

八百錢相去僅一二日程而價不同如此蓋此地當東西之衝土人以旅人為貨故殊賤金而貴錢終至賤當百錢其源自官不立金錢定價而自以出納罔利而姦商得因緣而恣其私出至四海困窮亦甚哉○飯山至大黑屋源兵衛氏問君公果以明至乎返曰寡君滯島田驛一日故將以明外日至

十二日

卯牌天晴○適陽山於源兵衛氏視賴藏已至乎否返報已至○與孝也至待詔肆理髮○辰下牌與孝

也訪賴藏約同遊京師飯山在側方理髮曰待吾畢上途歸途赴駿河屋買羊羹三筐去與賴藏過予由飯山兄恐未畢賴藏曰已返逆旅矣乃走歸束裝杖衣函於館人且付金二百匹賴藏不堪遲去予與飯山追之已不見行二三丁回顧賴藏在後曰失道矣孝也陽山稍〻追及取生路泥甚深過墨染巷所到殘娼倚門賴藏曰是大不良遊救有名屈曲二十丁許出於熱路至將入京師街口處邏所擁人如去年例入東福寺過通天橋觀楓樹新葉予初疑蓋東福

后所創立而堂閣過古何故賴藏曰是七八百年前近衛公所立應仁亂他刹多罹兵燹而獨免材木之偉結構之精今也殆天下力恐不能作也取東隅路毘沙門堂穿籬根小徑二丁許出於泉涌寺路左折入方廣寺見三十三間堂大佛遺趾(址)自西門出至大谷群櫻猶壯參佛者數千如邏卒者手鐵棍而巡視蓋本願寺主將來也賴藏曰浪華送京師米有額本年以米貴故減額而京尹以三月十三(八)日至二十八日本願寺有親鸞六百回忌祭四方來觀者數百

萬東天坂尹請額外更迦(加)數千石近來米貴金賤不獨官政弊之由也而怨則歸杜(上)夫宗祖祭本願寺家事也而能使官吏周旋財力之雄可想嗚乎毆天下之民歸佛者誰之為乎過鳥部山至清水忽聞雷吼數声乃投西隅茶店命飯倚檻而望雲自叡嶽起迤西及愛宕如潑濃墨其根雨氣一道色如濕灰迅似奔馬愈奔愈廣蔽藏叡請水以東諸山洛西既隱洛東猶明雷益怒而氣益漫一瞬至眼前電如蠶豆同雨墜滿庭櫻花亂翻如雪良久西山稍現雨未已皆

無雨具不得出乃遣陽山於劉三郎氏及鶴陽逆旅令二子預定逆旅令逆旅人携雨具来未返雲斷日見頼藏与從者三人去復雨陽山来返孝也出望之予與飯山頻卧起忽得一絶萬客看花西又東翩翩羅綺動春風雨過散宮青如拭満目飛塵一掃空日至申上牌陽山始携逆旅於屋人返飯山以訪其友先去過祇園門前渡四條橋至裏寺坊入称名寺展亡姉墓前日孝也游此地予曰必謁姉墓今日閲諸手曰兒令伜太郎代展贈寺主讀経料矣予曰兒祭親之爲貴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汝間

游五六日何無須叓展墓之暇予凡贈讀経料者寺主書施主名於札而立墓前今有書我名者二枚而無汝名是不親之故也須見寺主問其故也我先往至柊屋即大昨年所宿未解鞋三郎下楼見日待已久矣孝也至曰寺主以宗祖忌故忘書札矣三郎贈肴乃飲鶴陽寓俵和氏亦来訪夜三郎先去鶴陽將留宿忽以腹痛去〇陽山至東六條夜深帰

十三日

孝也出訪三郎〇爲主嫗作書画各一幅〇令陽山訪鶴陽〻〻来謝而去〇巳牌孝也与三郎攖拼去㚑返乃上途令陽山報鶴陽〻〻出送二三丁与去㚑去三郎送至六條別取竹田街道屢与大阪城代宮津侯從士後先初此道早下多淤泥處近稍修理無復見行潦比昨日路頗好以天将雨走入伏見街口亦有邏所所人午時至津國屋喜三郎氏主人曰今日宮津侯及佐賀侯長府侯皆宿此地逆旅人満無復閑室於以公有前約故設席楼上乃登楼令孝也訪頼藏君公果今日到予返白頼藏曰寡君以宮

津侯故延一日今夕宿大津明旦将来〇未下牌飯山與怨助帰曰某午前至柊屋先生既發途与島兄遇行詰不覺至此也〇申牌欲因訪藤森祠宮因嗜守二月朔相見者忽見街上人馬声喧騒俯視萬人蹲踞知宮津侯過乃伏障隙破障紙偷観弓箭槍銃各分隊往時見着社祢者立路傍皆折腰過其前既高呼曰林侯家臣某子某子侯蓋伏見町奉行林肥前守其臣候也謂宮津侯轎必華美而不見萬衆既起始悟候步行嚮唱林侯家臣名時方過也侯蓋喜洋学其

槍銃多用洋様云頃吏復聞人謀即長府侯過也從士比宮津侯不當三分之一毎人皆負甲冑函飯山曰我始見負甲冑者予曰蓋毛利家法飯山曰何以識之曰前年見墨夷初來時萩士人赴浦賀同皆背甲冑函故云恕助托送宗助紙包二館人聞予將出慍曰今日欲宿我者甚多然以与公有約辞而公唯留一客去（一客謂飯山）何哉予曰吾子貪飯料我二人今夕不返而我不問一人宿也二人宿也直償三人飯料則吾子有利無損何慍乎館人笑曰公之言太有

理乃與恕助出孝也從陽山後往街上四五丁恕助去初謂藤森在十二三丁外而屈曲繞繞三十餘丁昏黒始入祠境孝也前日訪因州氏而既不記屢往還訪土人始得之主人悦令其児及女見陽山至主人將留我乃遣陽山帰曰明日已牌大村侯必至吾子須使漸之進見頼藏問候見我在今日乎（今日所謂十四日）將明日乎而報我

十四日

昨夜賦訪主人詩（五古載集）今朝書之唐紳縞〇午前陽山未至主人導散歩謁祠東行樹竹間數百歩藤月（因幡守別号）曰木祠官賜二百石朱印加祠側林延袤二百間許其家歳入百五十石近闢林穫穀二十四五石又斬榛莽為薪終年用之有餘矣竹盡左右皆梨田下種麦二三丁左右多梅林間以孟宗林路傍有一店頗廣而浄藤月曰大村侯必過此前蓋来也予問店婦曰侯既過矣藤月預送茶具於楼上而供茶又命酒肴羞筍新掘者味最美飽甚既飯出更東行路稍上竹益多随處見筍有木華表行三四丁路右

地隘如隍陽此見高平地知古城迹也予曰此地前瀕川後山圍土地深厚元氣之所欝　或曰此地宜開大都今之所謂三都皆不若焉不必無積之說也藤月曰六十年前樹林欝茂憾年々為孟宗林所闢掘叢露元秘矣陽山走来曰午前大村侯至漸之進欲見福田君問先生謁見在今日乎明日乎然福田君百務帽集不得輒見忽有一人来曰君公將延見廣瀬君某及漸之進不知所答漸之進走就福田君告先生數十丁外乃以先生急疾作辞謁見而令某

報也予曰我過矣本為謁公來而公至之日不在不
敬之罪無所逭矣我自幼循父兄之教臨事慎畏今
過知命稍怠惰遂至如此今後須懲　也今不逮於
事猶當補過也乃與藤月別返見其子疾走至京橋
先令待詔理髮而返逆旅尋飯山不知所在乃出見
賴藏謝過賴藏曰須赴寡君館見當直小斡御賀不
必述病状也飯山至乃令飯山導至公館見小斡御
斡問君欲謁君公乎曰否然則何如曰嚮者將拜謁
忽患牙痛故止今少愈故見君等謝無状耳敢望延
見乎斡御曰姑遅入出曰寡君方在浴室聞君至令
某等謝曰久不相見景慕實深當延接晝裏而方浴
有嫌於使長者待使臣某敢謝不敏見贈嘉品嚮獻保命
酒甚感厚誼蓋大斡御代公作辭也出至江頭隼之
助逆旅贈羊羹隼之助方浴不見曰顧明日相見訪
緒方久藏贈羊羹亦以方解裝辭訪大夫大村五郎
兵衛贈羊羹相見返逆旅〇訪賴藏謀今夕歸浪華
賴藏曰唯意乃返逆旅令陽山報藤月藤月贈筍數
本〇飯山曰某明日之京師二十日前後歸浪華〇

命館人買舟四人前（何人前　見前）戌牌就舟或曰舟將先
到四橋乃詰舟子曰我初約先到淀屋橋若違約吾我
將出舟子曰我舟即淀屋橋也安有不過我門而赴
四橋之理乎〇監舟所檢容如例至八軒屋聞鴉声

辛酉三月

十五日

舟子曰舟將下東濠赴回槁欲赴舩場者冝自薩摩
槁出予以初約咎之舟子曰我輩無約公盖認津國
屋舍人為我輩冐予不聽曰我有重装故預論舟所
先到而乗矣汝須發一力負我装也舟子不能違乃
令一人送○孝太郎述六日後事如左　伺山来杏村
来田中慎吾来北渚来孝也送書扇杏菴之今井氏
致我書画 以上五件六日事 孝太郎之藍田氏送孝也所借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一

紙燈尾張人吉田忠藏来求見青浦梅屋来候室氏
以上三件七日事 敎賀舟子九兵衛令人来問我在否宇津
宮龍山来至自河茂氏梅屋青浦来 以上三件八日事 梅屋
来吉喜送椎茸報其父七周忌祭曰十七日辰牌請
臨竹軒来請同孝也過佐伯人今泉元肇携水筑小
相来求見小寺格兵衛来都太郎来告澈雲方在京
師来洞院下數珠屋街北折處山形屋青浦来 以上六件
九日事 福田氏舍人来問前日櫻祠舟中有我主遺包
乎否答曰無劉三郎寄孝也来至舟子九兵衛来芳

藏来賀春禧且返随筆十卷五弓氏人来乃返豊太
郎所送金百匹及紙越中國府光西寺送鯨肉數片
秀氏来梅屋来吉喜令人促所屬書 以上九件十日事 八之
輔致所寫梅墩詩藝六編二卷九山来勸野游丹山
来乞詩正阿熊来阿金来青浦来 以上六件十一日事 丈虎来
小虎令人来問我在否河茂来梅屋来青浦来菅野
繁谷者来曰將以本月十六日為熊谷省倫追悼會
請賜書一幅且本日臨阿熊来 以上七件十二日事 土佐人久
宗種平来門謁九山送画箋紙乞書健藏来思業槁来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二

畔裝潢師森川令人来問我在否小山田氏門人丹
波人竹岡展藏来問我在否青浦来 以上九件十三日事 展藏
来梅屋来脚夫喜樂来仁也之會所押吉田屋音七
印芳藏来鶴陽来孝也致送仁正墨二笏仁也之大
村郎問我消息森川氏復問我在否 以上八件十四日 ○典
孝也浴湯肆○梅屋青浦来○致島想助所托紙包
二於宗助○以頭痛痰咳故廢事而卧調麻杏甘石
加半夏服之○展藏来乞其鄉獼猴瀑布詩○松井
右衛門尉東送松魚四節請詩正○小倉舟子稗田

屋槌藏来見孝也○吉田屋孫七来乞明外日臨○清水宗助来飯之○伺山東乞詩正○九山送茶及糕告其母大祥忌○吉田忠藏来為美濃可児郡久々利村（邑）主千村平右衛門君次子主水（名仲和号水竹）行来脩乞詩正曰千村氏邸在名古屋武平坊舎人片桐矢柄留守異日有通信請送於矢柄氏○真多長左衛門来送紙及金一両二歩乞字○初梅屋四壬父故居有傳物（傳物見前）値三十金然我宗善之助之有也某若任焉善之助不必責傳物之直唯屋子屋年録

四百五十錢先生若患二百二十五錢令某任先生生家留守務（留守用郵呼）先生去後猶有家也何如予曰善恐貴宗不聽也既而報我宗信先生無復異論也因約我遊芳山後一二月先移其家而我帰移（我）家同居五六日而去矣今朝予晋問室氏梅屋已移予曰来蓋以座席不足俟公帰也予曰否蓋違初約也既而果因孝也告曰先生去後有傳欲借亡父故居者曰傳物我將買（之）去我宗惑焉因変初約曰先生肯買傳物唯命若不肯買我將鬻之餘人某甚愧於先生如之何予曰此非吾子之尤然貴宗海内豪族唯以三十金故令其族子無顔面於長者而醜不為意唯利之視亦可恥也梅屋請從孝也出観宅許之予知梅屋不了事

十六日

招秀民青浦謀留守件皆曰明日招金城藍田等各陳所見何如予曰善○終日陰雨至夜雷鳴○遣奔太郎於丹山氏送詩四巻且促潤筆遂之谷川氏報我帰○筑後玖野人橘原徳玖来乞見以病辞令孝

也接德次與岳翁善故来訪云○遣青浦於藍田氏請明日来○健藏来○日田草野丈右衛門與播磨屋松助来曰今朝至矣致範治寄孝也東去曰將北上○夜梅屋青浦来

十七日

浴湯肆謁祠○遣仁也於又兵衛氏約赴吉喜氏招又兵衛曰某將拜趨奉導○先是或傳改元文久然未得確證今日視會所掲示載二月十九日改元曰文久二十八日始用新号之令然坊正未傳亦何慢

哉○芳藏來予曰西宮人乞字潤筆破額殊甚昨日
方書眞多長左衛門所乞扁額適有河内人來乞書
扁額其人亦我心腹弟子篠墨園每歲贈潤筆六七兩
約額一紙七字者金百疋五字以下金二朱而眞多
氏一紙不直銀三錢其人見其來及潤筆愕然不言
我乃書長左衛門所囑聯二幅曰彼屢贈土物故書
之相報如其所乞我將辭之其人釋然蓋潤筆無定
額則乞者將競賤之而數年來學賞而乞者將悔我
額今年貴於昨年則昨年以前乞者皆喜今也海内

藏我書者不減五六萬若悉生悔心今後豈復有乞
字者乎是所謂勞也西宮人固不解也吾子請爲我
喩之曰諾○眞多氏人來促書乃返其潤筆金一兩
二步及紙束曰某上途期逼不能應命唯書聯二幅
以報前日送土物之惠藤本生方在我座寸數付生
口陳願諒察○巳牌又兵衛來至乃携陽山出至又
兵衛氏不在至宗助氏主人有行色問何之曰府内
人借此地人金不返訟官官召某校將趨聽予曰公
不赴吉善招乎曰將赴然不至午後不得自府退也

予曰某將以本月之尾西下欲返所居伏見坊宅於
屋主而移於貴邸公館以來裝何如宗助曰唯命予
曰先移三日預相報訪賴藏不在訪玉江不在謂其
妻曰爲我傳賢夫曰未牌請與金城同臨訪金城曰
今日欲盃同社數人謀西下後事請與玉江臨曰諾
予曰異日某還此地無復室家願就兄寓數十日而
定居所曰諾時既饑乞恃飯喫訖至吉善氏客既満
座主人延予別室供膳椊築舜子同席予問叟何往
曰古市也識甲原玄壽乎曰我隣也猶健乎曰彼公

善養生一年健一年予曰二十八九年前見玄壽彼
時既病日灸全身數千萬吾感其忍苦然謂其墓木
既拱不圖猶健叟諾爲我報平安松尾丸兵衛等至
乃辭歸途過又兵衛及宗助○孝也之玉江八郎金
城秀氏慎齋諸家告今日會○先是孝也屬小虎函
予眞稿或稿有未省處梅屋依其國增減之頗肯今
日孝也示之小虎小虎曰善以此爲粉本又曰欲二
十六日會十一吟社於櫻邊別業以送尊翁今夕社
友集尊館願傳吾意○令孝也招葭陽○令陽山辛

太郎糊及古紙預作包書籍具○河茂返杜悔堂集
○宜園備法電来致乾治二月二十八日東畧曰梅
苗三百千本自万嘉達矣溉水栽植藏于照室者二
晝夜一一如法昨日命八十本種之中渕今日百七
十本種山陰一帶餘六十本將以種條屋氏而市童
狡獪恐折傷之故先種之東園宜待經営之後移焉
三百十本生氣充實往往生芽無一本萎茶者蓋接
工之妙無遺法之精也用事文○中牌杏村来留之既
而藍田八郎秀民青浦梅屋愼哉葭陽来會乃供酒

比撤玉江金誠至葭陽杏村先去乃謂諸子曰某從
来遠遊留妻子焉故雖隔年不還人不疑惑此行將
携妻子人皆曰不復還於是好我者沮誕好我者喜我
門形勢或恐自此替矣顧我去後諸君每月二次通
消息於我使形勢連接無絶異日我来猶遷之復熾
若反冷則再擧齊難賢輩縦縫莫滅幸甚我將以秋
晩冬初来饒令還不後明年仲春也皆曰諾酒牌散
○先是令文達八之轎體梅墩詩鈔九篇六篇卒業
令孝也加本年九日後作以為六卷今日遣幸太郎

於河茂氏命加表紙○荒木氏寡婦来見
十八日
浴湯肆謁祠○加賀卿夫致東方芝山父子田邉韜
三郎二月晦東芝山東概畧曰所恵鬱橘擘而食之
風味殊絶乃着家翁及親戚家翁得小田原候秘訣
製柚糕有年既老不能自製令僕作一片以呈左右
及塩藏松露一搭祈吒存池生已謁乎否聞彼已得
平反私慶之不必通消息越中僧南塘来訪聞先生
為彼賦千勝詩彼本僧小倉生今寓彼許彼善禁其

飮技倆可知某近與田邉生論施全有詩曰遮輿刺
賊楕誰敢支其鋒天地自震動不復愧無庸聚黨如
過十不免王承宗乞正覺之助東曰鄙稿一巻伏祈
叱正不典肴資呈執事韜之三郎助東曰隊晃英之助既
赴東都初欲親炙民翁然既遠然餘子何人可師先
生請擧聞先生送僕父子稿於令郎君初謂郎君在
膝下故祈正知其在二千里外敢望之乎而先生不
為我藏拙送之是揚醜於二千里外也聞先生睠睾
屢發方今先生及拙堂翁靈光巋然而先生過労寡

食殆賤諸葛公覆轍何不自愛乎僕亦春來病二十
餘日而復常有詩曰開歲而來不對樽而句護病僑
爐溫天公付與看花福梅满城時我出門不腆金二
朱聊充肴資剛啓輅字之冕号明菴頤爲我撰別號
○河内屋喜兵衛(先是稱森川者)來介越後出雲崎人能登
屋佐吾右衛門相見乞字佐吾右衛門贈大紅魚屑
○小虎令其児來見孝也謀画像件○八郎令人來
謝○陽山之京師○室氏縫予及孝也羽織顛袴乃
與孝也謀導至平正氏而食用會席様夜帰途訪梅屋

室氏先去梅屋助太郎送之青浦来示予所書帖即
跋其後曰文久紀元辛酉三月十八日夜梅屋氏席
上青浦出此帖問何人書乎予曰是我二十六年前
所書今也書體既変詩亦不收于集観者或將疑其
非我書也乃記其由旭莊老人謙時年五十有五○
今日頼蔵令人來以君命賜金二百疋

十九日

初僑居伏見坊備屋主故席十二疊(疊月卯呼)明年撤此
換以新席今日備疊工復貼故席以將還之也○青

浦梅屋來將助來裝予曰修席未畢今日日休○秀
民欲見孝也謀彼家事孝也與梅屋借○昨能登
屋佐五右衛門曰敝卿與佐渡遂先生有事於佐渡
唯命○翻來書猪坂元慎所屬絹紙數片將托(爲)忽
思梶木坊人龜屋室兵衛嘗致元慎東卿遺孝太郎
問有佐渡便乎(徑卯呼)答曰元慎親族方在京師乃托
重兵衛而致證券○河新令人來致大鍼炙叔崇年
忱月書太斎所發來○玉洪來謝先生矜知
備日頃予曰我將移寓内郎願稱後新西像而西

衛門來(送)後潤筆以其悉故贈書扇二握且約異日北
游必主其家問所住曰尼瀬○喜楽尊秋谷來訪欲
飲之固辞去曰今夕北上○宗助致容貝宗兵衛之
月二十八日東々曰正月念三之芳東至云々蓋未
見我後東也○桂園送紅鬚魚乃作薩摩飯招蘆仙
不至招梅屋来

二十日

先是玉江乞書屛風二隻不謝予東報上途期逼冬
甲国孝也謝右遷予曰我買乾良平酒二樽而未償

直良平遅綫大卒非経一二年則不促債吾子代我償之何如玉江曰幸甚予曰更有一策徐年良平病吾子周旋彈劾令彼得意我欲令緑塢說彼入吾子屛風講中〔屛風講　講已前〕吾子留酒直為彼入講之料其費蓋相若則吾子不必出財唯勤揮洒而可吾子恐難自道緑塢与彼誼係骨肉我故令緑塢也須令緑塢来也玉江大喜○真多長左衛門送塩肴柬曰先生以上途已逼還紙及金同社皆缺望儒藤本生至窩傳尊旨於識將以先生東上之日再述崙轄微肴之

饗敢羞尉下乃答曰深嘉〔荷〕既發鳴凡月菴詩將賦七律請贈絹○昨日来雨不止未牌始晴○為亀松書帖三冊○遣幸太郎於河茂氏促梅墩詩鈔表紙且曰以拙集五編六編時上梓之故欲相見吾子来乎我往乎唯意遂之蓋仙氏囑作書画帖之少允氏致其別業詩〔五律　載集〕及書扇二柄之恵眠氏致柬々曰前日公席上拙作將一揮絹紙唯命之九山氏致其所請巨幅之書返曰恵眠曰明朝拜趨餘皆不在家○丹山柬乞字○坊正送示府尹所下令曰大君生母

院異居今後宜称　院殿右合旨自東都至須知○東謝挂圓〔送書一幅〕且勸西游○昨日宝氏以將移家須送猫於阿梅所識某嫗家予答其不与我謀曰猫在我家既十年令薫絶遠且方孕宜擇好處之者贈之今日嫗以其与舊在家猫鬪返之

二十一日

携孝仁詣湯肆謁祠○西大寺人大黒屋金兵衛来乞字○將与孝也赴玉江招孝也閑齋藤猫墨来寓玉江橋逆旅欲訪之先往○巳降携仁也訪郭輔不

在遂訪賴藏謝前日賜金賴藏曰寡君既赴播磨従者載旅装之船所謂〔八〕百石者昨日發此地遇逆風還入尼崎途破裂夜来傾邸皆往補未返也初令仁也視孝也在誰家曰在八郎氏乃往既而共出其庭後有神祠將謁之遇平右衛門立語良久去至玉江氏仁也去令孝也訪近藤陳平囑答龍山東来返玉江供飯予托典森脇忠兵衛東馬〔秋忠兵衛　詩巻返之〕孝也返玉江曰今日幸晴游玉藤店何如予曰善玉江欲招金城途別乃待於菅祠西門玉江與金城緑塢至出於

田間菜花既滅然渟黄猶好游人相接至玉藻店坐
於西舍假山上楓樹陰而飲既醉假寐冷甚借温袍
閑秀民亦将至待之終不至移席室中皆作書画令
店婢鼓絃口占一絶茫々離恨塞乾坤幾得蛩然不言啼鳥落花春欲暮夕陽呪又
逆昏黄戯謂諸子曰百年後必有我情者難為今又道
也日暮帰路別梅田槁北畔迷訪青浦令孝也問梅
屋病梅屋夫妻来謝○午前緑嶋与青浦来乞字且
銭弗及室氏券面欲不値○五岳自日田至贈菓儀
秝備○拙堂及池内逆蔵来不値○吾母病蔵来不

値初出門謂室氏曰忠蔵若来卿請接之致千村氏
詩募又托与青木順蔵父子村瀬秋水父子東東数日前
之蔵○金兵衛送紵○乾治本月六日東至五岳所致○個
山東送赤飯告慕父通称半兵衛○猪坂元慎族某
来致元慎柬々曰客年奉柬乞先生書者二次時先
生未自北州帰不識已帰乎否願一揮賜之幸太郎
接其人曰丈昨日既發与猪坂君柬托亀屋重兵衛
氏其所乞書蓋在封中也某特見重兵衛而取貴柬
○魚住荊石携一客来不値○郁太郎来不値○杏

村来謝不値○丹山来不値

二十二日

客年八月河野鐵兜東曰友人和田忠三郎欲送詩
乞正令某請忠三郎亦東送詩稿及金今日批稿并
作田東令孝也托之金澤屋卯右衛門○昨年依浚
人生田潜翁来乞六十寿詩今日書奮製於綃托之
道修街第一橋藤橋屋幸次郎致謄券○稲田屋庄
兵衛来為丈黒屋金兵衛致金一歩五朱謝受所属
斎緞潤筆不受額返金留書○緑嶋所乞書亦潤

不中額令孝也辞之○孝也之拙堂寓居及緑嶋金
卯諸家○少允送金百疋紅鱗魚一頭以謝○荊石
来介小野石齋相見石齋曰某即小野村佐太郎也
石齋初除額髪至此復蓄之予曰公姓名与形改故
不記也石齋曰某将遊南紀廣村而教生徒願東薦
我於溪琴冷雲諸子予曰諾○河内屋茂兵衛薦名庄兵
衛来乃謀梅墩詩鈔五編六編上梓件予曰我将帰
郷考訂而送一本吾子請命之東都筆工書四編者
曰諾既去茂蔵来予曰鬻者藤森弘菴作第五編序

不幾下獄今逢赦其序取舍何如茂蔵曰闇齋森翁
等官已前籍不得載其名於新雕本故不可取也予
曰弘菴序及月形伯董亭谷口後一題辞三年前付
吾子矣願付我曰諾○清水宗助来○勝間尚達来
告近日帰郷○劉三郎来至披之有西井俊蔵来ゝ
曰先生去後不復聞消息近日贈旭桂彼傳先生言
敢謝厚意○飛彈人来倣福田屋吉兵衛所送来及
第子盆乃付田秉○竹軒来曰二十五六日願陪游
逆鄭錢秋ニ乃贈書一幅○令孝迎東芳識伺衆氏

果送酒予否既而芳蔵来至曰二十四五日将趨謁
願出血以侍我○秀民来謝昨日為病家所妨不得陪
游○文虎来先是予欲以所蔵大日本史易資治通
鑑文虎欲償金七両二歩而買之予辞○九山来曰
先生若欲訪拙堂願随從二十四日有閑何如答曰
某方劇忙難預定日兄来我在必陪從饒令不在勿
深咎○未下牌招慎齋妻針腰未畢頼蔵来令孝也
先接之已見頼蔵曰欲以二十七日餞先生於炭安
氏別業願與小虎金城諸子臨予曰諾乃欲之頼蔵

遂導予二人至北里後巷瓢亭供酒及麥飯亭係新
築結構極奇異或撲神擬船無一平正處謂奇過則
危者唯新緑可見日没将撤歲次氏婢来請頼蔵乃
共出而別頼蔵令其僕送予○梅屋青浦来欲導飲
平正氏不値○阿梅欲随西下令汐室氏至其兄家
謀之返曰兄激能黎未帰○患眼来白明日拜趨

二十六日　晴

召梅屋清浦曰我将移家諸助諸務乃令青浦見津
逢及會所某謀移居件○吉嘉儀贈紅鱗魚及金酒

足並謝前日乞書也○玉江来謝○飯山来告大昨
日自京師帰乃欲之○裝潢氏河嘉来乞字○竹軒
令人来取昨日所止恭昆論三冊○先是梅屋為平
正要紙障平生将飲之梅屋勧招予夫妻及寿也今
日與至平正氏宍人供會席樣膳皆賞割烹之妙飯
後予及孝也膝既醒将與孝也赴緑塢招室氏梅屋
去訪宗助不在過緑橋匠行二三丁一童追呼曰公
欲訪金城君乎君方在我家視之緑塢氏僮也從前
訪緑塢多自西今日偶自東故忘其家緑塢近入室

金城白塢在焉予以腹猶果然請遲飯李也出訪頼
臧久之不返皆爲主人作書畫即賦一絶擽藤漢々紅塵拄倚
樾袞々緑水来青玉翁鬚欲雲青鏡黄基座邊閑既而飯有盛饌予問良平
酒直曰一樽蓋一兩内外予曰然則先請取玉江潤
筆金三兩以二兩二歩當酒直以二百疋賣兄家皮
履且見玉江告我意曰諸兩下脾李太郎来過○恵
眼東返書屏風一雙且謝不諾来之故又乞字○真
多長左衛門来至○今日青浦致去谷道菴東及其
所送魏鳥賊衆曰民者賜来由青浦家道方窮須令

其兄毎年出米一石八斗也其告彼兄孫兵衛孫兵
衛謂青浦賊仲虚不一而足此事断然不可許然夫
子之言亦不可忽故毎年送米如故云々○戊辟以
館甚故招愼齋共語○森脇忠兵衛田東音至大意曰
本年出荒国政残暴聞先生帰路或将来尋舊盟竊
謂懇無前年佳興敢述愚見趨舎唯意○故婢於不
来留助室氏諸務先是阿石欲從西下予以其父不
許拒之将以阿梅爲替人然未決
二十四日

梅屋青浦助太郎来料理諸務○前日栽與濃遠順
八郎矢田典三右衛門来贈椎茸三斤於順八郎書扇一柄於典三右衛門
今日又栽答芝山足予明菴山田庄返勒東一瓣椎茸包於
芝山素扇十柄於明菴返元之助詩令李也東芝山明菴送詩基乞許
既而将遣李也於河新氏及加賀宗氏耗焉然不果
○前則以真多長左衛門潤筆殊不中額返之長左
衛門愧且惱復書强請頗有醜議之語今日令人来
取田東芳伊馬署由始聞公典亞侍史譜既解我篇
事情矣奈観其牘稱未解也累歎無容無解繫漢籍

有公再公而復示我無復所望我継令述其故公然
終不解異日面詰應爾々也島田氏我親交也其所
乞我跋論潤筆若四五幅我將書贈之公請通我意
又栽與成菴東畧曰前日真田子送紙二十張許乞
字曰内有成菴所乞我將返之不識公所乞何紙也
偶藤本生在座因屬曰吾子見成菴請述我詞公之
請我敢拒之令以紙幅難辨一切返之請留送紙唯
命是從令有傳公頗慍我不情者蓋公未悉前日事
情也故陳愚衷云々與成菴書簡於大七氏門遣助太郎於菴

仙氏促作書画帖遂之恵賑氏題其所乞書及詩春
之稲西屋庄兵衛氏問大黒屋金兵衛信之森川氏
報書既成〇稲西屋令父来東曰金兵衛田東来至
某名源三郎非庄兵衛也〇東都下西喜兵衛贈牡
丹花三顆皆径七寸餘〇九山来曰今日為先生設
餞宴於伊亭且招拙堂翁願強臨〇宗助来曰既貴
掃公館以待早晩唯命明日若有賀擾免彼将發駕
於亦唯命乃令孝也往謝〇又兵衛来〇藍田令其
妻裁包字〇遂庶角刀架及書一幅椊慎齋四来上

牌携孝太郎至伊亭九山既遅来坐拙堂及池内退
蔵北浦春耕丹山至拙堂従者通名曰某即松田右
兵衛子也予謂九山曰二十一日兄及丹山以将赴
小虎氏会見過何也九山曰先生東有二十一日小
虎将会社友之語故也乃示予東始悟予誤六字作
一字矣予三四十年来作東雖急忙字必読而後封
之近多不読也往々有是等誤一由老耄悔忽也雖桑
楡晩景猶可自棄記以自警既而酒出有盛饌通幸
太郎曰須導我児来孝也至議論紛起或起合作書

画於別室燭出拙堂既酔曰我輩唯宜談風月莫慷
慨自喜強預人家国之事恐權牽就君赴東都也予
笑曰咄々逼人拙堂顧退蔵曰酔矣公在側而決言
公唯怒酔人退蔵曰某不自揣嗤聽何及九山曰如
陶所先生命逼湯鑊而得完全者漢人往々有矣我
雛則未嘗有也退蔵曰某實自免録中脱還也猶憶
幽於下室塵僅容身傍無筆墨唯以作詩消日每月
以記憶所作為業至五六千首然久而遺忘無月感
殺賜點実中有紅燈落雁糕刻湯解悶紓肝壯許八

柱折之尖如筆以寫所作既遇赦名雖在浪痕集去
又曰吠獄之日頼三樹以下千餘人至聽某坐於茅
七次三樹等四人既曳出處斬爾時自謂萬無活理
豈図恩赦放帰恍如夢寐拙堂曰公蓋識大閣老
故蒙格外赦也彼獄本出於大閣老及水野土州意
故也公集宜名續虎口餘生也酉下牌仁也与幸太
郎助太郎来迎九山曰既艤舟矣諸先生請従舟去
乃與拙堂退蔵上舟於八軒屋東畔弥望岸上萬燈
如晝京師方有親鸞忌祭北上者以萬数過半従舟

終夜發無斷時設照舟次也皆曰僊之感踈可畏拙堂曰舟以多載往々覆沈其現見浮屍聞死者親族皆相賀曰死於法主之事即生於天堂也愚惑一至此哉至浪華橋南畔与退藏出〇今日梅屋青浦整頓器具預為明日來送之地

二十五日

卯牌令幸太郎往赴青浦梅屋二子及助叔郎至〇幸夫土名来宗助發之夫相助令梅屋杏葊赴府内郎𢧐點我所幸送諸具而收之予與葊也青浦録諸

物載之幸上示所録於梅屋取證記自初送至平館送云幸不得過肥後橋乃令宗助氏三夫携從之杏葊並橋畔與之聞宗助在公館助梅屋甚勤令孝也往代之既徒家什七分則日没乃期明日〇今日記雜殊甚唯記十餘件於左遺漏猶多矣〇秀民賷予夫妻及孝也金二兩菓子既而来見曰肥後邸傳其侯旨欲徵某為其邸醫賜俸若于某答曰且与拙師謀而答敢問何如則可予曰世方多事依強諸侯可也吾子勿辭秀民悦〇杏村来賷金二朱〇芳藏来

白前来期以二十五日拜趨然有故欲延至二十八日敢告之曰真多生將再陳前請且有不得已之新也先生強允其請彼必悅服乃裁回東曰今日芳[illegible]家吾子来恐不得綫語延至二十八日幸也真多生東中頗有嚇我之意甚至文字也而論謝學[illegible]其見芳於賈人之語是真行解者故斷然謝絶矣東既發於大七氏衆屬助舍人偶至曰欲送酒樽不知致於何許可乎予曰請致於府内邸白諾乃取東於大七氏托焉〇卯藏来請撰其兄熊藏墓誌〇熊登太梶

屋平助来致深見玄素東曰正月下旬既𠧧送金二兩二歩不識既達乎否此緞又送金三兩以為脉見飯費請以前送為雜費料顧合之支半年之用也乃見平助取金三兩曰前所送二兩二歩未至也彼時金外別有呈左右物玄素傾盡心力而為脚夫所據不可不追究也予曰幸太郎欲隨某西下果然則自四月以往以彼為我学僕不復納飯料也然如諸雜費我不能給之須令彼父送之也欲且以前所送二兩二歩為雜費料也然未至足下貸之何如如後所

送三両償我所貸其餘恐不過三歩合之四両二歩是以支至十月雜費也我至十月將來上京時前來元素謀彼去留平助曰今日且令章太郎至我逆旅○佐渡中村次三郎來贈金及乾烏賊乞字○權代屋孫六來取其主人六郎右衞門旨選大口魚卵鱈乞書○亀松來還之津莊氏償本月屋賃津莊取銀一両返銀二錢曰明日以往無債可也○秀民妻來候室氏○使藏來○夜室氏並児弟錞從府内郎弟及幸(孝)也幸次郎杏菴助太郎宿伏見撈備磨藩

圍既送府内郎備秀氏氏二衾○河内屋喜兵衞來取所屬書○令室氏贈宗助金二朱及菓子

二十六日

遣助太郎起梅屋青浦返曰將至久之不至又遣章太郎促之辰牌始至遣青浦於府内郎點檢車送○巳牌車夫始至運送家具如昨○成菴東送金二百疋乞字東曰前日因長左衞門乞字先生不許蓋有以也後得先生手札有公所乞敢望潤筆乎之語章甚因申前請云〻○東眞多長左衞門返陶器曰此

前日盛海藻之器當罪換還而家務紛紜延至今日無辭於謝器中容大口魚卵三膓祈叱存○昨夜東孫七曰明日將還宅於屋主津莊將來點檢屬宅請器與吾子請臨之下牌孫七至強見津莊步焉津莊來乃付蘭席盤盤等物數十百種又贈金二朱曰爲我買旗獻稲生祠又贈我書一幅及漢銀香爐一基劉記我所親栽草木數十種援之曰天時方暖不宜移栽欲待冬移之吾弟願屬後主人冀擁撫津莊甘諾孫七既去令僕夫三吾來搬運助〻請宗助後發焉

工名收車送諸見乃章太郎將往見稅屋平助乃裁答云素東大意曰春來不聞兄消息疑家有病者昨日平助來致本月上旬芳訊始知兄以正月下旬送令郎敍賞金二両二歩而未至也賀家無病昔吊金爲脚夫所偸令郎欲從僕西下僕所貸金一両三歩許其餘將以當令郎道路之費憾猶不足則與平助謀借金二両二歩兄宜追還托脚夫之金二両二歩而償平助也令郎善勤我將食其志故四月朔至九月朔不復收飯料所謂學僕視之也云〻○予親至

西隣加賀松百新東隣小西喜南隣加賀市百又五
家告別各贈書一幅○小林梧陽来訪幸太郎告予
曰客至問其名但曰某有御用欲相見予曰凡称御
用者蓋無告事多為官吏所詰責也且問御用係何
事（邦人謂公事曰御用）復告曰客曰唯称御用先生必解予曰
既称御用又称先生可恠延見則梧葉（陽）也大笑梧陽
御用郎呼同也謂幸太郎曰吾子加一有字是以其
心忖度而不中也之謂不聡聡思聴今後須竭心○
昨日北海送示清僧格林沁及殷兆鏞奏議二通去

年帰化人鄭綬堂上我官書今日還幸太郎返之先
是聞僧恪林沁者咸豊帝姑婿而屡破英拂之兵然
未見其文辞也二人奏議大意皆謂庸臣受二虜賄
而主和議一日和則一日無事宰相親王二自和
則二日為無事宰相親王唯貪其身安逸而不顧我
境土日蹙主権日替而民庶日困窮也二虜佼猾固
不足畏唯委臣（謂林）以征討之任克復可期彼所畏
唯陛下与臣二人耳而陛下今後信讒言欲与彼和
是蹈宣宗成皇帝覆轍也先帝晩年誤用庸人大誤

国事其在天之霊必悔而望陛下之為孝子革其愆
矣陛下復蹈覆轍是實不孝而非孝也云々林沁蓋
岳飛之儔清之安危係其一身而咸豊帝不能用故
致去年九月之敗也後聞満州兵克復北京殲二虜
兵蓋訛傳也若果有此事其為林沁之功必矣竊惟
我殷鑑在清故録其大畧云綬堂即長崎在留清商
鄭稼堂之子避江南乱携其妻子数人来者據其上
言去年五月前清兵囲南京数月隔在旦夕将驕兵
怠一旦城中出奇兵擣其虚殲之死者数十萬清兵

各所遁竄不能復振清人称江南為長髪賊林沁奏
議有長髪賊雖殲非所憂唯要某々等征討必有恢
復之期可深憂者英拂二虜也請委臣討之之語林
沁深憎天主教独我周孔之道誓不共戴天甚背我水
府老公唯老公兵畧未見其効林沁則擾兆鏞章奏
及清人所記新聞紙（不識何人所著蓋清人寄在崎友人者傳于奏議後）其測
虜情如神毎戦皆捷其功赫然○朝来窒黙検家具
午前返府内邸予午時始至邸途過津荘氏反蔵鍵
過泰仙氏告別○宗助朝来在我所居監視車送諸

物予既至乃謝之去〇遣孝也於河荘氏囑與渡邊
順八郎遂之加賀六氏托與東方芝山東孝也曰兒
將遂赴小虎招將使秀氏俟於小虎本宅（二字用邦吟）請
與彼往〇午後金城玉江來於共至小虎氏秀氏既
遲小虎門人曰我師夫妻夜來既赴別業至櫻堤別
業拙堂招葉藍田杏村陶所（池内退藏号）拙堂門人松田
生在座孝也九山丹山至於小虎不招杏村予勸杏
村而來杏村見客滿室不辭直去衆頗怪其不情小
虎供酒食有盛饌因櫻祠南畔地名青湾水味尤佳

某住此以汲青湾煮茶為第一樂八九十年前浪華
隱士著青湾茶話二巻即此地也出茶話印本示之
又令其兒順之助導客観青湾地形時日既暮藍田
曰某挐舟至矣願陪歸乃與金城玉江秀氏從藍田
至綱島入舟至肥後橋東畔出歸邸（以下松邨皆係府内邸）〇
今日伏見坊屋主野村次郎贐袱加賀松贐對州雲
丹百新贐手巾五袱一百文贐袱〇室氏曰晡時車
送件單妾及二兒二婢幸太郎皆移焉獨杏菴在梅
屋氏不來乃令孝也東責之杏菴來謝〇今日事煩、
多然不能悉記

二十七日

覺兵衛來乞字〇河内屋喜兵衛來贈潤筆金若干
乃別贈書扇二柄〇留覺兵衛喜兵衛飯之〇遣孝
也於拙堂賴藏綠鳩諸家〇午後玉江來告賴藏氏
舟在東川南涯乃携孝也梅屋青浦至舟賴藏金城
飯山及二妓在焉西風逆屬川波如海至綱島出舟
過菜圃數百步渡畧彴即白山氏別業也苔氣幽涼
餘花猶靚上堂坐観長流布帆出沒於綠樹間初令

孝也報小虎（在其別業）小虎至賴藏供酒衆交作書画又
分柳塘春色漫花塢夕陽遲字為韻予得陽字（白話治）
產貿郭古名荘樹杪山相引窓前水自長蜉心催夏令花氣尚春陽尤喜歸途好騈吟坐野航　又賦
五古（詩稾載）既而令妓歌舞黄昏後皆上舟歸〇健藏
來餞予及室氏金百疋〇孫六來不值〇丹山送金
一両乞字

二十八日

孫六來贈金一両二歩二朱乃報以書若干又為其
主六郎右衛門書（當）其家詩（詩稾）前日孝也托與東方

芝山來欲加賀六氏以方無加賀便(便䌓即呼)辭今日托
之孫六又托映如水兄弟來(送推葬於如水兄弟)○杏菴出寓
梅屋氏贐予以下有差○西村源三郎爲大黒屋金
兵衛送金二歩二朱取書○宗助致磁部寛五郎本
月十六日柬曰昨日自長柄郎至○府内重人木村
默齋來見贈羊羹及海苔○綠鳩來先是予謂綠鳩
曰玉江乞我書三十六幅潤筆額當金六兩然以其
方靈將辞減其半我買良平酒二樽前日問其價於
泰仙曰銀百四十錢可即金二兩也吾子請令玉江

償之則其餘金一兩矣良平乞我書約贈金二朱未
至請吾子爲我取之并計金一兩有二朱我將以買
吾子家皮屨木屐綠鳩喜使玉江謝予今日予与綠
鳩交書券又付與良平柬綠鳩爲玉江創屏風講(見前)
其資半屬綠鳩而供歳良平在備中病玉江爲之奔
走故予勧綠鳩說之入屏風講則玉江不必出金償
良平以是爲良平入講之料則予潤筆金二兩轉爲
玉江屏風潤筆也是玉江之所喜綠鳩与良平皆嘗
事泰仙綠鳩池田產与良平家迩爾汝之交故予有

此說也○中村次三郎令人來取所屬書畫帖○使
藏來○先是蘆仙爲紅野平左衛門裝予觀梅詩又
作函使予題簽乃(而)寄也書函昔今日將令助太郎致
之蘆仙氏視寄也書函之上下顛倒乃令工改之遂
不果致○飯山來介仙臺人岡啓助相見○芳藏來
致泉方助所送金三兩曰玉帚春二樽既發於京街
濠流屋嘉兵衛氏請令人取之乃命寄也與宗助謀
假從夫二名令梅屋携之赴嘉兵衛氏主人曰西宮
酒至此者馬夫送之例也若破例馬夫方要取錢不

如治例及從歸○爲青浦梅屋杏菴助太郎作書各
一幅以謝數日勞也○發谷成菴柬(中包書於大七八歲)
氏○令寄也留飯山啓輔飲之○中牌尊芳藏至綠
鳩氏主人不在就其妻視皮屨木屐約買數兩綠鳩
歸供酒日沒腹痛乃去芳藏留宿綠鳩令僮送予○
阿石去乃贈金二朱

二十九日

杏村來○芳藏來乃託謝泉萬助柬(送推葬一函於萬助)○還
寄也於儀彌撫松諸家謀買舟件既富海小倉舟子

各来請乗其舟議不決乃約明日復来而去○秀氏
来示増田長盛印方一寸六分刻豊臣長盛四字字
畫端正楷隷之間螭紐高六分餘曰此小倉人柏木
勘八郎所蔵又示古銅器表貼金者形似嚢周圍可
九寸高二寸五分金色煌々銅為青緑色蓋千年外
物者又有刀具数種亦古皆掘古城址所獲勘八郎将
因印紐為筆架以銅器為香爐敎請記時予痂甚乃
請秀氏藥○裁答礒部寛五郎柬招又兵衛托之曰
礒寛五郎囑我曰他日書信来往須托炭屋安兵衛

也彼出入我長柄邸毎日僮僕来往而邸發信東都
毎月二次也矣吾子與安兵衛家人善故相托也又
兵衛去既報付安兵衛含人畢○猩々庵者来見前年
市川氏席上相見○近忠使人来乞字○芳藏見贈潤筆
金甚渥乃殊贈文玄公書一幅○玉江来○乾良平
来予述令玉江償酒直件良平悦曰往年玉江労於
我病且先生所命敢不従予曰前日篠山園田某乞
字送潤筆金四両餘内有燒金三片爾時我不知之
後以此買物主人不受敢竊告良平曰園田某我所

善他日相示而取替金乃付金三百疋○並飲良平
芳藏偶播磨大野宇四郎来乞字与焉○飯山来○
令章太郎促淀屋嘉兵衛氏酒既馬夫来致之○孝
也出金一朱於付善哉饅青浦来與食戌下辭帰○八
郎来不値○今日買百新氏呉絽幅繻百又氏唐紙
二百葉羅纈一疊價貴據記○梅屋贓録

晦日

携仁也浴大川坊湯肆○芳藏来○元恭来予曰請
令賢郎来助我衆裝○撰印藏所屬其兄能藏墓誌

銘○昨日又兵衛約乞書屏風而不送紙今日遣孝
也促之又兵衛来曰書綿屋五兵衛所屬願走一力
取紙乃令仁也往又兵衛曰吉喜欲明日餞先生於
住吉何如予曰秀氏既約明日餞我然未聞確報且
令孝也問之孝也往秀氏不在既而秀氏来孝也曰
明日請赴吉喜氏招乃令又兵衛報吉喜紙至乃書
○小倉舟子冨海舟子交来見孝也然終不決○宝
氏之緑塢氏買段数種○玉江来○青浦来贐予皿
室氏矜二兒墨○先是梅屋寫瑣事備忘録日課二

紙鼻緞不果今日遣孝也督責○廣瀬敬藏来贈雲丹数筐致松原喜作所贈東及金二百疋乃別孝也及青浦玉江見之黄昏携敬藏至西横濠看店胡屋供飯○真多長左衛門来至先是予答其東詞不恭長左衛門懇謝乃發回東曰前日件今後勿復言○加賀備元威将赴宜園乃来苑治曰我既移於府内邸方議買舟然未決聞南翁令孝也限本月上旬帰家欲速其来之府内也我得發此地以孝也在側也請我莫西下者以數十人之多言旅可畏孝也去此地人必要我留之若不聽必失人心異日再游無復親我者矣假孝也為名則人不敢昔諍所謂上策代謀也南翁之府内後孝也帰即追之府内亦可吾子請以我意告云

四月朔

芳藏東至東曰某昭成菴成菴曰旭翁送扁額八紙我有官務不能裁面東吾子善為我謝出菓儀一封付某送上又曰紅野平左衛門在成菴席上曰蘆仙紛裝旭荘先生觀梅詩携去未返之先生若去恐蘆仙不果裝也願乞先生督責乃東平左衛門曰蘆仙托上未帰然裝潢既成某父子既題函蓋聞彼時發一力送之前恐鼻緞不果我若去公須東彼取之彼居在心齋街頃處揚南折處云々東發於大七氏○遣南太郎於平五氏托其伺山東近淇詩巻送予蔦波海月樓詩及孝也書扇○卯藏来乃付餞藏墓誌銘○春星来薦擔磨人堀亀次郎相見亀次郎以方有事使其舍人綿屋往右衛門来乞字○遣仁也於亀松氏致其所乞我父子書扇六柄○小倉舟子来與孝也議予曰我約三章一曰舟價七兩而路過金毘羅及宮島二曰我一行之外別不載一客三曰我自爨不食吾子之食吾子録三章書如約二字相示則識決舟子曰諾明日復来○谷口傳次々松尾源兵衛来賀○已解孫七来告舟已至門前乃携孝也出又兵衛在舟宗助及府内人二名入焉梅屋至孝也與之出取其所謄瑣事録少間共至曰荊右偶来餞大人画一幅故遅矣青浦又至舟乃過土佐濠及木津川至渡邊水浅舟屢膠過小妻村萬緑滲目不復見行紅稀坐即飲午食畢至

高燈籠出上燈籠臺四望賽住吉祠遍五大力諸祠
境至土佐新營前而觀今日快晴賽祠者萬計以營
將有落成儀皆鶴立渠既四周劃以高堤不知堤內
有何結構觀者集於假門吏不許過橋上堤唯望堤
下疊石耳矣甚乃促去投三文字亭諸室關閣樓尤
宜遠眺拭予書一幅及扁額二蓋五年前物孫七命
酒肴飲且作書画每室客滿數百人皆（階）舞喧譟傍若
無人黄昏返舟予欲携蘆歸鄉栽之梅屋青浦等支
拔之多折乃命舟子掘數莖舟路闇忽與他舟觸他

舟子怒罵戍嘩至門前出孫七以下別去〇良平送
酒一樽一升〇富海舟子來不値

文久紀元辛酉四月二日
錢屋弥助來乞書招牌以杙辞其半〇緑嶋來贈其
畫一幅乃屬命定正氏装之及荊石所贈〇梅屋來
〇又兵衛來書（的）既贈謝金二両〇洪巷來贐金二朱
又致坪信道客臘東〇亀山卯人來致鴨下安吉所
送柬及紙包三束曰臘尾倉卒從寄君柬下不得拜
別深以為憾數日前歸亀山披候起居不腆金百疋
煙草二筐祈叱存送絹一幅及書画帖額一揮乃裁
回柬書其所属又贈書一幅及孝也書〇敬藏來別

乃書淡月梅處村莊扁額贐之〇玉江來予曰明日
以往我將東贐請來助然我將發一介相迎未迎則
莫來以我方旁午不暇往接也〇八之輔來贐菓子
及烟嚢〇金卯使人來贐予及孝也羊羹七梃〇泰
仙來贐紙及羊羹〇堀氏人來取書〇寛平來孝也
送肴〇右仲來預告將贐昆布〇你秀氏所属柏木
氏所藏二物記書之令孝也致之〇孝也所嘱小虎
画予像成命贈謝金二百疋不受曰聞先生有自賛
異日梅墩詩鈔中有題田順所畫真一首足矣前六

郎嘱小虎畫予真小虎不肯終有畢世矣不画生者之真之語故此画托名其咒須也云○秀民來○大昨日晨召按摩師高橋進吾北里人言能治疝今日復召其術唯揣筋絡疼殆不可堪○小倉彝子來押印證券曰如約乃約明日先付金四兩

三日

來取金而移彝門前○弥助來○招青浦梅屋玉江托料理諸務香巻亦來助○孫七來謝○發谷鴨下安吉來及龜山郎○寬平來○發部相模來贐朱子

攜李○以梅屋有労于瑣事録贈故締衣又贈書扇六柄於青浦○延正令人來乞字○借郎人浴室作湯○龜松來贐金二朱○秀民來曰今夕請臨○黄昏携孝也青浦至秀民氏主人供酒食初出門謂幸太郎曰吾子須携紙燈來迎既而不來忽聞五鼓乃辭帰秀民送至從屋橋邸門例以五鼓下鑰乃請監門告宗助而後得入帰詰幸太郎曰尊夫人禁其莫往問室氏何故曰公嘗有若不達門將宿秀民諸家之語故也予責其慢欲謝宗助聞其既寝止

四日

令孝也謝○青浦梅屋來助如昨又傭府内郎胥徒二名彝子一名買席及縄來運送諸具而送之船終日未畢○寬平東送糕數種又托其南陔兄東及海参○金城贐画扇十柄且曰某门人梅渓欲餞先生明日午後願臨答曰今日方忙不得預謀明日事請俟來朝○玉江東送画扇五柄○慎齋來贐予及室氏二儿○左仲贐紅鶯魚屑○裁其清水麻之丞東及谷南條董一郎茶屋新次郎東合封之表書麻之

丞名達幸太郎於長府郎托馬送羊羹一筐於麻之丞○達幸太郎於舟越新七氏托谷松井右衛門尉東送其詩稿○發其成巻東於大七氏内包谷芳藏東○八郎來別○中隣九山來贐金及花月盃書東紙遂導至平辰亭新居設餞宴使妓行酒忽聞尾路人橋本某交先生乎予曰然因憶前月竹下送稿及金置之机上移府内郎時收之匣中既忘其何器乃借一力取良平所送酒一卣贈之九山因東孝也命捜竹下稿而辭帰遍尋稿不獲○有竹屋儀兵衛令人之來討其又鶴翁卒鶴

翁嘗称有宜予自江戸帰後始交善書喜佛理頗有
有道者風往年予在京師和助欺妄平野氏借予名
就其家而行糶糴術終損百餘金予帰聞之見鶴翁
謝時予窮甚鶴翁唯取二十餘金而焼券予感其誼
後鶴翁窮予屢貸之常祝老健春来俄覺衰羸曰客
年妻歿不堪追悼無幾病至是歿年蓋八十六如此
老成人豈可復見乎予交伊勢奥山中書松田右兵
衛等鶴翁為之介紹恐今後諸子稍契闊也

五月

遣幸太郎促梅屋青浦来○遣仁也東金誠曰午時
有少暇赴梅渓招何如荅曰諾○慎齋来予曰前月
二十七日鯨皮翌日食柑忽覺腹痛尓後臍傍疼不
已或曰鯨毒昨日服大黄劑下利數行益疼如之何
慎齋曰莫若按腹乃下手久之針胸肋及腰曰蓋疝
氣也午前少飢復疼○松尾元兵衛餞松魚四節○
宗助賻茶一筐及羽織紐（三字用邦呼）○卯藏来賻金百
足又贈熊藏墓誌銘潤筆金一両○藍田妻来賻扇
十柄及衿曰拙夫病不能拜趨令妾代謝願以八日

枉駕茅曰余且將上舩拙荊常慁往別夫人然以忙
不果怨ゝ又曰我観藍田兄不唯形容憔悴精神亦
苶夫ゝ善保護○先是孝也備宗助金二十両約月
納一分足至是以予潤筆有餘金謀返之宗助辞還
乃以肴資為名贈金二百疋○今日復送家具於舟
○簿録家具重大難運送者及書籍等数十百種托
之宗助○後備齋継之若既而付金弐朱於宗助以
為其儐曰昨日傭工作木札数十請謝以三百錢○
棠陰来賻砂糖漬蔬菜籠乃典之出仮也後吊有宜

武時釜前西王人自家翁前月来屢謂今日將逝為
我招某和尚及旭荘先生而訣家人謂先生方参事
肯為病容来乎輙報曰今人招先生偶不在矣昨日
復頻言今日必去皆謂如前日報如初忽瞠目而口
沫出視之既溘然皆驚且悔予聞之悵然出返仁也
曰午後来迎至分部相撲氏告別不在至金城氏後
藤梅渓既来候曰令郎君盡至乎予曰家務如乱麻
我父子不得同出也金城曰既為郎君具膳如之何
予曰須以棠陰兄為藩人棠陰喜梅渓導出途過緑

塢戶前入而告別梅溪家在梅田路屋宅華淨書齋茶室結搆巧密其父見予為作書數紙主人供飯羞饌鯉及雞其餘鮮膾脆羹豐備甚仁也來迎典馬梅溪曰他日先生復至此地館舍未定請宿我予曰幸甚未牌辭主人父子贐金若干金城梅園將送予棠陰逆別至頼藏源五郎告別皆不在至八郎氏告別令仁也報玉江亀松今晚上船至安藝邸側遇賣泥鰍者買之放於府内邸前流既返唯慎齋在室室氏欲出買雜具乃東青浦梅屋召之〇孝也至洪菴寛

平等二十七家告別〇亀松來前日復洪菴東中有上途前必拜趨之語至是終不能往孝也攜幸太郎出別無從者及守屋者遣亀松來之謝食言且為坪井信良告近移居靈岩卿福井中邸〇陶所葭陽來別不値〇前日欲償大七氏脚夫債返其籌曰速示會計我將西下吾子莫謂我不償債而去也不答再三促之猶不答今日東曰我今夕去吾子終不示會計我不解其故今冬或明年我來而後償之吾子卑綫我無如之何再終不答〇秀氏來別〇又兵衛來贐漆塗盆及菓子

〇孫七來贐予傘室氏砂糖漬蕪〇舟子以日將没促上船甚急室氏未返造阿石翰來阿不来助諸務促之黄昏返予曰卿既送蒲團及膳於船明示舟子以不復留舟子預謂夜行怕橋柱頽及月來澁解纜不然近一日可也今欲留無膳具蒲團欲去卿不返是我所以窮也乃遽送所買薪米及隨身諸具於舟諸咨倉黄佐佑之予性善耐忙然如本月朔以後賓生來有數煩冗故瑣事錄遺脱過半云〇上燈時携室氏孝也仁也正也及幸太郎阿梅入船宗助元兵衛八郎慎

齋玉江金城緑塢青浦梅屋孫七忠兵衛相撲等立別岸上獨阿石從入舟下至安治川橋西畔舟子曰監舟所禁夜發且泊焉乃與室氏孝也二婢出訪孫七借筆硯裁與青浦梅屋東托焉送唐紙數葉於青浦以請諸友送別詩畫孫七供酒喜太郎寡婦見戌下辭返舟阿石終宿〇岸上娼樓鼓絃擊鼓徹曉不得睡

六日

昧爽起阿石去舟子始覺俄解纜阿石曰聞來月平次郎將自貴境來婢願隨之西下室氏曰好室氏在

派董十年所交藍田妻慎齋妻尤親而婢前後數十
人唯阿石前後在左右五六年至是欲終身事我家
云○至監舟所舟子使予以下出艙而坐二児猶睡
起之拳劉子吏前田松平左衛尉臣廣瀨謙吉及妻
児門生計七名西下起曰可至天保山側揚帆風潮
頗順午時近兵庫西風起乃捌帆北行入兵庫港○
遣孝也訪京屋善次返曰善次不在因訪藤田章菴
彼將來見少間章菴来請臨其家乃與孝也章太郎
徙主人供酒其母及妻子弟與藏德太郎見着紅鬣

魚膾甚美予以室氏尤嗜膾令主人招室氏稱病不
至仁正至主人贈正也金魚及奉書紙帖予强招室
氏至室氏飲味淋酒旨之主人贈一卣予乃為主人
作書畫數幅既而主人曰善次方獨居其神邉別業
既令以報之伻未返出排徊街上途與伻遇聞善次
在焉而决往返何如乃出室氏欲携阿梅乃返章太
郎迎之予與孝也與藏先行至湊川渴甚令與藏就
路右店借茶碗與藏不能借偶有一老人立圖予請
之其人就店取碗乃就上流而飲頗渴室氏正也

章菴阿梅過焉乃至神邉遇善次諸伻曰我主遊灘
未返乃還章菴導入路右店將使飲章以醉乞飯善
次與二客来欲導之別業室氏與章菴及予及孝也
與藏從善次更東行七八丁左折入門徙来園間數
百歩自別業後戸入善次外無婢僕自設蒲團時日
已沒真島謙平高橋進藏進至將寢德太郎導舟子
二名至曰今夕不雨將以丑牌發願速善次與恐雨
也吾子能保晴乎曰晴雨不能預定唯公意予因蔦
壹晴識不能曉符與參外還乃出衆送至我船鄰者

廣島蠣船者嚮海鰻鱺飯與導就焉章菴大醉而来
叱德太郎曰我禁汝酒猶不改乎善次與藏曰令兄
大醉雖責令弟之飲章菴不悅予曰友于之情乃爾
不可咎令兄也時已丑牌也還舟

七日

欲雨不雨至辰下牌舟子欲解纜乃還孝也謝章菴
且及金魚德太郎来別曰家兄醉未醒鼓柴出港揚
帆風潮共逆撳簸甚皆困眠阿梅尤甚終嘔血正也
私語曰彼若死投屍於海可乎室氏棣萬徙年後入

明石港令孝也出訪兩夜典膳父子及京屋弥兵衛
返曰典膳又元瑞病風痺典膳將來作兵衛不在○
室氏出賽人丸祠二兒阿梅從予與孝也浴湯肆○
典膳來予贈元瑞菓子一筐其父子報以羊羹○伏
見坊東鄰米善氏婦大歸而嫁明石室氏遇之不言
既婦因阿梅傳言曰願臨其家距舟次逖乃令室氏
往贈羊羹既返婦令人來送鮓○黄昏鼓槳而發凡
死浪恬行四里揚帆又四里天明

八日

初風順少間上鼓槳而進過屋島等地日沒風靜浪
平帆屢揚屢卸

九日

昧爽舟子告曰既近丸亀速作上岸之状問何故不
到多度津乎曰風逆恐緩方収拾諸具舟子曰裝未
畢乎到多度津亦可僅二三丁忽曰風順揚帆入多
度津舟子曰此地有所謂舩逆旅者舩每來泊必主
其家不問客多少謝以金二朱例也平日少不下十
四五人今唯七人而亦施金二朱不亦費也於違例

船之耻也敢固之予悟初勧丸亀上岸蓋惲於此件
故也乃許之唯曰吾子券書金七両二歩別不注金
二朱我謁金毘羅參所預載例非始於今亦須預載
也舟子謝不敏乃出至逆旅氏命作浴湯來戚舟子
回時已近午待浴畢而上途令夕陸不得返舟乃
令孝也尋湯肆返曰有乃出浴令仁也返室氏曰逆
旅湯亦戚矣午前一行登上市唯舟子菊次郎從出
多度津二十丁許馬夫懇請乘我馬乃給二人並乘
約價二百錢既与孝也乘十丁許又挽其也蝨中來

謁價五十錢一里半許孝也下仁也代來步肆至金
毘羅街口下室氏以下皆後欲付價然囊無一錢馬
夫不耐待曰歸路乞於郎君何如予曰善既室氏及
回馬夫乞二百五十錢矣先是馬夫借孝也錢三十
文故不就馬而就室氏土人之誑旅客大率此類也
孝也及乃責其慢失事機謁金毘羅祠取生路下薦
木蔽空陡甚出於金堂側予語孝也曰我在鄉時間
訪人伏久話曰石坂下有伏木村〻人久作托我百
金約至歲晚加息十金至四月來取母金曰不須息

也問何故笑曰有大利不問細利也後聞其族某言曰久作一日上石坂遇一巡禮者熟視久作面忽禮拜四方鳴腰帶所掛金唱佛名數十遍畢大聲呼曰吾事了吾事了久作怪之其人延久作袖至僻處曰某讃岐金毘羅所發間使也金毘羅將営金堂既聚金數萬而神托巫曰有前生積吾未獲福而役今再生者六人須傳金堂經営而賚其人各萬金也其人額肉内隱々含一金色王字須使善相者無十年久每人限二國遍探日本六十六州逢其人錄姓名返

報高松廳吏也廳吏須護送萬金以下二月晦若正月二十九日致於其家也神之所命誰敢違之某等三十三人以善相應撰某任豐前豐後探索使以佛誕日航海晝夜傳中津浦今日至此途中所見數百人不閲君即其人也我獲一人則吾事了敢不自賀乃具酒肴饗久作久作恍如夢寐既而大喜導歸其家令妻見厚賄之不受曰吾受命而私吾子贈如冥譴何止四五日終夜端坐口不絶唱佛名久作問受金之禮曰吾子居處須別築一室以待護送使也使人亦受命者吾子無賄之亦可然既獲萬金勢不可徒然返之且贈百金如受不受則其意之從既去半日復返曰我忘主腦件矣吾子既答神眷須獻大繪馬以謝々不然我返謂吾子怯吏恐不信問繪馬料何如曰繪馬竪一丈橫一丈五尺其面及框直金七十兩我神祠海内獻繪馬者無有虛日非買此繪馬之地不得長揭地料金三十兩則永世莫替計百金也問繪馬樣何如曰槻材厚三寸四緣皆用貼金令觀者驚偉大也久作悅故取托君百金而授之至除

日久作宿沐浴平旦着禮服候護送使於坂上人怪問其故微笑不答日没歸家明年正月尾後出候如初人詰之又笑不言初頗禮戒莫他漏至是稍々漏某晤久作識其爲妖人所賣皺笑曰非公所知也我明年將游金毘羅親覩大繪馬金色煌々傍書豐後人久作所獻不亦愉快乎金之至不至暫置之爲此大愉快之舉者非我而誰後見久作者皆熟視其額呼金色王字煌々猶明弄之久作唯笑而已其好利而愚如是吾當時聞此語欲作記事一篇而不果故云

入街投飩店而食既出孝也曰街東端有日柳燕石者亦一豪俠頗善詩児嘗訪之予舊聞燕石名乃謀訪之室氏以下皆還舟唯幸太郎從至燕石氏燕石喜供酒予及孝也為作書數幅日將沒主人懇請一宿予曰此行患拉妻孥不便留宿乎年十月若來年二三月我將東上途必訪君乃定約別燕石送取路右小逕出於新製高燈籠側其高大殆西洋者去左折渡板橋入街尾右折出於松夾路處即來路也燕石去渴甚要就路傍店乞水日沒原色微茫行里許

視地形稍不似來路疑夾路孝也幸太郎曰無歧路蓋晝夜之觀不齊耳益進稍上過池塘側益上過樹間又下就路左店問前路戶已閉所答不詳右見細流予曰來路決無此也忽遇來者曰既近善通寺宜入村而問也又七八丁入村投路右店問路主翁曰此地與多度津路晝間有標可辨曉昏行者多誤然迂不過十丁前難辨老夫且導予曰幸甚二丁許入善通寺境內過塔址前年纔事竣載塔為天狗所焚一則當時疑其怪誕因復問之翁曰本月守塔者獲炭數苞失火而燬盡備以下趾外謝乃托言天狗也矣左折數百步西折一丁許又右折至一人家中間細路西通處翁曰須直西行五六十丁忽左右折也言畢去僅西行左右分不知孰直西也屢問而進路忽左忽細或過村間或穿田間凡六十丁許稍西北折即出於來路又二十七八丁入多度津時亥下牌也至逆旅舟子在焉恨曰濤晚浪後風潮殊順先發者殆及三十里矣時浴於逆旅然以機不可失返舟逆旅主從送來謝贈茶料船即揚帆風急而下皆怖昧

變太鞆港

十日

天明時仝孝也上岸訪中村吉兵衛令舟子縮纜舟子忽呼風順揚帆船欹而走如箭而起步間晴帆終不卸凡四十四五里過穩讃而日沒夜半傳嚴島港

十一日

天明與孝也出浴湯歸路謂孝也曰前年此地人児玉某頗為我周旋汝往訪之告我在船我忘其名唯記其人出入廣島豪商三國屋也既孝也返曰児玉

屋者有二人一曰栄三郎聞其善三國屋先訪之果
其人也彼將来見已僻與室氏以下出街上有一人
尾來薦導者甚切稱導者頗老實乃許之謁本祠謁
栄三郎贈菓子一筐約歸路相過去謁大元祠仁正
始見鹿脚紙食之大喜室氏等從導者探諸勝予與
孝也返栄三郎氏主人供酒飯曰願數日留予曰今
冬若明春我將東上路必相過乃出主人送取山路
東行數丁至錦流亭往年所觀當時新闢未幾功垂
此既成巨巖老楓及欄皆仍天造而芟蕪剔穢更栽

稚楓數百株又作小舍四五以臨水上桌筧中走水
飛上丈餘瓢拳大者懸焉欲下不下筧口倒桌破傘
瓢有時為風所撼出於水外隨傘内正當筧口忽和
水飛上如初屢墜屢上稍厭其躁予欲令室氏觀此
地且觴栄三郎乃走告太郎招室氏於船返曰船將
發栄三郎曰今日逆風船恐不往然以前日一失機
謂金毘羅夜歸不可再失走返栄三郎至船責予謂舟子
曰人言逆風不可以發何如曰一里進則一里退猶
不勝於已乎即解纜予問舟師名初來府内郎豈紹

者即菊次郎也尤長者曰淺次郎次曰藤藏次曰太
吉次曰喜助帆屡揚卸復數棨舟子勞甚僅三里倖
緒方港即三十五年前夜上岸處與孝也等歩街上
方買酒肴出金一朱主人曰此地唯有楮幣無錢不
能返餘錢乃止所到皆然幸太郎曰淺次郎藤藏左
助皆係此地産故迂路相過方止焉乃返舟責菊次
郎曰我始悟吾子行詐矣曰何謂曰此船以淺次郎
為主而其人不在小倉産吾子使吾告監舟所劉子
曰小倉刈田屋船載廣瀨某等七人其初告我亦深

刈田屋号則不唯欺官併欺我也然吾不追尤之彊
者淺次郎曰一里退則一里近而不許我止嚴島矣今
日猶高而下碇何也我亦將曰一里進則一里近彼皆
為我更進一里乎彼出上國所買傘履等者數十送
其家然則其預抱歸家之念明矣我若不過嚴島此
船將過伊豫地方在此南數十里外彼何得還其鄉
乎我不欲過嚴島彼欲還其鄉舍嚴島而適何路乎
而以過嚴島德於我蓋賃若干矣然則彼當贖德我
而不許我暫止嚴島豈非欲速觀妻孥之故乎是亦

人情不可深谷唯此地僻陋豈我輩所能耐歟留哉
嚴島則有栽人數日留亦不妨也是淺次郎所明知
彼何不為栽孫人情而留我嚴島已獨別買小舟返
家予是亦下必尤之唯彼為妻子留連欲送數日焉
是知其身而不知有客也吾子既欺我又恬許彼不
情何也菊次郎謝曰此船公之所獨買欲止嚴島誰
聽從之稍解纜時某樵蓬背驚櫓聲而起來背絲華
者來相尊夫人也余始聞之且詰淺次郎去淺次郎
來謝曰一里進則二里近某無此語蓋藤藏所莫公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五三

甚懇令止此地非妻子之為也以候潮也今夕夜半
潮順而於發船者有如海予曰善藤藏解節而贈餅
王也乃令室氏贈其妻梳髮緒綵對兒以淺次郎等
歸就舟乞飯者陸續蓋例也比月沒淺次郎等皆歸
船揚帆三四里天明

十二日

東北風急船駛如飛白露四塞七八里近室津風止
鼓棹而進午前入港令孝也上岸見長尾良哉在家
既而出至其家文蘐見曰家翁偶出良齋歸抱室氏

以下皆至主人供酒予次韵丙辰前赤壁夜所賦七
律以贈主人集詩載露落合主人曰近日屢如此王氏
封陵黃霧四塞蓋類也予曰耳屬墻隔波而太下終
皆宿焉

十三日

終日滂沱至夜更烈不異梅候○午時食餅既而渴
甚頻飲水中下痢忽覺總身寒顫乃乞主人葛根湯
連服五六帖又冒重衾而喫熱粥良久熱大發室氏
按摩胸肋至夜未休小水通利七八行○仁也及幸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九　五四

太郎阿梅返船宿

十四日

雨勢少衰雲氣猶晦風高海鳴○頭痛甚○午後作
書數幅中有綠商囑謝以綿繡一段○夜室氏携仁
正阿梅返船宿

十五日

寅牌舟子二人來自墻外呼曰公乃起孝也引之入
曰既晴將發舟乃告良哉父子父子送至舟既船已
移在港西即解纜鼓棹進二十丁許揚帆風微行緩

稍陰又卸帆鼓楫午前僅進四五里微雨下稍霽風
生揚帆行頗快駛黄昏過姫島側更西至太郎鼻東
畔潮逆風止乃下碇泊潮声軽聡船搖甚夜半月色
如晝○今日卯辰脾疑病既痊已下脾稍咳忽覚左
脇及肩背慢緩難耐既而手足厥冷嘔氣荐發（作）始悟
大昨日癨初發今再發矣傍無藥唯有大黄一塊乃
噬之少間悉吐朝来所食冷極而復熱乱〻不省人
事室氏及孝也交按摩比日没快瀉一行熱随減

十六日以下至二十五日係次月十九日追録故缺略極多

雲絶風死鼓楫而發漁舟来賣魚予謂中津以北逆
旅食處不堪下箸須預具肴乃買雜魚數十或煮或
炙已晡風生須臾入中津港即二十六年前上船處
地形已全忘港即川尾両涯石礎高數十尺有監舟
所舟子曰須告何等客也乃令孝也上岸示日田縣
吏副劉〻曰池田岩之烝隷廣瀬孝之助右奉旨赴
浪華途中海陸舟揖人馬須随其所請登時具發也
云〻尾書池田岩之烝属吏山崎信太郎紅林伊九
郎舟吏曰本地有播磨屋喜蔵者常館日田人裁将

召之公宜與彼謀喜蔵至曰公有官吏劉宜見大阪
屋五蔵者孝也従喜蔵見五蔵〻〻曰此地有官倉
傍其小舍日田縣吏常所寓宿公宜止焉乃移船下
至倉側而出入舎一老人見曰某名甚兵衛山國産
方為監門公若宿某任割烹役予曰幸甚抑飯費幾
何曰一人一日錢三百文予曰善〻五蔵令仲士卸倍
沿水地及米倉側有業搬移船載物若米穀者名曰仲士移載諸具於倉既而問
賃曰錢三貫六百文予曰若在浪華則一人賃五六
十錢而止如今日賜五百錢彼将頓首謝恩此地每

人欲獲五百錢不亦甚乎仲士曰従来例乃然問五
蔵〻〻曰實如尊喩願諭仲士曰汝毋乃太貪曰不
敢五蔵曰此地與浪華異公宜賜賃一歩六朱也問
二朱直錢何曰八十八錢予曰然則計二貫六百四
十錢五蔵因仲士曰汝當減一千錢仲士為不得止
之状曰諾予頗疑五蔵奸〻付蔦次郎金四両二歩
曰合浪華所付総計七両二歩矣蔦次郎謝退復
因阿梅請曰浅次郎等以将以舟中安穏買酒謝天
妃為名逼某乞主公金不已如之何予曰卿等詐以

諸方船為小倉船迸路過彼地我初欲鳴鄉懲織金二歩然以違券不敢也我平素獻冊子多辞故前使卿書券矣而卿不唯欺我更欲違券益債何如嘗决郎大叔曰淺次郎老姦令我無顏於公既退又挔阿梅謝過○令孝也報之恒安民及辛島大菴萬屋多右衛門○辛島丈菴来見初予門人中村雁三郎賛孫中津官醫辛島氏因冒其姓改名丈菴義父没丈菴継其業素有才學技大售同寮頗嫉之大昨年癈盛行有一寺住職多鄉（俗謂僧拼馮諸細識形別成種落猶漢土有稼犯蓋漢人之種諸人如丈罕）鄰主僧病遍請醫不許丈菴醫之衒往妬者諸醫結黨訟上曰既診職多者我輩不能與齒顧退之上詰丈菴丈菴有辞妬者皆被譴而詰怨益深丈菴孤立無援遂連謇說丈菴素與範治親善範治為其家謀養田代俊次郎悌吉贅於其女以継後即今丈菴也述義之辛時頗来故記○又恒安民来即乞診服其藥安民田名元廸父曰原田養軒予始東游自中津上船留其家数日矣安民曰拜別後二十六年其父母妻弟皆没今唯與季女居一家無識者

生者故不敢請臨也予曰尚記嫂方新嫁娘每朝臨鏡盛粧殆半日而後相見吁既没乎安民曰彼翌歳即没爾後既二三娶矣予曰僕亦然因話旧移時去○萬嘉来門（萬屋嘉右衛門書賈萬嘉）乃托發馬十一匹駄零細諸具送之日田乃定其債萬嘉曰近日皴費極貴往還日田者或一宿或信宿且兩後路崩故本年駄賃比常年加十之二三每駄當付銭二貫二百八十文予曰善

十七日

大雨雳霈天色黯澹如朧月夜甚兵衛等曰雨勢之劇生来未見○安民贈紅鬚魚○癰大發蓋感雨湿氣故爾○丈菴贈肴○終霄滂沱檐溜殆如瀑布

十八日

至巳牌初霽甚兵衛曰港口水倍十四五尺○謂孝也曰我病未愈然不欲久滞此地欲就姪敬一家摂養聞豊蔵方為其宰汝須發一力報我意於豊蔵也曰諾○復令萬嘉發馬三匹如大昨日例○丈菴招孝仁未返豊蔵来乃囑進孝也豊蔵曰明日願臨○

令孝也贈安民丈菴萬嘉五藏書画菓子器物肴羞
〇令孝也就五藏氏謀發先觸見先前觸於中津城下島
田驛命明日昧爽發驛夫十六名五藏代孝也書之
曰我家之使令願遣甚兵衛孝也送援之甚兵衛時
西牌也孝也曰五藏將携善唱淨琉璃者數輩來供
北堂之聽方周旋攸囑先觸於甚兵衛也予曰彼言
安可信爭既而甚兵衛妻因幸太郎告使令無又方
謀之五藏余曰甚兵衛何不親往至予上牌甚兵衛
妻来送先觸曰拙夫醉擬之不覺五藏君過我戶辭

呼曰須發一力致先觸也我任其費妻同募林人莫
肯應者今日丁祭會閭村悉醉無獨醒者妾婦人也
無奈之何將令濱里正致先觸妾往叩其門不應公
宜遣從者也予與孝也皆慍曰初我授先觸於主人
爾時猶未醉已受先觸而醉亦何慢卿速要良人来
時大菴令門生来曰鄕者郎君謀先觸件後無消息
敢問何如乃誦今夕之状令幸太郎從之致先觸驛
亭既甚兵衛悵悵来乃詬之謝曰允發先觸濱里正之
任也某以醉辭彼當親發使而棄置不顧公盡以責

我者責彼也予曰我未識此地之例抑濱里正者何
人也曰即五藏也予曰五藏既當其任卿何不初告
我乎須召彼来五藏至予曰甚兵衛云々吾子何憤
々五藏怒曰允日田人先觸之發或某任之或監門
任之固無定例甚兵衛明証我也我以今夕之使令
謝郎君且曰我任其費而甚兵衛沉湎廢務及歸尤
於我々不識其故因與甚兵衛互相難詰声色俱厲
適幸太郎返曰驛長曰謹奉教孝也曰兒在大菴氏
召驛長不在其宰来問發轎幾肩馬幾匹所可兼兒

曰長轎二筆笥二禪二轎二兩挑二耳欲發驛夫卒
六名可乎宰曰可而今謂謹奉教詰朝必可乃謂五
藏甚兵衛曰吾子輩互讓其過我非無憾然来朝我
事々不必追及往過須去二人曰明朝有言我二人
任之時雞既鳴

十九日

寅下牌驛長家宰来曰極公起馬怡始發日田望小
倉從夫僅四人今忽欲發十六人我惑焉予曰允起
馬帖每事沿例我所知然我所携諸具来往異料往

也四人來也十六人輕童乃尔吾子亦必知携官副
觸者不必沿例也寧曰然予曰然則何不從我令也
曰官新出船上岸則當令濱里正贈劉予於我上吏
曰明朝發役夫幾人則上吏召驛長而命之誰敢違
之令章島氏人從貴僕來命之亦違我藩法也予曰
我旅人豈暗藩法吾子何不昨日告之也今日臨上
違言之不亦晚乎寧曰昨日驛長不在今始歸聞令
之命故令某辯也予曰五藏即濱里正何無一言教
我也乃召五藏曰吾子請為我見驛長五藏悉昧爽

五藏來見孝也曰某說驛長爾稱公不聽公宜親往翔
詰也孝也欲拉之見予五藏曰今朝有官事達遁乃
遣孝也於驛長氏父之不返又遣甚兵衛既返曰驛
長以未見我副觸為辭曰某不在我妻既發之前程
矣兒詰之彼將告上吏問處置也予曰汝未知與彼
輩言之體也乃口授孝也作與驛長柬大意曰吾子
以藩法二字拒我〻敢違之抑我副觸官吏所授吾
子不見而發之前驛亦藩法乎官吏副觸関係不輕
吾子若不肯從當返之我也而不返亦藩法乎吾子

以我違藩法不肯發驛夫而前程至日田十四五驛
其係貴藩邑者三驛吾子不明鳴我違藩法法而報之
彼誤謂官吏副觸不可違也儼然預具人馬以遲如
之何縱令貴藩管下三驛皆如吾子意然我日田管
下八九驛未必悉吾子之意輕蔑官吏副觸也吾子
猶揭藩法二字使令直隸人乎抑主人不在其妻代
處置官事亦藩法乎願見答我將執吾子所答直見
上吏問之云〻東成豐藏偶至（豐藏昨夜宿逆旅）乃令丞携
柬往僅出門與島田驛長作藏遇共返作藏見曰公

唯用役夫四名咄嗟即辦如餘十二名非上吏命不
能從也予曰吾子何不速見上吏告我言乎曰此非
某所関公當遣五藏也予曰五藏既遁吾子與五藏
皆中津人縱内分其職外人視之一也何有不可相
代之理乎作藏曰公直隸人未知藩法之酷每事沿
例也五藏往年為其親族任直隸者嬌官吏發役夫
既事露獲譴故今日避矣公若不顧上途之緩須待
五藏歸使彼請上官吏也予曰吾子為我發伻前驛告
我今日未發之故則可不然彼以副觸為名責我違

期我何辭解之且吾令五藏告上吏倂當告吾子不在其妻云〻吾子亦何辭解之作藏曰我亦知罪我當法不許起馬帖改前例增役夫若不得止增之則令驛長出其費公起馬帖例四人也餘十二人即某不得已增之者其費數貫文某當出之也公歸〇田後能令日田村正厚我上吏者告公決非私游其所某不得違遂增役夫十二名予曰能作藏曰然則奉命立發驛夫十六名其宰從至極我諸具曰從重非更加三名不可乃發十九人時既過午〇遣幸太郎

於安民氏取藥且告別〇先是痛於西下將發例尔令日午後未發怪之室氏曰昨日館人妻教穰癰之法曰禁令本人知効既著公宜慎養莫再發〇未上將上轎而發室氏以下步從甚兵衛請送南行一二丁人家相接渡橋入城下有邏所甚兵衛與吏爭論令孝也問其故吏曰凡馱酒樽者每樽納稅若干錢例也甚兵衛曰例為商賈立也非為士人立也吾子亦識西國郡代乎何嘵〻吏曰既係西國郡代隸何不告令上吏報我乎我奉上吏命耳何識西國郡代孝

也曰我生客也豈識此地例乎吏曰然則可令從請勿違例既過甚兵衛別去東南行一里而下一行無雨具僅賴晴傘予先至佐知驛豐藏幸太郎從驛長既具驛夫以俟予將發既幸太郎遍呼不應豐藏曰蓋爲尊夫人也既室氏至白不見幸太郎予恐其幼騃為匪人所誘令驛夫尋之未返驕夫促上途不已乃發而益甚室氏告曰今過後至者見一童子彷徨路上矣疑幸太郎也乃返驛夫尋之行六里許去祈取小徑林脚遠邐草合泥深六七町至矢野敬〻氏其

婦子及母之兄南良藏見予念幸太郎不已敦一發僕二名二赴佐知一赴樋田者返報幸太郎在驛長氏令夕護視諸具而宿〇主人供酒予謂豐藏曰二十五六年前予始至此家範治父母兄嫂皆健從次第凋謝今唯嫂氏存不無今昔之感抑我初至喫此家所羞鹹鱭殆不堪下箸後每至調理稍精今則究然東都様蓋吾子久在東都之効也豐藏哂予聞數一猶少豐藏以族叔輔佐之恐其漸舍樸趨華失其先澤沌之風故云〇滂沱徹曉

二十日

天明未止午前遣孝也於桶田曰先觸既發桶田以南諸驛方具驛夫逢我而雨勢如是溪水必漲不能涉也須令驛長發追觸（前觸追觸見前）告我不能上途之故於前驛矣午後桂幸太郎返曰桶田驛長將發追觸於呰林

二十一日

雨止雲猶合步至水邊良藏豊藏等携席至坐大石室氏以下追至側有釣者忽獲數魚正也大喜放之

石罅水中○未牌日見孝也將先歸日田既上途忽桂塾生與川源一郎及僕安兵衛返曰範治令二人迎也源一郎曰某至宮園見驛夫既集至桶田見追觸未發也乃謂孝也曰汝須責桶田驛長令役謝呰林以南諸驛也不然他日必紛紜諸驛責言恐不可當也孝也遂携源一郎去安兵衛留○晚復游水上漲甚

二十二日

辰下辭告別主人發驛夫數名送我乃乘轎而發出門南行路都上敬一送七八丁豊藏請送途益上土色黃赤滑泥粘鞋松林斷續凡十餘丁出於谷立坂端路不出轎轎甚坂下一水橋已隨出轎上驛夫皆涉立岸頭而俟移晷室氏等及令役夫一　負之至桶田驛長方有中津巡境吏來久不發役夫曰如篝皆長持今朝已送前驛矣辰牌役夫集公不來謂今日恐復留也既散故集（聚）之難矣雨下一役先至皆正也去豊藏欲導室氏觀洞道乃步出雨大下乃入轎至渡口正也以我遲方帰入舟豊藏別去沿路行潦縱

横加石多千地役夫曰（梅）雨中路崩每年然而（如）本年生來不見午時至呰林驛入吉武久六者家主人示孝也昨日東之曰聞呰林以南路壞橋絕轎馬皆不通然兒方取山路行大人宜留於吉武氏一二日待晴也吉武氏子姪數人皆學宜園請安心休歇又有宮園所發東曰呰林以南險惡倍於所聞大人宜數日留待漲落而發久兵衛及其子久六見曰願數日宿我予曰聿甚久兵衛姪久五郎來○終夜湫浪

二十三日

午前雨止久六尊游溪上借渡舟上溪心大岩高丈
餘席可設席數百水當岸碎激頗壯雨將下走歸○
為主人作書○久六翁久一見○宜園生箕田武雄
来曰某奉青村先生命候迎也昨日逢林外公於守
實之西矣予曰我將以明日去然一宿途中而至鄉
也吾子歸報青村未牌武雄去晩赴久五郎招其家
在久六氏東一丁外地高亭廣池心水自筧口飛上
五六尺傍在花木竹石周覽終而就座主人供酒為
作亜曾聞相良文敬姉嫁此地某氏一媼見甚有文

敬予曰我與尊翁蘭雪公辱忘年交夫人在家時屢
相見不識夫人嫁来既幾年媼曰来嫁者妾妹也今
日病不能謁妾則寡居依文敬矣因話舊媼日聞先
生將卜築依氏故居彼地隣清正祠鐘鼓之音香火
之氣恐不堪喧雜也夜歸久六氏

二十四日

昧爽後雨平明止　猶合久兵衛曰沿路漲未全落
公猶欲發乎予曰歸心如箭不欲徒送一日也久兵
衛曰如箪笥長櫃酒樽非漲全落不得運送當待晴

後五七日而發也今日唯公與轎耳也前程有獨木
橋々西路崩非空轎不得過公亦決不能徒歩須別
傭夫而負公也公頗重且路四五十丁非四五人交
番不能任也其費四五百錢如之何予曰可先是孝
也預償諸驛傭錢而去故唯付四百五十錢而發役
夫八名謂久兵衛曰諸具運送件一倚賴君運唯速
唯意久兵衛曰皆在我倉公莫虞盜損辰牌上途初
在轎中一里餘至柿坂渉路皆石官橋已毀絶土人
就而崖抱来溪尤狭處架橋木橋長六七間廣僅八

九寸水勢激湃浪華亂飛前夫引予手後夫持予帶
進室氏以下皆然獨仁也不用扶者騎而跳嬉笑如
蹈坦途予顧呵之步行五六丁以路狹且濘上夫背
又命負正也野人不嫺負人予困甚夫僅百步輒相
代而路右依巨巖左臨低田相距可一丈而廣僅尺
餘百步之勞當萬步夫背汗湯且發予病將復發一
行皆呼苦不已予曰田土軟水盈萬一失足墜唯浣
身而止決不至損生命也飛彈之路狹與此相若然
一墜千尋斷無活理者九四五十程苦萬倍矣而我

過之因誦轎渡藤橋之險夫皆吐舌左傍溪九一里
出於官道即平日有橋之處午前至宮園入里正氏
柳川大村客在室先發役夫十餘人去適有豆田人
告今日歸家乃傳言範治源兵衛曰明日申牌至也
予促役夫百口未至室氏等口先行口未下牌五人
始至予曰我轎及兩掛本三夫而足皆林以路險別
添八夫前日我令究預償八夫償而發五夫何也夫
曰我輩皆同村也三夫則他村特追至予曰待悉集
夫曰我不耐遲五人受八人償而往矣安兵衛曰汝

莫以任重夫少備錢夫不答直發行十町余丁上阪
及室氏曰正也不能步故遲〻安兵衛令一夫負正
也夫嗔曰元三夫之任故五人當之而添一夫之任
何也安兵衛曰天下豈有三夫之任而受八人之償
者乎先不見郎君故忘言及之也然明曰汝莫以任
重人少備錢矣夫曰吾子初言別有一夫之任則我
將待後夫而欺我我豈肯之不顧而去安兵衛執其
帶不許前夫合從大喚曰以口可以手何也將共鬪
予溫言和之時夫有先行休路傍者四人及誦安兵

衛言一人大呼曰何不擊殺老奴我為雲助雲助見前來
來聞如此無理言也又曰從來日田人過此地者無
此憤〻安兵衛不堪怒欲逐詰里正予出轎曰初我
以汝良農夫故溫言相接今聞其雲助也我將有處
理我郎池田侯臣汝雲助任我管下村而擅吐無禮
言是里正之罪也我將返里正氏治其罪須舁我轎
返五夫皆伏地上曰我輩皆世住宮園農夫決非雲
助唯為從者借虎威妄誇張故詐言也公枉赦[illegible]白
善擇其尤老者命負正也過一戸村涉溪十行皆登

夫背水及我膝進森實復涉水益廣益深上前岸棋
日田人遇熟視曰公非浪華先生乎曰是及致青村
東別東曰公為水所沮不識何日至乎竊謂明日或
今日也云〻令安兵衛先行求逆旅中上牌至森實
安兵衛出迎入路右農家宿焉安兵衛為宮園役夫
乞酒錢予曰初傲可惡後恭可憐二者足以相當但
以涉水時過勞殊賜百錢皆喜謝去初燃雨大下〇
青郎令寧德次來迎予曰明日先我去復命〇黃昏
後萬覺齋照謂室氏曰若在上國必以賛名

二十五日

卯上牌徳次去予曰須命伏木秋原等驛長預具役夫也○室氏欲粧乃命館人設浴室氏方理髮予拉二児及幸太郎先發役夫不欲負正也强命之以前路漲後不出爲岩乞酒錢予不許曰闗臨則乞錢者求闗初上途即乞錢也役夫相顧出舌竊謀使我下轎故揿揺如簸之甚予呼曰愉快哉予慣轎假令倒懸亦不困也役夫無如之何稍〻緩步予曰何勿畏後怯夫謝曰公神人哉舁常客視過矣二児幸太郎後

至伏木役夫既立而遅直舁我轎去予問肴錢夫余曰無予曰須留一夫負我児也皆白待既久不堪更遲頓緩步行十丁許顧未見二児乃下轎将逆一夫迎之幸太郎負正也至曰森實役夫至伏木即去留之不闗別無負郎君者某頗窮矣予奬其勞至于坂筑後屋圖識携轎來迎曰青邨公命載尊夫人予人予妻在後數十丁外吾子頓徃迎正也步下阪至秋原役夫遅如伏木至藤山轎絶出轎上夫皆跡逆財津孝也携松兵衛潤吉仁藏等出迎入里正氏主人見即季嫂第中村湖倉也蕭池雪巷（蕉石藏一）及塾生四五十人來見宗家及仁藏贈鮓及肴核串食待室氏移晷至時亭午也近陂野秋雄兄兩窓（京兵衛）青邨（乾治）叔嫂女姪阿吉（兩窓妻）阿直阿信（青村妻）姪孫女阿菊（仁藏妻）從姪女阿廣（松兵衛妻）出迎叔嫂見新婦吉瀬氏（名阿徳）女孫阿文皆導入萱桐祠闗行尉如兩窓男七三郎女阿結阿有青村女阿國男菊之助等九十四五人出見不暇盡記縣吏山崎信太郎子銑一郎及間鏈一郎來見兩窓舅波野里正新助者贈肴饌甚乃與

室氏先去過宗家及仁藏氏皆未歸未下牌至青村氏見伯嫂步閭青村等帰導入西家即二十七年前予所居既古然青村預一新隔壁以俟秋雄以下親族男婦三十餘人盡會飲畢去

二十六日

晨令青邨導謁文玄公墓予所移樹木既成陰石欄石燈全就傍見青村妻女二墓不堪昨今之感○秋雄兄來與上遠思楼食中島屋善助來與焉○塾生贈酒肴券○鍛冶屋五郎兵衛送香魚○村人直助

送蔓菁及黒慈姑○雪菴送茶○木下牌典青村孝也往観會所山陰田幸太郎従四年前予議買此地不果去後令青村買之南北數十歩東西僅可二丁忽高忽卑頗勞陟降満地栽檜栂茶楮及梅且令佃戸關條蕃皆青村與孝也之力也黄昏忽不見幸太郎孝也曰彼與塾生飲酔臥果眠林根呼起道青村導予頻観地形復失幸太郎及孝也尋之時益晴大呼不應立俟之良久孝也引幸太郎手踹躅来扶之而帰始幸太郎誇年十三能飲酒二升乃合塾生閙

之交属杯出家時来甚酔随行歩而酔至不省人事夜半始醒乃命禁酒○田島要右衛門来不値

二十七日

遣孝也於要右衛門氏謝昨日不相過之故且請其導観旗屋地名田島等宜卜築之地○遣孝也於縣府告病未能趨謁之故○中津所發駄物至借仁藏氏倉置之令孝也往檢之○雨窓贈鮓及栢糕○松兵衛送鰻鱺炙及鶴肉○夜叔嫂秋雄兄雨窓等携玖珠僧法舟来聴予話北游中事

二十八日

雨休雲合予謂午前必快晴乃遣要兵衛於当林吉武氏取箪笥長持見前○室氏携孝也以下至仁藏氏點檢駄送諸具擇急用器物取帰○雨窓同孝也請今日臨○蒲君遠孫武三郎来贈菓儀○村人嘉藏贈圖豆○牆傍攣急甚招雪菴針之○木下牌典青村孝也出過上中城村東至儀氏園庭視地形遂至宗家叔嫂室氏以下婦女皆會要右衛門松兵衛亦至主人供酒飯夜帰要右衛門曰明日某請導観山

陰地方

二十九日

卯上牌秋雄兄来乃起青村孝也與兄先行仁也幸太郎従至要右衛門氏青村孝也及要右衛門導観其郷東及旗屋地名大柰山西南麓盡處地形曰両地皆宜卜宅如山陰恐遼遠不宜永住也予以旗屋地狭難之青村又以村東税重難之遂至山陰要右衛門途招村人某問前後左右田主名及租税軽重山陰東北有一邱多栽烏柏地主将買之青村令某導而観之予

以下探卯北渓源及洞帰路要右衛門導取村西路
更觀地数所曰是属竹田村也至龍馬森南畔別去
辰上辟帰謀游中洲〇午時秋雄冗雨窓来乃令孝
也導仁也菊之助章太郎七三郎等従過雪菴戸外
入訪之至墟田坊渡口餘漲未落乗渡舟至杉渚孝
也将行中洲佃戸菊助借舠布種杉根而遅菊助至
上舠追東嵜漲後石出不得進皆渉予以病後上菊
助背先観南畔前日暴漲損岸竪可四十間横可三
間大木帯土而流或根未断横臥瀬上菊助曰十年

来川勢南深北浅至本月忽及北崖深駛南即石出
其変遷非人之所能預謀也北崖既為水路不得不
新設長磯護岸也青村松兵衛及叔姨室氏以下男
婦二十餘人来會設席草上作竃開行厨馬令章太
郎等掘筍予獨往返数次以視地形昨年来叢薫悉
闢栽松梅及諸蔬田入定額穫黄粱四石青村孝也
之力也憾麦将實而為漲僵者過半新種梅及竹亦
多流亡往年初観是地一人方以鋤掘竹林南畔土
沙引水浅々数寸幅不過二寸問何故曰将上香魚

也今既儼然為渠形幅十四五尺林根則深四五尺
欲就浅處而渉令孝也章太郎作杠而渉視別洲乱
不碌々土沙殆流盡無復往歳形勢矣既返席車屋
喜助車屋敬七来贈餐炙及圓豆善次妻来贈柏糕
曰妾候丈人而不在追至矣（善次妻翁婢者）予識宅地喜助
等皆曰此地中央高處更崇基址萬無水患獨室氏
怯水風及瀬聲不欲住焉中辟飲食畢先與青村上
舠到中楚取生路迂回数丁至銀杏樹東畔與兄等
會帰〇行徳元遂来贈菓子顧還天未暑狂駕敵塵
〇麻生直作来贈蛋二十枚〇孝也告先室第三弟
合原直次来予以疲不見

文久元年五月朔

復雨○安兵衛歸自沓林曰溪水猶漲簞笥長持未得發也(簞笥長持見前)○仁藏來曰顧上夕食○未下牌携三兒至仁藏氏室氏等來至乃觀濠梁左右地形十年前與稼圃兄謀欲買梁西南某々等三人宅而經營焉既而兄歿予亦不得歸老至此以中洲山陰及俵氏故宅衆議多異同欲仍前議故測其廣狹秋雄雨窓青村松兵衛等皆集飮曰梁南之地距親戚邇無復遺憾矣乃屬雨窓仁藏謀買地申牌室氏以下皆至主人供酒餚酉牌皆去予及青村留至戌下牌歸○今日孝也以秋雄兒將返府内往別乃令仁也從之贐兒皮屨及袱○直次來見贈酒二升既而去

二日

復令安兵衛之沓林○與青村謀導室氏觀山陰地方午後先與青村出至舍東孤店回望室氏未出乃踞店東而俟室氏孝也仁也正也及幸太郎七三郎阿梅至乃過田島至山陰予與青村取別路觀路東圓田地形漸々上行潦侵徑亂石隨出苦甚亢上六七十間絶巓有巨石數枚疑千年外古墓既發者其南即孔道隔如隧仁也隔路相呼乃下取道南小徑上陡甚青村着皮屨約斷轎而跣延予手予則翁木屐尤窮熱甚汗透衣背室氏以下既設席樹陰就焉令幸太郎汲泉煮茶又開行厨未牌去往來皆過儀右衛門氏(前日要右衛門呼出問田主件者)乞水借屨仁也七三郎幸太郎先歸乃遂謁大原神祠室氏徘徊祠側返曰磴東一寺(謂神宮寺)衆客方擁數妓飮絃歌嗷嘈一老人出欲邀妾就筵故遽退矣過千足口及提村將觀俵氏宅地取徑西行途窮青村曰既出於俵氏宅北矣乃南折二丁許而西行直當俵氏宅入而周視自西門出過宗家訣雄兒方與松兵衛飮曰吾將歸府内鄕者訪卿等皆不在也步馬刀國中善至曰先生不在故追來矣而雨窓携仁也自外入曰自隈市歸矣乃共飮食夜歸○今日裁與南陔兄東令孝也囑之秋雄兒○裁與梅屋青浦東(東係漢文然以長不錄)令孝也發之

三日

濃霧如雲始視日影既而陰不雨乍冷乍熱終發頭

痛廢諸務臥○中番送香魚及酒○室氏以不慣田舍之居悶甚乃謂孝也曰暫同我往而視家事○玉井養純来訪贈菓儀籌暮去送出門外孝也亦餞一四曰磯吉寡婦所上仁藏偶至乃共上遠思樓而食且謀其北隣宅件○先是予病而塾生夜深喧嘈令青村孝也喻之約擊柝後無喧大昨夜猶如初令人禁之乃止今夕復令李次禁之不可乃起孝也謀移宿他家

四日

夜来陰雨終日不已病大作廢務而臥招賢作針腰腹○仁藏善次雨窓等宿送柏糕○室氏製柏糕予親作十枚招青村孝也共食○善次爺本莊貞兵衛来訪

五日

雨休○青村孝也趨府○仁也往賀宗家既而正也亦欲往令幸太郎送之○長禪寺玄海来○松兵衛潤吉中善相良文敬善次幸平仁藏雪菴等前後来賀○叔嫂携阿菊来見室氏○孝也告千原幸右衛

門諫山東作来欲觀予所藏書畫幅二子在青村許乃往相見○青村召菊助謀脩中洲壞岸雨窓来曰中洲土功件宜先告庄手里正三十郎也彼方在要右衛門氏要右衛門素與知中洲件須發一人因要右衛門說三十郎也乃遣孝也返曰三十郎曰明日公若觀中洲願陪往乃與青村約明日觀中洲○安兵衛護長持及酒二樽歸曰沓林驛長不肯發役夫故葦笥不来也某責其慢久兵衛為謝不得已容之○晚與青邨孝也飲玉帚春（即今日所至二樽）○今日相澤識七郎菊池鋭一郎（串之丞改名）来訪鋭一郎贈菓子

六日

已上牌携室氏正也幸太郎過教讓院觀仁藏氏北畔地形橋小不能渡西行取微逕過一本木至下碓車傍（地有上下二碓）渡獨木橋觀上碓車地形歸路過仁藏氏予曰北隣件若不諧上碓亦可仁藏曰上碓租税恐重某試問之訪茶慎於圖藏氏不在既歸茶慎在我室乃飲之○午前與青村孝也茶慎仙平（宗家舍人）幸太郎德次出過雪菴氏主人盛枇杷曰初摘園栽矣

令孝也先赴三十郎氏贈書扇二柄昆布一筐既訪之主人不在其弟泰四郎見青村曰特檢中洲壞岸願莅令德次先往借舸既與泰四郎出過杉渚沿南岸下喜助菊助竽舸至菊助蔫庄手石工庄平亦至乘舸上北岸令庄平仙平德次測壞所短長水之淺深予與青村周覽全洲久之上舸至泰四郎氏西畔出帰飢甚青村飲茶慎予與焉飽而睡既起與青村圍碁晚上遠思樓飲茶慎雨窓至雨大下夜散○今日翱譽和尚来訪贈饅頭

七日

與孝也謀定贈親戚及舊識物數既而遣孝也致之其目如左南陵兄（酒二升吉 縞袴村）雨窓（酒二升丹 波木錦縞）阿吾（紫色唐木綿縞帶）潤吉（青色唐木錦縞帶）七三郎（小楷筆十枝）阿由伊（蘭絨半袴）阿亞理（同上）叔嫂（紫色帶）阿直（同上）仁藏（青色帶）阿菊（絨袴）松兵衛（酒二升）阿廣（絨袴）阿勝（同上）翱譽師（紫縞帶）草野忠右衛門（酒二升○以上 酒皆玉泉春）○宗家人来致谷口宗助柬〻曰梅屋托紙包二及三須莊三次郎金二兩二步在中柬謹送上又有高橋古大夫大西良左衛門柬亦附上梅屋柬曰先生上途後二日石峯来欲賭其畫二幅蘆仙来欲賭卷紙皆以不得拜別為憾囑其送呈蘆仙青浦皆有柬亦附上三須莊次郎柬傍注呈乾魚而不至詰伻曰某受柬而不受物紙包二一則徵雲所致常福寺致風師所呈菜字篋一則石峯畫及栅槁生送郎君詩也陽山自京師帰聞先生已去驚惑囑某謝違約怠慢之罪彼今寓徵雲氏矣青浦柬曰蒙囑書畫帖件某督促然皆深鎖不果頗姑遅古大夫則客春所囑大熊時雨太郎書信之回音也良左衛

門柬曰近製詩一卷乞叱正又曰或欲乞先生書數幅願一揮附伻莊次郎柬則本年二月所發曰深見玄素欲呈金二兩二步在中柬及乾魚囑某致之玄素柬則正月所發略曰芳訊至示豚兒昨年雜費會計客年来物價飛騰兒飲費減餘人每月二朱學誼無辭於謝今送二兩二步一步則呈先生菓儀餘以充三春諸費聞梅屋兒為兒周旋屢喻安五郎今贈翰及乾魚一包謝之願轉致海參一筐謹貢高爵是三年前物極為難得祈叱存（乾魚海參皆不至）又曰聞兒飽

食懶睡常違崟誨願痛鞭懲之云〻玄素別有兵幸太郎來乃附之〇雨窓潤吉七三郎来謝〇阿吉阿直以下婦女皆来謝〇夜仁藏来謝且曰北隣地属城内村雨窓既囑村人某謀之其人曰彼件不難諧唯冝緩謀願少待

八日

又與孝也定贈諸家物而遣致之如左田島要右衛紫色帯十巾落雁糕魚屋助七羊羹僧大槻同酒一升玉江上酉肴一柄山田范四郎松露糕乾鳥賊杜秋艇吉野乾香魚羊羹一筐善治青色帯及

半衿蒲池武三郎玉江酉肴一柄海丹一筐又遣仁也贈舍北諸家圓藏袱五郎兵衛袱及卓掛常作寡婦元結阿富貴金一朱〇忠右衛門来謝〇與青邨荼慎飲遠思樓青邨以有事于千原氏去〇與孝也謀遣安兵衛於省林取筆筍〇申牌訪荼慎召幸太郎取酒及文具飲且作書畫招室氏至令阿梅取飯至日没而食遂訪仁藏室氏先歸〇善治来謝〇叔嫂来訪室氏〇今日令孝也點檢書畫幅又令德次作横架於樓下而安焉〇原連来〇孝也以都講藍民部將歸飛彈移居西塾

九日

南陂兄田東至寄曰數日前府内庚上遠訪我曰今弟既至日田矛否善爲我謝云〻聞卿居處未定我謂俵氏宅可也卿若嫌其塵雜就鷹城山南畔係森候邑者擇善地亦可云〻聞卿將定親族照穆而立稱呼法此實不可欠之挙一依賴卿究貞信應有聞暇請召彼共謀〇朝来晴而百變乍熱乍冷不堪鬱悶乃至青村許圍棋召荼慎共飲既醉而睡聆蒸燃蒲團猶戰栗蓋瘧氣未祛也乃食熱飯稍久汗出〇

山田范四郎来謝〇申下牌安兵衛獲筆筍歸外面悉損然箱内諸具幸完自出中津既二十日北豐路爲水沮如此兆久實三十年来所無近来日田人多伐山木每雨暴漲異常土人唯圖眼前利而不慮遠故爾〇雨窓送賭〇與孝也謀明日趨縣府且贈豆田諸家〇黃昏與青村荼慎步至千代銀杏樹下〇今日雪菴松兵衛来謝

十日

辰牌將趨府與孝也點檢贈諸家物而出幸太郎德

次後訪草野忠右衛門過宗家渡下橋謁菅相祠一士人謁馬府門前待其過入門至明府庵見勝田儀右衛門贈書扇二握儀右衛門延過數室而坐乃出呈明府保命酒一筐薩摩煙草一把付之武右道一諫山東作自隣室出曰客冬明府病風痺尓來吾輩交番直焉近日痺稍治而小水不利頗見腫氣儀右衛門傳明府旨曰深荷佳貺當相見然病不得如意云〻出訪紅林伊九郎及菊池鋭一郎（鋭一郎贅紅林氏猶同居）贈玉帚春二升琉球桑皮織巾及丹波煙草出訪山

崎信太郎贈如紅林氏而除烟草出訪相澤咸七郎贈甜雪糕一筐自西門出經會所局前過上橋訪千原幸右衛門鶴陽（號鶴陽）贈仙錦糕及海白髮（海中產似白髮而硬如骨人莫識其名者且作海白髮）又托贈鶴陽三物（飛彈一位木印籠一刀雕根付及筍皮筆二枝）幸右衛門導入水亭乃令孝也贈鯨屋勘次羊羹出訪中善贈花月盃及羊羹訪刀國不在留雲丹及羊羹出訪相良文敬不在留玉帚春一升出訪合原丑六贈砂糖漬薑柚一捲及婦人衿令孝也贈玉帚春一升於東作出訪松兵衛不在至宗家乞飯返

幸太郎德次言於室氏曰將展墓速來飯後室氏拉二兒至乃出過若宮坊訪幸平氏户開而不見人至大起寺謁祖先墓姿甚上佛殿涅年方經始至是既成頗閎華而廟舊有諸檀越安置祖先神位處幽闇不見日文玄公謂白日有鬼氣甚憎之令也乃一新供嚴淨潔諸家神位皆在廡下宗家特南面在住持和尚位側蓋以布施渥也開隆而坐涼甚翺師不在沙弥供茶來下牌歸〇曉青村將飲松兵衛乃上遠思樓酣雪菴至青村以茶慎故將見山寄氏去或

告咸七郎來令孝也接之〇裁寄南陔兄東遣幸太郎托之雨窓〇托雨窓贈越鴇袴材及玉帚春二升於南陔兄〇孝也曰安兵衛曰宮園里脊以我所命騂夫屢集屢散冗費過多將訴官乞費也令其竊郭之主公也乃令青村謀之會所局青村曰宮園里脊老奸方遺讒而廢猶喉其児為里脊者運黠計也〇夜半塾生大譟使婢起孝也二度不起乃叱之至命莫喧

十一日

昧爽起忽覺頭痛全身如燬始悟瘧復發乃召譲作服其藥○酢屋勘次送香魚㊀草野忠右衛門令人来曰午後願陪游大原山以疾辭又来願借青林〔村〕外二君乃令仁也從二人○杜秋駿来○善次来侍山田范四郎言曰十六日願臨予曰疾之淺深未可知也時至十五日視我進退而報諾否㊀田代俊次自筑後来訪飲之聞青村孝也赴草野氏招進從之皆酩酊牌帰時予頗剽召孝也以酔吐不至

十五日

病如昨疲甚令俊次譲作議用俊次方〔奇孫湯〕○雪菴来贈香魚十頭曰親蓮坊靈曉所呈㊀山嵜予送香魚數十頭乃招青村以下會食俊次與焉○潤吉来曰以仁藏氏北隣件故欲有告時青村眠予與俊次圍棋遂不言去既仁藏来曰彼地住者三人中有捅清者欲乞替地其兒好賭博他村人恐不肯受之青村曰財津脩藏殺其宅聞將責之我買之而移捅清何如二人去又来曰脩藏故宅村人不肯賣之依氏有黨其宅之意今日因刀國謀之家翁是好機會也

從初議買依氏宅何如刀國方在我家請来與彼謀乃令青村孝也往○暮上遠思樓與俊次食且語至酉下牌○青村孝也自宗家帰曰依氏不必欲賣其宅我強要之則不必拒也我二人謂公猶有上國之念耳仍今所居〔謂予故宅〕數年後待東征念絶始擇善地經始何如予曰善

十三日

魚屋長八送香魚㊀兩窓送雞肉○招兩窓供午飯青村孝也俊次至○宜園都講藍民部乞字告將帰

飛彈乃裁與冨田節齋桐山中所東○病勢如昨而熱差減○晩上遠思樓月色甚佳乃招室氏青村示赤関人綱喜與山嵜子東〻曰前月〔四月〕二十七日英夷船四隻入我港本月二日蘭人来觀者至自小倉一船載之去六日夜一隻復至皆泊文字関北外國奉行以下赴對島者至既解纜替議紛紜或曰夷人呈書東都待其報焉也云〻○今日聞仁也菊之助從塾生游隈水中一人殆溺死乃召青村孝也曰往年文方公在田代從生游川而溺死公悔懸即帰矣

令門生不游水還吾代公教子弟七八年未嘗忽其
令令也如是即汝二人之慢也須自警併諭年少○
裁答谷口宗助青浦梅屋東與金城秀民玉江東合
封之表書宗助名令孝也托之民部

十四日

雪菴來○令孝也授籌點檢器具○午前與青村赴
雨窓招木下逸雲千原幸右衛門行德元遂慎次郎
松兵衛來會主人具飯既而雨中牌晴歸路訪忠右
衛門謝前日招○大槻送香魚○故僕福藏來贈雞

蚕及圓豆○先是青村為慎次郎周旋解其家難令
日慎次郎偕孝也所居竹外村莊飲幸右衛門松兵
衛雨窓予夫妻與焉令雛妓三名行酒且歌舞戌牌
未徹予先還賦詩○今日為秦慎書屏風一雙約其
歸後送松魚及海帶

十五日

慎次郎告別送出門外而立語忽有奔牛將觸慎次
郎予推其腰避之牛直入我圍觸籬牛夫追及牽之
止慎次郎愕曰幸免○民部歸飛彈○文敬贈菓子

○未牌飲後次招青村○山田范四郎令其子來約
明日過其家門期日午前可既去令善次來改期午
後○申牌携室氏姪女阿許媳婦阿德謁龍馬鳴稻生祠
後次從遠與要右衛門逢曰公宅地不能自決宜禱
指闔是吉之所謂卜居也予曰善後次以有事于前
去取小徑沿洫西下出於今尓橋歸○仁正之宗家
姪孫阿吉贈新瓜○晚上遠思樓

十六日

善次來曰范四郎欲午後臨與某初言違敢謝雪菴

來○松尾久太郎贈乾魚○塾生櫝芳吉菊池春災
來見芳吉即舊友櫝文平子也予以其肖問之果然
○講時塾生集來塾乃往相見謝前日遠迎且曰有
請益之意者須暇時見過○未牌范四郎使人來迎
乃與青村孝也出後次將歸請同行訪祥雲不在留
書扇二柄出訪淨滿寺圓暉亦不在至范四郎氏主
人引入水亭示清人李鱓及李因女史畫梁山舟等
書數幅皆真蹟不容疑者又觀古鏡古硯怪石數種
善次至酒出不見後次皆曰臨食逃田舍兒常態主

人莫羞無味皆益在後次忽改衣服自外入自哂曰
某歸心甚切恐復見留竊出己上舟同乘有丐抱兒
舟觸石兒墜衆遽救之賴免復更舟而渡某先上岸
行潦猶深石棧倒陷深處衣裳皆濕懷囊諸具悉流
就漁家晒衣而別借衣謂今日悪縁蓋神沮我行也
故復席矣夫既出而復常情之所難我能爲之豈謂
我爲田舍兒予皆哂曰然坐餘炎在石比月出水風
冷涼遶大谿鐸直到座下銀鱗刺潑網中酒後進飯
更有盛饌酉下辭德次來迎乃辭送善次至其家喫

枇杷後次留馬歸路三本松雪菴方設席門外溝上
煮茶者知我聖得知先生渇歸矣衆賞其敏○戒室氏
以下詣朝之會所山陰摘茶

十七日

昨夜囑塾生守夜者曰昧爽起我僅眠即呼曰天將
明乃起幸太郎阿梅既視樹影猶在西復皆就枕眠
聞鶏声乃令幸太郎起孝也曰將至稍久不至三遣
促之予將食初至即誡之曰予年十三在講席睡先
君謂過食故爾縛予樓柱曰七日禁食至第三日予

噹縛斷而遁隣家事載我隨筆爾來四十三年人近
枕頭輒覺不復爲人所起又能四五日不睡甚至十
日不睡天下所知汝既生子猶且每朝見起而後始
起或四五度起而不起一如子又於酒豈謂先君之
孫我之子而有如是懶惰貪睡者予黄石公責子房
與長者期而後我昨戒室及汝嫂幸太郎阿梅曉來
餘人各治其事汝獨安眠與父母期而後使黄石公
聞謂之何○卯牌出門室氏阿定妻乾治三兒七三郎
幸太郎德次安兵衛從至山陰予與德次往後視地

形方欲買我由側松林預作壽墓且室氏欲住此地
故爾初霧雨殊涼既而炎曦赫然乃就杉陰泉上設
席開行廚畢隨意散歸予更與孝也德次觀良住岡
田歸○與室氏製茶○雪菴來○善次來飲之招青
村孝也○夜聞雨窓明日遊筑前使室氏携正也行
別孝也阿定等皆往

十八日

魚屋弥八贈香魚十一頭○遣孝也謝范四郎前日
觀范四郎所藏具主人頗有吝色且請觀予所藏今

今日送示○仁也從孝也之隈市過善次氏送枇杷
於室氏○令孝也贈雲丹於弥八○雪菴松兵衛来
飲之肥前屋文吉来贈松魚及乾蕨乃属杯日没招
青村○午前大風揚塵撼屋至戌下牌始歇梅天無
雨多風亦異候○雨窓送南陔秋雄二兄東二東大
意曰卿宜先定居儀氏故宅也闌卿以秋冬之交復
東是所謂為　婦也且新居未成而去恐婦子不安
虜氣方惡卿留三四年観家情世態而動未晩也机
帳原（南陔兄所新開闢）地高涼有暇来過云〻○昨日闌恒

遠頼母卒頼母名果字真卿豊前上毛人幼從文玄
公學與予同寮五六年共游筑後甚昵丁亥戊戌之
（東）間游皆先過其家頗見款待善詩有遠帆楼集二編
初做宜園法立塾則從游者數十人有西河之目後
稍衰颯乃應平戸聘又為西本願寺見招皆不得意
而帰近失兒終違塞而歿文玄公弟子下帷教生徒
者推真卿及井上希忠為魁希忠通称直次郎筑後
日田生人性忠樸文辭（遜）於真卿而體行勝焉亦二三
年前歿真卿長於予四歳希忠則一歳文玄公歿来
久高足相繼凋謝盛衰之感何可禁哉二子交情粗
載瑣事録故不復贅云

十九日

仁藏来為其兄来請書屏風一雙○潤吉来乃付金
三十兩本地除金之外有幣而無銭買物極不便故
嘱潤吉氏金五十兩（先是既付二十兩）而取所買物令其償
之云○宗家以揷秧儀送小赤豆飯○遣德次賜金
一朱於福藏且召之○松兵衛来○彌兵衛（初書弥心）来
謝○申牌青村東曰方與松兵衛飲遠思楼速臨乃

往酬予曰南陔兄尼我東上我不堪無事送日欲營
山陰而督課僮僕以闢榛莽但彼地與他人之田犬
牙相接我欲水彼欲乾彼欲水耨我欲火耕之類好
悪相反彼此相礙每事仍舊不改則止僅有所更始
輒互掣肘勢頗不便我視彼地形本来山下一郎畫
中間作孔道者為我謀即臥榻側不容他人鼾息者
我欲悉占一郎則須買孔道以北之田及與我田隣
者何如松兵衛曰誠善策也青村曰弥兵衛諳彼地
田主姓名及地價宜共謀也言未畢弥兵衛過楼下

徑東去乃呼返至屬杯且謀山陰彌兵衛曰詰朝陪
觀彼地乃勧松兵衛同行約昧爽會田島弥兵衛先
去予醉睡不覺二子去○戒青村孝也章太郎德次
寅牌起
二十日
寅下牌起青村以下既食令德次促松兵衛比出門
東方微白至龍馬塢西畔行塗縱横共青村孝也聯
句曉風驚宿烏殘月導行人（青郎）田水縱横乱（旭荘）山雲
鬖鬆新（孝也）烟霞痾未治泉石意相親瓢飲防朝令唯

須護老身（旭荘）德次追及曰松兵衛將来至田島弥兵
衛未来留德次馬去謁會所神祠入神宮庭内取草
際徑東行徑斷頗苦終達我田德次從松兵衛至良
久弥兵衛来周觀南北邱地形弥兵衛曰北邱田租
頗重聞當年賣田者有田二所加一所田租於一所
而賣之故此地租重而其田全無租税某察之乃嚇
之曰卿無状恐遺官糺盍速賣無租之田乎彼不能
答若買此地須併買無租田請里正分租二所後舊
也是萬全策予問無租田安在曰有數丁外乃令弥

兵衛導入松間曲抵北下數百千年（步）至平地兩邱對
峙微流劃之南邱根有洞清泉流出彌兵衛曰三十
年前南陂公奉官旨鑿渠時隨所發掘而相通此處
誤測量中止然泉自出矣邱間別無路踏流北行一
丁許遥見左邊邱崩嶂辟嶄然數十丈奇甚地微開
秋田數止（畝）上田畔左流而行數百步別有微流来合
地勢陵上竹樹攅叢百餘步至頂則池塘也設席塘
上而坐出瓢酒飲池方可百歩其崩處對岸邱間皆
池土帶樹而崩池溢而決遂涸也池側田二三段其

一即無祖者予謂池既廢涸處闢作田可獲二段是亦無祖之地若併買更善此地三面陡絶唯塘路通耳據焉搆居設門塘足無能入者所謂盤谷恐不過之弥兵衛曰此地屬求來里某且見里正謀之福藏追至松兵衛先去及至山陰青村孝也去予導弥兵衛観我田東松林我田南接山有杉數本其下清泉排石而出予所尤悦其前有方三四間田地常濕昨年栽蓮不殖今日令福藏鋤將試插秧我有皆火田無一水耕予謂此地山泉隨處坌出若穿池瀦水則皆可水耕其利不唯倍蓰故欲居焉而青村等皆左祖我說云德次曰今日招佃戸告先生將親耕之故先收彼葦來下犁處數段為直耕地而劃疆域約待秋晩悉收佃戸所耕以事出彼意外殊本年當納私租何如予曰善辰下牌携弥兵衛以下歸而飲之松兵衛携香魚至乃飲皆醉眠弥兵衛先去○德次復拉福藏之山陰定我當直耕田以一二為亭凡二十七八所而歸予初欲更以泉下一二畒為水田德次以水不足待地成而改墾云㊀德次曰中洲亦有宜

為直耕之地且陪往撿之乃與青村德次幸太郎七三郎往令德次先往借舠予及青村過雄家敫七氏俟其庭瀕川隔以竹林頗好而荒蕪既乘舠至中洲菊助與一佃戸迎周覩全洲今春所栽梅什乃枝二株而付幸太郎雨下避於樹陰皆曰皆大雨乃令菊助撐舠到中楚德次先走比過昇天橋借雪菴氏傘來迎則雨既止福藏亦負傘出迎黄昏歸令福藏栽梅○孝也訪山嵜氏歸曰聞由代援兵赴對島者船三隻遇颶一舩無恙二舩不知所往

二十一日

福藏來乃命乞秧諸家皆以未插辭福藏曰今日宜先蹈梓田瑰非衆脚不濟予曰善○令福藏種茄及紫蘇門外之圃且掘籬根竹蔭菜者數等又祈庭上梓枝福藏先擔之去予拉仁也菊之助七三郎日野直次（相良箸吹妹子）幸太郎至山陰福藏自路右一家出曰既獲秧仁也以下皆裸裎入田中福藏艾緣田蕪草矮弁予立田畔指揮粢甚田廣僅二十坪（方六尺曰坪）客年青村鑿池於中央方一坪以將作大池試土性也

今日夷之福藏頗力予問年豐此地之入何如答曰豐一斗五升凶一斗予曰始知農之苦午後阿梅送餉至時皆已飢爭攫食既種竹插梓於泉側又剪雜莽以豁泉口魚屋長八（初名助七）從彌兵衛至弥兵衛曰朝來會要右衛門氏乃茂三郎（田島人）謀買田東松林彼所欲不上金七兩是既濟也又謀買九京氏田二段及中津屋氏杉林（皆與我田隣者）皆不決也乃導二子觀松林彌兵衛曰松林無租而杉林有租蓋以林後有田也遂東行至林尾有田數畝清泉出焉予品水味爲日田第一勝我田所出遠甚切欲得之屬二子謀之反出松林孝也與雪菴携瓢酒至乃坐田上飲雪菴助福藏插秧畢雪菴欲觀松林乃導往長八彌兵衛去申牌與孝也導雪菴觀北郎歸比入門天色如墨雷吼數声風雨忽至與青村飲雪菴遂圍棋戌牌散○福藏糈後歸曰雨無處避以公所坐油團自蔽賴不濡油團者對州産油紙可以換席

二十二日

越後五泉人中野森之輔（號雪江）來見乞字曰某抵浪

華見陶所金城諸子皆属某傳語先生某本意欲游長崎唯爲觀耶馬溪與見先生故迂路來此地顧先生偶歸鄕恐不耐執謁乞字者之多也予曰某歸鄕後既二十四日乞字者以君爲始某將躬耕鄕人農夫視耳有方乞字者乎容笑曰越後游上國歸者必獲先生書以詫示居者殆成例也而此地則尔乎所謂燈臺下闇也乃引青村孝也相見○昨日在山陰爲毒蟲所螫右手無名指夜來焮衝疼且痒天明視之大腫召雪菴來至親往乞治雪菴針腫處然血不

出乃令僕捕蛭移時僅獲一枚迺貼之益疼既歸家
令幸太郎直次捕蛭而貼數枚血頗出然益腫○七
三郎曰家母令某請明日同令眷臨○翱師令僧來
贈手製黃粱糕乃招青村孝也夫妻供手製茶○未
下牌在伯嫂許雨大興雷震龍馬塢北畔○德次介
及建村人文右衛門曰伊人爲我檢察山陰佃戶者
乃問松林以東池主姓名及地價○黃昏與青村步
至長生園歸路過仁藏氏善次適至予亦疼所曰錢
針及娥針皆多事不如以水冷之既歸從善次言益

疼

二十三日

昧爽聞雷午前未休室氏携正也阿梅先赴宗家既
予携仁也幸太郎往舍人曰今日會在南陂公宅乃
就焉阿吉母子松兵衛等皆在既飲青村孝也及生
容數人至圍棋且食酉牌室氏以下先去予與青村
善次留戌牌牌衍時衆星滿天仁也獨宿宗家○今日
賣茄翁者來問直曰茄十枚直百三十錢翁一枚七
十錢貴於上國殆三倍薪炭酒醬亦然田舍比都會

更居不易

二十四日

福藏來命之山陰將携室氏訪要右衛門初出門菊
助因德次告曰徃日暴漲中渊南岸擱僅公許我收
之我恐更損岸不敢今日日限人恣取去願禁予曰
我未晴主人之情須告青村青村方在講席乃見孝
也而出正也菊之助幸太郎從至要右衛門氏其居
係新築瀾西原西南東北諸山歷〻入眦主人曰今
日宜決先生欲買地價直也乃令人召弥兵衛予導

主人至山陰指示地理比下至孔道回顧德次及彌
兵衛與數客在高處要右衛門頻呼之不應予亦要
右衛門曰歸路過我予及弥兵衛曰容郎中津屋某
也伊人所有杉林與松林隣故來正境也遂周覽返
泉側令德次煮茶供客弥兵衛皆去七三郎負餉至
既食與福藏鑿池於泉西北五步外方三尺深一尺
水立盈焉予欲作大池山頂以周流諸田故預小試
云返七三郎謂青村曰速到田島氏未牌至田島青
郎既在座主人及弥兵衛與中津屋某松林主水田

王等會議衆寮我欲買之機故貴其價中津屋某欲
獲三十金弥兵衛竊曰杉林直不過十金然我欲強
求須格外外加五金也青村曰然則善松林主欲獲五
兩三步皆謂此杉林例視則賤乃許之水田主欲獲
三十金主人以下知三年前以金八兩買之大笑謝
之初令弥兵衛買山田小三郎氏大田一段餘曰此
地同族山石借我金五十兩而典者組唯二升須見
附七八金今日要右衛門捺田券則以金三兩買者
乃令諳其情者往詰其誕山田氏日田望族而虛誕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七

如此况以下者乎水田杉林之貴亦宜乎交都會人
二十餘年常稱田舍人樸實而物價賤豈圖田舍人
狡黠而物價貴三倍都會乎觀歷史澆季之世殽亂
必自遠僻之地起漸及近畿不解何以然之理今則
解矣嗚呼僅二十餘年風俗之移如是哉寄歎青村
曰公出後菊助復走來告日限人謀鑿中渊竹林後
接別渕處作一渠既鳩數十人方下鍤耜乃遣孝也
林外德次從菊助告村正庄手氏矣吉未畢孝也至
曰庄手氏曰鑿渠件初聞之將建禁止孝也去乃導

青村觀山陰過南北郎間謂青村曰麻彥國將游學
上國我從文斎公送至此松下別時勲平未生蓋既
五十年矣尒後今日始過焉黃昏前返○夜與青村
飲○今日要右衛門告肴浪華便從見前乃裁與宗助
梅屋青浦東託焉

二十五日

昨日孝也暗杜秋艇曰明日願同尊翁臨今日令人
來約午後往○福藏來命之山陰○謂孝也曰汝舅
王父聞我歸使汝舅謂立次來我當往謝然怕暑衍諸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二八

須往答曰諾○午後與青村孝也將赴秋艇氏暴雨
乃止秋艇使人來促比出晴至秋艇氏邀雲窓次至
主人觀侯官　偕書雷化龍畫皆真蹟不容疑者欲
出既詰緒紛起夜岳林寺和尚至酉下牌辭章太郎
來迎出户見彗星於亥子位如四年前所見○今日
福藏贈雛猫

二十六日

孝也之岳翁氏因附呈岳翁東○福藏來之山陰○
與青村謀將遣德次視日限人所鑿而告庄手氏德

次日中洲舊日限人所闕注手氏賣之先生獲七十餘金而不肯領一金故皆怨然注手氏伏里正權不能相抗故觭齕我欲使我返地注手氏而仍舊爲其有謀計百端挈我佃户脇曰佃中洲者闔村絶交謂廣瀨氏不能親耕落失佃户其返地必矣然佃户依我曰寧絶於村人不絶於廣瀨氏是以鼇川之役起也余謂青村曰然則吾子宜竊請縣吏撿彼地更加税數升也我於日限人猶官於諸吏我愈下彼愈騰所謂不奪不厭者須先立我備以攻擊爲守禦也青

邨曰諾○要右衛門來青村曰方爲先生謀買政屋氏田加下井手有賣宅若買此遷之山陰貴必宥是等件那面晤難決請使林外居來青村將親往松兵衛偶至曰昨日晤田要（謂田島要右衛門）屬某贈呈下井手宅狀某聞先生在杜氏故今朝來矣青村往松兵衛去彌兵衛來曰某至田島聞青村先生既歸去故追至然先生未歸故睹謁左右也昨日中津屋氏送賣杉林證券某既呈青邨先生矣予曰某亦既覧弥兵衛曰彼値金十五兩某欲今日致之且杉林初約以

三十八千錢買之至今朝地主懇請金六兩某與長八曰金六兩則加三十八千文唯三千文矣不過先生一日食費故既許之矣余曰且俟青村歸乃使人迎青村於松兵衛氏若雨宮氏久之不歸乃飲弥兵衛弥兵衛曰某今日爲仁藏赴東鄙本日程地恐數日淹留故欲致中津屋氏金也然歸後致之未晩也既去青邨歸曰某到要右衛門氏主人不在聞其在會所局使人告之曰範治俟於松兵衛許請歸路過要右衛門來謝不能來之故曰至田人亦有賣宅請一

覧此某前日所既觀先生請與德次往余曰善○室氏之宗家因託蒼南陵秋雄二兄東皆報將卜築山陰也○青邨取金十五兩於宗家以附弥兵衛○黄昏步門前視彗星狀○濱田藤助來訪贈葛饅頭諸四十五六年前同在宗家時事且曰某兄忠三郎七之助小三郎弟新吉皆公所識年未上四十盡没某尤愚獨六十一未死真樗櫟也藤助我從姉子其兄弟姉妹十人今存一妹云

二十七日

福藏與一力來之山陰○辰下牌與德次赴至田幸
太郎從至田坊使德次報政屋某訪田邊元春不在
侯于清正祠側良久德次與政屋來西行半丁左折
入小門有田數段故屋一區竪三間横六間所謂四
壁者一老人見引入別舍庭栽花草余曰客年在高
山晤松本嘉兵衛者甚肖翁狀貌老人曰即豚兒也
客年煩公通書信近聞公歸而來拜趨老夫之過也
出東返渡石橋德次去余遂至山陰途中炎甚阿梅
既來候曰尊夫人以公善飢早送餉也水田主人文

右衛門來曰某田廣家口寡故欲賣半田公無意見
買乎余曰我夙聞吾子田租税甚重不直錢唯以其
當我往來路恐我馬牛蹊于菜蔬或興爭訟故欲指
數金買之預與要右衛門謀曰彼田重斂我恐不能
求有異日將棄之而無肯受者如之何要右衛門曰
田直必不上金八兩公賣之時唯損五兩我必將受
之我問吝如是而吾子欲獲金三十兩不亦甚乎文
右衛門撫然去巡視福藏所鋤畢午下牌去至我田
將盡處一婦人來曰公非廣瀨先生乎曰然婦人頓

首曰妾拜處祠官撰津女也妾夫亡兒幼究方學令
郎矣妾欲有懇請且勞玉趾乃從之復返我田過泉
側東上數十畝至種櫻處曰是妾祖先墳墓三四十
年前猶見石址妾家不祿終至并墳墓賣之田既更
數主發掘無遺妾家西百年來葬于今住處此四百
年前所葬也從來田主皆賈人妾難言之獨先生仁
義人故敢告之先生若禁置不潔焉許妾歲時供香
花實無望之幸也福藏曰昨日鋤此茶碗及花瓶出
矣余曰某未嘗聞夫人先塋在此將營鋤下平處以

是為庭幸迨未經始聞之當速改圖也某又有作壽
墓之念將買東畔松林後世遇人發掘我心豈無憾
乎人心猶我心我敢以我所憾於後人施於前人乎
夫人追遠之孝須隨意毋吝以也婦人曰公存心如
是妾先年以下祖先悉受嘉惠妾當忠告以報厚誼
而已彼松林即双連人先塋子孫滅絕為不祀之鬼
蓋其風水不吉公宜莫買余曰非夫人我安得聞此
我將以明日付松林主人金而迨未成事幸也婦人
泣曰為子孫者窮不能自振至賣祖先墓亦可悲矣

妾雖無識知其不可然妾未生之先輩已然公幸無憐言畢去余初悦大石及松林卜築之念甚鋭至此聞其皆墳墓茶然挫阻乃過要右衛門氏誦之要右衛門使人召婦人辭曰脚忽奇疼不能歩也要右衛門往視之返曰婦人曰吾視先生似有不豫色初謂先生通儒决不忌鬼故卒爾發言今則悔矣某惟今兄棣園翁以毀人之墳墓遇祟此四五十年來物山陰即五百年前者新鬼故鬼靈異必不　且先生不唯不毀之許其子孫奉祀鬼而有靈應感恩也何祟

之有卜築之奉莫必停止余曰然且歸與親族謀要右衛門見一婦人曰此長八二[次]子梧三郎妻也余將禮之要右衛門曰止此先生外姪孫女即恵良泰助（即婦氏第三子麻生直作也）所生也歸路取田蹊出于雪菴氏門前訪之○晩招青村與飲且謀山陰件青村曰彼地甚[太]廣不必皆墳塋擇爽塏處而結構亦無妨也余曰明日且視地形

二十八日

青郎贈香魚三頭曰本年未見如此巨者故呈○福藏與二力來見山陰○辰下牌携仁也孝[市]太郎至山陰指揮福藏等又澆酒會所氏墓前日所定宅地正北地尤高敞謂宜改定焉佃戸久次郎等皆曰勝前所定遠甚既而至杉林東頭有泉處一人來見曰某北邨東畔田主也聞公將營杉林西頭即與我田隣也我田殊凉且観乃從之皆前日所既熟視其人蓋欲賣田於我指教頗懇既而過要右衛門氏曰我既定宅地矣要右衛門曰善中城人號筏屋與吉欲賣宅直北政屋氏頗廉且遣德次視之乃授與與吉柬

午時歸室氏曰今阿梅送餉聞公既去徒歸○午後雨福藏等走歸○雪菴松兵衛來將飲之雪菴去乃招青郎○晩在伯嫂許日没南山雲色如雪其上晴雲一線閃〻光少焉黄霧四塞招青郎與観曰若在七八月必大風矣○今日遣安兵衛於濱田屋○藤助氏贈烟嚢

二十九日

宜園舍長横井壽一郎見即舊友貞次子也○福藏來先是雪菴曰我既為先生乞甘藷種于梅野源吾

矣昨日遣福蔵取之源吾不在今日復往○徳次告
曰筑後小塩人勇助善接柏種今日偶来果請導赴
山陰検柏當接者余曰善○福蔵所薦旧〔日〕桂人得二
来命之山陰○午時福蔵返曰源吾家原無蓄種奴
遍到寺内小島諸村乞得些許乃與之出仁也幸太
郎従取生路福蔵自熟路先行余屡迷比至我田雨
大下志幸太郎視福蔵在茂三郎氏（在我田北）守否久之
不霽雨益猛乃親往則徳次勇助在而福蔵徳次不
在未牌待晴而出福得皆在我田最高處命栽蓄導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一　三五

勇助遍観我田勇助曰須剪熟柏尤多實者而接生
柏也往還竟之僅得一樹高可七八尺幹大如臂乃
斬其枝而去葉作如　者七八十徳次先帰勇助曰
頗令二奴助我時雨復下福蔵曰蓄不種了恐腐余
曰我将使幸太郎助汝速終汝事而助勇助言畢拉
仁也去初手朝鮮團扇比至田島不見之仁也曰必
在茂三郎氏返果獲之過青郎復導之至山陰仁也
遂去就勇助立處視接法大抵毎一樹接左右二枝
接處距地可五寸以索牢纏之畢傍人即斧其幹断

之断處距接處亦五寸幹尤大則接至七八枝既而
與青村東行幸太郎後至久　里過神祠前少年時
所屡経過既忘地理泥極滑数欲轉出于千口使幸
太郎先去具湯申下牌帰○今日使徳次視與吉氏
所売宅與吉不肯売乃命告之要右衛門○黄昏勇
助等帰皆宿我家以接樹未畢明日早往也

晦

勇助福蔵得二之山陰○巳牌孝也帰致岳翁回信
○雨窓来告昨夜自筑前帰且話曰田代船三隻皆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　三六

無恙傳對島〔馬〕其帥平田大江筑前藍島所發東至世
人或傳其二隻覆没訛言也聞田代人乞金若粮於
四隣諸侯久留米人首使使送金二千両佐賀人曰
我不欲與久留米人同事公若絶彼我将竭國之所
有奉公肥後人曰有緩急見報中津人亦發伻候問
将發慱多借船福岡人不許曰官方講和而對人欲
戦是違命也云々孝也亦述在筑後所聞大同小異
○晩與青郎飲而共訪雨窓観大江東畧曰昨日既
近對馬忽為西風所吹退僅得泊藍島往返百余里

李郡 昷段 同乘皆委領初欲携五百人然虞費粮減數十人我所率僅〻然指麾不如意乃知非有非常之才者不能將三軍矣我輩同期馬革然初悟未死之先金及食不可一日缺也聞翁（謂南陵兄）參府内機務金既足僕更欲勸足食而已云〻大江從者某東曰初欲多齎粮或曰到洋中食者必減半昨日來風濤之変莫復手箸果如或言（二東余橋譯其大意）要右衛門至主人供飯畢帰○朝來炎蒸異常至未牌暴雨震電既晴夜復雨○勇助等宿如昨

六月朔

寅牌雨未止田島竹田之間燐火閃爍起婢僕觀之初二點忽為七八點又合為一東方既白始滅○福藏勇助之山陰午牌帰曰接枝件了勇助因德次告曰接枝九七（六）百七十六一枝直六錢請賜四千五十六錢余曰接後幾日而發芽乎勇助曰十有五日矣余曰其數殆七百未必一〻發芽也無芽則非接均今且付半直檢芽之有無而後付全直亦未晩也請待十有五日勇助曰我保無一之無芽者願付全直余曰吾子自保倚無證者吾子去後誰任其責若毎枝減一錢今日完付勇助曰唯意乃付三千八百八十四錢○令孝也裁典大村諸吏候暑柬十五通別加典福田頼藏柬而合封之又裁典玉江梅屋宗助柬属宗助致玉江柬属玉江致頼藏及梅屋柬典玉江大意曰大村諸吏中必有已罷者又有新拜者我未知之且仍新年例而定其人吾子請就頼藏問罷者典拜者令梅屋改裁我柬奪罷者而典拜者也云〻昨自雨寇告延日遣伻南陵兄許乃遣從也属

與宗助柬（合封諸柬表書宗助名）○既後屋園藏贈鰤魚六七十頭皆活令婢置之桶中將待孝也帰（時孝也之官府）放之既而見之死者居半僅灌一杓水而已故渴死也乃責之曰書生惡死物典我皆同也汝畜一搖臂之勞斷彼數十命不亦忍乎失命汝而不親視之我禍也（然）使主作　誰之罪乎今後須絶畜勞之念使塾生放生者於大原放生池曉招青邸孝也飲羞鰤曰此婢之功也○芽吉介見其鄉人津村行藏水野益之助

二日

福藏父子得二来之山陰〇識孝也曰十年前吾書
汝凡上曰我未見有初無終者能成事也汝親録之
其稿中四十日前我命早起筆録我所口授瑣事録
近日汝不厲努吾為替人不復早起二十日前約午
後共讀從親録今則廢矣昨日見汝朱批湖鑑類函
我固知汝不能卒業也如此類可謂有終乎天保癸
巳我年二十七始著瑣事録文玄公曰文過繁密恐
中道廢凡事太密則滯而不通不若簡要耐久余曰
公嘗謡謡也不能耐久者乎爾来二十九年未嘗一誤

怠既得二百巻殆三百八十萬言我年十三夏夜聽
左傳講而睡先君謂過食之由縛我臂繫之楼欄曰
七日勿食若諸婢若婢僕有竊羞食者我必逐之至
第三日我不耐蚊螫嚙縛斷逃於隣家寡翁許事載
我九桂草堂隨筆汝亦識之爾来四十六七年每日
以丑下牌起未嘗一日怠晝眠夜睡登音到枕輙醒
未嘗為人所大聲呼覺汝亦所見吾下中才莫足言
者然偷一時虚譽者雖因父兄餘蔭亦因我奉父兄
之教服膺莫墜矣汝人才未知與我何如也其有初

有終與服膺父教者則斷不我若也我家至我兄弟
盛極矣我恐至汝兄弟而衰故云〇訪青村疾曰某
夜来暴瀉委頓予曰我亦大昨日來腹痛下利服讀
作柴附子劑蓋陰雨濕水之為〇午前携孝也幸太郎
赴山陰逢訪要右衛門彈助見曰某久在筑前故契
潤昨日始歸今後當為先生周施旋也乃與至我田指
塊福藏等彈助聞我改議結構地曰此郎面西處冬
風難防不若依初議就面南處且古墳之說莫須有
事不必拘繫綴實事栽花数苔清淨無污鬼神亦應

怡悦耳何崇之有予曰善頗飢彈助之福藏就其家
取食未至仁也與阿梅買鮝至既而彈助導東行至
林叢處南折一丁許西折上會所山徑小菅棘藂
福藏先行刪之凡陟二丁許至最高處南眺高瀬上
下堰諸村山水欝紆阡陌交錯青秧緑樹井々如繪
鬼塚獨自田間突起予指之曰彼地舊草木叢蕪延
亘數畦三十年前表兄長八闢之作田斬樹劈石唯
餘巨巖而聚諸小石匝焉宛然為一佳城矣我謂者
壽墓莫若彼者彈助曰彼地猶長八氏有唯先生意

微下逕失茅刺脛見血百餘步有微平處彈助曰此
地係官有所謂御林者而免税數斗我又遣人納之
古來然某今任村正請官欲以全山為税地許村人
伐樹賣之又就平處作田然官不允唯許又樹根榛
莽矣先生若作亭子絶頂某將令鄉人開路芟誅雜
木而留老松而告官以亭為守山者休處村人將以
錢二貫文為守者之債何如予笑曰好奇也曰日田
地称眺望佳者數處然此地為尤君莫食言家君之
幸也復得逕北行路滑忽蹶仆一丁半至我田謂福

藏曰薯種不足欲乞之苗代郡醫人三苫圭哉乃授
與圭哉來令福藏又致之粟曰吾子在我家時屢謂
我妻曰夫人拡我鄉請首見過我將供筍若香魚若
薯我夫妻四月念五至我宴曰息壊在彼頂訪三苫君
我止之曰既後筍候且俟香魚我方耕山陰地欲執
薯恨未得種聞吾子隣村女畑薯名闔鄉願乞種患
我云〻申牌從彈助至其家家人設浴畢彈助導至
鬼塚鐵三郎從予問地租鐵三郎呼一老人耕塚下
田者曰吏即佐我王又關此地者其人曰塚下火田

七八畝官租薮三斗某方佃之納黄粱一石於古役
君也問塚上巖石間猶有餘地可埋葬乎曰綽然有
餘問此係古塚乎曰否巖石之大雖費數十万人力
不能運動為天造必矣彈助曰此東有雄塚是舊名
雄塚雄鬼邦訓迩因訛也黄昏返彈助氏要右衛門
自外返鍋屋利兵衛至主人供飯聽予話在江戸時
奇事酉牌幸太郎來迎初幸太郎先返乃借望遠鏡帰〇仁
藏來贈潤筆金千疋不値

三日

問青村疾曰昨日千原幸右衛門來曰明外日請同
旭莊先生臨〇要右衛門來曰攻屋氏田多種桐樹
彼曰併桐賣則直金八両剪桐則金六両取余唯公
意〇福藏等三人來之中洲乃遣徳次擇田當鋤者
命馬徳次返告曰隈人棄死牛我田與孝也謀將使
安兵衛與福藏救之水流聞屠人既剥皮取肉乃止〇
彈助來〇雪菴來診室氏曰潤吉君母子皆病乃將
訪之潤吉偶至告既愈遂與之出正也從訪仁藏謝
其見送潤筆至宗家兩窓供飯曰阿吉請雪菴剌絡

後睛掌不能起既阿吉見予曰汝月經止而肥雪菴
勧剌絡是良方也然彼知一未知二大暑寒皆忌剌
絡阿吉曰果然某剌絡數度常覺快今日忽眩暈矣
仁也先在座同正也去夜幸太郎來迎歸○今日買
蕎將栽之中洲一升價二百四十文

四日

福藏來命之山陰種蕎及黄粱○辰下牌携孫西孝
太郎訪要右衛門議政屋氏田件余以田價金八兩
非貴也然一段二三畝而租二斗六升不亦重乎辭

範也欲得金時使公及伍長書券曰異日吾子不能
有此田歸之我村我必受之吾子能損其金我決不
以租重拒之也公肯書券我將買之要右衛門曰公
能損金我村受田不待論也果然政屋必憾之我欲
使彼書券曰此田異日見返我將受之也何如予曰
善又曰昨日令郎言有肥後大豆種頗數升要右
衛門曰兒不知豆種有夏秋二様我家所有即春蒔
夏收者所謂夏種今則不用也遂觀政屋氏田孝也
携仁藏舍人直作追至田既鋤者一段許樹桐者二
段有半前日所斬漆枝往々為人所偸偶見之輒呵
禁之至東泉（山陰有二泉尤洌且以東西呼之西者係我有東則下揺人之有）就耕隣
田者借茶碗飲馬歸路不見所携團扇疑過長八氏
（長八弟要右衛門南庵）觀藝時遺之令仁也索之果獲仁也幸
太郎自別路先去午時歸○雨窓來曰今日千原氏
招顒陪隨淨満寺圓暉贈香魚乃飲雨窓招青村○
來下牌幸右衛門令人迎乃與青村孝也過雨窓氏
共到幸右衛門氏耕艇逸雲伊豫屋傳七鍋屋利兵
衛鍋屋藤右衛門在座主人觀書画數幅書則劉統

勲林則徐畫則汪龍蘭其爲也又有大雅蕪村十宜
十便　帖雨窓曰是唯二十頁價金百兩主人故索
獲之我國書画之貴今日爲最實太平之極也飲後
日没亭臨水上然無些涼與青村出立橋上返座諫
山東作至雨下牌辭歸○今日東作贈香魚予不在
故悟東作不謝

五日

福藏父子來命之山陰東朽枝○東東作告昨日不
謝之故○先是鄰師請以我家齋日過今日丁淨喜

公忌日與雨窓青村謀同往于先携仁也菊之助至
宗家遂展祖先墓上佛殿坐師出語移晷餘人不至
遣仁菊迎之少間春卯孝也雨窓仁藏相繼到室氏
正也及叔嫂阿吉阿信阿邦至午前刀圍丑六至或
圍碁或隨意寄傲主人供飯午後中善至風不斷然
炎甚皆假枕睡申上牌辭雨窓夫妻導予観寺西沙
田曰是曾祖新闢以奉寺主佃戶納一貫九百錢盖
盆糞培而為膏腴納四貫七百五十錢本年復種茶
矣歸路過宗家室氏以下皆在主人設浴黄昏先與
仁藏歸飯之〇今日在太超寺要右衛門送示段屋
七衛門買田券乞金公兩及酒資金百疋命孝也對
之曰明日拜趨致金〇青村大超寺歸路遂趨府問
明府疾且謀申渕件也〇遣幸太郎於要右衛門乞
黑豆及黑胡麻將以種之山陕也

六日

先是行德元遂因孝也請臨期在今日昨夜雪菴来
約同往丑下牌与青村德次起待昧爽上遣仁也幸
太郎送過雪菴氏猶眠曰夜来有劇病者不能踐約

也過淨明寺入新原渡橋仁也幸太郎別去至黒岩
豆隈二水相會處中間舊有田數畦近年屢為暴漲
所蝕本年殊甚唯餘數畝尤狭處則僅可一丈逢忽
大石磊磊皆新出者余白十年来縣吏里正謀斬山
木巨材日蔽川下瀆之兩筑翠山青嶂既悉赭矣旱
時無與雲雨之地雨時無蓄澍瀦之本旱之與漲皆
失其冝原由此也而論之者唯貪一時利不顧貽百
世害為國家謀有損無益聞今明府循吏也然十年
間故田流亡者六千數百不其利歸吏正等頼歸上
及民昭然可於諸吏無深交偶為吏正言則彼必以
利有害謂我說為迂闊今所見如是他日必有思迂
闊者言之時也至屠者澤水不及膝乃渉過入江沙
田往往決為溝洫状或瀦濫見魚筏塲左右巉岩二
三丈其背漲痕縱横更高及樹杪青村曰此初夏之
水所為蓋高平水七八丈矣予曰予在鄉三十年未
嘗聞如此高漲也伐木之害前既言之更有一事為
吾子陳之既有非常暴漲必有非常大旱陶朱之捨
舟而貨車恐有今日之時也吾子且識吾言於江以

西即近日所開新道二十四五年前一過此地爾時
細徑如蛇今則大道坦然沿水勝區隨處呈出水石
之奇不暇應接路屬山椒與青村屢停足視地形曰
近年莠飢物價之貴亘古未聞都會猶有紙田我鄉
則無非真耕恐不能給攀世方任地力如此等地土
肥而潤卉木豐茂者將來闢須先著鞭也再至茶屋
潭入筑後川處幅僅可二十丈板橋架焉兩崖巉絶蓋
原一片巨巖水劃分者實天生也青村曰此處若合
水瀦而無平地以見造化變通無窮予曰非能以至

柔而穿至剛以其不捨晝夜也學者猶此橋以西為
正路右有神祠木陰蔚然地忽上高余步路左到太
石以護墜隨題名滿焉傍書題名莫妨也轉石落水
者愚物也青村曰石去水千余丈宛轉下其声韃鞳
而浪華雪翻故嬉戲也予曰毫不念闢道者指財救
人之惠而作惡戲直隸人往々如是候國人斷無之
近來官日貪不能禁民之暴候國人切齒既久張獻
忠惛進士必殺之我恐異日有事候國人見直隷人
必殲之也青村曰祠以西即元遂所闢而南陵翁等

助之矣凡半里出於舊路二三丁復入新道此地舊
有捷徑名閑近路細且瀕水入苦艱施今則高在山
頂距水十餘丈美竹修杉敞而涼最高處巨巖橫前
劃中開作道南北對峙南有孤亭南與囊野隔水相
對水勢屈曲潭瀨相接綫青急白其色与声一流樹
木予謂是勝不唯我鄉絶無海內恐罕匹三四丁將
入村戶青村觀者主祠南畔勝地乃令德次報元遂
左折取徑予恐迷請路傍耕夫導路忽上殘弁壟塞
稍開即有墓地又數百出於祠道耕夫去南行數百

步至祠前萬木濃陰凄然歛汗先是鞋穿聞祠南徑
險惡乃止北逕過番華表下西折涉微流遇德次曰
行德君既出迎巷直向祠南矣既投其宅洗足則歸
見經年經營未竣至此全成庭有檻泉苔石四周其
西石徑逶邐忽歧北者上磴通佛祠西者坦迤通書
齋夾路種竹及櫻祠西又有磴陡上數百級有平地
中央盤陀石數層天工而似人之所為齋獨未畢功
既設席地舊山趾新鑱一片脆岩為平區者岩灰色
直從齋脇起清泉坌焉主人喜圍棋與青村敲手初

坐即閑局走俾報田氏俊治原元真二子家皆在一里外元真先至贈香魚數頭大倍隈水産主人曰近土人出新工夫以一鐵幹分數十枝其尖勾曲成鈎者亂投雜魚喉常獲巨物也青村儕予代主人獨無儕色日暮俊治携京師畫人相馬平次郎者至主人設宴青村俊治皆以疾不食予獨恣喫燈下又圍棋數次而寢

七日

驟爽辭主人及俊治送至孤亭其兒梵來煮茶以待

青村曰主人將作梁通亭北岸而立法華經塔予及俊治曰兄能為非常之舉以救世人千歲之後亦將受其惠獨未免佞佛俗態是白璧微瑕元遂曰其初欲開新道縣吏皆辭不可獨桐澤子毅然許之其室素奉佛有慈濟之念其於此舉未必無内助今以其夫役欲作塔以薦冥福我安得不聽哉乃別元遂獨送數丁去渡屠者澤充折過支田十二丁申下辭歸青村病○予歸移時孝也不見乃召之命之山陰視福藏等所耕既而以蘆堂不悦辭令德次代往予曰初欲遣德次以其昨日來從予而勞止汝何不悉先是予欲遣孝次也於南陵許謀家事亦以蘆堂不悦暑行止予以其伏慈母之急畧人務頗替祖先勤恪之家風使青村藏之○仁正皆赴宗家甲子會申牌予亦往招松兵衛謀中洲件又與兩愆謀家事既而邀雲善治中善桃谷要右衛門伊豫屋儀七等集日從飲畢予獨先歸○昨日元遂示岩松帶忍草叢生者予悦之今日托馬夫送之致

八日

南陵兄四來至大慈曰聞中洲屢為土人所齮齕我謂使正受我金而不施土人故爾此吏正之姦於不必追究我棄置彼地但為游觀所不相爭則可又曰卿必不耐山居寂寞須擇近市佳境卜築也云云○下堰支右衛門來勸買藤助氏田（山陰東畫所）飲迄引德次相見約近日視其地定價○寫陽贈陶盒及錫製手巾析告自上國歸乃來謝之○孝也致藍田柬被之有土屋吳之助長光太郎來藍田曰鐵兒四月病殆上兒蘇今則稍愈又曰英夷人來寓於顛教寺每

日緋細街上勢甚跋扈四五日去赴南都殺神鹿官
捕數人下獄云〻矣之助曰滿清既失北京黒龍江
亦為魯夷侵掠失三千里地洪秀泉據其子郎位客
年我藩士北条源藏隨遣亜墨加使在香港聞滿清
非以戰亡唯由朝政偷惰綱紀不振矣豈非我殷鑑
乎僕為先生謀宜為文中子不宜為劉青田貴門生
長三洲来才思翦勁非僕輩所企及也每日詩酒往
来云〻老太郎曰漢番在蘇將探幽陽海極上國聞
物價騰貴淡人皆若散尚遅〻也然釋趣在遊云〻

孝也又示北渚青浦梅屋東皆謂寓願教寺者墨夷
也壑源華橋北畔明喜氏酒樓出寫真鏡取浪華全
景而去　北渚云　前月一人上天王寺塔將放火管捕
之其人年六十左右着黒羽二重羽織及衣裳則白
無垢拷問其姓名則言根人姓加藤名縫殿之助憤
佛法繁熾為國家害故欲以放火為名被囚赴江都
因得述己見也然僅二三月庚死時論惜之夷人観
劇場時名優嵐吉演熊坂長範擐黒絲甲着五重鞋
提偃月刀出夷人驚愕走逃観者又愕於夷人狀四

座驚擾躁躪後夷人將賽住吉祠土佐人告官曰我
奉防夷之命故新作營而習砲銃聞夷人將過我營
前万一有逸丸而傷之非我所敢知也故豫告報漢
人聞之病而賽春日祠而殺鹿云　青浦　青浦另啓曰能
登人塩屋仁兵衛至郎幸太郎所識傳其父旨曰願
許兒歸省如路費仁兵衛將貸之仁兵衛歸期在此
月尾請使幸太郎歸追其未去而同去也郎令幸太
郎豫理歸裝◎雨窓来綠青村病患朔来有之府拘
者郎裁與南陵晁東先是吾素東請寧今月辦書夜

東托之兄晞目深見古素所贈海參至別有贈梅屋
紙包使幸太郎托之宗助轉送黄齋遣幸太郎於雨
窓氏托諸東◎今日福藏得二素命之山陰既返告
福藏病◎遣德次於日隈閉土人為中洲之仇者將
論我旨而問其所欲即用松兵衛策也日隈人初言
無怨於我唯憾里正不直而釋怨於我不及里正故
緩頰說之欲以得其情而講和也德次先見佃戸菊
助幸右衛門等皆曰彼皆無賴無知道理者勿講和
不得要領歸◎元逸贈盆栽山丹花◎以青村孝也

呂宿齋講代講梅墩詩抄

九日

德次薦才田人仁語事我家年甫廿也予改其名曰定助人問其故予曰予將親耕使爲我友而助我也○相馬年次郎來見○遣塾生僧道了招五嵜氏賀湛歸贈紫縞帶○蔡屋新三郎所送鰹魚紫菜五觔海帶十八斤至東田二物薄充潤筆儀○復還德次圖藏於貝隈○宗家招二兒觀山車○黃昏後風絕室熱殊甚青村數破席門外置曲盞炙而語月色殊

亮頗覺秋意

十日

年次郎來告別乃贈書二枚○今友助之山陰既而福藏等三人來亦往○已牌携幸太郎訪彈助定子謀質政屋氏屋亭曰前日公等勸我往大原孝經石北畔塩屋州府留刻孝經全文於大石方丈者後縣吏書塩氏立之神地而畔土人呼曰孝經石山崎氏亦謂某歸路將觀彼地彈助曰某請導時草野文右衛門在座請從彈助方理髮乃先出至山陰福藏等曰不雨殆十日癸塊如石不得犁鋤如之何予曰且播小赤豆黃粱胡麻黑荳於既鋤處〻又乘曰田島公待我舍乃從之往即定右衛門氏雖舍也距我田九通二子坐桐田源來田周請涼莫若此地者既二子導東北行入山際路共至金毘羅祠彈助指路左右田曰公欲借彼田尚有開田三段年賜金百疋即公之有也雖磽瘠不宜播穀唯有公之工夫耳二人來曰老先生在何處守老主謂要右衛門彈助曰家翁必進先生孝經石畔也乃走下要右衛門不在彈助與談孫孫我田島某與祠官觀善此地與

祖親所謂除地者公僅指數金我父子謀永以此地爲公之有今子孫幸也丈右衛門曰此地杉木千章若結廬勢不得不斬此斬則神祠呀然露出觀者將咎公之不情且地形甚狹長如之何予曰善哉公之言典鄙見符丈右衛門去彈助令僕請茶菓祠官氏設席樹陰與謀中洲件彈助曰彼地於先生家無所損益而土人常猜妬爲礙先生長者恐不耐煩冗不若斷然返之荏手氏某及五嶽皆與彼親善先生命吾二人往使彼元金必矣予曰善又謀政屋氏田疆

界件彈助曰及連人半七嘗為我作及連田島地圖
精覈田域某明朝携半七視彼地先生早臨予曰諾
阿梅過焉問何故曰致福識等四人餉也尊夫人以
酒肴將歸故不送妻乃歸彈助欲供飯其家予辭○
謂德次曰福識等四人以久旱土硬不肯下鋤唯徐
徨遣日耳德次曰某且往督之去○善次來告值謂
室氏曰今日丁祇園祭會請臨○申下牌柱三完及
章太郎至善次氏主人供飯酉下牌歸路訪雪菴醉
不起其妻供茶於門外涼棚○今日鷹陽來與壽郎

孝也接之於東家（予所居曰西家請所居曰東家）少焉其岳來益
與鷹陽預期會也

十一日

卯上牌携章太郎德次友助至彈助氏彈助方拜神
乃與要右衛門語要右衛門曰昨聞庄手主书郎來
曰聞廣瀨君慣日限人之為將返申渊於我君朝返
地某乃返金是初　也某敢違之唯君過恕不一〻
通彼惡事於我故我未知也（之氏）知則敢默視乎今後彼
有一惡亡報我我將痛懲之彼尚不悛君逊地納金

亦唯意其言如是趨舍在公友助報文右衛門與藤
助待茂三郎氏乃出二人導觀其所有杉林及田畢
予謂文右衛門曰吾子歸路過長八氏與彼謀定田
價允賣買我所不解長八我表姪也且與藤助相知
故我屬彼接藤助也文右衛門曰諾去半七來曰彈
助忽有公事趨府故某獨來乃導觀我所新買杉林
（島中津屋氏之有）與茂三郎松林相接處疆界半七曰此處
甚難辨別須与茂三郎參會也（參會和呼）又曰聞先生
與茂三郎約買此地既聞有古塚正葉世住及連來

聞此地有塚蓋千年外者不必忌之此地四面皆先
生之有而餘一彊丸地而疆界如犬牙他日恐致爭
訟不如仍初約也且此地無租稅先生但捐金六兩
永絕子孫憂也予曰善又觀政屋氏火田與水田相
接處半七曰往年某與茂三郎父檢此地以及連無
水田田島無火田允地出水上者皆為及連先生所
買及連地非田島即以水際為疆明矣予田此地〻
形疑岸崩侵水田者尚屬予乎半七曰未聞無足而
立者故田足成岸者悉屬上某崩土皮翻覆草木倒

者屬下士皮依然草木立者屬上是官檢地之法不
可不知也既而久一來即圬者兼工者青村命任我
經營件故追至玄以一德次半七論我結廬地各述
其所見予不能決且定予最高處用半七說也歸長
八進迎曰藤助等方在我室論田價彼欲獲金九兩
某欲與六兩故未決予曰此件委君至龍馬鳩南畔
長公追及曰藤助窮甚更加一金爲七兩亦慈也何
如予曰善既歸文右衛門與藤助子新助來致證券
即命之兩家氏取金七兩新助羞謝去券曰下田一

區其廣一畝十八步高一斗七升六合（高者田一歲之入而官取其六七分第四五分名曰○水田曰田火田曰畠通稱也）下々畠十六步高三升
二合杉松林一區右直金七兩傍注地係及連村名
曰山際田則谷兔畠則東寺兔云々允兔田地瘠腴
定之故每田殊科及連有谷東寺等七八月谷尤輕
其曰何兔猶曰仍例也券更書參茲萬延元年庚申
六月我典此三區以借吾子金七兩期明年辛酉本
月返之若不能則三區永爲吾子之有我無憾也因
以下堰人傳助及連人文右衛門長以及及連伍長

政右衛門爲證人皆押印而里正彈助署紙裏曰紙
表所書畝及高檢了押印文（元文俗之又俗絕不成理今摘譯其大意）○
仁也赴善次招既善次使人來曰今夕留郎君宿○
遺德次久一再檢政屋氏屋舍久一預計運屋之費
及一切諸費曰大抵金三十兩矣○夜彈助來述三
十郎言如其父予曰莊手氏所言如此而常食之（君）願
至中渕會莊手氏及日限人而定約彈助曰諾

十二日

德次曰某至日限伍長氏彼固執初言曰毫無所憾

某曰餘事不必邑人屢放牛於既耕處猶曰無所憾
手若果無所憾須禁放牛伍長不答某曰吾子不能
禁之即憾也予將復命伍長不得止對曰諾○文右
衛門來薦善掘土者乃命理政屋氏田崩隨處曰當
費十人力門一人力直幾何曰三百四十七錢德次
曰王公行將（用）千人力此某權輿也吾子宜勉强以迎
其歡且減二人力對曰諾○遣友助於山陰及中渕
二地既播諸穀而旱殆二旬未見一芽近日（米）來價稍
賤而菜蔬稍貴我有無水田世皆豐我獨饑世皆饑

我獨豐人僅有二畦輒心有所私本年且舍我私憂
而從世之公喜也○雪菴訡室氏既圍棋○要右衛
門來曰某既為先生買政屋氏屋直金九兩敢告○
夜月色殊明與孝也步訪雪菴不在借其凉棚坐幸
太郎來告德次有事於先生乃返德次不在○而窓
致宗助柬披之即田邉輅三郎五月柬也予欲使輅
三郎題我詩抄第六編卷尾輅三郎以不能自信固
辭○返友助於其家買蘿

十三日

德次薦甘木人利七逢見曰伊人方寓北隣自今至
七月尾閑暇無事願為外僕日來執事乃命從幸太
郎友助之中洲採生榨獲七八升即舂之製淡汁○
遣友助於田島氏致茶屋新次郎所送海帶逐之文
右衛門氏曰明日昧爽請携掘土者來會于山陰○
雪菴來○孝也謀其家事○宗家令人來曰明日祇
園會請全家臨○三苫計蔵來見

十四日

昨夜約青村及壽一郎昧爽之山陰寅下牌起之壽
一郎因幸太郎告夜來有緊務不得陪隨乃召之曰
古人云與長者期而後禮乎吾子違約當追我來從
先自告也既違我從當自來謝過不當因人告也吾
甚憎吾黨年少忽畧禮法吾子方任都講故擧一事
相示今後欲受吾誨每事須知吾意所在勉強從焉
也乃令壽一郎録○令友助先行報文右衛門而與
青村幸太郎出至要右衛門氏尚未起乃謂其對門
人曰昨自田島公柬我有明晨陪游山陰之語故叩
其門不應公赴吾子請報我既赴山陰也至我田文

右衛門既與掘土者遲焉曰不見友助也德次追至
乃擇杉林有濕處鑿之初唯有數斗水出後不繼出
視地脈杉根隨處軟土含濕其深僅六七寸其下即
地骨一片赤色脆石含鐵氣絕不見水脈而水石際
有多少如蟻穴處涓滴出焉耳又鑿二三所皆同予
既用半七議就高處結廬皆云山陰隨處有泉脈擇
更高處鑿池以筧引之可以致廚下也故有今朝之
舉至此皆缺望曰此地終日所出恐不過數斗宜別
鑿井也掘土者曰某業在平均田面未解鑿井之法

且不能望識泉脉所在請命别人乃令德次報隈市
鑿井者曰十六日請來會焉遂觀所買東助氏田乾
燥既極諸泉皆竭唯我田東西二泉滚〻不已憾西
泉地卑東泉隔遠皆無致廚之術也衆别去唯予與
青村觀大原祠官宅左右及孝經石畔辰上牌返○
午前携幸太郎友助至宗家而窓導入南陵兄居少
焉室氏以下皆至與青村孝也圍棋定兵衛兄弟雄
藏（弟仁藏）等至予不觀山車二十餘年今歲初觀云夜
與與青村歸路過中城素盞烏祠月色如畫室氏等

觀至田素盞烏祠後歸仁也猶留宗家○福藏來勸
買馬又薦豊前人事我○今日德次爲利七定貸日
七十六錢予曰須減七八錢

十五日

雪菴來賀乃招青村圍棋○未下牌與雪菴赴宗家
正也從途至田坊觀山車過中城石橋人之不移或
設欄門外揖予曰姑休乃踞焉至宗家雪菴去令友
助從正也赴松兵衛氏青村孝也追至乃集兄宅定
兵衛仁藏雄藏等至圍棋酉牌歸遂置欄門外與青
村孝也謀家事

十六日

丑下牌起月色極美寅下牌起孝也德次幸太郎等
食侍天明予及孝也先赴山陰至龍馬塢南畔試取
生路狭且迂比至櫻坊（地名唯有一二家）德次友助利七及
至政屋氏田室氏從幸太郎至文右衛門出迎曰堀
井者曉來既遅今則返家方令人促矣導室氏觀蘇
助氏田使德次鏟剗杉根雜枝文右衛門返其家携
藺席至久之掘井者二人來一則前日掘田者乃欲（至）
結廬地二人夙植鐵筋於十餘所至此扶之曰以驗

水脉遠近也此地盡遠水脉縱掘之恐不及泉也予
悵然失望乃設席西泉側而議改結廬處不決令友
助利七摘茶文右衛門及二人去謂孝也曰汝歸送
午餉予與德次斬開泉側荊榛草積成山乃令幸太
郎燒之風起煙灰齎颺不辨咫尺眯目污髮大悔午
前青村正也携七三郎俊太郎直次來致午餉將煮
茶不見茶及瓶皆大笑曰食時第一緊務在茶而忘
之不亦甚乎七三郎等三人先去走友助追之曰令

下婢送茶及瓶既食支右衛門與一人来青村曰就前日所掘新鑿一池潴水而寛引到厨何如皆曰善乃移席杉林益浚前日所鑿更深廣之殆十倍文右衛門去友助遂返家與婢来一人用鵄觜徳次用鍬友助以籃運土幸太郎助之予亦時用鵄觜初灰色土七八寸次淡黄色土硬類鉄糞（未識漢名　漢名卯用）横布鏈之殆發火又三四寸土淡黄色含濕粘結始見石皆如削平不見一團圓者大抵六七寸然往〻有過二尺者衆苦甚北邨忽有人喚盗數人裸裎上阪入松林獲賊縛帰入雄舎忽聞數人喧呶皆曰疑奸夫也

未下牌室氏等先去至申牌謂徳次曰吾将帰吾子留督掘土者及友助更深所鑿曰諾令利七先帰設製茶具與青村帰過茂三郎氏問北隣盗偷何者乎其妻曰中洲掘土者也頻偷我近隣衣服米麦大昨日捕之昨夜竊逃入林衆追之月色如晝無所藏影復被捕今日復適而又就縛皆嗔打其脚不得步行予曰前日一人掘要右衛門氏田我問一日賃幾何彼瞪目不荅疑其作賊其人短少面微黒而目光毋乃其人乎妻曰然田島公命掘其田而置雄舎氏而穿窬衆頗咎公云帰路訪要右衛門其妻見曰妾大昨夕自浪華帰矣遂過長八氏以其女亦自浪華帰也申下牌帰即製茶○先是伯嫂以病不過我寓今日始来令室氏送之○媳婦将帰寧今夕来別○夜徳次久一来約明日昧爽携善掘井者某赴山陰○夜福藏来贈南瓜○仁也申牌始自宗家帰致姪女所贈蔬菜○宗家使人来告明日丁仲嫂月忌請全家臨

十七日

昧爽媳婦帰寧乃令仁也同孝也居○久一約昧爽而不至遣徳次迎之未返十二丁（地名）堀井者来曰久一令某来也時日将出乃與之到山陰友助従遍観地形曰高處不宜井願枉就低處而結廬乃用我初議定隣政屋氏田處無結廬地曰大旱如是此地埴質今既堅於石鍬鍤不得下也不如待一雨勞少而功倍且土氣方旺不宜土功願緩十日予曰善視昨日所鑿水聚既數斗曰此地作池可以灌漑田數十

段公須决策視二泉唯餘涓滴泉下田皆既龜坼歸
路遇徳次曰本年主公家有偷兒盜衣及米疑昨日
見捕者所為故將往問之予曰須晤彈助謀中洲件
也先是庄手氏因彈助告曰日限人若放牛斬草木
速見報大昨日永助者復放牛故屬彈助報之也又
曰須晤長八謀買茂三郎氏松林也辰下辭歸室氏
等既赴宗家唯仁也待我將贈祭資金百匹於宗家
既封書名遺之出戸返仁也取之至仁藏氏處前仁
也及曰兒與阿梅遍覓座上不見疑公懷之予曰我

始出戸乃返汝豈有親懷之而忘之理乃返阿梅方
出戸曰獲於公所坐矣予詬曰汝令仁也言遍覓室
中而不得我所坐豈在室外乎蓋疑我懷之故初不
視室中也疑念之起原於嗇勞是汝大病不可不自
省也至宗家青村等皆既食予與室氏等同食既而
歸○令福藏利七之山陰芸黄梁田又摘茶令友助
鋤桐下田○幸太郎終日懶眠未嘗手巻乃謂之曰
吾子歸期既逼宜入塾十日視衆書生之業倣此也
乃屬壽一郎出同塾生居○雨窓致南陔兄囬柬〻

尾書聞對州侯既見魯夷船將盍和成也予謂雨窓
曰我鄕東兄曰對人初不欲戰唯作撊然奮武之勢
以欺官及四鄰諸侯借金而足國用耳公嘗謂對人
之言可信乎今見兄柬果如我言○文右衞門來贈
白蓮花○孝也欲作梅墩詩鈔考證乃命錄我所口授
今日起草○夜謂福藏利七曰今也鋤田與播種皆
不可為也二子宜待一雨而來也○田邊元春來乞
書○孝也致長光太郎柬〻曰僕以家父諸塾罹災
歸省四日市云〻乃裁囬柬付孝也○夜隈井一治

来（一治冒姓寺澤近復本姓云）曰數日前聞先生歸故拜趨予嘉
其暑時遠来曰且寓我家

十八日

早凉如秋乃服綿衣至午前炎毒更甚○一治来寓
○雨窓来飯之少間松兵衞来乃招青村共観我輪
島所買膳具○令友助之中洲摘茶○茶成殆一斗
贈三分一於東家○聞北隣禄新者將游京師欲令
幸太郎從之去乃令安兵衛告禄新〻來見曰某
將從一客北上其人有疾促程甚詰朝上途不識幸

太郎君能逮我未薮束装了乎予曰束装亦経二三
日恐不能了裱新曰某留赤関数日幸太郎君進至
亦可○幸太郎曰福藏許送到赤関遅速唯我意予
曰彼所言未必信且其債不知幾何吾子須召彼見
我福藏来曰某将之大山不能送深見君也乃令安
兵衛言于刹七曰我田将待雨吾子無事請為我送
幸太郎於赤関吾子一日之債既定為七十錢然以
暑行故将破額賜百九十錢何如答曰唯尊旨○令
孝也裁答田邉畧三郎東将托幸太郎○孝也薦塾生僧

蕙西梁為我書記○朝来西南隅見一點霧其餘晴而
中天含一片紗様薄陰至卯下牌濃霧四塞不分咫
尺午前不復見乞雲夜與青村下欄門外看月将出於
月出山予曰古人名山不苟也清光満田秧露倍玲
復服綿衣

十九日

早朝東天霞戌西天霧合予曰凡霞者雨徵霧者晴
徵勢難相並疑風也午前晴熒如昨昼後陰雲起而
西風大起雨将下為風所吹散○先是贈會席膳椀

於東家今日孝也招我夫妻供飯始用此也招雨窓
元遂偶来與焉既而與元遂圍棋元遂贈丸乞
書○未下牌與青村出訪鶴陽途遇弾助謀中渕件
過草野忠右衛戸外聞其子宗十郎自上國帰訪之
鶴陽示観其所新購書畫數幅陳勲七絶雙幅其筐有
村瀬栲亭跋文述勲事即明季明名士又曰過銅雀臺
詩紙破欠欲字主人使予叨填之云〻視之墨色字
形毫不異真蹟朱桓五古詩書尤高桓蓋明宗室曽
異撰詩餘横幅異撰傳見南疆繹史明季殉節者称

其文陳子龍艾南英皆不能及也方拱乾五律拱乾
方密之同里人鶴陽出明季北畧載其降李自成而
極醜態頗詳又觀其舊藏汪舟次冊封禮成七絶詞
翰雙美然比陳勲等不可同日語也観畢主人供酒
飯幸右衛門出見戌下牌帰○在鶴陽氏塩漬猪肉
出僅喫一二臠覺有毒即止途歩吐猪氣衝鼻既帰
腹痛丑下牌暴瀉二行猶聞猪氣○未牌室氏称腹
痛予謂其食生梨之由至夜半竒疼不可耐先是雪
菴来診方服其藥故不別請醫徹暁呻吟不已予亦

不能眠

二十日

寅下牌孝仁来乃令仁也報阿信孝也報謙作皆至
謙策診室氏曰既似有小産象且莫藥以視病之所
帰○寅上牌聞太吠殊常疑有盗起安兵衛遍視家
側○夜来下利二三行天明腹大疼服天龍飛又召
謙作服其藥瀉凢二十行至申下牌疼止妻頗甚○
室氏称将小産乃招雪菴乞診曰暑邪所冒決非小
産也○孝也阿信終宵侍青村又来話○雨窓仁藏
聞候○遣孝也於彈助氏初彈助曰公録日限人暴
悪状示我々将令庄手氏糺之故今日付所録云一
曰将作新溝激水而侵蝕我竹林二曰我新鋤田永
助者放牛佃戸呵禁乃大罵去後又放牛如初三曰
閭村絶我佃戸不与交故近田者過半四曰棄死牛
於我外測五曰我作藩籬護竹翌日撤剪竹又伐樹
木前後不可挙数也従来凌虐不一而足如此五件
皆係近日事故告○午前将雨風大作雲散日見既
聞近雷於東南涼意益然蓋遠處雨也

二十一日

聞鶴陽新購明季北畧乃借之蓋叢明末野史者比
南疆繹史等頗雜駁然多異聞○阿信来看侍○予
癒室氏疼稍減○松兵衛来候○雪菴来診室氏○
鶴陽来○室氏傭雪菴氏姫按摩○黄昏後室氏復
疼終宵呻吟不寐

二十二日

昧爽報将小産乃趣友助等告阿信孝也皆至忽走
友助招雪菴及善次雪菴先至診畢即小産而疼始
紓雪菴用洞夫藍酒善次至与雪菴議用善次藥卯
下牌皆去○正也生之三年室氏孕四五月而墮大
昨年女生一日化今也胎八月而小産室氏尤怯暑
毫不能摂養屢飲冷水又好喫生冷物予常諍不聴
故不能成産然三児之外無復添丁予之不幸也○
叔嫂阿吉阿邦来候室氏叔嫂贈三斗豆○雨窓松
兵衛仁藏前後来候○遣孝也於大超寺囑讀經又
令安兵衛友助穿壙文玄公墓側既而令婢歛死胎
小甕塡以石灰蔽磨鉢於甕口黄昏後瘞之孝也莅

焉○申牌前後聞雷声於巽位而至南山雙虹起田
島田間濃彩異常薄晩冷風作僅聞淅瀝声而霽○
青村示邸報松平時之助以聞昨夜盗入英人所館
東禅寺職発卒討之斬三人捕一人餘遁我卒傷者
数輩英人傷者二名死者一人敢告閣老侍官旨曰
汝卒成功由汝訓練有素也行将賞賜先報知松平
泉州以聞昨夜亥下牌聞賊入東禅寺職発隷於上
洞菴生捕一人其人曰某姓榊原名鉄三郎年十九
懐有封事欲上之耳乃致其人於外国奉行属吏矣

塚九左衛門更盗護衛二則皆書五月二十九日附
以新聞紙曰五月二十八日如喪士者十五六人入
高輪東禅寺英人之館與諸侯護館者闘三人死一
人被捕英人團死坤須留及上官傷諸侯卒八人東
禅寺僧一人門卒二人皆傷喪士入南品川逆旅虎
屋定兵衛氏自殺者四人重傷未殊者一人既而審
其姓名十四人（有馬半弥　同見宮次郎　前木新八郎　森半蔵　榊原鉄三郎　木村幸之助　右川金四郎　矢澤金兵衛　渡邉剛蔵　古川主馬之助　山崎新之助　中村貞助　山堀寅吉　黒澤五郎）捜喪
士蓋水戸臣或曰官納諸夷款而許互市有此物價

騰躍上自一人下至億兆皆憾之水戸先侯欲先天
下之憂而憂然官不諒之遂賚志而終其遺臣欲継
君志成之棄其妻子舎其田禄草行露宿困其身思
皆誅權臣次撃夷館前者既死後者未已疾風勁草
百折不回而名曰賊試看古来史冊豈有如此賊乎
後世或大書特書以鳴其忠而謂今賊之者為賊焉
未可知也予謂孝也曰宋之与金和天下皆知其不
可而高宗獨排衆議用秦檜明之招撫諸賊天下皆
知其不可而毅宗獨排衆議用楊嗣昌幾起釁詖知

其故乎曰未予曰天下自有公論而人君唯信婦寺
所言婦寺唯怕戦故秦檜楊嗣昌等満朝所不與而
善合主好以有婦寺之援也我読史四十年而今而
後知其故矣○青邨致長野九郎兵衛所送鯿鯆先
是九郎兵衛因六郎乞履敲詩未屬稿故相促云○
両窓送膳乃命青邨一治飲

二十三日

遣塾生於箕次氏取室氏薬既而室氏曰汚物将下
不下速召醫乃走一治招雪菴至白是所謂浮官脱

也乃以膏塗絮而斂之曰姑勿動○鶴陽東送香魚
七頭乃與阿信宰之會食於東家雪菴與焉○叔嫂
来候室氏○宗家送諸菜○善次来診室氏與雪菴
議藥遂用雪菴藥○德次介土田人勝平相見曰將
之長崎買舶来物德次曰此人平素出入矢野氏姑
舍人托金買物亦勿妨也乃托金四兩嘱買唐糖五
斤介及朱一斤○久一来謀先作小亭於山陰予曰
明日昧爽来○未牌同雲黔黠皆曰必好謝相慶既
而僅濕土而止殊涼○媳婦聞室氏病先期而歸○

栽答茶慎藍田東又令孝也與深見元素東

二十四日

昧爽起孝仁一治蓐食卯上牌至山陰令孝也一治
擔曲籮途令孝也告彈助父子今日將作子舍久一
友助利七繼至令利七芸黄粱與久一至東泉側斬
杉十株皆長十四五尺既而乾結廬處良位穿地卓
松作柱令友助告丈右衛曰請遣前日来之掘土者
返曰前日来者不在別人將来予曰前日我與彼約
不可負復遣友助曰明日令彼来休於西泉側未下

牌令友助利七返取行厨至以蓐食故飢甚不覺過
食丈右衛門来山田氏佃户至話農事先是弥兵衛
長八等為予說山田氏欲買其田則對曰彼田直金
五十兩然以先生故將減半二子曰彼田土瘠而租
重從無直與之狂夫不受廣瀬氏以君故將特贈吉
一二幅然而君欲得直二十五金不亦可笑之甚乎
是今朝孝也晤長八所聞乃問佃户曰吾子納私稅
於田主幾何曰金二朱也曰何寡曰此地不生嘉穀
唯芋與黄粱之種故無肯佃者田主每年納金二步

二朱於官強請某佃之故止金二朱自加二步以供
公租也予顧孝也曰山田氏歲損金二步讓田而辭
直猶嫁禍也而欲以二十五金償從前所損豈非賤
丈夫乎孝也聞青村病先去遣友助于中渊斬竹數
十竿久一利七返取杉皮皆未至天陰與一治携行
厨具走筏三郎氏然終不雨利七至乃復往督經營
將置杉皮代屋予以不耐熱與一治歸時未上牌也
○聞鶴陽在青村許乃往圍碁夜歸○松兵衛妻来
候室氏贈葛饅頭○叔嫂以地藏祭送鯖○成瀬雨

寇送膳以既饗令孝也與阿信食○室氏致京助本
月十一日柬啓之有千村主水柬宗助柬曰公歸鄉
後所發三柬相継至我所發加賀人柬及田邊輅三
郎柬亦將至座下也前月二十八日喪士襲夷館件
公定聞知故不贅云云主水柬曰日者請浚教而見
許幸甚今送稿一卷祈介正○今日德次追予至乃
命與文右衛門謀告方栖於結廬地者曰返我田又
告中洲佃長幸右衛門曰將伐竹敢告○室氏田善
次雪菴柬候用雪菴藥頗有効

二十五日

卯上牌携二澁德次久一利七友助至山陰昨日予
去後文右衛門拉掘土者至謂久一曰願主公詰朝
来會焉遅至申牌未来乃令利七促之令久一作假
厠復斬松五六株始坐假亭頗涼文右衛門携茶至
曰昧爽令二人候而不見先生意先生今朝有事不
来掘土者既傭於他家矣抑先生謂此地當用何人
力乎予曰昨日與久一測之我謂十人力也久一謂
十五人力也文右衛門曰然則彼議不合尊意何則

彼欲四十人力德次曰主公親督福藏友助等夷此
地則費半而功倍予曰善令利七助久一令友助柬
松枝已上牌與一治歸○雪菴送西瓜候暑○初幸
太郎欲乘赤関船病無従者安兵衛薦利七予為柬
茶慎囑焉今日一治欲携幸太郎歸乘其鄉船曰若
從吾言費不當三之一乃命從之期明外日上途○
批千村主水稿○為一治書屏風一雙○雨窓柬告
將遣伻於南陵兄許○雪菴來診室氏○昨夜仁正
往宿雨窓氏以室氏病也不返黄昏往謝且耗與兄柬主

人供飯二兒皆不欲返孝也來迎酉牌歸

二十六日

卯上牌與孝也至山陰幸太郎友助從令友助鋤桐
下田辰下牌歸○點檢數日柬所裁與元素宗助玉
江青浦梅屋藍田八郎父子竹潭輅三郎等柬托之
幸太郎返輅三郎父子稿而送予及青村稿又裁答千村主水國字
牘大意云日者見示佳稿僕不自揆妄下雌黄則悉
嘉納忝竊哉近又復接佳什字句穩貼無所容喙但似
過矯飾夫詩言志聖人之訓也世人藏其志而不言

唯粉飾志外聞事以欺外觀我心志與筆墨分爲二
途而詩不得巧也近時江戸絶句家者流擬石湖誠
齋鄙俚之唾餘而不知饕身住都會車馬之境詩述
園田閒適之情千人一調百篇一律顧眞者如化工
作人萬不同僞者如泥塑人數十以上則皆雷同髙
作唯有風花雪月杖屨宴席而無鬱腹腎腸欣愉悲
愁觀者僅過四五首輒生厭心是無他以假而非眞
猶泥塑之生氣也能留意于此則庶幾乎○賣香魚
膳所治幸太郎○文右衛門來○有田又改作來曰

某即春時接山陰烏柏樹者願以未接者見命予曰
前日箍後人勇助接枝七百八十餘先乞貸去既而
其發芽者僅二三十餘悉枯是欺我也吾子待接枝
發芽而取價則可若欲先乞貸則辭改作曰接枝待
芽取價當然之理也抑先受貸者一枝四錢後受貸
者一枝七錢是我例也予曰善乃召德次約詰朝之
山陰去○晩青村招一治幸太郎膳之予與焉食後
置桐門外納凉佐藤庸藏來候青邨○雪巷客次來
於室氏○酉下牌雨密送膳乃招阿信飲○友助父

來贈菜蔬

二十七日

寅牌起一治幸太郎二子薦食告別送之門外○阿
梅有病乃傭一婢名阿樂○卯下牌改作來乃導至
山陰德次友助徑檢改屋氏田烏柏當接者數十株
令德次鋸之友助摘枝葉以蔽接處午前返友助取
漿今日殊炎屢往還二泉間至未牌予不堪熱獨先
歸申下牌改作德次歸曰接枝凡百八十○遣孝也
於范四郎贈書扇録其招飲時席上作○遣孝也於宗家謝二

留寓且報室氏稍復常二兒歸○夜福藏來○與青
村納凉門外庸藏來見○麻生豐助令人來贈雞蛋
二十枚告自玖珠至

二十八日

我水田二所舊引二泉溉之至是旱過三旬二泉皆
伏流不達田德次等田作覓引此則可今朝令友助
斬舍外孟宗竹六竿命德次剖爲兩片去其節○午
時傭利七命與友助擔筧先赴山陰既與青村孝也
往途訪彈助告曰將作小橋通隣田之畔願爲報田

主彈助曰諾又曰公若夷宅地及連田島人將助役
予曰幸甚抑人數何如曰七八十唯一飯可乃導彈
助至我田友助利七方立西泉側曰泉低引之甚難
故將引公所鑿小池然僅涓滴猶賢乎已者又至東
泉側朝來炎威異常至此雲合雷吼利七曰大雨將
至設筧何為予曰與人約猶有違期者況我不與天約
誰保雨之必來乎莫停筧青村彈助曰此地高敞近
泉若夷地結廬大勝僊之所定宅地也改圖何如予
曰善哉亦非無意然松杉既成林時方炎暑移之必

枯亦不忍也且地形頗狹如之何遂不決雷益吼謂
友助曰若雨須避於茂三郎氏也彈助曰且返我家
從之入要右衛門舍雨下圍棋待晴電雷頗劇然僅
濕地而止令仁也先赴茂三郎氏視友助利七未報
追之出途遇之曰彼既去予曰汝速歸家責利七曰
與我期而違之何乎令孝也視東泉前後返曰不見
青村曰雨窓復至乃歸至十字店側（我舍東相距一丁半有一店其側路成十字因名焉）遇友助責之謝曰我謂公在茂三郎氏而
不在故去矣予曰若不在茂三郎氏則在彈助氏三
歲之童猶所知也汝幾年紀而未知乎汝猶未弱冠
利七白首猶然乎友助曰利七腹痛草々去予曰彼
受我傭錢豈得不我告妄歸去乎縱彼不告汝何不
告乎遂令友助赴山陰收昨日所斬松枝柏幹○松
矣衛來豐助來予曰明朝來我將具飯○雪菴送瓜

二十九日

豐助雨窓來乃買香魚具膳阿信阿德來助割烹招
青村孝也○遣友助於中洲仁也請往許之我曰為
泳水過午不返乃命孝也發塾生迎之○午後暴雨

雷電○仁也與德次等賽大原祠觀薦新儀○遣友
助於山陰視水田水多少昨日來兩次雨萬衆相慶
今雨比昨雨頗澍澤然不幾霽皆惜之

七月朔日

昨日與雨窓豐助約早行視山陰地形卯上牌未來
乃令孝也促之豐助來與至彈助氏仁也從導彈助
至我田予謂豐助曰宅地衆議不一汝決之往還再
三豐助曰東泉側雖好南限御林（御林見前）北限官道中
閒不過六七十步不如仍前日所定也予曰善休于

升丈氏雄舎謂彈助曰範孝將飯豐助願臨乃要之
去取生路直西行入龍馬場過祠官橋本相撲家（相撲）
（喜名 矢庭）昨日雨窓告七三郎就矢庭氏客某學公謠乃
屬（令）命正也隨七三郎從學矣故過焉云正也方坐客
前乃不言去豐助方洗足彈助呼餞走豐助終後辰
下牌歸至青村許松兵衛仁藏既遅飯出食香魚数
頭饑甚圍棋或睡◎午後雷訊數声雨欲下不下蒸
甚○脩利七命與友助之山陰中測芸黄粱田且掀
稠密處移之未生處◎孫女泣不已恐其發驚風告

之孝也偶看次至乞診○黄昏豐助與其岳父草野
童吉（卯升 丈父）来曰嚮者彈助謂我二人曰今夕願陪旭
翁臨乃共至彈助氏主人欲致青村孝也請予東之
橋本相撲與其客至酉下牌孝也至酒止豐助以將
上途先辭去戌下牌衆客既去予二人飯畢帰時亥
上牌也○今日雪菴自户外呼手授雞肉二片去

二日

令友助刈七之山陰芸粱田○北隣人某贈黄粱苗
○先是聞仁藏田在東南三丁外甚爽塏宜構宅欲
觀此與青村謀召仁藏至乃出過今出橋東行一丁
南折取田際徑泥深仁藏讓殿而跌（扶）足予進元三
百歩至田廣二段餘四面皆水田敞豁無比甚愜意
但憾左右皆他人田恐不許我種樹也更東行而北
折過千代銀杏傍帰留仁藏圍碁供飯弥兵衛追仁
藏至雪菴来診室氏皆與焉○備後鞆浦人門田某
来見青村致宮都宮龍山四月六月二柬大意曰僕
將以盂蘭盆後東上剋拙集願賜序文○朝来東北
風大起欲雨不雨殊凉皆云今朝始秋令故氣候變

月設更衣○正也之宗家宿○阿信之宗家以雨窓
旨送香魚二頭○傭雪菴氏嫗按腹○西北鄙恩田
人来賣陶器乃買甕壷數種予曰直貴減十之一其
人曰公何以譜價予曰四十年前我父開陶器店我
為宰吾子年過古稀必記我家每月買吾子鄉器物
也其人曰然我賣魚街廣瀬翁陶器彼一時也豈圖
公即翁之子而管其事者乎然則其譜價宜矣予曰
今日所買二百錢物即當年七八十錢我謂物貴於
當時一倍有半而吾子欲二倍之故曰貴耳其人曰

今比當時殆三倍有半我獨廉故二倍也○小腹攣
急小水淋瀝乃乞譙策診服其藥

三日

風涼如昨日終不雨至申霽全晴○令二僕之山陰
及中洲○山田范四郎使其族姪壽三郎来謝前日
贈詩○正也昨日来留宗家不返○為龍山作其詩
集序○備雪菴氏媼如昨

四日

昧爽遣二僕於山陰漑水耕移黄粱○孝也携塾生

佐藤勝太松木岩雄植木岩平宮本道生来見曰四
生犯塾法當使役左右以償罰也乃命居我傍辰牌
携仁也勝太岩雄訪彌助父子謝前日招且謀山陰
卜築及中洲件彌助曰田島及承連欲助先生之役
者殆八九十人夷地闢路諸件且勿費一力須待衆
會之日分課諸務一二日了也予曰善期何日而可
彌助曰村人以今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為休暇之時
宜擇於此五日也要右衛門曰須首鑿井也予曰善
彌助有行色曰金吉郎有懇當往和之令仁也視二

僕報曰方来乃共至黄粱田視其所漑僅一二畝予
不懌乃命從我往中洲過丹々紺村迂路五六丁至中
楚経淨明寺刑場渉流予與岩雄勝太先進二僕栢
顧愕貽不進予顧叱之始負仁也至撿其所芸亦僅
二三畝乃問是及山陰田廣不過一段戍日當獲
黄粱幾石予答曰二石問黄粱去殻精之減幾何予
答曰半問一石直錢何答曰貴則二兩賤則一兩予
曰執其中間則一兩三步前日傭福藏等三人其賃
不下金二步其所食過三斗矣爾後汝輩傭賃亦過

二步而所食殆三斗矣而本年薮一升直二百八十
錢我買二斗而播之中洲山陰不生一莖視他家田
頗青蒼皆嘲我且僕不勤山陰官租當納金三兩餘
自今至西成猶百日汝所食日三升則三石也傭賃
日百二十錢則金二兩也併從前所費計之不下二
十金而始收金一兩二步雖天下痴物恐不肯為之
汝懶亦甚我於渉川一事徴之矣二僕不能答今後
不敢罔覽佃戸之田薮茂胡麻秀黄粱茁而莱蔽方
生予奬其勤佃長幸右衛門剌々語日限人無狀不

己予曰我既使田島里兵部庄手氏應有結局姑待之六有一人見日某住莊手即幸右衛門姪也昨夜匯黨三十餘人逼某曰莫佃中洲也某不可公顧速糺匯輩不得跋扈又曰某業匠方為杜氏築北涯崩處杜氏初以屢崩將嶄然高之既而南涯即廣瀨公之田也北之成南之壞也不可不與廣瀨氏謀焉多事終仍舊矣公若築崩處願命我予曰卿須見德次也涉中楚磯下匠扶予又負仁也午前歸○栽蒼龍山東保存文封之以付孝也先是龍山屬予托河茂其

集上梓件至是予以我不在且河茂衰耄其子不肖勧龍山改托諸劉三郎因栽與三郎東送之云⊖青卿欲東游之元遂氏謀家事○阿信以始煮芋魁羹之○宗家令人來曰明日丁淨貞公月忌須來○晩訪雨窓為正也謝且謀孝也家事主人供飯僧兇明來曰我玖珠里正日野三八郎逐程竊窟遂掘之則古塚也石槨如屋者三中藏劍及履鳥款器類極多惡獻森候三八郎即負兵衛姉夫也歸路遇孝也迎過仁藏氏謝其贈西瓜負兵衛在座乃囑乞款器於三八郎負兵衛曰彼僧虚誕未可信也○遣友助於十三丁伊七曰明朝來

五日

昧爽遣二僕於山陰鋤桐下田○卯上下牌與孝也赴宗家祭翺師未至伊七來見予曰吾子期昧爽而到故既在此吾子須先赴山陰報文右衛門吾將來也伊七去既而與孝也謀曰祭不過巳下牌則不終伊七必不堪遲乃共出過松兵衛氏戶外入借其婢買草履托皮履及襪而去過柳原出於櫻坊就二僕耕

處問不見伊七予曰方也文右衛門氏矣遣友助迎之移時至釋前日所定處西南尤卑下地曰是處下於所初定殆一丈吾子用幾人乎伊七曰退計之而報謂文右衛門曰此地猶屬佃戶吾子願報我鑿井曰諾文右衛門贈荷花歸過長八氏戶外草履咬趾殆見血乃令孝也借麻履先是返友助取竹籠於家途遇之乃携松兵衛氏其妻曰既送公所托二物矣乃至宗家令友助返麻履且致錢八百文於文右衛門曰前日所買蕋直也時翺師既去食訖赴大超寺

展墓上佛殿翺師携茶出見乃謝前日招翺師曰相
去方三十日而較涼雨窓至共出至若宮坊別歸○
青郊自元遂氏歸曰元遂將來○昨夜誤脱衾而瞞
朝來下利一行頗覺疲呂謙策服五苓散且召塾生
按摩將睡元遂至乃起共圍碁未畢雨窓令人來曰
欲與行德君謀公家事我趣乎公臨乎唯命乃與孝
也導元遂至雨窓氏各述所見雨窓曰未許青郊東
遊須待其歸也元遂曰然則留青郊君至八月上途
可乃招青村至青村曰南陵公已許吾東游迫變初

言蓋由林外東須尼兄東游之語也雨窓曰然家翁
所言不可忤也遣林外報家翁何如予曰我嚮欲遣
孝也於兄許爲是故也然嫂氏不許如之何雨窓曰
某請見伯母説之皆曰善食畢散歸先是德次告曰
伊七欲獲金二兩何如予謀之雨窓曰債似貴某謂
一兩二步足矣予令孝也告德次曰明日呂叉連極
井者問計而擇債賤者何如德次曰伊七來確定其
計且與彼謀減債

六日

遣二僕於山陰○呂岩平不在或曰昨日岩平毋令
人來迎故已去寓鍜五氏予曰我方受孝也託教彼
而不告我去何也問孝也荅曰未聞也予曰弟子去
塾先生未聞世豈有此理乎汝與塾生疎濶如[此]是塾
政之所以不振也既而芳吉來曰昨夜二先生皆不
在某聞其欲昧爽上程也私許其去予曰塾生未得
先而出與被罰者未償罰去皆文[去]公及我教門生時
所無今諸事憒々若不挽回英才安得育焉乎○仁
也不勤其業乃扶之孝也爲謝乃曰今日以往汝檢

仁也日課録之示我○宗家送赤小豆飯曰潤吉誕
辰也又送菓子數種曰以充二郎君祭星之具○裁
與南陵兄東付孝也○阿梅欲上府内船歸浪華乃
命孝也携之托秋雄兄○德次曰豐前人某來致砂
糖五十斤曰勝平所托也[請]爲賜債錢二貫四百文乃
見其人謂德次曰債必有勝平證書也曰有乃視之
書錢二貫文問何故加四百文出關上舟之費也予
笑曰天下豈有飛行空中者乎吾子既受勝平托何
不告出關上舟二件而加債乎若含勝平證書添增

減貸他日勝平責我〻何辭解之其人默然予謂德次曰吾子未示證書於我先請二貫四百錢亦迂濶之甚也〇爲元遂作書五紙既而元遂來取之〇又連振井者來曰振井件願命我須見德次〇未下晡兩窓令人來迎乃促青村五岳至共赴宗家鶴陽兄弟在焉兩窓曰今日爲千原君自上國歸一獻也鶴陽聞元遂在孝也許欲與之鬪碁乃招之至然以有事辭去欲雨不雨熱甚酉下晡歸〇今日德次示六月會計賠金五兩皆山陰中洲樹藝之費也予曰本

月以往金錢出納我親之吾子唯任奔走之役可

七日

青邨及塾生數人來賀〇裁與宗助梅屋青浦來〇裁與秋雄兄來〇阿梅有冬夏衣二十餘領以府内途遠且乏貨馬故議上中津舩乃與青村謀青村曰近日當有我土田人來隨其人去吾東我姪敬一令彼托中津（舩名）子何如阿梅悅先是既付朝來所裁數東於孝也至此謂之曰東皆有阿梅東上之語然別述近事汝宜遂屬之秋雄兄也〇仁藏潤吉善次來

賀〇東作來賀與之出賀仁藏氏遂至宗家歸〇室氏贈孫女綿衣〇遣二僕於山陰〇昨日在宗家彧話曰角抵華月川者新開肴店臨渠價廉室凉青村曰明日從諸公往何如皆曰善哉未晡五岳來乃與青村孝也導之出令孝也報兩窓予輩至鶴陽氏會焉過陣屋廻村（三字村名）至角抵氏昨日預使人報故方割烹視水上室返照閃爍乃游西光寺上佛殿殊凉鶴陽即樞越也主僧延入其室然以凉不如殿辭復座皆曰水上室恐無此凉不如令彼送酒肴焉也孝

右衛門來寉陽取棋局其家而圖角抵令二女子來行酒送鱉及雞甚豐容隨意下箸主僧供梨角抵又送飯及鰻鱺初約以金一步三朱充費皆曰角抵方售譽其所差不減金一兩我居然受之豈無厚顏青村乃授金二步黃昏前去角抵出謝過清正祠前入街鶴陽別去送兩窓至其家踞戸外榻室氏阿菊等至阿吉飲之欲留予以既飽辭與孝也歸

八日

孝也之府内要兵衛從之〇先是欲作石盥盤二屬

長八傭石工今日遣二僕於山陰命逢過長八氏曰
請遣石工會山陰○辰下牌携勝多岩雄至長八氏
曰方走貴僕促双連石工宗右衛門者矣遂見要右
衛門至山陰稍久太助導宗右衛門至乃遍尋東西
泉側凢視数十石或堀地出之形既應撰石工試鑿
之過硬過脆皆捨之終獲一於我所鑿池側又獲一
於東水田中（我有水田二區姉以東西別之）青村與徳次追携棋局
至坐假亭徳次曰前日與伊七約今日初鑿井間其
在源兵衛公許往促之彼曰願延一日宗右衛門曰

盥盤當視位置始下鑿也且移彼石庭上言畢去為
青村批詩巻又圍棋尉嫗阿樂擔行厨至既飯暴雨
将来而不来熱甚裸裎對局雲色朱殷謂日猶高去
視二僕所鋤忽昏黒無所見青村曰認餘霞為日當
局者迷也明宗禎帝之滅亡猶此乎予曰然既帰室
氏曰公日没不帰嫂夫人訝之妻曰木野狐之為也
何如予曰然○阿信贈香魚一頭重百錢餘本年始
見○夜在青村許食西瓜甚美令室氏藏其實将種
之○福藏来告游大肥即命買蕎麦種二斗

九日
徳次携伊七来借金百匹曰今日初鑿井也先是伊
七欲獲金二兩曰某謂彼地高厚亦堀三十尺以上
恐不及泉二兩即三十尺之賃也若二十尺及泉我
利也四十尺猶不及泉我損也公不計損与利但抛
金二兩責成於我如何予曰不可二十尺及泉吾子
之利勿論也四十尺未及泉吾子之損我未能保也
不若定深六尺周圍七尺為其賃錢二貫四百七十
文過此以往三十尺若四五十尺皆推例定賃也伊

七曰善○遣二僕於山陰○伊七等先之山陰辰下
牌予親往仁也岩平従伊七及其徒三人既掘地尺
餘予入假亭屢往還視二僕桐田與井（桐田二僕所耕）炎比
昨日更酷返岩平促餉午前阿樂擔行厨至召二僕
會食我田東北相距二丁有深洞冽泉出焉洞口殊
凉伊七等往休午後道生来迎乃歸○浄満寺圓暉
来訪曰三十年前同窓社友（如）中村直江恒遠頼母井
上直次郎空閑顯藏矢上行助有田大助等（皆）既凋謝
唯先生及貧道重富男草野元秀仍舊矣○在山陰

下股右股筋疼呂攜策欲針之謙策曰不若採之○四山皆燒藁祈雨煙雲相和満天成紫赤色如大雨将至然唯聞遠雷雨終不不下至此旱過五旬皆曰近年不昔暴漲則苦亢旱何也予曰近年頻斬四山喬木青林蒼嶺能吐納雲雨者皆既童兀所以暘雨失常土人唯見眼前之利不及遠可慨也○晩与青郎圍碁雨窓松兵衛来揖青郎曰欲謀家事青村拉松兵衛先去予問何事雨窓曰為潤吉謀娶弟源典妹兵衛女故也

十日

昧爽阿梅之太宰府使芳吉来飯田淳良曰婢單行願兄為定館舎此先生意○正也在宗家數日不返使仁也迎之○堀井者来借轆轤遍問親故家皆曰無乃令徳次之友田村借之○徳次告曰中洲佃長告荘手氏杜氏山田氏方收北涯石磯多取我南涯之石願禁之青村曰若禁不聽必及訟不若使田長以其私告曰廣瀬氏亦将南涯石磯請莫採石盡乃遣徳次與章右衛門謀迄曰北涯役夫即佃我田者章右衛門将諭之又曰章右衛門曰日隈人結夥隊日深願公諭荘手氏輯和群怨○門前茄始結子摘二顆獻伯嫂○就青村圍棋雪菴適至○麻生春畦（書名常太郎姉氏嫡孫）使人来送雞五十枚及麥粉東曰聞先生帰郷将拜趨世故紛紜未遂也昨夜林外公見臨某告今日拜趨公託一束某朝来上途二三里為一病家所要不得進故令僕獻時物祈叱存某将以盂蘭盆後謁拜也東曰兒宿麻生氏觀日野生所掘古塚器物實奇品即傳光明所謂也帰路将過日野氏

乞一器或増一宿歟告

十一日

卯上牌與青村之山陰壽一郎芳吉従令友助負茶具肴井伊七等来至猫以藁席蔽井口蓋席下瞰闇不詳友助曰昨日開既鑿三間三尺而未及泉也坐假亭煮茶去視利七所耘桐田辰上牌帰○青村以乘蓮童女忌日招供齋乃贈菜資銭百文○腰痛甚召健策針之前接柏勇助来予責其欺妄勇助欲従徳次點撿其所接枯活徳次不在予曰詰朝復来勇

助欲宿我不許快〻去〇麻生氏伻去乃付贈春畦
烟草一函及回音〇雨窓来曰彈助父子將及目彈
助欲分居既命匠願公諭彼止之予曰諾〇遣阿樂
送二僕餉且命傭婢先是東家小婢告室氏曰我里
有婢方求主室氏欲以代阿梅既聞其荘田島雄家
故遣阿樂也婢来見室氏約明日来而去〇招阿信
作麥糕煮之以食〇正也發頭瘡欲乞雪菴来招之
至正也不在雪菴曰莫如荊防敗毒散予曰善〇先
是雨窓贈零紗乞書曰以作燈也今日作画与仁也

致之〇夜仁藏来〇四鄙祈雨者或燒葉或奏鼓樂
百方営求然彌霽炎甚

十二日

遣二僕於山陰〇婢来名阿初長淵人〇善次來曰
某游妹夫日野三八郎氏晤麻生春畦春畦曰林外
公欲帰路一宿三八郎氏以探古塚恐老夫子不聽
叔（諱善治）歸願報老夫子聽否於我日野氏僕送某至
者今日送先生請東春畦而報尊意日野氏人亦曰
令郎君欲獲餘人未掘之珍器恐尊公不許令某請

乃令青村東春畦曰聞林外欲探古塚唯其意旭翁
曰古井深洞沍闇積陰之地多毒氣入者宜預備焉
即我（所）嘗誤詳載九桂草堂隨筆矣足下請告之林外
〇宗家東予及青村仁藏松兵衛曰明日丁浄生公
月忌請来助祭〇先是青村為山崎氏乞字今日書
数紙付青村〇未下牌勇助至予曰德次朝来俟吾
子而不来既之才田我親往決不若德次也吾子違
約蓋有瞰其亡之意我（所）不取也偶福藏来予備之曰
汝即助吏接柏者今日須從我来也福藏以有事以

有事于隈市謝予不聽遂拉勇助福藏之山陰道生
勝多從福藏與勇助檢枝活者呼曰一枝或二三枝
二生應聲録之既計之唯獲二百十八枝福藏去予
責勇助曰吾子僅費一日半而取我貲三貫四五百
錢曰我接七百八十餘枝矣我欲待枯活判然而付
貲吾子不可乃欲付其半亦不可而今如是何欺人
之甚勇助不能荅既而剌〻絮語曰接後大旱五旬
實出意外利七在側曰改作所接既歴二十餘日盡
將發芽蓋以接後無雨也聞接樹甚忌雨予笑曰方

有曰無雨故接枝盡枯者利七亦笑曰然則改作巧手也勇助大　遂視井既鑿四間二三尺猶無水氣伊七曰昨日土色淀黄帯澀謂漸近水今日則全灰無不絶不見水氣也皆謂灰土五六尺必盡其下必有泉也時一人在底四人以轆轤垂脩綆在底者崇土畚中繫之綆端呼曰既四人應声走引之鑿声震地如在三四尺外俯視暗不見中上脾皆帰去曰井底既昏無燭不見也乃謂二僕曰汝須及日没帰莫羨掘井者早去也帰至田島勝多曰落墨池矣與遊

生走帰山陰勇助左支右吾顧寛不已予厭其類婦女曰他日與徳次謀飲之○宗家致南陝兄回東〻曰六月二十五日芳評至云〻又曰聞墨夷将巡視我九州西地形前日肥後侯命鶴崎吏人預備不虞四境繹騒既無事又曰我欲以八月帰然有公事不能如意方東兄謀之卿須知予謂青村曰此未聞孝也来信時所裁也青村曰幸島勝藏東某曰秋涼請勸叔父来游凡帳原此家翁之意○善次来○勝多示其又東予譯其意曰或人曰六月二十三日申下脾東方亦有一日輪而出爾後毎日然予不信至七月五日辛島子在新川親見之予聞之翌日申牌拉妻子至塩九升坊長濱宮之浦遅之日将没西山東方有一條黒雲日輪三箇現其上中者似微蝕左右色赤食頃如烟消失云〻

十三日

辰牌宗家令人来促乃與青村往鞠師方誦経杠兵衛等在座予供菜資金一朱既飲帰○就雨宮取金五両償四月以来所買於諸家物價○昨日来心下

痞塞熱甚召健策乞診服下劑三貼僅一下委頓甚熱亦更増○午後遣岩雄支助贈謝金二百疋於雪菴二朱於善治銭二百六十六文於雪菴氏媪金百疋於文右衛門以其屢為我周旋也金二朱於儀右衛門以屢借其家具也又遣阿樂贈若宮坊按摩氏銭二百六十六文○阿梅自宰府帰○阿樂去○今日炎尤甚○文右衛門来謝贈荷花且取山陰徭役銭七百六十二文凡有田者官租一石徭役銭亦必一石里正晉徒以徭役為名営其私官未知之予嘗云若有乱里正姦

減徭役半者天下第一循吏也諸国皆有此弊而我
日田尤甚或曰吏竊与里正此所以不能糺也我郷
里正富十倍二三十年前皆作別業置妾延妓窮極
奢侈其費不貲而其富日加彼非廃居者安得許多
金銭乎不問可知其姦矣而上不察民所以困窮一
由是○友助帰家

十四日

卯上牌与青村携徳次至大超寺展祖先墓帰路訪
両宮杉兵衛謁文玄公墓訪仁蔵帰今春仁蔵女死

俗謂去年孟蘭盆以後死者為新鬼今秋祭之親故
贈燈籠祭主乃与青郁謀贈燈籠料金三朱於仁蔵
氏○蒲池武一来賀中元曰我村人妻年四十許為
狐所魅失其所在金鼓索之数日未獲四五年来頗
有此事其屍必在箆前東境把木山世曰豊箆境有
悪狐皆其所為如之何乃可予曰三宅尚斎先生聞
狐魅而死将尽殴衆狐悪狐終為衆狐所殺其故智
或可用武一欲望会所山陰乃共上遠思楼○両宮
仁蔵来賀○友助約今朝帰而晩返乃責其欺○財

津周蔵妻之父送餻亦祭新鬼也○先是予謂青村曰明
季比畧載明将亡前毎日東南半天餘霞照人面名
血霞識者謂兵乱兆既果然本月頗見似血霞者矣
今日青村走来曰東南赤色殊常毋乃先生所謂乎
乃出観之稍久黯然○月色甚美与青村緋細舎南
孝也自府内帰乃置榻路傍而語両宮来致南陵兄
回東孝也亦致宗助柬及秋雄兄回柬宗助柬曰深
水元素柬及其所送烏賊一包鴨下安吉金中在中
柬及所送酒一卣渡邉順八郎行徳玉江柬至悉送

上請照数収之元素曰聞究随文旆西下先生殊賜
飲費為学僕喜甚願先生東上時携如飲費某以宜
周諸子側償之亦可不腆烏賊一包祈叱存別有寄
幸太郎柬乃悟前日能登人見鶴陽属告我曰元素
有病請返幸太郎之語実出於幸太郎祖母若母之
意元素未知也安吉曰芳訊至恵所乞扁額幸甚不
腆金百匹及火酒一卣祈叱存順八郎曰日者所賜
椎蕈至即拝味謂無双佳品領之内山七郎右衛門
亦賞為絶品貴門生伊藤文達至田将游江都廣瀬

兄弟留之賜矢田生紙包既致之聞魯事在對州頗
跋扈偶見對州上官書抄之供覧云々玉江曰日者
賜東命報都下新聞某方作屏風講画（見謝屛風謂）又不
戸故無新聞錦城両發瘡頗苦棠陰亦病餘皆無恙
秋雄兄東曰聞兄家婢欲托我府内船東上昨今無
善船至来月之尾楚船發其舟子皆與我善托婦人
亦莫妨也婢今月東寓我家而以俟楚船亦可又曰
東事方紛紜聞青村有東上志我謂如此時不遅發
行兄請止之孝也贈陶器二枚曰此玖珠古塚所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一〇一

究往探塚皆以為戸允三區廣或八九尺或六七尺
實千年外物視陶器如新蓋在土中未經雨窓（埋）故爾
予謂孝也曰我見南陜翁東順不懌東行之念勃然
起汝且與雨窓謀○今日東彈助曰詰朝欲就見請
勿出

十五日

卯上牌携勝太訪彈助猶睡呼起而見先是彈助告
又連田島人闘村助我下築約以本月十七八日至
是予欲緩期曰數日炎威異常不唯役者之苦土地
乾硬恐難下鍬鍤彈助曰然又謀中洲件彈助曰近
日某與荘手氏陪先生至彼地檢地理而喩匯徳予
曰諾因詳其父子分居之挙彈助曰某他日拜趨述
鄙見先生請裁乃出彈助送至半途○鶴陽松兵衛
元春濱田屋藤助善次雪菴等来賀○塾生數人来
賀○予既檝棲摩師針左肋○服謙筞藥○東雨窓
大意曰尊翁東中有卿莫後使役子姪外人或言範
也不耐故東游也亦未可知之語我故遠於子姪間
居此險者不欲聞尊翁以下發如是議論也而猶云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　一〇二

云東坡曰挐綱臨水曰我非漁也人不信不如捨網
我出郷治三十年而帰其於此間事務茫如旅人然
察子姪之畫勞每事親之猶且不免云々以其我在
同郷也故將改圖先範也東去夜来已戒東裝是即
捨網也抑我有辞吾子請復尊翁四五年来尊翁及
子姪屢来招我曰都會人輕薄老者不宜長居幡然
帰郷與子姪相倚而聞親戚情話樂且安也今我帰
僅八十日經営紛紜而忽有云々之語是明欺我也
我喜聞情話而不喜如是情話也始尊翁及秋雄兄

皆有明年歸老同鄉往還之語而今皆不歸我既離
子姪上無伯叔復何樂我老境也不欲長居不樂處
故去也時方烈炎將待稍涼浩然去吾子須與範孝
謀既而雨窓來以客滿座不言去自仁藏東曰家翁
慮其來唐突或叔父嗔之命某閲視改其語意某謂
叔父海量必容之不敢增減一字進之叔父果憤然
欲東去此某過也某無辭復家翁願强爲某止既而
青村孝也來詳知雨窓意予曰我始與浪華人約孟
冬返後以爾輩故將更期至明年二月而南翁更止

我故有明年九月去近大村族東觀之語我早晩必
去唯早其期耳不唯爲南翁東故去也別有二件是
其主腦然難筆之須口傳乃言之（言秘不記）○今日午後
將雨而不雨不堪毒熱晩與青村孝也至仁藏氏遂
步濠梁水風冷涼遥見墦間燈火如星者數十百處
己丑七月以後二十一年初睹之

十六日

頭痛且左脇攣急頗妨呼吸召謙策服其藥且召埜
生按摩又傭雲菴氏嫗針脇腹終日卧○彈助來曰

昨日約今日游中洲既而思莊手三十郎其妻數日
前死恐無意出門願延數日又曰我二村欲助卜築
者皆謂充早六旬鋤鍬觸塊發火光不可努力亦願
待一兩○雨窓令人來以曰昨日有語朝拜趨之語然
客至不去敢謝違約乃東之曰昨日辱書有叔父云
云是某過也將拜趨而謝之語我東去之念未必昉
於尊翁之東也四月初來見玉井蓼純東頗不樂後
漸觀親族之情倍生去心然未決適尊翁東至倍不
樂於是浩然決矣翁在二百里外無一日卒然有如

是言之理我疑聞人言故然也其言之者必非外間
無痾癢於我人也我老矣身無世營樂則止不樂則
去進退自由綽然有餘裕者而爲親戚所束縛實不
堪也吾子來謝是我所病我意既告範孝吾子須問
二人勿必患顧○申牌青村來告五岳至乃携我詩
卷往共論詩既食月色甚佳送出門外徙倚歸卧有
叩戶者即雨窓送肴也○西市有盆踊（每歲中元至二十日男婦結歌隊細街衢或開劇場名盆踊）正也之宗家觀焉遂宿

十七日

孝也東告伯姉月忌祭典室氏仁也赴供菜粢銀二
錢請塾僧亮珉誦經畢會食〇名善次乞診善次典
謙策議定方乃乞善次所調二十貼〇遣友助於山
陰〇令孝也買西瓜報曰周索不獲予曰我特嗜西
瓜頭痛下利腸胃不和時喫之勝於服藥惜哉〇晩
典孝也步舎南月明如晝〻閙熱勝三伏而夜涼

十八日

卯牌携仁也至雨窓氏議家事主人供食〇正也猶
在宗家乃送藥〇服善次藥四貼瀉十餘行委頓乃

遣孝也告善次曰明日來診〇雨窓送肴曰山崎子
病煮肴候之是其餘也〇德次東曰某以病歸家未
能拜趨箎後席工來欲相見云〻先是欲作席數十
令德次擇工故云予曰有疾他日相見〇炎甚爲盆
踊者皆作雨乞狀〇未牌假寐忽覺右手掌背疼世
所謂筋違者令室氏濕之又召謙策揉之益疼殆不
能操箸終夜疼僅睡即醒〇雨窓來〇室氏典二兒
及阿信阿德訪善次妻遂至弥兵衛氏戌牌歸〇青
村來圍棋〇予欲西瓜孝也乞雨窓羞之

十九日

左手益疼招田邊元春予欲其揉元春唯着粉藥曰
不宜揉手〇以下利甚招善次改用黄連湯〇令孝
也携友助之山陰督其業〇先是買米及麥托之德
次德次送之碓家謂猶有數斗而告既竭詰之曰德
次常通東西家及塾米麥以有餘補不足故帖記西
家猶有餘米幾斗東家猶餘米幾斗然塾不足既爲
塾用二家唯存空名耳乃令孝也糺德次今日德次來
携帳之碓家返報曰彼此皆有過今後謹核〇午後

暴雨奔雷至晩始霽旱殆六旬而沛然一漏萬衆忭
舞〇夜室氏典二兒阿信阿德之宗家觀劇二兒留
宿

二十日

卯下牌令孝也東雨窓曰將就謀家事雨窓曰方將
携妻拏赴有田歸後拜趨何如乃止〇孝也曰有田
有須原踊以祈雨也須原者地名踊者劇也有田係
森邑歳大旱必劇於須原祠雨必大下或十年或二
三十年而有之故遠近來觀大人脊意乎願陪往予

曰善青村亦欲從乃與至雨宮氏雨宮導過上馬場
謁伊勢神祠至札本坊西行有祠叔嫂阿吉姉妹子
女十四五人立廻廊下就馬渴甚令孝也取水甚暖
曰此地高厚全村無井唯賴溪流也東北行二丁人
家盡左折左溪東行一丁許有設磯瀦水處深且廣
北崖奇巖横列如屏上戴樹亦一勝區南崖有仁德
帝祠地高樹蔚其西南平地有二舍祠舍之閒即演
劇處初入未集謁祠要右衛門桃谷善次等進至雨
宮氏借西舍北隅一室乃就之南舍則森有司所莅

前設帷帳高倉賢吾等來見因問故事曰此劇不知
昉何時數百年來沿用無敢增減須原有此地東北
十餘丁外先於祠前後於原上例然也我日田郡係
森邑者十二村曰一瀨曰諸留曰羽田曰城內曰小
寒水曰長尾曰上手曰石松曰西池部曰札本曰長
小野曰月出山所謂有田鄉四千石地也少間鼓頻
鳴隊凡十二每隊卓紙旗長數丈大書劇名及村名
而進觀者數十立于場側如堵墻第一隊竹馬二人
其人頭戴棕櫚而曳竹竿長數丈碎其七分爲十四

片跂尾而過侵場進觀者皆却既不覺復進竹馬又
出却之始終不已第二隊脚夫二人皆力精拭油衣
及書東西手握刀尾而肩之第三隊提棒者二偶四
人立場中央相擊彼此敲中如合符以見習塾之劾
第四隊鷹師二人皆臂紙糊鷹捕雀者二人皆手長
竿其一甚口作刺雀或逸或獲之狀第五隊道士四
十一人初二十五人上場唱經振珠數作祈禱狀次
五人次十一人其衣服及祈禱狀不同第六隊巡禮
者十七人皆背貼白布書西國巡禮唱巡禮謠第七

隊虛無僧二人戴苫蓋吹尺八次賣膏藥者二人纔
〻述其劾驗忽有脚夫蹣跚而來僅貼其脚躍然而
去又匍匐而來貼其腰昂然而起次賣飴者二人即
場爲製飴狀忽有十餘人走出買之第八隊蘆屋念
佛三人行脚僧負緡段數匹經數卷第九隊比丘尼
九人寂無語一周去第十隊双隊十九人左握長刀
右執麾扇屈腰拳脚左與右一高一低而行歌一唱
衆和時有一人上場自贊其勇呼曰爾謂何如齊應
曰然又曰振兮振兮皆振左右手次八人次十人大

同小異觀者頗生厭心第十一隊揭書船户樂吹笛
拊敝鳴金而來別有二人荷鼓從之又一人紅衣頭
戴棕櫚毛為水虎狀踴躍伐鼓衆皆隨鼓周旋忽有
棒者二人傀上場試棒如初有如里正者著禮服上場
手披横巻朗誦然不辨為何語予問之傍人皆曰彼
巻古来石松村所傳披之輙両為此劇第一要務里
正退童子四人上場皆紅衣棕櫚髪為水虎狀手采
幣而腹紙鼓從声鼓舞既而捨幣操桴自作伐鼓態或
俯或仰或臥或起或合為一團或四散諸音從而節

奏諸劇中唯是有古田樂風云第十二隊分為六小
隊首童子七人戴笠頂插花擔匣紅布大人戴藺笠
者二人次僧二人一鳴金颺言前導不解何語戴藺
笠者六人其一人為首唱餘和之花笠童子八人次
花笠童子五人藺笠三人次花笠三人藺二人次鳴
鉦者二人荷鼓者二人伐鼓者二人花笠三人藺笠
三人吹笛一人次花笠三人藺笠一人僧上場説盂
蘭盆故事畢鼓笛合奏花笠童子皆舞凡二十六七人
環匝場外從節奏進歩僧曰此後作何舞々狀輒變

移晷不已衆益厭或羞柿予輩却座喫之自巳上牌
至午下牌十二隊畢衆散雨宮開行厨初天陰午前
稍晴熱甚既飯乃同衆去取東路迎伊勢祠有岐予
輩及善次要右衛門取左路與雨宮別風絶草木氣
蒸射如甑至柳原與善次等別未牌歸以熱甚發渇
大頭痛○孝也之隈市送森甚右衛門葬○黄昏前
天陰闇遠雷益熱○青村供飯忽有縣吏牒至牒曰
五月二十八日夜襲外国人所館東禅寺而逃者常
州浪人有賀半彌岡見留次郎前木新八郎森半藏

矢澤金之助渡邉金三郎渡邉剛藏黒澤五郎等厳
索未獲若見異様者須上聞云々○丈右衛門来贈
柿且取及連關村祈雨雑費錢三十八文○酉下牌
稍涼微雨○今日伊七以井水出假金二百疋

二十一日

昧爽大雨至巳牌大風庭果悉落未牌風雨止雲猶
合○手疼未愈灸臂及掌背○遺熱生於善次氏取
藥○政屋某携要右衛門東来見東曰政屋氏屋公
果買之爭已爭乃令孝也答曰前日將卜築後有故

欲已之未決且待十日○青村將與孝也分產田會
計予所托金息及予所借金錢而示其簿及金一兩
餘○雨窓來謀家事○晩至青村許雨窓在座既飯
雨窓去元春携其子元潮來見曰兒將東游某留之
命從先生受教矣予告明日視山陰元春請從○武
石道一來訪

二十二日

昧爽遣友助起雨窓及元春（昨夜幸也告雨窓欲觀山陰）元春至
乃與青村導之至山陰雨窓及馬友助利七提茶具

至假亭二席亡其一友助曰中元夜被偷予曰何不
早告遍視我田元春頗有農才見二僕種蕪曰蕪以
晩夏為時然周歲在土後二三十日無妨也如蕎麥
菜菔時既至不可違一日也乃遣友助與文右衛門
謀雇數力未返予輩帰過彈助氏主人曰今方作上
先生來問何故曰明日闔村將助公卜築之役也予
曰某有未決之件故未敢請也然勢既至此不可猶
豫唯命是承其母見曰公等毋乃朝飢乎引入要右
衛門居供麥飯要右衛門曰上堰釀户將賣宅盡使

德次往視之可也則辭政屋氏亦莫妨也予曰諾昨
日室氏告曰前日一婦人懷劍而至東家自言尋父
其狀極兇悪恐盜也婢聞之曰先是一婦人宿田中
金毘羅祠爲賊而去疑其人也奴知其面惜不一見
今日青村見其人在彈助氏室聞之主人曰彼孝女
也且善武技所謂女丈夫者遇盜窮甚然人憐之無
敢救之者某聞其話不堪慨感因衣食之明日將赴
柳河有微恙方為延醫矣青村告予遍長八遍傳予
援其袖告室氏言長八曰公願令婢來見之予曰我

將使婢送奴餉路相過如何長八曰幸也既而長八
曰金毘羅祠女賊我舎人識之邪此婦也此婦武技
習熟九國劍槍名家莫不與交者昨日某嬖城内旅
客善劍者相見方技其人感其非常婦人矣已下牌
帰雨窓元春途別曰明日復會山陰○令室氏就阿
信謀明日行厨具五十人膳雨窓送乾小鰕○令德
次之要右衛門氏返曰既視上堰宅大不如政屋氏
也○先是買有田米二石令德次致之雄户喜助氏
方取一石即告米竭闕其故曰德次命供東家用矣

乃詰德次曰斷無此事蓋彼竊賣誣我也某將糺茶
○午前雲合不雨蒸殆不可耐既微雨益蒸黃昏又
一雨而霽⊙初自山陰歸室氏曰一人自文右衛門
氏至曰今日某及二媪來賃矣取餉去初謂友助必
攜茶具歸食至此聞餉既往恐茶具爲盜所偷走姘
取之○善次來診曰先生須改服下劑又診正也曰
藥同先生可○夜彈助來曰明日辰牌村人集繇請
以滋味爽臨⊙三右衛門來予曰我買唐砂糖五斤弃
二斤價五百文而過半贋也我甚悔贋數日來煮肴

和之而喫之因發疾御請爲我責之曰諾⊙作一來
宿○今日改作來乞接柏賃曰某來時檢所接其枯
者僅五枝予曰吾子非如勇助欺妄者然自檢傍無
徵者以何取信將付六百錢然付四百錢如二百錢
待我檢之改作曰諾願乞書扇二柄予曰我潤筆錢
猶吾子賃錢吾子爲我接梨及梅則可改作曰諾矣
二十三日
寅牌令友助起孝也曰將來久之不來予曰恐猶睡
也命復往孝也來予曰我嘗著塗說內一則曰人知

醉狂之不可保焉而不知睡狂之不可保焉朱全覺
而漫與人應諾必誤期也不可不慎○待天明與孝
也攜友助作一至山陰先移梅又令作一戴文右衛
門借鴉嘴移梅二十餘本於南北閒地兩窓父子攜
島屋喜兵衛（舊名專平方在兩窓氏頗精盤筝法）次元春來次青村
來次岩雄季次全吾來次文君衛門來贈柿至巳牌
役夫來集乃令孝也促彈助兩窓曰聞彈助氏婦人
騙阻也昨夜事露彈助恐無暇睡眠故晏也儀右衛
來贈柿次助者先來命移楮既而田島者來二十餘

人（茂三郎久左衛門藤七藤作喜藏乙藏仲平久吉作兵衛茂作鹿藏孫左衛門力兵衛安吉忠右衛門元次郎條右衛門武助源七喜八儀平次作宗助忠作忠助德右衛門宗藏、、、、）宮太夫
（地名）祠官橋本石見大原祠官渡邊宇內各使一力來
助役長八彈助父子來余謂彈助曰公得無珍談乎
曰有昨夜子牌有打戶者曰自城內坊起接其人二
名也彼先問公有婦人旅客乎曰有曰安有（左）曰今日
辭赴柳河我令人送之日隈矣其人曰彼婦人在我
坊旅舍博奕頗有美衣服又懷金詰其所得曰田島
公賜之故相報也某賜二名金百疋莫他漏使人覘

旅舍婦人裸裎共匯徒數人情僞若無人乃捕之在側者其夫及黨也豆限富家聞其詬婦以孝而勇皆厚賜之甚者至金千匹某贐金及新衣又裁東先容久留米柳川故人至此皆號之而逐之終夕不得合眼故違期矣余曰拙荊疑彼婦驕駔不已今朝某與兒曰君子成人之美莫復言拙荊不服曰三日後必知我先見今聞公言彼必揚〻誇余亦難耐也彈助曰過則勿憚改某當服謝尊夫人也我父子來如都人數慣驕駔故見欺矣孝也曰觀過知仁公莫憾彈

助孝也率儀右衛門文右衛以下公九人往闢道與余與青村謀兩窓青村元春仙平指揮衆夫夷宅地剏與青村謀闢黃粱田西畔作道衆曰不如闢彈助氏水田西畔直南上巉捷而坦也從之所定宅地南接茶畑東接甘藷田西北則斗落無地令文右衛門告佃藷者先移茶四五叢東南地高西北可三尺所新闢竪六七間橫一間有半撤其土以填低處土黃赤甚硬役夫皆勤道幅可三尺長可三十間踰三巉作一報二媼至則命鋤政屋氏田種蕎麥走三夫促餉於我家又遣友助室氏以予著飢先送我餉然難先衆夫擧著乃忍至午後飢甚德次護餉至具食既而各就事予傍視道及耕東西奔走不堪炎熱大發頭痛彈助命文右衛門就山伐木斷之置峻急處如磴又伐我林松長二丈者來下牌皆休進酒晩凉復勤未畢二三分日沒乃止彈助父子先歸路過某家謝兩窓元春途別室氏告安兵衛有勞割烹飲之○遣友助於宗家屬買明日餉具○仁藏來示文玄公書屏風

二十四日

昨日文右衛門報明日又連人助役予曰願聞其數以具餉昧爽來曰殆四十人○卯上牌先令友助作一之山陰○平明携孝仁至山陰塾生令永辰藏派徃命二僕掘大石四皆前日掘半而止者未畢青村至辰牌文右衛門至槁本石見來見曰某舊名和太郎長先生二歲方住旗屋與此地尤遠願屢往還既去送梨十餘顆文右衛門亦贈梨大原大宮司鈴木品人令廣瀨某來助役某者用松五左衛門孼子也五左衛門我再從兄弟午前役夫稍〻集中有婦人二人命隨所

傭二嫗播蕎麥種今日續成昨日未竣功之逵橋開
道吏地三件初謂午後必畢也而午前始集且皆嗇
労貪逸僅下椎鍬即呼午餉彈助來又去元春父子
來閏吉携喜兵衛來午後役夫稍勤未晡飲之未至
申晡歎〻私語今夕有春日祭不早歸恐不及（逮）也我
輩聞之皆不懌至申晡文右衛門為衆請歸予曰唯
意乃皆去元春等皆曰田島又連匹也而一里正並
管之而其俗淳薄殊絶不唯吏夏也今友助贈彈助
鮓及肴衆去後雨宓來既而室携阿信阿德正也至

同歸今日來會者三十六人又連人文右衛門久一又吉勝兵衛良平政右
衛門良七半七新七嘉右衛門久兵衛市右衛門善平良助熊七半平良作元右衛門藤左衛門四郎次
榮助重左衛門來平喜平次藤四郎平七源兵衛仙右衛門總兵衛三右衛門仙助勇助妻仙平眞田島
人季吉利右衛門雄倉新平〻〻〻初在山陰未辦將再飲衆盛食小
盆數十而置二席之上忽有驚飈飃席摶飯亂飛又
連人饕餮異常人數與昨日均昨日每人賦五人飯
總計餘飯二升今日則不足別添二升而為風沙所
汚不知所指拭沙煨而喫之既歸謂孝也曰驚遽僅
一過而晴我以之卜今夕或明日必有大風汝記吾

言勿忘亢大地震大風必有先兆〇雪菴來不逢〇
作一帰家

二十五日

丑牌風稍起至寅下牌更烈日未出赤雲照地終日
撼地颺塵然不至傷稼〇平明携支助至彈助氏謝
茂三郎在座與主人皆曰聞又連人不勤吏地件來
至結局也彼輩何無頼予曰否地稍硬故不見効也
過茂三郎氏乞蕎麥種（氏）作一來迎至假亭作一曰奴
欲上蓮子三房置此席上亡其二何故二媼來曰途

見食蓮子者即艾草童也予曰艾草童偷我薪枝我
樹跂處莫所不為作一支助走跡之不及課二媼種
蕎麥課二奴敺柏葉上蟲〻形似蠶結網如蜘蛛每
柏數百十日前青〻者既禿二奴捕捉火會所氏墓
前尤多大昨日墓上見紙燈繋樹上前陳竹瓶憎其
殺風景告會所氏發撤之發來謝曰欲祭墓為神設
何如予曰善今日指示二奴戒汚穢焉田顧裸裎
者二人踞假亭二奴曰彼輩嘗偷亭上物也予走進
欲詰之二人屈身去（出）剃一曰熊谷對州一曰橋本掃

部二人曰對州掃部令菓助卜築之役予曰幸甚返
友助告室氏有二客須送酒飯令作一助二人畢昨
日餘功友助返乃命一人掘土一人斂土畚内而二
人荷之季次岩尾進至命假茶具於茂三郎氏阿初
貿餉至命助二媪返二生告青村予不能歸之故今鞘
約午前歸既飯塾生板倉愼齋岩永周次郎来予欲必卒
功親下椎二生交助之四人亦善勤至未下牌飲之
令友助汲井綆斷甕隨病無鐵鈎友助不知所措予
曰二客老人必有副急才二人終斬樹枝似鈎者鈎

鈎出之水冷甚二嫗曰昨日掘井者曰水色如蛤汁
所謂雌水也予曰我嘗辨火有雌雄而未識水有雌
雄也二媪曰水至清而㶣冽帶塩鐵氣者爲雄灰白
色甘和無塩鐵氣者爲雌雄毒人雌願人乃煮茶味
殊絶予曰此水在豆陽間必以甘冽有名我喜可知也
至申牌吏地件殆畢予曰四子勤敲昨日三十人矣
新橋予所造橋未名以南路猶污下乃就桐田西北隅新闢
一径而運其土於橋南時日將没乃召阿初二媪二
生皆戮力揮鍬黄昏前孝也携長春堂等数輩覲歸

路令孝也報彈助熊谷橋本二家助役○室氏告阿
梅將從塾生藤井勝之丞阿波人歸郷乃召勝之助囑
焉言○謂作一曰汝詰朝之玖珠買蕎麥種曰諾○茶
屋愼次郎東至東曰前日回青至後接先生浪華所
發東南條生亦報尊東自清水氏至英本年諸州豐
州稼而米價未賤可怜梅本生東一通送上梅本眞逸
東曰聞先生冬初將過茅廬某告所事欲歸待焉不
許曰卿今春一歸我家法禁一年兩次歸也明春則
在家先生若延期至明春幸甚

二十六日

風勢如昨而熱甚○遣作一於東鄙買蕎麥種一斗
餘昧爽往黄昏返○卯上牌至雨宮氏謀家事又曰
我未慣卜築件願得如紀綱僕者雨宮曰島喜乎乃
召喜兵衛謀之喜兵衛曰諾明日須先經始也雨宮
曰然則詰朝陪飯畢歸○以頭痛甚遣孝也課二媪
遂之大原祠官橋本召見氏熊谷對州氏鈴木品人
氏橋本掃部氏佐藤右内氏橋本式部氏謝其助役
○遣阿初從二媪播蕎麥且取托茂三郎氏蕎二斗種

之既孝也返從生報蕹種了乃遣阿樂送蕹二本阿
樂將為阿文保室氏暫代之○招雪菴氏媼針腰腹
○先是予告青村曰足下東游件須先諭塾生也青
村曰書生多不可與謀始也今日雨窓来告塾生欲
尼之乃令青村暫緩期○峕次来診○友助病目○
先是命田島鍛屋作椎二柄今日成直金一歩二朱
○午後孝也返曰兒伴彈助而往彼供飯故遅○申
牌謂孝也曰蕹恐復種了媼婢以無事徒去須走一
介命鋤蕎田也曰諾○申下牌携仁也菊之助至田

島遇阿初帰曰二媼以無事去矣予曰孝也所遣伻
到否曰未比至茂三郎氏見二生自大原道来先予
三四十歩見而不言次作追至曰聞公將辱虐我不
知何日予曰明日將經始爾後我相報次作視前
日利七友助所施蕎麥及萊菔曰奴未見如此稠密
者此宜施田一反者而施之二坪之間（方六尺為一坪）天下
癡物所為公勿復使如此輩也至假亭見二生曰我
後吾子半時謂吾子既帰也而出今相會焉何遅緩
曰某取大原路故然令次作視桐田等當施蕎麥處

尚有予曰尚有一段帰時既昏黒作一迎舎東予謂
孝也曰初我命走書生而緩不迨事尤機急之際不
可使迂濶生也○明日當立春後二百十日所謂風
候也而數日雲淒甚悪皆恐暴颸至酉牌雲散星亮
風勢全熄衆心始怡

二十七日

丑下牌起孝也以下薄食月色殊明道過門外又起
青村昧爽與青村孝也出德坎作一荷茶具及飯從
至山陰使孝也報彈助既而雨窓携島春至元春亦

来謀宅位置議論紛起元春作圖各述其見數蔟焉
皆曰須更撤東畔田長六間幅一間也雨窓等去彈
助至曰明日我將發助役者七八輩撤土件（諾）委我
要右衛門又至使作一促二媼又連久一（之一二人　一友田人）
一（逵人又）從之至彈助令久一修道余曰明日我雇久一
次助等以監助役者也彈助曰善又曰晚招（右）友田寬
藏等願臨青村曰今夕請遊財木局觀夜漁彈助曰
先生自吾家赴局甚適吾送先生至局何如余曰善
也据井者至告功竣則與彈助等下繩測淺深則共

有三尺也矣彈助去余數往還視二媼所蓐二媼比
前日頗不勤初悟其疲先是青村曰男婦不宜每日
雇也宜隔數日雇也我出雇傭同而彼健疲生熟不
同健則勤疲則惰生則要賚熟則易狎督疲不若使
健卒熟不若役生也實如其言朝來奇炎午後黒雲
四起雷声田〻皆望沛然一澤然雨卒不至唯增欝
蒸申牌復晴熱逼頭腦稍覺精神恍惚思慮渙散如
梦自謂古來病狂者多自此症漸進也須省察乃携
作〻歸過彈助氏曰我病發歸家今夕請臨沐為法

路過右田寛藏長善寺玄海草野重吉等曰將赴彈
助招既歸使室氏濕手巾冷腦又服藥面熱如燬比
晩稍平○平次郎來贈菓子不值○酉牌青村促木
局之游伯嫂乗轎先行予携室氏三兒阿信阿德菊
之助阿文後行局在善氏南隣臨水面鴻川漁火星
散或使烏鬼或投索雪菴善次至令人促彈助辭以
客未去青村令德次等挈新獲香魚膾炙並羞室氏
生平不喜香魚至此賞賛不已兒輩皆睡搖之不覺
阿文屢啼嫂氏先去予次之衆後歸

二十八日
昧爽阿梅従藤井勝之丞吉成賢之助（皆阿波人）上途乃
贐金一兩初阿梅約二三年而去予曰果然則我助
歸路之費而僅三月以先行遣室氏譴卒不自安欲
其母東召乞去室氏曰彼違約我安得如約予彼違
約我違約則匹也彼違約而我不違約是君子小人
之別上下之異也命如約勝之丞來別○以病故令
孝也先赴山陰告仁藏親率夫數名往助役也乃令
青村率德次作一等往令室氏作二升以餉巳牌予

携未次往彈助仁藏方在假亭督促役夫運土令我
所雇三人及連休市田島次作田島茂作彈助長八
利右衛門各發一夫田島人來助者五人（永藏五兵衛久左衛門九市所兵衛）
龍馬塊祠官橋本矢庭大原祠官　左右
衛門　式部　遠江又各發一夫作一友助荷
餉至尖如昨日未下牌予與仁藏先歸青村孝也黄
昏歸曰彈助等親掘池衆役皆勤土功殆畢然明日
更用五六夫而結局矣○先是文玄公墓前有小亭
群兒嬉游者集之而伐樹竊筍甚至毀石欄青村謂

亭之由也欲移山陰為我休憩處予悅○高倉甚之
郎贈梨三十顆室氏令友助送三顆於余（時余在山陰）友
助遺不致青村曰某獲典彈助林外食矣○島屋喜
兵衛送招劉曰本月二十九日丁祖母妙喜夫人（余姑
妹）十七年忌請午時臨○夜召雪菴氏媼按摩右髀
痛如初

十九日

卯上牌令作一促刄連久一等四人辰正牌始至乃
典青村孝也及塾生二十餘人奎長生園畫漱謁文
玄公墓告移亭山陰余謂路隘恐不能完亭而行不
若先毀之既移後復結構也青村久一等謂完之典
毀之勞逸殊科且既毀而又結構其費殆與新造均
也路雖隘款歪而前不必相觸也亭形如繖唯有四
柱上葢圓竹數百作屋葢以杉皮下有板牀與聯柱
接先掘柱根撤牀合繩數十作緪七八丈繫之屋竹
而縛柱令屋與柱不相離又借仁藏氏長柱數本亦
縛之四柱以便荷擔衆齊呼揭之柱離地皆曰輕餘
夫毀亭傍墻作假橋舁亭渡溝出於官道東行僅數

十步兩邊有田家北邉植梨柿數本枝垂亭相觸不
得前舁者半入溝故款歪之壁壞柱撓或升樹伐枯
之尚不得過乃脫柱唯舁屋僅得前行皆呼童不已
予以將赴島喜氏獨帰田望亭至舍東孫店傍不進
使室氏阿粉見之返報已盡撤屋而去矣予想衆飢
渴遣婢送茶及摶飯青村遂赴山陰孝也返從予至
島喜氏其家在松兵衛氏舍後雨塞夫妻善治仁藏
松兵衛庖人百次郎等在座西光寺沙彌方誦經喜
兵衛養母阿茂見沙彌從僧酷肖其年前姫路青山
所見日田僧（忘其名詳丁已瑣事録）乃問其兄弟予曰彼我兄
也昨年自姫路帰亡幾死予歎唁主人供齋予贈菜
資金百疋香資金一朱帰路令孝也謂元春曰請山
陰の孝也（仁）之山陰○未下牌携阿粉至山陰元春來
青村去久一等四人掘土友助作一覆箕至暮皆曰
叓地併未畢一分明日復集何如予曰善導元春遍
觀我田元春有卜築北園典我對居之意獨去視其
地形撤從日所作假亭而置長生園亭于南隅黄昏
帰○先是友助病目今日始起○豐藏以有事于青

村来見欲飲之青村以有急務遣帰
晦日
卯牌令孝也之山陰督役夫曰今日必畢功○已上
牌携友助作一至中渕検黄粱及胡麻命抜草佃戸
所蔵者見曰某夫婦近耳順無子息近典日限衆匯
相軋不欲共居公略撝一舎此地令某守必盡忠勤
予曰善我帰與子姪謀報可否幸右衛門見語衆匯
姦謀里正阜綫無決不已予曰我妻此地件於弾助
請吾子姪見之幸右衛門曰諾予携友助去至渡令

友助撐篙一婦人從至跳入舟々底有水顛両脚朝
天水濺予衣取加限田間径出于横屋地名遂至山陰
見孝也在亭下将就馬亭矮忽觸檐角傷頭疼甚孝
也曰児頭既屡打矣又曰龍馬嶋祠官橋本陸奥遣
一夫助也掇井傍餘土置之宅地吏地件畢乃崇槁
南道又闢御林北畔路初路有高低樵者苦陟降輙
蹊于我田遂成四五蹊至是斬路傍草木除石塞蹊
口以菅棘令樵者不敢入焉皆没両窓来乃與訪弾
助不在帰及達久一等尾来乞貸銭曰一日償當二

百八十五銭予曰我與吾子等約二百四十七銭忽
加三十八銭何也久一曰某既與公約退見莅作曰
我輩出入里正氏皆貸二百八十五銭公與里正曜
償不可當有異同也某曰須速告公莅作曰何待告
公必諒恕故未告也予曰我儒人不知卿輩如此肴
二諾也我家當更傭数十百日卿等賤約永傭之違
約明日以往不復相傭也乃受償如約去○朝東青
村病仁也亦同症蓋夜間過食既而過冷故尔招善
次診近仁也服其薬○夜島喜来與徳次謀明日覆見

政屋氏宅○今日孝也曰往日命児返弾助氏望遠
鏡児未返数日後復有我令幸太郎返之命児今日
見弾助妻曰未返也
八月朔日
丑下牌起見燐火在墻外尋眼鏡不獲起室氏阿初尋
之挂而出燐既東走與阿初立門前望之忽散為三
四復合為一阿初怖甚乃命起孝也及塾生数輩共
観既返室話及望遠鏡予曰我借鏡本意在観燐両
出晴不出本年大旱七旬故不獲観今夕偶出則無

鏡惜我室氏曰幸太郎善忘善欺鏡未返亦未可知
也乃遍檢置器具處果猶在焉既燐既滅○卯上牌
令二僕之山陰灌菜菑蓄麥既而携前吾往監之巳
上牌帰○令孝也東彈助曰昨日拝趨而不值往日
所假望遠鏡家翁命完璧今日檢室内猶在乃奉返
皐幾之罪無所遁焉昨日家翁賂中洲佃户幸右衛
門想日限人七狀家翁曰我既托田島公所置吾子
須謁而鳴不平也幸右衛門曰諾日限人跋扈既極
吾與佃户謀特執放牛者告莊手氏公顧先容勿令

彼誘唐突去云云（令支助致東及望遠鏡）○巳下牌令德次往導
島喜曰欲點檢政屋氏屋宅請會彼宅予欲訪元春
拉正也出至下道田間遇元春予曰足下精經營學
請視我所買宅乃導至政屋氏德次島喜在焉令正
也告雨窓雨窓至遍視樓室庖厨德次嶋喜作圖且
録須補足之柱幾本板幾片石幾枚未畢室而東突
甚而窓去余與元春至雨窓氏元春去德次島喜返
曰明朝須會山陰謀何件宜先何件宜後也且招支
田久一計脩長生園故亭之費也午前與德次帰○

仁也頗愈○初支助病目至此範治夫妻子德次二
婢皆病目蓋風邪一種氣候之變也○仁藏松兵衛
雨窓來賀○善次來診仁也○文右衛門來困德次
請為作一定債曰願治福藏例每日賜百十四錢予
曰善既退予謂孝也曰德次未盡為我忠謀之道福
藏使僕其勤當作一一人有半且我故僕也作一新
參呈可視（例）然德次同文右衛門作一坐而要我我難
眼言汝非福藏匹也是所謂人情也德次既老須知
此等機○二僕自山陰直赴中洲薄曉帰白今日喜

一者放牛我田咎之彼始作恭請恕我不聽曰必訴
莊手氏如何處置宜乃與青村孝也謀將令塾生携
支助之莊手氏難其人余曰昨日孝也所携備前生
橋本悦太郎可乃命之且為撰辭令録授之辭係郵
牘楠譯大意如左前日彈助傳公方為我調和我佃
户與群匪不（堪）感荷彈助曰今後有放牛侵田者須執
而告莊手氏昨日我東彈助曰近日群匪跋扈早晩
當執放牛者告莊手君吾子請為我先容云云聞彈
助家事孔棘恐未相報也今日喜一者放牛蹂躪我

田敢告四五年来伐我竹木竊我菜蔬者源〻不已
然或以夜分或以無人我莫誰遏而禁遏也而今而
後得一人焉矣側聞彼輩甚不平公償彼田於我謂
此我輩所闢荊棘作田而莊手氏責之獨私其利故
公然作暴也請善處置而絶後患恍太郎帰曰莊許
三十郎不在其身見矣○友田久一来約詰朝會山
陰○孝也致容貝宗兵衛六月東曰是府内人所送
東曰本年二月三日奠東至令郎君以菜羹於尊夫
人忌祭賜書及金本竊之至不堪惶悚今呈微物以

表寸悦云〻芳訊當登時奉答而坪井君偶托書信
其報頗重托之脚夫其費不少不得已俟藩士帰郷
者托之故遅数月莫深咎坪井信良来即三月所發
曰令郎君賜書及陰麋深荷厚誼云〻官停兵庫新
瀉二港開互市場浪華地方應安寧也但我江都諸
夷来者日衆我士商不覺習染虜風淳薄唯利之視
諒可慨嘆聞先生有帰隠之念竊謂得宜也云〻或
欲乞尊筆送上絖一幅祈暇時一揮云〻某移居靈
岩寺洲中亭増賜俸五口敢告○改作来曰前日有

接梨枝之命今携十餘莖来試味之乃喫手曰酸硬
味須別求枝也乞前日餘償百九十錢去○今夕作
一去○終日大風樹鳴屋揺朝氣冷涼日三竿後晝
炎夜蒸熱○既寢有打户者開而引之即宗家僕也
曰令郎君今夕投宿願送寢衣

二日

子牌風漸衰寅牌雨下至辰牌未止島喜使久一来
曰山陰之會宜晴不宜雨何如余曰今日且休○五
月中令德次作二榻屢促不成曰某命餘人矣至昨

日始致之初定債一貫百四十文而欲乞一貫六百
文乃尤其後期違約德次皐縫失期率此類也○数
日来室氏在仁藏氏之媪多瑛製茎漬味噌今日成
○孝也岳父吉瀬常右衛門使人来贈女孫新衣○
昨日阿初薦田島女阿仲曰善耕耨余曰且試午前
晴令友助阿初之山陰闢蕪田曰雇阿仲午後余携
仁也往視前日所移亭既倒夜来風勢可想友助等
方在杉林北畔蕪田余親把鍬皆不得情須臾闢一
畝姑休復闢隣田殆畢二畝日没先携仁也去訪彈

助謀中洲件彈助曰昨日幸右衛門来備聞羣匪之
情矣某有一策将散其黨余因告吾一件彈助欲留
我宿固辭既飯夫主人令送途遇友助来迎○安兵
衛将帰府内乃賮金二朱○孝也病目東家盡病唯
伯嫂女孫無恙○阿初告曰阿仲不慣闕萬田別在
男子何如余曰可

三日

昧爽遣友助迎友田久一及島喜元春卯上牌久一
島喜来作一自其家返乃令之迎及連久一及石工

某卯下牌携島喜久一德次友助出路過彈助氏謝
令德次召田島匠某啓會山陰先側構井上屋覆井
口石及井字様材四片置磚以蠣泥填合其罅而作
欄之費次令二久一測安本宅之礎及修立故亭於
岡頂之費島喜德次作圖傍記此為柱幾本直錢何
貫文此為板幾片直何貫文石幾板直若干杉皮幾
束直若干棕櫚縄幾把竹幾竿直若干皆取断於予
予不能断輒令島喜德次決石工典二久一皆料己
所任總計上之獨匠不能料曰帰家熟思俟明日上

計予課作一闢萬田令友助乾茂三郎氏買柿煮茶
善衆畢散帰時亭午也○孝也告青村之元遂氏乞
治○阿初帰其家其父来曰某以窮典女衣於仁藏
君幸賜債數貫於女故今日贖返也阿初返贈柿○
元春来謝有病者故後期○終日大風殊炎本年豊
熟異常而逢風萬衆嘆惜先是要右衛門曰天未厭
德川氏之德今歳稔矣予曰未可知也既有此災○
數日来風信勁熱信甚病目者十之七八或病牙或
患四肢疼痛心下痞塞悪候也○謂孝也曰明日丁

恭哀童子忌祭汝須来作齋○午後令直次捕蛭十
枚貼之肛門出血頗多○風声終夜不已熱如三伏

四日

曉来大風平明信烈天色忽明忽暗四山隠見百變
倏雨忽止樹偃禾僵墻壁撓歪塵沙木葉紛眯座間
數日来自東北吹至此轉為東南為正南又為西南
毎轉加烈至未牌為正西烈極而稍衰今年称為来
曽有之豊熟而遭此変蓋天未悔禍也○室氏為恭
哀童子設齋招整僧某誦經招孝也阿信○雨窓送

示栃原源助柬東曰聞旭莊夫子帰郷欲求茶賓本地茶多然賓未整僕俟其熟送上請為僕謝夫子〇朝来令二僕之山陰至中上牌不返乃携塾生池庭森然往視之沿路田夫相吊二僕方立松林外麾之下見問風雨劇時為何等務曰今日雨始潤地甚便揮鍬七八十日来無此痛快未覚風雨也余賞其善勤無他念更闢林根蕪田数畝内有雉松二株移之新築庭隅黄昏共帰〇文右衛門来取銭三十八文曰昨日我田島及連里正助郎坪率雨村氓祈傳風於大原祠毎戸供其費三十八錢矣予笑曰公等祈停風故得屋舎不壊若微昨日祈穀菜恐無復孑遺幸哉文右衛門絶倒曰祠官誤祈禱曰祈起亦未可知也遂見徳次定作一貸一日九十五文去〇雨宼送者〇玄関外簷玄関見前墜令孝也命徳次理之〇山陰帰路逢元春曰将視田余曰帰時過我既而至余謀山陰南畔鑿池北畔闢水田曰池幅二間長百間深一間有一尺当蓄水一萬石田十又五段其広四千五百坪一間一坪毎坪漑水二寸不過六千石而過十日

一雨則二百坪水可以漑四千五百坪田也元春曰此等算某所未解抑先生謂池一坪費銭幾何乎余曰前日鑿井大抵一坪二貫文二百坪当費四百貫文元春曰田有高低卑之費幾何余曰我田擇其無高低者猶可得十有五段其費不過三百貫文元春曰然則鑿池卑田總費七百貫文此直金百両而獲田十有五段也先生所種柏實楮皮足以當田租則以十又五段付佃戸猶可獲米二十又三石也凡田收米一石者其直金三十両二十三石則直六百九十両此損百金得五百九十金也毋乃過甘乎某與鑿土者審近日携之陰検彼地何如余曰幸也

五日

昧爽遣二僕於山陰闢田〇芳吉徳次之丸遂氏迎青村〇平明雲斂日見而殊凉始覚秋意〇孝也贈香魚一頭阿信昨夜帰寧未返令人来贈二頭既而五岳亦贈五頭乃與室氏二児食〇俗謂浴湯為風呂倒平釜而架桶自下焼之名五右衛門風呂昔巨賊石川五右衛門豊公時遭釜煮刑浴者在釜上故

云爾余欲代桶以石令石工測其費曰無釜不得確
測也今日豊前人某來見曰聞公將買釜某將之高
田彼地釜多釜買一枚來何如余曰善俗謂竈之代
土以鐵或銅虛其中容水隨炊爲湯者爲銅壺其人
曰無意求銅壺乎予曰亦欲求之我宗家舍人島喜
者任我買家具事吾子須往定直也其人曰諾○辰
上牌獨之山陰二久一方立假亭又撤井傍土乃視
之巡視二僕所闢午時阿夘來贈餉時頭痛甚食畢
返路令阿夘召雪菴氏之婭不在○室氏曰公出後

山田范四郎贈香魚九頭既炙或塩漬矣○孝也告
曰宮市人佐平來寓淮市今日梓趣以大人不在過
兒許乃供飯矣○遣孝也於島喜許問前日二久一
曰亭柱當用栗其直比松頗貴因定四柱直錢三百
八十文矣今日視柱用松焉且欲栽我故筧以歷枚
皮何如又問釜高既見乎島喜曰代栗以松黠也不
可不詰釜高來曰廣瀨公命我求釜及銅壺敢告某
謂先生既定價也彼無一言及價此責我也久一欺
買竹未畢（米）彼用故筧省費也○茂三郎文右衛門來

曰聞公妻移宅件於友田久一我西村壯者苦無事
公願命久一使役我壯者也余曰此件範治德次首
命久一我難忠辭今日二人皆不在俟其返議之○
招鶴陽供飯孝也與馬圍棋又詰明季北畧諸說眞
訛戌下牌去令友助送之○德次芳吉歸曰青村公
眼疾未愈不能歸也○德次聞文右衛門茂三郎件
曰久一甚不欲用西村之人曰强有用西村人之命
願增所定之費某且見二子告情余又示田島匠所
測井欄之費德次曰亦甚貴余曰西村欲寄貸我故

初以助役爲餌次第釣我也吾子須見彈助告之也
曰諾○室氏掌背發瘡久不愈月經又久不停今日
召健策請藥

六日

昧爽遣二僕於山陰○卯上牌之西宮氏爲孝也謀
家事先是南陵兒東中有令復莫復使役孝也之語
予謂我與兒異居分產斷無使役之事但教訓之也
已有彼爲使役在我爲教訓實同而名異今彼家道
日微弟子日減而物價日貴費用日增猶憤〻度日

其失産敗家可立而待我不忍傍観無言然僅開口
兄輙謂為使役故不得不黙止而宦須代我言也而
宦聞之不抗曰家翁在遠未初識孝也家有如是之
状禁叔父莫言所謂隔靴爬痒者叔父當言曰兄誤
矣我豈可無言乎也而曰我守兄教汝須代我言也
是似畜憾某不敢諾之唯當面家翁問以何禁叔父
言乎而後敢諾予欲辨其故偶草野忠右衛門来而
宦出接予欲見島喜以方寧香魚鮓乃謂潤吉曰春
時範也以我旨付汝家金百両矣我既取三十両充

山陰經営之費猶不足欲更取五十金付島喜也潤
吉曰島喜不欲多受金曰金多則會計或誤願數取
一二両若三四両予曰善汝請別作簿録代我付島
喜金數我從来有與汝家金錢出納之簿切莫一〻
録付島喜金焉事雜則易誤故須分簿也潤吉曰諾
予曰我別欲取金三両汝須録從来簿也既帰潤吉
来付金三両曰家翁使某謝忽卒不上朝飯之故○
先是七三郎病帰家予問病状善次方診而宦曰兒
唯悱〻不樂別無苦痛予曰人生十六七歳一厄血氣

未定情慾既動多發不樂之症至不可救海老作即
前車也不可殘其覆轍而宦懼乃召東作与善治謀○
而宦告平次郎將護送官租金東上予欲托平二郎
送粕漬香魚於福田頼藏乃買香魚又令孝也東竄
陽買粕送粕鮓値○午前訪平二郎（其家在上中城菜師祠畔）贈
雲母及手巾不在其妻見曰拙夫將以九日朝上途
正也追至從訪元春話次忽不見正也乃出尋之至
仁藏氏方外戲予遂入表具屋新助在座曰某數日
前自京師帰聞上國近事曰無異事唯以豊年增繁

華而米日貴○與元春約供飯帰既作薯蕷汁烹香
魚令婢迎之辞曰欲陪游山陰帰路請飯乃復遣婢
曰帰時恐冷無味且公違約也元春来飯畢共出過
彈助氏欲謀二村役夫件不在至山陰亭方成二久
一搬石又撤井邊土予曰昨日田島匠示作井欄預
計其價甚貴殆金四両矣元春曰某計不過二両一
二歩匠貪不可委任須急招島喜德次商之也乃返
友助招之元春絲細斬檜苗枝（先是青村孝也種我田檜苗千）曰枝
多即不暢予檢田當墾者護七八畝德次與友助至

元春欲更增宅地西南隅幅六尺長百尺厚八尺曰
不如是乃地形不完也令久一等測之曰當費金三
步也日晚島喜不至乃帰○夜島喜来謝違約之罪
乃至東家會室氏德次作新居圖予曰前日議厠於
北隅矣然地形北逼西寛欲作於西南隅何如皆曰
善德次曰元春廣西南隅之説雖善不可從也問何
故曰彼地正臨井口若崇之遇梅雨而崩一朝失井
且忍過明年梅雨視新所築增庭地果無壊隨手否
而後從事於此点未晩也島喜曰此説甚好予曰明

日将付政屋屋舎直金九兩願勞吾子（謂島喜）嶋喜曰
諾予曰初要右衛門定屋舎直我當告彼而後付金
也

七日

丑下牌見燐火乃起壽一郎芳吉共観○昨夜作一
帰家今朝来乃命典友助之山陰嚢貺蕎麦○阿信
遣利七候青村仁也請往許之乃東青村贈賚資錢
三百八十文○典孝也謀観恵良魚梁室氏正也阿
邦欲從勸阿信以疾辭乃謂孝也曰聞杜秋艇薦褒

二孫我欲往吊然知其老不勝情我無辭慰之汝須
代我吊之遂訪范四郎謝前日贈也孝也曰諾予曰
汝帰路須過山陰視二僕所措而俟我也孝也去亡
幾予携正也先出謂德次曰卿須荷行厨從室氏也
訪彈助曰今朝文右衛門来我有明日或将招吾子
輩飲新亭之語然今日観魚梁恐不得還公願謝文
右衛門告延一日也前日匠某示所預籌井欄費島
喜欲賠之今夕請令匠往我素欲傭二村之人然彼
有奇貨視我之勢公須謦喩之彈助曰諾至亭長八

方在焉典語茂三郎松林及山田氏田伴先是長八
為予周旋買林及田然以價貴止長八憾無功勸予
欲調停執中予不可令友助迎室氏良久孝也始至
曰范四郎留吾観書画不（得）辭也少闇室氏阿邦阿松
至曰德次先往矣乃令友助往苗代郎告三苫計哉
曰請来會魚梁至會所祠德次俟焉過下堰至小淵
土人方造橋未成乘舠渡迎恵良休路左店食梨頗
美遂買數十顆一行皆喫忍飢令德次先向魚梁而
下走至梁德次曰今日無香魚僅有十餘頭乃悉買

之德次故放之梁間令正也捕之深東有二假舍假
其一炊飯炙魚而食雨益烈支助来曰三苫公有疾
不能来因某奉梨矣未下牌雨来已計哉令人来假
傘数柄且乞臨時雷声殷々雨氣四暗其人曰我家
比公家遥不中三之一雨勢如是願来休乃命先返
糞掃申牌衛雨取山際小逕東上頓陡急潦盈徑心
到處成瀑布状尖石夾之皆困允三四丁出於官道
熟路也三四丁取路左小徑地勢陡急降不知数衣
濕如簔正也上德次桁支助賀行尉皆疲喘偶三苫
氏人出迎令之賀正也復大陟而降数丁即苗代部
也人家二三十隝在四山底謂盤谷亦可矣申下牌
入三苫氏計哉父春龍及母妻見春龍與予同庚不
見已三十餘年予曰四十一年前尊翁邀我父及伯
叔父我獨不能從爾後子姪皆来而我在上國今始
来矣德次支助阿初去謂支助曰明日早来夜飲主
人羞桃色紅味旨主人曰是名西王母樹高不過三
尺矣乃令室氏蓄子〇雨徹曉不已

文久紀元辛酉八月後瑣事備忘録

八月

八日

夜来主人遣人於金場魚梁買香魚辰下牌迺乃蓋長剣尺者七八頭飯畢友助作一來迎巳上牌雨未全歇手傘上途春龍父子送自門前西南行一丁右有竹林地形稍下路傍多巨石微流駛下沿而行兩山對峙中間平處幅可百歩斜曲三四丁出於水上即尾瀬也計哉預具舠家而渡春龍別去計哉請遂送尾瀬三十七八年前所屡遊者也初覩水石狀呼奇勝不已路在神祠往年常喫午餉處計哉曰祠西巨巖環合近日始獲洞窟名天岩戸奇甚然途險危異日探之何如予曰善今二僕交負丘也先行至上堰土人數十踞略約上沈四手網者數十往々獲香魚其側煙柳露竹實南宗画景入路右店鬪無人戸外一石重可三四百斤余欲以造盥盤嘱圭齋乞之計哉曰當費八人力如石不須錢也至双達見東北岡下蓮田數頃曾聞文右衛門言曰本年始栽蓮疑

蓮葉北即其宅也圭齋曰彼宅西平地數畝東西北三面皆帶崇岡獨南方豁如隔蓮見限市及水南邨落俗称日田第一勝區世人皆謂非旭荘夫子莫称彼地者夫子嘗卜居焉而結構山陰衆怪之余曰我始聞之地名何計哉曰蓮生寺跡乃進二丁許路屬蓮閒葉香薫馥蓋露盈々傾吞之甘冷慰胸一人出戸乃問文右衛門君家彼乎曰非彼居隔山公歸路所過視其人即前日貽後有觀寺跡前低後昂名不虛得也東傍岡脚上一丁許奇岩如屏如屏者自喬木間出内有小祠嶽下隨處清泉釜流合成一溪西注蓮田者也實爲未見佳境慨大人不卜居焉也余曰我居去此不過十丁買作別莊亦何難也耶巖譯路陸上七八十歩出於岡背北行數丁右見大石如廈屋余猶記前年數過焉其西面岡開平地數頃人家十餘地名北向中見一宅稍華不問知文右衛門氏也文右衛門迎入摘柿供之味頗美曰家翁辞趨未返也其祖母及母見時雨止文右衛門導東上一丁北入岡際路左溪流如帶而雪花乱下声如雷路

極急上數百步出于會所山東麓入我田計哉見宅地曰爽塏勝蓮生寺萬無憾也寺地後始經雨隨處土脆餘潦汎濫庭中西南隅土沙落井蓋成堆文右衛門曰須乘湿以大木椎擣土牢固之也室氏阿邦先去余視曰六月來無水處半盈文右衛門下田曰稻根多高卑故不全發且有漏處也乃屬塞漏口又責土文右衛門曰今夕當盈他家田未穮既茁先生田稍未茁係新田而久涸也穮既茁則不用水未茁無如灌漑也貴僕童騃不識田事故他家豊年秋獨

出歎矣文右衛送至淺三郎氏去淺三郎曰彈助君有明日賜酒之命某方戒吾黨也午後歸將飲圭齋文右衛門父來贈酒室氏曰蜀者彼父來贈桃桃谷又贈香魚九頭矣乃飲二人余欲作浪華信令孝也接客島喜德次來商經營件元春東曰某既率掘土者向山陰先生請速來予不耐旁午令孝也之山陰二客隨去仁也見曰昨夜歸矣○欲送糟漬香魚於福田賴藏昨日令德次作函容二頭今日復加一束寄又裁答鴨下安吉東安吉送書二幅及與宗助青浦梅

屋東合封之表書宗助名○中隯將之山陰至舍東遇孝也曰元春籌鑿池夷田二件頗詳府謁言之言未畢一人走來示兩窓東曰今夕甲子祭登時杜篤乃辺携孝仁至宗家先訪七三郎病至別室桃谷松兵衛東作善次逸雲仁藏等前後來會元春追予至既食約元春同歸予就島喜席商雇匠件比出不見元春乃与仁也歸令孝也歸路過平次郎氏托嶼福田賴藏谷口宗助二封○昨日令婢齎計哉所贈梨及所買數十顆歸今日僅致三顆餘悉爲德次友助

等所食乃令孝也誡曰賜則受不賜則不取僕從之道也今賜則辭不賜則偷之是違而非道也須知○遣友助謝元春返曰猶未歸

九日

峯也聞元春昨夜未歸曰昨日元春詣兕曰前日上馬場有劇豆田第三坊人拉長崎客往觀客醉罵爲土人所撲傷歸問誰爲客曰數十人齊攀拳我醉不識其爲何人三坊少年十餘人衆客扱上舁至上馬場土人曰必他村來觀者所爲我輩不知也少年歸

告坊正曰客偽逮我將死當夜來觀者無幾許土人
所為莫疑而彼以不知二字拒我彼係森邑與我異
上須訟長崎奉行局令彼坐訟也坊正曰長崎隔五
日程彼此皆增費而已唯令彼獻一杯酒謝過則足
矣然彼以不知二字拒我則我不得已出於下策亦孽
業也某適過坊正家坊正喜曰公與上馬場村正善
願勞玉趾說彼令彼謝過則彼此無事某以有病家
辭坊正強邀某々說郵正初不聽再三開喩終悅服
將贈酒數升金百疋於少年謝過某復命坊正大喜

既而他坊正竊告縣吏吏曰土人無狀我當召彼郡
宰與檢備者而告長崎是得全勝也坊正聞之惑焉
謂某曰彼侮我將得全勝不須公居間講和也某以
其賣我愠甚然未公然詰之也彼蓋以此故夜深未
歸也○遣二僕於山陰○令室氏具酒肴曰我之山
陰將返二僕取之須令德次護送也又謂孝也曰我
不耐獨寂汝須史早來代二僕也○辰牌訪彈助曰午
後會二村伍長於新亭請臨室至山陰作一方隨友田
久一整頓井口石久一曰某今日獻一人力不須賃

也予謝謀友助闘燕田孝也至二僕返文右衛門來
問今日采賜酒乎予曰余豈有二諾吾子請以未牌
拉双達伍長東茂三郎來乃爲促田島伍長德次至
○與久一作竈排拭亭牀設席二僕負行厨至茂三
郎贈柳令德次促文右衛門未下牌茂三郎以下集
若九人（曲島孫左衛門永助儀右衛門双達文右衛門市右衛門政右衛門嘉右衛門良助孫兵）
、衛令友助促彈助彈助携伍長五兵衛至乃飲令德
次久一備酒餚謀余嚴乃先獨歸黃昏孝也歸曰客
未散酉下牌德次二僕歸曰客皆健飲今始去○久

一以構亭聚礎修理井口三件結局乞賃乃寫東嶋
喜曰昨日令德次換久一所任諸件畢須付賃如約
○青村自行德氏歸致尤邃所贈香魚三十頭○仁
也致陶盃一匣袱一片曰縣吏鈴木任三所呈其人
未訪大人余自山陰歸也乃問孝也任三何人曰高
橋子之婿植木正之助今變姓名矣○夜飯青村許
雨窓送宗助七月二十五日柬柬曰幸太郎至詳傳
先生近狀甚安慰聞尊夫人平產想令子追日成長
敢賀星浦托一柬今送上星浦柬曰芳訊荐至某欲

即奉答秀民徹雲以將同呈一東尺我遂遷延不果
今某得暴緩之罪矣玉江幸太郎各呈尺書令付上
先生去後梅屋所善書林薄利亭播藤坐事下獄問
茂以竊大阪城圖於夷人被幽官籍其所備書籍然
未没入梅屋惑溺藍妻毎日至午時始起借人之財
不還文人皆絶跡不至至者唯促債人先生毎賜東
唉彼並名今後觀別賜一東某耻与彼並名也尊夫
人所托買諸物他日將送上玉江東曰先生安穩到
御謹賀幸太郎東曰某以本月十九日至大阪致尊

東於藍田玉江八郎諸家云〻宗助另啓曰幸太郎
既從其卿人去矣○識典南陔秋雄二兄東托之兩
忘二東大意曰新居將成願送府内蘭席數限一馬
力可○今孝也代書答宗助星浦東星浦東有亀松
喪父之語乃發弔書令封之表書宗助名托之兩忘
昨日雨窓報明後日有之府内者故也○夜室氏訪
七三郎病○星浦有與鶴陽東令孝也○敎之○今日
田島鍛冶武助所製鍬及手斧成令友助付直錢二
貫五百文餘○聞水戸表士落合鏞助狙撃閣老松

平豊州不成就捕因于松平駿州邸宗助所報

十日

寅牌令整生起孝也不起復遣芳吉始來乃成之曰
我奮説有克己宜自細事始晨曉嗜睡欲起不起之
類是也之語汝不初着意克己睡狂治等酣狂而不
自省懶將唉性成今後須磨礪斷安逸之習也○卯
上牌遣二僕於山陰○及連久一東與德次語曰文
右衛門茂三郎聞友田久一與先生約以金五兩移
政屋氏屋也欲分賃久一許之將以中秋後解屋予

曰昨夜久一以十一日解屋報我蓋因二子中秋節
多冗延之也經営件吾欲其速一日有三秋之思況
五六日乎卿爲我告二子久一曰諾○辰下牌携仁
也之彈助氏謝遂至新亭課二僕溉蕎麥復返亭讀
莊子仁也去年時阿初負餉至草有可以代茶者俗
呼吵囉我田頗多与阿初摘之盈筐又洗萊菖菌青
村来及連久一來曰某告其意於二子既往見德次
久一將以明日從事於移屋令二僕播萊菖棟於蕎
麦間予又下蓮實於所自鑿杉閣二小池中下牌唉

青郎同婦黄昏後友助返曰作一歸家矣○今日令
孝也訪鈴木佐三○兩宮東曰尊東二通既發府内
也矣島喜將之彦山忽發瘡不能步行既遣皆人前
日鳴喜謁公曰請三日之間暇爲彦山行之地也故
敢吉○室氏曰獨者元春未欲見公曰我有一事欲
相爲且告郎君去乃問孝也何事曰合原丑六爲筑
後人所屬欲乞大人書十幅然有疾不能辭謝故托
元者春問潤筆足額也室氏掌背信疼令孝也告元春
不在○令德次往見島喜商買材因東兩宮曰前日

令島喜弁改屋氏屋直金九兩想既致也請别弁金
五兩以充買材之費此弁島喜金錢須録别簿也若
推録平常金錢出納簿恐混亂不易辨認也本月之
尾我將令青村致金百兩於御家以充經營費也○
前曉見燒火於龜山東畔蓋有水與人家之間也以
語孝也今夕孝也曰今日晤鶴陽三松寛右衛門等
皆曰社秋艇孫若族一月間病死者四人或云十三
年前筑前人同限人虎正九吉借杜氏金而不能返
二子欺曰若見返三日後又借之其人借倏家金返
之則不復借其人窮投羅萬川死後寅正至筑前將
涉羅萬川瀬甚過一家問水淺深其家方會僧設齋
曰我父往年自寅正氏歸投水今丁七年忌矣虎正
聞之惘然遂涉水僅數步溺死九吉聞寅正没發狂
曰虎正應討我走出投水死今年即筑前人十三年
忌而二子七年忌也皆謂杜氏不有變既而葬喪四
人聞十四五日來二燐每夕出其庭上若屋脊爲鬪
搏狀限人皆見之亦一奇事兒因話大人所見鶴陽
等欲往觀之予曰燐火出没不常恐勞無功

十一日

德次告就仁藏氏北隣買檜板六坪（方六尺曰一坪）乃命友
助往取之○遣友助於山陰○昨日藤井勝之丞來
曰某與吉成賢之助同梅至赤間關御信偶至日海
嘯田没汝須歸某謂既歸恐不能再出故渙還也阿
梅隨京師客某及賢之助去矣勝之丞欲隨予學今
日試携之山陰令友助溉蕎麥苗既而芸之予及勝
之丞交把鍬申曄而將下歸○元春來視室氏

十二日

夜来密雨意山陰或崩欲令孝也率友助往視孝也有難色乃親行孝也追及至山陰巡視不視土濆水谿處乃賦亭謂友助曰昨日汝午飯畢而出我令婢分飯一桶曰今日飯差早未申之際或飢我與勝之丞将継往須臾三人飯婢曰此桶炊米一升僅盈為今壓飯又壓既容一升二合矣且未申非正飯時則八九人食之猶有餘也既而我二人以雨帰不及飯也汝黄昏帰後夕食数挽我妻曰友助食比常日甚寡婢笑曰一桶之飯一人喫不遺一粒更復把箸饕

哉賛汝年僅十七視汝所勤一日傭不直四十銭我枉施五十銭汝當思報而瞰我不在或假寐或数憩不勤而語傍人曰我既預受三月之傭主公若尤我懶惰我将逃主公即損三月之傭也主公勢不得不緩我豈非智乎我謂汝小黠大癡不足共難故不問唯人自天稟受有限汝能兼幾人之勤乎恐不任半人之勤而食七八人之飯今年米貴一升直二百銭汝一日之飯費殆金二朱利七既以此不為人所畜汝変僕襲覆轍我恐汝損天福後来困窮故忠告并

及心術耳友助頓首曰謹従教卯下牌帰○孝也作新入門者六人相見（池庭春然讃岐志渡人釋鉄舟長門毎木人藤本計見侯門麻郡人釋松學長門厚浦人釋𥫗謙中連島人万田順助筑前廿木人）備○已牌豈前跡田人良蔵来見曰某土田勝平親友也勝平在長崎病某聞之兼程而行居数日死矣聞郷人言曰彼受廣瀬先生金送齋奥砂糖先生欲返之又別有所托買彼未致之某恐先生遅彼遅故告予謝㬎屡曰彼受我金六両砂糖直二両三歩初来直一両一歩是孝欲買筆墨其直金二両朱及筆墨未至我所損金

三両一歩也乃召孝也告之良蔵曰彼籌記借日田人金数十両而不書主名疑先生所貸也予曰否意青村所貸乃告之果然青村召良蔵竊謀之買良蔵所齎唐木棉縞八疋（直金一両三歩二朱）施縞志伊奈四十發（直金二朱）数日而今深水成章（塾生）爲買隈市薬商山平民施縞志伊奈五戈直金二朱則貴四倍餘甚哉薬商之数也○買香魚格伯媄阿信阿徳供飯○仁蔵来○先是謀雇僕於徳次今夕徳次携北隣千助者来見曰北鄙山田人磯五郎求事問傭曰金四両予曰

往年我在此地僕賃美過金二兩二步者德次曰往
日二兩今則四兩每物直貴故也磯五郎年過四十
不可友助例視

十三日

昧爽占孝也謂之曰大學之道自誠意正心脩身齊
正家而至治國平天下汝所熟知然嘉宣研歷史而
不用心克己省吾史之所載大抵治乱與亡之跡當
諸人不可不講究山林逸民不必急之勤業治產逐
夫之寧務如足食足兵不必急之也汝方讀明季北

略明季遺聞等史曰我邦今日形勢酷肖明季如闖
礦加税數鑑不遠其言鑿鑿有味然我察汝行事每
朝必待人起之而起又喜午睡試舉一二事昨朝命
往山陰汝曰諾而有難色汝或行事我始謂我室曰
我亦將行室人乃奉鞋婢授傘咄嗟即辦我出門不
見汝也令僕促之半途始追及夫先我而或後我而
出我知其故矣汝入室汝妻未起汝婢倘夢傍無助
行色者勢不得不晚也汝未慣人情三十婦人比二
十婦人尤難馭焉有二子婦人比有一子婦人太難

馭焉我室近四十有二子新婦夫躋齊二十而唯一
子我室從我而興新婦不從汝而興是齊家工夫未
盡也新婦所之不從汝而興何也汝必待人起之而後
起即新婦之所取刑焉是脩身工夫未盡也昨夜我
迎汝嗣母其來往汝不看侍嗣母既去我懼其過食
違和令我室問安聞其如常心始夷矣而時深恐不
左右是誠意正身工夫未盡也汝且休曰天下國
家而曰其家也休曰其家而曰身也休曰身而曰心
曰意也今日以往暫拋史講經旁繙宋明諸儒治身

之書下及嗣父自新録再新録我言說隨筆等其庶
幾也乎○卯下聘德次千助携磯五郎來見定為僕
乃卒磯五郎作一至山陰導磯五郎遍視我田曰我
農事一委汝汝督勵作一友助莫惰文右衛門來曰
先生明日必有築地之役村人數輩將來相助予曰
願聞人數曰今夕相報已下聘友助與德次負鋤至德
次張棕櫚繩於宅地經畫門户房室温厠庖廚之所
又標基礎須築者三十餘所令作一助之爭課二僕
種午蒡新闢之地午後德次去未下聘鍋屋利兵衛

來曰某有事于彈助父子而不逢使路謁也既去何
初來傳室氏旨曰有贈香魚者願婦料理乃歸今日
二久一等解攺屋氏屋移之見賊木過半置在我棊
蒿田達逢及連久一咎之久一謝過香魚即刺兵衛
所贈乃令孝也東讞之○文右衛門來曰明日助役
者三人或加一婦人○鈴木任三來訪青村因相見
○元春來請藏其兒懶惰○先是托金百兩於青村
孝也以其息充中洲山陰樹藝之費今日二子以約
客卷返之

十四日

昧爽遣磯五郎友助作一於山陰預作築地之具○
買圖藏粟六斗直金一兩一步○圖藏請率堀田諸
人助役○青村來告以東遊前百務旁午爽孝也見
居青村居梨陌書室孝也居和書堂○室氏商台成章乞藥○成章
致所製施綿志伊奈丸○青村欲導室氏觀大原神
祭室氏辭之予及阿信勸之○辰上牌至山陰聽生
石和三圭以島原從逢遇文右衛贈午夢子坐亭磯五
郎友助方搬石不見作一間何姓曰促及連助役者

問既斬藤宇曰未既綢索宇曰未何故曰我二人暗
地理不識藤所在蜀所蓄故待卯一歸也予曰助役
者集將築地凡築地者以藤綁大石以索為綁而代
杵為先務也如小石隨築隨搬亦未晚矣故預戒曰
須首斬藤也次縛大石也次綢索也次聚小石也次
促助役者也今顛倒我所戒何也德次至一老人過
我前曰宅地太好然西地勢有限東則猶可拓也今
視所經畫似西差過卻一二尺何如予曰善令德次
改經畫圖藏以下四人嘉藏儀平千助五郎兵衛及連久七人七杜

衛門直右衛門嘉右衛門負七瀬兵衛安平嘉彥市妻至曰公欲築地宇何未
見代杵之石予曰果如我言時作一末返乃令及連
人斬藤作索令堀田人搬石初戒室氏送七八人餉
既返友助又增二三人餉至此以助役者十二人加
德次三僕為十六人將返作一更增餉適需銅壺銅宊
見前及釜者至因德次告曰某面嶋喜君君將有二物
直金二兩三步某請更加金二朱不許某遂濟至願
察予曰島喜所定我敢違之德次請加一朱乃許之
因托其人東室氏曰更加六七人餉已下牌築地之

皃始成乃令二人左右投小石餘則每人把一紼一人先歌衆和之隨其節奏以下上紼婦人則耘田種午蒡子友助荷餉至德次田節日後酒以醉則惰也今日須先酒以不醉則不能作勢也前日人異其力今日衆合其力故不可不以勢鼓舞也乃先飲之所築凡三十餘所西半新崇土隨築隨陷每一所容小石數百東半則闢地處甚硬固十築僅陷一寸容石不過十四五枚至未下牌畢乃洗昨日所移故柱予及衆謂故柱既朽且短且少價不過二三兩而九兩

買之大失策也返友助問室氏等罘游大原守友助負行廚從仁也菊之助至曰伯母以下將來少焉伯嫂棄轎從青村至入亭風生雨下冷甚以席匝四檻而代屏風稍久室氏阿信阿德正也從孝也至乃闢行廚時助役者皆散黄昏後孝也從伯嫂去予與青村歸路過大原假店數十列燈如晝過雨窓阿吉等室氏以下亦至阿吉曰磯吉女阿梅假店在西石橋南畔（地有東西二石橋）乃投焉食飲雨窓曰觀幻技何如乃入場顧不見室氏等令從者尋之曰先歸也戲場一

一人脈社祈坐傍隔簾絃歌二人吹笛打鼓各一人坐前有一桶撚紙作二蝶扇之翩翩不異真蝶桶示衆空無一物起蝶桶與眉齊隨絃歌屈伸其腰左手持桶右手探其中出五色紙長數十間既盡倒桶示之卷紙燒之投桶中復探之出假面數十及雛五六隻蹲踞座隅或出竹枝絡絲若長數十間別之返擁之忽化爲一幅紙技畢復演點兒觀劇語所謂落話者結句曰一人吸烟烟氣墮童鬚童憤將詰之其人官吏也童不得止慰曰公既賜烟故何啻一點瞻（噫）不

消之乎話至此雨大下其人忽曰滂沱如此何用噫乎汝須罷觀歸言畢起觀衆爭奪門四散至半途雨止月出酉下牌歸○壽一郎出保命酒一卣曰家翁横井湯泉旧名（負以）爲豆田病家所迎明日將來謁先上之

十五日

作一歸家○携磯五郎友助至中洲勝之丞從令友助借舟菊助移棹相迎令友助台章右衛門至閣達藏爲人曰彼少年之時頗無賴今則先實公立舍道

彼以護此洲亦可若嫌其尭某姪幸三郎年方壯某
得其無黒心予曰我将擇焉見放牛二匹幸右衛門
曰聞公既告荘手氏禁放牛者然荘手氏未誡諭也
故如此某視此牛係賣柳盖旅客之為不禁日限人
則旅人蔑我亦勞而修洲北隄者恣齊舎我洲而置
財木掲書御用二字而表寄告公不於焉予曰我
将詰焉歸時水盈舟中令二僕覆舟而棄柁錘坌漏
比至前岸深既数寸米水際蘆数莖婦僕聞倚談予
曰新居鑿池我将禄焉曰太昨日謂婢曰汝源盛水

銅壺若有漏所報我昨日在山陰敗銅壺者来取直
予曰我未試水其人曰何漏之有若有漏所報我今
日謂婢曰銅壺無漏所故汝不報乎婢遂起容水則
大漏始告曰漏矣予責其慢曰汝須報敗者也婢不
答令徳次責婢嘱之徳次代謝乃令徳次召敗者
不至○遣二僕於潤吉許取秋月米二苞室氏以下
赴叔嫂招遊太原○作青村所嘱書十餘紙○横井
湯泉来訪予以室中無人邀之東家相見○黄昏青
村迎鈴木任三飲之遠思楼予歸者三種酬正也帰

曰見爲唐子矣予詰室氏無情曰汝以何能排萬家
中過乎曰七三郎及僕七八人従予笑曰然則非唐
子也○雨下脾室氏帰予聞室氏有不豫色乃譯任
三歸○磯五郎友助各歸家○今夕雨脾後月自雲
罅見陰晴屢換寅牌微雨

十六日

寅牌磯五郎来○宗家以今日丁壬考浄之公月忌
相招○令磯五郎舂米○雨下冷甚○辰上牌與孝
也至宗家翺師以下客満座方飲之後與孝也雨窓

仁蔵辰基過翺師房而窓仁蔵去帰路過日桂右村應
神祠謂孝也曰我幼時常遊焉爾後不相過既四十
六七年矣樹木如此大不無桓宣武之感也取生徑
南行渡略約東折許渠数百歩出於熟踏午時帰○
一種羽虫生於器物間食書籍筆墨害十倍蠹魚俗
呼脂虫本年尤多今壽一郎等歐之乃避至遠思楼木
牌帰室○阿祐病歯痛臥○作一来又去○今日雨
窓告明日丁潤吉妻草野氏大祥忌祭請臨聞今夕
有逆夜法事令仁也往贈野菜料金二朱○招阿信

徳次飲美淋酒○夜仁也歸致南陵秋雄二君回信
及谷口宗助七月廿八日東玉江七月廿三日東南
陵兄曰聞池田公疾病我將帰問之總郷相見在近
秋雄兄曰書到令我求蘭虖虖数品巻上者非冬初
農事間時難得也中西以下府内比日田頗貴娟婿
僕所居不必用上品美卿且渫而忘謀宗助東曰本
月七日若東到有婦阿梅東上之語然不相見疑直
帰阿波也幸太郎則前日來訪既去墨蘭粘緘金二
歩一來曰將為師家買零細物敢告玉瀬東曰江戸

及此地無異事但緒方氏門生以拯符賊被斬者五
人洋學者無頼一至此哉家翁病而痊令集謝○終
夜濤沱初蚊蠓既而以有蚊幮設之

十七日

而未止皆服綿衣○已牌宗家令人來曰長福寺父
子來方誦經述臨乃洪青村孝也仕幸野忠右衛門
松兵衛仁蔵等在座誦經過午未畢皆有厭心既畢
飯客去雨窓觀南陵兄新所購魯千岩竹画傍有李
日華賛長殆七尺幅可四尺是真蹟也未上牌帰○

先是𦾔台雪菴氏媼不至或曰媼饒舌雪菴伯其浅
家事故禁之也今日令孝也問雪庵雪庵不憚白崖
有此理乃遣仁也召之不至○数日前塾生酔入室
出奩具倒鏡飄粉時室氏在大原帰見之告孝也孝
也曰児將詰其人至今日不謝乃召孝也責其慢答
曰既聞論其人矣予曰其人非汝弟子耶縦之入室
所謂虎児出柙此誰過歟汝須先謝慰母心而後聞
論其人渫不聞論唯汝意歟孝使汝退遣義彼謝於
今外人聞上策也今青邨告我令我謝室於中策也

令壽一郎芳吉携其人而謝室人下策也今不出於
三策待我責始曰既聞論矣無曽一言及謝此迂闊
不解人情也前日所謂脩身齊家工夫安在哉須退
與青村謀既而青村來謝曰是非林外過則泉過也
請恕且曰塾生會飲戯作詩且生丑之態其人面似
婦人因加粉色也室氏笑曰然則宜矣○申牌友助
帰予曰汝屢違期不帰今後予將数日付債我家置
僕前後数十百人曽無数日付債者以汝屢帰休新
創此例也友助曰諾○今磯五郎來報將塗古柱也

○梅野源吾贈香魚乃報以書扇二柄○夜飲阿信
青村適至共焉
十八日
天晴益冷○遣磯五郎友助聞山陰燕田既癒作一
来亦往○聞南陵兄将自府内帰令室氏具行厨令
孝也東西窓曰家君欲出迎伯父兄家人有出迎者
請報家君於山陰○友田久一来告今日置礎乃令
徳次往用準○聞六月中縣令池田君卒至此将発
喪約青村孝也往弔然未得確報辰下牌獨至山陰

遇弾助於其門外問縣令喪發我經営當停乎否弾
助曰山陰辭達決不須停也三僕闘柏陰草葉潤吉
来告迎王父於求久里予曰汝先往我将携行厨追
随也乃迎作一促室氏偕去青村令其姪宗之助来
東曰縣吏山崎信太郎紅林伊九郎山本寛蔵来某
曰岩之丞以昨夜戍牌從教計公請登時帰矣乃與
宗之助帰時亭午也○與青村孝也至雨窓氏雨窓
曰家翁昨夜當弟平川今日過午未帰恐以雨故延
期也○縣府入庵間勝田儀右衛門見焉乃述弔詞

又過山崎紅林二氏曰明府公逝敢弔帰路復過雨
窓氏曰我妻欲上行厨兄公兄若今日不帰将送卿
許請一酌阿吉曰出迎者数十無一人還若有消息
将報公也○室氏曰今日映暗妾欲随公至山陰待
兄公焉兄公若不帰直赴宗家亦可乃令仁也問阿
吉曰消息何如對曰未至予既着鞋立門外而俟室
氏宗助舎人来曰南陵公既帰乃入室換服至兄許
桃谷五六等十餘輩在坐皆出迎者兄示今日所採
初菌名菌数盆予曰今朝始見貴初菌者謂新味也命

内煮之自誇行厨中第一品矣豈図既属遼豕也室
氏携二児来青村孝也又至兄趨縣府返室氏出行
厨飲兄及将兄不耐酒臥廳壁間仁蔵致亀谷行蔵
東曰博多人對馬屋某送宗家也别有贈青邱韓筆
二枝及東条曰先生客冬所賜東及尊著九桂草堂
随筆十巻今春至即発回信於浪華文旆既西下不
追也誠又賞尊著克己識小二編同人皆服高識謂
通儒之目非虚名也僕因事日變今年欲暫避世路
東遊京攝聞諸老先生論議不図鄙處以脩船為名

擄我內地以利誑惑我衹所謂不奪不饜者僕輩未
知所也時事如此東游之怨爲厌適作讀尊著隨筆
長句一篇并以述作十首乞覽不腆金百疋祈哂存
僕得隴望蜀愈切更欲讀尊著瑣事録願命筆工謄
写数巻見恵写字貲金一兩送上東原和文予𤁩譯大竟

十九日

晨令二僕之山陰令作一春麥三斗○先是令孝也
視中洲遂過庄手氏課群匯件遷延不果今日告將
之予曰我方有暇且同往乃共出勝之丞宗之助從

過庄手度令宗之助報幸右衛門浅堰下浅所歴視
全洲幸右衛門至曰郎君若過庄手氏某請從孝也
携幸右衛門宗之助赴庄手三十郎氏乃歩洲尾堰
下浅所地有上下二堤上南岸取田間径過日隈村東田望
中洲水光樹色實有数勝過上亀山至春日祠前雨
下入廻廊下久之不霽令勝之丞訪孝也於庄手氏
借繖乎又移祠下四顧無人雨打木葉翛然可聴幽
獨之趣生贈既而聲絶瞏目樹影在指乃下遇勝之
丞至渡頭孝也幸右衛門在舟側見阿初肩傘數柄

舟到予入焉幸右衛門出雲盃問令勝之丞延庄手
繖阿初曰知雨早歇將早來也惜哉勞而無功歸路
謂孝也曰視幸右衛門怨恨見面何也曰兒皓三十
郎語中洲状又見幸右衛門幸右衛門補言兒辞所
不盡面退於次室兒及三十郎謂其既歸也三十郎
曰某往年與族九八種杉櫨中洲七幾盡被剪拔不
知何人之爲近日又放牛暴公之田某設保祭之乃
知前後之悪皆其人所爲九八亦勤農治其罪然某
方有家難未能從事此伴也請暫保之又曰或傳吏

人某君語人曰三十郎賣中洲於廣瀬氏多受其金
而不禁日隈人侵暴亦不無頼乎某聞之懼既爲日
隈人誦之矣又曰日隈人素無深仇公者唯由幸右
衛門假虎威淩轢隣里激成衆怨也若廢幸右衛別
設佃長無復憾者又曰中洲原属庄手不属日隈我
有辭群匯無辞公若㕘某爲佃長決不縱一人闌入
焉兒起座幸右衛門獨在障隠聞○三十郎言愠甚
兒揮共出矣比到家復陰○午後欲雨不雨至山陰
過浅三郎戸外二僕方飯焉乃独至宅地忽聞鋸聲

傍無人影怪之側耳聽在横卧松杖之間俯視飛屑
如糠隨風飛〻不已始恬蟲鳴響躁〻僕闢蕪田予
剪檜苗榜枝撥老人來認我亭予問曳何往曰彼岸
参也（邦俗春秋分辨佛呼曰彼岸参）老人曰聞此地租重而満地種
檜皮（大）檜不過四五十年不為用也人壽幾何公年出
祖而叢五十年一用之杖曾不問其費公儒者忍有
其故願之予笑曰實有故然難言也先是予屢難青
村孝也種檜之失策故云申下晡作一字來乃令友助
摘茄共歸逕返之謂作一曰郷鼓日受債者明日雨

兼須來也比到家後雨〇福蔵來不逢〇令偲築製
硝黄丸〇友田久一來告新原人有賣宅者直價二
兩餘買移中洲何如予曰善且與徳次謀〇夜聞孝
也従青村赴宗家令友助謂其家人曰帰須來答曰
諾既而青村來告自宗家帰且曰閏吉婚儀在本月
二十八日某欲待其畢即去敢告孝也終不來白詰
之曰家人忌侍命矣予曰前日所謂齋家工夫未盡
者在此也乃議作親族昭穆〇名徒築織充腸〇令
甲島喜送竹數擔以充架屋之用

二十日

夜來雨不已令二僕絢宗〇麻生春睢來訪〇東雨
忠曰欲就尊翁謀家事不識何時有暇予答曰所謀
大事則請延数日小事則唯意乃至兄許（以下兄依動防）兄
亦今夏遊長崎所購明末清初畫七幅皆能品也今
予作魯千岩画竹李日華題詩有題識初閲書画一
覽書魯淳武中人李萬歷間人予疑墨色非五百年
許物乃閲國朝画徴録魯清初人李同時常賞魯画
知言揚闘書籍謀如此既而言及家事兄痛贊予以

指書寧且責韻吐氏綫予不能聽僅一二事而止阿
吉盖香魚鮓頗美乃乞送定氏仁蔵來亦古青磁茶
碗一枚曰此或堀於外莊南畔田所獲予欲購之託
定其直善治亦至雨大下不得去遂夕食雨益甚渠
水溢及砌上忽聞雷一聲暖甚至戌上晡雨勢稍衰
乃同仁蔵帰磯五郎來迎既帰後雨益緩復用蚊幬
〇今日福蔵來贈隠元豆及茗荷〇終夜滂沱不減
四月中旬時本年益以此二兩為終始也古人大旱
（作）祇真也矣

二十一日

雨止〇卯牌遣磯五郎視中洲淡勢及山陰崩處迯
日中洲東畔漲及樹根餘則如常山陰潦水縱横北
麓見沙流處〇遣孝也於両宮氏謀窈事〇先是買
杉皮將以庇簷今日令二僕剥其表皮〇仁蔵來曰
祭日於岳王父詣親兄陶碩臨〇與阿信謀各出金百疋
買鶴陽氏粕阿信曰家僅一貫三百錢亦甚貴予曰
此必有誤也嘗聞粕一貫錢不過錢六百文也今
我所購三千四百文則當有二貫餘錢也既而其舍

人蒼黄來加粕四貫餘錢曰過矣〇買香魚將粕債
之以贈上國故人〇孝也示両宮所送明外日送明
府葬岳林寺者燒香班即縣吏所定首廣瀬範治次
廣瀬久兵衛廣瀬南野忠右衛門等帶刀称姓者八九輩餘
坊正村正出入縣府者數十百人離坐別場無復班次
傍注廣瀬謙吉廣瀬孝之助若未須居範治久兵衛
之間孝也曰兄則當送葬大人不必往可〇中牌與
青村孝也至仁蔵氏上新築樓東與山陰村望遠鏡
視我宅地可辨識某與青村圍棋兄父子松兵衛及
中津萬嘉至萬嘉年可六十耳聾乃知四月所見其
子也主人供酒肴饘鰡曰萬嘉君所贈飯後為兄話
北州之游此月出辞送兄至濠梁

二十二日

先是宅地既置礎後以無匠不得結構至此與劉喜
謀屋德次使青村走償曰毎日三百四十錢可予以
德次方為綱紀之僕故増四十錢約自明日始德次
曰須先構休憩處偶及建之一束乃命截竹木作假
屋〇作一束〇今三僕各肩竹一束之山陰〇與青

卯謀令孝也趨府時饅頭百枚贅於府君之室〇巳
下牌之仁蔵氏謝遂訪兄孝也在坐兄方戒之予補
其未盡處同孝也帰孝也曰縣吏相譯咸七郎經紀
葬務因付務且告大人近視不往送葬矣〇午時獨
之山陰三僕方在茂三郎氏飯既而課種蔓菁人参
壬生菜未牌允春來久求來人送欅材有數人黄昏
將歸見論材多在茶坪上令三僕移之曰明日作一
友助須助久一作屋磯五郎須培田歸路過田島村
口助七在廢屋中出曰某過山田小三郎氏舍人任

田務猶謀質田件彼欺詐所出欲必獲金十兩某憎
其貪無言退矣○長光太郎自豐前四日市來訪○
今日閲青郎詩抄二卷準作序一篇

二十三日

遣山僕於山陰曰英遣昨日之命又遣德次指麾作
假屋○先太郎來○青村孝也送池田明府之葬至
岳林寺午後簪婦明府在職十年餘静清無為有古
循吏之風至死民思之○頭痛靡事而臥治中城桜
摩梨○早春雎東告明日歸家○木牌室氏携正也菊

之助遊山陰薄暮元僕歸開室氏來筆大原山遺友
助逆之歸踏蓍數枚曰丑連久二妻所贈○丁巳歲
予及南陔兄謀屬文玄公遺金千五百兩於青村至
此育村以來遊故屬金孝也如原數簿録六年間會
計又記某氏何百金券錢兼某氏券金錢十兩兩兩
寇大尾其尾曰現金若干金券若干我點檢之畢因
押印作徴予曰往年與青村約十年後贈金三百兩
今僅過五年然約不可違也緩與而忘謀擇日行家
産授受之儀而致金如約也○夜磯五郎歸家○諾

於孝也室青村光太郎同坐更深歸○先是而忘報
本月之尾爲潤吉迎千原與次兵衛女曰顧使林夫
妻往於合爸席媿婦以無新衣難之而忘令孝也諭
之今日昧爽媿婦歸寧蓋與其母謀也

二十四日

卯上牌遣二僕於中洲關田○卯下牌與光太郎勝
之丞出波助從過隈口渡交海杉諸水深殆及股二
僕出迎適福織追及佐佑手而進既而令友助報之
高瀨報稿員寛度我將相訪予及二生授胡麻初諸

海寺懸腕不足劳力而其根牢固如木盡力僅援一
莖甚至二人戮力始能脱根部數千莖既畢巡視全
洲至北隅先是隈本山田某等修北岸長磯壞處彼
來立假屋我洲蓄材木揭書御用二字又多采我諸
石而不告我予不平既令孝也訟莊手氏然以章右
衛門伴方急事（九日）見十未暇糺之今日數人泉舟至將
采石見予惶遽不知所措予進之曰鄉輩受誰命立
假屋又采我洲石乎曰京善氏之旨也予曰我未識
京善者此地元屬無用立屋莫所妨焉然材數十本

或壓我所種梅或竹悉摧折亦何無情也渚間衆石
元無常主然我洲南岸磯壞猶京善氏我欲修之采
隔水渚石日限人不許曰中洲當用洲趾之石也我
既不得采隔水之石卿輩獨得采隔水之石何也彼
夫相視不言既曰我知我主而不知公公言大有理
唯當攫我主也並移其杖乃令二生並爲予去令作
一走報莊手氏其僕從作一來曰京善無状某將糺
之也若少之二人來謝予頓首曰某爲京善督役夫
若並屋東石皆某所爲唯貪便利不顧非義願公强

赦我前日來多采水中石今日始及水上未至采盡
也如書御用二字亦某所爲非京善所與知此地多
狐糞溺常汚材木或云書御用二字則止既果如其
言公幸莫尤予知嚇狐之説歟我然不欲與辯乃曰
然則好令後須戒無状也二人書謝去友助迎曰稱
貞君將來寛度至曰某等舟來然猶在灘上若下灘
非一人所能上也予曰福藏善棹下灘上灘甚自由
也乃令福藏取舟既至與二生采爲福藏用棹友助
上來岸寧百太上灘福藏友助去泝三四丁上南岸

寛度曰我將迎舟限人去予上越際僧庵數匹方劉
桂主僧年可四十似識予掃席供茶予曰三四十年
前屢游此庵今石壁高築墻壁一新蓋公之力也抑
庵係何宗乎僧曰此庵尊人寓客僧處無宗派近與
大超寺通籍然非其末寺也旧先生表兄魚屋長八
所並近來修之矣寛度至曰主公喜棋屢遊彈助氏
他日將與某拜趨先生新居鬪一局也予曰幸甚出
過高瀨初出舟買柳過半濫不可喫寛度入路傍田
家乞柳願美渡溪橋半壞危甚遊鬼城僧庵虛無人

出錢三百八十文屬寛度買有寛度與賭之丞去迎
曰此庵有住者方出不若普門寺無住者也乃向普
門寺路右有豪農寛度就借棋局至寺而園一室奉
謂寛度曰渠非無魚然不許賣寛度乃去稍久携香
魚來及飯至迎鐵曰寸志也食畢寛度兆太郎圍棋
予四肱眠暖甚申牌出寛度請送取生路涉橋下流
四望溪左右椥葉既紅至杢水渡舟在北崖一童來
舸上灘乃呼曰載我桑舫渡舟至而去一人追至渡
舟水自板罅涌以杓酌然不少減一人曰速渡不忍

沈跡入澗𦾔急比傳前崖殆盈皆曰幸免矣過竹田
神祠傍及横屋至山陰時既黄昏見昨日所立假屋
徳次方與二匹坐劉材曰今日聞爺也乃與之歸室
氏曰宗家送勝乃飯光太郎寛度二客就孝也宿〇
青村来贈饅頭四今日赴縣大（府）齋矣〇村上徳次来
訪贈乾柹不逢〇作一福蔵歸家

二十五日

雨下〇飯光太郎既耐進次寛度来話〇令磯五郎
乞宗家米苞作畚〇崗進次傾壁〇與寛度囲棋未

歸寛度去〇日隈達造妻来見請置我夫妻中洲予
諾我將與荘千代及徳次謀而報〇遣二僕於山陰
掖胡麻洗菜葍〇高山田范四郎録前日廟上作所
孝也〇雨止申牌携仁正訪兄兄設飲予為話京摂
閑事定兵衛来候兄酉下牌友助来迎乃以簿借宗
家銭九貫九百文歸

二十六日

福蔵作一畚携二力至命皆從磯五郎友助之中洲
〇孝也告兄父子甚不喜青村東遊遂以青村有欲
閑棄上國之意故也青邨聞之曰我將自上國東南
陵公陳不能歸家之故公縱怨絶我非所顧也予曰
不可須遣一人説兄父子得其歡意而後發也乃令
孝也招松兵衛囑説兄父子松兵衛曰伯父（謂南陵洗）不
兄有此意其出於從兄（謂窓）南夫妻亦不可知也予曰
然吾子且緩頰為説容焉〇兄贈塩漬鱸魚兩窓贈
楽布作帯縁者曰薄賀新築〇進次来告別予留之
納游中洲山陰〇未牌進次来至先令勝之丞往謂
福蔵曰汝須備舠待我也進次終不至乃獨往至中

楚呼勝之丞應声出曰福蔵不耐避出厠友助等隊
矣乃浚大呼福蔵未上舠至水心磯口止福蔵負予
渉磯五郎以下七人方鬬燕田甚力巡視全洲猶見
胡馬（麻）令勝之丞獲之見竹林北隅新排籬處疑賊猶
伏林中令友助入出曰不見隻影幸右衛門来共撿
竹林幸右衛門曰盗有新偷数十本者非置一佃戸
為勢難禁止也予因述辰造夫妻懇請之状幸右衛
門曰彼妻狂易恐不宜叢為進次追至乃共向山陰
勝之丞從視徳次等棠数人方擔并欄之破至皆双

進人予曰閭村人正新山中樸樕若擇烏桕移種我田我將酬勞以賃也曰諾黄昏喚德以歸○娩歸歸贈大和柿及青柑○宗家賜賜○初與青村孝也約著親族昭穆考一卷以呈廣瀨氏一家制度青村曰觀迨某未去成之至此予欲令孝也筆記予所口授令光太郎助之而青村其詩抄速脱稿也曰雇孝也光太郎居其側曰我將待我詩脱稿九月初一日上途如昭穆考雖我不在先生所為誰敢持異議予謂之不憚曰我家昭穆不正叔少於姪即居第行且同姓

相娶從姑與姪相配義子既冒我姓繼我業宜見視而義母視如路人青村與孝也呼以兄弟則嫂夫人均見視可也而偏厚孝也呼青村以公不啻路人遂至孝也少年當遊學也而不得離左右青村長不當侍左右而不廢義母宜屯遠遊也原其由昭穆不正故称呼乱称故乱故親疎不別家政壊敗殆不可救也今欲一朝革之非我三人主持之勢不扞格難行也是何等大緊要務青村何為敢日不留其意如謂我去此地一歩則路人也我恐人尤其薄情五年之勤一旦飛墮也乃令孝也傳予意孝也曰今日見既規先如大人意兄頗感悟矣○留進次宿孝也許○仁藏來乞唐紙十四葉

二十七日

令三僕及福藏之山陰種胡蘿蔔遂至中洲會及建雇夫二名曰桂雇夫一名歸田○進次告別乃約送青村至其家○飯光太郎○召孝也曰龍治既讓家政於汝汝宜綜覈戒疎懶也且舉一事汝嗣母食邑粗須速雇舂夫別搗一二斗又曰汝迂闊徃々為人

所包容姍笑而不自知也曰謹奉教既退携米一二升來曰從來上嗣母食如此大人謂猶粗乎予曰汝且退問廚婢果如汝所言乎孝也去復來曰實如前言予曰然則我告汝其實是米我所贈我不耐閒嗣母嘆食粗糲贈米既罄昨日復贈之然慮汝聞之或大愧故唯以須速雇舂夫諭之是蓋父子不責善之情也而汝猶不知是我所以曰迂闊不自知也且以我言詰廚婢去復來曰米即大人所贈前言廚婢欺我也予曰廚去汝室僅咫尺而為婢所欺如此是我

所以曰擴棕穀也○青村曰某昨夜謁南陔公告東
遊伴得允今日上書縣府告讓家政於林外也○仁
藏來耿唐紙○午後携箕田武雄（先是代部五為我寺侍史）出途
遇至賢（塾生前日相見）要之至中楚大呼福藏移舟出迎至
中洲視所筵既坐樹陰與至賢論學至賢並攻朱陸
陽明學自稱備中人然不識其地理曰幼時出家子
疑之至賢去申上牌至山陰路過加隈從、見禾穗
為虫所食方丈之地不遺一粒本年稱近年未曾有
之豊熟而如此不無憾也問何虫田夫曰俗呼寄虫

非火攻不能殲殲虫視徳次葉歸○夜訪兄青村在
座曰方自縣府歸也問上書件何如曰某聘紅林伊
九郎紅林曰我將見山椅子謀之與青村歸○阿吉
來告明夕迎新婦請公一房皆臨

二十八日

終日雨○與青村孝也會逸見樓謀作親族聘禮考
口山將信太郎來青村送示郵報七月二十六日外
國奉行小栗豐後守目附溝口八三五郎（目附都察）謂
本年魯夷請假對馬內地官允之對人不可五月二

人奉旨至對乃歸具奏事狀即罷益失旨也客年刺
太閣先者皆因于諸侯即往、病死至此獄笑大閣
和七郎蓮田市五郎森山繁之助杉山弥一郎金子
孫四郎岡部三十郎杢五六郎斬佐藤鐵三郎放既
而幽于六御長五郎氏數子所謂殺身成仁者後世
必有公論也先是水戸士數十人奔薩摩邸官命復
歸水戸云○文右衛門來曰又達人將洗御林先生
宜橋以酒數升也予曰諾又謀賀茂三郎氏松林予
曰前日既定價金六兩然我以淺三郎過我僮僕懃

懇將特加金二歩過此以上非我所肯也○已下牌
與青村孝也赴宗家婚宴午後室氏携媳婦二兒女
孫至衆數十百人各有分職予獨與兄閑話南舍（兄所）
居阿信戲曰人嚴憚公亜我翁而皆欲叔母來料理
諸務公早來叔母逢來皆曰何饕餮之甚兄曰大昨
年福原林之助者自称精西洋流兵學游中津別府
府内地方教授土人又自称旗下士長崎奉行察其
姦捕下獄前日中津人八人別府人烟草屋某等數
人鶴等後藤今四郎父子等數人（今四郎及烟草屋皆予所識ヽヽ）

被名赴長崎府內是永平內子某等數人亦將應召
赴長崎今日將過我家予曰縣何故被召見曰皆坐
林之助教者官謂教以妖術故究問而已言未畢會
人報是永君尋至予避之宗家樓上七三郎來致谷
口惣助本月十一日東曰是永所携也東曰青浦托
紙包三送上之取錢二百文曰旭翁所買物直不足
以此補也敢告客去見曰是永不能携紙包來曰他
日辛嶋勝藏當致之戌上牌千原與次兵衛夫妻携
女至千原欣右衛門夫妻池田八郎助從至予及青

邨孝也先接之而宴松兵衛仁藏次之初羞餅汁松
兵衛歌祝曲飲用瓦盃僕歌祝曲三闋主人導新婦
入別室行深盃儀既復出供膳半新婦又入別室行
華髻儀既而孝也夫妻招新婦別室與婿醮些復命
曰婚儀成主客交賀酒出羹二換桃谷彌兵衛等出
侑客時天將明予退上樓假寐室氏歸

二十九日

卯上牌起二兒而歸○雨晴○令三僕會作一所携
二力之中洲○雨欲下不下白生踟躕令孝也之中
洲捻察○問德次曰卿何不之山陰曰昨今兩日甚會
計也○山崎信太郎東青村曰先生欲讓家政林外
君件知道了唯律無兄傳弟之文勢不得不呼準養
子何如初竹尾君時文玄公將養子範治然縣吏以
予故不許遂予以文玄公爲父範治以予爲父孝也
以範治爲後他田君時文玄公以官籍火實甚因高
橋氏改書法皆因實於此予以文玄公爲先範治以
予爲叔父以孝也爲翁至此山崎紅林二子復欲改
書法復竹尾氏之舊予怪之欲令範治孝也問其故

範治不欲曰高橋氏既改竹尾氏書法今亦改高橋
氏書法則所謂律在縣吏手明矣今明府卒後明府
將來屬吏皆將代異日林外與後吏善復改書法復
高橋氏之舊何不可之有今欲强改韓恐不行予曰
善○令先太郎口授議青村孝也書二通筆記之○
晚寬度來留之宿圍棋

九月朔

遣磯五郎等於茂三郎氏取所托薪○遣磯五郎福
藏等七人於中洲○卯上牌之宗家謝先是青村周

予及孝也告東游於伯嫂嫂不悦青村欲免周旋然
難暇請之爲予告兄兄曰諾抑諭日児源兵衛有嫂
夫人以孝也既長邑欲青村讓家政焉故輙許其來
遊之語是欺我也予曰謗既至此公莫追究往事矣
兄供茶粥予誦規青村辞也郛文二通兄曰善已下
牌歸○候伯嫂病昨日宗家室後阿吉松兵衛夫妻
阿岳皆腹痛吐瀉而伯嫂室氏孝也夫妻阿芳索家婢
亦然皆疑有蕈中有毒物伯嫂阿吉尤困○幸右衛
門携日隈人一名來曰隈口渠成願賜助力銭乃問

孝也謀曰例有餞銭可曰七十六戔予曰本年宜殊
有百九十銭以我中洲往來頻繁也○午後携勝之
丞出始過隈口渠至於浦吁磯五郎出迎側有虚舟
令磯五郎棹從離岸一人追至曰擘我舟爲往磯五
郎曰暫假而返之其人笑曰兄操棹至拙須讓我乃
回棹其人一撑即到岸磯五郎曰午許林南田關界
今將闢林北顧定庸挟予曰東須到地界處止北則
無涯西須以畜作界也申上牌始畢二畝乃歸○今
日將趣昭穆考草然以嫂疾止○令孝也之宗家謝

新婦贈三新婦贈浮石一筐三把二児筆七枝室氏鉓遊謀家事○德次
由今日伊兵衛元春到此陰共謀婢僕溷厠處皆曰須
更撒茶塚下之土數丈公顧明日就指揮又曰久哉
黒人有把梅樹者責之明日須發四五人取之○今
日與兄約謁龍馬場神祠既而以將之中洲違仁也
索謝之後兄東不逢

廿日

購日今磯五郎取宗家米一苞今日春之○先是予
欲買米豐島屋曰善次有故豐嶋費之今日遣友助

取之○令福藏作一及二力双名一人曰桂之久我里取
梅○招岸喜課新店件○孝也兒新茶諸生兒寄二
人兄曰河村生次郎弟曰河村理三郎唐津人皆行
東脩○辰牌與德次之山濱三四匝方在澱座下一
人見曰某亦久里住德次曰伴人即獻梅者又曰伴
人將立井欄然石工未至袖來路訪彈助不值既而
追至乃謀橋及遠洗御林酒彈助曰此谷米共新何
周橋先是丈右衛門竊傳彈助言曰洗林有賓同光
出宅前而自牆外皆宅地及牆未作牆地形似有也明先生當患酒

二三升予謂出彈助意故謀之而彈助云〻予疑之
適文右衛門至予問人数幾何曰四十二三人彈助
曰先生強欲患酒每人一合乎乃謂文右衛門曰我
將贈五升石工至置礎彈助尤之曰先生宅粗而井
礎及欄過華恐不相稱也予曰然其謂謂島喜德次
曰夫有宅而有井有井而有欄今費金九両宅而鑿
金二両二歩井既不相稱也既鑿二両二歩井而設
金四両欄尤不相稱也二子及匠皆不可今見礎石
此欄更華不稱之極也然成事不諫也彈助曰為公

日閒瑣事備忘　卷四十一　四五

周旋者述謂如是冗費必多予曰然而二子欲美礎
其意蓋謂古人云改邑不改井今後数百年旭莊
宅趾掌莽間唯遺井及礎也已令後人想我彷彿者
在此故美之也彈助笑曰然則宜也令双逮久一移
茶数坪及梅数株以增闢宅南地而立廁也凡山陰
地鑿及二三尺輒有一片以窗鐵處極硬以下每一
二尺必有一帯横皮皮下土性必換色亦随変黄赤
層〻並閒闢未未經人鑿者予屢謂傍人曰詳人謂
洪荒之時屢震而大地定一層即一震視崖岸崩墮

處即知此地震幾度也我因此言常以闚觀造化之
秘為樂也今日數層下見罅隙處予觀剝之則有似
破瓶者質堅如石然其出陶窯莫疑焉洪荒前物乃、
來示彈助德次等皆称奇不已蓋山嶽有石花之類
也双建人既入林斧聲如風雨殆不得語福藏等擔
梅至巨幹高四五尺既枝傍有蘗如小指種之庭下
薯田畢令福藏等之中洲午時彈助導帰其家途逢
阿初送餉曰尊夫人将来求華予曰我将之中洲然
止僕室人强促来彈助供飯既贈杯二枚曰従未飯

日閒瑣事備忘　卷四十一　四六

未有如今日粗糲下箸者室人之過聊以此識一儒
見曰某名實幢居外塾屢見夫子然未言也彈助曰
此人美濃産家世自京師携帰托林外君矣又有二
客見彈助訟田嶋人紛辯匯至守實驛嚇一民家要
金三十両乃辞帰飯亭文右衛門曰獨者田島公竊
言先生帰酒有某過漏之役人皆喜觀邀歸者予曰
諾然益疑之問之德次德次曰獨者文右衛門謂先
生并賜者兩時先生在田嶋氏今知其詐室氏携二
児阿國塾生叅然至予曰河邊曰途逢文右衛門曰

今日我輩為先生制蕪穢先生謝以酒五升及肴料
一緡錢[百九十文]妾謂士人助役宜如前日例遽返家付
酒及錢故遂予曰卿為彼被瞞矣彼自来薪耳德次
曰曾謂彼愚也而彼黠至此誠奴連人也[及連人以詐妄名]
尊室氏入林不見葉唯蔆栗数枚申辟返亭夕陽映
射無所止乃設席亭陰地上開行厨偶適鍋屋利兵
衛過翁曰携家人来園酔帰也乃要啣杯嶋喜来視返
事同帰○夜與青村孝也起昭穆考草

三日

遣四僕及二力於中洲○終日大風微雨頭痛大発
廢務而臥○招元春謀斬中洲樹枝元春曰明朝且
陪游彼地○兄名青村孝也今雨窓問青村果明春
帰否既而青村以曰明春不帰欲速上途今孝也告
明日発曰姑[如]昭穆考雖兄去見將盡力莫不留之予
大嘆汝前日既稱兄以大人旨諭兄兄感悟矣今云
云即未感悟也我老悔為兄輩所賣也乃召雨窓告
之雨窓傳予旨青村因雨窓謝曰某非敢回明日上
途也唯以明春早帰欲今秋早往耳如昭穆考四五

日卒業某敢不待之雨窓遂問昭穆考大意予曰明
日我將見尊翁講之○今日以病遣孝也於山陰視
返○常戒仁也莫近井今日仁也墜小刀井中乃逐
之青村許孝也自山陰返為仁也謝室氏帰○夜磯
五郎帰家○作昭穆考如昨日○昨日宗家贈餅数
枚曰新婦家所贈敢須親戚今日贈之武雄○詞信
自兄許帰傳兄旨曰明朝来喫茶粥○磯五郎帰家

四日

寅牌令友助招元春至乃起孝也與之中洲友助作

一徒比過昇天橋東方既白然濃霧如雨不見物色
至杉満作一負予渉擦昨日磯五郎等所闢導元春
遍視東西二洲又謀洗林元春曰須首置佃戸不然
洗林樺樹勢皆不可行也北涯有虚舟棄而渡過淨
明寺[比]卯下牌帰閑磯五郎帰既之山陰樺蠶至今
二僕追往助之○與青村孝也訪兄示昭穆考草既
而喫茶粥兄欲觀山陰乃返青村孝也戒室氏作行
厨午後與兄帰家[僕]待而窓既而至山陰青村孝也仁
也獨次從途過彈助氏不値初途逢德次曰今日有

事不得督匠事也頗令友助等移材三僕方歸食僕
其至移屋材在礎上者島喜亦至助之兄以下皆坐
辛友助擔行厨至方飲室氏阿信正也主兄褒冷做
予所籤裕衣招嶋喜與食既而畢導室氏阿信觀我
所種蕎麦摘茄時日没過櫻堤（山陸至大原渠上多桜櫻、、）歸途
途寃度送至○島喜徳次曰將卜日構屋行上棟儀
何日可乎予曰初六可島喜曰然則今夕請作升綬
又烹烊乃命磯五郎等令塾生助之○在室氏訪宗
家○與青村作昭穆考總論未畢光太郎来青村曰

某欲擇宇治及幡等幽間地閑棠何如予曰今後我
居浪華三洲（光太郎号）居浪華文壇件行將歸我黨皆悦
○存也為丑六乞字

五日

先是島喜為我買竹數百竿置之門前今日令三僕
移之山陰○昨夜寃度宿東家今日謂之曰今日丁
先子忌菊陵以先子嗜茶粥將薦焉又欲以吾子則
先子之所愛供茶粥須速往南陵氏○遣青村存也
就兄言曰兩辰歳弟作系譜陳今後宜革數條然到

今因循不革今又作昭穆考欲立一家制度恐後間
數件如初故預問數件謀也一曰淨貞公房出二宗
兄曰淨生公弟曰藤左衛門君淨生公即我曾祖藤
左衛門君別居用松淨生公房唯一宗即我祖淨之
公淨之公房出三宗伯曰即淨公仲曰淨喜公季曰
几雲公即淨公有二女無子淨喜公即我先考其房
出五宗長曰文古公次則公也次曰棣園公次則秋
雄兄次則謙也几雲公房出二宗兄曰蔡華居士次
曰猪三郎蔡華居士房唯一宗即兩窓也猪三郎有

一女無男納松兵衛為壻而公無嗣以兩窓為後於此
蔡華居士宗亡几雲公後唯松兵衛一宗兩窓几雲
公適孫出兼大宗則公宜為几雲公置後也然以有
松兵衛不為也然則奉几雲公之祭者松兵衛耳公
宜厚視之而今式微日甚嘗無振救之策敢問何故
二曰松兵衛兼几雲公後為淨貞公六生孫仁蔵兼
棣園公後為淨貞公七生孫均義子也而仁蔵居姪
行今以為兩窓女壻躋班松兵衛上此還昭穆也大
棣園公者淨喜公之昭也几雲公者淨之公之穆也

引周封文王第爲公武王第爲侯之例則凡雲公之
孫當居棣園公孫之上且仁蔵少于松兵衛殆二十
歳而班其上蓋以棣園公後官許称姓也大事有内
外外事須上官之所上内事須上家之所上祭者内
事也而仁蔵常班松兵衛上外人未必知官上之之
故雖謂以爲兩宗夏婿之故敢問何故三曰往年陳
子孫不宜襲祖先通称之故曰棣園公通稱三右衛
門其未没吾輩皆呼三右衛門公仁蔵若襲其通称
吾輩皆呼三右衛門次一三右衛門也昨公之今次

之不唯不忍也甚不便稱呼也再時仁蔵未稱三右
衛門我唯設諱取譬也公既約我説後数月仁蔵遂
襲稱三右衛門而公不禁敢問何故四曰往歳陳子
姪不宜呼父叔通称之故毎後兩宗潤吉仁蔵等皆
呼秋雄兄及我通称如初大兩宗我姪也潤吉仁蔵
我從孫也世間商家猶子姪無呼父叔通称者謂此
非礼也而我廣瀬氏官許世稱姓帶刀往歳庇勛氏
之訟官直称兩宗氏爲士家官既士視我而我以他
商家猶不敢之非禮自安敢問何故五曰淳喜公後

初四宗以第以將蔵文玄公後故別不立一宗也後
文玄公以孝也爲後令第別開一宗夫祖先以出宗
之多少卜餘慶厚薄淳喜公四宗更加一宗福莫厚
焉我別立一宗即表先考之德也三兄皆無男弟獨
有三男子而凡雲公後弐微天之厚廣瀬氏在淳喜
公淳喜公之厚子孫在第家亦不得不自任也而諸
兄皆得淳喜公手澤所存者以示子孫兼獨以嘗將
蔵大兄後不得示子孫物願須之此五件弟當面陳
然想労公兼聽故遣子姪願安閑之〇作丑六所爲

書千紙仁蔵所属四紙〇已上牌遣仁也索兄白公
若展墓願陪答曰速来即往青村来也方與兄語子
室出曰叔朝來理髪拜神諸務願繁今僅発言而公
至請待今夕畢緒乃與兄出寛度従近大超寺翱師
方來見我輩迎既展墓見師師曰今日將賀潤吉君
新婚謂今日尊先君忌日公不忍拒出家也供河漏
麪遂導翱師迎兄居而食予話越飛山川奇險状皆
悦未下牌與寛度帰〇青村來也見曰謁有南陵公
曰御華翰退就見遂言旭荘意也乃告兩宗叔父

叔父所言皆正論然於時情或不合也顧更與家翁
謀如稱呼非禮及復叔父以祖先遺物唯叔父意之
隨也乃從遠二人見許返曰南陔公曰前日讀昭穆
考総論甚善擇日晩稿會親族討論○申下晡携武
雄至山陰視工事既歸島喜德次見吉明日往行上棟
儀○原文蔵来右文通蔵一回○拕宗家舍人来見新婦室
氏曰新婦初見親族姑率之例也今令舍人率何如
予曰不有以既舍人曰今夕婦歸寧過公門外故私
覲如初見儀姑將親之也○今日仁蔵来贈潤筆金

一兩不値

六日

與青村孝也謀觀新居上棟○令仁也問兄二婢曰
今朝欲来伴食何如答曰何用見問請速臨乃往島
喜見曰德次令一匠報曰昨夜盗入新築場鋸截棟
及數柱疑田島匠所爲也先是田島匠預籌井欄之
費予及島喜德次以其貪然之故怨我也乃與兩息
謀令島喜告彈助就兄家孝也未告山陰盗状予曰
既知歸○友田久一来告渡井且置杉皮井屋上乃

令作一友助助之令礒上郎洗疏○島喜歸曰彈助
將會伍長尋盗也某視棟柱皆中要害處僅斷一二
寸即使全材不成用其係匠之爲明矣某見彈助曰
令德次報昨夜有盗某將往視之過公門外故竊告
也廣瀬公當斧一介與公謀也乃遣孝也告彈助曰
我不忍欲究盗唯恐其類為仇山陰距我十四五丁
我不得每夕遣人守護彼既仇視我更繼燬屋或井
亦不可知也奈之何孝也亦歸彈助令伍長茂三郎
等四人来向村民無状甚懇如材木我輩將保之使公

無憂今後若有盗皆我過也公更不須遣人守護孝
也歸曰彈助曰決不須遣人守護也既聞語兄曰我
恐盗聞我言故云再今夕竊遣人守護盗若開来捕之
亦一策也○埜生吉本信次介新恭書生島原植木
定淳相見贈有貲○與青村孝也坐速君摟討論昭
穆孝後藤梅嵒自鵠寄来訪令孝也接梅嵒贈有貲
曰在邑田逆旅他日復謁○德次自山陰歸曰衆匠
皆憤盗所為終日努力既換材斷礎既完備矣曰明
日必上棟也○夜之仁蔵氏謝孝也来曰有事于主

人乃帰○今徳次作一為山陰○今日久一等以後
井乞酒一升命友助贈之友助破匂自謝久一等予
復買酒宮氏曰友助無日不破器物而不顧曰既破
顧之何益夫破人器物已以孟敏自居存心如此奈
之何予曰須戒○今日召雪庵氏媼按摩

七日

卯下牌菊之助自宗家帰曰叔祖詞翁頃兄将侍公至食
乃遣正也告将之山陰○孝也告午時招兄上食○
辰上牌諭弾助不在其母曰児既之先生家而謝蓋

洪公未往路異也遂至茂三郎氏謝至山陰徳次曰
結構将自午後始乃帰○阿信等以買香魚未獲欲
中牌招兄予曰我以午時伴食故帰申牌則将復之
山陰乃促作食孝也作粟飯令数人脱粟皮又以刀
剥内膜予曰須用磨鉢去膜也不然味過淡孝也曰
南陵公嘗謂児曰我憎粟飯有膜色予曰可疑○壽
一郎為肥前遊僧乞字○午時孝也招兄父子松兵
衛仁蔵善於遠思楼飯出予問兄飯何如兄曰恨飯
無粟色蓋用刀去膜故爾予顧孝也曰疑釈矣未徹

梅嵓至客数洪孝正導梅嵓出訪弾助弾助曰十手
所指其厳乎賤既獲矣唯思處置之策未得也至宅
地結構既半仙平洪徳次指揮衆匠予導梅嵓遍観
我田黄昏帰孝正自田島予及梅嵓自大原至金千
代磯五郎携燈出迎梅嵓去○夜洪青村約訪昭務
考於遠思楼予後往青村立楼下呼曰有人乎予走
進徳次在側狗僂且呼大変予問何事曰宿媼多瑛
奉几上梯而墜創甚多瑛肥築如角抵者徳次羸弱
不能抱起予呼磯五郎作一皆走至扶之入庵勝血

流衆不知所措予取難子白醸木綿貼之創口血止
令成章調薬又招元齋未至與青村上楼語亥牌帰
孝也曰元春縫多瑛創口寸餘初在多瑛側時而忘
来致青浦八月八日東日府内人所送披之有翻稿
八郎藤井藍田山中梅屋棗青浦云尊夫人所属諸
異画此幅送上別有目録請照数収納如其直金二
歩一朱銭二百文既取之谷口氏矣八郎云芳訊至
義先生山荘水亭之勝不堪神往所台摺作異日録
呈乞正與千村氏尊来既守脚夫畢秋来僕及拙荊

交病故久不候安家翁有新聞呈劉子恐不免遂家也乎右衛門劉子所揭教則如喪士劫東館不復記其一云七月中征夷府寢殿林下獲一死倒有短銃一挺松魚三筋不知為何物又云水戸公憂浪士跋扈請故紀尾二公二國共率東下者五六百藍田云聞尊大人小恙爾後尊候何如荊婦呈楊枝針若干祈叱存數日前九山會我十一吟社於城外酒樓言及先生皆延頸望東上矣梅屋云泉久病廢筆硯屢得芳訊不能報萬祈海容

八日

名福藏至命洪磯五郎作一之中洲○友助徒德次之山陰○令仁也之兄許告我將來食既而往飯畢歸○孝也曰雨窓將招五岳且錢範治令兒請大人○午前將之中洲梅崖適偶至乃尊而往至杉渚呼三僕出迎曰水淺不能負公渉乃借渡舟從玉僕方憩前日所艾剔榛莽之乃設席坐火論朝來陰晦至此朔風擘面僕輩呼寒不已視全洲至北偶見多鋤隄草并沙崇之蓋將焚培田也乃謂磯五郎曰汝須見幸右衛門曰隄草根蟠結稠恐壞決況剔之乎速命佃戸禁止也勝之丞負行廚至既食令三僕採柿實或用畫叉或躋枝獲百餘顆凡十餘株皆然宜乾者今衆既摘者子皺澁汁是其遺也福藏曰我未見柿如是巨者今後莫早摘予曰我買此地既五六年未嘗摘一顆皆為人所竊故先摘而已其遺亡幾故竊者不留意也未下晡盛柿於簣令梅崖勝之丞擔之歸梅崖去青村孝也促赴雨窓招五岳在坐雨窓欲招梅崖乃令孝也東報之至松兵衛仁藏光太郎

等來會先是千原氏來嫁潤吉五岳媒之故今新婦行酒松兵衛誦賀曲四海浪梅崖光太郎請觀兄所藏諸畫幅曰諾未撤飲將令作書畫予避於兄許而話阿吉來供飯亥上牌友助來迎歸○青村欲十四日上途兄亦將之府內予與青村約送之村上慎次氏與兄約送之麻生春畦氏至此曰我無蘇子君之術如之何兄曰勸範治共赴春畦氏迂路僅四五里耳乃勸之青村曰諾

九日

微風細雨○文右衛門來曰明日及逮有神祭請携
郎君枉駕○巳牌與青村孝也之宗家賀重陽○今
磯五郎福識之中洲作一友助之山陰○遣孝也告
島喜至與青村告之曰初謂金九兩買改屋氏屋舍
五兩充友田久一庄貨金十五兩充材木及匠賃則
金三十兩而新築成也今匠賃既過十五兩材木直
亦然前日役費金殆百兩費日既大旬而未成何違初
算之甚今也材木竹石略備須令匠算之而一切委
之我唯責其成約曰算之不違否之得也算之違否

之模也如此則彼必當日夜成不速也矣島喜曰然
昨夜既與德次議將一切委彼乃召德次謀之德次
曰某當一切之任素所欲也然群匠多我親姻不憾
我獨專利且退令群匠算之而上成案公決之○室
氏携二児之宗家○元春子威次來賀不値○青村
孝也赴五岳招○雨窓來賀既去東田佳節風雨登
高既難青村林外亦不在公又不堪寂寞家翁亦然
叔母欲歸其溪留之詩公至將一獻乃供而窓夫妻
飲我夫妻於速新婦行酒児及善治彌兵衛松兵衛

定兵衛來會國下牌歸○孝也見鶴陽梅岩先太郎
仁藏曰五岳氏會散也觀席上所作書畫○作一歸
家

十日

終日陰雨○遣二僕於山陰以雨即歸○卯下牌與
青村之先許伴食既而議會親戚示予所著昭穆考
及總論先曰鄉所建白多因古禮今人或不能行強
之則外從內違不如熟講而緩行也且與雨窓謀與
島喜約午後之山陰歸○午後令德次從仁也赴文

右衛門招贈酒料三百錢○遣孝也識島喜曰雨甚
不能之山陰○先是作誠孝也和文十餘則今日使
壽一郎淨寫既而送之雨窓屬台孝也模之○晩招
青村會昭穆考稿曰請明朝再寫○令友助迎仁也
同牌歸文右衛門送赤小豆飯及肴○至青村許曰
雨中無聊且與舍子鬪棋賭温飩何如青村曰試賭
金二朱乞詩卷批先生及林外批之將呈二朱以買
温飩何如予曰善乃取一朱買温飩比喫畢仁藏至
曰南陵公令某告曰獨有約十四日同窓春畦氏今

日聞春畦從兄弟右田寬藏子某將迎婦於五馬以春畦氏爲媒之館期在望恐不能使我輩且留予曰青村亦不欲致珠之遊然以與我兄鈞勢雖中止頗困今兄欲止章矣哉○昨日與青村借宗家傘二柄歸予曰從來借人傘段未上座先返之我家例爾青村取予所借傘曰我今人返之昨夜予問宗家舍人今日返傘果至否曰蓋至矣今日在兄座宗家舍人問公果返傘乎青村曰我遣姪宗之助返矣舍人稱有疑色予叱曰汝謂我詐也乎其人謝曰不敢今夕

予亦坐孝也席忽疑宗之助未返傘令孝也召之至問吾子果返傘乎曰昨日某有事不能出門令勝多返傘勝多亦不能出門贈之錢五錢五不能親往遂屬一童返之矣乃名童至曰某至北廣瀨氏問而先生謂予曉治及至乎曰二公既去吾子有何事來乎曰竊傘也曰既借我傘去吾子須攜傘歸既歸白錢五矣乃問錢五曰今朝長光太郎妹過我家借傘某取昨日童所返傘賃之長氏至青村先生許比出不見傘更備別傘歸矣乃招青村召宗之助狀青村曰獨者阿

信告宗家屢遣人來曰傘未至願返之某疑宗之助因鞠之方得實然以傘失適令塾生索之未獲也予曰我今朝叱舍人今則甚愧吾子宜走一介謝宗家也青村乃將遣德次不在將遣阿信仁藏適來曰獨有某來見我傘在廚内問取去昨日宗家賃公二傘即我有也宗家欲返之於我故屢來問也予曰我責青村責宗之助宗之助責勝多勝多責錢五錢五責童僅一傘事情重疊至此而吾子偶見其傘不告取去偶合之奇亦足吾子願以實告宗家令彼無憾我仁藏曰諾乃止阿信

十一日

之兄許伴食兄曰大昨日卿之昨夜謀更有打戶者曰自仁藏氏婢起開戶闚無人詰朝往仁藏氏問喈曰無此事甚可疑昨夜仁藏來辨傘件大笑且曰世之嗜眠者莫過西家婢（西家謂予）前夜某之誤市不歸家人謂在西家令僕打戶此婢開戶某偶歸相視謝婢而去婢眠未醒謂無人叔祖來問時某不在王母及母皆不知此事故叔祖以爲怪事實婢眠也卿歸問婢

将何辞答之○午時作籌算計招青村夫妻孝也媳婦飲之仁蔵偶来共焉○先是作規青村即文令先太郎写之至是複之○雨窓招孝也授予告文○磯五郎帰家○終日陰晴如朧朧目眩頭痛大発瘀瘵屡臥屡起○今孝也致昭穆考一巻於兄東日茅欲兄悉會親戚因弟所建白立一家制度別尊卑明親疎辨同異序長幼正称呼敦孝悌而兄及雨窓謂諸侏未可行也弟察其故知兄強之唯称呼即名也夫子治國以正名為先治家亦然兄請莫為世人所笑

先是兄欲以雨窓女阿信配青村予難之曰青村既為文玄公後與雨窓従兄弟也不宜配従姪女於是兄養阿信為己女嫁之至此又欲以阿信貽弟七三郎為青村女阿国婿予曰青村既與阿信為夫妻青村女即阿信女也嫁配其父弟配其女不可以為訓兄謂阿信既為我女則七三郎其姪也以姪配女何不可之有予曰凡曰養者假名也如家記及墓誌當因實書也異日人作青村墓誌曰妻廣瀬氏女某嫁廣瀬氏弟後人姍笑何如兄冥頑思（予不親與兄問答孝也傳兄旨）

（予善如是）故東去○

十二日

終日霽與江都大阪故人書皆薦青村也○孝也告将趨縣府之命路過島喜氏日午後願陪赴山陰○青村孝也告曰我二人不欲阿国嫁宗家阿国亦不欲寓宗家故将令阿国藉之助従阿信居梨陰荘令阿信侍母氏前日所須龍也金三百両托之富商年収息十五両以充阿信子女三人之用孝也又年分金二十五両充母氏之用計四十金阿信出納焉而

孝也以文玄公遺金千二百両之息及書生束脩充自家之用何如予曰善且告雨窓二人曰阿信以阿國非其所出頗難駆使之欲以仁也措之（仁也之於室氏猶阿国於阿信）令阿国寓伝許何如予曰善然我已推七三郎配阿国而置阿国於家雨窓夫妻或将猜我所為也青村去後阿信以其私遣阿国於我許則莫嫌也二人曰實如尊喩既而孝也曰児告詞件於雨窓雨窓悦作一来命與友助移竹木及叢於山陰○午時令仁也従島喜答曰某将適益山陰而會公乃携室氏

徙勝之丞德次徙二久一文右衛門等方葺屋既半成予與德次經始溷廁稍久島喜至共坐亭今德次葺記障子襖邦俗皆用紙障及席之數預籌之曰其費當金二十兩溷廁費當金十兩更以三十金充樓及牀之費則苟完也初久一與青村籌曰故屋氏屋九金我運搬費六金障壁費十五金凡四十金而成今二倍十九金而未了也昨年來物價騰躍遂及從夫價倍他日人或謂喪亂之兆憾不令同食者知也申辯導室氏過觀田至石泉阪思喇正也呼既德次負之至正也

曰兒孫友助來矣乃歸○孝也致兩窓東及菟考紙裹東白前日公令青村林外言曰先考没時我偶不得遺物也家翁藏先王父紙裹一鏝今以贈公物玉父遺命記一卷載賜公羽織一故衣一小權衛一戒疑當時忽忙不及公乎將公忘之乎乃送卷供覽之〻又曰葉今日拜謁公不在故留柬也昨日致公規喻一卷於林外林外恢然告○申下蹊至兄許謝予出大和椒五顆曰今日在山陰會所神官紫來贈此矣兄留伴食日没至雨窓居謂之曰前日我謂範孝曰我始在此地閱一家則先君之子分宗者爲三也文玄樣園二兄以先考在時分宗各有所賜爾時我猶在伯兄家今既不逮先考也獨無此所賜仲兄現承大宗則宜代先考有賜我以示孫子也非言故私之謂逾友助來迎而去雨窓曰某將訪青村乃俾歸友助遂乃責其慢○磯五郎歸令德次責其違約○兄欲携示所珍松化玉雲州玉及寶貝之府内今日致之

廿三日

遣三僕旅山陰閣燕田○東潤吉借米一苞○遣孝也於平次郎氏問前日所托緘谷口福田二氏浮沈便姑逆曰平次郎妻日拙夫數日前自大阪歸今日儻不在○兄來告明日之府内○阿吉與叔嫂阿尚携新婦來訪○阿弘來見室氏○室氏之宗家○晚令孝也又之平次郎氏返曰平次郎曰謹致尊柬於府内大村二郎矣○太昨年菊池尾州東示詩卷今日別寫一本批之又裁回柬將還示我詩卷使壽一郎寫之○伯青村携昨日來所作諸柬宗助泉外府柏清秀

（魚二尾及金二朱、方一朱錢百文）青浦八郎十一吟社諸友飫村將昔
藤森問嘯芳方山玄圃（一名東一通）奧山中書松田右兵衛
（二人連名東一通）羽倉君（東外并老柳一ト包）高橋君（及近詩稿）磯部勘
五郎君（一名東一通）坪井信良（東外并潔一幅）坪井信道宇田川
興齋室松太郎答貝宗兵衛龍井又左衛門（一名東通）林
幸右衛門（中包一巻、香魚一箱）菊池尾淵（東外并近詩稿一巻）添等凡十八通又
謂青樹曰吾子請為我中僑井肥前吉澤雄之進二
家名贈香儀各歳坪井誠軒墓又見伊東沖齋為我
送香與一箱答曰諾思視壽一郎所寫詩稿多誤脱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一　六七

字乃謂青村曰宜改寫送之吾子鄉里也（青村曰某翌々十日）
而去令孝也改爲以明外日趨朝○予欲送青村遂訪
村上懐次定勝之丞為從者○三十年前予為文玄
公抄韓文清讀書録十二則以貼屏風予来遊於屏
風於文玄公近年青村與孝也以屏風書易擴剝之
藏擴予曰我將作屏風速返文玄公書今夕二人謝
曰十二幅唯存一幅餘皆遺失願以文玄公詩十二
幅償之予曰諾然以其慢藏教盗不悦○作一歸家
○今日雑務百般然以作東遍勞不能細記

十四日
閑德次將隨青村之墓前令孝也述見島喜曰家翁
與德次答去吾子願日視山陰匠事答曰諾○膳青
村奎二百疋（以上昨夜之事）○寅牌起蓐足勝之丞来裝
又令勝之丞武雄然換文房諸具○昨夜聞兄以卯
上牌發將往別之潤吉來曰王父以昧爽發潤也遂
至平四別王父命歸路避叔祖謝○卯下牌孝也餞
青村予與爲仁藏來曰兼妹歸鄉轎陪行兩惣村兵
衛桃塢等來乃酌○藝虫將還青柳夜臺請作詩牌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一　六八

待其畢至辰牌予從青邨發家之助德次隨青村勝
之丞隨予已作雉室氏曰行膝長須綿二寸乃謂青
邨曰諸侯宗家彼上座走婢買虎田氏賜雨傘一柄
已而過鍛五氏戶外塾生數十人立過叔嫂氏告別
至家阿吉供茶予已梨一顆及飴數種而出青村行
入（衛）識家別乃千口侯花月樓上塾生皆會為雨窓桃
谷等別於熊取至賊津聞鶴陽五岳藤作文敬原健
作俟理兵氏入為出鍛五欲餞飲青邨銚路右店借
欄坐於上梅當光太郎追及水落梁已成追思曩時

澎湃所謂江山不可復識者（是時見四月二十四日録）至陂下入
僧庵將侍行尉主命飲鶴陽等先上陂呼之不顧青
邨曰彼一行兄飢乃從之嘲東陰雲晴風恐雨至此
霽日射大石矣如畫裏步々攄汀而路傍紅葉嫣然
秋色方闌至上立樹陰袒裼納涼一人趨來報鶴陽
等設筵店東草上而俟乃往鶴陽出携酒肴傳杯春
河豚唯予及梅當先太郎不肯下箸塾生又贈酒有
塾生別張宴青邨誘謝日斜陰轉屢趣穆庵於下降
來逢塾生齋藤陽斷三疊而別鶴陽及岳先太郎去

唯藤作文敬健作梅當送初欲至中磨宿然以送者
多改議宿森實（森一作等）四五年來如梅當觀耶馬溪至
此為指點峯巒巖石梅當恍中下降入森實文敬導
到祠東農家為主人宿豪屋宅飲饌頗潔席貼文
玄公讀捜神記五古二首予及青村欲以他物換乞
之知主人不許乃止忠臨溪上水聲如雨偶一律獻豊
耶馬路每攀吟耕多變初迎秋處秋晩送君過水氣
添燈帶山風乱酒後無思賊不得晩色送燕歇題日
送青邨至森實（宿蹟上農家）○雇一力報村上懐治
十五日

天明益甚○昨從藤作健作去爲其姻家今朝道宗
迄賄搭之返曰已歸臨矣○令楳當爲主人無容儀
七口画屋称山作溪亭圖予及青村題昨夜詩贈主人別
以金二百匹（足）○辰下降雨聲淅瀝乃上途諸峯出沒
于烟雲間行（口）占一絶示梅當（西風吹雨濃将起烟雲間意料天公）一路
意觀（有余意家山數君）過懐次來迎導至其家懐次乞青字
青邨欲今夕歸其郷總惚告別去送至四五村又下
乃跡姓仁藏梅當從次從青邨去勝之巡更進之
予逐懐次氏假寐於昨夜飲無歸送番魚銀與頭

已室弌峯其一予曰我欲贈懐次葉食晡調不見其
一峯日疑漢偏之也乃搜其餘一及已峯者於勝之
丞勝之丞悦之德次令朝德次返之勝之丞勝之丞
以雨故從德次已別予意不忘取之也令懐次舍人
追之午時勝之丞返曰某送至宮園德次曰我置錯
雨掛中役夫已携赴皆林矣予笑謂懐次曰唯是三
頭錯一峯一匹一携去不亦奇矣乃書扇二柄贈之
○夜懐次洪酒村之才兵衛者見曰三十六年前余
携高木豊水訪主人先君（詩及懐次說）其欲就豊水學画

追随探諸勝矣予曰雨時躋攀十日而九遇雨四年
前過此後遇雨今叟乃為雨止留数日今又遇雨蓋
天妬我欲探盡耶馬溪之比興也才兵衛出来稱期
先主人供新酒未濫者先生成漢語曰濁醪果始悟
新酒一名濁醪屢向人称之某常呼先生人曰先生
先主人指先生曰莫復呼叔曰先生某始悟長者在
坐妄呼別人曰先生之非禮矣予曰當時松本幽臥
備此地亦従探勝今奈何曰数年前已没豊水奈何
由亦然予曰然乃唯我与吾子存也属杯終話舊予

曰我年十八文政甲申従我先子過主人氏時主人
甫七歳先生人納成予弟子後予屢来豊前新田過
此家予年二十四主人来受業明年我与豊水至矣
○夜雨止陰

十六日

朝来陰晴至申牌初見日○為主人作書数紙○才
兵衛贈燕著○中津人明石屋三六来見贈漢魚二
頭備活放之○中下牌與慎次出過才兵衛戸外官在
道漢上距慎次氏二十許才兵衛出見曰昨夜酔言醒而下矣渡
漢橋逵於田際稍上数百歩至山下人家十餘更陟
上二丁許路小徃〻見巷中磐之地四面峻峯如削
成此地較有着趾処全山秋草如茵時見紅樹比到
絶頂顧三六在後偶才兵衛民聞我遇追従也絶頂
如馬鞍平処方十歩可与慎次対蓆面下更陟溪氏南
北相対溪流如帯到脚断中間出山入山首尾五呉
丁更有小溪自午未位出会為夾溪皆田黄雲平坼
南向下更陟急抜擦脚漸近過椎乗間凡三百歩許到
麓有猶山舎舎誰耶小溪山繞嘈巌鑿而作渠者欲覧

眼鏡処揮僅滴〻其傍有橋横倚杉数株傍竹欄
長十五間許水深而駛既渡沿而北下樹石青雅数
百歩至二溪会処又有橋渡則官道一周迄已昏黒
○慎次曰田島彈助患之父旧仕森侯今能住臺浦
喜作詩先生帰路相過迂路不過二里奈如予曰善
須雇一力預報之待其答而往也○昨日文敬曰耶
馬溪無甘無柑若有之我以百金買一顆我以百金予
語之慎次今夕慎次出二十果曰将来請上金二千
而出

十七日
昨夜大霧四塞天明猶不辨咫尺卯下晴始見日奇
炎如三伏明石屋三六来告游日田因属傳言孝也
轍我將以明日歸○昨夜慎淀庭一力約昧爽来而
不来已晴始東予曰水野氏距此二里比伻返无過
未牌我而我上途无暮不如直發也既而慎淀啓
雖然留我予曰奇炎即雨水也雨後又涼取徐雨果
於午而雨冷甚烈又恐晃日必雨至未下牌予遂決
意上途令慎淀導過昨日所渡溪橋南行山際潦小

溪二三丁大巖如屏風横者立水自其頂落爲瀑布
高丈餘路爲右山麓左山碧松柚於黄葉間其幹皆
赤予謂慎次曰曾聞國田半江描松幹用朱曰古人
或一爲之今始知其非杜撰矣路稍上夕陽在東
山而我步西山陰不甚熱渡独木橋東移則日影及
拿汗珠入眼怖不去手凡一里許山稍開秧田数百
頃地名春田有小祠頗陰涼欲憩群蜂趁之渡溪橋
過掛地鍛冶屋等地至南山麓有岐一向迤西一向
直東取東者過数丁地名淺小野豊前豊後合界處
過土人問日田乎玖珠乎曰我不知何郡也唯知我
森侯邑頻問数人答如知勝之巡笑曰未聞不知已
所住郡名也至此即馬溪之脉既絶山姿大変土山
截石者多樹葉分黄紅蒼三色妍鮮如繪過杞原仙
堂原等地渡地橋過杉朋杉盡路上雨将下楚母遇
回視南山奇峯如筍者層々重出其最高出於雲表
皆從麓至頂黄草平敷不見一木與慎次謂是亦一
種奇勝耶馬溪所無令慎治先行報水野中務氏上
十餘丁至東畑麓稍南折入家鄰繞地名香原渡溪

橋更南行地名堂迫又過地橋農夫後至請伴取田
際迂折繖流伴者曰本歳大豊實古今未嘗有也凡
稲一穗實百八十粒即爲大稔本年則有實三百粒
者去挿秧満潤中者亦皆實矣過獨木橋東折又上
伴者別還長田煙草石等地日没慎次與中務出迎
一二丁入平原卯又上一丁許右折村家八九地名
國八中務家在焉始坐主人見一小女曰此彈助妻
妹也具撲謎論居唯与女及一婢居以不自由爲樂
不圖先生頽臨也予問此地数村總名臺浦何故主

人曰此地名古後莊彌助姓古後即自此地出也大浦土俗所称官呼不用也此有高山名遠目臺而地當其陰盖以陰陽為表裡臺裡即山陰之義而郵音臺與大同和訓裏與浦同故訛也○月色甚妍而殊暖主人導東行數百步有小祠老木圍焉傍有微平處地勢東低西昂有疏數步主人曰數年前秋夜立此有物來踞蹲謂家猫也不以為意既而覺其大倍猫遂之則伏蔬間一擊獲之似狸非狸再時此獸出豊前豊後所知其幾千匹與人狎絲皆畜之或謂西

洋產獸放之古來所無而忽有之亦一奇更東行數百步返○夜半大雨

十八日

天明猶滂沱伏傘徙倚門外視地形四山如屏中間田數頃然無百步平地震乾坤三位皆有細路溪向乾位走則一綫天缺見大桶山於雲表北山足有一帶横林紅葉甚妍○午前雨止雲合暖稍減疑將晴主人勸探東北諸勝自祠前東行即赴森孔道一步下一步危四下路右見一山矗立百餘丈上大巖崱

岩下則土茂木自岩罅挺立秋葉之美殆不可狀而白茅黃葦叢生土上上下映蔟天然畫廻望國八南又有一山亦戴巨岩高相若而岩勢如醉帽將落未落予曰此峯景耶馬溪所無不休此遊也寫吞中騎卧号曰莫蹴蹲前路之百倍此地乃進益下先是所見路右之山即西北一角其東南連岩迤邐皆斷絕不可攀十四五丁則稍設土中獨成箇形而路右皆垣迤山黃葦到巔澗地橋路稍上山際平地如帶稻田無丹起時見稻桜於黃雲間遥見路右峯巒如牽掛名

八九自蒼松紅樹迷楙岀皆高數十丈予呼曰天下之奇寫吞曰莫蹴躑更觀前路稍到岩前有一農家與岩相距可二十間中間即田山自田外突起初帶土十丈以上則為岩土則多樹岩則蔦蘿耳霜葉勝木有點綴翠碧間溪激四聞更上右有垣迤山層々疊出不知際涯左則奇岩絡繹之所見起者不知其數高者數十丈卑者四五丈右應左接使人不暇左右撤閑有村名劍奉疑劍因岩勢名也右山稍東北張則路属焉遊上至半腹與岩高者等更上俯觀岩

尖簇々欲刺人然不若仰觀之好矣路傍有草無樹有時見老松四五株於數丁外十四丁至巔踏平六七丁則前路忽下坐草上眼界空濶平川以東平地歴々在咫尺間相距一里半云雨將下東南油布備出諸山糢糊不分鶯谷欲取生路歸予及慎次難之不可向艮方下地名阪上予曰既下阪而有阪上名何也鶯谷曰此東北有阪急下地名山下族云人家斷續路轉向兌乾之間左右忽見奇岩如立劍者無數比鶯之所見高且大數倍中間有池長可七八丈

間兩邊爭奇而北畔向陽本草殊美岩七八十丈者二十四五立予歎曰甚矣哉化工弄奇也岩畢則土山継起岩尖欲穿土而未穿者不知數皆帶黄草而岩崩落池心及田者又多予初謂耶馬溪及此等地皆往古地震土崩岩露者人或不信予亦無確見至此往々見土山經人發掘處輙露岩尖甚至六七丈始自信初說不誤矣予曰此地何名鶯谷曰毘沙門岩也予曰何岩之奇而名之凡也路忽轉向離坤間山並逼稲田狭長數丁有微濶処人家四五在池尾上

阪路狹且滑四五丁又下路設菅茅苦甚三四丁又上阪七八丁出於嶺頂路平然而下滑益甚慎次蹶打臂西行左邊俯視劒秦乱尖掽雲霧上如十錐破嚢現顛此地高可知也十四五丁稍下有微濶處村名柚木平人家十四五村間有祠老木環圍側有碑面書先祖墓裏有文細字糢糊大意曰柚木平村古在此山陰慶長四年己亥五月四日霖雨地震山崩水滯全村悉没死者七十又三人獨有久左衛門者以出守山陽裳兎村著姓云本田氏其子九歳出養

於河原宿利者家年既十六以全村人盡歸矣久左衛門謀移於山陽闢荒蕪獲田若干云鶯谷曰一村二十餘家皆本田及久左衛門後也山陰崩處奇岩呈露其底至今猶出骸骨及器什云予曰碑地之記載然此碑足以證慶長四年大地震如二豐奇勝皆出於地震無疑然視岩間古樹非近古也嘗觀飛彈越中震處一石間山崩石脱者亘數十里即耶馬溪及劍秦筑後長岩日向岩等皆同時而成亦未可測也但地骨元有異同故形勢殊耳又下數丁一周出

於來路生路遠焉可二十丁愼次尤驚谷不已予曰
毘沙門之奇足以償勞也申上牌迓水野氏○今日
書六言絶句贈主人園中芋栗今是都下烟花昨非君與吾身迹似但逕轉永相依
○夜雨淋浪如梅候○愼次稱臂痛見之無瘡予曰
筋違也明日當更痛哉有奇方愼次請教予曰猶冰
早

十九日

愼次曰今朝果益痛先生言既有驗願教方予曰俟
至十日後授之既而愼次過不已予曰吾子今聞我

方必易之至十日後無奈何之時始聞之則將試嘗
之也猶孔明錦囊計許臨危急始披之也且暫待之
愼次曰先生家距我一日程也發專使亦多事請盟
十日前無披而書方也予曰善乃竊書曰前日我亦
如吾子強忍疼把鍬耕三日疼自止矣紙包之書曰
俟至十日披之盟如是違者有冥譴援之○卯牌雨
未已至辰下牌忽止忽起主人欲相留予先着鞋下
庭主人驚曰何速也與愼次請送取舍北徑西行農
家高下一渓北走㵎声如雷砿惡没驚谷扶予渡路

左右山皆坦迤黃草平敷時見五六株松山後之山
稍遠稍高層々不知數路屬其間一步高一步沮洳
不見石葦茅交稿予曰此地構屋南北山皆我庭中
物而松及大石天然位置雖費千萬金莫能及也從
來地高者若無水獨此處奔流縱橫荒蕪尚可墾者
數十頃惜哉無遯世焉者驚谷曰此地無官租但踏
村正以數金則可獲矣先生有意乎蒸請周旋觀不
見勝之丞驚谷曰役公借我短几行裝中加之故未
東畢耳時雨止雲公佇立指點正東好山油雲尤高

猶在雲中勝之丞及乃去凡上八九丁徼下過平處
三四丁又下四五丁有岐驚谷曰右則出於春田左
則日田道也行人多誤是我所以送也涉徼流陟上
三四丁至絶頂南北山猶如初南山尤高處名遠目
臺即大友氏設烽處驚谷曰果嘗登彼巔陽海見防
長諸山予曰哉日田火丘龔肆窪寶南北最高处皆
有烽址知大友氏晰地理矣今則昇平人少能至者
北山最高處即大昨日所謂危峰與驚谷愼次約来
月若明年初夏而探而別峻下二丁許有一農家一

歩下二歩三四十丁左右山稍奇峭土山往〻見白
兔石而踞土若輙大石如屋布星散田間又有數家
地名無野更下四十丁許右峯時見群巖抽自萬樹
間其色紫翠樹皆紅黄宛然着色漢畫左峯又多紅
樹初下絶頂數丁即聞水聲稍下稍大脉自南北每
七八丁有砿皆没白波如雪及睒徑細如髮行潦盈
焉加以犖确傷蹤有奇勝以眼在脚下不得顧觀焉
憾地形稍闢人家數十即羽田村也入路左一家休
命炊飯時雲收視曡過未牌聞平原到此蓋里曰三

里而遠主人方裂藏松乃買二升食畢出過田際徑
出於水上水至此始緩廣可三丈間南岸一片巨巖
正峭如削上蔵萬木水色蔚藍睨視紅葉影如錦然
開沿水有捷路然梁絶遂北轉稍與水違入山際盤
旋上五六百歩路左右偃蓋松廣七八丈其側有碑
然以日晏不視碑盡平原數百頃所謂須之原也右
方連山如隄萬松蓊青山原之間地陷碧杉簇立稍
與路齊日田平地低不見所南山巔自黄梁樹抽出
西行十餘丁忽陡下二丁許出於水上即溜之下流

沿而西行過有田邑治前有橋涉而南行田際二丁
許至山根西折入村鞋破投一家乞之主人曰我翁
所手造翁不在不得賣強乞之直十五錢勝之丞曰
所携指帶無百文以下者欲撰錢主人曰無一錢乃
乞舊縛破處去更西行出於池部北口（池部村名）渡溪橋
至西山麓入人家斷續南上五六丁西山漸逼遂牽牛
者問路曰前路有庚申塔宜從其前西北折上坂也
從之坂極急路小而滑左右皆林遂北行三四丁出
於平原廣狹與須之原敵穀疏青黄直西行六七丁

入松林左方地陷數十丈右折地勢少上松盡則出
於伊勢祠後墊（熱）路也過堤村黄昏歸○孝也致青村
東与德次昨夜帶歸○孝也出谷口𢙣助本卜五日
柬曰是府内人所携來剛寇致之也柬曰娉梅自責
郷帰傳尊夫人囑云〻金域金子在中柬一通高木
某柬一通娉梅柬一通深見玄素紙包一封山中壽
之助柬一通述上云〻（壽之助梅屋通称）金域柬曰辞別後
僕及先母皆臥病故久不候左右近皆復常敢呈尺
素以謝契闊不腆金二朱聊賀八朔伏祈叱存福井

竹内清華所托一封送上云々闇者村先生將東上
訣地方乏儒先一惟何如高木桐山來曰初夏尊來
到報四下僕弁趨既不及也本寄一首祈大正（花梁竹麻）
（文松擬永嘩右開窓作叢峪臥白雨香彭澤游吟龍 欲泻陰中暮雲迤樹江山遠秋雁横樓烟細激鐘痕）
二千三百里相思夢繞（到南豊）九山會十一唫社於仔亭以
観金雪池內陶所河野逸平等來會席上作一首又
祈大正蝶梅東曰蝶八月十六日到浪華尊夫人所
命元結一封送上云々梅屋東曰本池人於先生書
既難得珍異倍春時所賜畫被乞云深見玄素紙包
送上云々方哉此東友人宮島春操來曰島內小倉
屋景庭上樓熟副之（有）方給賓未嘗有奇事因乞諸儒
詩文云金城封中有三國來成秋谷西垣島義碩圓
昀峰所贈金二百匹而無東蓋清華所致六子則賀
春禧也邑獨不見玄素一封遣者也問其故而窓曰府
內人以其重不能帶之蓋託後夫也

二十日

雨窓送鮮魚○吉本信次介見新恭書生五人僧明
（肥前人）蓮阿部良甫（豊後佐伯人）僧圓照（筑後柳川人）僧龍泉（筑後

柳川人）僧卓妙（肥前池人）蓮○始為塾生講析玄及梅墩詩
抄○友助昨日以社祭歸家今日來○之雨窓氏謝
○雪庵來致青村酱林所發家○明石屋三六來贈
華飯之鏡而携之出岩平從者也追及過彈助氏告
信宿其岳家至山陰視匠事導三六觀我田前日有
茄種尺餘予欲摘之室氏曰時以作母茄暫俟之予
曰必為人所偷今日果不見又視乌柹實堆在蔬間
御見採株其實既所偷者過半前日茂三郎曰昨年
或報賊在廣瀬氏柹上果走執之與賊共墜伤田賊
遂逸今始口偷柹者多也即與李也謀明日摘之歸
路過茂三郎氏托今夕護視柹茂三郎不在其母妻
曰我舍北林屋氏田有柹數百株其實累々數日來
漸稀疎然不見其舍人來摘之疑偷兒之為矣不圖
先生之柹亦然也乃語李也曰三十年前我鄉猶淳
樸我久住郡下媿厭其輕薄豈計吾鄉既變其輕薄
更甚為哉蓋里正輩皆欺詐網利塞人視傚之而已
三六逆副○先是德次華高瀬籠工某命作橽籠數
日前來致之價直一貫百五十文去今夕視之鬆治

達我指揮乃謂友助曰明日汝之高瀨迓之〇先是
叔嫂謂室氏曰我家亡及阿尚無所出阿菊客年產
女不幾先歿曰家有祟今阿菊後姙郭俗傳子女難
長歿者棄所生於有福之家而收之必長也叔有三
男子宗族推為福人阿菊若產覩棄於奴許室氏曰
諾今夕子降有鼓門者令婢延入則叔嫂也曰今女
生敢告予曰明夕棄於我戶外我留之一夕翌日送
之

二十一日

至叔嫂許謀收棄子儀嫂曰某儀何如予曰某亦慣
此等事今朝大嫂曰衣幹衣生新春而棄之收者豫
製新衣浴兒名之棄者使婢來乞之主人乃送之嫂
曰兄公不在叔年德雅宗族此件一依賴叔〇講如
昨以後必書不〇巽孝也謀摘山陰烏桕實午時予先携
岩平往二僕方騎鐵櫛梳禾頭〻悉胥櫛盡而脫乃
命頭與木枝似鉤者數本孝也携仁正菊之助及塾
生十七人至吉師僕太郎深水成章藤井勝之丞深水嗣五狀良同宮本道生橘本悅太郎
池上痴齋然默惑翁林井豎日野直次迎四龍吉河原理三郎同生次郎輝幸姬山府銑一郎問鍵一郎〻
乃或升桕梢或用木鉤撓枝或牽攀而摘實枝有時
裂〇曰德次等將作西榛予未往視之塾生畏桕汁
引瘡者即命梳禾或煤塗諸柱婢亦來助令婢買甘
藷欲以犒諸子然不獲遂令婢就茂三郎買米炊之
婢舁飯出曰茂三郎氏飯米盡於此矣故每人賦二
搏飯耳〻桕畢而及一〻桕凡數十株我地西南隅有
老桕人呼大桕未及此而泛凡桕三苞禾一苞塾生
擔之喧呼而歸〇而忽父子松兵衛來不值〇吉牌
有打戶者即仁藏氏棄女也室氏出懷女而入殯雇

嫗多璵至此所姙既蘇室氏屢起視之〇今日室氏
為女製新衣一襲阿信阿德來助之

二十二日

休議〇芳吉信次以僕塾約被罰來侍先是岩平亦
被罰來侍〇已牌携芳吉信吉次岩平武雄至山陰助
二僕摘桕實又監匠事返武雄促餉午時直次到人到
名擔餉至既食婢來侍室氏言曰仁藏以迎女故將
招我一家速返乃歸〇松兵衛來曰仁藏使某請聞
公誕女醜歸為我妹許之既而松兵衛携一婢來迎

安仁蔵贈酒肴（仁蔵未帰兵衛代行之）松将出三六携別府画人
秋香（旧画友）子某来見観我庭上水晶先是三六勧作
水尽量某工也故三六薦呈餞我行色辞去申牌予
及室氏二児阿信阿徳従松兵衛送女至仁蔵氏叔
嫂與阿尚接客潤吉善治来主人供酒及飲黄昏撤
與松兵衛潤吉出訪平次郎不在訪元春不在其子
在隅岸家走帰相見遂至宗家室氏阿徳以阿信将
赴鐵輪温泉来別（阿信将宗家発）自在座豊助妻出見曰妻
昨夜至此地頗謁男女氏稍霽酉下牌與室氏等帰〇

予送女客曰阿貞叔嫂悦〇孝也今晩復携埜生数
人赴山陰摘樹實

二十三日

聞青村使安兵衛来豫裁一束（長不録）族侯又裁與
服部権六来（将送青村乾）〇孝也致劉三郎八冊二十
九日来即裁因来〇裁寄南陵兄来〇仁蔵與梅當
来告昨夜自豊前帰〇春畦来曰某将與阿信上途
阿信聞安兵衛将来留〇午後携孝也春畦至山陰
芳吉岩平携棋局従芳吉去先是匠示楼図無所

難既作東西楼始悟東方有壁無窓而日光自西入
裏時悉不堪熱今日命徳次撤壁開窓與孝也置杌
楼上而坐数匠在傍嘆賞為日田第一勝景既入亭
與春畦圍棋春畦使岩平招弾助氏乞茶及菓返曰
弾助父二皆不在唯有二婦人慈惠贈矣今朝命二
僕耨菜畠田徳次使磯五郎之淺野取材文助取油
文助先至助匠以煤塗柱中牌将帰不見文助孝也
春畦将之鎗久自山下孔道来問其故答曰之淺三
郎氏點心矣予曰汝早晨至此唯一婦取油而塗一

桂如我所命摘柿洗菜蔔二件絶不為之汝一日得
一日得賃六十銭食費一升不唯往還十四五丁路
取油自以為労何不察主人之情乎汝一身之奉給
三百銭試視朝来所為為以當銭銖乎文助辞謝黄
昏帰〇松兵衛来不値〇室氏曰春畦先之叔豊助
来而去恐在宗家也春畦閑乃往〇仁也従山崎氏
子銑一郎至其家夜帰謂遇供給乃贈墨一筋於銑
一郎謝〇邦俗今夕賞月名二十三夜侯侯乃侯月
升也多招所識供茶宗家贈饌且招正也〇訪仁蔵

氏視女仁藏示文玄公書極多予四宗族中藏先光
墨跡吾子為跋○宗家使人來報明日丁先伯母忌
先孺人忌祭

二十四日

豐助來○令二僕崇一切汚穢於門外焚之○讀如
例○辰牌將赴宗家忌祭牧野青霞來訪贈肴資金
百疋曰某父比豐産與村埒佛山親姻也某有業於
佛山而西下曾與此地諸大相識於來開先生解寫
壽甚願先容此地諸君予田諸宗家獨餘人來促乃

辭青霞而往翔師以下豐助松兵衛仁藏等方食而
忌以病不出既而與孝也潤吉辰藏歸路取田際出
路南行出於水町三叉○謂孝也曰既令二僕之中
洲獲黃粱汝與二三子往視之我將視山陰近事而
會導汝須過莊手氏請視日限人新鑿溝處也孝也
曰諾令直次從予比出不見直次孝也謂菊之助曰
汝須隨翁也予倘獲包頭室菊之助有難色孝也曰
我將走一人替汝乃往傭次等四人方釘樓上簷椽
予上梯坐簷降梯根忽折尺餘幸梯梢抽於簷三四

尺故不全墜然予右脚陷級間及股德次等驚欲救
以梯方折不能近予全力歸左脚則痺不能運乘立
檐端撓肩或自梯下振踵然不能脫左足右手梯大
撓始得脫初菊之助以任重屢欲辭予慰之而替人
不來至此始來則僧也名良雨予曰公何遲緩也過
横屋取田際出路近昇天橋有岐予右良雨左渡日
限橋至中洲南岸大呼磯五郎出迎適在也從石井
至及婢來磯五郎就菊助借舟返曰無舟良雨始及
詰何故遲緩曰誤失路迂迴數丁矣予曰一丁半之

路而迂七八丁亦奇磯五郎負予至負正也良雨負
菊之助渡孝也方與數生獲黃粱穗曰莊手氏不在
磯五郎報式放二牛田間將執牛送莊手氏令磯五
郎召幸右衛門至曰前日牛日限懼我者所放故約
執之今日牛佃戶所放某將禁止願恕予曰善又曰
吾子欲其婚為我舍人住此地須先為我傭令我塾
知其為人也曰諾將摘樹實磯五郎曰前日謂有二
十斤許今不見一穗乃所偷也問黃粱有幾斗曰蓋
二斗矣申牌同與歸○栽苔金城梅屋東○黃昏在

伯嫂座三六来曰有大阪玉江明日将携来見先生

水晶○夜柗芳吉勝之丞等諾○菊之助来宿

文久紀元辛酉瑣事備忘錄

九月

二十五日

德次曰坊者將置瓦櫓上乃遣二僕助之○三六與
太阪玉介道笑來觀我水晶予命籌磨礲費答曰某
生來未見如此大水晶不能豫籌費也聞先生多門
客恐有巧思者就某更磨礲方何如予曰善觀紫石
英及小璞請試磨之問費曰金二百疋乃舟焉○講
如例○青邨東送鯆數枚曰敝一家事未到結局某

在此地猶五六日也上途前將令安兵衛侯左右也
○室氏欲野遊予先携芳吉岩吓出約會於大原至
山陰謂德次曰我廚有東西南三戶而西戶尤大南
戶不當其三之一我謂路為南則南作正戶西則無
用平日塞之待有事開亦可且樓西南隅僮僕所去
令皆壁之無容光處須悉撤去而宜依櫓沿東北側
歎板為也答曰唯命自北岡麓傍至金毘羅祠使芳
吉告室氏室氏攜二兒菊之助信次前五黍然至予
曰此地正與新築相對欲使卿觀我宅故召也皆曰

新築景致絕佳然非遠眺不自知也坐廊閑行廚信
次就大原人借茶鼎及席既而使信次芳吉延之予
以下敢別路約會於伊勢祠過松林北下出於十口
池東予欲取生路見婦人七八人自北岡下就之其
居首者即尉嘉義母阿繁也問路曰無正路唯穿草
木間下奇險甚公恐不能濟予謂老婆猶過我豈不
若焉乃進室氏以下不從向埜路去予躋百餘
步判棘亂刺乃下至隄村及焉室氏等皆笑至伊勢
祠東行二三丁左折取林際生路泰然等行採菌望

城內東一邱孤高宜遠眺室氏曰此地與山陰無優
劣而與豆田近若鳳知之公必取此捨彼也予曰然
下出予不勤隘右北欲探鷹城山最高處取生路西上
路入牛房田失西皆絕岸不可攀北折室氏等在前
途曰迂路反捷也攀蔓至最高處東西北三面斗絕
無路予與泰然強自西方下峻如阜梯五六十步進
退無術更強下數十步終飛身投下丈餘墜於徑上
室氏以下猶在頂呼曰何如予曰須南返至平處來
北折得徑即西進也衆從之稍久及過塩谷公碑前

至大悲閣就永興寺借鍵及茶甌既見安政丙辰歲
題名曰五月十三日與青邨藍田秤五郎敬二助二
郎遊寓於五郎既為異物敬二出奔不知存沒而三
子皆索居不堪悵然乃延筆書其傍曰文久紀元辛
酉九月念五旭莊等十人遊焉有婦人九人而已下
過城內予指一弊屋謂室氏曰棣園兄生之氣彼家
主人名利八其妻乳之予八九歲時秋社必至利八
氏今也殆五十歲其夫妻及兒皆既沒而利八氏如
是衰敗矣過元春門外訪之不在至堀田見一僧往

前路疑海導也令信次問之果然即引歸家海導曰
某久依五岳既与世相棄無往還者予曰吾亦然頗
尋曰好海導曰諾去時申下牌也○寬度送社飯○
青霞贈鮓曰僕一依賴先生願勿避棄○夜欲訪青
霞逆旅汝須問東作報我也（昨日青霞曰既與東作見）未返室氏
曰青霞東背似書逆旅名乃視之書川原坊松半紙
寓乃携勝之丞至濠梁供孝也遇約共往而俟於雨
窓氏勝之丞將夕食隨孝也去既東曰今郎君脚疾
還發不得步雨窓令其舍人其導令舍人視青霞在
逆旅予否予訪鶴陽為青霞先容曰明日將介彼來
見鶴陽曰諾其妻見贈柳舍人述曰彼公訪山田范
四郎未還乃識東曰我今夕欲侯左右然聞公私在
止在鶴陽氏鶴陽本地富豪解風雅者明日我介相
見謁詰朝過我令舍人致東返曰彼公方遊矣乃往
松半氏青霞喜令其妻見亥牌歸過雨窓氏既寢不
見○今日伯嫂曰聞村兒折長生園樹乃抱阿文往
見之羅漢松臂大者去地六七寸折又多碎楓枝村
人本不欲新作墓地故屢作害予欲捕之未獲○令

朝謂孝也曰聞塾生飯甚粗昨日室氏曰謂塾生醢
小蝦于椀喫也近見之飯也其紅腐可想既聞一椀
中木脫粟者二三石粒夫塾生無甘脆嗜唯飯之喫
而粗如此是誰之過乎關德次為司計米其所買而
曰碓家換以惡米矣夫委碓家者德次也則咎不在
碓家而在德次也委德次者汝也則咎不在德次而
在汝也昔我於塾生十日一比飯一塾生每口喝飯
粗雜下箸汝孃如見耳我常謂汝迂闊而薄情也即
此等之謂也令後須取塾生所喫比之也

二十六日

講如例○青霞來約午後訪鶴陽因東鶴陽曰昨夜約午前相過然恐令兄費供具將畢午飯而出也令青霞致東●携芳吉岩平至山陰今朝遣二僕洒掃舍外予見其悉棄汚穢於舊夾圃責收之又視友田久一葺塗壁既命二僕獲黄粱令岩平丸帰促室氏作食午時帰途與島喜逢島喜曰聞公命撤樓西南壁而樓下以南爲正戸竊謂不可也匠旧欲曠日彌久今既畢七八分而改之恐結局無期且取苟完之

義也日改之何如予曰善吾子顧與徳次謀吾以飢不能相從也○未上牌携勝之丞至鶴陽氏令勝之丞迎青霞介之見主人兄弟予贈鐵鐁於主人東作至乃與之出青霞送至下橋南畔去東作導至其家圍棋供飯酉下牌帰東作令春堂送春堂時宋炳氏寓留之圍棋○夜雨

二十七日

終日滂沱悶甚○遣友助於山陰助匠洒掃○遣磯五郎於宗家取米一苞寄之○講如例○三六來○與室氏飲拾孝也○花徳次告曰凡作屋舍有綱目經之謂荒立目之謂雜作蔦者島喜謂某曰荒立則雇匠計日而授貲雜作則使匠豫籌費而委之不復計日也是吡先生之意荒立今日既畢明日以往則雜作也又曰島喜不欲以炙南爲正戸以厠近也公且許之

二十八日

曉來闌風聲至平明霽○命二僕移栈山陰○休講○鶴陽送松蕈○岩平贈大和柿○遣勝之丞東青

霞曰僕將赴山陰路過田島公欲訪彈助速來同往青霞來乃導至彈助氏主人父子方與客弈乃俟于後舍令勝之丞謂二僕曰若帰食路過彈助氏稍久主人父子及中津宏某見青霞逆旅主人東青霞曰速帰某欲觀新築乃與青霞別導某至山陰途遇勝之丞問二僕安在曰既帰乃令勝之丞帰促餉某視地形勸予種桑蠶既而某去未牌二僕來致餉時既飢詰汝何不過田島而帰乎曰勝之丞報公在田島氏而不傳公之命也將飲食籠有松蕈予素怕酥

室氏用酢及醤油與酸鹹異常又有著蕕啻不可食
乃迩磯五郎詰室氏及勝之丞然不堪飢唯喫飯僅
下咽痂氣大發予從來飢甚而乏甘脆必發痂室氏
所熟知而如此慍甚中牌磯五郎來致榜数枚曰今
日無殽蔬且食此瘦飢予益慍磯五郎曰奴詰勝之
丞勝之丞不服曰我面傳先生命汝遺也彼人口吃
訥言不了了故聽訛奴過也今二僕獲稲及黄粱黄
欲歸腰強小腹痛殆不能歩路遇墊生致李也東之
曰範治令安兵衛來報來月朔上途安兵衛將以誥

朝去故告既歸謂李也曰我既裁與青村東然別有
數束相托須命安兵衛明日辰牌發也○宗家以寵
神祭送膳○謂室氏曰十年前卿始入我門我曰我
最所不堪有三曰煙薫室也飯失時也酢也今忽其
二何也室氏不答○仁蔵來乞書絹三幅乃圍棋○
青村送馬鮫魚○今日僧慈棠者告歸美濃乃托與
青木松軒父子束

二十九日

先是裁答青村束四通凡萬言不能録及與服部楷六中西

耕石來成等六人来成島義叔石碩圃西垣幼筆晩翠青浦宇都宮
龍山答劉三郎高本侗山鼎金城山中梅屋河野杏
村谷口宗助東楷六則謝五年前贈甲洲金酬以巻
枚也耕石則托與來成諸子束也六人則謝贈金酬
以書一幅也晩翠則報近況贈書一幅也青浦則報
青村東遊且屬致與晩翠杏村等束也龍山則問前
日既贈其集序何故無回音乎也侗山三郎梅屋則
皆報青村東遊也金城則謝贈金酬書一幅也杏村
則謀明年東上路過阿波也宗助則謝前日送梅屋

等束且告深見元泰東来至也諸束皆托青邨因作
副啓曰請令青浦致浪華諸子束令三郎致耕石束
龍山則托之廣島一六船又曰關綿價稍賤若一本
直金二兩一歩綿重六貫代曰一本請買二本送之藥二十餘
種請屬小特秀氏買之綿宜托中津船藥宜托府内
船二物直我將償之阿信也又曰纈纈二品其製不
同一入竹筒一入木函以供足下途中需也竹筒難
耐久速下箸又曰呈菊池尾州草稿一巻今日送上
答青邨四束皆係送隨餘則皆邨字隨　辰下牌至安兵衛發之又授與

村上愼次束一通及鎚鉄一箇而返村上氏襪安兵衛即去○午後携武雄至山陰視二僕穫稲婢摘黄梁穂返方作婢僕厠令磯五郎埋二便桶餘返方作牀及椽黄昏帰○昨日在山陰作一耒以叉連人賀西岡閒偲偲塲借我竹竿三束今日又来見室氏取偲偲塲醵錢百九十文去乃名徳次曰凡叉連人乞錢令伍長文右衛門来例也今令作一耒何故吾子須詰文右衛門徳次曰諾遂課新築件予曰須先作竃次椽次雨戸次厠次席次障子襖子也徳次曰然

○夜雨○今日孝也致紫六郎束束曰果以母命新妻敢告闈先生明年束上喜甚請善謝尊夫人

晦

辰牌晴○遣友助於叉連新作一課庭善升木有將洗中洲林木也○昨日山陰佃千水田有閑徳次祈早歎不能辨官租今日命孝也與徳次往視田○講如例○遣二僕於中洲○巳下牌携前五至中洲呼磯五郎上其脊而涉移林下茶於南畔水上茶根長二倍幹且與大木根繆結掘之極艱俗云茶不可移移則枯故納来肴用之取不再醮之義也今日始信其難移午後室氏與婢至今磯五郎借渡舟衆之留賢衆主善植木負淳又追至先是予謂孝也曰將作假山於新築諸日課塾生三人助役今日始遣三人也室氏作假竃煮薮中牌姑歇喫茶黄昏粗(移)畢帰○孝也曰今日徳次有事故止山陰之行○宗家令人来致南陜兄及宗助梅屋有浦八郎深見玄素父子束曰使府内者帯帰也兄曰前日所借松化玉及璞貝既示府内諸子皆嘆爲天下奇品有讃岐屋安吉

兄弟束請一覧又曰我贈臺橘例也今歳送卿許乎抑送郷浪華故人乎請報又曰吉喜金子在中束至即送上吉喜曰前日所賜扇额至不腆金二朱聊充肴資祈叱存本歳末(大)豈聞加賀精米一升直錢八十文此地則百二十四錢皆謂仲冬益賤將至百錢内外也宗助曰青浦托紙包曰此廣瀬夫人衣也醜賜澣濯料錢六百文既斥之敢告梅屋曰棚橋八郎束一通阿石呈尊夫人束一通送上又曰近日啓村梅洲等創詩會皆曰文壇旭莊先生不甚獨戦無統率

也明年東上之約請莫違肯甫曰尊夫人所属辮衣
自京師至湖債六百錢借之谷口氏矣八郎曰題先
生山陰卜居図後文一篇題中洲新築図詩一首送
呈乞正又曰僕與家父謀養痾御里然未決云々玄
素曰兒幸帰家人皆驚嘉七尾人詐称某病拓之某
不知其何故也某既托金七両於輪湖沖嵜九太郎
氏爲送先生許爲兒飲費又送金一歩二朱買飲櫃
欲以呈執事也既幸也帰故取金七両返如飲櫃九
太郎将送之浪華也某取九太郎證券請覧券曰金

一歩二朱右飲櫃料某既収畢如飲櫃将相送也酉
年八月二日廣瀬執事沖嵜九太郎押印幸太郎曰
某爲七尾人所欺而帰家悔甚方講再遊然未決某
托衣櫃於尊夫人寄送之浪華青甫梅屋許如遅送
貸某将送二子許也烏賊一包貢之高厨及青柳林
外二先生○仁蔵使其弟雄蔵来乞紙○今日裁答
六郎来晤曰貢人徽我近作因抄録二三十首有僕
本乞覧又曰足下新娶尊萱之喜可想請傳我意於
尊萱及令閨老妻不堪田舎寂寞日夜謀東上明年

将偕去塾生有勝之丞者開田李足下僕欲探河汁
勝之丞請爲徒者明年秋冬之交或先是下也○先
是津田亀松父祐助没予送弔書今日回音至○潤
吉送巨栗一斗餘曰前日所命買直錢也九百五十
文

十月朔

先是幸右衛門薦其姪幸兵衛欲守中洲予曰我未
識其人且時々来助我田功今日初来乃令從二僕
之山陰樹叢時所作假厠掃滿地木屑○謂如例○

已晡携武雄至山陰先是常病過山徑者蹊於我田
其初常自東隅今日令武雄友助摘棘實一升餘播
焉又種樹多刺稜者磯五郎請擔黄梁帰搗之乃同
帰○室氏告曰仁蔵氏初剃女髪而来見○鶴嵜人
曰某家有阿波客前日致紫氏来即其所托也乃授
田東○徳次告今夕以往近者山陰借我雨戸及簡
席令友助擔致○今季也與徳次往山陰聴佃戸所
許途過荘手氏及令津屋八左衛門氏謀中洲什徳
次過彈助氏問前日截柱者主名且告以達人無頼

○雨忘來洪出訪仁藏見女遂詣文云公墓途逢芳
吉同往歸路逢阿國與丑六妻赴長生園屬之曰按
園外紫藤穗送我室○磯五郎報黃粱計七斗八升
餘二斗五升餘皆飯也○孝也歸曰兒見今八（今津屋八）
（左衛門世人修日令八）聞荘手氏不在矣佃户本約致脫粟
米三斗其二斗三升則官租七升則我入也今年免
我入矣○夜婢歸家○台健策針胸肋

二日

遣友助於作一氏問升木者今日果來否返曰明日

將來○婢阿初期昧爽還而不還素以多口憎於衆
室氏以下皆欲逐之乃謂德以曰彼還卿須以違期
逐之也曰諾○仁也隨山崎氏子銑一郎至其家○
與孝也謀訪限市諸家遂探南山紅葉已上臂出勝
之丞從比過荘手橋一人追來曰聞昨日郎君過今
八氏謀使荘手氏治日限人無狀彼件荘手氏所痾
今日願莫逼之予曰諾既謂孝也曰我不解彼人所
謂也抑今八氏人乎荘手氏人乎日限人乎孝也曰
疑日限人謀也訪今八贈書扇二柄其庭皆深石幽

花竹秀野上假山北望極佳過丸屋洪次兵衛戶外
訪之潤吉妻見曰昨日歸寧矣使孝也先之秋艇錢
江二家（錢江錫屋利兵衛号）報久之不歸乃出途遇之秋艇既
俟梅當見（梅當時秋艇氏）寫秋艇曰錢江欲上食乃導至錢
江氏予贈主人書扇二柄坐水亭豎觀長流近岡遠
峰秋色識深予謂日田山水之勝莫若爲朝來陰閣
至此晴快甚主人父平祭与山陽竹田善藏其書画
極精好者甚富一一展觀又有昨年上元青村孝也
六郎五岳等集爲所作書画横卷今日欲賣之然以

飲出話急不能擱思梅岩光太郎追至岡約異日作
詩盡日沒山霏水霧起滅百變皆嘆賞不已黃昏辭
訪五岳大桃皆不在光太郎送至荘手橋去○今友
助迎仁也返曰銑一郎方導觀山田偶偶塲曰今夕
留郎君宿焉○磯五郎以母病歸家

三日

阿初來令德以數之而絶之○磯五郎來○德以攜
二僕赴限川買杉數束○中津人某來求見以疾辭
○昨夜項背強而鼻涕不已子脾後不能復瞳今朝

服咸章所謂葛根湯熱勢並熾乃廢務而臥召謙策
乞診更服葛根湯孝也与塾生来侍申牌以後熱極
殆不省人事疑衝逆症而服桂麻劑故尒也安章曰
病恐猶進予曰猶欲食若服寒冷劑僅數貼愈亦不
可知也孝也以下話至亥上牌去既而屢瞻屢旋比
明熱頓減善次来診曰宜用発表劑○今日贈宗家
米一苞養之

四日

疾如昨○作一朱報升木者将来予曰昨日令友助

止之何故来乎曰友助期今日矣乃詰友助曰奴謂
公病必今日痊也故云予曰我不謂汝愚至此而使
汝吾過矣病豈可期日瘥乎速往止之遂留作一手
二僕之山陰掘芝葛麦○雇魚取人阿好○潤吉仁蔵
来候病○宗家報明日浄喜公忌祭曰全家清齋○
夜孝也與共熊生来話

五日

夜来微雨比暁殊暖既而大風大雨又乍晴乍風雨
至夜不已○病如昨服小柴胡湯○令仁蔵随孝赴

宗家供祭祀金二朱宗家送我夫妻膳○室氏患左
脚攣急自謂姙徴也招善次乞診曰胃中不和所為
乃乞服其藥○娌阿初因圓蔵謝不聴○仁蔵来圓
根○遣二僕及作一獲山陰葛麦暁帰曰雨妨田功
徳次命取材川原坊又採塗衆板○漁度来曰謁先
師謂許吾公墓矣留之宿曰今日丁庚申室氏聞之招塾
生供茶話至子上牌

六日

病如昨○午前漁度去雨窓查者蔬贈之仁蔵贈大

和柿及梨唐菜皆候疾也○遣磯五郎於山田覓娌
返曰獲一人将以十一二日来○遣作一友助於山
陰○室氏曰二奴過午不返蓋以磯五郎不在游戯
耳黄昏返問不帰所午餉何也答曰以風雨劉命茂
三郎炊矣問風雨中為何事乎不能答乃責其慢且
不受吾言妄費錢謝曰今後不敢復○三六来示石
形肖坐僧者高可三寸周圍称之極宝○孝也致青
村大昨日小倉所発家載小倉所聞曰皇女将以本
月廿日発軔東降備前阿州二侯夫人就國萩侯以

前月廿六日抵花岡驛稱疾不進大昨日猶留云佐
賀侯以前月廿九日治赤関昨日抵德山十里程間
関四日（或云東方有変）米價一升百十五文（用原文）○昨日文
石衛門來取郡中費用（呼用卯）曰其田号一石有例納
五十錢公當納三百六十四錢乃自之既而令德次
撿我所買田石数今日不總計曰不過五石三四斗
益文右衛門請增百餘錢也乃令報文右衛門○雨
意來飯之○今日風勢益暴落葉间雨降至夜止○
先是友田久一報友田有故屋將賣之今日遣德次

視之將以作中洲亭也

七日

天晴風勢如昨○疾少愈講如例○德次告曰今日
將定庖廚位置願强與尊夫人蒞○三六來取所嘱
書畫帖○午後與室氏孝也正也之山陰前吾及婢
阿芳從庖内極狭室氏欲寬外閑爐不得其處論議
久之而定遂視三僕獲蒭麦昨日福識致茶實三升
今日儆埋茶坪中令婢摘菜我卯東北有一卯與孝
也謀探之初下宮道沂徽流正東行二三丁稍上左
折取徽徑陡上百四五十步出於卯背田四五反又
有杉林靜空愜意徽下有孔道又上稍平四五丁出
於求來里路以北為駐路出於千口謁長生園過仁
識氏中上牌帰○外史賠新酒○夜二兒與塾生往
觀劇丹々

八日

遣二僕於中洲獲蒭麦按菽○辰牌之宗家謝雨意
不在阿吉羞糕曰今日亥猪也又曰午前將觀我田
在水町者打稲請雨郎子曰我亦將携老妻往乃帰

我室氏及孝也○作一来曰德次召某擬材途過磯
五郎曰主公將視中洲見請從来乃携作一勝之丞
至騎作一背而涉謂磯五郎曰島喜使我告汝曰今
日打稲若欲取藁須早來有小許為蒭兩宥俗尚藏
庭先是見其散於林根今前吾揭紙片表之今日與
與勝之丞掘之得十餘本午前僕務畢乃令三人荷
菽而道蒭麦去預具舟至中洲出帰○與室氏携三
兒及菊之助至水町潤吉及婦女七八人在鳥島喜
方課僕僮數人打稲雨意夫妻杉兵衛善次等相謎

至設席曰閒飲食北風淒寒集葉作障始暖予問潤
吉此地田我頃曰我戲入殆六十石而租二十餘石
也百年来所有二三段皆係新買磯九郎等三人来
理葉先是予欲作牛衣及縄故磯五郎乞葉島喜宗
家諸田島喜所管故於室氏欲游吹上観音閣阿吉
亦携新婦観友田劇場予與松兵衛先行有滿予跳
踰室氏以下不知所作松兵衛入水負數婦渉磯五
郎等見之走来皆騎其背過死院處東畔入渡里有
種樹家観之草卉數百株竹蘭類尤珍貴者別作一

房蓄之予問直主人曰尤貴者竹蘭名麒麟角者二
莖直金七百兩其餘二三百金者不可挙計予竊謂
孝也曰浪華二十年前竹蘭盛行其直如生人言天
保革正切後言竹蘭者而近年西洲始尚之以我僻
境猶如是凡物之流行都會已衰田舎始盛其称諺
時有實後時也聞主人去年出浪華大損其貲蓋為
是也且一卉直數百金寶妖也上何不禁予與孝也
訪玄海不在至観音閣逅數人方改構予曰自我不
來既二十年閣前有老杉我詩中有千年蒼杉殷赤

血謂此也今則亡矣松兵衛曰前年渡里人為利剪
之數人發狂死皆曰祟也西行下坂入岳林寺謁神
祖廟時既黄昏二兒菊之助等追及寺出寺門西行
二丁卯申人方作劇場予及室氏孝也去餘皆留焉過
頼口橋謂孝也曰猶記童時與松本生民戲此處有
新嫁娘騎而過忽墜水中馬夫及侍女皆遽入水救
之事猶有目既過四十七八年矣既帰磯五郎曰今
友助迎矣蓋異路也乃遣磯五郎迎二兒僮去友助
返曰過友田人聞主公既帰故不往而返乃復遣之

雞鳴仁正菊之助始帰〇作一帰家

九日　甲子

講如例〇備道了介新恭塾生橋本葉平豊後戸次人柳
川縫之助讃岐人関相見皆行束脩〇追二僕於中洲
〇午前携武雄出至中洲遇二僕渉水帰乃逐訪五
岳不在海導在焉初欲訪漁度遂探南山紅葉至此
雲合蜉蝣舞庭以為雨兆乃出所腰瓢酒及携飯與
海導飲食且話旧海導悦贈梯将向山陰海導送至
加隈去古後氏姑嫂晩年住加隈予童時常往来為

亦治四十七八年始過此路至山陰初使徳次謂丈
右衛門曰須令佃戸限十月迄栽田也至此見其種
蠶豆蠶豆至明年四月始熟路欲使職五郎詰文右
衛門謂約職五郎俟爲而未至乃視匠事少間職五
郎友助至予撫我田一老人方掘蕃薯贈數斤問其
名答曰知平也予固聞其隠和平請種菜至明年四
月迄田予曰迄田件延期至明年者衆多然一切辭
之不可以吾子故破例且與之右衛門謂和平曰諾
雨下欲使友助借彈助氏傘雨忽將止乃歸中途又

雨令武雄走歸取傘婢方携傘出迎乃歸蕃薯和平
所贈食孝也及武雄勝之丞前五食之時由上降也○
山田范四郎來送金百疋及紅鬣魚曰前日賜書當
早奉謝而有事故不腆金及魚聊表寸忱且恕鼻緩
之罪室氏曰以良人不在令孝也報矣○與孝也赴
宗家甲子祭聞范四郎在坐就謝范四郎去桃谷中
善善治丑六等來會飲食如例既而話戊下牌與善
治歸

十日

筑前人桃嵜某來求見以將譴辭曰且見豚兒○上
遠恐樓作書數紙○先是孝也屬小虎函予莫今日
始題七古一首詩載集尾書文久紀元辛酉孟冬旭莊
老人自題時年五十有五○將遣二僕於中洲雨不
果因謀移樹山陰掘庭上櫻及梅茶勝之丞與僧亮
珉圖照赤穴健策助之未際之山陰無人携樹數本
相從我田正南多大石北与新築對相距可二十間
予欲闢花苑故移樹爲唯擇其大者假置諸新築之
西將俟闢庭種之黄昏歸○今日元春來告具兒稱

孝順實先生之力也既令咸次來山陰○夜來微雨
昧曉已降後雨止雲合終日黯如臘月夜乱氣之大
発

十一日

讃如例○適了介新參塾生僧叡照大和人芳相見行
束脩○遣二僕於中洲種小麥○午後職五郎歸乃
與之出節五從借渡舟至中洲少間芳吉与河村理
三郎尾関國吉至大昨年鶴陽贈櫻二百餘本今春
予送浪華梅三百餘本青村種櫻二百本梅百四五

十本爲至此焉日隈人及佃戸所斬接僅存櫻四十餘本梅十四五本因悉移之并掘水際野梅其根蟠屈加三生比昨日三生極怯弱乃命二僕瘞其葉助之僅二三株日既傾乃之山陰種爲未畢十餘種(株)日没先是仁也携婢送餉至此皆食而歸○名双連久一謀開庭移樹予曰諾朝與我會山陰○聞仁藏從女子島東鄙(村名)歸訪之彌兵衛在座孝也又來少間室氏携正也來借浴語至戌牌歸○今日孝也令人候阿信於玖珠乃令室氏贈松魚二筋

十二日

卯牌携勝之丞至山陰上樓而觀霧埋日田全境獨吹上觀音閣前鴨脚細黃葉於白霧〻之上絕奇難状待久一過辰牌不至乃遣勝之丞曰携塾生一二人來予訪彈助父子皆不在塔三郎見乃話久一歇妾及石工惣兵衛阜緩文右衛門僉詐之状曰双連人常欲奇貨我勢不可共事也塔三郎令人召久一惣兵衛未至彌兵衛來欲觀新居乃導之往塔三郎從德次曰竊者久一遣替人曰昨夜妻病故違約矣問其人安在曰既去予不懌少間久一來予責其慢曰吾子與我約卯上牌而已牌始遣替人何故久一頓首謝德次塔三郎交爲之謝勝之丞來告孝也將携八九輩來久一懇請不已乃命種昨日殘木彌兵衛塔三郎去孝也與信次成章泰然等六七人至予曰今日無事且上樓而望時過午飢甚令孝也就佃舍乞甘薯數斤赴茂三郎氏蒸之將喫仁也與婢負餉至先是青郎截種我所送梅於此地今日悉接集之而種舍南蓋所失十之七八矣與久一德次巡視

我田擇石之宜置庭中者二十三四表之謂久一曰吾子計運移之費亦我申牌歸○黃昏孝也導伯嫂生庖人右太郎氏上飯予夫妻從之右太郎使其妹阿其鼓絃嫂所素識歡甚夜半歸主人兄妹送至嫂氏○今日聞官命長崎縣令高木作右衛門君權知我日田縣務

十三日

昨夜雨宮款語朝有府内使(便用郎守)昧爽口授壽一郎裁與南陵兄來既送之雨宮氏伴迎曰脚夫既發不

及○辰牌與壽一郎勝之丞謀探南山紅葉先遣友
助報寬度○文右衛門来取官租初納銀五十二錢
五分曰凡租有初二三納初納二納大抵同三納則
倍為公恐米請祖法故告問銀直錢錢文曰一錢當
錢百三文五歩余曰本年大阪金一兩直銀七十三
錢曰田無銀又無錢納租者皆以金當錢以錢當銀
於是金直不躋銀六十六七錢全郡送租金於大阪
殆二萬兩則每兩贏七八錢衆果正悪私之其富亦
匪而官不察民窮日甚於一日可歎矣哉○巳上牌

上途壽一郎勝之丞従至札辻令勝之丞俟于橋上
與壽一郎訪范四郎主人出書画数幅觀之令壽一
郎謂勝之丞曰須先赴寬度氏既而范四郎送至越
原僧庵供茶主僧名圓教壽一郎同郷産時天陰風
起令壽一郎促寬度與勝之丞返曰寬度不在其家
人既遣人追之矣乃出行厨與范四郎主僧飲酣寬
度至予交衣令友助負所脱衣服帰寬度曰某先行
俟于里正氏側午後辞僧庵南行左折地勢高爽下
瞰淮川前有小溝地忽斗落四五丈水為建瓴聲落

野而入川南折一丁左有古塚地形穹然而高二丈
許廣可一畝以曝藁其頂不觀之南行六七丁至深
野村口男婦数人立路上問見寬度乎曰不見田巌
寬度在後南行三十一二年前所過訪佛記地理三
四丁至龜野左折渡石磴左右山逼而聳霜葉嬪美
人家断流寬度就其所識乞飯主人下榻中庭設席
出赤小豆飯曰地藏祭也寬度曰地藏名將軍人神
視之而不佛視每祭祠官莅焉右溪迤南入山際過
今畠又二十四五丁至一堂村予腰強欲逍日未落

宿寬度就其所識半右衛門者屬宿出曰農務方劇
唯婦女在室某強請始許之然未糞掃舍南有神祠
且休焉其舍東即溪也大石磊々水聲淙然上百餘
歩水深而緩前岸大石如屏右巖即祠也開戸而入
借席眠日没就宿屋舍頗潔兩山相距可三十間中
間平地数畦人家十四五夜出庭上有山高月小景
象主人供酒及甘薯甚懇

十四日

昨夜月色甚美既寝聞雨聲比日出晴少間又雨復

晴謝主人以金二朱固辭強之而受辰下牌上逆沂溪稍迤西行傍右山麓石路高低穿林木間寬度曰此新道也旧道則傍左山麓矣凡十七八丁與左路會復臨溪上回望有橋水色蔚藍大岩自波際起人家十五六點綴樹石間予詰寬度曰郷人貪新道之捷不取旧道之勝何也村名一瀨左山一峰突起名天狗岩忽見黄蝶無數飛渾上視之落葉也水風逆煽翩翻不可或登數十丈遂至不見溪際總石躄踞而行屢與牽牛者逢側身倚岩窮甚又十七八丁有村

名佛石寬度導入一家曰昨夜所宿妻即此家女也主人供柹及橘皆美時同雲如墨然不雨出則雨又晴三四丁有橋其右絶壁數十尋瀑布懸焉日映水氣忽成彩虹長二三丈從雲影遠近忽高忽低日隱雲輙消日出復起虹距我纔二三丈生來觀虹未有如此近者也壁下水綫而綠紅葉倒自壁隙垂者數十倒影嫣然皆笑曰此行觀既足矣行數丁有岐取左者初細僅容鞋斷大陡上數丁回望瀑布以南絶壁數百尋自紅樹間抽更上七八丁往々見男婦刈

樹根黄粱昨日范四郎曰南山紅葉以嵯峨溪為最但前有清水阪峻險倍北鄉石坂公恐不能越也寬度曰此范四郎所謂也皆揮汗進至頂既高於絶壁其後碧峰如筍有草無樹者參差起行平地四五丁微下又有平地路左右分左者遥見黄葉紅樹乃進路極細一婦人獲稲就問何地紅葉尤美答曰須右返沂溪流乃南上數丁路又左右分有一家使壽一郎就問路返曰一叟在室甚儆曰須南行也沂溪時見一二紅葉餘皆雜木八九丁路又分取左者上阪

二三丁伐松横路屢踰而進凡六七丁至絶頂遥見玖珠以東高山遇牽牛者問嵯峨溪安在乎答曰此地是也問紅葉安在乎其人曰須西返而左折也某且導皆悦予問西南一峯高抽諸山者何名曰石立也返二三丁其人指細蹊曰西下四五丁右折沿溪而下則多紅葉也言終去枯草夾路時見疎松沿溪下絶不見紅葉凡六七丁出於初左上阪處皆悵然失望曰此實嵯峨溪也則無足觀者范四郎豈欺乎予曰蓋向之婦人誤我也彼時當更北下也皆曰

然且歸家之路南出於大野不如北出於萬々金大野
萬々金皆卯名迶也乃從意北迤至向之一家時既過午借
西軒喫飯初出佛石風稍烈至此路吹人倒手凍纔
能運箸婦人即主人妻也乃詰鄕所款不見紅葉何
也曰彼地楓不少蓋既落盡也既而北下至向之見
黄葉紅樹處溪澌大又有一家紅葉之多十倍其一
歩下一歩路石皆大石巨巖溪穿其間雪飛雷吼而
大木喬柯夾溪交加其葉皆凍更下十餘丁總壁四
圍缺一角溪注焉壁間紅葉也娟皆曰嗟嘆之觀蓋

謂此也土人豈知之哉水降往々有巨石數丈而平
坦宥屋上四顧又或見空其內如屋宅者凡下三十
丁許始見田數畝岩石漸盡尤右峻峰並立霜葉猶
可觀又下數丁人家數十村名五々路山稍闊又有
村名長尾又下十丁許至平地有寺一溪北走渡橋
入萬々金自此為熟路欲訪里正六右衛門使寛度
先六右衛門出迎入其家時日既低山寛度曰六右
衛門〻〻留宿予曰富有多不備乃辭六右衛門曰某
當奉留適有事故不能宿客也乃予問嗟嘆絕頂去此

幾里曰殆五十丁也至惠良日没風止月色忽明忽暗
至下堰寛度別去至田島今勝之丞先行酉下牌歸
今日行程八里許疲甚○室氏告范四郎贈柚二十
五顆○孝也夫妻皆病○阿弘來告自温泉歸贈正
也玩物

十五日

先是屬成章頁鳥犀圖四點今日始脹○粟雨窓曰孝也
夫妻皆病伯嫂欲阿信早歸云々○令徳次斬梨五
株楠及竹十餘竿梢以將移之山陰也○午後携左

衛太瞻之助至山陰椿并木實數株又移梅二三本
逢文右衛門予曰爲我語久一明日以往我將移竹
木請與作一來申下牌歸○幸平以其父長作大祥
忌贈餅長作者父曰新右衛門孟玉考淨之公舍人
其兄曰茂右衛門即磯吉母阿美奈父也皆事我家
長作與文玄公同庚予卯時委到其家長作子曰喜
一不肖早死幸平則喜一妹夫也文玄公常曰我同
庚有長作及傚屋安兵衛魚町唯右衛門矣長作今
壽蓋年七十八○雨窓贈飴○室氏訪阿弘遂訪阿

吉〇昨夜謂壽一郎曰明日若晴上遠思楼以擬蘇遊朝来以孝也病忘之壽一郎會道了春澳芳吉信次成章於楼招予而飲月色如霜不見所寓室氏自宗家帰致兩窓所贈雞肉予曰聞阿信将以明外日帰我欲請元於大原山以尋今夕之盟且迎姪女也將悦亥牌予夫妻先去〇今朝謂徳次曰我無日有事于新居當以辰牌往而我講期常在已牌聞阿市方炊塾生飯常晏起不至辰下牌飯不熟也明日以往我將以辰上牌講欲令阿市迨我未講具飯也曰諾

十六日

大昨日未雇幸右衛門姪幸兵衛今日命析所伐樹枝作薪二僕助之午前畢遂之中洲種麦〇属宗家買春蔬又取米一苞〇草野元秀来〇講如例〇元春来乃導至山陽武雄従徳次偕至共議廁編位置先是予欲南開戸西南隅置廁溷島書徳次不可遂西開戸南立廁溷至此議匠及室氏等交議其失所徳次請改之故有今日之議既而導元春観前日所種梅櫻信次追至中上牌帰〇徳次曰明日請雇及建久一入土㮇下〇以明日迎阿信召阿国於宗家

十七日

講如例〇今室氏具行厨〇令二僕舂米一苞〇以仁也誕辰餽赤小豆飯及膾於神位〇午後携仁也武雄壽一郎至龍馬塢遣武雄於新居取席予謁稲生祠遂至大原神祠鴨脚楓葉倶美、初出龍馬塢逢道了春澳共至三笠山武雄既還為壽一郎道了春澳欲観新居令仁也導之予與武雄入祠西松林先是

予以松林遮北方諸山不見欲買之而洗之故今日測廣狭及樹株容初遊望謂松小二三十年物近視皆大縞七八丈百年外物知不可容易用斧斤矣忽聞成章芳吉信次声乃遂祠呼壽一郎等還合成章候阿信於途久之過曰不見人影室氏携正也阿国菊之助阿芳至而風遂烈、移席東踞夕陽殊暖而無風閑行厨酬予以左肋強疾先携仁正菊之助阿芳帰黄昏室氏以下皆帰曰阿信終不帰〇初在三笠山信次等携一童至回村人將設偶儡場於舍南欲

塾生醸金觀之故與壽一郎謀將令童部闔塾諸子也壽一郎以孝也痾難之予曰須以我旨許塾生也既歸令勝之丞告孝也曰我既許塾生觀場汝莫訶否○夜室氏二兒婢僕塾生皆觀傀儡場去我室僅十四五步不堪喧譟夜半畢○遣㳅然道笑氏取紫石英及璞歸以其屢違期也○今日丈右衛門送甘薯三十五斤曰細戸藤一所上

十八日

講婚例○圖識為阿初請役田事而償所借錢於得

已許之圖識使一婦人攜阿初來謝乃令從二僕之中洲播麦之山陰收藷芽○服肋益疼石雪庵氏堀鐵○孝也報青卸十二日東至曰猶留赤関初小倉人勸買孫三郎者船然以乞字着多後期船遂先發既而大風船覆所載小倉侯金二千兩沈沒又有死者我不稟命也夫○正也出觀傀儡場於中洲到夜不歸遣友助迎之○夜源五來欲買予所藏唐紙予曰我藏唐紙以需我用也而御人多欲買之此商賈視我也敢辭

十九日

休講○遣二僕一婢於山陰收藷麦○辰牌攜前五至山陰地上始見霜磯五郎等以藷麦猶濕鋤田欲以錢蔬先是近宿新居者六七輩常偷菜蔬磯五郎頗不平○予曰須時時捩稠密處贈之也今日磯五郎許曰奴既贈蔓菁萊菔數度唯壬生菜以未上尊夫人不敢贈之昨夜復偷此而奴欲取糞彼禁曰我將贈惠菜者其貪無忌憚如此公何不責也予曰從望可穿窬視者雖人理責之乃謂德次曰為我屬諸近

曰近日菜蔬頻為人被偷者有鄉等留宿免被偷盡令後請更加監視鄉有不時之需命我僕取之可也乃拉磯五郎適視田西隅日藷既為人被偷十之七八側有佃者曰客年吳赤種藷而不得一飽故今歲卧種黍矣今歲頼近宿民故猶有孑遺也予顧磯五郎曰此地雖近所遠是豈近為之哉向之辭今為是也汝莫憾我遍菜返前五謂室氏曰須攜二兒來掘藷也視巧者作竈午前婢擔炊具至曰尊夫人將來遣友助台久一至曰明日將移樹鄉請攜二力來曰

諾室氏携二兒菊之助至親掘蕃薯十餘斤矣友助
曰初期三百斤所謂豈圖也就近假竈炊謂室氏曰
趺新居喫熟飯之初也申上牌歸途過勝多致孝也
東東曰長府人夫婦來欲謁北堂婦名左徒左徒即
往年遣室氏來者室氏曰聞彼爲吏所逐其欲依我
亦不可知也妾先見之公徐〻予入伯嫂氏室氏致
左徒所携田阪右門請水麻之丞東右門東曰清水
生家事紛如亂絲非令閭親求不得治也故遣左徒
迎之公願強許之麻之丞東曰某家事無可復言者

唯祈先生及嫂氏指揮耳事不可筆記悉託左徒口
述乃歸見左徒左徒見其女年三歳又見一人曰此
婢夫孥也予笑曰初謂卿喜少年如子者也既而問
清水氏件曰清水夫人（室氏姪稱曰妹）女兄伊藤文次郎君
室氏家貧而清水君富而吝伊藤君屢欲乞假不可
夫人以清水氏子孫唯伊藤君一人也親之且憐之
私取其家器具衣服什之事露夫人遜於伊藤氏清
水君以已贅而夫人内主也而方迎之還夫人自幽
一室啼哭不復與夫君言清水君生平苛酷遇夫人
無復人理夫人既不堪清水君素不悦夫人常欲逐
之然無辭及此竊喜與其戚屬田阪君等謀將絶之
而其與議者皆其黨而夫人之黨無一人伊藤君則
逃不識所在清水氏不能自處置故把尊夫人耳室
氏曰我婦人安能當如此紛難事乎唯當以病辭也
予曰卿唯一姪女麻之丞強逐之我爲卿容之室氏
悦○孝也告雨窓以明外日將赴府内來告乃之雨
窓氏阿信過從玖珠歸見焉○磯五郎報蕎麦穫七
斗八升○室氏以蛔下欲服施綿志伊奈大黄湯乃

請雨窓氏大黄一兩雨窓送數斤曰請自折之○遣
磯五郎謁久一曰明日我多忙卿莫來

二十日

令武雄返大黄於雨窓曰初欲買一兩然見吾子之
富欲獲一枚願須之雨窓贈一枚曰重五十六錢餘
○栽與南陔兄吝口總助行德玉江山中梅屋西島
青浦吉田屋孫七來見則曰日者有痾口捷門生栽
尺書以呈左右不識浮沈何如今有既痊吳蕩急山
陰新居結構半成移居期未定落成若在冬至後憑

遂待明歲也予爲農新矣本歲所收爲麥七斗八升
黄粱七斗胡麻五升菽一斗四升小赤豆三合甘藷
三十斤許是係僮僕之力餘黄粱四石甘藷三十五
斤係佃戶所納梱實百五六十斤蓋直金一兩一步
楮數百株蓋直金一步二朱我田官租三石七八斗
蓋當金四兩矣加以婢僕債及其所食之費所獲不
當所費五之一從來紙田之耕亦不無豊山大師年
々豊隣千金昨年八百金人或稱爲近古之人所無
本年正月至四月殆三百金四月歸鄉抛筆取鋤則

如此書博一噱惣助則曰前日青浦所借錢六百文
今還上又曰歲晚大村卿若致我月俸劵請取銀炭
云紙送我又曰與玉江梅屋青浦東請致之玉江則
曰兄請爲我見福田幀藏陶大村諸吏我當候寒者
姓名而報我又屬頼藏曰歲晚若賜俸劵請付之府
内卯鹽谷口惣助跌件兄破笑一束於播松氏以見
報梅屋則曰日者送深見幸太郎衣服於谷口惣助
當致之足下也幸太郎又東我曰豚児衣服某當遣
一价梅屋兄許取之爾時忍送船馬之債先生請取

之梅屋兄曰田到中津貸六百錢僕既付之中津到
浪華船貸二三百錢惣助忍代我出之兄須取深見
氏所送金而償惣助也僕伏見坊旧居有黄薔薇一
株棕櫚四株橙橘數十株皆我所愛蓄戲晩我將遣
平次郎者於兄許兄請爲我見宅主取我卉木庭樟
樹者審包其根不令風雪傷而付之平次郎是屬青
浦則曰幸太郎衣服件及取旧宅卉木件我既屬之
梅屋吾子請佐佐之初發上船前乾良平取篠山人
國田某潤筆金十中似疑金有三步去曰某典我善

我將令彼換之後無一信足下請爲我東良平問之
彼若致潤金付之絲鴻氏買桃數十本屬棠陰如今
春送梅側托中津船送我送我孫七則曰潤筆金二
朱深荷厚我鄉産香魚一尾呈行厨云云既而送諸
東於兩窓曰吾子至府内之日請發之送惣助錢六
百文吾子善處置○午後携左衞太之山陰謀磯五
郎等移葉晩歸○遣友助於久一氏約明日移樹○
室氏導左徒訪善次日沒遣友助迎之○兩窓贈飣
夜復贈雞肉○夜二児携勝之丞左衛太郎五觀傀

偪塲於濠梁○呂雪庵氏媼餞予及室氏○室氏慈
甘藷鮐鮓目所從六生及勝之丞等

二十一日

快晴如春○己上牌久一未至將遣友助責之適至
別莊一人命掘庭上梨五株二僕在山陰呂之與塾
生助之未上牌始畢予先携數人之山陰久一等四
人塾生十四五人偕擔三株至予與從者種梨時所
移竹數竿又留友助道了春淵等五六人携比久一
等後與塾生返取二株者也來與予指揮種先所到

三株幷竹又鑿二穴黄昏後者未到遣從者迎之
而至種畢歸○今日室氏阿信導左徒觀新居○作
一牽牛來為我犁田予留友助時遣作一為替人○
昨日阿芳薦餅取尺河廣來請為娌○室氏擣黄粱
餻贈伯嫂阿吉阿信○室氏尊左徒浴豆市路過宗
家仁也及娌僕從○按今日所從十五人道了春淵勝多雌之
助右衛之助龍吉縫之助生二郎鋳秋全唐悦太郎惠譜供甘藷孝
也壽一郎與焉○前日托安兵衛送寄江戸淑華諸
人東於青村後青村東至言不及此誦之今青邨前

月二十九日東至即報也蓋青邨托矢野敬一敬一
忘之也

二十二日

昨夜月色太明予曰不雨室氏曰何故曰以暖也予
牌果雨辰牌漸止既而大風墜葉如雨黄昏歇○遣
磯五郎於宗家取來一笆春之○炊黄粱予食我田
所出始于此○有田改作來先是予欲責山陰田改
作開之請任其事予曰我且與德次謀○寛度來飯
之予以明日將遊尾城留之不聽去○室氏尊左徒

訪叔嫂○杉兵衛來告明日之田代○孝也拓左徒
供飯予夫妻與焉○德次自宗家歸致南陵兄田東
丶曰谷口宗助送卿紙包函至丹匠致之云云地誠
包宗助東不見唯有越後淺野正八郎大竹英次東
正八郎曰春初所賜東及阪井城蹟詩至不堪感戴
今送絹二幅一則請改書城蹟原作一則請杜寄題
○究香文房詩以為雙幅不腆金一兩聊充看資祈
叱存英次曰正月所賜尊作及林外君書至深荷高
誼聞先生將為我作二十四孝圖之詩之跋今送絹

四片請淨寫見惠不腆金一兩三歩以當潤筆祈叱
叱存乃臼孝也課属稿○斬婢阿廣無故笑語知其
有心疾令阿芳携歸

二十三日

前日掘梨破蘿令日令二僕修之○夜來月色殊鮮
比曉大霧不辨咫尺謂晴兆也乃遣友助於寛度氏
招之歸路過菊助氏命借舟德次曰隨令友助踏過
山陰問何故曰送板也予曰從必以負重爲名遷綾
誤期德次曰高瀨路莫捷於山陰遂命之○潤吉來

致青村本月九日所發東東曰方飲赤關某氏舟子
忽促上舟掌寧截此○或致仏生恒次郎來盍同青
邨東到者來曰清水氏件伊藤文次郎窮乏延頸望
令聞之來云〻○令室氏孝也德次成游裝將令友
助擔行厨之具謂辰上牌不歸而過已下牌未歸屢
謂德次曰奴果誤期午上牌始歸乃叱之曰我以遠
滘二字三申遣汝〻答曰諾其耳非聾鐺之無聞乎
明矣何慢之甚縱令我壯年汝頸不可少老拳也我
日田冬天初晴中陰終風汝所熟知今既陰且風汝

奈之何友助悃不言乃走勝之丞謂菊助曰請具舟
於中楚既而携室氏孝也左徒德次出友助從過雪
庵氏門外雨入雪庵不在室氏曰微雨不妨行乃
出既晴近隈市又雨寛度迎曰某與勝之丞過而遅
島勝之丞以先生並雨故不來走歸乃至中楚不見
舟令德次等先上龜山神祠而並甚近龜山過令八
既兩至祠前廻廊設席菊助勝之丞至令八令具僕
送酒茶之具雨忽止樹影落地導室氏觀山及水邊
孝也與勝之丞去曰將訪山田小三郎忽返曰歩玒

誤落水暁裳及襪去風雨漫起返廊令菊助炊飯友
助買菜蔬德次剥蟬鴨或來開祠扉乃移座焉
將飲孝也携善次光太郎梅嵒至善次寛度皆贈乾
杤幸右衛門來初携瀉醪三升室氏請其多予曰恐
有來客至此殆盡晴雨五変中下牌暫晴乃將擔中
洲田先是幸右衛門菊助請捨曼時堤決處而滅佃
税令日以此爲名傍令左徒觀也善次等去至水上
又雨舟有滞水令菊助取板稍久稍久負柱二本至
衆笑曰閑而謂何所着趾幸右衛取方板至乃立其

上上流方修磯處々設塘下流太淺舟屢膠比傳中
洲兩邊悉宣氏以下皆若且悲德次擔田予與勝之
丞排洄沙上田際島栒十餘本既盡移水際蓋佃戶
所為予以其不告叔令德次詰幸右衛門初予謂幸
右衛門曰竹林東五六畝我將作屋莫種麥數日前
磯五郎曰幸右衛門欲得替地予曰我將擔田後之
至此見叔種黃粱處既犁且種麥問誰所作幸右衛
門曰彼五畝某所佃故皆爲矣予曰擔田主勢也且
俟其終我初念已牌擔田遂採護願寺午時食於鬼

城午後迨未風雨歸反助誤朝至趺一人之慢拓十
人之苦是我所以叱彼也黃昏衆舟至中楚出今孝
也識令八携寬度歸留宿○阿吉贈者曰今日詔叔
母攜長府婦人臨收具膳矣○夜與寬度謀中洲結
屋置佃戶一人預立規則口授寬度録之○德次曰
今日以雨故不暇責移栒件他日將詰之

二十四日

安頭忽見谷口悲助伊丹屋又兵衛二東悲助東曰
越後人淺野正八郎東到讀送上又兵衛東曰拜副

後不聞先生消息想萬福青浦君遠遊未歸梅屋君
屢病又有寒々無人存候先生東上無云々三東即
同正八郎東到有益被封時存還意之爲傳公所指
也近有奇遙友日赴粗卒不自知也說以自警◎載
答猜水淺麻之丞由阪右門伐也恒次郎東三通大意
略同晤日左徒未來內姪女失歡良人諸君欲戕剝
來調停之狀僕命賊剝從賊録曰數月來身依震懾
嶺之陰固不能步行性又怯轎馬安能到哉其我婦
人也既嫁不無越境預人家事之理姪女君還良處

意妾將東責之唯命之從良人若不能容其妻非妻
力之所能得也妾縱令親往不過說姪女與姪夫二
仲姪女則妾東諭之又使左徒傳妾旨皆莫不可也
姪夫則田阪君夫妻君母姑丈諭之可也妾意不
可筆盡將托左徒口述其言如是僕不得強也僕竊
清水氏唯內姪女一人其父母在時擇麻之丞君養
之以配焉其欲其偕老子孫繁榮明矣今內姪女雖
因其叔父事得譴并無言犯淫之罪不在七去之
數麻之丞君宜思其先父母之意強容之張公藝所

諳忌一字却在此時也諸諒察既而授求左徒將賠左徒以金百疋左徒聞之曰願賜先生書二幅其尊千百疋遂見○阿信曰宗家昨日詩被又不來故送肴也乃與孝也寛度謀訪之初寛度借南陵兄金若千納送藥而不果予勸之往謝遂洪至宗家阿吉令舍人出棋局三人交對勝者退寛度皆輸予以基枰經緯磨滅不辨遊視纔四五次止孝也對寛度誇屢捷寛度曰九基無賭徒勞也乃賭河漏麪試以寛度藥當孝也害寛度每闘皆捷孝也思公不可測之人

也午飯即欲去阿吉母子強留待室氏來中牌室氏阿信導左徒來孝也去阿吉設宴新室阿弘來鼓絃寛度唱謠諸理衆皆歡阿吉令人迎左徒夫弟至予以過食發腹痛令友助迎時未歸令孝也設炕且召健策待我歸友助未報乃與寛度先歸時戌上牌也寛度去健策鍼腹時痛既止亥下牌室氏等歸○磯五郎篤久求里人阿負為媒○今日識荅惣助又兵衛東將托之阿吉亦忘之

二十五日

達阿初於宗家謝○今德次閑炕○講始例○患三僕於山陰○孝也吉將遊南武乃余謂寛度曰我將攜家屋游鬼城願從我○午時携室氏左徒勝之丞出過下橫坊出於田中坊勝之丞忽入一家蓋其所識渡橋踞石上待之久不至室氏曰汝令粗率必失路矣過越原入高瀨屢回顧勝之丞狂走來曰初謂先生必從上橋追往而不見却回從下橋故遲了曰謂寛度氏在西卯坎瞰下橋至此聞其在東卯排書予誤路而找其跡踏也乃令勝之丞促寛度寛度不在其

鬼城孝也寛度勝之丞壽一郎芳吉春照在焉寛度去攜蒸薯渴酵至孝也怯寒乃分綿裼衣之游普門寺路在田間有古塚蓋菅古公廣墳巨石嵯峨大木生其上寛度云往日西隅有石門入焉則空闊然村人增乞兒據成業窟塞之矣相距數十步又有一塚頗小觀釜淵渡橋上岸數十步出於田間西折截卯西上岡麓有觀音祠新所結構又上數百步右竹左松柏出於平原數丁路左池陷蒼杉萬株室氏左徒以路險留寛度欲導予觀高瀨氏古墓更上數百步

入松林迤南上二丁許有微平處即高瀨氏塋四周
皆雜卉老松一株為表中央則其曩祖高瀨備後守
鎮次墓其子孫墓左右作列寬度曰鎮次者高瀨山
城守也善射大友氏時拒薩兵有功遂得賞特任
備後守視碑背書寬永六年己巳十二月卒予曰寬
永六年我日田盖係松平和州封邑高瀨氏豈得称
備後守守疑僭称也寬度曰以大友氏時嘗允不追
奪之亦不可知也此迤下数丁路右有松杉林即寬
度之有欲賣之議引予視迤下職室氏所点甚近乃

呼上更北数丁孝也等欲取別路予曰此帰路過鍋
屋利兵衛氏買薬数種記從之京祈下阪頗急截村
衍原上数丁又下出於水上即上橋也寬度去過竹
田卯口近横屋左折取田間生路一北一西截舟〻
又取生路出於雪庵氏門外黄昏帰○夜呉德次謀
新居正南相距百歩更作一亭預作图○孝也投藥
予調大柴胡三貼

二十六日

辰下牌左遠及其叔去呉孝也送之至教護院既而
休犬銀杏許帰過伯嫂許孝也供茶予曰水味未善
我將汲新居井携帰○正也指癸瘡令仁也導之至
元俊氏乞治不在少間家傳膏薬○午後携正也龍
吉至山隱視匠事匠曰將作兩戸及樓上經緣材屋
促不至願使德次促島喜予曰諾磯五郎等方種圃
蔬菜既畢二畝更向何地可乎予曰井西文右衛門
所佃薯田可乃令阿初友助聚前日所誅荊棘及蒐
織焚之邊薯隨鋤出正也隨拾之投火以食味極美
申上牌雨避於新居稍久晴將出仁也携傘至令龍

吉汲井黄昏帰至伯嫂許令孝也復煮茶皆賞水味
甘柔仁藏渴至携帰圍棋◡令德次買萊菔先致四
百本曰一本價三芠◡翔来下利二行見血覺心下
欝塞乃服半夏瀉心

二十七日

令二僕送杖新居令二婢洗萊菔○孝也欲遊南山
以昳晴美日勸予予曰南山中奇峰八九低旋火立
叢而高於植野諸山者我常欲探之未果今日試往
巳下牌上途僧覓義石舟從渡日隈橋傍亀山南行

西折取水上出路遂入叢間樹石紆鬱却田截田北
行出於官道西行渡藥王山許橋訪梅野源吾勸同
遊辭以祖母大祥忌予曰吾子前日之請我恐餘人
為口實也故不聽吾乎君贈竹數株我酬以紙源吾
悦為從者乞飯而出過石井大明神祠南行六七丁
渡溪村谷小畠沂溪兩岸皆大石群木蹊為石常爲
水被洗不見人迹二丁許右有田數頃遇耕者問路
傍右山趾南上松陰晝黑一轉林盡臨溪上路益上
又入椪凡十丁許椪盡西折兩山皆為石露々白茅

無際溪脈稍細石稍大路稍險山勢迴合風絶日熱
皆賦汗而進者百餘歩停椈溪飲二十七八丁路益
陡急初源吾曰寄峰中最高者名烏帽子形須躋焉
至此見左右前後似帽者八九不識其孰是也而近
者似低遠者似高又不識其孰最高也予曰須躋有
蹊者而蹊微在者無之間每峰皆白茅連巔蹊遂没
茅間茅高於人賢兼悦孝也推而予始得進土極滑
峭如立掌汗濕衍膝不便運歩頗有悔心五六百歩
豁然出山頂唯有短柴不過膝更陡上數百歩至峰

頂初謂躋西畔第一峰至此知是第三峰矣孤高斗
絶下瞰日下田全境矣所遺西北脊振古處諸山東南
油布九重阿蘇諸山悉見脊振西南空濛之間見一
抹近碧蓋温仙也峰頂微平處不過三乃下二三十
歩東行蹊脈全絶右地勢斗落見蒼煙自谷底上知
有人境然不得就橫度翠微三四丁又見人跡又有
峰上數十歩峰頂異嶺之所登高俊復入茅間陡下
凡七八丁始得細溪東北下兩山間稍闊水勢茅盡
入杉林杉盡村出即鐵花溪景也憶二十三四年前訪

相良泰庵一宿爾時夜行無所見今始詳其勝一溪
北流左右平田細長人家散在樹間溪涯皆瘦梅老
柏自饒隙地全境清幽實為避世之佳處問泰庵故
居土人曰在下流十丁外傍西山麓北下將渡石矼
路東西分沈田夫問路曰東向隈市西向寺內賢兼
曰從田夫即來時數路者蓋一周返來路矣予父子
疑之時日將没遂不究而去路稍上為阪數百歩至
頂松林一帶過其東路稍下過山際山盡架田數百
頃遙見粉壁而聞水聲暮色蒼茫皆曰近隈市矣予

曰否未經植野路下如入谷由人家数十間何地土人曰槇野也又上百餘歩出於原上過粉壁側東行北折自此為熟路過鏡阪度錢潭橋西上牌牓今日行程六里寺内以南至峰頂無一歩下峰頂以北至錢花無一歩上故雖遠頗速〇阿去送膳

二十八日

昨日来服施綱志伊奈丸下利二行然不見細健策談曰肩背微疼不可言無雖患也宜用乾角法其法不針唯粘吸玉耳玻子壺大如拳有空其中而圓其衣甕一孔燒烟木投其中迫烟未滅粘之病處自滅吸勢徐呼云吸玉從之氣十次既畢揉散吸痕頗覺快〇炊萊菔飯招阿信阿国〇午後携勝之丞之山隈視婢僕種園豆畝五畝以其郷有神祭乞暇去今友助阿初移茶十餘坪又與勝之丞挿檜枝百餘莫歸〇誠致堤平兵衛来投之有青村十八日東來曰某今日侍浪華聞公主將以明外日東下某今夕北上欲觀公主儀仗裝嚴諸件既托青浦云々〇寛度来留之宿囲棋〇蒸甘藷食寛度招阿信阿国阿信贈紅鱟魚肉

二十九日

終日細雨暖如春著裕病大發始喫黄梁粥〇講如例〇潤吉贈紅鱟魚肉〇寛度去予曰明日丁先兄忌祭請来〇赤穴健策告明日帰郷好哉與茶屋慎次郎松岡良哉土屋矢之助来托為題書扇一柄〇仙臺人曽根阜爾号巢濵携杖秋艇来見予及孝也贈畫扇及唐墨一笏予請上烏帽山事阜爾曰若有好山之遊願從乃引上遠思楼觀勸與孝也游月出山〇黄昏有人自称府内樋口某勇敬之進求見令婢接之曰願見諸者咲塾生左衛太至予曰吾子詳聴其人言報我左衛太不答三言則曰先生命我守予曰然何故問予又不答疑其深心疾呼曰且退令勝之丞来勝之丞至接客々曰某窮甚願借金百疋乃辭曰我宗家滂兵衛府内外臣也吾子須就彼謀我嘆吾子無一面之交皆應其需予敬之進快々去乃令孝也携左衛太来誠其粗脆曰乃翁與我誼如同胞前日来属吾子叮嚀反覆我敢餘予視吾子守故有此誠也抱初令左衛太致健策束及扇不復命予

名問之始述其感荷之狀又命磨墨蘸墨畫故纏淡不中用予又召詰之左衛太謝過不遑也及三名畏遇詰責故昏懞不知所答也乃諭之曰此曲送迎心太濃也須就孝也聽我所著克己編第一則須先絕送迎心一章讀也○磯五郎來

十一月朔

卯牌晴○昨夜德次曰井側須聚小石而鴉鋼其上也諸庭一人聚石今日命作一○辰上牌孝也叛翔師既誦經文去公神位前乃與正也往經畢供齋閏

吉仁藏丑六來予上策貸錢六百文室氏侍食伯姨於竹外莊預令塾生洒掃長生園齋後與孝也至焉室氏与二兒來○先是欲藝白圍豆而無種婢負曰久求里有之乃命往求之○遣二僕於山陰○令婢初助東家廚務○午前携武雄出謁諸馬鳩祠至山陰室氏正也携婢初追至始就新竈炊煮菜菔及唐菜令武雄剪茶老而審葉者又制蔦蘿出大石四五尤巨者側見穴小石壅焉疑古塚不敢鑿導室氏遍視舍西田既分路歸予出於三株松次路傾後○昨夜服大黃劑二貼曉來下利三四行背痛少減至未牌左助以下大疼殆不可禁擁爐坐名孝也壽一郎信次詣窠虔偶至孝也曰今日偶過定敬氏不在其寓見兒述大人意狀其老白璢者老先生令尺拓拙夫矣兒謂大人既名之串牌文敬來以大人不在去矣予白我未嘗往定敬從以汝言故來碌我不從恐不懌宜遣一价謝乃令武雄往○拓僧嶽嶙梅舉日今日速策告別

二日

夜來微雨平旦晴乃屠園藏庭一丁名梅藏命與三僕堀舍西舍東孟宗竹二十餘竿紫竹七八竿銀杏一株梨子株年後畢役命送之山陰凡三度第二度時予携仁也往與仁也鑿地二所以俟梨至植焉第三度時日既昏乃謂四人曰汝須努力將賞以錢二百二十八文（鄉俗謂錢十九文曰一錢二百二十八文則每一人三錢也）皆悅權銀杏及孟宗十餘竿於新居西隴下又七八竿北隴下又三竿於東隴下紫竹旋菊隴下以竹作炬而鑿地時寒風忽吹倒人炬大然而不亮蒼黃終事阿兔

携紙燈来迎予先随燈帰四僕携炬中途呼追至曰
炬滅梅臧墜溝燈又滅仁也騎作一背先去予尤後
比至舎東友助携燈出迎○阿吉煮番蕷贈之○松
兵衛家人贈茶飯○命二婢摘昨日所剪茶葉○晌
背勝晩及夙皆疾生平病症然莫是為甚不唯症疑
悴発大病之兆其原因出郷二十六七年而帰不服
水土也僅食止即覚飢甚似文玄公死時証盡四肢
未痺而既発中風也忌飢減食且禁一切粘滞食物
此地無良薬又乏名医袁中郎曰大御者発憒是非

之孔懋惨之獄又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
貪恋之質知言哉在上国時日娯帰郷後日隠是亦
為致病不獨水土也○夜半塾生過檄乃呂孝也及
寿一郎詰之曰塾生有犯夜行禁者治之也予曰凡
治人者宜先自治也夫夜行禁也夜半檄禁也均是
禁而夜行者治夜檄者不治是所以犯法者不絶也
心今日適了介新参塾生堀久太郎筑後池人三相見行
東脩

三日

夜半微雨平明始晴○府内人大渡又三郎在塾病
小瘡其父来迎之今朝上途乃托與南陔兄東中包呑谷
口惣助伊丹屋又三郎東○昨日薪五当直日名之不寒今孝
也問其故今朝未因孝也謝無状○遣友助於山陰
白汝須取鍬及鎌鴉嘴手斧會我中洲也○辰下牌
携勝之丞及磯五郎作一梅藏至中洲堀水際野梅
十四五株友助来令勝之丞踏麦並麦在沙地者始
生不踏之則暢不實午前入竹林比前年蒙密更甚
残雨湿衣磯五郎振鎌闢路初迷南出復入西北行

至大梅樹傍堀之先誅四傍竹及雑木依附者近勝
之丞促餉初在水邊寒風撲面至此為竹所翳頗暖
然餘湿透鞋足指東凍生疼乃走磯五郎乞火幸右
衛門氏聚枯枝焚之勝之丞與婢負餉及茶具至皆
圍火箕踞而食地隘予獨在上風餘皆為烟所薫予
曰寒與煙孰苦皆曰煙苦乃撤薪梅根纖砂無石且
未及既倒四人舁之友助石弱為梓所壓変色皆曰
太重非八九人不能移也初磯五郎就幸右衛門謀
雇夫闔村以方種麦無一人應募者乃堀竹数竿并

之邊所堀梅四人擔之予與勝之巫先渉堰際立杉
諸侯稍久不至乃去過昇天橋路於水岸至山陰步
間四人至恋種前日所移梨間又堀新居前舍南野梅
高七八尺者移學予以繞梅墩欲聚梅千株令合許
日所種既過二百株矣種竹南隴中央日沒乃歸○
元遂來以自上國歸贈茶及寒具酥不值○田代俊
次送棗橘○先是阿初日來以其力償我所貸稱餘
七八日自稱既償畢不復來乃遣磯五郎責圖藏圖
藏因德次謝曰令彼事他家以其償債未足予曰善

○與作一磯五郎謀明日移梅作一日奴昧爽歸家
庠四丁至

四日

快晴暖烟四合如春○昨夜遣磯五郎就圖藏謀庭
夫六名亦以將播麥辭命輒遣作一於及達勞之命
磯五郎友助海藏穫鑿種梅地會及達人取中洲大
梅○以勝之巫有勞隨時贈書一幅○昨日令孝也
就諫山東作述予病狀東作曰明日辰牌辭趣令朝
令人來曰家翁病勢異常不能踐約○辰下牌促德

次將赴山陰先携左衛太出訪要右衛門父子皆不
在至新居使左衛太踊穿梅根土又移春時所種稚
梅在林間者七八株飢甚迺左衛太促餉及德次德
次至經畫廁溷位置稍久畢阿貞負餉至既食磯五
郎等擔梅至舍北地勢陡急處不能上乃令德次及
迺助之衆心不一皆膂筋力足口舌以嗽代勞寸進
尺退稍久至以孔尚謐未植之皆稱飢入廚與迺測
樹量盡五百斤是十人之任而我僕四人及達人四
人稱少二人故不能速也予始解王翦用六十萬人

之說矣衆既食命四人鑿土四人堀西泉側巨梅什
之幹大比前梅減三之一然枝多五倍剪枝過半磯
五郎等欲剪幹丈餘予不可皆快〻低枝軋地且蹊
小嶺於獨之德次既去三匝不肯助又韻剪枝稍〻
出平處乃進至舍南路上處横數柱游路幅衆以孔
既近一畊上比到平處力竭吟什以根淺於前梅先
植之長三丈四五尺傍枝略既剪盡孤高難正立合
二柱作乂字形柱之幹側歪軒輕難愜繫二組於梢
左右民之二人抱本二人以棒撑根二人以大字木

俯仰進退之而予指揮之組思斷樹仆日將沒始得
穩當又梅前梅衆既習熟労働五分之一而畢時既
黄昏予先帰〇今日所植唯二木而德甚始知大木
之難移矣木猶此況国乎豊公移大蕩如反掌其不
可及也〇夜名作一賜四人賃九百八十八文以作
一梅蔵沐労別加三十八錢又賜蔵五郎二百錢友
助百錢皆賞西成也〇孝也以黙塾生犯規約者某
田武雄衛藤李次佐藤勝多尾嶋國吉今永達造及
菊池春淵櫻芳吉吉本信次岩初武雄等五人犯夜

行禁春淵等三人治之五人許三人依禁数條因同
得護乃謂壽一郎曰前日我欲治人者須先自治之
一語果驗矣先是予謂孝也曰我視塾生犯法之事
自高足始而新参效之高足皆任塾政挾權馭下下
不有相訐之獄非兩遂之不不釋矣須先機下赦令
日以前犯禁之者之牒與衆更始以一新旧弊也孝
也不從故有此乱親屬松兵衛潤吉等皆以青邱去
不武而逐舊生數人尤孝也云〇孝也告諫山安民
沒安民豈田人世業醫六十年前文玄公始下帷安
民首從之執弟子禮頗有補佐之功宜國弟子前後
三千餘人論高足先屈指安民性伉爽率然諾技大
售然以使酒任氣晩節頗轗軻每予帰郷必邀飲話
舊本年以病不相見年既七十六七或御難復獲如
此快人也〇勝多父戸平來曰豚児在貴塾頗猾責
導誘

五日

文右衛門來示我水田租税額曰公所買下堤藤助
田高二斗一升西泉北畔田高一斗五升計高三斗

六升而官租則其半也別有欲欠出米守倉賃米助
合米中歳欽欠等名號九一斗九升八合合之官租
則計三斗七升八合也矣官所歛一斗八升而里正
所歛一斗九升八合田主所以窮由爲官豈知之乎
〇已牌與室氏出揮負從過日桂至大超寺展墓訪
翔師不在沙彌導上鐘樓既下朝來欲晴至此黒雲
一道東走遂聞山鳴謂室氏曰西南若東方兄有變
事矣室氏過宗家予吊諫山東作贈賻金二朱問葬
何時出乎曰中上牌也至宗家阿吉招松兵衛食我

妻来上牌歸○村上慎次令其門生來送蕨粉數升
東曰前日托中津馬夫呈蕨答之、乃答曰蕨粉深
荷嘉惠蕨答未來馬夫竊食之爲仙亦未可知也兄
試究其所到拙著隨筆十卷付貴价矣此書別無復
本僕所珍畜頋限本月二十九日還之○令孝也東
田代後次（後次應限市人來寓日限氏）招曰家翁甚欲兄來診兄
若不能即來請送小青龍湯若荊防敗毒散平胃散
後次送小青龍湯五貼曰聞先生不悦此地醫人粗
藥僕藥籠亦無佳品恐不免循吾之嘆兄請代謝○

中上牌與孝也至松兵衛氏將與送東山氏菲潤吉
亦來使岩平視菲早晩返曰尚早乃謀孝也家事潤
吉氏人走至報菲將出乃着禮服至紙平氏户外仁
藏與次兵衛等芳皆在焉曰尚早乃入與主人語風起
雨下友助携雨具及紙燈至黄昏柩出送者二百人
許過長福寺側至城内西光寺舁柩上佛堂客左右
列僧中央立誦經客交起焚香柩前紙燈忽燃蒼黄
撲滅經畢客散雨忽下忽止暖甚過松兵衛氏歸○
兵右衛門贈橘數十顆（兵右衛門而忽舍入）○今日遣磯五郎

於宗家取筑前米一苞舂之
六日
夜來微雨大風舍外木葉盡脱○松兵衛來謀塾生
件予及松兵衛欲悉許八人而華舊弊孝也不欲許
之予與松兵衛固諍然不可五人亦不可遂去○後
次來飲之乞診後次欲用小半夏加茯苓旋覆花予
曰明日且試之予欲用癸方試取萊菔汁粘紙貼之
背上熱且疼如刺錐○梅岩光太郎導後藤今四郎
曾根翠溪來訪先是浦賀同心次子福原麟之助者

稱官吏遊歴九國以西洋砲術教授土人府内人及
今四郎等從學之既而官捕麟之助及業者皆逮到
長崎或傳麟之助有妖術故其弟子皆遣究問實繞
也然麟之助矯命之罪不可赦減官察土人宽皆放
歸云○正也有病○作一来贈蓮根○以胸背皆疼
發背務而臥○今日使二僕於山陰種白圓豆
七日
招善治乞診曰病在直腸須用清散劑既去送散藥
（硫黄花酒石砂糖）善治主瀉而後次主利水秘結勢難並行

試傳茯苓劑○初呼直日用柏子木用叩近日麿而
不來令孝也乳之罷爺五加福田節之助橋本萊平
與勝之丞左衛太郎四五人夜召四人話○諌山東
作東予及孝也曰明日午時及哭祭請臨○千原保
右衛門贈海魚腸曰自長崎至疑保右衛門方在長
崎令其家人送之問之不詳乃索謝之○松兵衛來
謀三生件○潤吉送膳乃遣仁也贈海魚腸○正也
病少癒○赤穗人兒嶋参次來見即前年雲州所見
長年也曰拜別後遊此地遂到府内止二年今將復
學爲

八日

夜來寒意凜然晨如雪午前快晴殊暖○善次謂我
病宜臂用蜈鍼灸下牌甥左衛太友助掇舎南溝泖
中石龜見蜈不見乃過数薮院沿水而下無梁至下三
叉有獨木橋渡赴日挂友助曰昨年冬月此地獲数
枚乃以鍬抉㳷泥數處終不見乃歸○後次謂我病
宜飲鷄汁即令拖次買雞肉○初遣磯五郎於山陰
種麥午後遣友助以藁包梱梢今年新接者追遣勝
之丞左衛太監之正也亦往○潤吉來○名雪庵氏
媼鉞胞肋○善次來診○室氏携婢之湯肆○雨窓
自府内送肉鱃

文久紀元辛酉瑣事備忘録

十一月

九日

夜來雨終日霏微○謂孝也曰我病不知背胸執鬱
也醫亦無確見須會衆醫聽諸説今日且召善次俊
次又曰往年此證蜞鍼得効汝須之才田覓蜞曰諾
○善次來曰散藥外宜服開凝疎通煎藥也留供午
飯去後次來曰蓋胸膈閉之氣鬱蓄所致非必有腐
敗處發痰宜用沈香厚朴蘇子降氣劑也○孝也携

仁也菊之助友助岩平德次之才田夜歸曰獲蜞四
五十枚彼地有神祭為蒲池武三郎所留供酒食且
要菊也宿故遲歸矣○先是阿德久病瘡今夕始來
見○友助以祭故上赤小豆飯及肴蔬○聞昨夜彈
助氏遇盜遭橋本悅太郎唁之返曰彈助曰昨夜吊
日隈氏喪宿焉朝歸見倉扉開點撿倉內亡衣六十
餘領矣○宗家報明日丁王母妣之孺人忌祭○雇
阿芳

十日

今孝也率仁正赴宗家祭既歸問何早問答曰不展墓
歸矣予曰邦例未聞室祭而不展墓者也促復往○
宗家送膳○室氏貼蜞肛門百方不貼蓋採其在土
中者性與在水中者異也形小而弱以温嫩湯浴之
然畏縮不奮○先是井水發臭疑故鐵器之為命孝
也浚之不果予既病疑飲腐水故爾召阿信告之阿
信促孝也今日雇夫又課塾生浚之采獲菜刀小刀
及汚穢物○善次來診曰脉比昨日頗覺快夫子意
何如予曰脉覺快我未覺快○孝也携文敬來診文

敬問善次方曰與皐意符矣奇恙似非大患而醫求
之於深思則欲用四逆散善次亦至與議處方去○
夜仁藏來訪塾生數輩亦來先是聞仁藏弍子舍鬼
現閭村嘖々而不得確説今夕詳及此仁藏曰前月
二十四日聞迈員貞七妻阿定之靈現宿我子舍者健
藏遇之二十六日召健藏問之始得巔末初貞七貸
其宅於我而借金十八兩不能償卒阿貞定寡居不能
自養我今其宅為四五舍置之東首居二三年阿定
募十年遂發心疾隣舍厭之終送我家而居又數年

狂益甚不得已返之其故居焚無宥侍者偶有健藏
者夫妻來因我僕直助請事我乃納曰宥侍阿定侍僕
其終而賜其病爲健藏悦病數月去年十二月阿定
死我爲具棺槨而葬祭之前月下旬健藏亦歸寧健
藏獨宿夜半燈忽滅滿室煙霧冥合健藏身痺不動
欲既聲不出稍久有自屋脊呼者曰我既役同行邑
彩屢被戲謔不能上達願告主公誦經設齋又曰義
子某者與我離絶借我賤若干未返吾子願促之以
爲我墓香花料健藏諾之燈復明煙收則東方既白

我乃令健藏請翻師誦經設齋阿定在時恨義子不
返金屢親往促之我識之矣至本月其隣舍某亦獨
居夜半出旋返室漫見燈暈如煙固閙健藏氏事乃
大呼曰汝既要健藏得其所欲更何所求言未畢氣
色如初或曰其宅西有竹林光程窟焉此其爲也

十一日

文右衛門來徵第二納官租乃欣仁也尊到潤吉氏
借銀券返曰今日且止納銀昨日村正曰昨年蔽價
極貴夫大田納蔽例也而以銀代蔽亦例也常年蔽
一石價不過銀六七十錢昨年獨一石價銀二百四
十錢民欲納以常價官不可民強訟不止縣令察其
情請官曰本年奇荒願俟明歳議之官允之近日令
下追徵昨年缺欠故本月須先納昨年所不足而第
二納則納其半也某忘之故獨出第二納目録近日
後呈昨年缺欠目録又曰名雖缺欠實數倍本稅民
爲得不窮且逆予又曰某將爲先生促私租於佃戸
願以兩日遣德次來晴日佃戸多不在家故也又曰
裏河原人久次佃先生水田納納官租米一斗五升

於郷倉請令貴僕促之乃令磯五郎促久次久次曰
水田所出米五斗則致一斗五升於郷倉一斗五升
於地主而我私二斗例也本年旱歉皋田唯米一斗
二升我不能别買三升納於郷倉將以一斗二升納
於先生願爲我買三升而送郷倉○善次來診曰貴
恙如昨○室氏又貼蜞終不貼乃放之○以善次藥
不効遣孝也與文敬東作謀返曰文敬不在東作納
諾朝來○夜孝也與塾生數輩來話

十二日

大霧至午後始開然終日陰昧暖甚黄昏雨下○孝
也上紅鼠與○遺勝之丞於善次氏取藥善次贈鳥
樹橘二枚副以山田范四郎東〻曰嘗約旭莊先生
待敵園烏樹橘熟呈矣兄願致此先生○松兵衛来
按摩予背曰竊思先生病當用燕劑若刺血予曰善
既以善次藥不効名東作乞診善次亦至東作曰蓋
疝毒之爲當用香附子縮砂烏頭等劑且刺絡爲急
務予謂善次曰初我意與吾子同今既不効須革方
也善次但曰刺絡亦可令孝也按二醫供飯閣下牌

去○宗家以雨窓婦送膳乃令仁也從孝也往謝○
今日遣二僕於中洲補前日所毀竹柵又踏麥既歸
令之山陰

十三日

夜来風雨天明晴雨屢変二僕曰今日恐不能從田
務之命掘庭上智者樹（未詳名）二株檜一株木斛（未詳名）
一株楼二株棗一株枇杷一株竹二竿至午時半畢
令孝也発悲生十七八人移之山陰午後予與孝也
往樹忘東者八人擔之有野人二人過爲笑曰何弱

八人過舎南小徑不得比肩卸之謀所以行之野人
曰我敵公輩一人擔之數百步一人進助之衆駭異
至大路止予謂孝也曰彼誇其力我須奇賞也二人
曰此我一人之任今日偶飲酒二升故半借援矣既
而八人屢休而進極遲乃令先到者鑿地中牌衆木
皆移乃種楼及枇杷東於前日所種梅梨之南種智
者樹木斛及檜於庭西隅種竹於前日所種竹間叢
昏歸章右衛菊助来致中洲黄粱二石五斗曰猶未
納者一石許或將以錢償或將以力償○雨窓来不

値○文右衛門来取去年欠租銀三十八戔餘及
本年第二納半銀三十六戔餘乃出閏吉氏金錢出
入簿付之曰公往閏吉氏矣今節之助從往○今日
元春来診乃乞刺左尺—出血盡二十戔左右乃遣
仁也告善次曰今日且勿来夜服硝黄丸予謂我病
因前日服大黄劑僅見血即止而発故不聽医說後
用之○聞左衛太爲狸所魅遣孝也視之益熱甚不
省人事也○今日雇村人源七篆刻師石城者来請
見以暮夜辭既而磯五郎以明日有家事乞暇薦其

人自代

十四日

源七来磯五郎去○昨夜徳次乞明日発二僕築厠地今日遣友助源七○始製蕎麥粉令阿信食○昨日用蒸劑葱白樟脳及粕熨肩背及胸今日復熨背疼漸減然胸裏痞急愈甚起臥不能自屈伸求人之扶㊥午後快晴殊暖與孝也試歩仁也菜平從途遇彈助予曰盗賊不追究恐更損賊彈助曰諾遂至山陰又逮久末方與友助等六七人杵築匠曰厠將以十六日上梁導孝也遍視所種樹既而東行廻會所山南折左見原田有烏桕數十本南控杉林地形絶佳孝也曰若結廬見山山陰所不見限市東頭長流恨不得識地主名也訪文右衛門不在其妻見予曰聞郎將贈梅於我故来視大小也其妻導西行半丁餘有古里正宅址有平田二三畝皆山南面平野爽塏無比文右衛門嘗勸予買開別業宜也古梅一株在其南崖角妻曰是也予曰非六人力恐不能移也其北連山有清泉西有微高處竹樹蕭疎中有微徑西北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七

行有桐田南下過會所祠遇文右衛門方芸問縮所見地主名曰筑後屋與吉也申下牌歸途遇雪庵曰某昨夜自豐業歸在別府遇大阪画人香舟屬某傳語先生○善次来診予曰昨日刺絡又用蒸劑今日又用下劑皆不効始悟我病疝毒宜用甘綫劑吾子請察善次曰諾乃令菜平從取藥○雨窓使人来以南陵兄旨返予松化玉雲洲玉及貝○先是寺川一治乞書屏風一雙納送三羽木棉三端既而無一信乃東香舟告之中包與一治東既而遺勝之丞於雪庵氏托焉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八

十五日

源七不来遣友助詰之答曰與磯五郎約一日不約二日乃令友助召福蔵不在先是中洲佃户兵右衛門者不能納租請以力償乃遣友助召之以病辞昨日来友助告麥種既和糞不早種將生芽故募傭而不獲謂友助曰汝獨則易惰今日且勉曰諾將行又命曰若雨須煤塗厠材也○已晡至仁藏氏謝不在訪雨窓客滿座乃見阿吉曰為我告島喜曰匠為山

陰者僅一二人恐本年不至落成也請吏益數匠訪松兵衛病出訪元春告新居皐綫狀元春曰公若見任我將督責速成之予曰幸甚我將使孝也告島喜歸路風雨具烈既歸令勝之丞延松兵衛元春傘各一柄○阿吉送赤小豆飯及肴○將與孝也謀元春件谷之以病辭○婢以神祭返家初欲携仁正去雨不果夜歸上醴及肴○雪庵来診曰宜用八味地黃湯○夜勝多來致其父外平所贈肉餅及柬曰某將以明外日歸省

十六日

遣節之助於善次氏取藥告曰病勢如昨○遣仁也於宗家贈蕎麦粉○孝也致南陔兄回音及青邨十月廿日京師信谷口懇助來曰宗家俾致此兄曰翳托兒送密柑及蜜橘不識兒既歸而致此予聞御在上國贈我所送柑橘於北州人今恐無所用然毋乃與兩兒乎青邨曰果欲觀公主鸞降儀十八日亥牌入京過寺坊三條街每寺館儀内從夫門外揭高紙燈各書村名閘十九日三萬五千人翌日四萬人也某當投宿三條水東豊後屋友七氏同宿者二百二十人皆四方來觀者以諸室容盈置我漏側寢無臥衾

二十日鷄鳴設席户外而坐先驅過人馬聲幢幢不絶天明小閑先加納遠州過銃二十槍二十啓道銃頭槍尖皆挂程〻緋飾弓馬飾華麗無比一行三百餘人次蹟部伊州閑雲州等過至辰牌公主母觀光夫人過其乘輿漆塗金飾前後金紋狹箱覆以紫天鵞絨白繍徽號者次警衛武士數行忽聞鍊棒聲士黑羽二重外套而錦袴者五六十人左右分行而來

次肩社祈者五六十人次公主乘輿過素技金色以繃黃色天鵞絨包之狹箱外套繃黃色而白繍紫紐次副車裝色同奩具無數最後則厠具也前後圍繞者凡六百人次女官宰相典侍過轎以赤大鵞絨覆之亦金紋狹箱裝束櫃用錦外套次女官駐登次官梅殿等不暇盡記殊一女官從者百七八十人次中山菊亭八條橋本諸縉紳過一行從者凡二百人次武士數百千人實神武以來初觀盛事至未牌畢聞尾張侯封邑當衆輿所過有新作橋設舟其費

金二十六萬兩蓋他諭矣亦然餘詳印行掌中覽要故略云〻掌中覽要一卷四五十頁記扈從人名及啓行儀甚詳且曰余輿過草津經中山道自板橋驛入江戶凡二十三宿也惣助曰青村君來致芳訊及所賜糟漬香魚所還金二歩一朱錢二百文深荷嘉貺云〻又曰千村主水隈井一次東至謹送上主水東曰日者辱貺面音島諭一〻中僕病今後欲改舊習磨礪鈍斧以作數十詩請更痛正欲得先生近製一首送片紙鴨暇日一揮不腆金百五十疋聊充潤

筆一次東曰某以十月六日入浪華方寓尾崎秀民家前日送所納木綿鴿及松魚數節於府內不識停泥何如○哉答南陔兄佐藤外平東遣仁也托之宗家○文右衛門來告將嶋德次促山陰佃戶歛租乃飲之○遣二僕及源七於山陰種麥○令孝也見島喜謀益近數名且令元春督責○令勝之丞謂元春曰頗陪往山陰答曰午前有事午後唯命午後遣節之助視元春氏返報既往乃携仁也節之助出作一偶來請從至山陰元春在島導觀所種樹木文右衛門德次亦至乃集亭閑行厨飲元春曰近以杖不集爲辭何如予曰杖之不集島喜及德次之咎也德次曰他材既集唯樓上椽不足者三之一豈足以爲辭哉椽材適募邇近木商而不得聞高瀨木匠彌平氏有之彌平方在築後病殆危昨日返家既納買之明日以往更委匠二三人以黃病元春曰某責匠曰材果集卿能以本月二十六日竣事乎曰能先生須視暦定日而移也予曰善遂與元春以下至築後屋與吉氏田測廣狹久之去文右衛門作一別返新居視

久一與石工造廁趾又視僕務申下牌歸元春逢別○善次來不值雪氏於雪庵乞診○阿德告曰家弟將娶婦家父母命妾同郎歸寧妾明朝上途郎後二三日往何如予曰善○視暦定來月三日移新居乃召德次告之○夜福識來贈赤小豆謝遇○室氏遣礒五郎名阿芳○今日與文右衛約近日斬山陰梢賣之○築後屋與吉之子追予於山陰道曰某業種樹有梅數百株櫻數百株在豊前公願買之予曰吾子且見德次謀之

十七日

雨下○阿德携阿文歸寧○令孝也作與大村諸吏候寒及賀春禧束三十餘通○取德次米五斗令磯五郎舂之未畢德次請令友助移杖新居許之磯五郎從之去午往晡歸予忙其不待我命縱出且遲歸皆謝過又令德次諭之○山田人來賣茶實三斗價一貫七百十文○令孝也柬善次曰家翁病無進退藥亦不効暫觀病之所変而又服藥○室氏服雪庵藥○遣成章限藥商山平氏買烏頭蒼朮等服十餘裡

○德次以孝也旨乞黄果一石○招日桂醫鍼眴賤

十八日

始用自調烏頭劑又令成章墨標各所阿信置艾仁也火之凡十七八壯○巳牌文右衛門來曰將剪楮枝願使德次監德次不在乃携菜平友助往文右衛門從者三人皆用鎌令菜平友助助之約一斤直錢八文而我人剪者加一文午時室氏與婿携餉至楮株卒生葦室氏欲株之故來然剪後不經十日則未

生也逅婿谷磯五郎至朝來陰晴如朧月夜午後忝雨下避入新居令婿歸具著家買著數斤蒸之文右衛門父亦至乃供衆權楮我所剪百三十斤餘文右衛門所剪四百三十斤餘雨益甚黄昏歸

十九日

昨夜壽一郎爲勝之巫請曰將有祈於宰府菅祠願請數日暇予曰善我將以來月三日還新居彼方爲我股肱須知我器什所在二十五日後雜務旁午宜早還也既而勝之巫來出具御信示予曰口陳數千言

然諸意不了〻御信則曰汝須歸省云〻予問吾子欲遂歸省乎曰否某欲三年苦學而後歸也某明日上途然不得期日而還又曰某乏資用故欲出塾董耕而林外先生留許隨先生還山陰矣予曰吾子所言我不解其主意何則我謂我家方多事須早還也吾子曰不可期日而還也是似答我言而亦以御信且有初欲董耕等語假令鼻陶聽之恐不能辨矣我且問宰府距此地十二里往反四日常人例程也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中間七日而吾子不能期日還何

也曰某不能同友助等負擔也予曰吾子欲負擔之
宰府守又可怪且吾子欲筆耕作活者而往及七日
猶未爲足凡旅費一日四百文十日四貫文吾子以
方之資用之時欲費無用之財及日月何也曰某亦
欲早還然一出門則疾病死生亦不可測也故不敢
期日也予曰然則迂甚凡日之難期者或在二三月
後或在數百里外今以日則三四日以里則十二三
里既期而有病則還後言其狀未爲晩也豫以疾病
爲慮終身不得與人期也假令人乞我書彼曰願限

明日而成我答曰某今夕發中風亦未可測焉得期
日乎我借人之財財主曰願限來月迄之我答曰某
今日病死亦未可測也彼肯貸之乎吾子所到揭未
可測三字與人交言人必謂無信之人也何如曰吾
成買之助歸我鄕言塾無人故鄕信云〻予以其語
言不倫不可問答台壽一郎誦類來壽一郎携之去
今朝壽一郎與成章來爲勝之丞謝曰初成章以壽
一郎旨論勝之丞曰吾子請爲山陰學僕須早還也
彼愚鈍謂學僕也者同友助等負擔者欲見先生告

其所以不能也而拙辭令言宰府往及不欲期日而
攙入不得同友助等負擔之語故使聽者茫然而已
予曰我亦疑其混合而事而言心切欲聞學僕之任
而口述宰府往返仲故思曰上遊思曰負擔思曰之
資用思曰疾病不可測俗有瓢簞鯰魚之語即是也
凡三都書生食師家而不償飯費者自稱曰學僕不
自称曰食客不以客自處而以僕自處謙辭也故旗
下之士子弟居塾者其父兄必請學僕視之我謝不
敢當頃日章太郎父以其請得爲學僕特送金一步

二朱有生〻不忘師恩之語彼自称曰李僕我視之
猶門生也我室呼以君我僕呼以公嚴然与門生莫
異而自不敢齒他門生而爲師家任綱紀之役也若
傲然以客自處誰敢呈之彼迂闊不唯不習辞令又
言不知謙與傲塾是也吾子須諭之我因知彼魯愿
無他腸故不敢傍輔煩古也○遺孝也於元恭氏請
托新居件○今阿信矣出以不耐疾止生平善謝矣
今思如此蓋病深爾○筑前臼井謙次郎郎大坂中称神在龜
〻次〻郎來訪乃見孝也館之遠思棲今壽一郎接之學

徂詰○遣德次於今八氏先是達藏幸兵衛及中楚
雄家某皆請為中洲居守者不能定其人故請今八
擇之今八曰某亦不能自決與莊手氏謀而後○宗
家送膳○匠以杖不集為辭乃遣德次於高瀨木南
彌平氏求之不獲
二十日
元春來曰某自視山陰匠事至矣先生何不速買杖
予予曰買杖非我所親也故任島喜與德次昨夜今
德次見兄猶未見于元春曰昨夜彼來某不在故來

欲相見也乃召德次不在元春去稍久德次來曰既
見元春矣將見島喜謀買杖件○藍民部自飛彈至致
富田小藤太圖山星糊松本嘉兵衛東及渡邊茗石
所贈漆器中西耕石東小藤太曰民部至辱芳訊去
年荻原所賜高作至本年托上村木曾右衛門南遊
呈尺素彼以先生既去上國不致而歸矣故成契濶
幸恕某既知命門生輩以上已闋壽筵將集壽詩貼
屛風頓賜一詩不腆赤樽製刀架短冊架各一群尺
二謹呈左右云云呈糊曰客年先生所称藤田松陰

者來然技不售本年本地留商多亡產故無出賤購
書畫者近日先生書蹟直俄飛騰故贋作追日而出
然出以其某拙不售也云云嘉兵衛曰民部君來致家信
實先生之惠也今又托君田音請先生命致之家翁
云耕石曰劉生致芳訊傳青卯君入京然以匆忙不
相見也賜三國諸子東將待脚夫至午罷○孝也致
青村大津東及劉三郎田東二郎曰青卯兄來傳先
生明年秋夏之交東上或將卜居京師昇雖不當晉
地之任敢不努力竊意先生浪華二十年基業一旦

荒廢亦甚可惜彼勸紫長二生往彼地為高作明人
弋烏圖題一揮見惠青卯傳話於予則東孝也○民部又致河
上屋善三郎父子東善三郎即高山待詔令其子習
予書者○孝也之姉家同謙次郎勝之丞上途○作
麻野庄八郎等所包書及寄上國故人書二十餘紙
○青霞來○夜來患心下痞塞今日服紫胡苓連劑
三貼○阿東兄某來告村人聞公求芭蕉昨日掘二
根送之山陰頭賜在貸金二朱予怪其貴不肯與與
德次謀德次曰昨日某晤其人欲獲五百六十錢乃

付德次○塾生阿村生次郎代勝之延為侍史○申
牌携生次郎至新居令二僕種芭蕉庭上歸路訪彈
助不在其母見予曰試青霞告君家雖起浅深何如曰
拙夫好職妾母子雖不知其詳竊許之不悛遂為怨
府衆里正謀將陥之見憂甚拙夫方在赤關早晩將
還呼拙事則不可諫先生賜規將來○數日心下鬱痞
不欲飲食疑食新故漏

二十一日

卯牌遣磯五郎於潤吉氏取旧穀一苞舂之○遣友

助指作一命移杖新居○圓藏來贈蔓菁乃買其蘿
蔔千使婢洗之圓藏以雨致三百五十本止○室
氏欲庭阿芳還期不來今日使替人東○村上慎次
九月二十八日所發東及萩發二什來併乞債乃使
岩平責之曰慎次氏距我僅半日程而延緩過五十
餘日何慢之甚乎如債當挑抗之者取也○始服茯
苓剤○名日挂醫鍼胸及腰醫曰願名哉乃名養
玄○申牌孝也帰○今日南至丑牌快晴比曉霧
合日出赤雲蔽東南半天既而黲然午後雨夜益潜

浪汾冷後暖

二十二日

曉來雨止大風撼屋至夕不已○遣三僕於山陰助
移林運石諸件○雪應來訪室氏○紙屋平助來取
所属扇額謝以金百疋○圓藏來返錢二百六十四
文曰阿初所償也○潤吉妻病阿信往視之既帰告
危急状予欲名阿徳帰侍伯嫂遣阿信於病者許孝
也曰潤吉妻所謂陰症傷寒者阿信甚懼傳染請其
遣乃止○數日來以平次郎將東上作答淺野正八

郎大竹英治東及其所乞兜香文房詩二十四考圖
跋又作答富田小蕃太圓山星湖川上彦三郎松
本嘉兵衛東及興桐山勘兵衛牧下清三郎東又裁
與宗助梅屋星浦玉江八郎頼藏東又裁答千村主
水東不能悉自書則或口授孝一郎書之初謂平次
郎將以二十四日上途二十三日屬為則可今日孝
也見山嫡信太郎聞平次郎將以明朝發乃還挑燭
與孝也孝一郎且口授且糊至亥牌略畢別裁與茶
屋慎次郎米田齋宮父子東而東平次郎曰我所托

瓦十二封一曰與高山富田氏東中包與桐山國山杉下川上江本諸

子東及贄富田節齋五十七號○五十閒君閲壽一筵満堂賓告備如川花山花鳥今應嫋賦我北游先

年頭口辛酉三月閒富田翁閲五十壽筵賦之以寄｜｜此冝托大坂屋貞次郎

也二曰與越後人浅野正八郎東封中包與所請大緡二幅小緡二

并大竹與台所請一跋文緡四序及贈與治書一幅是冝寄京師六角堂坊藤

屋長兵衛者吾子若不北上托谷口恕助亦可三曰

與谷口恕助紙封中包與棚梅八郎東及八郎山陰記中洲湖一卷與十村主水東及

其詩卷與所請書一紙于所贈書一幅○其野八郎已歸御東恕助曰八郎既去公頭畿十村氏東於美

滌卿夫四曰與竹德點江紙封中包贈點江書二幅及緘燧村德東價寮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二】　二一

禧東三十餘通○東玉江曰信寒東諸登時致之福

田氏如賀春禧請從正月八九日致之吏有新鮮又

錢磊亦不可測今迭來書紙又封紙各四葉賦代我

書之又曰濟詒類識曰本年所賜月俸銀春俸今谷

口助恕是爲緊要物願取證券五曰與福田賴藏東一

通六曰與賴藏鍃錢一壺七曰與西島青浦東一通

東曰聞吾子既諾篤治所屬諸件何無一信于諸與梅屋謀取伏見坊回居座卉舟平次郎抗書一幅詩

充歲暮儀八曰與山中梅屋東一通東曰願取故宅在一井舟平次郎不睍書一

悑以充儀歲暮儀○內乞室氏照河石東｜｜青浦梅屋同巷而居吾子驟

見之我瀏東青浦謀買池田稚桃彼若以無金爲辭

吾子願貸金二歩如其所授庇卉顧攜返彼若求握

木債及藁直願付之九曰與尾崎秀民東一通東曰聞限

并一治富貴館請供語曰吾子歡既送所約木棉緡及松魚於府內數日既過七八旬猶未至吾子歎我

也十曰與京師劉三郎東一通內包其所請題｜明｜弋烏困詩一幅｜人

十一曰與赤關人茶愼東一通東曰前日托萩人健策呈尺素既到否憐

欲買青魚若焉鮫魚願報其直又曰與爲我見瓜生恆二郎問長府清水氏宣家迚返東何如｜｜｜

十二曰與三原人米田齋宮父子東一通東曰秋初龍山翁東

我曰願作拙集序又願促令即評我詩乃作序又令見草既其詩二卷而付其評爾後既百六七十日杳

無一信敢問何故願登時發回音於大阪谷口氏又曰願爲我貝三臓圖一

筐價金二朱丁子香一筐價金一朱奈勃下篋一種米臉篩一箇一種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二】　二二

次五十錄如其直俟吾子歸償迭又曰金二朱蟬充饑儀

祈吒存既使壽一郎攜仁也之平次郎氏致爲返曰

平次郎以既脩行李別無藏紙封者借我所攜柳籠

矣

二十三日

還二傑於山陰曾褚○巳牌訪仁藏會其理髮不見

叔嫂見至潤吉氏問其妻病訪松兵衛使節之助時從

卞見元春在不返曰元春曰方有客午後願見於山

陰過平次郎戶外入爲其妻曰拙夫今朝祭矣返柳

龍語文去公墓歸見伯嫂名孝也爲曰村兒僕折長生園櫻及桃汝且往視○仁藏來謝二十年前爲様園兒賦杏花春雨樓詩見集本數日前書之今日贈仁藏○午後携菜平至山陰元春在焉曰匠頗努力矣昨夜風烈前日所種庭上二樹僵命二僕復栽之元春勸剪枝葉過半作一來曰奴牽牛數移於窩氏板數度矣德次來謀梯級綫急予曰莫若緩也至楮田磯五郎忽饗平菌一斤餘令菜平藁包之田側間有溝水處令友助後迎盡决之見楮數十百本援在田

間問誰所爲磯五郎曰楮當種崖陰所而在平田大妨耕耘故奴拔之也予曰我固知種平田之非然範孝所為我難鳴其非故隱忍至今將留之而移其株汝不待我命擅拔之而枯何也汝何不思去年種時費多少金乎乃命剪幹置根溝際謂友助曰汝速之及連謂久一曰明日請與二力來種楮根初二僕告文右衛門將來買楮故令菜平携筆紙墨來將記斤數而終不來乃歸○夜室氏訪潤吉妻病及叔嫂

二十四日

昨夜微雨此曉大風飛雪遠山皆白本年殊暖至此始寒冷○遣三僕於山陰○辰牌佃戶久次來致米一斗五升曰昨日某致公之官租一斗五升於及連村倉伍長不受曰廣瀨氏當納米三斗七升二合今減之何某知不知其故携歸矣公善處置予曰文右衛門與我約納米一斗五升其餘二斗二升三合則以金代米矣蓋使不當直伍長未與聞也乃謝久次歸○携節之助出訪彈助問其家難何如曰衆怨方深棄伐家翁謝司唯命之聽歉不容將訟縣府某謂戚

賤有命不可妄卑屈求免也故既泰然任歉之所爲不復陳謝哲三郎見予述村倉不肯受我米一斗五升之故且曰伍長武尤我米粗惡謂此安足供税乎夫官納其田所産米之善惡則因地性我耕惡地故廣狭均而他田五畝産一石者我田僅産三斗本年旱魃之所知我田當供税三斗七升二合而僅産一斗五升其餘二斗二升二合我將以金代米本年全郡豐熟獨我田凶歉我不敢私一粒盡上供猶欠二斗二升二合而以米粗惡見尤不亦冤乎彈助曰今

良先生田亀圻揚麈衆之所睹凡他田皆豊而獨出
者閻村相放例也若在餘人不私一斗五升而訟全
耗使閻村相助不笑而論米之善悪者徒恃先生之
為君子也予問前日牒載本途六勺米二斗七升餘
何義彈助曰本途也者官租異稱也六勺也者轄夫
卸稱也舁夫大君轄者祿自郡國出毎高百石納二升
例也此二件皆納縣官者吏以下不敢增減一粒也
問出米一斗一升何義曰出米里正及伍長走卒俸
米也問我官租二斗七升餘而以一斗一升供里正

以下私亦寄予曰公之所謂官租即水田也公所有
火田高五石餘出米則合水火二田毎一石納二升
也我田畠高九七百石其出米十四石餘所謂庄屋
里正部呼組頭伍長部呼肝煎走卒部呼之給俗呼日給傭也問欠米二
合何義曰米久在苞中乾而損故預一斗而加一合
也問米一升倉畜何義曰更畜守村倉儥也問我納
倉米僅三斗七升二合而一升矣閻村七百石則殆
二十石其儥不亦貴乎曰倉畜者不問高多少唯以
戸口定一戸畜一夕也二升長崎追欠米何義曰凡

日田租米皆發長崎而官賣毎中崔歲耗去年所發
至今年報其數故曰追欠也予曰我僅三斗七升餘
豫納官米矣而有追欠二升則日田全郡及玖珠二
豐等直隸官租發長寄者數萬石當有數千石追欠
米在歲亦豪也古人豈欺我乎我怪縣吏村正之徒
合從欺天國私如此而無討耳彈助大笑出友助迎
曰久一等俟久矣過茂三郎氏贈錢五百七十文謝
其子犁我田里諸田今三傑勞之令父一及二力挨
之時風雪俱興而手如氷皆避入新居楪木屑暖手

走友助報文右衛門曰楮既剪矣文右衛門至檢楮
殆六百斤延友助取餉午後日忽見而風更猛令衆
種舍北地形陡下處申牌予與節之助歸孝也貴昏
歸曰既皆種矣○夜紙屋平助來傳彈助旨曰願獻
一杯於山市亭問客誰曰先生父子及雨窓君相良
文敬也予曰今日中寒然聞公之愛敢不努力應命
平助去孝也曰閻郡覡彈助父子所為大人一出則
無不知者児往謝彈助大人莫往予曰善○今日鶴
陽來曰聞先生病傑多冗未能拜候適有贈蒼鷺者

疑其既腐然人稱以時新故敢貢厨下祈叱存〇孝也贈紅鼠魚肉〇叔嫂以地蔵祭贈飯

二十五日

已牌訪彈助謀其家事〇紙屋平助來〇遣三傑於山陰招田又種麥〇孝也招伏茶〇勝之丞自宰府歸贈蜜橘二枚〇夜招阿信孝也勝之丞將飲之阿信以有客辭乃送膳〇先是仁藏爲其鄉人阿部某乞題日出度叢祖從長公所畫観音像詩今日書絹送之杢下餘陰廣先封毓列炎名藹雅日出歟畫檀風流法雨飛々集慈雲靄々浮人間悠無比珍

室度千秋〇孝也將訪山崎氏乃命逢過鶴陽氏謝

二十六日

醇恪居士忌辰令孝也設齋與室氏往贈菜資錢四百文令亮珉誦經〇遣三傑於山陰種麥又遣阿村阿芳所遣僣人阿負抜蘿蔔洗之〇已牌携生次郎出訪彈助遂至山陰視近及婢僕事初出飲大黄劑至此欲嘔又發頭痛乃歸謂室氏曰卿欲醃蘿蔔婢恐誤事嘉親往室氏携二兒往〇今日友田人來欲買楮問直曰一斤十二文以既賣謝既而告德次曰前日文右衛門謂我曰本年楮價一斤八文吾不知其歎我曰賣楮件倚頼吾子今聞或言十二文也一斤而私四文則總計千百斤即四千四百文也其私不亦甚乎卿請往詰之德次往返曰逢遇之彼將定楮直穀我不必仍前日之言也〇遣孝也於兩窓氏問本年金銀出入總計〇兩窓來

二十七日

東鶴陽謝前日贈〇及連久一與文右衛門弟某來將價楮直予曰昨日遣德次定價而未定敢受直守

遂與久一謀引山陰東泉入庵久一曰某將量地高低願公與德次往〇已牌孫晙乃與孝也之山陰坐樓雨俄至走友助迎久一初去久一至室氏亦至雨勢衰乃出過亭側德次負傘至至泉側用繩量高卑曰最高處當鑿五尺也又謀掃杉葉田久之返新居予不堪飢取僕黄粱飯喫一椀歸令孝也過彈助氏謀買其隣家梅〇阿直送蜜橘一枚及乾蝦告昨夜自豐前歸〇兩窓致南涯兄回音及其所贈蜜橘五枚東曰聞向杵屋遠邑與肥後屋邑鶴崎隣爭境鵠

崎人傷衆數千制林決堰將決戰伺杵人大怖告其
上遂休私鬪而使者未往未和又聞中川侯藩内有
亂未詳○谷口宗助東至來曰謹致鴨下安吉所呈
紙包云々紙包不至疑府内伴唯帶來紙包則將繼
至○室氏訪阿直○夜二僕以親鸞忌皆乞暇去初
二僕欲朝往暮歸予曰汝參親鸞忌何故曰欲脩冥
福生於極樂也予曰我聞佛不救不忠父汝受我一
日傭而捨一日事也不忠也而祈極樂猶禱不潔近人
叅將唯避之不若盡勸主家事以夜間休歇之時參

佛不勞而得孝也二僕悦○雨晴東家婢友塾生來
問孝也所在予疑其與彈助去乃問其也曰汝不見
彈助乎曰見矣彼人問尊翁在乎見答不在彼人向
大兄許去予曰我在何故曰不在乎曰兄謂大人不
在豈圖其臥在屏内乎東家婢以伯嫂念孝也至疑
其為狐所魅欲㕘人究其所在予曰止兄與彈助去
也既而孝也自宗家東曰方與彈助在而忘許將與
赴市山亭敢告乃使壽一郎告伯嫂

二十八日

夜來寒雨朝起閲窓四山皆雪而終日雨不已○孝
也曰縣吏既僕人名要右衛門於赤關称病不還彈
助欲代父受譴吏及衆不逞皆不可吏類命促汝父
歸彈助愠昨夜將趨縣廳辯而忘等尼之代彈助而
往吏先容衆言將使要右衛門坐訟彈助曰子者父
之貳也我在決不使父坐訟也彼意非不善然過猝
直吏不諒之且彼未知其父陰險皆貪為衆所棄願
大人諭彼知其父過失以婉摯代禽獲不戰而屈敵
良策也乃使孝也東召彈助○德次携久一來見曰

文右衛門欲以梢價難定匠之何如予曰我未信或
所謂一斤十二文之説御輩須問傍人定價也我非
商賈此等瑣事卿二人先決後聞可也久一又述引
泉説曰一切費用金三兩二歩足矣予曰善避速唯
吾子意○彈助來與孝也延上遠思樓予曰我為君
謀在有三策敢問上策曰尊翁方称病篤君不侍養奈
人口何君宜速往親謁報衆怨情状與尊翁誓曰今
後罷田島村正不復趨縣府及會所局也身如無口
龍不復言郡政得失也從前郡邑公簿及諸家私簿

金銀出納會計分明無一錢不償也使尊翁親書譬
詞君携帰亦雨窓等使之告敵〻必聽矣敢問中策
曰秋日田村正賍上霞下租額数萬石官與村正領
半民之有田者苦一年而官未知之君自首村正惡
習使官改正則萬民謳歌誦其德不唯君家敗衆村
正亦一網打盡永為我日田立功然君家禍恐深於
今日也敢問下策曰君束手無策日又一日衆怨益
深喝官使人見尊翁病弐以欺上捕下獄大事去矣
君請擇之言未已而窓東曰青霞来方飲之顧迷臨

乃往青霞花溪偽陽弟幸右衛門別號東作左座主人供酒既
客去問潤吉妻病将出而窓曰彈助猶在遠思樓請
傳言欣右衛門哲三郎既来請速来既帰促彈助去
○元春来告新居将落成不値
二十九日
先是孝也與仁也禱予病於龍馬塢稲生祠今日祠
官送神牌神符乃貼之臥室柱頭○遣孝也於元春
氏謀新居件元春曰匠視我緩急而勤惰先生宜如
期以来月初三移也縦延十日決不至結局矣乃戒

德次等○磯五郎病疔○午後借宗家則量繩携業
平至山陰測東泉至危遠近盖百十四五間矣匠告
竈壞乃匠友助召孝也及德次德次至乃命諳朝召
圬者又命促匠作紙障席工来測室廣狭予曰明日
須来我家取席也申下牌帰也途逢孝也共入彈助氏
彈助留供飯謀其家事戌上牌帰
十二月
朔
朝浴拜神牌国會後毎旦為例不記○夜東左脇珠疼召養玄

鐵○孝也携二弟乃塾生数輩至新居煤塗厠材又
拂拭柱楹○熊市席工仙助来乃付浪華携来備後
藺席兵又令友助送十二席為○阿薫来諸學縫級
於室氏○遣二僕任新居雜役○遣婢新居為孝也
等炊飯○午時携勝之丞至新居視匠事又指揮圬
者作竈圬者曰竈側設爐尤便中牌孝也携諸子先
帰乃命買二小爐送之視所種諸樹待至黄昏爐不
至乃與勝之丞帰途遇節之助曰遍尋爐市廛不得
纔得二故爐予曰圬者恐既去且往置諸竈側訪彈

助而窓在座主人将供飲迺勝之丞名孝也孝也使
悦太郎来曰有家事不得拜趨而窓曰主人翁進退
方谷如何得宜予曰我勸往見尊公咏替紙矣而窓
曰識上策也彈助曰然則數日後上途既飲與次兵
衛来乃辞○友助来迎○孝也謀其家事予曰不凝
不聟不為家翁姑且喚而窓謀○今日雇久之條一
作舍南北路○昨日今日事務蝟為劇且病不能細
記

二日

初中洲佃户良右衛門者不能納租請以身償既定
約然逃不来令幸右衛門責之今日始来○潤吉仁
藏来曰公移家具何日若明外日曰我二人請發僕
相助○已牌携莱平生次郎至彈助氏昨日使德次
説茂三郎謀買其山茂三郎欲獲金十両德次難之
茂三郎欲添田二三畝問其官祖曰忘矣予視彈助
氏田簿載茂三郎田魏山際者二畝官祖二斗二升
餘至新居指揮百務孝也携塾生數輩来糊紙障然
以未全成僅二枚止以枚邦人數紙障阿信贈餉孝也令

二力来脩路而窓来未牌孝也與塾生去黄昏帰○
昨日来秘鬱冗不能細記○夜興室氏話伯嫂許疝
氣大發名敬照按摩○先是阿德約本月朔歸既而
稱病不帰伯嫂以下皆不悦而窓聞之竊遣人迎之
不帰

三日

鍛五来欲發其人相助予曰今日未能移家具異日
請助○謂德次曰聞近以我今夕還新居明日皆罷
帰其家彼在我居猶不堪遷緩况其家皆在三四十

丁外今也短景卯出申帰中間唯四時非在我居而
盡夜拮据二日恐不當一日也彼若厭同居我且令
夕宿新居明日以往復帰故居待指完遷何如德次
曰識上策也予曰吾子請速往与衆近謀○與德次預
籌近務前後令孝也記授焉○謂勝之丞曰今夕以
往寄食我家○夜来脊肋痛尤甚辰下嬶令孝也携
摘本悦太郎石田順助生次郎莱平先赴新居○潤
吉仁藏各令僕二人来助役彈助亦使一僕来皆運
家具又取命根市中城而席工席所造席○叔嫂来○

午時至伯嫂許告洪新居而携勝之丞出途過彈助
氏謝至新居近方造紙障木屏爲風吹飄濁座如雲
如風雪齊起樓上樓下殆無所容身茉平等使紙障
成隨糊之障有大小紙幅不称孝也帰取紙室氏携
二児及阿仲至阿篤阿貞従元春徳次來指揮衆匠
甚力至黄昏始布席迄春先去久吉（先是称良右衛門者）來
徒二僕來徙夏擔（以下加久吉称三僕）坊者二人來備竈求來
黒（里）匠一郎次來贈蹲鴟曰某久病不來今児五兵衛
代矣黄昏後始炊赤小豆粥行移居儀下箸者三十

一人（予夫妻三児三僕阿仲徳次一郎次宗家僕二人仁蔵僕二人彈助僕某匠五兵衛夜平室助）
（助右衛門久七深平藤七悦太郎勝之丞茉平生次郎順助阿貞阿篤）餞而飲之
孝也與整生去留阿信宿徳次為衆匠請曰我輩已
出家数十日百事荒廢願乞三日暇帰而復來予曰
勿違約曰諾予曰我居四壁猶未完立加地勢孤高
風隧所自燈滅屏仆吾子所知吾且忍凍三夜待吾
子輩來若違約使吾病也皆曰不敢徳次與数匠阿
等去○賓彈助氏臥衾且招之不至○宿新居者十
四人（予夫妻二児阿仲勝之丞三僕四匠阿貞）戊牌後風止然寒甚

以障屏不完也○今日多務遺忘過半

四日

衆匠皆去○匠筏平來命修紙障廁廊又造棚○坊
者二人來造爐炕又塗壁○辰牌孝也令菊之助岩
平來問安○徳次來謀茂三郎氏田仲偶文右衛門
久市（以下久市皆係久連久市）來乃與檢其田及杠林廣狭○阿
仲去○室氏携三僕返故居取家具午時帰○宗家
贈紅鬣魚○匠彈助氏臥衾○潤吉仁蔵來賀飲之
弥兵衛來與爲弥兵衛偶留謀茂三郎氏仲乃送視

田○文右衛門來贈巨蕭蔔飲之○遣勝之丞取書
籍及助等三徙逐移諸具初予謂徳次曰我獨與梅
野源右約贈精好唐紙二葉聞卿将訪彼謨就吾室
假紙自彼也徳次告室氏曰公命取唐紙不言贈源
吾室氏與勝之丞謂将作字携紙及筆硯印迹而徳
次遂空手之源吾氏○孝也來致玉江田音柬曰芳
翰至使僕就福田氏問大卯吏人新恭及羅者姓名
僕二訪福田子不在今日始相見得聞其詳大夫五
人（大卯卯三郎大村五郎兵衛江謨官大夫江戸用　稲田中衛大村舎人｜｜｜｜｜｜）

人三人（朝長攀武田弥次之允・右衛門横山雄之）、网人十一人（江戸平之助稲垣主）
計（稲田半人浜江九郎兵衛中尾半兵衛宮原久左衛門福田與緒方久蔵大村兵左衛門針尾久左衛）
門福田千太夫又曰大村月俸券附谷口氏件僕已報福田
氏矣十一月十七日発○夜室氏携婢僕返故居洛
因留孝也○今朝快晴四山戴雪者先承初暉雪下
有一條横烟近山出没其間稍久烟散則風起寒甚
至晩風止日復照山雪而烟合市上比平地観極奇
○仁蔵氏以吾八忌祭招令仁也往

五日

室氏昨夜宿伯嫂許今朝遣磯五郎迎之○孝也告
曰数日前島嘉報新居既費百五十金矣予曰十日
前汝告島嘉報費八十金爾後一日費十金不亦甚
乎予曾謂島嘉不親来按察一切委徳次徳次以有
埜務四五日一来其餘悉委衆匠莫有統領者其費
恐不貲也而島嘉徳次皆謂自竭力矣戒既訖彼二
人不欲傍掣肘今果如我所料孝也曰大人何不見
元春謀之乃共出仁也従径霜如雪木葉不見黙青
経東泉側下石原坂過櫻堤（山陰所築上道）到大原訪橋本岩

見曰我北陸即公也頗屡往来主人悦謁応神祠過
千口至楊原孝也則訪元春其妻見曰拙夫在升陽
氏乃遣仁也迎之返曰既去矣帰路過中城元春自
路在家出曰先生何之曰不君家之而何之乎乃返
其家語新居件元春曰先生宜告而窓君今島嘉速
会計也乃至雨窓氏雨窓召島吉曰吾子須與徳次
会計新居所費而見観叔父也既而雨窓将之弾助
氏乃與阿吉謀阿徳件孝也至阿吉供飯帰路見叔
嫂阿真謝旦伯嫂氏孝也援青村所送粲一籠凡二

十一種重十斤餘直銀七十七匁二分乃名成章視
曰亦好品属劇之曰我将令友助助也見伯嫂伯嫂
曰阿徳無状慢我甚欲令孝也訣絶奈何余曰唯命
然頗三思切辛爾過弾助氏謝午時帰善次方在我
家飯曰願観二泉乃導往○又連人良助来贈甘薯
不値○節之助兼平久太郎来致故紙障四及掌一
籠乃東孝也曰独與成章約遣友助劇楽然非彼所
長願彼二三子楽既有成章而後到何也有伴送返
徳次来送新紙障須促○紋平木全設棚庖数所○

夜還二僕返宗家所龍〇仁藏送鳩一隻及蔓菁

六日

霜威如昨〇紋平來命塞床下以遏猫狗〇課二僕闢庵前土崖數尺令勝之丞助之〇午後與勝之丞課二僕種麥作一來乃命取前日所種遺楮楮田際者數十株種之〇孝也今生次郎來致紅鬣魚大蔽盤者曰是山崎銑一郎所呈賀新居也又曰德次曰障德既至也云〻乃答曰汝須語朝代我之山崎氏辦也昨日我報新障在我故居故屋促之猶曰德次

云〻汝何懐〻〇室氏從婢負到其家〇欲明日招客（雨窓　松兵衛　仁藏　彈助）令室氏携二僕返故居取器具因東孝行也日明日之會彈助來否不可測我遣僕問之僕當終於汝許汝聽其答彼曰不能辭遁也汝携銑一郎來乃東彈助不在〇始令勝之丞理髮

七日

紋平來命作東窓短欄〇返勝之丞友助于故居取器具路過彈助氏問其來否〇與室氏作膳〇還仁也備河信器具〇勝之丞婦曰猶豫久未決終辭〇德次來予曰匠歸既經二尺我室嘆曰匠物請延還期至十一日而元春老與孝也不聽以三日還則匠不復來今也欲居爲無家具且不耐寒欲去爲無守者實鷄肋也公爲二子所賣矣非二子賣公也而德次賣二子矣我曰非德次賣二子也畢匠賣德次矣我夫妻問答如此謂何如德次曰豈敢守令將之冬於里促匠也〇孝也携銑一郎來少間雨窓松兵衛來待仁藏不來遂膳二子及孝也既而登上樓四望未散令仁也送銑一郎去〇室氏從候使婢延也

安聞阿貞從〇謂孝也曰聞田代僕次來爲新婦謝伯嫂汝如何處置孝也曰從次以見來責岳父母將數訓新婦也予曰善古云嫁不逍舅姑爲不幸新婦則以追舅姑爲大不幸故聞我夫妻將來未相見先適於父母許歸治欲責絕之然宗家以阿信故百方迎歸我夫妻入門後新婦從阿信候安否阿信病則不獨來我妻屢病阿信常來看新婦未嘗一視湯藥也未嘗一捧盤盂也我夫妻將出阿信必先起座而丞扇履新婦未嘗一起座也路人之視我未必如此

甚矣其於夫妻如此而我不必論也唯汝嗣母且夕
人也而新婦事之猶事我夫妻是我所不忍視汝嗣
母謂我曰叔謂新婦終能助其夫而承祖先祭者乎
叔既知其不可何不令孝也絶之乎母乃未悳也此
我所不忍聽汝非木石又須[illegible]嗣母及我心矣然我
寧出汝亦出妻外人必曰廣氏世断妻人之多言亦
可畏也族屬令汝教新婦汝不能教遂至失嗣母歡
是誰之過乎汝須令俊次告岳父母以新婦所作令
之篤訓勅新婦從則迎之否則絶之藝甚懐恭數○

德次來致文右衛門楮直錢九千之餘曰猶欠八百
文餘

八日

紋平來○遣二僕取故居黄粱借彈助氏碓舂之
○送腊於仁藏氏○遣二僕借茂三郎氏磨脫粟二
斗三升即本年所穡○俊次先太郎梅巖來贈新居
祝儀乃飲之飯導之觀我田俊次謀新婦件乃謂告
孝也言俊次曰寔與郁息皆○清激成章來乞字○
叔嫂拉女孫來訪阿多嬰從敘之○仁也晩復畨孝

也許今日歸致村上懐次東東曰祇荅想既到左右
矣專著隨筆十卷付仟兊辭初約以前月盡奉還而
誤期顛想○正也之文右衛門氏觀蕉楮勝之丞從
薄暮令仁也往迎阮文右衛門送至且贈巨蘿蔔○
孝也來曰將招春霞梅巖等聯臨莅曰諾前日命汝
爲成章剣樂我延領遅之今日成章來乃爲謝其労
成章憮然曰未聞也青村以我屬故從浪華送藥役
在千里外猶不忘我屬汝僅在數里外而怠慢如此
何不自有乎○夜令仁也送孝也

九日

卯飯携二僕至舍西栯樹下種麥○勝之丞莳田側榛
蒙集楮枝而遺種者數十種爲予共曰汝輩詐術露
矣友助曰何故予曰此地土性粘而壤霜蝕使粘者
凝壞者碎及其渙二者相和其糊塗鍬頭猶如濃墨
在筆尖不便揮灑也而十月來汝及磯五郎常待日
高上而出我尤其晏輒曰霜未渙安能下鍬乎今既
呼凍然則前日待霜渙時獨不凍乎今日之言實矣
即前日之言詐也前日之言實矣即今日言詐也何

如友助笑曰今日之言實訴日之言詐也奴謂主公文人必不解耕耘事是易欺也豈圖其觀於筆而悟於欽乎今後不復敢詐矣節之助乗平来曰郎君使某白曰申牌會客速忍楼顧臨乃返使三生糊○清徹成章来乞字○翻師元春携福田篆刻師石城来訪翻師贈羊餻及至齋乃飲之時近紋平助右衛門在焉元春曰某屡促島喜徳次會計然不果餘近亦不復来先生親雇二近數日而傭賃何如予曰善二近自然則寄食費廚予曰雇賃錢許元春曰工寄食

者例二百四十七文先生枉賜二百八十五文何如予曰善二近曰幸甚乃約自明日始導翻師遍觀我田中下牌携勝之丞送客至中城口別遂至孝也許聞青霞既在樓就見少間仁藏先太郎梅当曽根界漢来孝也供酒予親煮精客悦每人食殆一斤論話競起戌牌散○明日丁先室忌祭孝也留予宿東家南軒仁近亦来咲勝之丞宿別室磯五郎来曰奴痛今始帰矣○夜半夢覺憶文政辛巳觀伯父即淨公病伯母命宿此室當時狀備在目而既四十一年也矣文政丙戌年十九病臥此室南後始宿云

十日

返勝之丞迎室氏至乃謂孝也曰十年来我屡漫遊汝母忌祭多不在家汝繼母奉祭甚虔汝宜謝乃賦一絶置先室靈前（游佚先夫卿里帰児方生女侍庭闈蘋蘩猶出新人手豈有慈花繁作衣）○謂孝也曰今日使何人誦經乎曰將請在塾一僧予曰昨日我見翻師有明日亡妻忌必見公之語須招翻師也又曰汝母没時相良文敍自視湯藥且行歛詳見追思録汝盍招文敍也孝也曰諾既翻師

至誦經畢供飯予夫妻陪食○已牌與孝也將出展墓文敍至乃飯之遂送之出仁也從展墓入翻師房話久之帰途使仁也南行取田際小徑以驗遠近會三丈仁曰我踏近千歩也矣○至西家南軒作書數十紙既而贈案平郎之助生次郎岩平悦太郎各一紙以其有勞於移居件也○東家排北有櫃樹即淨公所種十年来既枯予欲以作奥柱（俗呼床柱漢名未識）令徳次鋸截○三僕来移家具於新居○申牌携勝之丞帰新居○二近来○夜室氏携二児帰曰諫山東作

送餓報卒哭矣又曰磯五郎欲賣其家所藏石臼於
我今夕去曰明日請使友助来
十一日
味爽令友助赴磯五郎氏因東孝也曰欲謀新居件
速来○令久吉掘新所移樹根溉糞又命鑿廚外小
溝予立視之正也在側昨夜霜積胡床上如雪正也
指畫作字深半寸室氏摘霜花如毬正也食之室氏
曰嘗聞日田寒然不謂如此嚴也○孝也来呈緒肉
来曰二匹之外無見匹我事安得議乎諸繞見元春

謀也大昨日元春有愚欲見島喜徳次皆避不見之
語亦可怪故試問其故室氏曰昨日田島人永藏来
贈元結（拈紙作総塗胡粉、以縮髪者謨名未聞、）君及妾皆不在永藏
何人予曰我姊妹嫁古後氏生男曰道隆道隆生二
子兄曰要右衛門弟即永藏也乃使孝也婦路謝永
藏○二僕荷石臼婦命更闢舍側崖又作井綆先是
綆用藁索而長跆十丈不堪其重今日始換以棕櫚
索○雨窓使人来贈雞肉曰今夕甲子祭請臨又贈
室氏砂糖○阿信送肴又送室氏于房○使二匹裁

櫃作柱皆以腐朽辭予以先伯父故不忍棄強命之
曰他日換亦無不可暫試用此○久一来曰双連人
欲賣山林願觀乃從出前日所視鎮與氏田西南乃
是也杉尚稚殆二千章北狹而高南廣而低自成阪
勢阪盡有田二畝久一曰林及田皆無租故價金四
十兩予曰且使徳次等視○生次郎来以孝也旨致
谷口總助二束一曰宇都宮龍山金子在中東至其
門人近藤陳平致此曰龍山托東他人然以金子在
中不便遠送返之故閲數月矣願速送之一曰青木

松軒者金子八兩在中東至謹送上龍山東曰拙稿
賜序冀使僕重於九鼎大呂者恐使先生得妄許可
之譏耳不腆金一兩聊充有資祈叱存近製一巻欲
付詐稿上梓願叱正閲筆金百疋亦叱存松軒東則
喚孝也別有府内大夫岡本主米岡本外記東ゝ曰
國君自来帰當東候左右也而寡君東覲家國務劇
不識不知至契闊莫時方氷雪不腆金三百疋聊充
候寒儀祈叱存○黄昏與仁也至孝也許聞其既之
宗家乃往善次乃國寺在座主人供酒飲將徹行徳

元遂來酉下牌返東家栽荅二圍木氏與南陔兄来
遺悅太郎托之潤吉○守西家看致田陂右門松岡
良哉茶屋眞次郎田奇右門曰阿左從歸述令閨不
能來之故然此件實繫清水氏安危顧興病來我將
令疾之迹令閨之命之聽也良哉曰健策歸致芳訊
被示高作以觀同社皆感服共哉迷封翰紙六十慎次郎曰闌
公欲青魚及馬鮫魚時物迫極貴非金三歩内外不
得也○孝也投松軒東中有荅予東曰九月念八蕭
東至承先生嘉淺歸鄉方卜築山館實人間清福矣

開明春東上書甚僕亦將以春晩携豚兒遊浪華應
幾相見也云々公主前月二十六日宿敝邑城下隨
從諸臣男夫一萬千五百三人而皀隷不與焉驛夫
皆自三四十里外以三十六丁為一里集者三四萬又自前後
驛會者二萬諸侯皆發卒衛護敝邑跨六七里其費
八千金尾張公不曾二十一驛事谷埋溝加供給之
費凡四十萬金云口詢後數日間騷擾難沛實未嘗
聞見者非筆舌之所能盡也或閭驛人悉出奔或悉
被探楷口又有後命曰假宮類一切莫毀以俟明年

西上世人謂西上者公主乎大君乎未可知也若大
君則費恐數倍焉云々○稿東家南軒

十二日

石壽一郎口授瑣事録○買德次米一石五斗命往
潤吉氏取眞錢八貫九百五十五文○勝之丞從二
兒來○室氏令三僕借牛移於器什新居○令勝之
丞携書籍先歸○清徽肥前人花房某乞詩曰某即
櫻井元爽父也○午後喚仁也歸風雪大起地上初
積素○近久七亦來寄食夜去二近宿○寛度來而

新居留宿

十三日

乗孝也曰夜來風雪自壁罅入鉄衾氷被褒朽達和
泋澳赴宗家君仁藏氏借故扇風一二雙附倂也寛
度來去汝連來鐘譚二集及弘簡録附倂送返○孝
也來贈橘一籠又示烈祖成績及神德記○文右衛
門父伊右衛門來示祖牒曰銀九十六匁餘予曰顧
就源兵衛氏取之乃換牒孝也回汝須送之而寃氏
借銀券也伊右衛門回定年蔵價不上六七十匁返

年荐饑昨年百八九十貫今年九十貫官從時直收銀豊年多穀則少收銀山年寡穀則多收銀於是窮有益窮之法之敝一至此哉○正也携之助帰宿○孝也以將訪曾根翠溪辞乃贈書扇二柄翠溪○山田范四郎送生魚五頭皆長尺餘束曰下網舍南澤中所獲魚名伊駝者餘國不産唯我郷産氷雪之時味尤美他魚無及春晩味減殆不可食○茂三郎贈乾柿○寂正来揖辞乃送錢百文○仁藏贈煮蔬○贈人参及果○匠紋平助右衛門父七十賀来會作

床及辞○德次来議曰明日以往衆匠將集立厠偶紋平將隨公所命是随也予曰善衆匠皆来則我不堪飯煩宜令匠置米我命婢炊之朝供羹一椀午夕供醃菜菔也德次曰然則幸甚乃授本月十日来庭債於紋平助右衛門等凡三メ文○道磯五郎於梅野源吾氏乞槻桟將以作床部横柱○先是高瀬竃工欺室氏取錢九百五十文而不送竈既經四五月今日遣磯五郎責之取故竈及承塵實○今日孝也携島喜德次會計籌来授予曰籌所載百二十金也

前日島喜曰百五十金則諸費全而見聴誤出百五十金也島喜以宗家冬務劇辞金錢出納白事既畢八分専公令後亦二分也予曰善唯所載非受德次及元春口傳不能

十四日

范四郎所送魚二頭既死乃宰三頭猶活遣二兒及友助放之永山城濠前之助從之去○室氏卒婢償送故居取家具夜帰河信説賭者○德次来命籌作樑上紙障天井（謾ぶ木閣）貫德次曰退與衆匠議後命

匠六人来今三人（紋平藤作忠一）作輿三人作厠舎（十助久六助石）衛門○今室氏招問信以掃煤次○文右衛門来曰家翁曰聞先生欲買茂三郎氏而疵其直責彼兵生家隣山又包於先生田饋鋌使所欲先生等有欲賜六両二步之語更加二両果勸彼從命（子）曰且與德次謀既德次曰茂三郎欲忍得金九両而伊右衛門曰八両二步則買委伊右衛門也乃還磯五郎報伊右衛門曰德次勸我從吾子辞矣○久一来曰明日忍快晴移梅何如予曰善先是久一作一勸予買双連人

梅數株故云

十五日

曉來霜華敗雪日出一天無雲暖和如春遣友助於
故居取鹽及糠遣二僕於及逹助久一堀梅○逕來
如昨三人立厠三人脩椽○在阿貞筝某携牛馬谷
一頭移家㒵又就德次取杉賊八束○辰牌伊右衛
門來曰某見茂三郎告先生旨茂三郎曰我欲從命
而母妻不肯也鬻者實次茂三郎屬勸先生而見許
今而聞婦人言今我無顏於先生視丈夫也予曰我

素疾直責然不能止於吾子父子懲吏而許之彼不
肯我幸也乃與伊右衛門出追久一等在處勝之丞
從過坂口一家久一僕二僕及作一兄筝方堀其舎
後梅須臾收數株來行一丁許地勢微上道在有小
梅堀之幹大而寡枝細石四圍鑿之頗難乎不堪遲
與勝之丞東行右有大石高四五丈背之北上數百
步田新開多遠眺鶴佳又下皆曰堀來到半乃至伊
右衛門氏座南軒喫歠著暖甚良久鮮會久一等來
曰僅畢矣乃堀前日所觀里正宅趾梅大石擁根無
所下烏嘴先堀搖之不動令勝之丞石交助且曰閑
久求里人將送我厠石若雇彼等來尤成上策上ゟ間
携久求里人八人來乃用數棒撤石経恒於梅軒或
作皆曰曲強如此非衆力治不能克也令八人及二
僕擔之取會所祠前孔道予與勝之丞取東路歸久
一作一兄筝别擔一株至衆過午至乃議雇賃錢五
郎等謂每人五十錢可也而彼欲得九十五錢久之
不决乃謂勝之丞曰日田村人尤難使非初定賃則
貪無厭也吾子須知是等件亦學文也令久一居間

終每人自八十錢午後久一等從性取梅久之不返
○正也誤作地頭流血流予夫妻愕既知頭瘡破也
婢取鶏子傅之血不已乃命焚紺染綿傅其灰即止
○杜秋繼送江瑤柱及鯧魚數枚賀移居○儀屋牛
六來乞字不值止潤筆金一步二朱去○孝也令茉
平致宗家金銀出納簿又致青霞東及所贈菓子一
筐東曰欲呈雪來山館扇額短長唯命不腆菓子一
盒聊賀新築○孝也以阿文誕辰送赤小豆飯松魚
衛令其妻阿廣送柑及鶏蛋東曰聊謝前日招元春

來止飯之及阿廣○申下跸磯五郎等擔古梅至曰
是比先十人所擔其重二倍矣予曰前日大木償既
難移今日復爾是我過也乃令磯五郎友助堀土久
一等從往種梅日沒至若種三株獨以古梅難運既
五人戮力立之一人以棒旋根幹仆久一友助等自
崖上墮友助大叫呼死予驚曰獨者正也死恐汝先
兆也衆扯之起則曰活矣視無疵乃寵衆既曰今日
且休飯久一等三人賜磯五郎三人錢○夜磯五郎
之孝也許因東曰明日須造某平等來送文房具也

青霞欲送扁額我不欲揭之彼若書古人嘉言若省
子玉座右銘東坡養生偈等相送我將置之汝能遍
我意孝也東報新婦從僕次至

十六日

霜晴如昨○久一作一見弟來與三僕種古梅令近
五人助之又種二三株作一曰或有一梅甚佳欲賣
之予曰須買返三人堀之令三僕歸故居取糞○磯
五郎以窮於租税豫借明年貸錢四千文餘曰家毋
爲里正所責終夜不得眠昧爽發人來報矣予心憫

之乃許之既曰初與汝約曰今後數日而投債曰決
不豫貸將來之債也今汝違初約然我以孝敎人不
欲使汝不孝故枉許之汝須體我心也磯五郎曰謹
奉敎○阿信携新婦母子翁之助來德次從乃飯之
導觀田及園未畢去○德次出新居雜費錄請杖直
近賃未投者金若干又所不豫籌杖直及近賃金若
干總計殆二十兩曰如此而苟完矣予笑曰初與卿
買故屋氏宅預籌費卿曰三十兩更加二十兩則落
成也後躋八十金又躋百金又躋至百二十金而今

曰更二十金何籌之不中也我嘗聞卜築過素籌三
倍矣未聞五倍也我初不親諸事故至此耳○遣三
僕從久一等日將沒未至乃令勝之丞往催數十步
歸曰至矣皆曰初堀小梅主人中悔止變之一處買
大梅故遲乃視之喬幹繁枝鬱壓羣梅甚愜我意磯
五郎曰昨夜友助自叫死矣我始聞死人言也友助
愠曰我叫將死汝除將一字耳遂爭論各引徵磯五
郎曰時主公命我曰友助自曰死矣汝速活之我扶
汝〻更叫曰莫拯我將墜崖汝猶記之乎曰記曰時

既墜崖更何所墜而曰将墜何故曰昏蒙耳曰然則
誤将死為既死亦昏蒙耳衆呼曰友助輸矣予曰我
昨夜既記友助自曰死矣恨汝輩目不知丁不能讀
我所録助一喙也○俊久一等梅直及倖債銭三貫
文餘○光太郎梅嵓来告別乃飯之為梅嵓録那馬
渓所示詩律絶各一首詩集載遂送二子至孝也許勝
之丞従孝也與仁蔵飲二子其逆旅主人春砿通杵竹勢
屋蔵芳至夜半散○謂孝也曰阿信不見何乎曰潤吉
妻大漸往視也予曰新婦不見何乎曰方在梨陰荘

予曰前日吾宿阿信奉侍甚恪今不在而新婦不出
毋乃汝教諭有所未盡乎孝也曰児過矣然彼懿不
中諭願大人親教之予曰我於新婦有義無恩有義
則易嚴憚無恩則難怡悦然汝所請亦不可違且試
緩頰説之乃召新婦挙孝也毋事淨喜公及文玄公
之甚懃誠数條及阿信孝順得伯嫂歓数條語之曰
須如此也又若誕男必有為姑時也爾時欲新婦孝
於我須今日先孝於其姑也今日之孝必在異日矣
又曰父母愛其子必欲玉之故名之不苟我名児曰

孝新婦父母名女曰徳新新婦夫妻各莫忘其名我家
子孫繁栄可期也新婦悦○今芳吉成章詐吾来告
婦卿

十七日

已牌至宗家出金銀假借簿取金十両帯三貫六百目
當金十両見島吾示徳次所籌紙障板扉天井工賃凡金
十両島嘉曰工賃當矣唯須令彼所出材精巧也俊
次以潤吉妻病留滝乃見乞薬昨夜食者朝来下痢
云更心下痞否鞕痛發熱故也俊次曰莫若薑桂湯

也見阿信問病者何如曰強留仁蔵至乃與之帰入
其家観新植杏樹先是予名杏花春雨楼故植杏也
至遠思楼孝也方飲光太郎梅嵓予與島謂徳次曰
欲議近事速趣還店午後帰徳次追至乃示所謀於
諸近又付銭二十メ餘○今日直脩廁及椽如昨○
廢諸務而臥

十八日

近来如昨○先是徳次命田島窯工制廁上瓦今日
致千二百餘枚○室氏之宗家視潤吉妻病路過孝

也許令孝也携蔵諸券筆函来而忘爲我金千両於
千原幸右エ門千両於手島儀七而取證券授孝也
今日孝也致二券乃令孝也携而忘金銀出納簿往
錄所嘗屬仁蔵氏田直金二十一両及新居會計餘
金五十斤金爲○青霞来告移居隈市乃飯之導遍觀
我田園○未牌室氏婦宗家贈膳○託室氏乞後次
藥三貼○近三人宿○終日令三僕往近乃剛扶

十九日

廷右衛門来曰將促佃戸租硯與責僕往乃令磯五

郎徒贈書一紙於文右衛門謝其贈梅○久一来曰
明日移梅四五株何如予曰善柳直何如曰四株直
錢七百六十文素梅也一株直錢五百六十文紅梅
也予曰未見則難定直定也且試移一株○及逮人
源右衛門来告上堰者小屋責予曰他日令人視○
近来如昨○室氏之伯嫂氏○孝也令德次来近両
忘金銀出納簿本年四月来所費殆三百金去○夜
室氏歸曰宗家新婦死生未决阿文亦病

二十日

夜來雪積寸餘○友助乞暇歸家○遣磯五郎於阿
負父家借牛承故居穀蔬及器具○孝也令茱平来
送村上慎次所近隨筆一本柬曰兒將赴宗家視其
婦病女文既癒莫費慈念○宮本道生携三原一郎
子大吉来見大吉贈盈且致淄廣恭菴柬曰一郎
孤大吉欲隨先生受業願以彼父故枉賜眷顧云々
大吉曰某明日歸郷早春再遊○午後携勝之逆出
訪要右衛門謀其家事遂至宗家後次見曰病者吉
凶未判孝也在傍曰善次東作等與田代見識藥法

不服而忘令兒調和然其所見氷炭大半不能將禱
神断之而新婦與次兵衛等欲仍旧託田代見故停
禱矣後次曰某非保其命不語也唯就其病狀論藥
法當如此耳後次痾眼予教以芥子濕暖脚與孝也
婦見伯嫂阿德上斂孝也煎茶予曰井水不若川流
乃令悦太郎汲濠梁下水味如舊又遣阿虎汲亦如
初乃悟新瓶鈇氣未除用磁瓶甘味夜歸今日室氏
召婆婆按摩○與丙東七等籌於作家廟費竪三間
横二間半蓋二十両云○阿信送有

二十一日

令磯五郎培諸樹○孝也令生次郎来示青村十二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柬及服部權六吉田敬藏等柬青村曰某以二十一日入江戸方寓府内侯上邸候又曰既見川地羽倉二公權六曰日田縣令當屬屋代君也又致南陵兕田柬曰聞御將以明春遊府内君公須延期至晩秋也○圃藏木贈斗房○孝也又柬云將以二十三日擣糕不識大人既買糯否本日額令二僕来助室氏聞之曰糯既買矣唯二十三

日則太早糕恐到新年爲硬不可食不若刱擇二十八九日擣也乃報其故孝也○午後遣仁也勝之丞於久一氏視其在舌仁也歸報在乃令仁也導而挫至太右衛門氏久一與勝之丞出迎示曰欲視梅也久一導至及達視二株不愜意呼作一應聲而出挑迤至蓮田北畔種樹者家視垂絲梅躑躅小櫻其西隣即石工惣兵衛氏也亦有二株皆長大且真貴其西巉巖與立十餘丈冠青松欲登爲巖根激流西遶蹈水際西下數百歩右折右有神祠其北有山田層々東折入松間陟上數百歩至絶頂即留所見初謂南臨平野遠眺可佳而萬松簇立僅自罅隙見高瀬以花頂平處不過二十歩三面皆陡落唯艮方一綫逵後山乃取此而去樹林斷續更上二三丁群塋駢列又見穹然如廈屋即古冢大石四圍上封其外雜卉攢蒙南有坎俯視黯然蓋既發掘者比筑後出雲諸冢頗小然非有土君長不能營也東南下二丁許出於北向名地南口作一去北行又視一梅申上牌歸

○阿信贈餌及温飩

二十二日

生次郎来告歸郷乃畫富山贈之○令磯五郎犁茶田○久一作一與二役栘梅大小九株来種之○匠事如昨○德次来示會計簿取杖直石工賃間九金七兩餘○昨日来石工来數剜滷石浴器俗謂桶底開鉄釜者曰五右工門風呂昔劉賊石川五右工門所煎而死故云予創作石桶重五六七百斤石工數人不能捧乃令久一等助之○仁也之孝也許歸致胥沐數包曰蓋小娘所獻視包紙唯歲暮儀三字乃

曰豈有新婦献姑者而不書名者乎須决疑○友助
婦呈牛房及芹○彈助令人来水野鶯谷致柬柬曰
僕與村上生約偕趨生栖栖雋刀圭僕屢促不果歳
已暮矣應朋来春也不腆酒一樽著蘋包聊充侯寒
儀云々○孝也令徳次来來曰向之賓沐即範也卿
信上北堂也又曰明日擣餻願以辰牌臨又曰俊次
終以眼疾去宗家卜醫志波醫山家良甫有吉然病
者朝来不食恐難救○發答鶯谷柬於彈助氏贈小鰕
一包鶯谷於○今日徳次令礒五郎趣下堰石工氏取石

主人不在

二十三日

作一来取梅直及庭債錢二メ四百文餘予曰及建
人脩積不勤而責物積責交不可耐久汝夫戒之○
辰牌携二兒趣孝也招見伯嫂孝也供餅宋家仁蔵
至令菊之助迎室氏至阿文呼吸促迫乃召東作乞
診曰熱勢極熾須祭評阿信阿國自宗家至嫂以其
若宥視妻閻吉病欲令之休息宗家人屢促之予與孝也
之宗家阿吉曰山家良甫光至然病者不肯服藥又

不食我為是憂愈將發病願速還阿信見救予曰諾
婦路過吉田坊見腊肉在店頭買之青霞過為伴至
東家止之欲洪猪辞去脩味太淡孝曰益病猪宜氏
先歸先是買石松人改右衛門竹枝數十束今日以
予不在家追至更約買栗杙數十本未下隮歸○善
次東曰偶獲野鶏煮之新鍋鉄氣未除大発黒色不
足以供高厨然本意在賀先生新築故祈枉叱存○
以紋平懶且饕餮辞之而付其債若干已助右衛門
曰今日彼既来然難空手迎故留之修樓上桂則大

勉強當一人半之傭傭給一日半債予曰吾子輩不
待我命而雇他人我肯出其債乎須因徳次請我也
○先是令徳次命幸平糊障屢促不在今日或携其
兒来取敷丁去○夜来天晴而西風成角発寒甚於
霜雪時室氏曰在浪華十年未逢如此寒○坊者来
和蝸殻與塩蓉以塗庖下石罅又欲與石工謀塗浴
所令友助召石工曰明日拜趨○西窗如例

二十四日

謂三僕曰昨與作一約今日種梅後令彼輩移漱盥

石二於庭矣石猶在西泉側東口田中須掘之又預
貝藤葛竹木來縛負擔之杖也曰諾○令室氏作畚
麦飯贈之宗家○直將吊大井曰須糊故紙塞板障
也乃遺仁也忘孝也故紙○有田人某携德次來未
見東此人欲賣米一石二斗直七百四メ百二十六
文某將匱公願買之又曰幸乎欲借糊障貸金一兩
曰公已許之不識果然乎乃答曰我告米賈將賤故
不欲買也幸乎云々虚言也其許既而某強勸買來
予曰吾未置米於德次氏我無牛馬令人取之則不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六三

速賣也若既未來則聽吾子請某悦去既來致米四
包取直○双連半七與良助來半七贈焚斗紙良助
贈蓮根飲之半七曰某大昨夜自江戸歸前月十五
日過小田原聞先生將來某謂先生方卜築我鄉何
有過此之理乎兄詐言也不識何故有如此說言乎
予曰範治東遊矣半七曰然則途中何不相逢乎予
曰彼將探江嶋鎌倉矣半七曰宜哉予病田島竹田
樵者過我田園往來載伐樹木二子曰官林不許樵
將謀偶告往來也此件双連所悦何則村正常令二

役護官林然林距人家遠不得巡視往々盜樵逆
竹木今先生與林咫尺甚便護視外設禁令内委先
生監察不勞而檢也○中將久一作一等携二梅來
指高丈餘既植將移石皆無西泉側職五郎曰石難
動搖也予曰汝二人朝來既掘之私搖乎曰朝來奮
然及黄昏未把鍬也乃眞怨我命是至石前衆逐推
挽移數尺予曰止石重指十二三人不得擔蟣余方
八人且往他曰取悦僅作一梅直及庸僨錢二メ三
百五十六文○坊者石工來修浴所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六四

二十五日
崖久一撤東窓外土崖令職五郎助之○遣二僕庸
工戈右工門氏取石先是庸工屡謂二僕曰庸既成
我室太隘何不速取致此辞以未成令勝之丞與德
次往詰之乃謝遲諸更延一日○橋本岩見橋本掃
除來出新居安全神符及大紅鰲魚曰大原祠官教
十人所呈乃導觀園○昨事如昨○坊者二名來置
廁上瓦○德次來致中洲佃戸幾租錢五千文餘皆
幣也予受而不擾德次去後擾之欠一十文餘乃令

勝之丞進報之返曰德次不在故記令良君矣○令
朝孝也令兼平東曰宗家擣糕請臨時飯食乃令二
児往宗家送糕及海鼠魚肉○孝也贈紅鼠肉先是
諸室氏曰孝也擣糕之日欲乞糕不識彼送否曰仁
也携帰今日欲和糕及紅鼠作羹令仁也出糕乃白
蝋也皆絶倒當日予令孝也買白蝋曰以塗天井縁
板也孝也乃命友助益其餘也○令坊者稽籌刷辟
費巻白十二三貫文予疑之乃令磯五郎詭久一謀
乃朝来陰而不雨時見疎雪飄颻中降西風忽起寒

日閒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六五

甚○記德次及勝之丞召孝也以病辞○戊牌忽聞
樓上漢落聲時近呼天井疑其墮召友助問之不答
叱曰汝得無大紙誤聲曰近令奴練輿下天井上積
藁奴誤落之天井横柱折矣既近不許蓋繕修得完
也

二十六日

暁来飛雪風威殆吹人倒卯下牌梶太郎来致孝也
東東曰昨夜子牌宗家新婦平敢告○辰下牌令仁
也先是宗家○己牌與室氏出勝之丞促風雪方急

濛迷咫尺至彈助氏戸外履矮雪粘歩履幾尤乃借
彈助高　室氏向孝也家予直至宗家而慰柘兵衛
池田八郎助等在一室弔議葬事曰今夕戌牌葬也
乃至孝也許令勝之丞帰視正也午後令室氏仁也
之宗家寿一郎来告明日帰御黄昏仁也来告棺將
出乃至宗家彈助五岳善次彌兵衛等来與予語已
牌葬出室氏仁也與男婦百餘人送予與半六留阿
吉以看侍労病且聞吉前妻草野氏僅半歳後今妻
亦僅四月決痛心殆癸病乃座其枕頭慰室氏等返

日閒瑣事備忘　巻四十三　六六

乃與至孝也許病聞阿信欲帰然難言之乃遣德次
以伯被命迎之帰酔雖再喔○今少友助来迎問宿
孝也許○今日臥席工氏席十枚以修数枚席○

二十七日

早遣友助帰曰今日衆匠将散帰德次以找以宗家故
不能會計税賃留之令找換一日任得我言曰須先
巧枝也○辰牌與室氏仁也帰山雪壑饑寒威如昨
唯風勢微衰○近日今日猶将修剛明日當留一人
了公所命雑瑣事也○遣二児於善次氏返器○昨

日龍雨忘金五両今日佇来致之且曰明日為七婦
設斎請臨○久一来責木匂直一貫四百七十文餘
○始澆石桶前日令巧者錮石釜之隙以嬀及巧者
年少番労制法違常致是大泄薪屢減○是立玄泉
令其児墨之助来贈伊駝魚五頭賀新居○十助勘
右工門去久七四令夕且為公勤明且奉放稜箪帰
家送年予曰諾脚紙障何日成予曰蠟障以令歳為
元餘乃朔上元

二十八日

今朝久七東七是一去○令室氏課勝之丞磯五郎
掃内外数諸坐席○巧者金太郎来予責其慢曰
我未見如吾子拙且速者曰主呉巧者曰　多冗然以
公廁屋未完脱身而来饋受一日之仕乃令友助助
之○已酵勢二児至孝也也許孝也有行色曰将辞趨
也令二児先趨宗家與孝也出至道偶宗家佇曰速
臨既走往與翺師三僧座客草野某等在室既飲出
終送孝也家孝也送至我家嵩平兵一郎従贈糕一
重嚼理魚一頭金五百足於予銭五百七十文於室

三百八十文於二児以賀歳暮昏去○田島窯工桂
蔵来乞瓦直視其目録凡二千餘直殆七両餘予曰
前日徳次告既付金二両於窯師猶当付金二両也
而更先有数両何曰始二両即償廁瓦直也後五両
即今日所覆也且在我家未送者猶若干枚予曰我
別無所用瓦而猶託若干我不解徳次意且問之而
徵換直乃令勝之丞之孝也許示目録且召之

二十九日

早遣勝之丞石孝也其至出島喜徳次所示出新居

會計講擬之如匠償及虎田氏所売器用既就島喜
取直者撲皆付予乞之予始悟日田人巧詐善偽非
都会人之所能及矣三十年前豈有此法于澆季之
態令人於邑○徳次来取障賞及杖直金六両餘窯
工亦至取瓦直金四両初島喜授簿曰所出金九百
二十両時匠償材直未償者金十両餘本月上旬予
始視諸務僅二十四五日而所出殆三十五六金益
遣其尤多費者数件撥予故爾○助右工門致廁小
紙障四片紋平致樓上紙障四丁○搗糕三斗○孝

令萊平來留之宿○夜室氏欲將二僕至故居取器
用予以更深尼之不聽既以娉仆屏風疵脚止欲只
遣二僕皆怏怏有餘言予叱其慢而止之○今日竊
繁冗且胸痛大發故不能細記

晦

已牌室氏贈仁也及二僕至孝也許贈糕一重金三
百疋於伯嫂薪三束炭一俵於孝也錢貫二百八十
錢於姨婦金百疋於河信錢百九十文於菊之助百
九十文於妹女逢茂三郎贈錢七百六十七文謝其屢

貸吾物也遣仁也於元春氏贈金百疋謝其勞於新
居監視又贈金一朱而謝樂之諫山東作相良文敬
氏各贈金二朱謝前日來診遣友助於養原氏贈錢
三百文謝其導引又遣仁也於雪庵氏贈一步以謝
藥贈錢五百文餘於針塩遂之善次氏贈一步二朱
謝藥午後室氏以下婦○先是買升丈酒數石酒有
等賓客則取上中等供役夫則取下等而供役夫者
十倍於賓客於是昨日閲其所送目録下等甚少不
上等之十一其直懸隔猶五與十也今日遣二僕詰

之升丈東予延不敢二價而歸曲我使予知其倨強
難服乃謂室氏曰本年且從欲所乞價直他日勿復
買遂令友助就宗家借錢二十貫文餘付升丈○遣
磯五郎於文右衛門氏贈錢七百六十文謝其催租
遂之裏河原地促佃戶皆偃蹇不應譴責久之催出
二十之一總計不上一千三四百文而官租二十五
六千文加之雇役二千四百文俵蓆所贈文右衛門
則不當我費之三十一上既重歛佃戶亦如此為田
主者實難哉○仁藏贈蠟燭一斤手巾一片數子

紅崩漸遂魚卿乾枯者漢名亦聞於予高履於室氏贈以糕一重阿
貞以為我義女也松兵衛贈白酒及蛤善次贈糉子
兩窓贈三羽木綿鵜於一及於予手巾及金二朱於室
氏錢三百八十文於二兒皆賀歲暮也○孝也令與
一郎來留之與萊平勝之丞議掃室中○匠一郎次
來贈高履復遣仁也萊平與一郎於宗家贈飛彈製
菓子盒糕一重

文久二年壬戌正月

元日 甲申

予年五十六與室清水氏兒仁四郎正吉門生藤井勝之丞僕磯五郎友助婢沙阤迎歳於日田會所山陰新築雪来館○昧爽令磯五郎設浴既上楼拜諸神祖先而與家人薦屠蘇食糕○遣仁也賀大原祠官數家龍馬場祠官二家遂賀諸親戚○已牌携勝之丞出謁大原神祠及龍馬場社遂至伯嫂許孝也夫妻阿信見孝也上食東家未撤山崎信太郎来賀

與語久之去仁蔵與諫山藤作来曰將謁公家公獨留乎予曰請與二子往孝也告明日有府内便（便用卯時）見許乃載南陔秋雄二兄東令孝也致之宗家既與二子出孝也從令勝之丞携印函及扇函歸令嵓平携棋局二子欲謁大原別去予訪田島要右衛門歸則二子相良善次在我室供糕與藤作圍棋申牌皆去○千原鶴陽塾生僧清徹賢承石和三圭木男一太郎岩永周次郎池庭叅然橋本菜平成富與一郎来賀不逢○正也疾乃調葛根湯服之○今日初明徹雨如霧而無風曉暖後漸晴又陰終日右寛然遠山雪漸湲○今年以新居右不備且予胸痛一切癈新年儀

二日 乙酉

昧爽起仁也勝之丞習業○令二僕始把鋤○橋本石見及其子左土塩谷甚助三保遠江熊谷對馬櫻男茂三郎雄家新平櫻男嘉平阿良又甚七松兵衛等前後来賀○匠久七来紙障六丁曰徳次等容誘某稱請公旨作紙障及板扉曰図利也十助等（十助徳次）

弟皆以除元多冗不欲受公託某知公急於落成故代衆聽命彼當謝我而誘我何乎予曰吾子言理宜見徳次辨也○菊池鋭一郎来贈有資金二朱○行徳元遂来贈密柑數十枚及其所制天龍丸○阿信阿徳携阿丈来乃供糕○元春来賀且曰客臘視徳次島喜所示新居雜費簿可疑者不一而足須已賣材薯屋者等檜原簿也○正也疾瘉昨○今友助舟孝也請取我故居所藏紙簿中録伊佛千葉孝也致礼既二千葉曰簿中有伊佛而紙遂是疑既用也○

録新年詩於扇贈勝之丞（市上新年總挿松高從門外陰門中山家自有千株）
（右不用姿排趁世風題曰新年僮僕欲江州挿松門外予止賦此以示）

三日

辰下瞬甥仁也出友助徳至田島趙友助之孝也許
取刀候於中城口至宗家兩窓病乃訖其夢語阿哲
佛浦飯曰本年以嘅有書襄每一客至飲之別不讓
新年宴也阿信阿菊至雨降久之不止出則風雪倶
急乃到東家依炕座借藏書讀遺仁也友助婦雪止
風益烈寒甚戀得一絶（飢鳥相鮮出屋稜新年朔嘯更凌兢陽春脚来何晩池水）

（凝漆餘氷）一○夜伯嫂有疾孝也夫妻侍爲予宿東家南
軒○礒五郎来告自山田帰

四日

風雪如昨終日不離○僧五岳来賀○先是令孝（幸）平
糊障十一丁未致一丁遺徳次詰之且名之至曰某
以貧故不能買紙願先備金一兩予曰金一兩即八
丁直也卿慣言若借金而不致障卿不能再見我也
不如隨取直須先致四丁我具金工方待之幸平曰
諾乃命買形紙八十葉○鶴陽来與孝也謀飲之日
浚去○夜招清徹賢承元喬嵓平話○予悍既寢怱
聞雞訇乃起嵓平悦太郎視之蓋亂襲也愧太郎塞
其穴曰不𧍕又来既又聞紙障響乃呼三子不醒雞
後訇二子驚起遂置燈𠩄前則不又訇予始得眠○
令日令二僕借阿貞家牛取茶實二石於宗家移之
新居茶實即客来託構原源助所買

一五日

遣某平招勝之丞至令理髪○本日丁淨喜公月忌
令孝也煮茶粥及炙糕供之靈位戲援燒鳥齋學先

君平生所嗜也○已牌甥孝也賀仁藏氏謁文玄公
墓合原半六至諫山東作氏主人供飯與孝也圍棋
予則作画遂至大超寺（過眞祖）先墓入翻師房不在申牌
返東家初與孝也約遂賀限市諸家然以日晏風寒
不果○與孝也檢書先是書鴨下安吉所囑絹置之
西家今日尋之不見蓋昏帰新居某平送至○室氏
述三日後事阿貞父甚一来賀贈紙（以上三日事）三會所山
祠来賀贈果彈助送鰤魚（以上四件四日事）要右衛門来橋
本遠江橋本式部久一来贈髻結（以上四件今日事）莱平既

去令勝之丞追呼之既應而不來二僕自中洲歸塗
遇菜平既別聞呼聲顧隗呼聞其應既入我園其人
直内遇官道去追視之醉足也始悟爲其所欺友助
趨追菜平距五六丁終共歸予謝其勞○穩婆來視
室氏○以明日立春行散炒豆儀

六日

立春○遣仁也賀會所宮神所某文右エ門ゑ一半
七良助作一一郎次助右衛門等○要右衛門來曰
雨窓君及草野升原諸子調傳基與諸村正榜得舉

領雨窓君將之筑前願早歸結局又曰述某與諸村
正所論辨縣吏而乞其赦此二件先生爲我告雨窓
君予曰諾○遣礒五郎森實買棧○已牌室氏携正
也趣孝也招孝也令與一郎來迎即往孝也供酒飯
雨窓松兵衛仁藏丑六善次叔嫂阿菊等來會未下
牌散告要右衛門意於雨窓室氏於宗家返致谷口
慇助福田頼藏宇都宮龍山客臘來慇助曰大村邸
致先生月俸金七兩一朱銀一匁九分二厘金七兩
則爲南陔公買物公當致之也金一朱銀一匁九分

二厘則送上云々又曰先生與棚橋生東以生既歸
其鄕暫舍之將待良信也與千村氏芳翰彼東曰廣
先生田音至於尾州脚夫發於尾州城中越平坊千
村平右衛門邸監守同夫捕氏故既記脚夫矣先生
與越後人淺野正八郎紙包則平次郎並親北上發
藤屋長兵衛氏也頼藏田先生西下雲樹與闔忽棒
來偶賜香魚腸一壺深嘉惠鄕產乾蕎一筐薄充瓜
報月俸金既自府内邸矣本年先生取我邸米一石
五斗其直銀二百五十二匁七錢九厘矣其餘對鐵

五百二十一匁一厘松林生近寓敝邸參人松本健
三郎者生親友也頗善詩文屢相往返健三郎遊播
磨與河野鐵兜謀會天下文士信未招松林生去不
識成何等會乎一笑龍山曰芳訊至陸僕無田音前
日既呈一信不須見怪也乞正拙稿願以畢春見返
叓祈爲我東華瑞翁促拙集序○昨日來菜平勝之
丞與一郎等屢尋緒幅書未獲日夕予將東家南軒
慇懷光太郎去時欲觀我緒幅示之光太郎曰自今
小華視黄面硯一字非先生不能下也再時蓋遺勝

之丞取之西家也待其觀畢命以棒爲心而卷之返
之西家也乃謂孝也曰光太郎來時所掛書畫幅今
在何處乎曰在袋棚中今當平午燭照視果在焉視
其棒即春江者也予曰蓋勝之丞遺之也亦萊平奘
一郎告之旦曰朝來令二子焦急苦索我健忘之遇過
也應贈書謝也○正也乞留乃與室氏歸過彈助氏
其母妻見曰彈助病矣問要右衛門曰往豆田矣夜
磯五郎歸致檜杖直錢一貫六百文餘○客冬來寒
冱昨夜今朝爲最室中有水者皆凍土人曰三十年

來所無

七日

令仁也之孝也許送正也橤三貼○昨日孝也告明
宴門生令勝之丞二僕往昨日要右エ門告藏槻杖
今日令勝之丞視之贈書二幅○令河貞促助右衛
門曰鄉約作障子未成乎約來脩書院不識何日乎
答曰二三日後携障子謁○雨窓來告明外日之福
岡○先是以虎田氏籌所記多誤不許償所買物直
今日其舍人來乃立誓曰今後雖我婢僕不携帳者

紙於薄商而自直金金二兩二歩餘○夜仁也以下
皆歸曰正也爲伯母所留○夜大風撼屋

八日

比明雪降風益烈○感風邪○乜牌孝也仁藏幸嶋
政右エ門至政右衛門贈酒及海苔孝也贈豬肉乃
飲之中牌去○德次來告明日之久留米○令二僕
綯索○夜要右衛門來曰公顧爲我見雨窓君曰請
十一日謁福岡侯畢即歸予曰何乎曰聞雨窓君或
將留彼地過二十日東家難未平待其歸不但一日

三秋也故言予曰我病不得歩也東孝也代我傳公
旨於雨窓何如曰可乃令勝之丞載東要右衛門再
其僕往○草野元秀送香魚鮓

九日

始收晴○潤吉送肴數種及筑前侯所賜博多煉酒
○一郎次來命作短棚數處○令二僕耨中洲麥田
●一郎次父文右エ門來乞觀及田園乃導之至東
泉忽逢三婦人即其妻及息婦自歸寧歸也文右エ
門從去○室氏二兒勝之丞往故居取諸具二僕會

爲攜醃蘿菔一桶歸○要右衛門來乞字且謝昨夜
件○室氏帶宗家所送南陔兄新年田東吉田屋喜
太郎所送候寒翰及家具一箧福田賴藏所送乾鰲
一筐歸兄曰聞春曉浴温泉便路尋我庵指待床之
明請勿違也戲草海苔聊賀新禧○前日虎多氏舍
人受金當書證券而不書曰將書舊時簿猶在其
家昨日返來猶不書也今夕遣磯五郎詰之○久一
作一携德次東來見東曰二人勸以錢十一貫文買
上堰東子舍曰委我二人移之費不過十六貫文落

成以置薪若置斗馬處有一樓以置僕何如公熟慮
予曰異日我親視而決○既後人來賣稚栢四十種
與一郎次謀買之直五百七十

十日

昧爽微雨平明大風怒雨忽雪客臘來風勢今日爲
最閉雨戸用佰紙障猶欲倒○一郎次助右工門
來備書院○今勝之亟携一郎次磯五郎呈要右衛
門氏擇梘材乞二反歸○孝也令菜平來致同村岩
臘八日東及日記一卷曰閲吉欲呈於其父願覽後

返日記許悉然求道及都下地理人態予所語熟故
不記内一則載東都女官最式幹者名村瀬容臘令
之迎公主謂得見親近則處置便宜矣而公主尊嚴
不得相昵僅一再謁然有所陳請侍女默之曰在人
公主將以本月十一日自清水邸入城將如大禮卜
吉辰也東西宮女才和權勢相軋或曰婚費總計殆
四百万兩云○磯工嘉助來贈薯○慧來致紙障
工費

十一日

昨夜窓戸障壁齊鳴如龍吟虎哮不得眠天明漸衰
雪積地上三寸許自戸隙入満座隅開戸掃之少焉
風絶雲散四山爲皚眩目上樓座於東窓快暖可擁
人行官道鳥集庭樹實画景色予懐獨覩勝之亟曰
呂林外君何如予曰兄恐來若君而後來恐不逭雪
也發孝也亟歎爲我邨無比絶勝予曰新居費二倍
素耕然獲此稍慰鬱悶○謀家事未畢携正也去○
助右衛門來如昨日○阿貞父甚七來飲之○午後
風復起至昏歇○今二僕掏索如昨○仁藏令人來

曰明日下王父棣園公月忌公臨

十二日

卯下牌與室氏赴仁藏氏侯其畢不能還先與仁也出訪要右衛門主人曰將發伻於博多歐棠雨窓君促其歸予曰諾至東家仁藏屢使人促曰和尚已至乃令仁也菊之助迎室氏辰上牌與孝也至仁藏氏室氏亦與仁二兒也至叔嫂出迎入其居潤吉毋子杉兵衛善次桃谷等在焉翻師有疾其徒某及一沙彌方誦經畢主人供齋贈香資錢五百七十文室氏等將

奠墓與孝也以將共之限市先辭返東家午前之限市岩平從訪今津屋八右衛門不在今朝遣二僕中洲松參故至杉渚呼磯五郎棹舟出迎觀麥畢沂至橋下出舟訪庄手三十郎九屋與次兵衛皆不在過青霞逆旅戶外入焉青霞供糕話生方鬼齋為金子竹四郎者所殺始末極詳曰竹四郎乃水戶十七人中一人為大闇見近臣被斬者益冤報也訪杜秋艇贈書扇一柄訪錢江不在留乾烏賊五枚出訪春矼主人導入水亭名青闇勝槩無双亦贈書扇鍋屋藤右衛門見焉主人供茶及糕夕日在窓暖如初夏候皆言今朝近年絕無寄寒又絕無奇溫也訪善次不在訪濱田屋藤助立交言去草野允秀訪山田半四郎贈菓子一筐藤作伊豫儀七在座見予乃辭去主人供飯雨下牌月色如畫欲呈孝也許宿寺也曰阿吉將遊福岡勸阿信阿德阿德恐不能出阿信則將隨阿吉蓋詰朝發也乃止過冊々呈要右衛門門外孝也以阿信故辭去嵩平送至新居去○今日助右衛門來如昨○要右衛門來不值○神宮寺主來贈

符○室氏歸菊之助送至止之宿○久一作一木責椒苗百株

十三日

作一久一來種椒苗於舍東西備前日所買凡百四十株○助右衛門如昨○與久一往擴久求里人田數畝北右塚及燕田先是一郎次勸予買之故視也席工仙助來乃責其製粗仙助曰非我祖也床板有高低也乃令助右衛門攻板而改數席寶仙助老病龍鍾也不能勞力故爾助右衛門曰席工不自責而

而責将匠亦應不自責而責木商也木商亦應不自責
而責木甚哉自責之難也○要右衛門來曰将招中
津醫大江芸澤顧臨橋本石見來乃引要右衛門見
之石見曰某将欲調停諸村正與田島君彼欲裁誓
書田島君難之何如要右衛門曰彼将以令某不再
犯人間事為誓書也某既老謝言何犯誓乎論是疾
始官者生児要右衛門去石見曰不裁誓書不得講
和先生旦規彈助予曰諾○清徹來乞詩○壽一郎
來告今日到冝園○要右衛門令人來促中下牌携

仁也至要右衛門氏仁也去初入室鉄三郎與一客
座鉄二郎去客默不言起座要右衛門曰客即山田
作兵衛也（其父作兵衛與予善既死）良久大江芸澤至曰某二十
年前在浪華花岡氏謁先生矣池田八郎助來曰大
江公以豆田有脱疽痛人見臨泉為痛家追隨於君
也要右衛門曰我母在辛島氏其子婦大江君妹也
故我鎬之也酒出相良文敵至主人引予袖入別室
曰與次兵衛将到彼輩皆健飲蓋為徹夜會也公不
耐酒去留唯意時友助來迎朝來頗暖薄風起雨降

至是風益烈而雨止新泥没足步履極難雨下牌歸
○初有古家前過（木末里久秋）人久一曰公欲買竹吾子
有竹乎曰有約以二百三十錢買一肩（凡擔物數以肩）之田
鳴逢謂仁也曰竹至須付直如約也

十四日

室氏曰昨日児曰竹至須付錢百九十文也賣竹者
不肯然以公不在強按之彼曰明日復來詰仁也曰
児忘大人命矣乃戒之室氏曰児忘人言心不在是
故也○助右衛門一郎次來○朝來風更勁雪降又

止齋発勝冬○要右衛門來曰昨夜公欲見児而不
在聞石見欲公（規）期我欠子蓋為誓書也予曰然要右
衛門曰誓書帰曲於我而令我出金我既以金償曲
肯遺誓書為子孫耻乎予曰居且見石見乃遺勝之
丞招石見以有祠務辞要右衛門遂之石見氏○遣
仁也要右衛門氏謝昨夜招○甚一來以将作障側
短長廣狭而去○阿在陀家贈豬肉○令二僕舂米
○風自戸隙入紙障屡倒夜來未止室氏謂生來無
此奇寒礒五郎曰奴人亦始覩此奇寒蓋四五十年

来所無。

十五日

卯上牌設浴○炊赤小豆粥供祖先神位如例○室氏携正也謁大原神祠遂至伯嫂許○友助曰家有好梅願呈以博公書一幅予曰諾乃帰其家○午後出勝之丞従話不見不在謁神祠遂至嫂氏室氏方飯為菊之助曰某承叔父旨将拝趨也乃致孝也来東曰夜来感風邪不得拝趨令菊也代謁云々宇都宮龍山長光太郎金子在中東至護送上龍山曰日

有属谷口氏呈一東浮沈何如僕某将以明年仲春東上以告剣拙集殿為致東佩川翁以促其序十二月廿二日託脚夫発為光太郎曰送上扇一柄請暇時一揮金一朱薄充潤筆○與室氏勝之丞入故居點檢文房諸具将待磯五郎来自為室氏訪叔嫂予視孝也疾予忽下廁二行上逆邑蓋為寒所中也孝也侍温飩招室氏迎磯五郎来命與勝之丞先帰以其擔太重令業平與一郎助之正也従去○田代俊次来訪善次亦至交話予俊次欲用降氣劑善次曰莫若蜈針既話詩文酉下牌友助来迎與室氏帰途訪要右衛門曰今日拝趨矣○幸右衛門菊助来訪不値留酒券二葉去草野元秀来不値○今日茂三郎新平家人等来乞浴者殆十人○十助来致浴室扉及紙障○夜東寒風至黄昏歇

十六日

初覚春意○以正也誕辰炊赤小豆飯薦祖先神位及伯嫂叔嫂宗家○視友助所携梅頗偉問幾人擔之曰奴婢矣予笑曰汝平日蓄力如是梅非三人不敢

任也永如今日之力致将挙視汝磯五郎亦驚其平生極弱而忽有力如虎云○匠二人来（以下二人皆言一郎次助）右衛門令二僕之故居取煤○久一来約明日以掃闈舎側土崖去○室氏携仁也二僕趣故居取家具鍛五令舎人来助之○遣勝之丞於孝也許余促孝平糊紙障○徳次来示臘尾初春會計簿乞金三両予曰且待明日擬之阿良母来飯之令徳次定助右工門一郎次債一日二百四十七文○夜文右工門来所田文右工門乞買其田與徳次謀辞之

十七日

令仁也名孝也○二匠来○久一不来乃令二僕撤
土崖二尺許○孝也携請徽壽一郎朱德次櫓予著
述三箋従之孝也欲選予文置于其所輯呂氏文鈔
中使二生写之予曰我名於以烏喜德次所示新居
雜費録多重複欲詰之也如遜我文非閒暇時心不
好爲也今日且授予文鈔一巻令二生写可乃飯二
生德次遣帰之○要右エ門来○申上牌與孝也出
至四邉元春氏謀雜費録件元春曰某亦疑録所載

久矣○且名木商数輩擁其原簿塩實立辨元春欲供
温飩乃遣仁也於宗家取錢二十千文餘幣一千戋
元春妻曰温飩店今日休業元春出橘三枚授予乃
辞至宗家雨宮未自箱帝帰松兵衛守舎供飯曰明
日丁閏吉王母月忌故無用也夜至東家後次仁藏
来見名德次付錢二十千文餘而取謹書友助来迎
乃帰

十八日

謀二僕如昨○二匠来伞作神室及膳棚○遣友助
於孝也取我書箋○遣勝之丞於孝也許曰德次乞
雇傭然不詳其為我任何等事也請詰之○宗家送
豬肉一斤曰阿信所獻○孝也送伊鮀魚二頭曰後
次所贈○黄昏麻生豊助恵良恭助自玖珠来留之
辞曰今夕将宿雨宮氏○申下牌阿廣来賀○池邉
二名来賀梅二株一郎次曰二人善樹種乃約庸之
定一日傭錢二百四十七文○談浴要右エ門来止
之宿

十九日

二匠来○巳牌寛度去○遣仁也謂孝也曰午時請
導玖珠客来○池邉二人来與二僕撤崖横一尺四
五寸長一丈四五尺高六尺以其晷来約減傭錢五
十七文○遣勝之丞問孝也曰客来否未返豊助今
人来曰今日趙縣府鞍卜異日乃付其人来孝也曰
我家乏鮮魚汝所識今日偶有徽者豊助兄弟必迨
未夜而返汝卽促来○申牌孝也豊助来曰趙府者
恭助也将純至也逢勸要右衛門亦應至也豊助亦
客春遊長崎所買子昂画幅長可六尺横二尺七八

寸平坪上老木扶疎一馬以背貼地四足朝天一人
立其側波下有大路倚馬而立絹傾而綠色鮮明上
書大德七年癸卯九月十四日吳興趙孟頫畫有楊
士奇李東陽趙訥題詩皆七絶是為寶物不待言也
然精密無比盡名巧所作工人以無欵識根加子昂
以下也若其剛去後旧不失為數十百金物也要右
衛門來乃供飲既撤泰助來令孝也据之而與要右
衛門退座焼側孝也以阿吉阿信等將帰辞去客閑
之皆去○昨夜霜氣凜烈天明陰晴既風勢甚厲終
日掩戸皆曰生來春寒非如本年者也

二十日

昨夜四更風死雪下天明積尺餘上樓四望雪雲猶
合毫無所見少間西南隅稍解駭数峯露頂旭暉射
為成識紫色閃爍不得視而雲氣搖曳南移太疾一
峰忽隠一峰現比見西北隅峯日光忽隠則満大成
水墨色雪後飛我舎南皆松林不見寸青實瓊林琪
樹日後見山川村落悉出微聞声如地震松梢雪墜
也一聲現一青日益暖聲益急青益滋近林皆青向
遠山全白雪气消散者飛颺似煙非煙疑處雲也呼
室氏勝之並共觀煎茶雪汁煎茶話陶穀党姫故事
令友助之田島買酒及豆腐友助提帚且掃且進褒
追呼乞其不捲屐而鞋偶有牽馬來者友助踏其跡
走予問諸甲寅歳大雪過雲備諸山時事曰當時如
儒夫賦怖而死忍矣友助帰曰有酒無豆腐皆曰不
自由一至此哉○令二僕舂米○午後來暖訪要右
衛門勝之並從○助右工門來○蕪雪設浴茂三郎
等男婦乞浴十餘人○夜室氏携二兒訪阿吉阿信
令友助不之迎之帰阿信贈麻履於予及二兒襪於
室氏

二十一日

二近來○室氏携二僕返故居假家具後借阿負家
牛○雨宮贈鴨及梅枝餅○阿尚贈梅枝餅及乾鰛
○初拾大原祠官十餘人要右工門曰公新居須召
有費客過十人費不下錢七八千我為一隻公副以
酒三升贈之祠官何如予曰善今日遣勝之並東要
右衛門曰我不肯當公之悪顧聞厲直要右衛門仲

爲而不言直つ遺勝之丞於室氏許曰演儒漆樽於
宗家買酒三升付友助送也既及助視所携尋常樽
也予曰是豈可以贈人乎乃走阿契借樽於宗家〇
午前晴暖雲(雪)盡融午後風忽然雨従之雨窓舍人仙
助来曰我主將趨謁途遇田島氏偶風而不能来敢
謝乎間晴雨窓及要右衛門来〇幸平来致所糊緯
七丁〇壽養室氏帰〇初更七絡作紙障四張致二
張飽不懾我意遣徳次識五郎傳之稽助右エ門曰
彼既取障枝去若傳之不得不棄我亦費也徳次等

未見彼平且後多不在家故然果詣朝問彼彼果停
則某爲替人彼不欲傳某規彼改尹爲精何如予曰
善助右衛門宿我家〇雪庵令僕送梅二株種之

二十二日

快晴殊暖田雪悉融〇二匠来〇遣識五郎取故君
浅員〇巳牌携樽及鴈至橋本石見氏勝之丞友助
従石見妻見曰独夫方社祠殿予意以其妻魯不能
解我辞乃借筆硯書辞曰獨者諸君賜神符及肴僕
約迎而一歡然匠事未竣僕又有四方之志恐招食

言之也偶獲鴈一隻副以酒一樽呈之左右願與諸
君飲至孝也家聞其游蒲池氏乃至阿尚氏謝遂呈
宗家雨窓曰請朝有江戸信乃哉答青村東囑爲阿
信供飯勝之丞之鶴陽氏問其在不返曰游筑後矣
乃訪長禅寺玄海玄海欲囲棋乃遣勝之丞於方田
視孝也猶在乎否返曰在黄昏至蒲池氏孝也興清
徹岩平出迎武三郎父子見思覺眩暈乞薄荷圓舐
之主人供酒予以疾欲早去主人苦留乃令岩平先
返預招雪庵氏妃若養玄待我帰酉上牌主人令轎

夫送口占一絶（呼集爨丁送我行夜帰深感主人情　雪融随處有餘潦時見春星轎下明）
轎夫疾走孝也以下不能放過祇園祠前入西家岩
平曰雪菴氏嫗將至予曰嫗安在曰往七八丁外病
家因與雪菴門人約待其帰遣之矣予曰必不来偶
阿信自宗家帰舍人従至乃囑之招養玄至針胸腹
疾畢平生謂岩平曰吾子嫗又来我知其又不来何
也嫗年高而途遠而夜深安肯侵數難来乎養玄年
少且盲夜行与晝同是其所以来也脚夫億測人情
與事機而處置適宜是謂學也須求於工夫無求於

口舌也興孝也話出而寢○今日令封數日來所作
答谷口宗助吉田屋孫福田賴甑鴨下安吉守部宮
龍山東敖書宗助名托之雨窓送書二幅於宗助一書幅於韓藏書幅一幅龍山草稿龍山草稿○贈書一幅於雨窓舍人兵右
衛門○托答南陵先束於雨窓

二十三日

晴暖如昨○已牌興孝也散步過教蓮院及一本木
觀田間古本又上少丘遂太銀杏許三十五六年前
餘折銀杏二枝挿之東塾既高二丈餘客年移一株

新居又將移一株孝也憾無雙本今日又折數枝曰
往年亦中春挿之今猶早然蓋勝邇也既返挿東塾
庭遺數枝付仁也曰歸挿新居○午後興孝也至雪
庵氏主人曰昨日拜趨謁尊婦人憂左眼予勸令雪
庵針用針用吸玉爲吸玉見前予亦請針背上二所出血蓋入
九年邀訪今八予曰將立一舍中例日限人違嚴章
右衛門中楚人某皆請爲守舍者我不能決君擇之
今八曰章嚴無藉章兵衛愿然章右衛門姪也數日
前某和日限人興孝右衛門等若用其恐生嫌疑不

若中楚某無關係也其既告莊手氏以先生將造舍
之旨彼曰早晩唯意予曰某將名中楚氏課之然恐
章右衛門之憾我君願悟彼無憾也今八日話訪大
桃五岳不在海邊見歸路訪要右衛門欲攜歸供飯
見其庖丁方蒼黄擊鮮酒乃止獨飲孝也夜令磯五
郎送○二匠來○雨窓贈膳及二十三夜祭糕○祠
官鈴木品人來謝不值○媼婆來視室氏

二十四日

二匠來成佛室○池邊善平清六二畫人書來乃令二僕

助之撤土崖長一丈横一尺五寸○孝也令人來乞
木屑蓋欲焚杉板也二僕曰初木屑甚多然既燼盡
矣○右見令人來返樽○今日陰而暖夜似初夏候
雷電交發微雨濕地而止○阿佐院歸○多璵攜阿
象來見○室氏採採芳

二十五日

助右衛門來○遣磯五郎於隈市買杉皮將以包古
柱也○磯五郎攜白色雉狗歸畜之○善平清六來
興二僕撤土崖畢乃命穿池井南○牛六來曰中嶋

屋忠平即魚屋彌兵衛弟也新築落成欲招俗及林
外君令来請予曰今日風威非常願卜異日○仁也有
痢謁蛇之所為用脆緬志伊李大黄湯悉吐○阿佐
陀弟小市来贈淡紅梅一株○德次来飲之既去又
携孝也粟来粟曰婢佐陀欲仕児家許否予曰彼精
勤素好以本年不欲仕辞我家而欲仕汝亦不審也
只彼意也又告清徹遊肥前予曰汝須為宇都宮龍
山東佩川翁促其詩集序也○朝来陰晴展輝雲裂
日見即風大起雲趨如走馬屋舍鳴動終夕不止後

如嚴冬○夜勝之丞及二僕之茂三郎氏醵遊○阿
佐贈章魚、

二十六日

助右衛門来○遣礒五郎於双連高瀬地方求婢○
仁也痊○雨窓贈鶴肉又致南陵児所送浅草海苔
○勝之丞之孝也許孝也託送示青郊日記客臘所
発起自朔日終十四日也○遣友助迎宗家樽○礒
五郎貴官帰曰遍尋数村然無良婢○数日前令孝
平買油百氏紙而價其直載證書於簿昨日簿帰視
之未載乃遣礒五郎責之答曰油百氏無紙將就他
店買也○自助右衛門雇賃銭四千文餘一郎次雇
賃二千七百文餘○仙助来賣冨簽者西土未聞其
法蓋我方而百年来所防初作簽数萬片賣之一簽
直或金百疋或餘十匁或四五千一一記買者名藏
之一筐中以錐刺之首中者為魁次為小魁最後為
大魁大魁獲千金次三百金次二百金其報不一蓋
上収其利十分一賣者又収一分中者濾八分實僥
倖萬一耳富貴在天也然蚩蚩者求之莫厭擧世成

風予素悪之仙助曰我富肥後人所管一簽直金百
疋大魁獲千金然一人能買一簽者希或十人或二
十人戮力買之及獲魁領金也婢僕醵銭買一簽時
々苦請不已令室氏許之曰孔子亦獵較矣又曰三
都媒婢僕曰人屋一人媒債三百文我始以為甚貴
昨日德次為孝也終日奔走求婢今日礒五郎亦然
彼二人一日賃及飯費計之殆三百文而未得一人
也客年仙助媒礒五郎及婢而不取一錢今日簽直
百九十匁實償媒債也須屬彼更求婢僕也仙助閑

之許諾○終日大風雪簷下然為風所吹散不能積
窓戸悉掩擁九座於欝悶醸病室氏曰青寒如此生
來未覩婢亦云

二十七日

助右衛門來○善平來乃命與勝之丞二僕掃庭雅
樴舉即導入杉林堀稚松穉之庭凡百二十本尤高
者一丈可小者纔尺餘○設浴要右衛門以下乞者
十餘人○仁也之孝也氏乃束曰須令德次促友田
諸匠脩樓上椽作板扉及紙障樣也孝也答曰敎日

後必成矣又曰明日宗家斷七忌祭公臨

二十八日

霜華數寸炊粥令婢薑蘿蔔從穈從凍加醎醬又從
凝皆謂生來未嘗有奇寒○辰下牌携二兒及勝之
丞至孝也許曰汝報宗家祭會而不言期我居遠邪
宗家迎何不祭一介詳問而報也答曰蓋巳牌也予
曰從來斷七忌祭多以夜會今也變例守又可異乃
先遣二兒||不返又遣菊之助及門曰申酉之際乃
謂孝也曰我室初欲來然以汝東不書期止我則以

不得止晨食而來若待至申牌即一日曠七分光陰
也志學者宜戒切目根事情迂闊自安也○未下牌
與孝也將赴宗家入故居謂某平曰請往見拙荊曰
誤使二僕來取床去也初令岩平召中楚雄家至是
其父子來見乃蹈南軒共語予曰欲立誓約請他日
與我児來吾家曰諾既去乃訪仁藏假筆硯載與村
上懐次東托為東曰客年足下有欲從東上語吾東
上期未定然決不往篤至秋晩矣因欲晤謀請與水
野翁來至宗家松兵衛丑六等在座方閑與次兵衛

至既翻師與二僧至誦經畢移席東軒與次兵衛妻
仁藏善次等至時既秉燭主人供酒及蕎麦飯將出
與次兵衛起謂主人曰試迎山崎子請某接客言畢
去丑六厲声謂其從者曰無禮哉千原氏子松兵衛自
傍解之丑六益罵曰吾非酒酗者不堪人之無禮也
閙下牌散歸途語孝也仁藏曰今日我輩初常服見
與次兵衛來皆着禮服客雖滿三四十人然與次兵
衛首也以將飲他家詳毫無怠女之狀無禮亦甚丑
六皆之宜矣然而忘其外兄弟也與次兵衛妻猶在

座而高瞥不顧以暴代暴孰識烏之雌雄人實不可
不學也仁藏送至東家予宿二児欲帰仁藏使其僕
送令養去針○今日孝也不長寄人東中載清致長
殆六百萬歳豈帝既死嗣君従僧格林沁議欲與英
佛戦而衆臣皆不欲也遂試之今不知孰立甚餘喘
無幾也是帰化唐人所述○而悳来見曰某夫妻将
娶仁藏妹配潤也杠兵衛曰潤也魯鈍而仁藏悍悳
兒既欲養彼弟記阿由伊（而悳三女）勇叔恐兒百年之後
潤也為和喜氏所宋嫡王氏代劉氏也其言似理叔

父以為何如予曰然我且思之而悳又曰仁藏好廢
居恐墜様園翁遺基也如何則可予曰前日叔嫂属
我規之我以其與我不親辞之聞善次為彼周旋且
姑遅

二十九日

與孝也謀觀中洲偶二僕至乃令先赴中洲已牌孝
也與德次往予携某平訪雪庵要之出雪庵手一魚
曰先生不飲然炊飯煮肉頗多事不若我輩雨客唯
有此一尾即足予笑曰公莫忘其言至中楚雄家二

戸不識昨日来見者何是全某平問之近曰不分明
予見入掛帳書車茂八者家俗（俗謂伍曰車）呼曰昨日訪
我者吾子乎一人見曰然昨日児不與某謀私観公
矣某方謝叉婦人未決然公學意敢不感荷予悟初
謂其父子者誤也意不安偶昨日見者自戸外入引
上楼供茶磯五郎等舟至将赴中洲孝也至曰児具
食於蒐蘿亭矣舟始発善次德次在橋上時既過午
皆飢孝也曰児所具食大人與某平而止雪菴曰我
嫣不食豈耐得乎予誦雪庵言孝也曰我沽三合酒供

兒楚魚飲不亦可乎移棹迎善次德次入舟雪庵曰
蒐蘿亭主人通称何如德次曰某媼也雪庵曰休々
我不欲見彼予曰保使兒有攜飯殽莫憂過橋許一
下許左岸即亭出上亭雪庵在舟呼之不應既適也
飯畢入舟至中洲茂八子某携席及茶具至孝右衛
門亦未共謀防南涯件孝右衛門曰須先与松柱長
五尺者数百塊石其撃也即舊買松件予問茂八子
曰吾子往島不識秋於我者藏件答曰欲往島非某
也某勇也予與孝也皆驚曰昨日謂吾子與其父来

矣豈計君子又別有本人而吾子又非住此地者而
別有本人矣抑昨日父何人曰某僕也某未慣人事
故携老僕矣某弟猶幼其未慣人事恐於某故未敢
請謁也某方司家政弟欲分居某雙親將一與某居
一與弟居未決也乃出岩平所携食之患一婦未見
善次曰有病客善次之去茂八子亦去未下晡帰途
與孝也聞菜平送至二僕夜帰〇今日深暖夜益甚
〇室氏告狗為人所偷

晦

宗家以即浄公月忌招今二児往贈茶實三百八十
錢〇卯下晡雨終日不止先是不雨七八十日矣達
友助堀田買炭〇今磯五郎舂米又索陶〇本地婢
僕例以二月二日交代以阿佐陀磯五郎友助皆步
逼留之然皆以欲家居辞昨日作一束薦一婢曰猶
事隈市某氏他日携來今日携僕來見曰高瀬產名
嘉平年可三十五六定一年償金三両二步約來月
二日來乃欽之〇二児以雨唱孝也許

二月朔

昧爽雨止卯下晡日見頗暖〇遣友助迎二児又託
大銀杏樹末枝二十餘枚送曰両郎君皆不欲帰乃
抑銀杏枝舍西土崖〇與勝之丞磯五郎栽椎實二
升投其餘於舍東塚際〇德次來促諸償乃授両恩
氏簿曰取錢一千貫〇孝也托德以送長南梁父子
東皆賀春禧也〇與二僕剗刪舍南土崖雜卉荒蕪
處風大起乃罷帰〇孝也令菊之助來索曰丑六欽
尊牌中島屋忠平氏云〻又送茶屋慎次郎索亦賀
春禧也〇磯五郎曰山田有一女子求事公家予曰

且携來又曰御人招茶實六斗欲賣之製油家以既
過臘直甚賤願為奴買之予曰吾既有一石三斗又
買之何處用之然汝請亦不可拒抑價何如曰一斗
五十七錢予曰更減七錢曰諾〇午後與菊之助至
孝也許令孝也促丑六予待之宗家既至忠平氏其
居在第二坊西畔近日落成上樓前有老松盤空請
名乃名鶴帰樓為賦一絶（落月低樓角幽人夢始回 紙窓松影動知是鶴帰來）
書絹畢主人供酒東作刀國善助弥兵衛等來會主
人曰某資茶若紙箱前來我曰聞墨東方與魯夷戰

本年紙交易惣戚茶紙類物多資也兩窓索曰歸路請過柳川國直助來見曰某將浴豊東温泉嚮者訪先生竊居聞其在此家跡來矣言畢去酉牌辭至羽窓氏兩窓與阿尚謀仁藏件返孝也氏路遇勝之丞來迎傳室氏言曰明朝婢僕去願今夕歸然以已使人招養玄留宿〇阿吉自善次氏歸路過曰善次妻生女又語仁藏氏件曰獨者見叔母頗為仁藏恐寃謂阿尚過刻也乃令孝也從阿吉往見叔嫂初兩窓欲遣仁藏出過孝也許而忍過也而叔嫂憾阿尚不

與已謀直訟仁藏過失於宗家云〇戌牌養玄來針灸例〇勝之丞曰今日青霞翠溪春江來訪矣言畢青霞來見曰嚮者為近日閑[開]書畫展觀會於大超寺故與二生辭謝也問期曰本月十七八日也〇孝也返曰伯母未知仁藏之情須令阿尚告之而後規仁藏也

二日

五岳旅裝而來曰今日行德氏之遊何如予曰以風寒止五岳曰某將之豊前歸後願追陪昨日與孝也謀報今日遊元遊氏於五岳鵜陽故云〇昨日所取銀杏枝係無實者俗之謂雄木聞千體銀杏則雌木欲歸路截之令仁也就村人借鎌辰下牌與勝之丞歸過千體菊之助從至銀杏下梢高不及勝之丞解帯攀梢頭址之折自菊之助返鎌至田島遇礒五郎曰作一又見喜平姉夫某〇計礒五郎友助阿佐淹債撥之礒五郎稱以從前所借過當請以六七日後償之〇二兒歸嚮孝也約三笞計武至是東至曰大人南山遊以風寒止故不辭謝也初二僕之來以德

次嚮也今日德次來為二僕請暇（俗謂婢僕止事曰暇）二僕飲之作一喜平茂三郎妻等與焉〇令喜平耘桐田〇助右衛門來致紙障二丁〇中牌友助去〇夜勝之丞礒五郎阿左淹以釀飲礁家新平氏出作一復携新婢阿榮來見曰及連産約數日後來事去〇辰牌後風大起復寒至夜止

三日

栗洌更甚雪下然為風所吹散不積〇遣仁也於孝也許返五代史取晉書東曰五代史八本悉為蠹所

蝕絲又從斷我悉修之悉十七史弘簡録數百本其
破損不多須點檢修之○礒五郎去○婢沙庵去○
午後孝也携中楚碓家兄弟來見問其名兄曰忠吉弟
曰榮又問其所欲不敢言予曰他日就兒請之榮吉
去導忠吉偏觀我田園○又連婦人携尾瀬女子來
見曰百事不蝕唯識耕耘予曰我所求即是也問年
曰十七予曰恐不耐事且試仕而決

四日

令僕轄亭前檜田偶會所宮神職之子來見予押檜

杖請助之○中島屋忠平來謝○二兒之孝也許乃
東曰友田近仲久無消息須促德次又須問章平紙
障何日成平也正也近泣曰兒遺東矣仁也在外不
敢入乃呼入責之曰我房東於汝而不付正汝私付
正罪一也令正謝而不自謝罪二也昨日我戒汝慢
令而猶不悛罪三也汝往索東在即歸不有乃莫歸
勝之丞請往索之良久正也近曰獲於田間矣○昨
日婦人來復見一女曰是長昨日女一、歲醫增債一
千九百錢其父又從至予欲試之婦人曰本地婢僕

例無試之願炎予曰然即減債九百五十錢曰諾去
○孝也回東曰章平紙障將以明外日成也近仲命
德次矣又曰昨夜佐城士二人來訪話塘報曰上元
閣老久世和州入朝水戶衆士二十人途伏之和州
歸第而卒水戶人五人死之予皆就捕江戶大擾○
要右衛門來予告話州件且曰此事不可不信聞佐
城使東觀未謁而還佐城人憾焉倡其流言亦不測
也要右衛門曰流言止智者公言是○設浴○寬度
來留宿

五日

今日上午丁稲生神祭仁也趣山寿銑一郎招有鵬有招生祠○令喜平聚雅織於舍東田間煮之○久一來○
已憚携勝之丞出訪彈助彈助欲招孝也乃遣報之
久而不至主人供飲畢乃辭向龍馬塢途遇孝也勝
之丞予曰主人非有供具汝切往乃令勝之丞辭孝
也曰雨宮致秋雄公所送大人肉糕二十枚及福島
屋彌兵衛所送海苔三包矣乃令勝之丞携入塢謁
稲生祠至伯娘許皇氏与正也在焉孝也援谷口想

助新年東披之有福島屋彌兵衛使寒東吉田屋喜
太郎新年來吹田屋六兵衛宕次郎使寒東又披南
陔秋雄二兄阿部六郎兵衛鉄四蔵名東南陔曰近購一
貞祚祚者書一幅書體似吳殿法貞祚名不見三朝書
画人名録鄉有所見請教芳庵等欲以金三十兩買
不許也報鄉有洛陽之急於阿部生生有東故不贄
鄉與谷口送氏紙包將肉良使佐信謂秋雄兄曰我病衰
然未得歸先大姜鄉與肉糕二十枚繡賀春照大郎
兵衛曰聞先生將浴尉府温泉願遂臨教藩某任教

授然無育英之効祈指揮孝也又致宇都宮龍山正
月二十四日東東曰佩川翁拙集序成否何如不企
一沫薄視新年與孝也將訪雨窓逢遇之孝也喚雨
窓有趣山寄氏招之釣勸予予不可獨至宗家欲訪
鶴陽先遣雨窓舍人東之鶴陽以多忙辭勝之丞未
乃返伯媛許阿吉自龍馬塢歸途過焉丞也從之去
申上脾室氏出風起寒邑彈助立其門外乃要之歸
供飯○友助來○婿阿保與其母來飲之母去○室
氏曰德次曰幸右衛門告有婦人力作為求事公家

某德次自言晤作一作一曰昨日所見小女豈解耕作事
乎隣婦欺公也某謂婢母連小婢用幸右衛門所薦
何如德次辭如此矣不識何如何處置可予乃遣喜
平作一氏謀作一既辭小婢遂留宿○今日孝也示
青村正月十五日東及容膝日記東曰今日辰牌閣
老安藤對州入朝比坂下門有戴鳥巾者七八人放
銃從者一人倒賊刺轎對州捉跳出劍頰血流從者
與賊鬪從者仆賊四人倒一賊與七八人歛遂仆從
者近之怨劍定數人創爲一賊與逃逼遇旗旗下某居下馬

執槍刺之對州歸庭官遣伊藤長春林洞海視之瞻
間創深寸餘頰則淺賊死者六人舁其屍出一石橋
出官遣徒士監之檢之皆有懷中斬姦書尾公方朝
闇之返庭儆備而出今日加奈川火人家過半燬賊
不知其姓名及處居又有追路一通曰大橋訥庵父
子下獄訥庵以著闢邪小言名著天下或云謀挾東
獄王入水戸浪士團故也或云勸强諸侯交結王人
或云竊交搢紳謀妨鑾降巻說紛々或恐大獄由是
起揭對州上書及賊姓名寫之之覽對州書曰今朝入

朝過坂下門下馬所賊七八人拔刀放銃自轎左右
逼愚指揮從者防戰獲賊六名餘逃去愚微創流血
亦已故歸家從創者數人將檢覈而以出賊三鳥三
郎年十八錢囊一書簡紙二卷着麻衣豐原郡之助
年二十二三懷錢囊一双斬姦趣意書一通細谷忠
齋年二十二三懷錢囊一西洋短銃一錢二百五十
文着麻衣吉野政助年三十懷斬姦趣意書一通大概
人皆決死故書其姓名及年齒懷青村東不記其為其何者益水戶
浪士之流三四年來官許與洋夷貿易上自一人下

至萬人皆不便之而對州為閣老任取夷事衆怨歸
之故有此變云

六日

昨日德次告久一所作板扉既成今朝遣喜平於幸
右衛門氏為雇婢送之德次許取板扉○會所宮祠
官祭婦來○始服烏頭劑○幸右工門菊助德次携
婢來見曰名阿秋上野村產乃定一年傭十二貫九
百二十文遂三人謀中洲壞岸之術二人欲以金五
兩作石磯予及德次曰建亭而後從事於是飲三人

婚約初九日來去○午時二兒歸○令喜平齋黃粱
○孝也送青郎正月日記因抄則元邦文予譯之元日大雪
府內侯朝諸臣皆謂寡君例以木牌歸予欲候其歸
而謁而侯夜歸既聞今朝諸侯從者集於中門內雪
下皆卓傘地狹人簇繚相推擠有拔刀者書院審捕
之又有呼水府衆士在嵩者門門數千人每人持提
而出狀如亂絲廳前所插松仆蹶者數十人三人壓
死閣老久世公及上官所携筵筍皆被踏碎內有賜
服流痕狼藉監史隸之置廳上閣老以下皆自間道

退朝事大違從有俟為者數萬亦聞數候晚歸云五
日訪阮甫主人曰英人住加奈川者問我吏大君婚
費幾何答曰四五百萬兩英人曰婚費五百万兩五
大洲無比因絕倒不覺齒脫又曰閣老竹內野州出
使外國將以一年半經歷英拂都魯等六國經程今
日則清國香港也喜望峯前後海路尤難將避之入
西紅海而取陸路矣然其歸路過喜望峯亦不可知
也又曰洋人曰日本有文字伊呂波極簡便而學唐
人繁雜風可怪詫次伊藤長春院來訪主人謂予曰

訪師伊藤玄朴君也予乃曰某廣瀨謙吉姪也前日
欲謁左右属坪井信良介紹眞良未暇也玄朴曰某
明日不在家異日顧枉駕試傳旭荘翁没於越後客
年東緒方洪庵問之始知其訛言予語先生近状玄
朴悦初玄非令其儀子貫齋任化籌紀公虚弱屢患
風邪招玄朴診之曰憹重甚過故爾若既歩庭上隨
意寄傲不藥自痊公從之果如某言偶若公違例遽
廳但州蒼玄朴診之後紀公承大統貫齋以代來召
任侍眼玄朴擢任法印歸長春院之其子鐵之助卽

學旭荘先生者初爲與力伴東氏儀子今任小普請
方都下雖多青雲家（俗謂奇籟曰青雲家）爲如伊東父子超逸
亦希阮甫云七日阿波人井上仲庵來致紫六郎東
六郎且告客臘十一日六郎釋褐爲替御事初仲庵
舊六郎曰其人材學無双若不用之必爲他邦用仲
庵方有寵候（阿波侯）遂聽之云八日訪鷲津毅堂有盤
谷者來曰曾學旭荘先生

七日

昧暎開戸雪華滿地平明益降四望絶佳乃遣仁也
東孝也招之曰風若起勿來又曰昨日我欲借青村
正月日記而汝送客滕日記何守孝也以有客辭而
贈日記○雨窓贈三庭小豆及肴○阿左陀㑹來贈
桃一株及蜀椒○久七來脩樣上椽初久七學豫瓩
脩椽費額之既散歸正月助右衞門來予促之助右
衞門欲待久七十助來而徙事不來予屢令德次促
久七來也久七不欲與助右衞門共事予意其責助
右衞門乃遣仁也勝之丞報助右衞門報○令正也
招要右衞門示青村日記○磯五郎來約明外日來

去因東孝也報久七來於德次○室氏祭庚申○已
牌風大起終日不已要右衞門等曰春寒如此生來
未曾有也夜風死月色太鮮

八日

助右衞門來欲晤久七久七未至乃去○已上牌孝
也攜其女及僧惠門來曰今日幸晴暖野遊何如予
曰善我初欲視作一所勸買上堰人子舍衢有助右
衞門告舍主近没又欲訪三笘溪齋乞梨枝宜接者
而聞其近卜居池邉村然無確報且遊池邉乃舟孫

女於室氏而出仁也勝之丞從我舍東相距三四丁
有小丘杉樹横冽曽望之謂宜墓田然未探視今日
始過焉丘極高直初所見唯西北一隅其東南更有
松林坦而淨甚　我意更東南上出於熟路初出門
天忽曇風生雪飛皆悔欲止至是撥晴截久求里截
官道入林直東下數百步出於平處散田數十頃無
疋路北行數下有叢家入問溪齋田在前村乃今仁
也惠門先往報之主人曰須至里正氏門外渡溪也
溪澂而急有獨木橋而崖循竹森立田蹊高低入村

問三笘氏曰公等誤矣須北折渡溪也溪有矴上岸
又有村東畔一家即溪齋新居僅容膝而藻盈焉其
妻見曰狹如此公何處座問我兒來乎曰來拙夫將
侍公於伍長氏也乃導出溪齋奔來曰某侯先生於
西不斗其自家矣至伍長氏屋戕縱横匝五兵衛劉
之溪齋曰杲將構屋伍長乃匠也就座飢甚即乞飯
時微雪爾後忽晴忽雪晴則寒雪復(則)暖令主人召善
平至乎曰向觀一叢家梅甚佳不識吾子用錢幾致
之乎善平曰異日與梅主謀而報飯導計哉行西北

田際數丁渡溪計哉去欲取正路入山際有微溜川
楊蔟生乃報(折)數十枝路漸上入竹林路絶四邊絶崖
滔沁然不知所向孝也攀竹根先上惠門挽予勝之
丞推之二生猶着高屐予叱之○跣徒急甚屢將共
墜僅得上上則麥田平　顧東路乃蹊也乃謂孝也
田曰我日田原平原中間忽墜或豎否不知其數而
他方未見也我曾謂是洪野馬溪臺裏奇嵓真立者
皆地震所為蓋往古有一大地震之省胥所如彼無
骨處如此彼以為奇是以為險也矣西南即熟路近

上馬場村取生路過山上數下下卧出於千口東畔
將過金毘羅社今仁也勝之丞向大原以測遠近既
過祠取生路南下屢失路北至舍北仁也亦至○久
之携一匠來循擽○送而窓朝鮮虎斑竹杖及蠟燭
二竹曰田代客緒方仙入所呈客欲拜謁具以叔父
山居百不自由上之然不可○杜鉞江送貼壁紙四
十八葉以賀新居既而來訪○孝也既去令莱平來
東曰昨日大人所託礒九郎衆始到手向者菊助見
德次曰防淮之擧須速若遲右將為莊寺氏術取役

亦將作礎所謂先則制人也乃託久七東孝也曰我
室南邊板庇四椽上板庇三既命久七海濱告德次
也甚市右納作樓上板庇豫借錢二毋八百文而無
消息須德次詣之防崖件須令彼豫籌其程及費而
後從事也我將令勝之丞與彼問答○夜阿貞父及
弟來聽予話

九日

夜來寒甚不能眠晨霜滿林白勢同雪而凝固倍焉
日出眯曚猶未融比至午前始辨樹色○要右衛門

來抄青村日記○遣仁也東孝也曰春來始有此好
天氣將遊護願寺汝宜出待於雪庵氏也○孝也令
與一郎來曰兩宏欲覽青村日記請返乃付之○養
玄來針胸肋及腰眼○午時携勝之丞出遇田島仁
也追呼曰兄傳言既候雪庵氏矣至雪庵氏孝也未
至遣勝之丞貴之過界天橋令勝之丞先往報幸右
衛門至日限幸右衛門出迎曰昨日所薦婢約今日
詳趨而病向者令其人謝公不識既至乎否予曰未
幸右衛門曰作礎件他日某將拉石工正平見公目

貨所籌予曰善至寺内村令孝也報梅野原君予取
山路至護願寺門外梅花方盛土中水風料峭至是
援暖踞南軒而待孝也來曰源吾氏有客勉將來謁
乃遣勝之丞贈書扇曰不須來也源吾送煎茶果乃
請僧閑化軒而座初北軒遠眺絶佳賞白田弟一近
年住僧種杉枝葉繁茂毫無所見大失望出東行過
杉林謂孝也曰是地前川後山　杉結屋勝槩必伯
仲我新居我他日將爲正也擇居恐莫過此地者與
源吾謀買之何如孝也曰是等地俗人所不識待正

也長買之未晚也予曰汝知其一未知其二杉猶稚
其直未貴人買比正也長杉亦長所謂蒼貴買求萬
金無有今買之待其長以斬作屋材遂　也孝也曰
非兄所及也下坂山根巨巖方所採之謂孝也曰所
名害吾曾論之憾無知此理之者至錢潭涌涯白茅
山積馱去者絡繹因問其直曰一把錢二十八文予
曰嗚呼三十年前不過十錢孝也曰客年兒廬葺屋
僅半茅直金五兩矣予曰古謂瓦屋爲侈故衷子妻
曰瓦屋人驚豪士居而貧者自識茅屋称今也茅直

半瓦非富者不能用也故代以麥稾編責直實際如
今世以茅屋稱富者以藁屋稱貧家始當矣然詩人
不許下無熟字之語我邦宜別製熟字也勝之丞曰
物價貴何故予曰官新鑄金銀及錢悉以粗易精而
三倍其數故爾訪山田範四郎初室氏欲訪善次妻
意其猶在舊令勝之丞問之返曰既去申牌送孝也
至其家聞明日江戶便便用卯時哉興青村東條阿信夜
歸○德次來不值留東曰久七豫籌板廊費云々彼
欲德棧資數貫文某諭之而忘公然以先生無命不

許也予視所籌頗貴不悅

十日

達勝之丞訪孝也許東曰久七所籌似甚貴須令德
次詰謀減八百錢也又云須令德次詰甚市也遂遣
於宗家借錢十九千文○幸平來糊板壁貼紙○令
喜平播茄子種又鋤杉田○新居來設落籬農據揺
徑過圃庭或折梅枝或斬杉葉百方禁之而不已今
日有杖棒過庭者令僕詰之答曰我有田為室氏曰
他人田皆在舍西使人自舍東來不得以為辭也僕

魯訥不能詰予出視之則竹田文右衛門也竹田及逮皆有
文右衛門也乃曰吾子々何不名竈之入文右衛門曰某
久不視田不圖新築落成也薄田作牛蒡嘗為人所
擒去年幸免以公家為也敢不謝遂與之出視其田
及我田其界茂三郎氏取小石培白鑿此所出予曰
果然○勝之丞誇宗家所任斧數十百歸予曰據數
予曰不據予曰如金銀及斧鑿親坡所據須默據也
有餘不言我負人不足不言人負我仁者不負人智
者不欺於人學問之道須自是等處著脚也幸平在

側據幣曰少一千七百文予曰果然勝之丞愕然自
據之亦曰欠二人交據之曰實欠勝之丞將奔趣宗
家室氏曰凡急遽者多誤數何不平心數之幸平從
據之曰恰十九千文無一文有餘不足室氏又數之
曰然乃令勝之丞記○幸平告古紙不足乃遣勝之
丞與潤吉謀買之潤吉辭乃買新紙勝之丞曰德次
曰久七所籌即某所載新居一切錄矣因乃據錄如
德次言乃田南口板廊蝶狹四枚而當東口三枚德
次所籌不的當也然既載錄則經我覽有改之失信

也詰之七件且停之吾子令德次知我意○孝也令
業平來送青村新年柬及客臘（自十四日至除夜）日曰雨宮欲
覩日記請仔伴返之又曰仁也遊戲不勉課業敢告
乃謂仁也曰明日以往汝不須之阿兄許只侍我傍
可也○申下牌雨降風死殊暖始覺春意

十一日

雨止天猶陰午後風起遠山皆雪○午前章平來未
牌去○勝之至介其鄉人忠兵衛相見室氏聞其能
噯淨琉璃留之請去勝之至送之宿孝也許○宗

家舍人來告甲子祭且乞淺草海苔二包○菊助辛
右衛門來亦所籌識費凡金五兩先借松栈直錢一
千九百文○喜平欲借錢五貫七百錢不許○丑連
婦人來告置將錢死乃與錢百六十二文○令仁也
赴宗家祭留宿○夜作一木以其母忌祭贈室氏糕
為喜平請借錢乃貸三千四百二十文

十二日

正也朝旋曰甚哉霜如雪室氏闢户曰兒誤雪如霜
也雨後忽晴忽陰午後風起至暮止○令喜平之亘

國（以後居書所曰宣國）孝也所取冀因索孝也曰我齊百方不應欲
乞雪庵治汝須與之來○宗家祭肉○午前孝也與
雪庵雪庵謊畢沈思不言予曰我欲用羚羊角模柳
五鼇甲等何如雪庵曰善某有一方且用羚羊角乃
飲之既書雪庵勝之至所乞絹紙數幅（本也乞字杞方故書）雪
庵去予謂孝也曰德次豫貸栈直於甚市非我命也
而慰甚市違約不作報廉不責之我不解其何心也
須一語識五郎責我而不來亦須責之○阿信送章
魚○寵庭來○夜識五郎來謝過留宿

十三日

課二僕糞麥○遣二兒於雪庵氏取藥久不返乃棄
暖緩步候之途視大烏栖下麥田一二餧皆斷爛如
故截者意烏所啄過阿沙陁[父]甚七荷藁席行賣曰非
烏啄也兒掘也卓栩則止問席直曰一束錢二百八
十文比近彈助氏二兒返致藥二包一包書沈香降
氣加芍藥羚羊角一包書沈香重一匁八分公無所
畜用此蓋沈香直貴故云彈助父子長八立門外執
為恙良蔡助旅裝出曰某數日前來今歸也予欲送

送之歸要右衛門曰恭助先將追及鐵三郎心甚急
莫送乃正予曰鐵三郎數日前來求見我不在不識
何性曰今朝火急之南豫公許矣要右衛門引入其
房親二兒午時歸○幸平來糊邁告鐵性所送紙襭
少十五葉乃奔勝之亟乾錢江氏買之幸平功畢乞
償錢一千二百文餘携小紙障二其一予題臘八
雪來館偶成絕句一題山居月夜五古二首皆戯集○趣
復神原郡　人樺平半二携蒲池海藏東來見曰
某氏柳六右衛門戚族也六右工門東青林先生屬

某又欲倚青村先生見五岳師宿豈田逆旅大作氏
闡青村先生不在大缺望賴有海莊先生索呈先生
中載某事願介見五岳氏予曰諾東曰僕初謂先生
將以九十月還浪華而消息隔絕或傳先生歸必不
復到都會信疑相半僕所家政於兒而老有詩若干
首欲待先生來乞正偶有越後權平來訪曰將西遊
謁旭莊先生哉託此東半二曰京師六角室坊藤屋
長兵衛即海莊先生所親而朝野庄八郎即海莊先
生內人親姻也乃使喬夫導觀我國半二曰某初欲

觀長崎至肥前東境從者病故改與將見耶馬溪謁
守佐祠途過此地也蓋將以本月之尾入京遂遊東
都謁青村先生歲暮歸家先生頒賜海莊田音問途
中有奇聞予曰田代道中途佐嘗土人乘行者數千
疑江戶者愛也予詰上元坂下門之變半二曰疑國
釋矣為東五岳半二納復來去○豐東田深醫金澤
玄貞來見曰往年公癸甲原玄壽氏趙子子山時某
陪隨予曰我猶記當時事也乃留之玄貞曰當時見
惠高作願一揮予曰對則輒忘玄貞探懷出片紙即

寫我詩若先生有病遣門生今生誰如此學情臨水登山不知遠春風一路送吾行題曰
天保丙辰二月十六日將發古市甲原翁家翁有病
遣其門人金澤君送到子子山賦此以謝乃書訖又
記後二十七年文久壬戌二月十三日居來訪請書
十九字玄貞曰當日先生曰荊婦方孕故祈神也後
聞所生即林外君也今也有名日瑞知神眷不空也
願乞林外先生書為我家嘉話乃東彥也郡之玄貞
將訪彥也予以日暮且飲之止之○阿左陀來○先
是屬谷山改助賣五三竹漢名主聞五三竹根帶土者今

日章二牛至致十根付直金二朱褌之舍北二所舍
南一所舍東二所○謂二僕曰麥半為鬼所残奈之
何哈曰仲夏當褌黃梁中間僅有七八十日雖至易
長物恐不及成矣且試褌園豆何如乃遣喜平於孝
也許求之係付蔓玄貞東遣硴五郎於阿左陀家課
之晤返曰園豆既播盡無現在者褌二度蕎麦何如
三度蕎麦尤早成一年三成故云予曰善○今日以
章右衛門所覽不來令阿蝶付作一課雇佃婦○久
七以障椽悉戒乞償前後錢十八千文餘○文右衛

門來示弟四納租銀剳子是正税外名追欠者蓋每
斛加米二升餘我田五斛餘當一斗餘即錢一千三
百文餘

十四日

蘩霜摘雪○先是德次為我買孟宗竹圍盈尺者二
根將剳葉以承椽溜予謂孟宗易腐欲以他竹易之孝
也告既償其直今日遣二僕取之○辰牌與仁也送
玄貞今名亦恭須逢遇雪庵氏乞診予曰藥未驗雪庵曰且
服數不至宜國引玄貞見孝也共座遠思棲孝也付

深見戒章金子在中索即為王父玄門乞八十八壽
詞也仁也告中津馬子來致藁包乞錢六百五十文
餘予四包當有發者主名若副東也既致梅屋東々
曰平次郎來傳先生有欲取伏見坊故宅庭樹然不
得舟便今朝中津舟子來告西下倉黃執津正氏請
閱故宅户視庭先生所愛黃薔薇既為人所偸不見
棕櫚四種既皆枯盡唇髮尤旱無澆水者故爾但橙
苗三十本可南天燭一株枇杷四株青梧三株在焉
乃堀付舟子云々予笑謂孝也曰黃薔薇係清國產

花大如杜丹一株直金二三百疋其化雅奇直與土
同而費錢六百文猶失龍珠得鱗爪也令仁也返曰
獲令喜平來取藁包也鶴陽來介仙臺士人茂庭襃
力歸太白相見曰茂庭居初欲訪先生新居不圖謁罩
孝也書子々山詩贈玄貞亦鶴陽德力去孝也飯予及
玄貞畢欲從予訪緒方仙八於宗家玄貞絮語不去
孝也不得出予偶至宗家囑遣仁也贈仙八流球煙
草一包書扇一柄致是相見仙八曰公寄臨敝邑不
識既經幾歲乎予曰三十六年矣仙八客瀧少於予

而長十餘戲謔客年魯夷泊對問始末頗悉然寄平
田大江與南陵兄東所載同故不記退候阿信病阿
吉曰今朝発伻迎田代後次未至予曰此室向北終
日不見日光陰寒邑宜移阿信陽室也雪庵來閲者
椶梅屋騰尾東青浦正月二十日東玉江牘月中旬
東曰平次郎昨夜自浪華返致此梅屋曰平次郎來
致尊東及所賜書幅欲取伏見坊故宅雜什而察其
意甚難携去將自中津舟子然本年中津禁其舟不
許西下聞平次郎遊伊勢將待其帰謀之梅屋東中

有阿石贈室氏紙包及津田亀松新年東清水總助
與孝也東青浦曰僕既晤林良平取金三百疋付之
緑鳩侍先生自買梅苗百餘本緑鳩曰本年梅苗極
貴不似昨春之賤先生或將疑我兄殫報之先生待
其花而後從事金城尚木陰亦曰本年氣候既晚梅
苗悉傷且僕今冬故取緑鳩金三百疋謹封送下執
事諸友送別先生詩函千僅百從僅得數十帖今使
送上梅屋夫妻每日延目僕不欲與之隣將待暇東
遊濃尾先生請東彼地聞人舊我送上白紙十片請

一揮山水詩惠我玉江曰賜書二幅何恵加旃先生
與大村諸吏東二包到手一包既付福田氏一包將
待春禧付之月俸銀券件既與頼巌謀意既付谷口
惣助矣青浦東中有大坂方今文人品目皆擬忠臣
藏院本七三郎喜而借之閲雪庵將過宜園乃屬梅
屋青浦清水惣助東致之阿吉供飯中下帰二兒迮
迎○阿貞來宿○設浴○皷助又致好乃種舍東西
○今日接弟四納租銀劉子論潤吉曰文右衛門來
付銀○午前風大起寒甚日没始止

十五日

遣勝之丞於雪庵氏取藥○令嘉平種橙及枇杷
○勝之丞帰曰果遂至宜園聞昨日玄貞棄酔列鍛
五諸家沽酒更劇飲終遺而先生所賜書幅今朝請
清徹索之不獲○先是双連田島父老欲聽予講今
日作一來曰本日農家休業願午後集高館○磯五
郎帰家約奪嫣者來因東孝也○令作一導釜會所
山隈二兒勝之丞從(復)有微從脩篠挟之西北崇寄風
他日暖直正行平處三丁可古木聳蔚坐禽相呼忽

徒下数百歩出於祠側今日祠有粥煎之儀神宮以
粥色占日田一御吉凶粥元日所炊豫劃諸水記其
地方既啇成五來占者曰某地方汁溢盞水損也其
所兆百標而不誤一云觀者數十餘梢以近視不觀
遇踊兵衛携帰喜平迎曰客至客即山田范四郎山
田伴右衛門也引上樓閣西送（窓）予曰客朧來常西風
不得開窓某此樓名縮遠以西眺寥濶悉縮日田全
境以入一窓也而落成後未曾有開窓之日今日偶
東風初得洞開蓋為公故也范四郎曰日田弟勝當

属此樓也供舊麥註及粥煎予曰聞諸水赤占者疑
渇水暴漲何如范四郎曰水赤恐涸渇也既導遍觀
田園終（畢）去○一郎次来贈著○室氏携正也保阿信
往陀従○長八来伍長初與范四郎塗双連伴右衛
門来曰今日村人有會儀事頭停講作一聞之以將
報衆去既而深平茂七等五六人来强請講一郎次
亦欲聴講乃陌浣天下無偏外之人亦無偏外樂意
陳數千言皆悦著散○友田久一来余作家霤（覓）而答
曰此事當余董非某能所辨也乃謂一郎次曰我方
作家霤覓及厠側小椽験雇吾子若助右衛門一郎
次曰我二人應西教寺之雇願緩期初欲令久一作
厠辭職五郎廖其卿圬者久一亦以方為弁丈氏酒
保以不得出辞且曰某寒時為酒保暁時寓（巧）鳩者中
洲立亭伴験期上巳後數日○賭之丞作一氏○仁
也携旧神符赴大原祠有燼符儀○筑後人来欲賣
桐苗直極貴乃引視我桐曰吾子將以幾何金買之
乎曰金十二兩一郎次在傍不覺絶倒曰吾子未識
桐直此昨年田主以金二兩賣於先生者非経三四

年不直十二兩也其人茫然○夜令（喜）書平迎室氏成
降帰○昨日令喜平乞堀平儀平氏款冬根及茗荷
今日種之舍東亦以日田人未知殖款冬之法教吾
平稗之如茅

十六日

遣仁正於雪庵氏取藥遂之孝也許属致松田宇一
郎所託書又送白紙五斤曰青浦所属請與五岳録
山水五絶又曰今日若無風我將汝導越後客游中
洲○石工嘉蔵来導遍視田間石可以作盥漱盤者

有示石工惣兵衛所選二石乃試鑿曰硬不受鑿剔
選二石嘉藏勸作石橋然以直貴不決○議五郎携
墢者　　未豫籌塗厠灰鋼井側費曰十八錢四百
三十文○令二僕鋤桐田○孝也令業平來東曰越
後客至見留之待大人報答曰將往回示牌令勝之
丞報孝也曰會於雪庵氏○攻助來賭薯因約買葉
竹數根（葉竹漢爲未聞）○至雪庵氏孝也俊次權平半二松
田宇一郎在焉適生携茶具從令勝之丞先行視菊
助借舟○至中楚俊次別菊助移篙來迎至中洲設席

日閒瑣事備忘　卷四十四　五九

水上煎茶出所齎甘薯曰越後恐不産此二客曰亦
産唯味不佳歸路過杉浦今朝議五郎曰桐田種茶
如何予曰有例予曰杉浦皆桐下種茶公試觀至是
矣謂孝也曰此非桐田種茶而茶田種桐也不可以
引例指示水際松杙五六曰本曰朝來八牛駄致渡
橋顧寬度請送至雪庵氏南與衆別携寬度訪要右
衛門申上牌歸至茂三郎氏戶外仁正走自櫻亭來
予然其取藥不早歸戒之○助右衛門來致紙障二
予曰我將承靈及脩厠窓戶吾子明日來曰諾○夜

菊助助右衛門來乞松杙直錢十五千二百文乃自
其半問防崖件何日從事曰明外日○留寬度宿規
之曰老人須沈着清簡兄煩躁輕浮後生年少頗厭
之是技所以不售也寬度悅○夜留助右衛門諾勝
之丞曰爲我作書數十百幅我將爲先生作一室予
笑曰諾勝之丞助右衛門謀（測）舍南地勢又籌其費夜
深去○令日仁也携劉三郎正月來歸東曰客臘賜
書一幅深荷嘉穗命貢豬肉時既春矣恐腐損代以
扇一握祈叱嘆聞新第落成想景致無双然爲先生

日閒瑣事備忘　卷四十四　六〇

謀速東上爲上策莫爲山水拘留東表有雪庵曰此
來頗速坊祿運自京師携歸矣屬某致之乃自令郎
君

十七日

令二僕舂米及黄粱○助右衛門來脩厠○辰牌快
晴奇暖始聞鶯○孝也令與一郎來東曰昨日越後
客告數日後上途今日忽報方發且曰旭莊先生有
將屬吾菊池海莊東及與耶馬溪人東之語願速報
先生乃自二東一則與村上慄次舊權平半二也○

昨夜寃度曰聞青峁君夫人艱病魚坊宗家明日將
候之予曰若晴暖我亦往今朝忽以有病者不能之
魚坊辭予曰昨夜謂兒燥躁輕夫兄似不服我所指
即此謂也病家非始於今日也而初念不及此既與
我約午前赴宗家而展牌爲將去之態也亦何浮躁
之甚寃度出致櫻堤中間西折取田間徑饋室氏正
也在後乃俟致中城口室氏正也向宜園予道寃度
謁文玄公之墓至宗家視阿信又託潤吉取錢十九
千文託島喜亦巧者所籌塗廁諸費島喜曰既忘廁

廣狹形勢不能定所籌當費然謂似不當矣阿吉供
酒飯寃度屢將辭去阿信規其浮躁予絶倒曰十日
所視寃度又大慚乃留未下牌同出至宜園孝也又
戒寃度浮躁失人望予援絶倒曰十手所指寃度又
大慚既去孝也出仁藏閏筆全千足付予客秋仁藏
乞書絹四幅不謝予借孝也錢而不得償約俟其謝而
償之昨日東孝也曰仁藏蓋忘也汝試問之既果然
乃付全三百足於孝也與之之仁藏氏謝返付錢七
千六百文於孝也曰明日汝爲我往視菊助等作磯

而付之曰諾予曰若牢晴我亦往遂與汝赴青霞大
超寺書畫展觀會申上牌歸孝也令道生送新婦送
章魚○彈助粟饅上赤飯行厨醮羅葛太美乞惠数
本黄昏赴爲水野鶯谷左爲曰今日至矣主人供酒
飯長八至酉牌喜平迎室氏歸途過爲予曰又来亥
牌又未乃歸謂彈助曰請明日與令岳臨某將導游
中洲雨則止○今日語磯五郎曰德次島喜皆視巧
者所籌曰初謂用四十四五人力足矣而日須六十
六人蓋以夫子不慣是等事怪也磯五郎愕然曰奴

不知字令勝之丞書記蓋書誤也實我二人謀曰四
十五人則可予曰汝且改書示我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4
SS号=14664104